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柒輯・貳拾柒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北京出版社

柒輯・貳拾柒册目錄

霽軒詩鈔五卷 〔清〕袁佑撰 一
桂山堂文選十二卷 〔清〕王嗣槐撰 五五

〔清〕袁佑撰

霽軒詩鈔五卷

清康熙五十六年陸師等刻本

東明袁杜少著

霽軒詩鈔

本衙藏板

宮允東明袁杜少先生北方之學者也少長華冑擩染
家學工詩能文自爲諸生已負盛名而獨不得志於場
屋歲已未　詔舉博學宏辭侍臣以其名薦得名試及
格特擢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蓋異數也在職十餘年
屏絕交遊閉戶著書清苦如寒士至丙子歲當大比余
與先生同受　簡命典試浙江而余爲其貳入闈受事
朝夕一堂精心研閱得士七十一人先生論文斤斤繩
尺崇尚先輩間有爲先生所賞余持不可者先生亦虛
心屈已而從之即好尚微有不同至於杜絕請託接揚
寒畯我兩人心事皦然未嘗不合也撤棘後余與先生
舟過吳門余爲貰酒治具飲先生於虎丘之山塘流連

竟日黯然別去余左官歸里連喪二親遂不復出而先
生還　朝未幾亦請假歸無何而遽遊道山矣適門下
士陸巢雲得先生所遺詩藁與同年楊致軒共爲編訂
欲爲刋行而屬余爲其序余觀古今文人才士南北互
相訾謷南士如劉孝標而爲北人所輕北士如魏伯起
邢子才而人謂其於沈約任昉集中作賊即明之李崆
峒李滄溟東南之論者亦多異議蓋南北相輕而人往
往右南而左北是亦不可謂公論也如先生之詩麗密
諧暢無聱牙麤硬之氣而於近體尤工使與南士挾輈
爭先未必居殿也即詩之傳與不傳亦有命焉而巢雲
既與致軒蒐羅編輯復爲捐貲刋刻以圖不朽其師者

其風義亦足尚哉
康熙丁酉仲夏婁東年家弟唐孫華拜撰

霽軒詩鈔目録

卷第一起庚子至丙辰
園居集　選古近體詩一百七十七首
卷第二起丁巳至壬戌
西清集　選古近體詩一百十四首
卷第三起癸亥至己巳
予省集　選古近體詩六十二首
卷第四起壬申至乙亥
補史集　選古近體詩一百二十首
卷第五起丙子至戊寅
歸田集　選古近體詩三十五首

霽軒詩鈔目録

東明袁佑杜少氏著　受業楊守知致軒
陸師巢雲同編

第一卷

園居集

古意

貧婦歎

別幼輿

出郭送幼輿馬上口占

宮詞

答郜凌玉學使

懷凌玉幼輿兩同學

朱介菴觀察遊浮丘期過訪不至尋訂牡丹之約

遊介菴園亭

李又生招妓留飲

九日

十月一日道中

別六子詩

王郎中子陶

張渭南萬青

郜學使凌玉

宋別駕牧仲

崔太史玉階

蕭太史韓坡

客輿

贈別趙應三

別同學諸子

哭楊猶龍方伯

途次北河見月

抵郡與五鹿諸同學飲即席賦

十二曲

訪凌玉客舍

清明前一日郊遊

旅病東同學諸君

客中雜興集杜三首

濟南春興和述蓮韻

濟南雜興

過肥城和大愚

憶家園海棠

登泰山

靈巖寺

濟南雜詩

過壽光

自青齊歸飲常華館
抵舍
飲幼輿齋和韻
凌玉去燕游晉惠詩奉訓
初春登北閣送張潛菴遊臨潼
東馬旻騋
遊王氏莊
雨後過水月菴
喜遜山旋里
天津贈麗錦里
劉遜山登大伾旋臥病奉訊

偕友人郊外閒行
常華館度歲同家兄賦
少年行
長相思
將進酒
早發七里河
下第抵舍
夜坐
遊積翠園看芙蓉
病中
病起書懷
九日約登東臺寺未果
偶感
昭君怨
長門怨
青樓曲
閨詞
早春郊遊
題劉遜山草堂
秋霽
郭外小莊
同學集小齋

雨餘得東園書
詠古
登郭外水月閣
月夜步秋水橋
吳少弟樓成
秋懷
經莊子觀故墟
送錢子璧歸江南
九日甘泉菴登高
謝成魯公畫山水障子
丁未除夕口占

登嘉祥山拜故令董先正祠
兖州城樓
閻古古逸人自邯鄲入鄴書期上巳過訪兼示
近詩依韻賦寄
訪東園
飲夢闇寓齋
右漢載酒晚集劉夢闇祠部園
飲方與三孝廉寓齋
九日沈慵仙粲戎招飲甘泉菴
書懷
東塘曲
送别顧湘佩孝廉兼訊趙明遠
晚宿田家
輓竇松濤觀察
懷朱汗朱寓齋
别汗朱
别美中
張桓侯廟
逢方與三西郭
夢大愚詩以弔之
坐遯山園兼訊芝岑
楊鎔九初度

登樓
久雨
園中漫興
園居秋思寄呈京師故友
溪上
訂同學諸子九日登高
採蓮曲
白紵歌
乙卯元日書懷
登郡城樓
上谷喜逢蕭韓坡先生
送韓坡先生還德州
送北上人
與穆介公廣文
答陳説巖學士贈别原韻
坐倪君萬醫齋偶贈
乙卯除夕感懷
入都寓學士李湘北夫子齋有懷陳説巖學士
王阮亭郎中
飲田綸霞員外齋
先叔忌日
寄家兄歐少

王北山給諫約遊西山以賣杏花為期道中恐
慫賦此
官學賦懷同日圖相公出師南宮發榜
送趙山子孝廉歸吳江
第二卷
西清集
入直紀事
清明日書懷
扈蹕南苑即事
初度書懷
醉君曲贈趙鐵源中允

秦帥進白鷹
陪李湘北夫子飲祖家園
送吾宗宣四孝廉還淄川
九日飲黑龍潭
重陽祖家園登高晚偕子來文宿飲李升如宅
送李仲吉還里
送李晉公還里
送賀天士返丹陽
贈高二鮑
壽馮益都相國
已未元日和高陽相國韻
寄家兄
官定感述和高阮懷同年韻
送同年李天生終養旋里
贈張潛菴姊丈
地震後露宿口占
送葉慕盧還楚
送趙僉憲還里
送丁雁水僉憲贛南
暮春思山中舊居和彭羨門同年韻
晚過慈源寺憶梅上人
送田漪亭僉事督學江南

秋夜早起懷密山弟約同早朝
嚴孝子歌
和諸城劉生俠客行
寄祝家兄歐少
九日登樓晚酌
十月十七日闖征凱旋　聖駕郊勞康親王恭
紀二首
海市行
寄答楊筠湄大叅
嘉平六日集省齋即事分韻
題法黃石山水

送孔心一巡憲羅定
送春
李都諫先生八十
酬史赤豹先生兼送兩公子還吳
陳大叅殉難歌
題張晴峰雷琴
瀛臺宴賜紀恩恭賦
重陽後四日來菴兄客山楚白衡三弟登毘盧閣懷歐少兄臥病眞空菴中
送石林典試粵西
送胡智脩觀察湖廣

送于子先督學粵東
哭敬一舅旅櫬慈源寺
送沈繹堂宮詹廣寧祭告
送崔玉階太史祭告長白山
上巳馮益都相國招集萬柳堂
送江眉瞻守柳州
送尚克生宰北流
和益都相國萬柳堂上巳雅集
送寶坻杜相國致政還里
送益都馮相國致政還里
哭陳其年李石臺兩同年

錢宮聲沈昭子徐電發三同年謝病假歸感賦
送林石來中翰充冊封琉球副使
送宮詹王夫子假還
雷田惠白龍騎二草謂龍鬭得之遺領存焉賦答
送張晴峰視學浙中

第三卷

予省集

十六夜對月
澶州訪靖九次韻兼訓李生
宿謝惠可廣文齋同靖九憶東園

拜先歐少兄墓下
過遯山休休園
七夕後一日泛舟朱家口小莊
王家潼渡河望岔河頭
新莊訪内兄楊晦子明經
中秋前夕坐月
重飭宅旁故居
牛家灘舟行
白雲山懷留侯
郭外探水月菴橋斷野望即景
苦雨族姪邀飲

雨晴郊原晚步
東龍僑
憶潛菴梅花上存天木宅接本感賦
題臨曾書屋
遯山戲謂歌兒云吾三十年有情人也感續一
絶
翼甫兄弟索題
清明日村居晚酌
井莘崖李又吉兩廣文過郊園未晤代簡奉邀
牡丹開後餘兩本佳者獨豔同人携酒賞之
抱甕亭自題

偕同學諸子賞芍藥
登水月菴閣遠眺
得容山弟致仕信
村居雨夜有懷
溪村
抵鄉莊
月夜
至牛家潭
立冬日同人集中白齋待升華不至得青字
哭都憲趙爾合夫子
郊園晚晴

瞻園詩
東溪書屋
簣峰、
餐霞臺
雪洞
嘯岡
不波橋
春風臺
與居厂
慰友人下第
寶劍歌

過羽士王行一道院
龍僑至自維揚即事賦
宿河北園憶郭明心何天咫
懷楚幕諸友
憶泰山
四哀吟
第四卷
補史集
喜麗雪厓工部過訪
重過萬明寺贈體仁上人
顏母朱太宜人七十六初度

贈同年張武承孫從五
贈憫忠寺若上人兼示記寮韞白
送同年錢學士槻還松江
移寓
不寐
和鳳舉登雪塢西閣原韻
同年龍石樓招飲
十六夜柳湖一公房對月
雪屋以余數過新寓貽書爲謝和答
空城雀
白紵詞

春分同人集崇效閣分韻
俠客行
題卓火傳傳經堂
同年小飲崇效閣看花
訪一上人郊外靜室即遊柳林園溪上
同年集郊外賞牡丹和雷岸韻
雨齋春日
贈雪塢上人
同人集崇效寺
送楊恭士下第還西湖
恭和王昊盧夫子見懷
雨夜和漁村重陽詩
送丁易菴遊南岳
早春咏懷用雪屋韻
古意
孫旦復招同人看藤花
龐雪屋招同年賞葛仙米賦和
贈一覺上人
豊澤園賜讌紀恩
蘇一菴同年齋集飲贈田綸霞侍郎
和蔣靜山小游仙詞
秋興和雪公

繩兒將赴大城廣文任示之
長至後右安門送繩兒赴廣文任
六鏡詩和蔣靜山
菱花鏡
火鏡
眼鏡
千里鏡
多目鏡
顯微鏡
雪屋招集崇效寺看梅
賈青南龐雪屋兩工部晚集雪公梅下

寒松和李丹厓
迎春日同人飲雪厓齋是日爲尊太公初度
立春後四日述懷
翹山公還官赴補贈詩次韻
驚蟄聖安寺憶一覺上人
聽魏子相前輩同鈕與偕彈琴
送程姬田還歙寄訊雪莊和尚
墨露吟訓蘇一庵同年
集雪公房次韻
崇效寺塔院同諸公看古松分韻
同年再飲花間艸堂

料絲燈和史耕巖學士韻
上巳同人郊讌
弘善寺看杏花
和雪厓隆馬行
浴佛前日同年諸公集寓齋
李司理殉節歌
送李莘起宰陵水
和陳說巖司農遊棗林寺韻
同年徐東谷侍御初度
古風
重五後四日同年飲雪公寺古槐下和瑁湖韻
題陳健夫小隱圖
訪雪公不遇因過東寺晚坐賦柬
雪塢上人初度
喜一覺上人歸自平陽
邀陸義山閣學棗林寺話別
雨中集蘇一菴齋次雪厓韻
重陽前二日飲坂井菴南野肆
吟雪公梅花下
送齊東柳守肇昌
北征鐃歌
春興雜詩

花前放歌和麗雪厓
同年飲瑁湖亭子
方婦毛氏節烈歌
徐華隱病起招同年飲崇效寺
賈青南比部邀集郭外增壽寺
張西山觀察八十初度
五日石樓以二險韻索和
石樓疊韻促和
第五卷
歸田集
承命典浙試六月廿四日宿良鄉

三十日宿獻縣
贈沈州目
長清驛遇同事唐東江考功約言有同心也爲
賦二絶
宿豐城集喜晴
峒峿驛遥祭先墓
泊寶應憶同年喬石林
望洞庭山
九日朔出湧金門汎西湖
連夕羣公招飲湖上懷義山竹垞渭仁三同年
病中冒雨過鳳陽
羆齋公招同人飲崇效寺分韻得木字
善果寺訪雪公兼示印川天真二上人
贈雪公
岸堂聽樊花坡彈琵琶
寓齋秋感
趙天羽給諫招餞寄園
留别諸同年同學
晚過真定懷呉讓三廣文
司馬集晤諸戚
晚步
至北郭園亭感賦

訪楊長士荷房
夏日園居
啼烏
午睡口號
東溪獨酌
秋園
澄秋軒獨酌
東溪垂釣
喜戴偉男過訪即約彈琴

霽軒詩鈔目録終

霽軒詩鈔卷第一

東明衣　佑杜少氏著　受業楊守知致軒閱

陸師巢雲　閱編

園居集

古意

美人對紅燭貽我雙環玉翠絲繫臂間珍重不輕曠美人期不來夜坐起徘徊安用雙環爲棄之委塵埃欲棄復逡巡又恐美人嗔展轉竟如何佩玉如對人

貧婦歎

嗚嗚春蠶絲織此素練長抱入日中市公子愛元黃踟躕復空還淚下霑衣裳妾故輕黃金所嗟姑在堂姑賢能安貧屬妾無悲傷北堂有子蠶東陌有女桑勿以輟婦功老姑樂徜徉

美人讌高樓日莫流華燭啓戶下清光照見貧家屋攬衣起徘徊秦箏理豔曲繅絲借餘明躑躅非所欲坐待素月垂皎然以相矚

別幼輿

今日尚連牀明日遂岐路七千里茫茫愁看雲邊樹

出郭送幼輿馬上口占

君入蒲城門我行漆園陌路遠時回首雪光一片白

宮詞

十二樓中月夜涼君王歌舞在昭陽家家欲買黃金賦夜夜空懸白玉牀

笙簧別院沸如雷共說六龍御駕回庭燕沉香烟十丈暗風吹過畫屏來

答部凌玉學使

雪片如席覆馬首夜墮金釵朝命酒十日平原惜路岐春色忽歸大河柳大河柳色曉參差散髮狂吟思好友阮籍慟哭孫登笑哭笑何爲兩可醜不如山僧不見聞山月山雲坐相守書來問訊今何如青子竟作商人婦（青子句所侑鶴者）

懷凌玉幼輿兩同學

盡日關門坐碧苔相思何處故人杯山村夜雨桃花發草閣春晴燕子來雙劍爲龍應度水千金市駿自登臺惟子未是蘧然老數向河干栩蝶回

朱介菴觀察遊浮丘期過訪不至尋訂牡丹之約

前旌有約到山家著屐浮丘看晚霞席卷初聞開雪徑蓬門早已過星槎青龍洞老千年樹白馬城孤一片沙近說沉香春事好東風憶殺洛陽花

遊介菴園亭

杜鵑春樹裏風雨牡丹秋人醉十千酒客登百尺樓文章方擬古騷賦不關愁夜倒中郎屣相期共一舟

曲廊臨瀰水宛轉路相通日暮松濤雨天晴麥浪風南華狂自得北苑畫偏工未盡平原意藥欄取次紅（介菴工畫自聯）

云寫我雲山非畫畫輸人事業且棋恭

李又生招妓留飲

舊日山公第蕭條古頓丘藤蘿淡受月鴻雁獨宜秋燭暗麗人語樽殘詞客愁明朝遊魏博誰是信陵侯

九日

出門周道荒葭葦翳吾目鴻雁自何來翛然集水曲行役坐中林嘯歌忘幽獨忽復動離憂故鄉有黃菊

十月一日道中

官路草蒼黃落日牛羊裏野火燒荒原突兀寒煙起滴酒奠空墳陳牲拜人子我有先賢壠乃在十餘里望望嗟何從樹葉連山紫

別六子詩

癸卯被放悲歌燕市得從大人先生遊雖諸公皆不我遐棄而與爲晨夕則六君子也今將旋里賦詩爲別次第以齒序

王郎中子陶

嵩山二室平孟津黃河清中有王子陶作賦跨二京閉門時自删藏帙不近名雙眼千萬世一字兩三更恥爲陳隋豔時有鬼神驚自言寡所諧結交不肯輕感兹國士知緬彼古人情别離入夢寐鬚鬢老崢嶸

張渭南萬青

梅書出誰手光色何陸離披讀至徑寸每幅必稱奇舉世多狗名斯人不茍知云是張萬青問名慰所思先子吏夏縣萬青方爲兒未至武城室胡來峴山悲一見交杵臼再見等塤篪涕笑共書牀坐臥共酒巵情淡時相昬愛極亦相規乾坤何寥廓古今邈歲時知己一人足來者百世期各有白頭親此别慎所之

郜學使凌玉

故人郜凌玉先我來京華我當八月後同對一籬花渾忘已失意翻爲予歎嗟鷗亭三百詩唐人十二家書成淡自晦酒酣偶亦誇巴水連天地雲夢浩煙霞世人需黃金海上無丹砂我去還蒙國君留尚天涯所志在千秋出處一虛槎

宋别駕牧仲

雪苑近吾廬同在古河干十年宋牧仲朝夕詩中看今來得結交意氣動長安白社共連牀朱門誰彈冠雲生薊北樹氷結漳河灘騂騮千金重鴻雁十月寒南北成岐路建纛期登壇

崔太史玉階

玉階崔太史較予少一年交友見至性愛予如比肩磊落具英氣韜晦何温然名以文章貴才以器識先書摹十七帖詩仿十九篇知己纔一示逢人不欲傳寸心千古事五月一榻懸魏闕迴雲樹魏博多山川悠然天一涯蝶夢時往還

蕭太史韓坡

去年來燕市題詩惜未工今年來燕市懷書悲未通兩年蕭韓坡結交燕市中千秋留古道一室坐春風詩宗晉處士文法太史公使我歎汪洋不敢怨途窮連榻霜月白繙書夜燭紅踏歌淡潭水贈劍倚崆峒遙遙當分手踟躕五雲東

客興

寂歷重陽近欲歸尚未歸黃花臺下落白鴈露中飛秋滿柴桑路寒生季子衣北堂當此際倚杖月輝輝

夜涼難得寐鼷鼠枕頭鳴故國雲何處他鄉月易明敲牀翻郢曲隔院聽秦箏得失渾閒事蒼然百感生

甕滿茱萸酒諸兄念我來金門橫紫氣石鼓雜青苔野樹龍光合（吾邑古漆園有龍光山） 鄉心蝶影回明晨還有約汗漫各登臺

贈別趙應三

何意風塵裏得君雙眼青不因窮失路翻許坐談經下詔凌霄漢歸槎近斗星一樽明日別秋雨滿旗亭

別同學諸子

不作還家計天涯安所之升沉林鶴夢聚散野鷗知古道存吾黨交情見此詩離亭紅樹滿消息入冬時

哭楊猶龍方伯

鉅鹿城南木葉空先生遺札此山中經傳秘閣名元重詩到夔門老愈工文帝真能憐賈誼侯芭自解哭揚雄秋風一片淇園竹響落寒流直向東

雙淚何來下薜蘿高山百仞失嵯峨一身辭闕臣心遠半路籌邊國事多軍餉經年催白帝王師計日渡黃河傷心便到功成後倚馬誰為奏凱歌

途次北河見月

漁陽谷口少人行樹裏河流細作聲京國重來霜氣肅他鄉五見月華生虛傳雪巷人高臥自愧風塵賦北征憶殺故園桑落酒何時斟酌對諸兄

抵郡與五庶諸同學飲即席賦

滿路冰霜入夕嵐偶逢蘿月一停驂經年作客來何暮

故國逢君酒易酣白社詞人高晉魏黃河戰馬下西南山川五庶平如掌便欲移家此結菴

十二曲

一片春雲十二峯峯峯削出玉芙蓉分明身到峯頭上不是荒唐夢裏逢

桃花簇簇露花溥翠檻園春十二闌一色紅襟飛燕子輕盈齊入水晶盤

驚鴻冶態入風斜十二金釵列絳紗舞罷霓裳嬌不語垂垂紅袖落燈花

梁上飛雲一夜留脂香細細轉歌喉人間久絕龜年譜恐是仙人十二樓

訪凌玉客舍

石砌生芳緑無人問閉關故鄉春欲盡游子客仍閒雲暗雙龍闕花開獨鹿山塞鴻思舊土嗷嗷自南還

清明前一日郊遊

古寺春烟外垂楊樹樹低泉分太液水路似武陵谿寒食花初見斜陽鳥亂啼五雲宮闕近咫尺望中迷

旅病柬同學諸君

無營還作客有病倍思鄉夢逐雲千里愁回月一牀林花宜鳥靜池草覺春長獨臥親燈火開書檢藥方

客中雜興集杜三首

不畏道途永湙潛託所親無錢居帝里嗜酒見天眞風物悲游子生涯似衆人江雲何夜靜花下復清晨

天際傷離別登樓望欲迷故人能領客褊性合幽棲遠水兼天淨宮雲去殿低雨晴山不改終日子規啼

相逢故國人爲話涕霑巾家遠傳書日難知消息眞山花相映發官柳著行新何處鶯聲切重重秖報春

濟南春興和述蓮韻

東來匹馬踏春風欲上天門路未通魯國諸生存禮器濟南名士有詩筒繡江亭近樽堪把白雪樓高賦自工我欲狂尋書帶草鄭玄舊住此山中

濟南雜興

春來日日旅愁生愁向荒原陌上行東海人傳天下士南樓目縱古今情山松當戶月長照水鶴穿林夜獨鳴遙望棲霞新罷戰前年烽火正觀兵

參差老樹暗黃塵城郭荒荒蔀屋貧白馬津邊常待雨紫榆山下未逢春看雲何故行千里愛日無端寄一身草草離家經半月捫心早作欲歸人

一冬無雪春無雨日日風吹起黑沙每飯食魚還望歲終宵觀樂獨思家前年巢燕今將至故國庭梅正欲花縱是此遊遊不遠出門雲物已天涯

竹溪六逸家何處海島三山我欲尋大地吹風春漠漠高天屯雨晝陰陰書生空下憂時淚野客惟存抱甕心到眼春光今已半蹉跎忍見二毛侵

過肥城和大愚

千山通驛路百里見孤城野日經風白高霞傍水明秦碑留古篆漢樹響秋聲不識談經地何人似伏生

憶家園海棠

西蜀海棠種十年花開常在清明前諸父諸舅羅春斝銜杯共賞花光妍近年花比從前好愛花翻怪子潦倒歲歲清明不在家今年又走泰安道

登泰山

天雞啼曙上崔嵬百丈飛泉窈窕迴瑤草娟娟雲外秀蓮花漠漠雨中開秦官秖剩孤松在吳馬猶餘匹練來絕巘褰衣一長嘯晴霞東望見蓬萊

黃峴嶺南下夕暉山樵散髮採山薇松盤白石雙龍鬬人傍青天一鶴飛片片雨花翻古寺濛濛雲氣濕春衣幽棲便合留丹壑屐齒無端送客歸

一杯海色望中移路轉桃花玉女池雲母屏開春氣上水晶簾映夕陽垂攀崖笑倚盧敖杖埽壁驚題謝眺詩月滿千巖看未盡清秋重赴最高期

靈巖寺

靈巖何代寺孤立丈人東樹樹濤聲合峰峰雲氣通林深常帶雨閣迥早知風翻怪春將莫亭花未吐紅

十里黃茅路千尋燕子山塔懸春樹杪鐘落夕陽閒鶴去泉仍在雲來洞不關長吟聞扣角却羡牧人閒

濟南雜詩

我欲西歸去淹留竟未能減餐添藥裏習靜得山僧雁帶家鄉夢人挑旅夜燈旱風眞可怪日日響衣稜

過壽光 先子官游故地

童齔曾游處於今過廿年桐鄉仍此地棠樹正依然道路多鴻雁漕去聲河少米船救荒無善策流涕憶前賢

自青齊歸飲常華館

綠樹庭陰滿諸兄共一杯酒從前月熟人自異鄉來荷葉田田出棗花纂纂開應憐書劒誤誰是幕中才

抵舍

草塘春寂寞萍泛歲蹉跎患難諸人在歡娛吾土多夏雲流月樹夜露滴風荷珍重壺觴會連年得幾過

飲幼輿齋和韻

獨鶴盤雲下九皐西風杖履肯辭勞陶潛自種當門柳仲蔚無妨滿徑蒿日薄長雲留晚照夜深急雨落秋濤相期共載伾山酒笑指丹崖翠壁高

凌玉去燕游晉惠詩奉訓

殘菊重陽一醉回虞卿飄泊正堪哀入春詩夢池中草落日書傳隴上梅綠野依然游子去青山無恙故人來五雲北望天高處知是黃金郭隗臺

初春登北閣送張潛菴遊臨潼

暫對河橋酒春城柳自新蕭條廉吏後飄泊遠遊人挂

棹方辭越驅車又向秦故園同逆旅回首欲沾巾

戀別共徘徊登車何壯哉千尋渭樹合三月鄠花開人弄影娥水春生飛燕臺葡萄西域酒傳說入關來

吾纔離道路爾復走風煙芳草憐游子飄蓬憶去年袒襟登繡嶺濯髮對溫泉應有長楊賦鴻來次第傳

不爲彈長鋏居然策短藤身經鎬洛地路入漢唐陵巢燕將還壘河魚尚負冰勞勞從此去急雨溼春燈

占星臨井野望氣過關門六駿當時畫三田此處村諸侯能揖客國士解酬恩有日歸槎便逍遥賦故園

東馬旻駷

中原處處有詩名人到南樓一問聲三仕君猶爲下吏

十年我已厭諸生詞壇鼓吹燕山冷運道帆檣濟水清
咄咄書空應自怪野天秋色夕雲橫

游王氏莊

舊是逍遙地頻來不厭多一樽移晚樹十里踏春莎風
定花光豔天晴鳥語和石泉槐火變載酒許重過

雨後過水月菴

閒雲同入寺流水半侵城荷葉當軒出花香入酒清遊
魚徐結陣浴鳥細調笙日暮聞樵詠隔溪雜梵聲

喜遡山旋里

十年何處問征軒初渡桑乾入故園兒輩寧知新白髮
主人不識舊朱門窮愁獨有詩名在老病猶餘劒氣存

莫逐秋風還命駕籬邊社酒待重論

天津贈麗錦里 麗晉人舊住滑臺

孤帆六月下天津渡口停橈問釣綸我食黃魚忘逆旅
君家白馬是鄉人築臺北接燕昭市蹈海東連魯仲鄰
十日枕樓容坐臥秋風倉卒動征輪

劉遡山登大伾旋臥病奉訊

聞君踏雪入伾山歸向寒亭更閉關白馬谿淡龍睡穩
青壇樹老鶴飛閒石枰對面留僧坐藜杖驚心滯病還
人去煙蘿曾有賦幾年風雨長苔斑

偕友人郊外閒行

雞泊溪頭溪水淡龍光山下放山禽鱿狂休病謝鯤齒

縱酒當原阮籍心草塔雲生九節杖石牀月照一絃琴
清歌尚可消寒日城裏飛埃莫漫侵

常華館守歲同家兄賦

春風無遠近明日到寒廬馬齒年華長漁舟歲計疎家
園三尺雪兄弟一牀書何必過橋後相如定赤車

少年行

少年游俠子新拜羽林郎身騎白鼻馬出入直明光寶
劒千金買錦韉百寶裝開弦彈黃雀飛馳輦路傍顧盼
天顏喜勅賜白玉觴爛醉新豐酒調笑邯鄲倡丈夫苟
恩寵豈必在疆埸
闌入燕姬肆金罍傾醍醐半醉飛馬去殺人帝城隅爲

報他人讐帶血趨天衢激昂色不變下馬問博徒
五侯張綺筵四座無寒士騎馬直登堂相見不爲禮飛
揚踞上席側首皆尊崙呉歈發清音柔曼難入耳捋袖
彈秦箏颯颯北風起
金鞭著紫騮射獵西山頭野火燒連天驅虎如驅牛騰
山馬汗血追逐不肯休一箭射沒羽翻身脫翠裘
鄭侯比閎夭乃是嬴秦吏嫖姚合兵法蹴踘薄文字揚
雄老執戟白頭不解事予角去其齒何如恣游戲富貴
吾自有不灑窮途淚
千官塞輦路鞍馬獨爭先黃門不敢問帶劒入朝天寵
極能不懼數乞上林田退食常列鼎諸姬各取憐爲歡

恐難繼珠玉買神仙

長相思

長相思路漫漫濁漳急水瀉風湍浮雲無定蔽層巒我所思兮青雲端美人騎鳳啄琅玕褰衣欲從心悲酸箂箛刺馬足枳棘刺馬鞍秋蘭萋萋天霜寒馬能偶之乘飛鸞羅帷舒卷空長歎

將進酒

將進酒且高歌公孫牧豕鬢髮皤垂老還來干孝武平津封拜竟若何脫粟布被徒自苦何如椎牛且伐鼓人生當秉壯盛時英風猛氣對酒巵遺簪墮珥傾一石酩酊直與無始期將進酒君莫悲三閭矜獨醒鼓枻徒為漁父嗤

早發七里河

慈親望子至行役敢蹉跎曉色千家樹秋聲七里河亂螢隨月度高雁帶星過幾處丹山裏如聞白石歌

下第抵舍

搖落悲秋暮空山又掩扉虛名知已在盛世壯心違九月茱萸酒十年蘿薜衣愁顏強自解不為羨輕肥

夜坐

野客生涯舊釣綸飄零無復畏風塵蘿香漠漠寒生砌林葉蕭蕭落向人已識陰晴同過鳥不妨江海有窮鱗疎燈夜照星河動滿院西風畫角頻

遊積翠園看芙蓉

往日將軍休沐地青鞵皁帽得重尋人家零落蒼煙合竹徑縈迴翠靄深對酒應思朋舊面看花忽動歲時心幾年柏子緣隄種已結森疎一帶陰

病中

蘿徑何人與往還參差曾見菊花斑飛揚意氣窮猶壯搖落名心病始閒飢鼠窺燈緣夜閣寒鴟掠月嘯秋山北征欲賦愁無力藥裏經旬獨閉關

病起書懷

誰薦雄文似子虛秋深空自緩衣裾多情黃菊開還落無意白雲卷復舒病豈殉名休賦鵩達能齊物且觀魚

閒居石室捜遺簡多少平生未讀書

九日約登東臺寺未果

古寺嵯峨出重陽拚一尋荒原禾歷亂寒圃菊蕭森避地塵猶擾養生病尚侵飛雲迷洞口落日晃城陰瓠子方沉玉祗園未布金空將陶令酒誰識遠公心野色雙臺合秋光獨樹深雁奴低傍戶鼠婦細穿林荷芰應堪製茱萸自可簪賦成悲楚客惆悵罷登臨

偶感

信有傾城色肌膚玉不如下機搖緩珮鼓瑟蕩輕裾皓齒常難見青蛾暫未舒陽臺空想像洛浦獨躊躇鬬艸恥為戲簪花愛作書游龍翻矯矯飛燕故徐徐南國矜

殊秀東鄰擅衆譽目成心欲許意密體還疎結託將誰
待含情自索居同衾私疥痔（宋玉登徒子賦又疥且痔）閉閤謝狂且幽意
終難愜病心返故廬

昭君怨

白草翻秋色黃沙捲暮雲自憐眞薄命不敢怨毛君

長門怨

日日妝成祗自悲翠鈿金縷亦何爲君王縱愛傾城色
不出長門那得知

沉沉宮漏夜無聲半掩珠簾見月明譜出霓裳供奉曲
避人花底自吹笙

青樓曲

郎自吹蘆妾自歌葡萄傾盡玉顏酡樓頭月上窺人面
笑指雙星欲渡河

閨詞

獨倚高樓玉鏡臺妝成顧影自徘徊門前歲歲春風度
滿樹夭桃昨又開

早春郊遊

潦草春風至河邊尚履霜綠楊園壞寺白鷺下空塘藏
帙無秦火行歌有楚狂穴龍深不動騰氣已蒼茫
移樽空谷裏細霧畫氤氳山氣衝林動鐘聲隔水聞時
清寧右武身隱不須文散髮觀魚處高天翳片雲

題劉遯山草堂

茅屋亭亭一兩間道人不冠自閒閒牀頭周易前年破
始向編中悟遯山
石牀晏起翻龍藏掃地垂簾坐日曛莫怪經旬常閉戶
夜歸誰識舊將軍

秋齋

登樓閒霽色遠近一蟬鳴濕竹含雲氣晴梧作雨聲詩
從憂旱廢病自入秋輕閒讀巢由傳斯人已市名

郭外小莊

人家負郭參差住中有孤亭面女牆入戶閒雲疑太古
到門野水即滄浪誰知原憲貧非病但見接輿隱是狂
日日田園閒雜草滿畦秋雨豆花黃

同學集小齋

獨有文章樂誰憐久未工遠雷將送雨深竹忽吟風雞
黍農家具龍蛇吾道同蕭然門巷外秋水一溪通

雨餘得東園書

空谷猶嫌有姓名十年落拓媿平生虹飛翠壁垂龍影
雨洗蒼山落雁聲鼓枻焉知漁父意將書頗見故人情
無心杖屧西風裏鋤盡寒園種杜蘅

詠古

鴻鵠巢高林黿鼉穴深淵所以龐德公棲止適其天諸
侯具纁帛妻子耘於前怡然自隴畝富貴等雲煙猶恐
相敦迫採藥杳不還

毛義竟何心捧檄忽色動彼豈志貪鄙而微升斗俸吏祿不及釜欣欣心所重曾子匪棘欲寧不聞歌鳳時人皆笑之得毋天夢夢

稷下談天口一日絀千人所談皆無益嘵嘵良苦辛何如苦縣老騎牛西入秦多言懼多敗猶龍不可馴

用世世不用陽狂逃於酒寧因躭麴蘗頽然喪所守始知閑情賦情亦聖人有論世貴達觀咄咄安足醜

登郭外水月閣

吟罷登樓人煙四望收沙蟲爭曝日山鳥自鳴秋杉落僧初定葭深水暗流石泉催晚飯清磬滿滄洲

月夜步秋水橋

藕花短短葦花齊漁艇秋煙草閣西出寺溪雲隨意遠過橋山月趁人伍拋書對客常丸藥載酒尋僧獨杖藜砧杵不聞千戶靜蕭蕭城角夜烏啼

吳少弟樓成

肯構推吾弟西園締造初雖能甘雪臥頗亦好樓居鳩杖行堪慰鴒原步共舒開軒恣遠眺連屋好藏書

秋懷

空階積雨生秋草日日疎籬獨閉關入世應無毫髮補逃名且得歲時閒藤蘿引蔓終依樹鸛鶴尋巢定在山病起倦吟潘岳賦閒居恐有鬢毛斑

水國蒹葭漠漠秋官鐘戍角滿城樓寒雲帶鴈移孤嶼急雨啼鴉簇晚洲紅女機邊空有淚仙翁河上不知愁飄搖白動虛林色海月光生紫塞頭

秋風哀鴈動秋聲螢火飛飛蟋蟀鳴我已達觀猶墮淚人云太上竟忘情丹成誰市黃金藥雲散空吹碧玉笙翹首松楸三十里林花歷落野蒿生時方悼亡

夜涼星斗掛伍簷萬井無聲冷露纖澤畔行吟常散髮城中賣卜自垂簾霜侵柿圃街朱實水灌沙畦放綠尖頭上角巾堪漉酒秋深籬菊訪陶潛

聞道龍飛新詔下使星萬里盡乘軺滇黔設版軍當罷西北和戎馬不驕雨露尚能寬盜賊恩波定有逮漁樵書生欲奏甘泉賦祗恐文章負聖朝

經莊子觀故墟

不識莊周宅空飛鴈鶩群草深碑蓋井塔短樹干雲官路盛秋水神堂閣夕曛野人經過處猶誦馬蹄文

送錢子璧歸江南

別酒臨高館歸人值暮秋山川桃竹杖雨雪木蘭舟開閣懸青眼還家戀白頭吳梅花早發遠折問離愁

九日甘泉菴登高

客裏登臨興不孤蕭蕭廢堞郡城隅秋原地僻開畦菊晚寺風高落井梧唐宋千年傳勝跡漁樵九日有吾徒甘泉賦就憑誰薦爛醉紅萸酒百壺

謝成魯公畫山水障子

匡公隄下雪如霞軟裘快馬恣歡宴公子清狂迴出塵
醉騁丹青弄柔翰晝手神妙跨前人米顛倪迂法稍變
是時江東推藍生心折公子求識面共信經營有鬼神
十年湖海名孤擅相逢知子性好奇臨行持贈鵝溪絹
歸臥雪廬挂石壁遂令虛室生蔥蒨木葉風濤終日聞
灘聲嵐影須臾現髣髴移我入此圖青苔碧石森相間
世人胷中無丘壑徒能肖貌學韓幹馬知筆墨有生氣
能挾風雷掣飛電

丁未除夕口占

簫鼓東鄰報歲除春風入户動衣裾野人明歲還無事
仍向晴牕檢束書

登嘉祥山拜故令董先正祠

松火空山一徑斜隔林鐘鼓報僧家雲棲洞口生瑶草
雪散峰陰長石花百里蒼茫通泰岱十年離亂見桑麻
居人曾墮羊公淚指點殘碑對夕霞

兗州城樓

嚴城水氣鬱蒼蒼雉堞欹斜白日荒欲問南樓何處是
無人重賦魯靈光

閻古古逸人自邯鄲入鄴書期上巳過訪無示近
詩依韻賦寄

野老行藏萬里天隴梅曾寄早鴻先平原壘盡餘春樹
魏武臺空有夕煙白首還家諸子在青山作客故人憐
便能禊日重携酒草閣東風已十年
老去詩篇字字新廬山晴雪踏輕塵傷心偶問長安路
揮手終爲太古人張儉有家仍作客管寧分席已無鄰
叢臺又向銅臺去何處鶯花不負春

訪東園

樵牧生涯在買山各一岑聚螢詞客淚歸雁逐臣心勾
漏餘丹竈柴桑得素琴野人無禮法來往自招尋

飲夢闈寓齋

四月林深布穀鳴停車偶得遂班荆鄉人近屬枌榆社
詞客應聯鷗鷺盟隔市黃壚尋舊釀踏歌白紵試新聲
南華難訪莊周跡濠上依然野水清

右漢載酒晚集劉夢闈祠部園

奔雷沉夜壑雨氣尚蒼蒼人接建安會酒傳河朔觴高
堂開一徑古木鬱千章清漏嚴城發葛巾坐晚涼
清絕尚書第蕭然一草亭袁宏慚作賦劉向喜傳經菭
溼深含露林開遠見星故人携酒至敢負夜燈青

飲方與三孝廉寓齋

萬里風霜一短笻高秋何意得相從夢中舊憶池邊草
詩裏新看石上松星帶疎林翔過雁月穿寒閣響啼蛩
近聞瓠子方沉玉伐柳河干歎老農

九日沈慵仙叅戎招飲甘泉菴

叢花寂歷依寒汀留客行廚醉綠醽九日望鄉同看雁

一秋作賦自囊螢沙飛晴野蒹葭白燈照虛堂薜荔青金勒臺邊爭戲馬生公高座尚談經

書懷

獨居思萬端躊躕起高吟家世詒前喆徒壁無兼金顛踣孤兒境飢寒慈母心新聲發古調琅琅滿幽林引紘無旁顧所至易浮沉枕甂吾自甘何以慰高深有懷空咄咄鸞鳳不成音

東塘曲

歡在藕塘東却指藕塘西鷺起溪塘烏雙飛又雙棲
妾家門前水常向歡家流流水將妾意朝朝無斷頭
東塘去西塘東西纔半里橋上見雙扉分明室亦邇
四顧靜無人伍聲歌採蓮風波歡不懼自櫂打魚船

送別顧湘佩孝廉兼訊趙明遠

獨有雙林月輝輝照別離懷人中夜後送子暮春時雙桂隨燈盞孤篷倚棹遲吳門詢舊侶老鬢恐垂絲

晚宿田家

投宿來茆舍林幽野趣生平原留霽色遠樹落寒聲釀熟何須直果鮮不辨名鄰翁儼揖讓饒有古人情

輓竇松濤觀察

吳江春盡早迴車伯玉行年五十餘柱下曾收周代史河渠久著漢人書淚楸白石霜繁後幽竹黃花月上初舊圃新阡空悵望不堪涕淚灑衣裾

懷朱汗朱寓齋

雞泊溪頭五鹿東一園短壁亂雲中清秋砧杵家家月薄暮郊原樹樹風旅客停軒藏翰墨山僧酌酒對絲桐探奇欲向城南去憶殺空園柿葉紅

別汗朱

寒風作客日相依忽漫離樽各思歸南下黃塵分驛路北來白雁對人飛甕頭桑落霜前熟隴上梅花至後肥若向洛陽須問訊城邊猶識舊山扉

別美中

月上嚴城草閣寒霜林疎影坐相看思歸已覺離家久對子應憐別緒難驛路懷人經獨夜旗亭留客盡餘歡衛河南岸飛雲近可有音書託羽翰

張桓侯廟

尺土非吳魏將軍尚有宮高林巢白鷺古壁畫蒼熊伏臘家人酒山川國士風遺戈千斗氣自顧愧雕蟲

逢方與三西郭

萬里多戎馬飄零一客歸淥樽移旅舍清淚灑征衣氷結梅初放沙晴雁不飛到時謝池草煙雨美春暉

夢大愚詩以弔之

孟津南下古黃河萬少藏書石室多月落殘鐘何處問海棠谷口片雲過

五年寂寞罷彈琴夜夜緱山有鶴音借問登封求玉檢

長卿墓草入秋深

蓮花峰下各題名獨望三山揖廣成歸臥嵩陰消息斷
仙蒲不信有長生

坐遯山園兼訊芝岑

苔蘚雙扉合藤蘿一院陰軍行自趨距客病罷登臨避
世無長策憂時有寸心南鄰黃綺在聽鶴下秋岑

楊鎔九初度

辛苦經嘗盡無家似不愁行年將五十初度近中秋竹
下調雲鶴磯邊狎海鷗玄亭有遺草早晚尚堪求

登樓

向夕憑樓望蒼然樹色同遠村飛暮雨高樹落秋風火
照三湘外烟寒萬井中有懷忽悲嘯天際羨孤鴻

久雨

閶闔雲無際沉沉雨有聲一犁前日足百穀幾時成到
處龍蛇鬬終宵蟋蟀鳴流黃誰織女端坐暮愁生
不識雙橋水新添幾尺深漁舟何處泊樵路恐難尋嘉
實秋堪摘芳華晚未簪何時昏霧淨把卷嘯東林

園中漫興

秋色高崖迴夕陽野水澄林間雙牧笛門外一漁罾攜
客追牛渚棲身憶武陵浩然清興發酤酒對山僧
寂寞三家舍紆迴一徑微頻來青草岸但見白鷗飛隔
樹雲霞變到門車馬稀涼風吹薄暮應授芰荷衣

灌園吾亦適長此不知貧有客來垂釣教兒自負薪藤
繁伍北牖棗熟入西鄰惆悵千秋事緇書擬過秦

園居秋思寄呈京師故友

玉帶橋東竹樹幽門開沙徑入寒流雲霞到眼青山暮
節序驚心白露秋瘴海樓船多戰伐炎江飛輓急徵求
羣公並是中朝俊籌國何當紓主憂

溪上

溪上青煙覆釣磯長歌梁甫對朝暉陰陰葉抱寒蟬嘒
漠漠雲隨野鶴飛愁鬢經年生白髮閒身愛日試斑衣
遙聞空國戎車出何日師旋賦采薇

訂同學諸子九日登高

歲歲登高五鹿墟今年令節在吾廬田家白酒經時熟
山郭黃花應候舒為憶星辰多聚散縱教風雨莫躊躇
眼中世事浮雲變休戀寒螢苦著書

採蓮曲

蓮塘花開照水紅遊女採蓮如遊龍褰裳自倚木蘭櫂
豔歌緩緩蕩心胸塘上雨濛濛塘下水淙淙郎食蓮子
妾為春郎製荷衣妾為縫郎兮郎兮忍棄儂

白紵歌

妾有白紵自愛惜粲粲灼灼色潤澤銀牀金刀裁成衣
顧影不語棄剪尺裁成衣裳將貽誰輕羅還愁秋風吹

乙卯元日書懷

萬竈軍城曙暉暉物候新鄉雲疑帶雪旅日喜逢春張
儉偏亡命曾參可殺人吾兄千里外應自慰慈親
先世曾爲吏清時亦重儒縱當蒙禍難忍令到妻孥日
暖幽能炤陽生物盡蘇應憐詞賦客此際正泥途
居定何須卜憂來亦偶成吾猶存簡傲兒乃瞰高明歲
計從流俗窮交仗友生黃金臺畔草馬骨恐難輕

登郡城樓

城中霧樹曉蒼蒼城外寒流護女牆一片春雲凝望處
愁人千里是家鄉

上谷喜逢蕭韓坡先生

青雲絳帳望依依樹裏河流遶翠微開徑常從支遁隱
還山獨著老萊衣心驚戰壘鴻初度夢落鄉關燕欲歸
一見金臺慚國士門生久已盡輕肥

送韓坡先生還德州

纔向雷溪得問津東風忽復動歸輪雲飛驛樹三程路
雨濕山橋二月塵舉箸尋常思奉母離家飄泊獨何人
金灘北下鄉書便擬泥孤舟結比鄰

送北上人

八十山僧白髮生相逢玄度許相迎懸燈一夜無言語
細雨孤帆出郡城
歸臥城南六里村午前一飯到黃昏鳴鐘自擁蒲團坐
山鬼時來啓殿門

與穆介公廣文

久識浮名累何年授道書餘生初託酒多難未安居歸
雁當風過林花待雨舒相尋無早晚步屧自徐徐

答陳說巖學士贈別原韻

倚棹寒城旅病侵高樓百尺憶登臨褐衣懷璞空悲玉
皂帽揮鋤肯顧金北海移家憐客夢南州下榻見君心
孤帆細詠陽關曲津樹蕭蕭潞水濱

坐倪君萬醫齋偶贈

種樹城南欲作林秋雲茅屋晝蕭森入門三徑開黃菊
橫榻一絃臥素琴彭澤歸田仍有相壺公隱市亦無心
偶來盡日焚香坐流水津頭聽好音

乙卯除夕感懷

河上春雲萬戶烟龍光山色望中懸遙憐羇旅仍千里
豈意離家又一年短榻心驚殘夜裏寒鐘夢落早潮前
高堂歲歲屠蘇酒兄弟斑衣羨比肩
回首蒼茫事事疎沉冥北海且爲漁秪緣患難供多病
不信窮愁得著書飛雁還歸千里外鳴雞早報四更初
官城晝角催蓬鬢曉日晴看照敝廬

入都寓學士李湘北夫子齋有懷陳說巖學士王
阮亭郎中

漁舟海上弄潮還帝里春晴二月山祿米寧知秦士賤
兵戈漸覺漢官閒爲郎白首猶需次奉使皇華獨出關

聚散風萍經改歲龍門且喜日追攀

飲田綸霞員外齋

秋雨東城送別時宮雲海樹各相思大通橋口移樽近小直沽邊挂櫂遲宦有閒情應對弈朝無闕事但吟詩風流鄴下尋常會王粲登樓欲向誰

先叔忌日

青青墓草下寒煙南望東臺落照邊鶴到白雲仍二月鵑啼紅雨已三年竹林痛哭收遺稿棣萼艱辛守墓田獨恨無家歸未得空揮涕淚落山泉

寄家兄歐少

尺素憑將百感餘溪橋草閣近何如愁看夜月虛同被

共憶秋風倦上書蝴蝶夢從雲外落海棠花向雨中舒春暉爲報高堂健四月蠶絲定轉車

王北山給諫約遊西山以賣杏花爲期道中恐愆賦此

諫草焚餘左掖還黃門蠟屐向西山杏花市上春爲信楊柳津邊日未閒亭護御碑孤嶂外泉飛僧壁亂雲閒驚人謝朓題詩後細刻丹崖幾處斑

官學賦懷同日圖相公出師南宮發榜

軍中御帶辭綸閣榜下宮袍向曲江笑我狂奴仍故態驚人國士自無雙斜風斜日烏皮几亂雨亂雲白紙牕回首鄉關花發處家家美酒滿春缸

送趙山子孝廉歸吳江

青草連江入夢遙亂雲殘日馬蕭蕭輕帆一去休回首腸斷東城八里橋

愁心南下孝廉船百帙圖書老鄭虔海內詞人投贈滿猶從放逐選青錢

霥軒詩鈔卷第一

霽軒詩鈔卷第二

東明夷佑杜少氏著　受業　楊守知致軒　陸　師巢雲　同編

西清集

入直紀事

左掖踈鐘徹紫宸鵷行微步玉墀春光分燭影趨元老
香動爐烟近小臣天馬嘶風街草綠宮鶯啼雨苑花新
遙傳齋宿修虔祀絳節青旂次第陳

清明日書懷

銅龍曉霽散春晴折柳家家滿禁城曲水何年仍上巳
輕烟此日是清明中朝趨走真嫌拙秘閣文章敢市名
欲著斑衣曾未得愁心一夜二毛生

扈蹕南苑即事

鳳城一出盡平沙秋滿郊原稻黍花為問三農登萬寶
雨晴南苑駐雲車

龍旂曉逐紫雲開西去新宮侍膳回秋鶻盤空飛不定
乘烟直下晾鷹臺

長楊日暮罷歌鐘遙落晴濤樹樹松七十二橋遊幸處
半輪秋月照沙龍（隄名）

禁旅無譁晝漏遲芙蓉別院雨如絲遙知此際揮宸翰
全壓詞臣應制詩

苑南苑北動西風駝馬爭鳴輦路東欲賦甘泉愁白首
君王近在五雲中

赭馬雕鞍雙白蹄鳴鞭飛過畫橋西角鷹欲下騰凌甚
空濶無邊秋草齊

德壽寺邊霧樹蒼高懸御墨贊公房先皇手製黃金鼎
雲裏旃檀有異香

雨氣平明入暮涼心隨秋雨共茫茫枕頭流水聲聲急
疑臥溪邊舊草堂

離宮百尺樹參天葉葉秋聲細雨懸聽盡五更聞廣樂
封章已到至尊前

百獸無聲鳥不飛御前仗馬盡緋衣蓮花池上高秋月
獨照真龍蹀躞歸

秣馬營邊草不青周遭布幔各亭亭明河斜向林間落
高下燈懸萬點星

宸遊到處為觀風清問時時引上公路繞黃郵三十里
青畦穗滿識年豐

誰向風塵問酒泉閒心偶對晚涼天香來一斗新豐酒
莫向牀頭借俸錢

鮮衣結束羽林雄毳帳門開挂角弓學士分曹爭賭射
垂楊幾葉落西風

拈花林裏白毫森禮斗壇邊紫氣深因奉兩宮祈萬壽
上方爛爛出黃金

箋奏披完報出巡一聲鐃角正清晨千官陌上齊翹首

龍蓋當中是聖人

海子層層秋水翻過橋八里見泉源沙邊幾點涓涓出
流入宮墻靜不喧

聞道東渠綵鷁浮紅菱角銳白蘋秋微風不動波光穩
定有雙龍負帝舟

溪上秋光淨客裾帳中雲氣一函書烏旂半捲天衣近
斜指靈宮射獵初

拂雲仙仗路西斜林下天香五色爪羽從爭分無小大
蕉漿萱露未須誇

葱葱佳氣望三韓八月微霜白露寒詔下宮中停樂部
一時孝思感千官

繡草平鋪承玉輿朱旂夾岸照芙蕖石梁翠葉田田動
潑剌金鱗幾尺魚

青雀黃龍錦纜遲承恩魚藻有新詩飛飛鵝鸛嫻軍旅
不用昆明更鑿池

天高雙鴈來雲際風細一蟬鳴露梢十里塵飛誰走馬
黃綾封事下南郊

魚梁四顧自徘徊想像揚雄作賦才忽見明霞襟袖滿
山前返照過林來

水滿秋溪疑渭濱踏溪龍馬倍精神翠華七日經行處
草豔花香似早春

行漏遙傳五夜鐘簫韶一派勅還宮金輿玉輦凌晨去
幾點寒星曉苑中

日邊天樂遠猶聞班馬蕭蕭各戀群路轉豐臺秋色裏
古槐望處氣氤氳

經旬扈從不知勞匹馬高秋亦自豪日望天顏霑渥寵
魯儒豈必羨枚皋

初度書懷

久客誠何意微官不用名乖簾猶處女載筆自書生貧
病文章累浮沉歲月驚前年憶茲日倚水草堂成
曙雞聞不寐昨宿值彤廷玉燭搖卿月金門傍歲星承
歡羞捧檄失學負傳經太液涵光滿流波近北溟
相馬真難得雕蟲或可爲鄉書前月至歸夢五更遲禾
稼供新賦棣華續舊詩吾生能自壽不必羨丹芝

醉君曲贈趙鐵源中允

醉君紫霞卮彈我綠綺琴琴中有曲多古調山水之間
何清音一曲無人賞再曲無人顧豈惟不顧翻謂彈者
誤噫吁嘻古調新聲玉軫寒吹竽擊缶橫相妬嘁嘁者
鸞潔白者鷺饕而食魚厭其嗉彼恣其喙吾惜吾毛羽
東海有巨魚化而爲鵬乘雲霧東海之南海翡翠聯翩
珊瑚聚回顧其儔泥塗孰顧懷我有好音提攜而周護
不爲枋榆之小鳥接翅戴飛還載步千金買駿馬一人
被德多人傾注黃公之壚有酒具海外三神山近可以
登淺可渡丹砂贈君君顏駐

秦帥進白鷹

幕府何勞貢異禽鷹揚想見武臣心隴邊霜雪渾難認塞上風烟却易尋應惜奇毛棲玉樹暫騰健翅落瑶岑懸知不比乘軒鶴狡兔安能避上林

陪李湘北夫子飲祖家園

悠悠城南隅谿淡人境隔炎暉散遠林虛館繁陰碧君子張瓊筵翩翩來佳客揮毫盛文藻展席成良覿白鷗依人熟朱華當戶摘揚袂與翺翔賞心樂永夕俛仰寡所營有懷胡不適熙攘獨何爲百歲長戚戚

送吾宗宣四孝廉還淄川

吾宗誰博雅之子獨清音視草驚雙驥連枝見寸心青雲留竹院白日照松陰鞍馬蕭蕭去何年遂上林

九日飲黑龍潭

茲晨成一醉浩蕩白鷗親遠水明漁火高臺見酒人思親偏九日糜祿已三春羽獵誰能賦鑾輿欲北巡

寧辭萸酒滿但惜菊花稀獨樹含秋色千山背落暉潭龍依寺出沙雁過城飛待就東林月蒼茫客未歸

重陽祖家園登高晚偕子來文宿飲李升如宅

廣陌日華東清尊處處同柳塘侵野色山果熟秋風生計車塵裏流光旅驥中誰憐讀書閣寂寞老揚雄

重闕城陰路溪聲隔遠林同官知宦況一郡助鄉心月上虛牕滿雲生潦水深已能酬令節籬菊漫相尋

送李仲吉還里

暫客長安市憐君已倦遊山風當徑落雨氣滿城秋自薄千金賞誰疑六月裘浮槎何處問偏向酒家樓

送呂晉公還里

歸馬嘶河梁腸斷青門樹春雲望不極參差洺漳路昔我離鄉關波濱蛟龍怒嗟子褰裳從飄泊同去住飢鳳啄琅玕微祿遂所慕子辭記室榮翩翩時相顧詎意草玄人顦顇仍朝暮子謀固已拙子計亦云誤昨夕夢還家仗劒尋故步滹沱凝堅冰恒沙渺煙霧貧賤傷別離何以抒情愫梁燕飛還巢徑花紛欲吐歡飲河朔賓慷慨爲道故若問楊執戟窮作河東賦

送賀天士返丹陽

歸帆白首魯諸生玉椀金臺萬里情九日樽同彭澤會三年詩憶鑑湖名春雲匹馬遊京國夜雨孤燈唱渭城歷歷丹陽江上樹秋高飽聽雁飛聲

贈高二鮑

橫衢南下最南頭萬樹春晴曉色浮絳帳門生俱老宿青雲賓從亦名流應尋芳草同君醉自惜寒花爲客留借問長楊誰得似雄文有賦欲相求

壽馮益都相國

劒履漢威儀蔚然帝者師文章開正變天下繫安危萬國陽升候三台瑞見時樓船滄海外縹緲發仙芝

酬庸方錫衮應運久爲霖竹寺平津澗柳堂綠野渼丹
書光帝德漆畫感宸心纔酌天杯露銖衣送梵音
已未元日和高陽相國韻
望迥垂衣色朝回散履聲嘉謨應作雨廟算不觀兵曉
砌吟紅藥春山憶紫荆文章知未賤上相有平衡
黑髮調元日丹書獻納身齊梁同望歲巴蜀漸逢春(時下撫諭)
菜甲登盤美椒香薦酌新流傳詩句好憂國性情眞
寄家兄
吾家河朔飲猶憶正茲時書到愁方慰官遷喜可知懸
藜初照史夢草且題詩有祿思迎養春流晝舫遲
官定感述和高阮懷同年韻
微官陪紫閣異數上彤墀(原官中書舍人召試改授翰林)知己眞曾有承恩
敢謂遲應爲毛義喜況解卞和悲同輩俱賢達如君最
白眉
晴雲飛五色遥映景山阿名姓矜宸翰班聯豔制科金
盤仙露滿雕輦上林過既醉聞天語恩渙報若何
逢時應有數用拙豈終窮班固書猶信揚雄賦未工驚
看霄漢近敢謂羽毛豐中秘多金檢從容較異同
國士虛延譽羣公久卜鄰寧堪淹歲月至此仗君親文
減英多氣官仍澹蕩身晨朝依拾翠何處有纖塵
送同年李天生終養旋里
龍墀曉漏一朝天早上封書匹馬旋日湧黃河趨九道

秋連白草入三邊夢中子舍驚前路愁裏王程憶去年
獨惜雄文新侍從殊恩想望賦甘泉
捧檄寧堪慰倚閭宮槐愁對五雲居當關自乞陳情表
酬國仍懷痛哭書王事不遑君已去小人有母獨何如
玉鳩閒日繙金簡藏向名山即石渠
贈張潛菴姊丈
花竹閒園入夢頻三年一見各沾巾君纔作客居然老
我已還官依舊貧禾黍秋風同望歲洺漳落日獨愁人
還鄉爲報漁樵侶小築無妨自隱淪
地震後露宿口占
懸燈憐永夜聽角坐嚴更浩蕩天疑近蒼茫月自明瞑
煙搖樹色冷露濕鐘聲萬事驚心裏淩晨白髮生
送葉慕廬還楚
碣石秋風至洞庭烟水渼蕭然憐遠別何處發高吟露
滴懷鄉涙雲翻去國心中朝仍薦引莫謂謝華簪
送趙僉憲還里
諫草初焚挂棹迴輕帆斜背夕陽開蒼生舊望爲霖雨
聖主新恩罷露臺(諫停瀛臺工)一郡寒烟人語細千家廢堞雁
聲哀(時地震通州災)舟行熟識前溪路滿岸渼秋點綠苔
送丁雁水僉憲贛南
巒水千溪轉巖疆萬里通人烟憑眺外部曲指揮中振
旆懸春雨揚舲趁早風遥憐鬱孤月作賦想文雄

暮春思山中舊居和彭羨門同年韻

春風蝶夢落南華水曲漁梁天一涯歲歲庭前紫荊樹
清明恰放兩三花

鄉關雲樹亂春愁春盡漳河麥欲秋縠雨經旬愁未雨
遊人還醉曲江頭

五楊南畔藕塘西雲散輕陰雉堞齊一片桃花飛暮雨
千家燕子趁新泥

珠宮舊對木香叢井上新開兩樹桐漠漠河流烟雨外
陰陰殿閣夕陽中

晚過慈源寺憶梅上人

遠林開晚霽高閣動微風此地猶精舍何人似贊公鳩
啼溪竹外犬靜落花中坐久清機發疎鐘出梵宮

送田漪亭僉事督學江南

乘秋應漸遠飛蓋暫河橋雲物仍三殿山川自六朝蕪
田行處潤野戍望中遥壇坫知君意誰令士氣驕

秋夜早起懷密山弟約同早朝

欲曙難成寐披衣動竹風秋河伍過雁曉露咽寒蟲氷
署貧相近丹經病偶同天威銷反側鄉信嶺南通

飛樓畫角驕亭樹氣蕭蕭遠梵飄清切鄰燈照寂寥離
居疎共被並馬想同朝差喜鴒行接莫教雁影遥

嚴孝子歌

嚴孝子我欲歌之悲風起淚下浪浪不能止嚴孝子生
二周呱呱啼父死仇湖水淼茫屍不收寡鵠將雛廿六
秋公庭闇闇行且休入無室出無儔寢戈枕杵厲爾矛
千人萬人中揚眉竪髮炯雙眸甚仇之胷斷其頭血滿
襟襦手提髑髏父耶母耶志已酬黃昏鬼語聲啾啾嚴
孝子身雖死夫何尤

和諸城劉生俠客行

我聞齊魯間乃有布衣雄拚縱爛熳橐中金笑拔魯儒
坎壈中今人重金不重諾結交翻覆如飄蓬讀書麤能
識義理便有西京游俠朱家風我讀劉生之詩卷未終
海日皎皎海雲紅側身矯首滄溟東

寄祝家兄歐少

九月籬花吐三春夢草稀雲山猶豹隱霧樹自鴻飛畏
客藏丹訣攜孫著綵衣明秋此日好或可到荊扉

九日登樓晚酌

閬苑飛樓敞暮楹霜砧欲動月初明花開栗里三秋夢
雁渡桑乾萬里情酌酒時時成獨醉登高歲歲憶諸兄
天邊鼓角催寒色劒閣昆明尚用兵

十月十七日閩征凱旋　聖駕郊勞康親王恭紀
二首

彤弓萬里錫專征反旆親勞玉輦迎百戰河山戎士淚
三年雨雪聖人情金韜久戍潮侵幔涿鹿重經月滿營
野老歡騰瞻虎拜從兹瘴海不觀兵

鵲印龍文上將懸雕弓犀甲踏風煙人如望歲開關入海不揚波振旅旋細柳營開閩鼓角長楊路迴出旌旂南雲靜處昆明近會見投戈到日邊

海市行

海外三山望不極縹緲水天同一色蓬萊閣下飛濤寒氣接混茫難尋測我聞海市起中央狀態變幻欻千億瑤宮貝闕鐵甕城嘶風龍馬睥睨直蕭蕭羽旂翩招搖上有棲鵶騰雙翼須臾繡箔連雲開五銖仙人矜衣飾神光離合乍陰陽高冠長劍儼相逼坐起雜遝紛投壺山鬼嘀嘯春陰黑晶晶珠光弄月明巨魚如山勢岃崩曾觀日出到海隅海父為言常記憶重聽指數浮一觴

滿眼惝怳四座默云是蜃氣結搆成泡光幻影樽前匿又云鼇背轉羲輪照見天末日本國焉知不是仙人都紫府窈窕虹橋仄靈妃毛女笑拍肩招邀吾曹閶闔側慙媿穀食兼肉食褰裳濡足那能得

寄答楊筠湄大參

乘驄吹角控孤軍羊祜輕裘遠尚聞羽檄遙連荊楚雪烽烟不斷漢江雲雙騰北斗含龍氣獨倚南天絕雁群白髮清時思報主風塵涕淚各紛紛來書多感慨故云

曾憶先朝抗疏過淮南歲歲竟如何蠶叢轉粟經秦久龍武徵兵入楚多亂竹幽蘭雲夢口寒烟野日洞庭波應知夜半還前席為報滇南已洗戈

嘉平六日集省齋即事分韻

雲連大陸暮天高旅鬢蕭蕭倦賦騷鼎繞青煙浮寶氣屏開素練捲風濤晴牕短榻寒相並臘酒深杯晚故豪聞道珊瑚新入貢賀蘭初試漢儀曹

題法黃石山水

白髮丹青老自娛狂揺霜筆狎吾徒嵐將墮席雲深淺溼欲沾裳雨有無臯臯泉飛千澗合陰陰樹擁一峰孤何時買得溪山好便擬幽棲向此圖

送孔心一巡憲羅定

萬里乘風下五溪樓船畫角草萋萋江湖到岸黿鼉靜海嶠侵城翡翠低憲府孤懸銅柱外雄軍直斷夜郎西

翩翩借問誰書記露布鐃歌手自題

蒼茫一水接天津急管離堂酒自頻入洛初為詩社長圖南忽作宦游人吳江草色青驄舊粵嶺梅花白紵新夫子家禽好顏色飛來早趁鳳城春

送春 限歸字

大漠風沙渺渺飛留春強自閉雙扉啼鶯恰向閒中老栩蝶常從夢裏歸谷口櫻桃開欲滿豐臺芍藥摘應稀流光可惜催雙鬢迎送無心百事違

李都諫先生八十

都亭痛哭舊封章散髮還山未是狂此日仍推周柱史何人不慕魯靈光蒹葭一望含秋氣蘭蕙千畦散晚芳

白首編書忘甲子青雲續業起文昌公子太史奉命鈔公書進呈
海上雲霞百變餘誰當強仕久懸車傳經伏勝猶多誤
稽古桓榮恐未如數見蒲纁徵佚老空聞筆札録藏書
山田芝草年年發獨有仙人問謫居

酬史赤豹先生兼送兩公子還吳

珠宮瑤草衛河津雨散風流憶舊人彭澤籬邊猶處士
桃源洞裏有遺民書來問訊知方健詩到飛揚未覺貧
掌上雙看光照乘離亭揮手欲沾巾

陳大恭殉難歌

滑臺水流入天津清見底昔日陳使君錦衣怒馬滑城
裏十八白面疑天人彎弓射賊白馬津城高水寒十萬

户滿郭花繁絕點塵行行來京洛栢上烏啼霜蕭索月
明宮柳曙煙低折檻虹蜺天外落閶南烽高連海隅君
往備兵帝曰都白羽登壇饗死士紅燈張席羅名姝鯨
魚蹴浪昆明黑飛檄徵師徵不得短狐腥風怒人啼官
吏大小無顏色軍中一笵能罵賊君保孤城絕羽翼身
不可屈女不辱凋芝萎蘭沉寶玉空城鬼火閃旌旗一
門慘澹千家哭酹君酒為君歌死重泰山海不波從死
莫謂婦人多吁嗟乎從死莫謂婦人多時無男子柰若
何

題張晴峯雷琴

我聞雷氏琴匠心得妙理審材空鄧林抗聲追太始以
兹揚徽音嘗不離君子贋鼎或亂真流風斯邈矣張君
擅博物一顧乃知已觀者愕不信悠悠惑朱紫剖腹識
雷文磨滅終未毀風雨集百靈光怪觸十指真賞良獨
難歎息徒爾爾不見垣一方誰能窺其裏

瀛臺宴賜紀恩恭賦

御苑丹霄外靈臺碧水邊簷楹仍儉德島嶼入遥天蒲
葦三秋滿雲霞四望偏林青連鄠杜嶂紫落甘泉解愠
時方泰歌汾樂更便芳馨酬况瘁紱綬集翩翾匪懈臣
之分不遑聖所憐清渠澄一鏡畫舫載群仙桂楫隨鷗
鷺蘭橈躍鮪鱣瀛臺元縹渺太液更延緣登岸歡情洽
循階肅命虔筐承文綺貴懷抱綵華姸寵賚殊唐錦優

恩倍漢錢同袍爭感激補衮盛才賢曠典逾千紀昇平
過昔年蠻陬投版籍瘴海下樓船揆奮誠如此都俞允
有焉鳴岡棲翮老依藻狎波圓玉液盈金爵瓊酥著玳
筵披花分鷺序藉草共蟬聯羽衛紆緹騎伶倫罷管絃
蓮衣微濕露松蓋靜含烟數見皇情適頻來睿旨宣家
人風簡易內使語周旋寸職何能盡纖勞未忍捐多疑
求信史百慮發幽詮退食應慚祿嘗羹轉負愆無歸中
夜後既醉夕陽前籠帶紅菱潤盤擕碧藕鮮休哉猶翼
翼豫矣尚乾乾鎖鑰皇圖壯岡陵景祚延銘心私作頌
詎羨柏梁篇

重陽後四日來菴兄容山楚白衡三諸弟登毘盧

閣懷歐少兄臥病眞空菴中

高閣懸燈俯檻斜天涯兄弟偶京華寒雲睥睨開三殿晴日樓臺照萬家大漠黃塵飛輓急時運米販雲中雄關白草塞垣賒鄉心忽憶城邊寺藥裹經時對菊花

送石林典試粵西是科改期二月

茲行那復悵離羣奏賦翩翩特數君綵筆直干天北極樓船故泛日南雲欽點摘旨故有是命三湘水闊逢春早獨秀峰高對夜分自使蠻人推陸賈寧教國士惜劉蕡

送胡智脩觀察湖廣

御柳風低拂酒壚江船帶雨一帆孤歌騷我欲思公子作賦人應識大夫兵氣全銷雲夢澤春光滿泛洞庭湖輕裘坐嘯襄陽上明月清輝映玉壺

送于子先督學粵東

雙旌度嶺憶看梅萬樹春深花盡開聽雨初辭燕市酒觀風早上越王臺洲邊翡翠依人集海外明珠照乘來從此譚經懸馬帳新書不羨陸生才

哭敬一舅旅櫬慈源寺時家歐少兄新歿

淚灑鴒原盡何堪痛渭陽老親空矍鑠遺腹尚蒼茫寺塔春雲暗城鐘夜月涼最憐投石後猶自說還鄉

送沈繹堂宮詹廣寧祭告

萬乘東巡出上林皇華遙逐翠華臨朝天沛上風雲合到日關前草木深絕域全登昭代版烏喇內附周原盡入老臣心瑤函啓後王程急春滿銅龍曙色侵

送崔玉階太史祭告長白山時駕詣上京謁陵

諸道使星君第一玉函金節主恩偏陪京却顧三千外行旅遙隨九五邊玉氣飛龍開業地神靈降鳥發祥年曾孫爲告功成禮不羨登封泰時篇

上巳馮益都相國招集萬柳堂

一丘一壑愛傳觴三月三朝醉此堂遠塔浮烟低曉樹層城過雨落春塘雙飛燕燕時臨水百囀歌鶯欲繞梁休沐正逢清晏候天南烽火靜瀟湘

送江眉瞻守柳州

樓船使者罷紆韁五馬翩翩百粵西夜磬千盤無虎跡春山一路有猿啼珊瑚網集潮聲轉鈷鉧潭空樹色低露冕風帆時按部柳侯祠畔得重題

送尚克生宰北流

鐃歌夜散五溪烟萬里銅城墨綬懸春樹晴開丹井路寒江月泛蜑人船伏波漫問當年事葛令元從此地傳叱馭何辭官暫遠郎星近在紫微前

和益都相國萬柳堂上巳雅集

春事城隅好平原向夕過人烟林外盡雨氣水邊多溪鳥閒相狎庭花靜欲酡不知都市裏何處有漁歌客至談經地僧來說法壇良時驚歲序僻巷訝衣冠氣象詩中得陰晴醉裏看頻年憂樂意委佩領千官

送寶坻杜相國致政還里

廊廟訏謨協何爲遽拂衣憂時惟戀闕樂聖始懷歸綠
野身仍健丹砂願不違白龍溪上月夜夜照漁磯
國門逋杜曲未是隱江湖綸綍王言重旌麾天使俱三
年丞相掾一顧衆人殊此去時存問依然佐廟謨

送益都馮相國致政還里

雪宮晴色海天秋七上封章得乞休書添方能酬廟算
垂衣猶自望嘉謀東山絲竹何年起西苑雲霞竟日留
未去應懈門下士倚閭白髮迴含愁
驛路安車奉玉音前驅四牡曉駸駸十年憂樂宗臣意
一代文章喆匠心歐冶溪邊蒲草細鄭公堂下桂花深
趨朝想望垂紳處燈火青熒紫閣陰

哭陳其年李石臺兩同年

秋露被庭柯白日慘不暉陳生賦鵩鳥欻焉竟何歸封
禪訪遺文墓草春菲菲楚郢使者來朝服仍故衣五日
不相見玉棺閟空扉咄嗟雙劍化酒壚故人稀

錢宮聲沈昭子徐電發三同年謝病假歸感賦

風高碣石雁蕭蕭曉日寒鐘客夢遙宛洛逢人多聚散
湖山望處有漁樵朝朝別酒逢秋雨個個歸帆趁早潮
偏是萊衣愁未遂那堪折柳又河橋

送林石來中翰充冊封琉球副使

八月霜濤萬里風星槎遙落一帆通節兼龍虎尊王會

衣借麒麟賜上公捧日忽來南海外望雲先赴北堂中
明年應計乘潮候紫閣翻翻芍藥紅

送宮詹王夫子假還

桑乾斜日外愁絕意如何萬里蒼茫去孤尊涕淚多陂
田餘稻黍湖水少風波好客無軒冕幽棲得放歌
問奇何處酒相望洞庭雲海上仍鷗侶湖邊尚雁群晴
川秋歷歷落木曉紛紛茲日登臨暇重繙頌橘文

雷田惠白龍鬚二莖謂龍鬬得之遺領存焉賦答

白龍潭下墮龍鬚壁上曾觀龍鬬無聞道漁人親拾取
領邊猶抱夜光珠
海外探奇霸國風誰當諧語笑齊東空潭夜夜潮聲起
滿眼元黃野戰中

送張晴峰視學浙中

送子將元夕春燈照此心中朝文物舊郎署歲華深海
日朝生幕江聲夜入琴採風觀正變大雅有遺音

霽軒詩鈔卷第二

霽軒詩鈔卷第三

東明表佑杜少氏著　受業楊守知致軒　陸師巢雲　同編

予省集

十六夜對月

樹杪晚風生當階樹影橫人偏今歲儉月倍昨宵明波動金樽色光摇玉軫聲十年重此坐忽復欲潸叓

澶州訪靖九次韻兼訓李生

龍溪秋雨稼如茨更向溪南理釣絲瘴海人歸重命酒霜林客到各投詩躭狂乍可同蓮社多病偏應舞柘枝莫對燈前羞短髮驚筵頻似少年時

宿謝惠可廣文齋同靖九憶東園

沙嶺高盤潦水平斜陽莽曠此孤城千家樹色秋雲盡一片花陰夕月明闢徑初鄰陶處士携壺又接魯諸生風林回首追游跡落木寒烟感慨情

拜先歐少兄墓下

淚逐霜紅棠葉飄北風吹面草蕭蕭醉中一別河橋月腸斷哀鴻不可招

高天幾處雁相呼漠漠空林鴈影孤最是啼聲聽不得滿溪秋雨下菰蘆

過遯山休休園（時遯山遊初歸謀隱百泉）

秋色城隅望不禁寒塘隔寺曉陰陰沙邊宿鷺霜痕滿樹外啼鳩雨氣浹短鋏終非游子意高歌尚有酒人心移家莫更尋王屋一徑蒿萊少足音

七夕後一日泛舟朱家口小莊

聖主仍寬假衰親得暫依東田三徑熟北渚一船歸楊柳迎蒲席蜻蜓集袷衣蓮花溪岸裏彷彿辨漁磯

秋水連青靄微茫入遠烟沙喧飛野鶴谷靜息林蟬病體丹砂外閒心白墮前恰宜小艇子隨意泛湖天

宣房餘舊跡猶是九河流遠日明漁漵孤雲上釣舟浮瓜陳昨日雪藕薦新秋吾已知魚樂真同傲吏遊

竟日躭幽賞澄潭放棹遲常因園令渴每負丈人期十里荷傾蓋千尋荇引絲同舟懷舊侶流水此心知

王家疃渡河望岔河頭

懸崖百尺俯溪斜蘆荻秋風一帶花但見鵝群來水面不知何處有人家

新莊訪内兄楊晦子明經

野圃晴沙五里餘蕭條誰識子雲居重林過雨通花徑遠水浮烟過草廬衰白猶爲童稚態佯狂獨愛老莊書醉嫌山簡多塵事池鑿高陽恐不如

中秋前夕坐月

初飲金盤病已輕秋衣試向月華明星揺水竹波光動露濕風梧雨氣生燈火秋高螢聚散亭臺夜靜雁飛鳴榆關節候應涼冷鑾輅回中自上京

重飭宅旁故居

西過西鄰咫尺邊晴窗曾此讀遺編先人舄履猶三徑老屋莓苔近百年牛渚寧嫌賓從滿烏衣但欲子孫賢重携春酒看秋月燕雀歡飛舊棟前

牛家灘舟行

澄溪淙五尺秋霽蕩船輕霧樹隨流出晴沙隔岸明葭荷分野色鳧雁雜人聲但觸漁舟過誰能識姓名

白雲山懷留侯

白雲山上雲縠城山下石人生一世間白駒如過隙欲從赤松遊言尋子房跡長揖要黄角偉冠鬚皓白緇繳尚安施鴻鵠有健翮

郭外探水月菴橋斷野望即景

四望川原杳靄同溪淙何處問生公柳綿冒雨娟娟白果葉逢霜裊裊紅健隼秋騫爭上下閒鷗野泛自西東誰翻一曲中郎奏綠水幽居託素桐

苦雨族姪邀飲

官橋渡馬日衝泥小麥陂荒種未齊到處空聞鴻嚦嚦經秋常對雨淒淒河邊流水侵階直天外歸雲入戶低縱有阿咸誇酒綠那能筇杖更郊西

雨晴郊原晚步

叢菊愛新晴幽棲不入城高原秋色淨遠水夕陽明潑潑魚游近悠悠鷺泛輕沿溪隨杖屧樵牧總關情

東龍儕

盡室無他事經年只在鄉蘆花隨地白棃葉滿林黄市遠孤郊隱身閒百慮忘知君筋力健許到水雲莊

憶潛菴梅花止存天木宅接本感賦

秋英落盡臘花新繞屋寒香十月春腸斷人琴何處是一枝索笑在東隣

題臨曾書屋

八十縮經眼未昏草亭新搆課諸孫春風歲歲蓬蒿滿蝴蝶飛來只閉門

逕山戲謂歌兒云吾三十年有情人也感續一絕

歌翻玉樹轉清新舞倦霓裳不動塵莫笑樽前人白髮卅年前是有情人

翼甫兄弟索題

茂陵人自病高卧倦論文授簡來何切探竒各不羣林花寒帶雪汀雁暮衝雲却笑含毫懶猶書白練裙

清明日村居晚酌

踏青何處好春色在林端遠寺鳴鐘細疎村禁火寒鶯啼憐歲序花發憶長安日暮誰清嘯孤尊酒未乾

幷芋崖李又吉兩廣文過郊園未晤代簡奉邀

官暇餘清興幽棲亦習池頻來携綠蟻久坐聽黄鸝唱和偏相誤陰晴恐更遲溪橋要度馬尚及牡丹時

牡丹開後餘兩本佳者獨豔同人携酒賞之

花落晴溪溪岸東留春猶自殿春叢含香細細還凝露
弄蕊娟娟獨耐風蛺蝶衣輕翻重碧葡萄酒淺映淡紅
年年病對諸君健薄醉狂吟興尚同

抱甕亭自題

溪北溪南滿綠蕪雙溪迴合野亭孤春畦自灌春雲外
機事機心到此無

偕同學諸子賞芍藥

避喧成簡懶多病息郊坰每對翻紅藥相將醉綠醽花
妃眞有侍酒客不須醒少小同遊輩誰能鬢未星

登水月菴閣遠眺

高閣丹梯迴臨風暫啓關平原千里濶流水一心閒會

佛播初動尋僧錫未還白雲數峰近知是子房山

得密山弟致仕信 密山籍粤西不受逆爵迎王師破賊 上錄其忠歷官左通政

應思烽火際寧復計功名九死安臣節三遷荷聖情詎
知當路近翻愛去官輕萬里携妻子從茲得耦耕

村居雨夜有懷

茫茫生百慮漠戶獨題詩遠雁秋林外寒燈暮雨時病
多衰鬢早親老退身遲終日尋瑤草無因寄所思

溪村

溪村何處路亂水入蒹葭秋雨連旬日人烟共一家心
隨黃老靜跡與市朝賒躭此成幽趣星霜任歲華

抵鄉莊

悠然城郭外流水遶田間宿雨秋陰靜寒蕪野色閒僧
歸黃葉寺樵識白雲山待有涓埃報終將此閉關

月夜

清宵倚菊叢幽興復誰同明月澄潭上寒烟落木中天
高聞衆籟雲盡見孤鴻氣望函關紫遙遙二華東

至牛家潭

採藥吾何往晴川細路賒橋迴紅樹合溪轉白雲斜野
日明寒藻林霜剩晚花誰將齊物理開卷問南華

立冬日同人集中白齋待升華不至得青字

室壁中宵有聚星思君何處戶漠扃花浮杯酒兼霜白
竹亂廚烟帶雨青山簡踈狂惟愛醉揚雄寂寞自談經

陰陽歲序催寒早連雁呼羣不可聽

哭都憲趙爾合夫子

歸鶴空城下悽然不可尋春燈前夕夢夜雨此時心千
里風潮暮三津海霧漠從茲玉泉閉宿草望蕭森
東山泉壑美暫隱未蹉跎三殿文章舊兩朝諫疏多人
歸琴亦泯心許劒如何衛水雙流淚潺湲向潞河
韋經雖已授馬帳但空懸星落津橋月霜寒杜曲烟猶
聞多嘯咏秖恨隔山川詎意羊公石傷心竟一年
立馬臨岐日剖魚得信時不堪常卧病何處寄相思黃
鳥啼應急青蘋薦已遲空教慙國士未解報恩私

郊園晚晴

委宛交蝸跡縱横散鷺群臨城衙返照出寺亂歸雲波
定沙光遠畦平水勢分秋來垂穗濕日氣望氤氳

瞻園詩

園在東城下距宅四十餘武溪流映帶有屋數椽晨夕往來甚適也積土為峰為臺為洞穴架木為厂為梁盈畝備具南瞻先太史墳園遺址存焉予小子顧望迴翔命曰瞻園義盖有取焉即景成斷句

東溪書屋

東城羅百雉面面臨澄溪下有讀書人臥雪東城西

簣峰

築峰在積簣尺寸踰尋丈吾往路盤紆儼躡青雲上

霞餐臺

臺虛靜無鄰旭日霞生紫呼吸一氣通丹砂直糠粃

雪洞

巖竅雪陰陰背崖一洞深不有桃花落漁舟焉可尋

嘯岡

巖巖俯清流振衣忽長嘯或云是孫登人猶驚謝眺

不波橋

短虹斜臥水竟日無風波不必褰衣裳安步入煙蘿

春風臺

春風生茂樹臺雨石痕綠參差兩三峰隔林望不足

與居厂

木石可與居結巢在其中相習不相厭天趣將無同

慰友人下第

千里攜書去十旬橐筆回櫻桃先雨熟芍藥後風開揚
子鄉人薦馬卿狗監哀不逢知己在吾道且蒿萊

寶劒歌（蕭生家藏故物有歐冶子銘）

歐冶寶劒首山銅蚪蚪勒銘倚崆峒光搖秋水騰飛電
色動寒霜舞疾風金吾佩壓千金馬斬蛟斷犀瘴海下
十年不用鸊鵜閒寶氣常在斗牛間夜夜牀頭聞龍吼
把向君前勸君酒不信請看星文垂截鐵如泥毛可吹
青兕作鞘隨君老安得一拔驚羣魑

過羽士王行一道院

東城寂歷落秋霞半醉嵩山道士家幾樹綠雲垂柏子
一塘紅雨濕蓮花閒從方外同尋藥老向爐頭自鍊砂
鳳輦瑤臺何處是仙源此地可浮槎

龍儕至自維揚即事賦贈

邗外新河天際流一帆吹送自揚州瓊花借問春何似
寂寞龍山麥欲秋
魚腸鳧舌滿行函禪宿清齋酒不酣忽向湘籠聞好鳥
似將蠻語說江南

宿河北園憶郭明心何天咫

幽棲水郭中野寺夕燈紅竹影空潭月荷香隔岸風鳴
泉深不見暗瀆遠相通因憶雙河外故人病亦同

懷楚幕諸友

中丞賓客盛才賢夢入江城郢樹烟遙識姓名多好友不知離別自何年牀頭嘯月同殷浩樓上臨風畀仲宣慙愧龍門空著作遠游曾未紀山川

憶泰山

我昔登泰山屈曲五十盤攬衣躡丹霞飛湍松聲寒滄海一杯水東望生紫瀾金銀為宮闕玉女騎青鸞彈指叩石壁青泥遺我餐躊躕不敢咽仰睇五雲端躭此山中樂焉能生羽翰

回哀吟

乃者卜居方定思母彌殷感時序之易遷嗟景物其如昨冢柏庭棗魂夢依稀枝藜扇紈流連悽惻雖彈琴而成響實洒翰而無章

愴惻蓼莪篇泱瀾不忍吟空戴頒白鬢未達孺慕心十年京洛陌一夕故山岑白日沉西淵飇風發中林違親日已多欲補焉重尋菀菀北堂上遙遙松柏陰瞻天天何言淚下盈衣襟

梧樓嘒曷退晨趨涕泗流悠悠時序邁朱明四月道風吹纍纍花廻薄剌雙眸歎息夢空館吾廬手澤留淡淡生夏雲鬱鬱盤夕丘仰視乳烏飛翼母鳴高樓哀哉人不如鵲斷滋煩憂

青藜施丹漆削鳩覆其首茲杖夙所製於焉翼吾母九十二齡前攬衣不杖走理綏升板輿有子奉左右俛仰但須臾金石無永壽海水何清淺玉虬驂已久常恐杖化龍沉痛不忍手

燕燕銜草蟲哺雛鳴吾屋母飛高以翔子飛卑以逐惻惻天性親晨昏集夏木東溪有鯉魚西園有筍竹徒以實方圓白華嗟誰續我有素紈扇風吹慘心目薰風有時來欲扇將焉告

霽軒詩鈔卷第三

霽軒詩鈔卷第四

東明袁　佑杜少氏著　受業　楊守知致軒

陸　師巢雲　同編

補史集

喜麗雪厓工部過訪

愛見麗工部高談日每新公餘詩百首方外友三人（聖安崇效憫忠三寺僧）罥似鹿門隱官猶處士身城西人不到我欲結芳鄰

重過萬明寺贈體仁上人

花宮珠市外百過不嫌頻鉢啓雲生殿燈懸月照鄰安禪開士意說法宰官身莫怪前溪笑或云是許詢

顏母朱太宜人七十六初度

賢母將八袠綠鬟光如漆問之何能爾云非丹竈術茲鬟當盛年被領攖斧鑕慘澹兗城樓慨焉不可詰自云藩王孫嫁爲聖裔室矯矯矜名節吾生於此畢霜落電光發馬嘶驚鬢策鬟斷頸微屬一息奄四日飛鵲翼復雙桑鳩子有七以茲三株樹俱載直廬筆康哉壽而昌既耄吟蟋蟀彤管焉用文作頌紀其實

贈同年張武承孫從五

秀發張公子赤霄五色翼英英十三齡文采精靈逼曩賢畏後生我聞喜動色同籍承殊渥緬爾先祖德白首矜晚達懷出還囷筆石室藪以勤黽勉盡臣職我歸將我母我來空相憶感此詒孫謀賢哉終賈匹棲雞鳴曙月飛螢照秋帙所期非徇祿志學在畢力爾祖業未竟大節舉其一銅馬自西來黍離惜勝國大言何炎炎僞相終歎息仲連蹈東海時清跡不匿衣冠鬚眉古蔚爲儒者式繩之有令人對茲開胸臆

贈憫忠寺若上人兼示記寮韞白

老愛唐朝寺幽棲傑閣陰香龕諸界靜花雨六時深初地明禪律重遊感客心東林有書記聞是故鄉音

送同年錢學士槪還松江

青綺門東哭落暉一聲清梵各沾衣素車誰送王孫去丹旐空題學士歸江上鴻從天際斷雲間鶴背帝城飛孤帆夜泊招魂處明月悠悠照翠微

移寓

就煖更移居寒花自卷舒舊顏憂用老新侶拙應疎病起常尋衲朝回每借書依然雪中臥隨處是吾廬

不寐

寒館蕭蕭對夜春鄰燈不滅語喁喁尋常高臥難成寐聽遍城南寺寺鐘

和鳳舉登雪塢西閣原韻

寒閣陪君授簡登白浮山近雪層層林間貝葉唐朝寺社裏蓮花晉代僧茗椀香含金掌露詩毫瑩映玉壺冰據鞍老驥猶神駿明日晴郊效角鷹

同年龍石樓招飲

衣稜氷向酒壚消起草仙郎懶入朝雲躡長楊乘霽日
風簾小閣坐寒宵官梅耍欲吟何遜苑雪還疑賦鮑昭
聚散年年幾同醉愁將心跡託詩瓢

十六夜柳湖一公房對月

欲訪龐居士（霅厓工部）春醪戶自關燈花迷遠市雲月滿空山
清興疎鐘發安心古木閒從來少塵事況復鬢毛斑

雪厓以余數過新寓貽詩爲謝和答

城隅閒好鳥幽興復如何但覺頻來熟寧知幾度過雲
通前寺路春變舊庭柯莫放花朝酒愁顏老易酡

空城雀

空城雀下啄空城穀穀穗纍纍齊十啄得九粟歎息空
城人貴之如珠玉雀乃鼓翼果其腹嘈嘈嘍嘍聚爾族
晨光亹亹夕未宿空城人何儳拍手不能逐縱欲逐之
誰張弧羣雀謹飛視若無

白紵詞

白紵纖纖輕紵白練練明儂纖儂自珍何堪持贈卿卿
愛海南鮫人織盈盈盤中鮫人泣泣珠贈卿卿若何吳
綺越穀空蹉跎

春分同人集崇效閣分韻

閣外東風拂玉缸清吟陶謝肯誰降階侵幽竹平臨檻
城帶晴山半入窻戲蝶春分還箇箇歸鴻月上自雙雙
簪裾不礙林泉興結社時來禮石幢

俠客行

幽并豪俠兒驕馬黃金羈雪練盤郢劒熒熒腰間垂玉
靶轆轤刻其首形如蓮花未敷時十步殺人無血跡盈
裝滿馱金纍纍横屍道邊人不知邊邑宰尉空低眉夜
酣朱樓午初醒劒鳴馬嘶鞲鷹飢

題卓火傳傳經堂

夏雲秋水望蒼蒼馬帳傳經舊此堂江上烟波終浩蕩
臺邊風物自清涼帷懸夜燭藜花落徑遶春池帶草香
耆舊東南誰耍健歸然獨有魯靈光

同年小飲崇效閣看花

春寺留車騎閒來我較多鳥憐歌調換花愛睡顏酡霽
日明高樹輕烟淡遠莎初開蓮社酒薄醉興如何

訪一上人郊外靜室即遊栁林園溪上

青門踏草問僧居緣繞西堂興自如花片隨風遙趂蝶
柳絲拂水不驚魚春畦遠墅梁園酒（地近裕親王自耕園）午塔疎鐘
梵國書誰識新豐雞犬外恍疑津是武陵歟

同年集郊外賞牡丹和雷岸韻

自向南華悟馬蹄閒情處處酒堪携名花況在青門外
好客重來碧水西貪食游魚還避餌營巢飛燕不爭泥
題詩醉憶鄉關近春盡漳河麥秀齊

西齋春日

終日無車馬繙書坐寂寥城煙開霽色水氣接雲潮時鳥頻還樹鄰花遠過橋長吟消永晝青綺漫相招

贈雪塢上人

一徑鋤雲墅瑤華色欲斑塔松經歲古庭鶴入秋閒禪榻燈前雨詩思閣外山不逢元度至誰爲啓重關

同人集崇效寺 時雪上人社同安

野寺秋無盡蒼茫望若何感君連騎至携我一筇過嵐氣高城入濤聲遠樹多遙憐瓶鉢處可勝故山阿

送楊恭士下第還西湖

滿城落葉遠飛塵名部空傳樂府新江上丹楓秋月白輕帆柔櫓一歸人

九月霜飛碣石孤天津流水到西湖壁人懷璧誰能賞歸問稽山舊博徒 謂毛大可

恭和王昊盧夫子見懷

秋向登高近詩來臥病餘廿年交耐久十日會嬀疎入室常懸榻過門數下車長安有明月同照夜窗虛

黃菊仍三徑丹楓又一年詩情經雨亂禪意入秋便服藥無甘苦呼醪有聖賢玉盤雙秀句江鮑更誰姸

雨夜和漁村重陽詩

對此三更雨思君九日吟山川難去住歲月易浮沉寒菊催雙鬢驚鴻感寸心論文偏跋扈老句法雄深

送丁昺庵遊南岳

君秉楚天雲南飛遊衡嶽高雁不可度君遊將焉託七十二峰間五峯天半落蒼茫勢周迴陰陽氣旁薄朝探峋嶁文夕索離憂作揮手雲中君弗令山鬼謔采蘭祀祝融笑授長生藥長嘯問松巢峰峰雲漠漠

早春詠懷用雪崖韻

宵燈愁不寐曉漏倦晨興老鬢隨年改春寒逐日增安貧無酒債耐久得詩朋寂寞花朝後含情待紫藤

蒼茫前代史何日汗青還積雪仍侵巷歸雲半在山名從鑾掖久官豈馬曹閒獨笑丹經誤誰能駐渥顏

古意

環堵是何人託心在千古飲水不飲濁食魚不食腐笑謝五陵豪坐揮千古賈采采適東田敢厭荼蓼苦莫更棲深山山深有猛虎

孫旦復招同人看藤花

開盡庭花入夏時紫藤偏自弄春姿魚鱗落蕊遊相亂鶯愛絲香囀故遲文采常留三雅醉豪華詎與五陵期漫言最盛山公署清嘯臺邊有舊枝

龐雪崖招同年當葛仙米賦和

葛公勾漏丹爐在仙米時存井竈中赤箭寧知何代有青精得與幾人同殘棊借箸消閒日飯後移樽趁好風況對軒窗紅芍藥繁香薄霧雨濛濛

贈一覺上人

紫衣豈不榮揮麈早逃名詩好閒能作棊殘靜嬾爭疎
花隨雨響高雁入秋鳴近有旃檀氣聞香又在城

豐澤園賜讌紀恩

微風遥送五雲來碧樹朱花繞苑開北闕晴煙臨太液
西山瑞色映蓬萊天厨自擬周文宴睿藻應卑漢主才
願托臣心同寸藿年年捧日向瀛臺
讌罷群儒授簡齊華裀散布殿廊西寧同梁苑誇文藻
獨向豳風想御題系出河圖仍獻象光連神鼎勝燃犀
含毫敢望金莖賜珍錯銀瓶內使携

蘇一庵同年齋集飲贈田綸霞侍郎

帝問西郊翠輦遲公閒好對日華巵秋雲白雁高飛後

寒露黃花早放時醉數交渶耆舊社狂驚律細老年詩
天門嶽色連滄海大雅何人並在茲謂阮亭

和蔣靜山小游仙詞

醉跨蒼螭弄紫煙雲旗白日上青天俯看曼倩桃花樹
開向春風又幾年
紫氣龍蛇雲棧外峨嵋雪暖摘仙茅丹經洞裏精靈護
鳥篆依稀是舊鈔
相與拍肩來碧落還令播背降蒼冥仙人遊戲多如是
下士聞之笑不經
瓊佩仙官謁帝來明星如石繞三台懷中自解朱書籙
竊得長生藥臼回

晨入披香侍玉鑾白雲西母下雙鸞頑金未具飛仙骨
空向名山老鍊丹

秋興和雪公

皎皎秋天月闇闇秋天雨陰陽亦何常晦明有定數所
願良難酬浮名將焉補靜者殊無心寧知形役苦
志人憂年往達人樂及時瞿瞿不敢荒栖栖獨何為灌
木亦已踈綠草亦已衰參差歲寒菊瑟瑟開霜籬
豈不惜居諸蹉跎秋云暮悠悠路以遐落落人非故攬
袖折瑤華誰為傳情素美人終可期弗謂相思誤
秋桂依山阿秋蘭被江渚寂寞揚清芬葳蕤秋光裏造
物徒相珍採者知誰是桃李已成蹊願言贈君子

繩兒將赴大城廣文任示之

海岱城烏拂曙啼寒牀侵曉氣凄凄閒繙蠹簡斯文在
老玷金閨舊夢稀愧爾何能當北面憐予未得臥東溪
君親大德俱難負獨有詩書可自攜

長至後右安門送繩兒赴廣文任

勿謂儒官薄銜恩筮仕初明倫惟孝友引分只詩書寒
出蘆溝外春回玉管餘應思耆宿輩垂老未簪裾
衰年猶作宦獨子豈能離捧檄憐岐路傳經及盛時無
求聊自隱未信敢為師仕路風波惡幽棲庶在茲

六鏡詩和蔣靜山

菱花鏡

秋水菱花絕點塵明霞一片玉盤新臨妝漫掩雙啼袖
鏡裏蛾眉不妬人

火鏡

炎火含精晝吐芒遥看引燄燭天長燧人空自鑽榆柳
何似微丹依日光

眼鏡

投壺一笑電光生細碾玻璃楮葉輕却怪雙眸青白在
翻緣遮隔轉分明

千里鏡

雲物微茫一鏡寒大千毫髮靜中觀人情對面誰能識
縱目何勞遠處看

多目鏡

鏡中顧影已成多多目多心柰鏡何曾向冥搜觀萬象
沙飛點點滿恒河

顯微鏡

纖毫照眼羡離朱誰使纖毫影更殊物態雲翻千萬狀
空明檢取入氷壺

雪厓招集崇效寺看梅

入寺同禪戒登堂各主人香醪湀帶臘寒蕊半偷春社
憂廬山舊詩驚水部新何來棲息鶴安穩莫相嗔

賈青南龐雪厓兩工部晚集雪公梅下

愁吹玉笛惜年華索笑頻來醉日斜隔歲春醅浮竹葉
逢人好句託梅花疎枝澹影同禪侶土室寒香似舊家
不有揚州官閣興誰能遠折寄天涯

寒松和李丹厓

凋盡霜林翠未殘天台橋上舊曾觀秋香子共青霞落
仙李根同紫氣蟠遂有清音來絕㵎時教秀色倚重巒
秦封玉檢尋常事獨羨臨風耐歲寒

迎春日同人飲雪厓齋是日為尊太公初度

叢桂巖東望早春龐公採藥及芳辰驚看隔歲青陽轉
苦憶高堂白髮頻臺上書雲還此夕樽前愛日更何人
因君欲補南陔詠想見桃花㵎水津

立春後四日述懷

拾翠承恩省覲還臣心久與白雲閒重尋千里金臺路
又點三年玉筍班御餞頻嘗來紫闥春漿未奠憶青山
蹉跎事事憐華髮一對春風一汗顏

魏山公還官赴補贈詩次韻

老嬾誰知世路艱春燈濁酒且追攀愁經九折身同健
歸向三峯鬢已班解組寧存眞氣骨彈冠自有好容顏
新詩似愛陶元亮閒飲東窗未可刪

驚蟄聖安寺憶一覺上人

不到南湖寺春來事事慵空堂無聚石荒徑有孤松磬
響鳴棲鴿潭開動蟄龍遥遥憶歸棹應過會稽峰

聽魏子相前輩同鈕與偕彈琴

入門復何有床橫兩清琴丈人拂短袖悄然起清音穆
穆春風和蕭蕭秋氣森移我山水間空我軒冕心世俗
競繁響誰云古調淡曲終饒變化雅操茲未沉我欲同
高唱至妙邈難尋笑看雙指落空林翔棲禽

送程姬田還歙寄訊雪莊和尚

黄山茅屋倚淡松屋外無人盡虎蹤雲海茫茫禪息處
滿天寒月最高峰
入洛春風送陸機還山定叩遠公扉蓮花雪白題詩好
有客長安老未歸

墨露吟訓蘇一菴同年

濯濯河下水墨墨尊中露君心尚太玄用以存其素十

千買顏色丹綠艷相顧其中令人狂色好馬足慕茲馬
有真味入脣無秪牾斟酌穆生醴澹泊愜我趣醒者不
能傳醉者不能妬陶然友羲皇厭醫茂陵痟

集雪公房次韻

竹萸禪關靜溪前碁局閒疎鐘離市遠高唱自公來林
漱千峯雪窗橫獨樹梅東湖明月早相待共徘徊

崇效寺塔院同諸公看古松分韻

松樹何年種蒼茫倚化城春滨猶雪色風定自濤聲遠
翠連山靄疎陰散月明羣公有高詠天半雨花生

同年再飲花間草堂

愁見飛花點碧山惜花拚與醉花間明朝更訪韋公寺
不放春光一日閒

料絲燈和史耕巖學士韻

縷縷冰蠶萬疊絲經營那復匠心奇銀塘演漾金光草
瑶圃微茫玉樹枝薄霧重霄花自發晴雲五色晚相宜
晶簾不捲溶溶夜人在芙蓉鏡裏窺
燈市春連禁苑東青煙細細欲凌空棃花影散玲瓏月
蕙葉光搖淡蕩風乍喜飛霞明遠水還驚舞雪點長虹
劇憐一片金繩界髣髴琉璃四照中

上巳同人郊讌

良辰美風景游戲春城南素心無拘束矢口縱高談往
歲柳花飛今歲柳條含天時有不齊人情誰能諳東風

搖潭水流波照華簪顧見座中影垂髮何鬖鬖念此當
行樂歌接觴復酣昔賢留禊帖所志亦已貪空名如流
水徒爲達者慙得醉更安求延目西山嵐

弘善寺看杏花 即帝京景物略所載韋公寺

垂楊一路草痕斑紅杏雙林碧水間春去春來精舍改
花開花落野人閒霞蒸韋曲通長樂雨散淮南近小山
中貴前朝豪若此吾曹信史那能刪

和雪厓墜馬行

我昔墜馬君作歌君今墜馬歌如何山公醉誇葛彊似
拍手笑殺市兒多人壓霜蹄鶩欲死君服紫汞生歡喜
淨盡氷雪足聰明悟殘電露得妙理騎馬不墜如騎牆

飲酒不醉如飲湯世事悪僞多傾覆畏途閱歷即康莊
百首新詩鼓前好始知一蹶非草草青絲絡頭珊瑚鞭
勿使肉生英雄老

浴佛前日同年諸公集寓齋

軒車漫繞苑陵斜門閉西堂野興賒紫禁濃陰櫻薦實
青郊細雨麥颸花官如異等寧嫌拙（義山新擢參知）客似同袍不
憶家擬向晨朝貪佛日晴山點點弄飛霞

李司理殉節歌（名□□字齊之海鹽人以理官監紀有軍功潮陽城陷時吐詞琅琅狀甚烈不屈其子抱屍殉）

勝國潮陽李司理城南一戰悲風起先後行間百戰功
鱷魚空避潮陽水白虹飲江霜濤寒青燐飛火楓葉紫
自言忍痛只須臾安能偷生終不死亂流有子抱屍歸

遺編何處招魂是我開淚下霑衣裳簪筆將毋媿良史

送李莘起宰陵水

海水接天浮君行一葉舟名家原苦縣隱吏更瓊州當
使生黎樂（瓊有生黎熟黎）毋勞遠宦憂殊方多輿跡政暇好探幽

和陳說巖司農遊棗林寺韻

夕陽城上鳥飛斜流水聲中有幾家惠遠縱辭陶令酒
蕭侯終愛郤生瓜沿溪雨落沉沉絮繞樹晴看纂纂花
自抱心期言不得何時從此試蘭牙

同年徐東谷侍御初度

玉笙吹鶴月翩翩溪院濃陰過雨痕紅葉朱櫻來紫禁
丹砂碧酒對青門論文況有新篇在抗疏應看古道存
曼倩官貧身獨健牀頭夜註五千言

古風

貞女不自衒遲暮難為妝娥娥羞眉目楚楚憐衣裳道
傍多觀笑春蠶薄採桑東鄰有美人蘭心託同行翹翹
雲中杼織錦盬七襄亦知貞者苦寧謂貞者狂布席終
不言何惜輝餘光

我生何所慕服脂丹溪兒一叱白石起驅羊任所之豈
能謀雁鶩栖栖徒爾為瑤華未折贈坐惜芳菲時雲漢
自中天光曜燭無私有懷匪哀怨沉吟彈朱絲忌者空
相怒不蔭惡木枝

膠漆不可解氷炭不可同人生非相識有如馬牛風幽

菊寧獨植不倚春華叢春華葉有刺牽蔓無相蒙時至
菊亦吐春過叢亦空岐路趨各別蹇步焉終窮所期餐
吾菊勿逐秋飛蓬

抗懷結古歡吾愛南華子洸洋恣所言百川灌秋水河
伯笑海若笑者亦有以有鳥自南來嚇者胡為爾茫茫
物情隔焉知彼與己濠上達者心詎浪寓妙理非魚乃
知魚齊物當如是

夸父思飲河河竭飲未足有士挂一瓢悠然已果腹飲
啄安吾分褰裳恒躑躅人言渴易飲貪泉豈所欲語我
同心人樂飢幸自勗

衆木各有類鳴鳥亦有儔我雖離羣人傾心在交遊赫

赫蕭相國爪田揖故侯老馬智可用結轍廷尉求昔賢
崇夙好然諾要千秋

重五後四日同年飲雪公寺古槐下和瑁湖韻

行藏那復問蓍龜獨把金經禮法師病體初輕旋授簡
機心欲盡尚爭棊千春大雅存公等五日離騷反此時
笑指槐蟲忽高下因風作意自絲絲

題陳健夫小隱圖

燕市老酒人結廬青綺閣不唾田光耳擾心別有托車
騎塡九衢靜觀獨寥廓漢陰亦自傲桔槔終不作良日
來佳賓長歌出籬落招之叢桂林笑云耕釣樂

訪雪公不遇因過東寺晚坐賦柬

散髮踈林外迴車落照中檐飛蘿蔓月閣受棗花風幽
事疑相似微言略不同因君問詩興擊鉢定誰雄

雪塢上人初度

松花盡長向東枝古殿焚香靜自怡早月隨風聽梵後
秋山送雨上樓時頻辭靈運當年社徧寫湯休此日詩
解說燈明三萬億金乘序臘本無期

喜一覺上人歸自平陽

溪上鳴鐘春水閒尋源初入會稽山龍來盡日隨禪律
鶴去經年自往還瓶鉢常依雙樹下旃檀近在五雲間
逍遥欲聽支公論莫向巖棲更閉關

邀陸義山閣學棗林寺話別

高城爽氣曉吹笳水滿天津一葉槎秋色偏宜雲外寺
離情可奈雨中花辭來圭組疑同夢歸去湖山信是家
獨惜平生莘渭意好敎收拾問桑麻

伏闕新書動禁林綸扉纔入便抽簪中朝但解機雲賦
祖道焉知廣受心勝事寧應吾世少相思獨向故人深
明年擬泛鴛湖棹何處烟波得易尋

雨中集蘇一菴齋次雪厓韻

美酒新從事工詩舊水曹蕭踈秋欲判跛屐老能豪簷
雨霑花重城雲送鴈高庾樓有明月恐遣照顛毛

重陽前二日飲扳井菴南野肆

泉接龍湫九月涼懸崖樹杪即崇岡沿溪葭葦浮秋水

隔岸樓臺對夕陽漫興何當青玉案村沽未減鬱金香
茱萸欲問登高處更向黃壚醉不妨

吟雪公梅花下

紅梅開後白梅開莫厭籃輿去復回倚閣香隨天女散
橫牕影送故人來詩成古調琴能譜曲奏春聲笛漫催
對此何須愁歲暮年年且醉看花杯

送齊東柳守肇昌

邊風朔雪曉吹笳都護旌旗博望槎紫氣迎關來劒舄
朱旛到處問桑麻酒泉張掖連秦塞天馬葡萄貢漢家
此去羌童騎竹處巖城十六滿春花

北征鐃歌

受降城外暮吹笳寧夏新軍一萬家夜半交河追敗寇
漫勞羽衛戰龍沙
將軍賜印出雲中鼉鼓龍旗紫塞風一射天狼掃三窟
嫖姚不數漢時功
誰叅廟算自湙沉校獵尋常玉輦臨劒佩儒生爭扈從
何人不有請纓心
海天盡處總稱臣遙識衣黃是聖人帳殿回中賡和日
邊鴻塞草始知春

春興雜詩

戚施不能俯籧篨不能仰病者固有然志士焉可彊麻
亦聊自直棘亦聊自枉所以大隱人市朝有遐想

丹曜九衢花碧抽二月草飛鴻自南來寄情漳洛道貽
我鄉人書來歸胡不早東鄰有芳醴要我開懷抱
衰齒聞妙義頗好貝葉書固不求甚解解亦寧眞如持
此悅下士幻妄焉能除譬之魯門樂徒以驚爰居
原憲不謂病接輿焉知狂一往天籟發緬邈歌聲長仰
笑東山蕩俯悼西陵荒絲竹但嬿婉松柏何蒼茫
故人渺煙霧遠隔長江湄投竿釣春水豈能無所思我
欲往從游歲月空相期惠風被瑤草采采當贈誰
咄咄漆室女胡爲遠懷憂脫如在金屋琴瑟多優游湙
情别有託奚暇無益愁因思巖下叟經國多訏謨
支公愛神駿頗亦損道情伏櫪嘶長風其志將橫行愛

者寧易割誰髙借乘名青驄八百里忼慨金鞭鳴
秋風剪桐葉葉葉被秋水端坐誰深思邈焉巢居子有
鳥潔羽翼與之恬棲止安得從之游超超悟元箸

花前放歌和麗雪厓

寒食東風次第催東園花樹參差開酒香花氣觸到我
誰問花樹何人栽我躭看花不惡酒花庒之人皆我友
揚馬風騷今復誰老翁賦詩甘自醜落落萬年來者可
期堂堂斯日良士弗遲孤獸銜草思其羣合歡豈必富
貴時回首少年情若何翠蛾玉齒銀鞍馱新花豔同舊
花放舊詩豪比新詩多那能對花獨鬱鬱激昂空負花
前歌

同年飲瑁湖亭子

逃酒寧須醉安禪不用名青陽春事減白髮暮愁生鳥
尚知求侶花應羡有情論文公等在或免笑吾傖
故鄉柳飛白京國柳含青令序頻驚電情人偶聚星千
愁心自曉萬事眼曾經勿謂蒙莊謬逍遥有北溟

方婦毛氏節烈歌

峩峩高樓墮彼丹梯云胡不死氣與雲齊灼灼黃金能
腐人心云胡不死心堅於金都人歌之歌悽絕彼姝濯
濯如皎月都人歌之歌激昂彼姝慘慘如秋霜吾家腸
斷閨中子未嫁絕粒爲郎死不堪腸斷重作歌蕭蕭夏
木悲風多

徐華隱病起招同年飲崇效寺

海鶴依然健在身黃初徐老領才人衰年病後悲應減華隱殤孫舊友離多喜自眞塔捲松濤連席湧鐘催花雨上樓勻頻來酒戶誰雄長千尺潭邊客到新時汪東川初至

賈青南比部邀集郭外增壽寺

城南蕭寺枕燕關秋署含香買酒還鶴禁雲移藤院外魚塘水遶柳林間于郊自卜同人至結夏誰當一衲閒日暮鐃歌聲激烈休教匹馬遯天山

張西山觀察八十初度

同鄉解道薦相如不共鄒枚賦子虛西山薦舉辭以救荒不就馬識驪黃雙目外人懷清白寸心初聽琴峽靜春行藥擊筑山空月照書八十今堪仍釣渭皤然直載後乘車

五日石樓以二險韻詩索和

誰當重五日淡蕩倚疎簾散帙時遊目躭吟偶斷髯蒲兼丹箭粒黍雜水晶鹽新詠同禪意中邊勝蔗甜嬾態還如昨閒情半在郊惜時空自過貪祿未能拋老蕙移新晲兒鵶戀故巢飲河眞欲笑吾飯不盈筲

石樓疊韻促和

君平誰問卜授易自垂簾晝省憐華髮叅軍憶紫髯謂兄二爲榴紅紛照酒蘆白淨和鹽佳日年年在鄉心夢未甜昔爲河朔飲瓜熟就芳郊往事豪全減經年病暫拋愚公原有谷隱父但居巢頗怪東方誕吾徒亦斗筲

霽軒詩鈔卷第四

霽軒詩鈔卷第五

東明表佑杜少氏著　受業　楊守知致軒
陸　師巢雲　同編

歸田集 越遊附

承命典浙試六月廿四日宿良鄉

孟塔層層返照遲青槐影裏度朱旗懷書九上良鄉道
歲歲秋風下淚時

三十日宿獻縣

天半霞飛接彩虹獻王何處日華宮岸菰溪蓼垂垂滿
疑有秋香落桂風

贈沈州目 同年沈東田徵子

紅亭白馬著青衫望見風流識阮咸休羨大州早小吏
訟閒竟日可開函

長清驛遇同事唐東江考功約言有同心也為賦
二絕

江上菰蘆自有人山公冰鑑更相親潮聲靜處瞻天目
晴日遙懸紫宸

不入宸聰識者誰 佑與考功俱以御試改官同感異數 論文甘苦兩人知名流且
待非常遇此是糊名暗索時

宿豐城集喜晴

牆上雞棲茅屋斜瀦渠汎坂幾人家青駝古寺三更月
滿照秋原禾黍花

峒峿驛遙祭先墓

秋河如帶月如輪邑里家家展墓辰西望故山華表在
峒峿原上薦秋蘋

泊寶應憶同年喬石林

雨壓孤帆秋氣森水田漠漠亂流涘故人不作河渠志
遺草空煩使者尋

望洞庭山

縹渺青山畫不如巖棲欲傚洞庭居曾聞林屋西山下
入洞何人探禹書

九月朔出湧金門泛西湖

湖上秋雲覆練溪湖邊秋草遠萋萋桐山石鼓聲疑響

葛嶺風篁勢欲齊萬井人烟猶宋內一行宮柳自蘇堤
樓船春水應相賞閒對秋光竹閣西

連夕羣公招飲湖上懷義山竹垞渭仁三同年

南來文事暇終日對西湖泉伏通江海山迴界越吳晨
星飛遠雁舊雨散疎蘆吟眺難為醉徵歌得顧無

病中冒雨過鳳陽

冉冉行旌病未閒濠梁蹤跡杳難攀林橫疎雨來孤店
路踏寒沙繞亂山鐘鼓樓懸新寺外松楸人守故陵間
生平慎藥醫偏少愁向臨淮更啟關

麗齋公招同人飲崇效寺分韻得木字

山靜鳴夏鳥蔚然秀古木棗下花纂纂松上風謖謖柳

湖晞我鬓翠微當吾目羣公翩翩來吟嘯響空谷我懸病衰嬾有書不能讀何以追大雅昌時自碌碌欲把南山糊養疴白雲麓祇疑離羣公伊誰慰幽獨

善果寺訪雪公兼示印川天眞二上人

朝回步屧入烟蘿疎雨城偏一磬過淨室家家芳草遍香臺處處翠陰多人天到處應如是支許當年竟若何忽憶白雲秋水外金經長日對漁蓑

贈雪公

秋樹老槐根一峰青對門每從花雨落時到棗林村五字清音發三乘妙義存不逢支許舊晨夕與誰論

岸堂聽樊花坡彈琵琶

蓼花荻葉散秋聲一曲琵琶動客情何俟潯陽江上聽已教元閣伴淒清

哀角入雲出塞歌舞陽將種羨花坡那須秦女繁絃引幾樹西風落淚多

寓齋秋感

白頭侍從翊青宮丹雚何能拔寸衷歸興已拚彭澤後病身仍與茂陵同墻蕉葉靜偏承雨岸荻花搖耐受風休擬長楊還奏賦壯夫原自薄雕蟲

趙天羽給諫招餞寄園

別恨今方信交情老更深頹然一杯酒不盡卅年心古木留蒼靄清泉灑素襟濠梁莫招飲此地已山林

留别諸同年同學

右文集才賢悠悠志千古佳日良晏會鳴玉歡相聚既沐雨露深兼畏讒紊苦胡爲遄言歸豈不樂華膴綿綿此中情停杯聊傾吐我友明德小人詎懷土

躑躅臨廣陌南苑芙蓉秋欲攀柳枝條草蟲鳴啾啾僕飯碣石市馬飲桑乾流天門何誅蕩我歸將安求松楸没霪潦攬衣不可留繾綣同氣人奚以紓離憂

皚皚西山雪離離草橋花鴻雁自北來我將脂我車良友軛雙輪離觴浮紫霞飛雲下蘆溝寒日明蒹葭感玆豈能醉十千不須賒願言各加餐茲别非天涯

晚過眞定懷吳讓三廣文

歸客貪行役晚涼動旅愁層城廻落照高閣俯寒流雲帶孤帆遠沙連衆木秋有懷吳季子詩興託滄洲

司馬集晤諸感

翩然聯騎盼歸車笑指東田舊路斜秋水夕陽雙樹寺白雲紅葉幾人家宦情縱有心原澹遺業休荒願已賒二十一年慙禄食還山幷欲採丹砂

晚步

藜杖成孤往悠然水閣西幾家煙漠漠一路草萋萋雨歇虹蜺見春殘播穀啼誰知農圃意幽興滿青畦

至北郭園亭感賦

元亮何歸暮郊園户自扃春流仍浩蕩雲木奈凋零鴿

下通殘寺燕來知舊亭惟餘歲寒柏盤鬱向人青

訪楊長士荷房

高柳重陰見草廬野橋溪掩子雲居百叢瑣瑣茶花秀三面田田藕葉舒出谷微風聞哺鳥過溪流水得罾魚幽期更許尋僧坐早閉柴關自讀書

夏日園居

已知衰自放詎謂懶非眞長日偏宜睡終朝少見人竹溪抽笋直藤密引條勻薄暮看溪水無心出戶頻

啼烏

啼烏遠先聞啞啞庭木曙睹彼反哺雛高下儼相語明發予有懷盤紆不能去衰齒懷彌篤晨興問何處無母已十霜歲月亦已遽傷哉白華詩欲養安得與

午睡口號

溪柳溪陰陰幾重枕瓢無夢到銅龍起來倚樹孤雲外遠寺微聞午飯鐘

東溪獨酌

雲壑何茂美竹木何陰森好風與我會習習吹衣襟藻思短華髮圭組非所任聊此愒永日有酒當細斟嘒蟬不聒耳沒鷗亦無心動息咸自如悠然古懷深

秋園

竹裏空亭八月秋低飛斜鴈近城樓一潭清水禪心似看盡游魚不下鈎

澄秋軒獨酌

蕭瑟西風竹戶開岸橋過雨鷺飛回空塘野水齊紅蓼滿院秋陰遍綠苔心折幾年殘卷在夢驚何處故人來離居頗亦憐幽獨桑落浮香盡此杯

東溪垂釣

初日東溪上寂寥秋氣森亂篙三徑掩流水一塘深蝶栩知非夢鷗馴覺有心何如垂釣者散髮自行吟

喜戴偉男過訪即約彈琴

空臺古木繞晴煙忽漫逢君夕照前夢裏湖山重此地愁中聚散是何年鍾情有淚終疑幻逃世無心祇愛禪（戴時悼亡性喜談禪）明日剡溪初泛雪更翻新譜弄朱絃

霽軒詩鈔卷第五

〔清〕王嗣槐撰

桂山堂文選十二卷

清康熙青筠閣刻本

錢唐王仲昭著

桂山堂文選

青錡閣藏板

序

往戊戌巳亥間仲昭遊京師日與士大夫賦飲高會有舉酒屬爲文者輒援筆立就都下以子安呼之余心折其人久矣歲戊午

上徵海內鴻博諸儒仲昭待詔　闕下爲長白山瀛臺諸賦余讀而歎美之以語中書舍人徐勿箴許翼著介而相見客余東軒日與論詩每歎昔人沈雄高渾之作不可復見其論古文詞自周

秦以迄宋明諸家其文采音節
如皮革羽毛與時變易人有不
同而氣骨神韻相合無間未有
不如一父之子也及與論立國
規模治安要略原本經術通達
時宜一一見諸施行莫非可大

可久
國家以文辭招致才名所謂經國大
業不朽盛事私幸猶有其人比
上臨軒親試余奉
命入閣閱卷卷盡而仲昭以詩韻誤
改一字於落卷搜得之余語閣

中閣卷諸公曰此錢唐王仲昭
卷也賦既典贍序尤莊雅
國家如此曠典何可失此人一字之
誤余於
上前白奏之甫籤擬而中書以上卷
封記鈐印至矣不得已擬中卷

第一
上既親定上卷次第出語閣臣中卷
多佳篇命更撿知名十人以進
上抑置九人獨取仲昭卷留案前以
不足充數而止授中書舍人罷
歸余嘗覽古高才絕學之人多

淹抑無所見在上者徒歎吾安
得若人而用之其人或數上書
執政而不報自傷汲引無人及
在上者既已知之如賈太傅之
於漢主或執政從而汲引之如
孟山人之於唐宗終於偃蹇不

偶不得不委其事於天爲其遭
命之奇薄也仲昭才名如許天
實生之豈置無用
上既名試而知其人余又力薦
上前卒不得當而罷雖其時命爲之
然比年以來日與坐斗室中對

其靜氣深息生平見道得力者
深矣此其於榮落得喪之間不
獨以時命任之亦其安貞素履
無所加損於性分者然也今歸
臥西湖十年平昔著述裒輯成
書所爲藏名山而傳其人者具

在也文章之頡頏古人治術之
通貫世務海內有目者自能品
隲之何俟皇甫氏一言而始見
重於時哉至於抉濂洛之奧義
發孔孟之眞傳闡微辨惑以覺
痞迷繆之後人澹靜寡營求無

愧守身之賢者與余上下古今
無事不以古之賢哲相朂老年
益友余亦未嘗多得也今年春
上閲河南巡
駕幸浙省聞仲昭於靈隱山前上謁
獻賦頌二册賡颺

孝德
上顧問周詳頻詢年紀幾何仲昭以
衰老力陳不堪用
上覽賦頌嘉歎
命發翰林院以備採擇
駕旋於關河水次復　名至

御舟前慰諭之噫嘻亦安可不謂受
主上之知遇哉獨余知仲昭最深力
薦引之而不得當致令
上欲用之而仲昭已老矣毎與友人
言及未嘗不引爲巳過嘗爲詩
以貽之曰才爽歎遺駿鑑昏玉

失輝又曰交情握手笑彈冠薦
達慙敎負羽翰志余憾也今集
成而請序於余聊爲叙述之使
天下知有才如仲昭僅見於文
詞然其屈於前而伸於後足以
接武古人傳之不朽者猶有在

也余豈徒訣言以謾世哉

旹

康熙歲次巳巳孟夏中澣駢邑

馮溥拜題

（印）馮溥之印

（印）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

桂山堂文選

錢唐王嗣槐仲昭撰

第一卷

序四十四首

第二卷

序四十六首

第三卷

書二十四首　題詞二十首

第四卷

論十六首

第五卷

策略二十八首

第六卷

記二十二首　說八首

頌二首　贊十二首

第七卷

傳二十五首　祭文九首

誄二首　哀詞一首

墓誌銘七首　雜文九首
第八卷（儷體）
序四十三首　題詞三首
引三首　書啟十六首
碑記四首　連珠五十八首
箴一首　約言一首
第九卷
表三十三首　檄一首
露布一首　行狀一首

誌銘一首　判詞六十首
第十卷
賦二十二首
第十一卷
風雅體八首　五言古十八首
七言古三十九首　五言律二百二十五首
五言排律二十四首
第十二卷
七言律一百九十七首五言絕句三十二首
七言絕句二百五十一首

同學選定姓氏

毛大可 諱 奇齡　丁葯園 諱 澎
毛會侯 諱 際可　方渭仁 諱 象瑛

同學評文姓氏

朱錫鬯 諱 彝尊　陸義山 諱 棻
柴星期 諱 夔　胡孟綸 諱 會恩
徐勝力 諱 嘉炎　嚴顥亭 諱 沆
顧且菴 諱 豹文　陸麗京 諱 圻
孫宇台 諱 治　沈昭子 諱 珩

張祖望 諱 綱孫　毛馳黄 諱 先舒
虞西寧 諱 琦　陸柳霞 諱 堦
邵戒三 諱 遠平　吳志伊 諱 任臣
張用霖 諱 右民　吳錦雯 諱 百朋
汪若千 諱 澂　陳際叔 諱 廷會
傅雨臣 諱 感丁　汪魏美 諱 渢
柴虎臣 諱 紹炳　應嗣寅 諱 撝謙
許翼耆 諱 日琮　沈甸華 諱 蘭先
嚴柱峯 諱 曾榘　徐勿筬 諱 潁

宋禹域 諱 嗣京　林鹿菴 諱 璐
虞景明 諱 黄昊　陳胤倩 諱 祚明
吳慶百 諱 農祥　陸左城 諱 堦
潘新彈 諱 沐　張效青 諱 竣
沈漢儀 諱 家恒　張步青 諱 壇
許彝千 諱 先甲　沈開平 諱 鈞
陸藎思 諱 進　汪子倬 諱 澐
汪東川 諱 霦　徐寶名 諱 林鴻
沈皞石 諱 融谷　孫宙合 諱 洽

馮紫餐 諱 宿棻　陸拒石 諱 繁弨
陸冠周 諱 寅　章天節 諱 晒
姜汝皐 諱 垚　陳康侯 諱 晉明
周敦文 諱 羽吉　洪昉思 諱 昇
丁素涵 諱 澡　沈方稷 諱 蘭彧
李東珙 諱 式玉　姜亶貽 諱 培頴
張我持 諱 陛鼎　陸升黌 諱 雋
諸際男 諱 殿鯤　陸柱彈 諱 冠
弟稺升 諱 羽　豹采 諱 蔚章

倩脩 諱脩玉　夢文 諱翼
丹麓 諱晫
校訂門人
葛緒臣 諱世禎　曹景略 諱肩吾
曹樸園 諱揆文　丁雪銜 諱銓
姪智錫　家駪　家駉
姪孫又華　煓　孫一治同校訂

桂山堂文選卷之一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壻張奕
男王武功細栄

序

佳山堂詩集序

余嘗讀益都公佳山堂詩而歎與也或曰予有得於
作者之旨而然歟予之歎何歎也曰先生之於學也
無所不窺自通籍以至執政三十餘年公事之餘退
朝之暇無他嗜好也日閱所未閱取資博而植體弘
以之行已則廉而靜以之立政則明而肅以之出言
則安而和以之爲文詞則大而婉麗而有則余于先
生之詩辟之聆陽春者不必解音而歎佳覩南威者
不必聞名而知美而謂遂足測其所至則吾不敢也
雖然古之爲詩者發乎性情非苟然而作也是詩也
其于三百之義何居曰必以臆測之其于雅頌之閒
求之乎先生少壯登朝遭逢　世祖皇帝眷顧之隆
及　今上臨御之八年入政府贊密勿凡郊廟封祀
臨雍耕籍選舉辟除蒐狩征討朝會燕饗諸大典先

生侍御陪軒未嘗不鋪張揚厲優游彬蔚美盛德之
形容以昭成功也至于水旱蟲蝗寇賊刑獄日星垂
象于上水土告災于下未雨之防日中之惕危明憂
盛一篇之中再三致意而人心風俗之倫媮官常吏
治之缺失思所以扶維而整頓之以奏治平之效雖
行遊眺覧流連託物又未嘗不形諸詠歎亦不自知
其所以然也自開國以來三十有六年先生之朝乾
夕惕入告我后出咨僚友狃于目前者或謂其思之
深而慮之過迄于今人民之瘡痍漸復四海之反側

漸平朝野風尚之間亦多華易其舊災祥譴告亦若
天之仁愛無已而漸臻于綏邪屢豐之盛然後歎古
大臣正已立朝不欲以暇豫間上心而壓壓于馭馬
覆舟之誠其詞之深切著明千古有同揆也不觀公
旦之爲詩者乎生民瓜瓞公劉文王諸篇陳祖宗之
功德述創垂之弘遠奏之清廟頌之明堂旣已喬皇
景鑠使其君知統緒之所由承至于民生疾苦稼穡
艱難以及流言東征未堪多難則豳風鴟鴞諸什軫
卹于茅綢之苦隕涕于巢室之危使其君嗟訪落嘆

閔予頌敬之懲小毖知天命之不假易而國家苞桑
之固永保無虞公喜而後可知也至今反復雅頌之
篇不足繹其志而想見其人也哉先生相業彪炳一
時非詩所能盡若夫格律之精嚴意旨之渾厚遺詞
押韻之典確詩家之能事亦旣決其藩籬而入其閫
奧矣又豈徒雕蟲篆刻矜姸于句字之微足以比長
而較力也哉

益都公相業彪炳中外其詩特以餘閒及之耳而
古氣磅礴格律精整非人所及文從根本發議如

崑崙萬里尋源千迴百折一氣直注以雅頌相提
而論不愧賢相風華豈經生識見所到

方渭仁健松齋文集序

近世尚制舉之文視詩古文詞如別調漫謂科名既
得餘閒及之及入仕版又汲汲若有所未遑榮華奔
忽泯沒無稱比比而然無論移叔以立言比功德與
論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士大夫讀書明理卓立流
輩中卽一話一言要在扶維名教道必原六經語不
入麗雜古人文辭體氣如飲食之適口衣服之附身
豈日用可離之事而世乃以別調目之睦州方子渭
仁今士大夫之能立言者也五六歲時乃祖少傳書

田先生授以六經左史離騷詞賦諸書矢口吟詩有
驚人之句稍長從游會城坐客莫不改容而起丁未
成進士歸里門日購遺書閉戶而讀因寇亂與同里
毛子會侯僑居會城南以文章相劘切四方人士冀
一言以爲重者日造廬而請方子猷乎不自有也持
所著健松齋集示余曰世有知定吾文者是在吾子
矣嗟乎昔昌黎爲制科之文忸怩汗下而奮然有志
于古文也非謂足以博世好而取榮名其爲人之怪
詫而訾謷者不知凡幾矣以爲人之言語發爲文章
必如是而可無愧于古初未嘗求世之知我而居我
於古人者何等也至廬陵得其書于廢簏壞壁閒愛
玩不能釋旣從時而取科名乃得盡力於斯文以償
其夙志亦以文章之道必如是而可無憾于立言又
非必取昌黎之文句櫛字比規規然刻舟而求其有
合于前人者奚若也今渭仁幼習舉業浸淫于六經
先秦唐宋大家之書及成進士入仕籍尤以其學力
沉酣縱恣于詩詞古文辭其植根也厚其舒榮也茂
日引月長不知其所造何極然亦本其平昔所積之

氣力而爲之知士大夫之言語爲文章必如是而卓
然自樹于古今之途而非規規以求合九州之大百
世之遠自必有從而好之知定其文者渭仁亦可以
自信矣

近時論文以大家爲歸而浮淺爭託者多矣此非
探驪龍之珠者可與語此乎

消閒錄序

古無道學之名其實則講學而已矣講學有二研窮義理辨難孳孳所爲學不講是吾憂此以在己而言也學成而廣其教如西河南郭以其身體力行著書立說者傳當時而信後世此以及人而言也自漢以來以經學相授受至濂洛關閩聚徒說書道學之名由是起當時忌之嫉之指之爲僞而排斥之然天下之人久而翕然愈益敬且信者非徒爲其垂空文以訓來者而已其生平所交遊及在門弟子以至里鄉之夫婦譬難之小人未有不于其一言一動而深求之者也出其立身行己以及出處進退公私義利之介倫常日用之節守之而弗失循之而不惑而後賢者知其窮極性命之書卓然有以自立不背者亦信其篤實君子與物無欺卽忌疾之徒其攻擊至無所施其伎倆而後止當時尊之信之百世而下稱醇儒而沮互宮牆不可得而踰也寶慈先生少湛深于經學老而著書崑崙尋繹宋世及有明以來先儒成言申以己意顏其錄曰消閒先生之學根抵性命體用具備其所論著述而不作若無意于成書以其餘閒偶輯之者然嗟乎先生之學一何大所得又何純粹而有本世亦豈能易知先生者哉先生中戊辰進士官南祠部入爲御史臺以論救黃石齋戍甬東與范公景文輩齊名海內所稱四大君子先生其一也當崇禎末年流賊猖狂籌兵策餉戰守機宜所急急論列者多矣先生獨爲武陵奪情一事論救石齋觸忌諱遭重譴毅然爲之而不惜先生爲天下之勢至今日是于不可爲之時而必欲有爲不在寇賊而在朝廷之綱紀朝廷之綱紀莫大乎用人而用人尤在于重名節而厲忠義使天下得名節忠義數人執國柄而力持之內以振在朝偷惰之志氣外以維天下不絕之人心斯國貧不足憂士削不足計而羣盜窺伺奔突不足平故抗論而廷爭之于此不克救則名節忠義既已掃地無餘在位苟容而人心渙散豈徒兵餉日絀寇賊日深有坐而待亡已耳天下事尚可爲哉比及金陵立國天下望先生復起先生知奸佞握權老成罷去一切措施無終日之計人亡國瘁前後

一椒喟然太息退老山中杜門著書賫志而殁易所稱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非耶又何其斷斷如也近世士大夫博涉經書高談心性其視鵞湖白鹿亦復猶人耳及于其立身行已進退語默間求之雖愚夫下士曉然于是非可否莫不歎其一失足舉生平所學而盡喪之無他學問之道先立其大知及仁守確乎不拔斯爲真儒耳先生歷官在朝未嘗以講學名進則明綱常以維世退則審出處以成已老而著書不欲以文章自表見惟取六經四子先儒所闡

發數其意味深長以餘閒發明之資之既深之餘體之尤熟之後千古聖賢窮性命之旨即今日學者處身世之常退閒之所著即始進之所行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生古之君子人歟嗣槐末學無似以薦牌受知於先生令子愚崑先生得讀其書而私淑之贅詞于簡末譬諸寸管窺見一班豈能盡大圓之恢恢也哉

其論理學得內外知行一貫之大旨言言至理事事石畫近世文章家有此識力有此鴻筆否

知山集序

與夔于交二十年窮愁如故比寓京師母喪婦亡坎坷尤甚獨其詩古文辭日積月累滿篋篚中其詩則羇旅飄泊之音多而古文辭亦所爲愁其心腸以自鳴其不幸者耳友朋之以道合也愉樂有以相規困窮有以相砥若昌黎之于東野廬陵之于聖俞亦徒發其侘傺幽憂抑折無聊之意解之適以助之而已余天下之數奇不偶者也與夔千數往事而相對欷歔正如漸離擊筑荆卿從而和之未有不涕泗沾裳

驚四座而走市人者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其教小子學詩曰可以怨世之爲詩者遂謂聖人許我以怨其文詞亦等于說難孤憤所爲夫君子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而有時乎怨者非爲一身可知今人一不稱意則咨嗟澎湃以從之曰我何才之不若技之未工通貴榮顯他人有之而獨遺乎我天乎人耶是古之君子有其不怨不尤者而後可以怨今之君子急遽苟且爲幽爲躁雖欲其一日不悲且怨不可得反而求所爲不怨不尤有以自存者茫乎不知其所在也

蘷千少能文推諸生祭酒久不得志于場屋游燕趙韓魏間公卿大夫折節下之入太學歲滿考秩官卑不就以博學鴻儒徵待詔吏部門下年踰强壯見二毛矣自顧生平及所著書未嘗不憮然太息蓋歎少壯幾時而命之無可如何非必怨天之不我與人之不我知也昔朱翁子五十當富貴雖相人之言亦謂其有命在天耳使蘷千乘時起而有為其才自足以副之苟命不我與退而著書以老所得未為不多余今且南歸當別去與蘷千約他日求我于江皐河渚間相與逐魚鳥弄烟雲間為一二詩歌流傳人口知與不知亦何足云不欲為文如韓歐二子以解東野聖俞者解之而適以助之也因書知山集卷首時戊午秋九月十有三日

極窮愁寥落中反復致意使其卓然有以自立至平易道理從無人會之亦從無人發之仲聪于此一唱三嘆吾知其所得良深而朋友至性于此可見

萬柳堂修禊詩序

康熙二十一年歲在壬戌暮春三日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益都馮公修禊事于萬柳之堂從遊者三十有二人堂為公之別墅累土為山引泉成沼臺榭亭梁花木竹石靡不備具而四圍植柳因以名堂是日微雨車騎甫集嵐霧忽開日光鮮潔倉庚鳩燕之屬飛鳴下濕紅浮翠之間所為暮春洋洋景物和暢莫美于斯矣公賦七律二章屬和既畢就席而飲笑談彌日油油如也士大夫朝修夕考從事於公朝而一日之休暇以宣滯而導煩莫如春日修禊臨水賦飲為最適吾摯虞以三月三日舉乎原徐肇故事對武帝而束皙非之為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觴引逸詩羽觴隨波之句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金人捧劍而出因其處立曲水祠二漢相襲為盛事然嘗考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應劭風俗通云禊者潔也巳者祉也于水上盥濯之邪疾去而介祉來也鄭國桃花水下三月上巳溱洧兩水間執蘭招續韓嬰釋詩可考也是上巳祓除自古有之至魏以後止用

三日不用上巳流俗相沿久而不察漢時徐氏三女
是日俱亡一村爲怪古人祓除原非三日而平原此
日相携盥洗虞謂事由此起未爲無據周公成洛未
聞三日秦昭三日不紀祓除是束晳於周逸詩止取
流觴而於秦置酒亦止取曲水未嘗追溯厥初上及
周禮韓詩之本義也上巳之會相沿三日至于今因
之宋程端明紀寶慶三年京尹袁公招從班十三人
西湖修禊稱上巳之集蘭亭而後惟裴白洛濱爲盛
其時河南尹李待價招裴晉公白少傅及李仍叔劉

禹錫輩十五人合燕舟中左筆研右壺觴觀者如堵
望若神仙似以蘭亭列叙時人開成洛濱而後又惟
寶慶足繼之然余讀蘭亭二序及後之好事繪爲圖
畫者共四十二人以詩傳者僅及其半洛濱晉公首
倡白公又爲十二韻其屬和者亦多不傳至西湖之
會所謂聯巒山館放舟中流不過賦東坡之什論晩
唐之詩而已倡和之作槩乎未之聞也今我公遭逢
明盛　主臣一德馴頑服梗坐贊昇平當懸輿之年
而乞休屢上　主上眷倈不許公時以一朝之暇當

香山洛社之遊招賓客集生徒先日而戒期晨明而
夙駕禺中而畢會賦成而坐飲冠纓翰墨蔚蔚彬彬
東城父老知爲盛事莫不聚觀而太息以覩永和開
成似猶過之而寶慶不足論已且逸少與公之徒方
其席芳草俯清流自爲游目騁懷縈拂曖昧何其樂
也已而流連生死興歎遷落憶往悲來撫今追昔所
以然者徒爲斯人不必其長聚良時莫必其再來耳
我公自搆茲園歲時花月未嘗不與客游息宴衎于
此昨歲之會今茲復行上巳之歡繼以重九公益深

有慨乎王孫之旨所爲永一日之足當百年之滄流
連俛仰而不能已已者隨時與物以行之其於賢達
之曠情不可謂非視昔有加焉矣程端明云使當日
無文以紀幾何不埃滅而能奕然至今也其客游京
師得與斯集歎爲極盛爲追論而序述之使後之人
亦將有感于斯文也耶時從游者左春坊左贊善徐
健菴乾學翰林院侍講施愚山閏章編修徐果亭秉
義陸義山葇沈映碧珩黃忍菴與堅方渭仁象瑛曹
峩嵋禾袁杜少佑汪東川霦趙伸符執信檢討尤悔

菴侗毛大可奇齡陳其年維崧高阮懷詠吳志伊任臣嚴蓀友繩孫倪闇公粲徐勝力嘉炎汪悔齋楫潘稼堂耒李渭清澄中周雅楫清原徐電發釚龍石樓燮纂修主事汪蛟門懋麟刑部主事王爾迪無忝中書舍人林玉巖麟焻督捕司務馮玉爽慈徵候選郡丞[redacted]二人[redacted]七言律詩二首

上巳之會斯遊爲盛以方逸少與公之作真可後先鼎足而立而風流文彩殆似過之不得以古今爲定評

送徐勿籛歸里序

吾友勿籛官中書舍人以今年分較鄉闈一級去官余過其所僦僧舍與別執手語之曰子之行有爲子惜者余以爲非然也玉以磨而加瑩金以煉而益堅子之行吾且爲子榮勿籛笑曰人我辱而子榮之耶余曰固也人之所慕乎祿位者以薰灼之餘交游藉以光寵云耳子去官纔幾日胥隸不告而去僮僕垂頭惘惘一羸馬牽賣門庭空虛此世俗之所爲榮辱不過如是無足道也子少而攻苦問學不以世家子弟飯糗茹蔬忍人所不堪自以術家言形骨運命無一許可慨然知富貴壽殀付之自天積行立身求之在我旣成進士力行有加今官中書貧無以自給視昔人居靈臺白社閒泊如也夫豈不知近時分較鄉闈之事乎以薦賢之路爲黷貨之階販鬻公行喧譁道路條例非不申磨勘非不密舉子倖售者不必黜而無辜者黜考官之行賂者無恙而介立者敷譴

先皇帝赫然震怒繩以重典更定科條迄于今其風猶未止也子不日相戒以鴆毒爲膏粱而戲猛獸

之○爪○牙者非此也耶今日者遭逢　主上○簡拔清慎○子在選中吾見子朝受命而夕飲冰○入闈也焚香祝天而後入閱卷也焚香祝天而後閱目不暇視他人之文耳不忍聞他人之語專其心壹其志惴惴乎如恐失也凜凜乎若將涴也及事竣而論定猶不免於獲戾焉可爲長太息者非耶雖然前之人以賄敗而子以論文見譏他人以蜚語傷而子特爲人受過同官以救敗遭重譴子安於薄謫而無言都御史魏公今之賢大夫也受　詔磨勘疏入而後知子亦在降

調中爲子咨嗟者久之盆都相國今之賢宰相也子從事于政事堂久矣宜言于朝曰徐中書爲法受惡且柰何子之得此亦足矣在廷公卿士大夫亦莫不以子求全而得毁其去爲可惜而吾鄉之親戚友朋知子學道有年不欺暗室不肯受一官爲彌縫之計雖欲易子之去志而不可得也夫賢者在高位不賢者亦在高位人必爲賢者加敬焉奸佞者遭黜辱介直者亦遭黜辱人必爲介直者痛惜焉古之忠而見疑信而被謗君子安之不辭者其細在一時而其大白于世者自在也歲聿云暮寒冰戒塗吾子策蹇驢挾羸僕負襆被而僂行出東門過蘆溝道傍父老有識子者指以語人曰此舍人以論官歸是君城南準提菴如苦行老衲者且五年矣吾子以是而歸歸而復補官于京師吾知欲易子之素履雖日受千鍾之賜一歲九遷其官必不爲也然則余之爲子榮也豈徒爲子解免也乎哉

徐君在闈中得一卷必焚香祝天因牽連去官因憶王西樵主豫闈試以文章爲性命卒蹈不測之禍天固不可問耶雖然徐君一去而名愈著固賢于九遷其官也得此情詞兼到之文大爲生色昌黎送人文多此快筆

送陳椒峯南歸序

天之生人吾不知欲其有爲焉否也無知愚賢不肖莫不營營然日冀通顯之一途曰吾將資以有爲焉耳夫其所謂有爲者孰有大于穆叔所論三不朽耶是三者非謂通顯人爲之不通顯不可爲也無知愚賢不肖當其富貴利達若將有爲而不必其有爲苟或不然則咨嗟悵歎頹然自喪徒歸怨于天之不欲使其有爲也不大可怪耶椒峯先生文名冠當時少爲制舉業心薄之慨然有志于古人及成進士授中書官閒少事購求四方作者之文輯爲文統一書差次將成以分校鄉闈鐫級去官人爲歎息不置先生步擔出國門浩然歸荆南巷書之溪若將終老焉或謂先生去官特爲人受過耳聖明在上事且大白先生少留且復而職何汲汲於去爲而先生之意則不在乎此也先生謂吾少讀古人書見其作爲文辭數千百年來遞相祖述雖神明變化而不越乎其宗六經左史以及唐宋大家之文未有不較然出于一者也吾嘗以是求之當世之文而惄乎其有憂也人

著一編氏懸一集不爲不多矣與古人若背而馳焉大者離經畔道穿鑿繆妄而變亂其是非細者庸陋詭誕雜亂襍褻而不辨其雅俗掇皮毛拾餘瀋哆然自號成家求所爲力學深思積厚而流開闔跌宕神奇瑰瑋如行陣之不離乎祖如律曆之必本于元則茫乎不知其所在也嗚呼人之有文章猶天之有日星地之有河嶽至變而至常者存焉至平而至神者寓焉天地非是則凌逆崩竭而無以爲運行文章非是則乖反壅遏而無以爲條貫矣方今天子垂拱好古右文繩前代文運之衰挽之極盛使人心風尚共進于俊偉光明以收久安長治之效吾位卑而力小不足上承德意然竊見明世之文亦寖弱矣其時若歸熙甫王遵巖茅鹿門唐荆川之徒亦嘗肆其力以張之而猶有所未足非其文之不逮于古與其人之不信于時也彼徒以一人之能爲欲驅天下之人俯而從我其勢有所不能也夫欲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古今述作之意莫若即天下自爲之文急取而論著之人之爲文必出于是而後可爲文必出于是而

後可免于離經畔道庸陋穢雜以無戾于古吾從開國以來上自公卿大夫其文足以主持風氣下及窮鄉隘巷枯槁抑没無力自見之士苟有合于古必廣羅而鉤索之勢其心瘁其力孜孜以求而未已者二十年于玆亦欲聚天下之才華立一世之標準少補于盛世使古今斯文相傳之統不致有其絶如綫之歎也書未成而去官夫書之成不成無與乎官之去不去也吾將以所搜葺捆載而歸吾蘭陵之艸堂更求其所未備而畢力於此書以告天下吾繼此

而私有所論撰庶幾知吾不敢或悖於古人是亦立言之一端也吾敢以一日之故而自放廢乎哉嗟乎先生之意若此是眞能有爲而無愧于不朽之業者矣此書出而文章之統在是焉其有裨于世教又不獨立言而已也人心以是正風尚以是端所爲功與德者亦何嘗不在于斯耶乃世之人一不得意不自振报徙怨乎天不欲使其有爲焉則何也

文章日趨薄弱文統一書有功世教不小從大關鍵處寫出文人作用一官去留眞不足言

金氏族譜序

古者廟有祀自七廟以至一廟喪有服自三年而逮三月王制也士大夫惻然念之吾有祖宗而去壇爲鬼茫然不知所從來吾有族屬而祖免以還若塗之人而不可識既已格于勢之無可如何此譜牒之所由作也古者天子有史官列國亦各有史世卿巨室時附見于其中由是而家有乘人有志皆得自述其先世而考其宗支又非法制之所禁此譜牒之作於後世而歐蘇二公引伸而析其義也近世士大夫多

忽而不講間有譜牒世次久遠任其零落漫漶不復修推其意似以古人廟祀服制亦有任其淹沒而不可考者然噫亦甚矣上世不葬其親有衣之薪而委之壑者其中心面目未嘗忘也苟窀穸封樹之禮已備而薄其親者猶舉以爲詞是上世之仁心自存而後世與於不仁之甚復何說哉古先王追王上祀必溯其始祖所自出以爲禘又三年而遷祧廟之主以合食之大封諸侯同姓之國爲多非以爲私也禮之盡仁之至也士大夫之勢分不同而其爲仁孝之心

則一也其不得爲者既格于勢分而不敢爲其可得而爲者又任其廢墜而不肯爲是仁人孝子之心終不可以自伸此族譜之作其關于世教人心至重且切也金子紫垣富春之儁才也考其世次始自卯金爲漢武支庶自唐迄宋千百餘年其在越者始祖析仕吳越王錢鏐以嫌名易姓爲金自析以來世有顯貴十四世而至銓明永樂初爲江夏教諭重修其譜牒爲之序今紫垣能承先志而復修之以無忘木本水源之意其有合于仁孝之思何如也故喜而序之

不以修譜美其人止以不修爲非論其理仁人孝子之心流溢紙上人人讀之汗爲浹背矣推本王制而精論之尤前人所未發歐蘇那得專美于前更覺後來居上

蔭松堂瑞芝序

王介甫爲太丘陳氏作芝閣記謂芝宰而生祥符以來告者賜璽書嘉美之及在熙寧間山農野叟委于蒿藜榛莽又焉知其爲瑞夫芝之生于朝于野雖不同而其爲家國之瑞應則一也瑞應圖云王者延耆養老則產芝英是芝本孝悌和樂之氣生于國則爲國之祥生于家則爲家之祥瑞峘先生少頴悟善屬文崇禎末年江左寇亂不樂仕進精陰符奇門諸書談王霸豪邁有陳同甫風時左寧南建牙襄郢間相

國姚公薦之寧南虛左待先生謝無有卒不就癸未賊陷襄郢刺史張茂山治兵武昌承制拜官先生見其志大而疎以目告辭先是壬午賊逼郢邑無賴子應之事泄遁去當事將加兵先生夜半叩分守行臺起張公于牀流涕爲言奈何以一二亡命殃巨萬生靈仁者不爲張公悟兵遂寢先生既絕意于祿獨居養親父懷川公沒先生哀慕孺子泣者三年而芝生蔭松堂之下蔭松堂者懷川公讀書處也公少失怙事孀母四十年日夕倚松而悲吟里人以孝子稱之

其堂則懷川父思佐公所剏也而其松則思佐曾祖道慶公以王官歸田時所植歷其子從仁孫玉至思佐而始有堂閱六世二百餘年根株鬱盤枝葉彌茂芝不生于他所而實生于松間以彰先生之孝亦以彰懷川公之孝而數世以來之祖若父愛護茲松亦從可知已蓋天之報德也于孝尤篤而必有其徵蒼烏白鳩兎馴魚躍松竹生塋土江泉湧舍側史傳所載如響應聲不可誣也雖然此特其兆焉耳古之有國者深仁厚德綿歷年世以光昌其徵祚而嘉瑞之物先之於家亦然先生嘗後其叔比叔有子而遺之無纖毫分與食貧無怨其後叔子殁奉叔母敬養不衰今先生之長公條麓登高科歷顯仕天之報之也昔劉殷陸續皆以孝行著一時其後簪纓累世盧氏之通顯而光大其門豈有艾哉草木無情猶為人感謂非天實為之甚矣孝德之大也人可不勉乎哉

孝為庸德其報歷有徵平實序來字字驚心駭聽如蘋坡公游外文字

嵩高大雅集序

康熙十有七年嘉平之月為益都相國馮公七袠覽揆之辰在朝名公卿賢士大夫及布衣方聞有道之士徵詣闕下者莫不為詩歌文辭以祝公中書舍人陳玉琪彙而輯之以紀一時之盛其門下士王嗣槐伏而讀之曰猗歟休哉其崧高維嶽之遺音乎公之弘名偉業今之申甫其人也天實生之以光輔兩朝士大夫之祝之也質而能文麗而有則吉甫穆如之頌亦豈有能過焉者乎雖然人能致舉朝之襃頌而或不能得草茅介士之一言或天子寵勞賜几杖公卿王侯捧觴上壽不足榮而鄉校之生徒田間之父老私祝其加餐寄謝其自愛傳當時而施後世莫不欣慕而歎息之此無他名與實之分公與私之介是豈人之所能強也哉詩有之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言君子之能育才也又有之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言君子育才以培其邦基而期之以壽考也夫壽考受之于天非人之所敢必也詩

人非有見乎君子之上洽天心天之親而輔之不斬
以大年𦒿享予之何以一則曰遐不眉壽再則曰遐
不黄耇而稱之不已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以仁天下
也有君而爲之相有代君仁天下之責孜孜急急以
求天下之賢才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
得禹臯陶爲已憂而歸之爲天下得人之仁明乎仁
天下者天與君而代君仁天下以克當乎天心相之
仁非猶夫惠與忠之仁也乃人以賢才者天下之賢
才也以天下之賢才分治天下之職而利澤被生民

天之爲天下也抑知非有人焉既長育之又薦拔之
雖有元愷之才多士之盛終不見庸于時古今何以
歌舜與周公之德爲不可及耶人情莫不有所親而
相臣於天下之賢才則舍其所親而親之莫不有所
疾相臣于天下之賢才則忘其所疾而舉之莫不爲
國家有所慎有所惜而相臣于天下之賢才沈伏幽
滯者不次而拔之疏逖賤微者忘分而薦揚之凡以
體上天愛斯民之心副吾君仁天下之德意夫是以
視天下之賢才如一身而天下賢才之所及皆吾一

身之所及也豈非所爲上洽乎天心者耶非所爲天
之親而輔之以大年𦒿享予之而無所于斬者耶公
以名進士爲庶常屢遷大司寇入贊大政其所設施
見于政績敷于章奏一本聖賢之道力以無負其生
平而其大指要於以人事君行其又安斯世之志其
居史館也退朝杜門手不釋書所愛之重之而與遊
者恒不數人及爲大司成聚四方之人才月要歲會
尤覛其器量有成者造就之居銓曹公廉無私所賢
者進而詔以服官愛民亹亹不倦其所否雖以側得

美官手版詣門峻拒弗與通公贊銓政凡十年遷總
憲晉大司寇所條列章奏尤以澄吏治急民生爲要
而平反全活于材能詿誤多所開釋及膺枚卜入樞
閣日夜圖所以佐化理之本以爲在內莫如六卿之
長傍綱紀以表正庶司在外莫如牧伯重臣廉貞以
率下而撫有其民人汲汲然求其人推揚而薦達之
而以爲未盡也比年王師討叛荆吳閩粵饋餉稍紬
入貲得官而廢紀之地正色有人東南瀕海征戍絡
繹民之竄伏逃死者各復其所卒無遺公平昔所汲

引之人豈非宰相薦賢而　國家收得人之效所以
持政紀而奠民命又可以意計量之者耶公居政府
八年而乞休之章三上公獨居深念一似以遭逢
聖明治洽化行天下幾致太平而邊隅逆命猶厪
宵旰之憂必有不能積誠寤　主稱厥職以上報
君父者吾能一日晏然而處此乎嗟乎公之積慮若
此此上天所式憑　主上鑒其忠悃而倚任益重者
也此天下愚夫愚婦共識其心不忍公一日去于朝
以大其仁覆之業而引領望之者也今　天子發德

音下明詔令內外大小臣工各舉才行兼優之士應
辟名而至者有五十餘人公手額稱慶以爲　盛朝
不世之曠典故士之高年有德不願仕進者公必就
見而咨之其爲牧伯郡邑有聲稱者必親延見而訪
求之至田野之布衣白屋之賤士亦必掃榻以待之
降階以禮之而且爲燕飲以洽之延譽以廣之其貧
約無以自存者爲館舍以居之敗衣授食以周之夫
以宰相之尊其視群僚下士如交遊平昔而下之者
豈徒以名哉公之意爲此亦數十人者　上不日親

試之矣試之而且將錄用之矣吾識其姓名審其材
質　上一日按籍而問吾一一舉其所知以對某也
賢某也才某也宜何任使而稱職公于　主上用人
厪厪不恐負天下之賢才若此昔韓愈以鄉貢進士
三上書于時相冀其薦達於朝屢待命于門下而不
報至今讀其書未嘗不惜其呼號迫切而求之也以
視公之度量其相去豈不遠哉嗣槐錢塘之老諸生
也偃蹇于名場者三十年矣御史諸太夫謬列辟書
中公不以其不肖爲介紹而名居客館之中因得博

覽士大夫之詞章而推本其意以明其視公者其言
有本如此至公立朝三十年來其正己格心之道密
勿彌贊之幾安攘內外之大畧此豈一介腐生所能
窺萬一而揚扢之也哉

原本六經四子書使千古賢相如相聚一堂真通
儒之傑論也時頌公者詩文幾數千餘篇獨取此
而冠其首文之駕廬陵而軼眉山又不必言

陳氏先世行略序

近世立言家非奇特詭異之行略而不傳至勢位富厚之人先世本無足述必為好辭僞詞以附會之時俗相沿不為少怪亦足慨已古者貴有德傳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孝友樸誠執行恂恂且讀且耕以貽子孫此周禮所為教民而賓興之漢世設科詔郡國首先舉行者也其行無奇非近代科目所尚單寒儕陋丏當世公卿學士家一言不可得然取富家大室銘誌碑版考真覈實而論之其不以彼易此也亦已

久矣陳子子文述其先大父玉筍公行略且曰宣家富春一經相傳為郡邑諸生七世矣卒無顯者懼先世積累湮沒不彰是宣所日夜腐心而不能已已者也宣猶及聞大父玉筍公喪父時纔十齡哀毀如成人事寡母撫弱弟析箸時田廬器用取其毀瘠者教子孫維讀高曾書其鄉父老亦時與余道之使當成周盛漢時世風近古必以方聞有道徵詣公車國史傳之邑乘紀之而今也沈冥抑塞于荒江僻塢之中其子若孫惴惴乎淹滅勿彰是懼又恥世俗浮靡不根之辭摭其實以為行略其心良苦余嘗行游大河南北間每過名公卿里居必訪其子若孫問先世所傳事茫然張口不能舉其詞以對子文之先皆樸儒隱君子流至于今一經七葉垂二百餘年雖邑誌族譜多所未詳子文獨汲汲向余之固陋不文丐一言以記之其志行為何如由是而推之立身行已以光顯其親吾知必有勉勉不怠者矣

扶維風教立言之功不小讀一過使孝弟之感油然以生流鄙之情翻然欲改真有關係文字

丁孝子圖冊序

東觀漢記長沙孝子古初隣人失火延及初舍初冐火伏父棺俄而火滅未嘗不歎孝弟之至通于神明理之不誣如是吾友大可持其邑人丁孝子讓算代父圖記屬予題詠之事在明嘉靖年間孝子名應丘號東皐以父雙槐公疾亟瀕死元旦繕疏禱于神告于廟居五日孝子無病死雙槐公蹶然起宗黨哀之里人稱之有司表其門中翰孫君題其繪圖以傳今其五世孫文龍衆進士謁選來京師痛先世遺烈廣

徵詩文以表彰之嗚呼毀不滅性先王之教也刲肝封股律所不旌葢深痛至性之人于親之疾病死亡必有捐其軀以殉之者故立教以防之天下之爲孝子者未嘗不知也當其天性之感迫哀慟之莫伸雖聖王之禮教大人先生之格言如一無所閒而呼號痛迫不至以身殉而不能已故頑愷哭隱之徒哀毀逾禮嘔血而死君子傷其過未嘗不歎其孝之篤也或者曰天下之孝子如東皐先生籲天請代者有之矣而有應有不應者何也曰誠之至者格鬼神豈有

二哉或者曰至孝之人天之所相也古初冐火伏棺而火滅天相之矣孝子請代不哀其志而生之從其請而死之何也曰感應報施君子道其常耳或如其所請而俱生或如其所請而卒死幽冥之閒或別有義世之人原孝子之心而歎美之生死非所論也顧愷哭隱哀慟慘怛至于哭隣人傷行路而卒以孝死亦猶是耳世衰道微天性日薄九州之大人類之繁有一二至性之人過情之事仁人君子樂得而稱道之葢以古昔民德淳厚死孝死忠如出必由戶不害

亡以偷生比比而是故先王爲禮以制其過焉耳乃不及情之人沒其性安其私漠然無動于中中生孝已求之近代絕無一閒亦已久矣吾欲世之立言君子取而表著之以砥末俗其于先王之禮聖人之教憂世覺民之心未之有殊也因反復孝子箇冊攬筆流涕爲發其義以勖天下之能爲孝子者

此是從聖人禮教外發出至性人不可及非以律天下之人必如是其反復波瀾千迴百折絲絲入扣眞得聖賢憂世覺民之旨非苟然而作也

大觀堂詩序

歲戊午、與大可同僻于京師、數爲予稱同郡呂子郊、善爲詩、京師才名輻輳之區、以詩投贈堆几案徙置他所、不數日輒又滿、以兩架皮之、余時客益都公東軒、笑謂余子盍與大可甲乙而丹黃之、旣卒業、因與大可論近詩、較有明爲盛、察其意旨、似有以去漢魏六朝、薄初盛諸唐人、不足學、其雋才者、摽置宋元、愛其尖新淺滑、而下劣詩魔、蟬吟蛙噪、啞人欲死、詩道浸壞、障頹瀾而砥柱之、非居高負盛名有大氣力人

不可、余已未被放南還、與子郊遇于毘陵、如舊相識、間與論事、軒渠抵掌、旁若無人、未幾別去、出其所爲詩示余、且曰、予于詩、非有所規摹而爲之、家居邑邑、行遊四方、所過名山川、古人邑里、未嘗不憑眺而流連也、草長木落、鳥吟蟲響、歲月遷流、未嘗不愛愴而欲吐也、高人韻士、名僧羽客、詭劍彈琴、參禪採藥、卒然把臂之時、酒酣耳熱之後、意往情來、此贈彼答、不能自已于懷中也、日累月積、紙墨紛紜、亦不暇計工拙、期于達吾意而止、然風調格律、舍唐人而別求翻新、則吾不知也、嗟乎、呂子之持論若此、豈非得詩之體要者耶、余嘗遊山陽、其士大夫每稱越東有兩詩人、流寓於茲、今別去十年、每過黃石圯橋之傍、劉伶酒臺之下、追憶唱酬、徘徊不忍去、因咏兩人所留七言古風、及河橋贈別之章、于時新月在林、凉風乍拂、歌竟悄然、各揮淚而去、其爲人愛慕如此、兩詩人者、一大可、一子郊也、子郊爲故相國文安公雲孫、少不得志于有司、嘗佐郡淮陰、未幾舍去、生平樂善以濟人利物爲旨、其詩光昌洞達、如其爲人、庚申七月書于毘陵旅次、

與會心人談詩、自有臭味眞切處、其維持詩教、使人曉然自喻而止、不似近家叫囂叱咤、以口舌求勝、

燕遊草序

近時士大夫教子弟于詩歌古文詞若諱稱之而不知先輩大家取高科享盛名者比比詩歌陶寫性情屬對律切若六朝偶體之文何嘗與舉子業相背馳此無他亦欲其專攻八比剽竊浮華速得志于科名而已昌黎陋制舉之文刻意尚古然試于禮部試于吏部則未嘗不取世所爲者而爲之廬陵與荊南樂秀才書豈不欲其卓然如古人惟汲汲勸以順時取譽蓋恐天下以時文爲不足而大變其所爲閱世病

俗孤行其意不足以取榮而適以獲戾此韓歐二公不得已而委曲諭人然其致慨于古今離合之故亦深矣安定毛子允大總角工八股其師友亦時以詩古文相戒允大弗屑也應童子試一鳴冠軍未幾以拔貢對策大廷遭逢今 上以博學宏詞徵天下士而允大在薦牘中因歎唐宋之所爲時文者學爲詩賦以應程試其古文道則周公孔孟文則六經四書即今日所爲時文是也近世既以周公孔孟六經四書目爲時文更以詩賦論策諸文爲古由此觀之古文之與時文亦何嘗之有惟世不皆英偉俊逸之人而庸碌之徒相沿苟且以倖成其名使人鄙薄不屑爲而世之主司所望主持風氣者又未能如退之永叔其人振拔濯于其間則是國家以八股取士既相習爲掇拾浮薄之文即收而爲詩賦論策亦不過穿竄書傳移此儷彼從俗苟且如唐宋之所爲時文已耳雖有鄒馬班張之才歐蘇曾王之學亦未必破格而特拔之以鼓倡士子之趨嚮挽迴天下之風氣也今 天子以八股取士猶慮學古淹博之人格于

設科特詔各舉所知加親試允大年未及壯家貧無貲不能梓所著書以行來京師就途次所詠錄而刻之乞言于余余天下淪落不偶之尤甚者也其言不足以庇身何足以張允大惟就世俗所習而不察者論之見士之有志而學古者少且學之無成終棄去而相戒不爲文既苟沿于今才與學益不逮于古讀允大詩以是爲歎而泚筆及之

論唐宋及今時文古文洞徹世俗疵陋之弊發前人所未發筆之矯健方駕廬陵不足道也

重葺健松齋序

人性情所託雖草木種植之事如子猷之竹元亮之菊亦各有以自見兆于志節之所存仁孝之所感事不必以言傳言不必以意盡讀吾友渭仁健松齋記不能不爲三歎也渭仁先君稚官公有讀書處搆館穿池雜蒔花竹名句圃甲中之雖公父相國書田先生死于閩公傷父志隕痛自廢一日遊新安許氏園見哲子松一株欣然意得曰是所爲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乎載以歸種句圃之池東愛玩婆娑不能

一日捨去或問之曰吾豈不知孫綽齋前張湛屋下爲時人所譏評吾志意所觸人言安得而易之渭仁讀書其中取唐人詩句更名曰健松歲甲寅土寇四起渭仁携家避錢唐方氏園亭爲大軍駐牧者三年樵蘇取給牆茨靡存茲松之不剗而馬食者幾希矣渭仁歸而泫然曰此吾先人精爽之所憑耶吾得保而復種之幸矣丁巳渭仁補官需次都門緜念茲松亭亭在目中感歎于先人存歿之間茲園廢興之際爲文以記之又乞言于當世之文人以誌不朽余嘗

覽古來金石雖彝之屬閱數千百年沒于古墓荒墟卒爲樵夫牧豎所發流傳人世相其製造鏤刻皆古人精神血氣所凝聚不容終滅沒不出若有鬼神默相之者雖文章家亦如之方其目營心注自成一家言當時亦罕有識之者或委棄于醬瓿甗箔之餘斷爛于頹牆壞箎之內終能發其聲光吐其奇怪以與人世爭短長人生之精氣結轖于中如石之含璞木之蘊火無終于消滅之理稚官公之種松楚楚一株耳兵火燬之樵採盡之豈若廟木社樹有所憚而不

敢伐耶乃卒巍然獨存有堅貞之志氣以憑之也渭仁居木天掌著作園松固保無恙仰使數十百年水火盜賊卒起不虞吾卜茲松必其常存而不毀渭仁之孝思又悱惻纏緜于其後也天下惟志節仁孝之感流貫于天壤而不敝今士大夫著爲文辭固以傳之不朽茲松雖歷數千百年化爲青牛伏龜隱見人間古稱故國喬木是瞻也日以健松方氏名其族望而呼之里人未有不追維原本而感歎不已者也

從志節仁孝十其常存此古人以天道推之一種浩瀚之氣綿密之神韓歐間高置一席

傳經堂序

丙申秋七月、余過梗水、登卓氏傳經堂、喟然而歎曰、嗟乎、經之傳也必有其人、若卓氏者庶幾可以無愧矣乎、漢儒之傳經也以箋解疏註、至宋儒一切掃除之、而深言性命、流而失其傳、以機鋒快其私論、而羣附於道學、究其指歸、或未必如漢儒之有所持循、鑿然精切而見諸施行、然則今之學者徒以口耳指授、遞相沿習而自爲得、其傳吾未敢信其人也、明初以專經設科、沿襲括帖、隆萬以還、穿鑿繆妄、士大夫以

通經學古爲迂、卓氏入齋蓮甸兩先生、生其時、倡明經學、爲文一歸于馴正、蘖淵先生繼之、述作不倦、古學益著、使三先生者生當漢世、自足與匡衡劉向之徒、引經斷古、爲一代巨儒、而乃厄俗學之放失、特方嚴而不阿、至於窮阨困躓、或夭折以死、而卒不易其所守、其得力於經教者何如也、蘖淵先生既蚤世、火傳纔總角、才鋒四射、老生宿士、皆辟席而起、既而悔之、年未三十、退而學道、驕氣態色、剗除務盡、比以明經高第、例得通籍、審時進退、澹若無意、築室河湄、以祀其先人、率二子讀書其中、歲時享祀、僾然如覩、祖考之儀容、而親炙其提命、爲卓氏之世、有傳人其得力于經教者又何如也、今世士大夫以經學教其子弟、務剽掠以襲青紫、其有築館藏書、亦不過如曹氏之石倉、隋家之紺軸、侈爲觀美、不再傳而子孫顓愚、如墜雲霧、當世目爲菜傭駔儈、而恬不知怪、以視布衣韋帶、五世通經、相衍數十百年、而教澤不衰、所得孰多乎、余因之有感焉、古之鄉先生以德行著聞、沒而祀于學宮之側、不必其以官閥也、今之祀者則不

然、高門華胄、煥然廊廡、而韋布之士、抱道終其身者、無與焉、然而時異勢殊、向之烜赫從祀者、或祧且徙、于頹牆敗塹之中、而莫之惜、其巋然獨存、傳之久遠、而鄉評不改焉、必有載邑乘而光祀典者矣、安在傳經之堂、僅爲卓氏之家祠也哉、

高文典冊必傳之作、向欲爲火傳作記、今讀仲昭文爲之閣筆矣、

閏生乞言序

武陵胡子文述肯稱閩中吳香爲先生中壬辰進士出其先君此菴公之門初筮仕授中牟令未二年謫官遣其家歸閩獨携少子寓會稽先生生萬曆丁未閏六月今康熙甲辰是月又閏前後五十八年閏是月者僅五見先生以爲難爲閏生乞言文先生生平節槩三山士大夫能稱之比爲官廉人謂繼魯恭可不愧亦何俟言始知其爲人工詩愛少陵古文詞摹先秦以上不勝酒與客飲喜其醉有以緩急告者傾

囊與之若忘其在羈旅也其爲人如此亦何俟予言文述曰此人知先生所以頌先生者予嘗語先生世風頹靡非堅強有力者不能砥柱之先生雖微累罷官援例宜復而乃浮家泛宅若無所安排于去住間者何也先生輾然而笑曰予亦聞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者非莊周之言耶茲者天以閏生我我亦將以閏全其生四時之推遷也若無所庸閏者然然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有二月日過十二度陰不足而陽有餘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非閏又無以成歲矣大衍之數五十虛其一而數不窮宮商之音維五加二少而音乃備豈惟是哉人亦有之手之枝指也逸于他指人之支離也後于常人豈惟人哉物亦有之瓠之大其實五石而拙于用櫟之木其引不中程而全其天年今予即淹留于此採雲門之溪毛烹若耶之鮮鱗左圖右史偃仰移日又何不可以散木視其身大瓠置其才支離隱其名枝指位其官用則從二少以成聲不用則虛一而備數進而不足孰若退而有餘動而反損孰若止而

自益天之以閏生我我亦將以閏全其生亦已久矣他又何求乎予聞斯言知先生洵有道人也其通於窮達得失之旨明于進退存亡之道將束帛而事之矣[illegible]子徵言于予予即先生所自命者言之先生其肯以予爲知言而滿引斯爵焉否耶

從閏字發義莊生秋水之旨以此爲壽卓絕恒等百倍所得良多一何榮也

壽傅雨臣給諫序

給諫雨臣先生以省覲歸里門今甲寅三月二十五日先生五十初度余與邑學諸子前稱觴而侑之以言曰先生聲名政績彪炳一時今茲之夕即稱引福假之遐長眉壽之未艾亦惟取其信而有徵者非徒為諛悅之詞其亦庶乎其可也夫有德必壽而德莫如仁孔子嘗言之矣人之仁又孰有大于事親與君者乎先生名甲科初授德安司李以治行入西臺遷諫垣訏謨碩畫深維根本非徒見風采而已也　皇上傾心採納奏上報可不次之擢且在上階袞鉉之間乃以太公居家年益高不能就養京師請于朝者再三始奉　俞旨而歸貂冠絳衣旦夕侍太公食飲起居里人莫不榮之比者承平日久邊徼騷動　當宁延訪耆儒俾近臣坐鎮中外如將伯之呼助先生依太公膝下五年優游色養若忘其復出者一旦投文幕府趣裝赴闕人多訝之先生以為人臣子當國家多事之日苟有寸長報國而猶顧其私何以寢食自安耶余嘗讀四牡之章悲其為王事而不遑將

父此固賢君王勞其臣之詞而非人臣之所敢言也及讀北山之什其言不遑將父與四牡同而意則有深怨焉者人臣當太平清晏之日乞覲省而懷歸其臣悱惻而請之其君嘉歎而許之固其所也至王事靡盬而盡瘁以經四方亦義在則然耳乃憂我父母數大夫之不均為此詩者未必非士大夫之賢而多才者也有君而遺親似猶愧乎忠有親而忘君亦未得為孝彼行役之大夫其于事君與親之間求其幾微無間而謂之曰仁亦幾幾乎其難之先生當從容侍從之時汲汲以省侍太公為念今遭逢多故嘉未老而鮮方將慨然思有以報國其視北山太夫念家室而憚劬勞相去為何如哉自非仁人不足以語此也與先生里社遊久矣知先生之為人必且出而建非常之議樹不世之功庇蒼生而安宗社自天寵之有加無已其壽豈可握算而計何取乎華人三祝之詞為哉

推勘精神此真義理爛熟胸中如萬斛珠璣隨地湧出其說詩如匡鼎尤足解頤

顧且菴侍御七十壽序

且菴先生居西臺乞假歸里門者二十有六年客曰先生聲望冠當時朝野之人延頸而待之薦牘歲至先生臥不起其故何也先生笑不應今丁卯五月先生年七十矣予與客過先生稱一觴客曰先生當強仕服官之年退閒林下業有惑焉而先生不予告也今先生年七十可致政而杖于鄉子不敢復以前言請矣先生其可以語我乎先生莞爾而笑曰人亦在乎尚志耳他又何求焉客曰旨哉言乎人生貴適意富貴如浮雲古之人不我欺也先生笑不應客茫然其若失冀先生之復有言也先生坐久而無言予曰子亦知先生尚志之說乎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語以尚志者仁義而已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解者謂士伏草莽中其權不足以殺人其力不足以取人存此志而無愧為大人其說是矣而未盡然也士貧約雖未足以有為苟其志不立筆端舌端析言破律而殺人不止一無罪而已也落魄不俚非其有而取之又不足言矣况一旦得志居人上

其勢力足以有為者乎今試執士之起為卿大夫者語之曰子居官能省敲朴郵民命乎能節食飲敝車羸馬而無求乎必且曰吾生平志如是吾能為之又語之曰子居官且尊能不任喜怒而濫刑以逞乎能處脂膏不潤能獻名馬不受毋除官而不動于心乎必且曰吾志如是吾猶能彊為之又語之曰子居官名日益起官日益崇能斷獄如李日知在刑曹不殺人以媚人乎能操三尺法如張釋之爭犯蹕不為天子屈撓乎能俸入不足給入曰妻子不居官舍能事上官郵下民無王陽燒丹術而愧遺以時博施于民而不匱乎必且曰吾志如是吾力弗逮也可若何由是言之世之能尚吾志者蓋亦罕矣雖然人又安可不尚志乎哉夫出處何常之有能如吾志而由之始而士繼而卿大夫可也不能如吾志而由之始而卿而大夫繼而士亦可也故曰人亦在乎尚志耳他又何求焉先生官御史臺條例奏彈以裨益民生為大時有承望風旨濫及無辜者先生恥之初仕眞陽邑小民貧先生茹蔬飲水坐無完席及內擢按楚中卒

不改其操常語所知曰吾諸生時讀書立志今作宦
十年歸見吾鄉人捫心無愧吾茲幸矣家居杜門臺
司守令就而咨訪非有便于民弗以告也有田廬教
子弟以科名進身或使各執一業以治生家用不乏
里中人亦不知有顧御史猝相遇而犯之弗較也今
年七十親戚交游謀稱觴不可以數計先生曰生辰
爲壽禮歟我未之前聞也長筵烹割金帛充庭流俗
相沿吾弗尚也無已與公等約人分杖頭百錢貽以
詩文一幅買魚鳥以放生倚林水而歡燕惠而好我

以此爲期夫百錢之餽至薄之文也鱗介之贖至微
之物也世俗之人以此戔戔爲吝者先生既以自適
且欲與人共樂之是先生生平志意之所存無小無
大而無不有以見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三時良
會一飲極歡吾子所謂人生貴適意雖不在是又未
嘗不在其中也先生笑而起曰有是哉爲予盡三爵
予爲走筆而述之

絕大議論絕大義理却以遊戲三昧洗發之非神
乎行文不足知也

廣陵韓子詩序

詩道榛蕪宋元迄明幾五百年北地信陽廓清推陷
海內翕然宗之萬曆之季竟陵二子加以訾警以佻
巧幽眇爲能二家持論互相譏評然風格性情于詩
道各有所本惜未有通兩家之難而折衷之者虞山
錢氏嶽嶽說經捦崆峒而蹴伯敬觀其序諸家詩以
少陵別裁僞體爲斷可爲立言有根柢矣今取其所
自爲詩讀之不知其有當于少陵與否亦未免落宋
人之窠臼而已矣夫詩本三百言見于此意存于彼

一唱三歎緯有餘音風格性情無往不在後之人非
拾北地之牙慧即撥竟陵之餘瀋終其身不見天日
而蠻觸相攻亦可哀也昔陸士雲讀離騷不稱其瑰
詭離奇而歎爲滔滔清絕王楊盧駱其詩弘博子美
以爲近于風騷二公論詩與俗相反者在神氣而不
在膚肉今之能解此者亦鮮矣韓子醉白年最少喜
談詩遊吳越間幾徧鍾山石城五湖三泖烟月之所
披領風花之所沾繫山水泉石之所酬恣朋儕淄羽
之所贈答莫不發之于詩而其綿眇凄清幽憂怨亂

若有不能已於懷者一何令人悲也醉白先人甲申遘難守義不屈自投井中醉白生纔數月以乳媼抱匿荒塢中得免比長問其先事每語次輒涕泗交頤若無時無地可以釋然者故其爲詩雖烟月江花酒酣耳熱不自知其悲愴之横集亦可爲情之至者矣夫文由情而生者情自因文而至其于性情風格必自有合也試與取二家而折衷之以求當于少陵别裁僞體之説吾知醉白之所造正未可量也

世人能說詩者不數家此則匡冉復生可以補偏救弊

巢青閣偶集詩序

予城居時月與稚黄東址諸子集白榆堂相樂也已居北郭又月過巢青閣與祖望丹麓數人飲酒酒和不復知人間樂事有過于此者予性簡脱與俗忤年過壯盛與諸子皆鬱抑不得行其志散髮裸浮伯糟丘意極興酣嘻笑怒駡不自知沈湎此中非有所託而逃焉者也故先歲檢閱紙墨所得巢青閣者爲多今夏五覺菴稚黄數子出北郭門過巢青閣飲酒樂甚繼以賦詩好事者傳寫之夫巢青一席地乃余輩終年放遊之所也花晨月夕閉戶轟飲趣時之公子禮法之士夫過而覗之笑爲狂肆不羈之塢所却避而不肯前者也今數子一夕停車讀其詩者又若以不得與于茲集爲恨不大可怪耶春秋不期而會曰遇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故孟祖詣彦國輒呼共飲鎮西過子野把臂入林卒睹歡然有甚於夙相約結者殆以此乎雖然予輩終年集斯閣何可令稚黄數子不來一游數子既集於斯又能各賦詩以見志令讀之者栩栩然欲往而無從余即與祖望

臥病不得與而平昔之唱和于斯公子士夫所目笑爲狂肆不羈之場者其亦可以解免也夫

一種高曠簡脫之概綽有晉人本色

葉星期文序

余兒時從先大人遊廣陵讀書雷塘下始習八股業心竊疑之爲聖賢立言本末原委必不若是酉隣有趙孝廉者與其友論兵余從旁進曰爲民立兵何如即民爲兵孝廉奇之授予陳大樽先生屯田一篇先大人見而啞曰兒喜讀是書耶吾今授汝矣比爲諸生入二三場夜未分同舍燈火如晨星余方伸紙潑墨累累數萬言日上三竿猶未出每爲上官所訕笑里中諸子得雋去者移書相戒竊自愧然私念丈夫處世讀經世書爲文正大坦易光明俊朗如經緯之燭幽菽粟之療饑他日爲國家決疑排難豎立不朽况遇合有命安能委瑣鄙薄窮老盡氣跼躄于尋行數墨中進退兩無所據時皆笑以爲狂獨星期聞余言而壯之比年與星期同客萊陽宋觀察幕中晨夕論難忘廢寢食上溯黃農下討百氏旁及五行鬼神之情狀同時杜子莫子輩皆雋才分左右袒各出偏師旗鼓相當折辨縱橫紙墨堆積擲麈奮袖憤樂相生時同官屏署比屋鱗次夜漏數下羣動皆息邏卒驚

傍伏堵竊聽竟夜鈴柝莫敢發聲觀察閩而奇之余兩人亦浮湛此中一切世味置度外會癸卯之秋天子赫然罷黜八股追漢唐遺制以策論試士星期居松陵以書相勉曰吾兩人所欲爲賈太傅諸葛武侯諸書可以不負矣丙午秋闈畢各出其文相質余方自笑其迂而星期已脫穎去因歎士子廹于貧窘急急迎合以取世資讀劉去華陳同甫廷對之文相戒如猛獸毒藥之不可近今　聖主闢門求士名公卿虛懷採納取數百年相沿之習而大創之自必求

通經博古深明治術者知冗爛常務浮沉取名必不足久爭衡于盛時也余窮且老敝帚千金無足誇語推其兒時并薄八股初心期不負先大人教者若有合焉因序次及之

首尾雅合無溢格之語

想想園序

予先人謫官廣陵棄弗就携余讀書雷塘下時年十二三過眞州汪氏園瑰麗甲江都余顧而樂之請于先君子曰園亭如此而主人弗居若廢宅然其故何也先君子笑而應之曰世之能居此者或寡矣獨斯園也乎哉余時未悟其旨迄今已三十年於人世廢興遷變閱歷既多毎尋味吾先人之言未嘗不三復而歎也古之士大夫出而有爲於時功見名立知止不殆退而築室于山巔水涯之間以息老而怡志詩

歌贊美一時莫不榮之今之仕宦者吾惑焉年未禰艾位不及扶築園搆館有如歸老土木花鳥窮巧極奇不遠數千里而致之累石未成丘種樹未拱把勅除驟迫傳車絡繹倉皇委去不暇返顧浮沉羈宦綿歲歷月而不得休息向所爲亭臺之綺麗花月之繽紛時一念之如醉鄉夢境杳渺恍惚可望而不可即焉又何必時移勢換而已有荒臺廢苑蒼凉銷歇之感矣嗟乎有而弗能居者已若此世之人又因無有勞吾神而損吾志以圖其力之所不及是亦不可以

已乎新齋孫先生以甲科官廷平名盛一時擬構一園而弗克自題曰想園涉江陳公爲圖以贈之比遭兵火先生沒令子坦夫挈斯圖于兵火之餘罔敢失墜又增其名曰想想園志不忘也世之不知先生者遂謂先生眞有慕乎一園力不能就而託之以想凡人之樂爲仕宦者爲其有求而可得也先生亦仕宦中人其所求又非名級之崇高利祿之厚膴一丘一壑人所咄嗟而辦者至先生終其身須俟之其志行之過人者何如乎人之一生不能一日無想先生爲

吾寄其想于恬淡寂寞之境雖可以得而必不爲苟得焉況外此者其不足役吾之心志焉可知已然則先生之立意命名正以覺牖一世迷繆之徒豈徒託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云爾哉嗟乎先生往矣以坦夫之才區區一園又不欲苟焉以就而傷先人之志廉吏之子孫其志卓然又如此余貧且老遊食於四方不免有敝廬風雨之憂以坦夫私自律有負吾先人之教其慙已甚讀想園詩而致感于今昔其又烏能已也

縱横宕佚烟波叠出可與歐公李秀才東園序並傳

壽世彙編序 代

天地之道悠也久也古今言壽有大於天地者乎然所爲天地者非徒蒼莽之氣湛濁之形終古如斯也有本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天之本以命人之本以心心載性而受於天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人與天無二本無二徵也廣雅稱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體之渾淪磅礡如是而其行一日一周無一息之少間者亦惟此於穆不已者橐

籥而搏捖之人藐然七尺之軀以天之命而存主于一心持以敬惕之幾培以純龐之氣天運之而無不足者人體之而自有倏不已也不息也合而言之日無疆非善言壽之理者耶或以人生世間以古今元會計之直朝菌之須臾耳詎與天地爲紀極得毋疑其說之大而不經耶古之聖人有大德而居尊位既已享有大年其沒也如太皞顓頊祝融元冥爲五方之帝四時之神而申呂岳降傳說列星不與形亡神滅者同其生死至於忠臣孝子綱常節烈之人殞身

絶命時僅與天折齊年而浩氣磅薄精誠貫天日星川嶽歷億萬世而出沒隱現乎其間豈有他哉亦曰其道之不已者如是而已矣自非然者尋斧于萌孽之微濡首於昏冥之域猶復葆氣嗇精求仙服藥以冀長年莊周所爲近死之心其生也亦幸而免耳彼釋氏果報之說展轉于輪廻惡道中屢刼而不可解林甫自起之徒計其生時所享不過數十年其後數十百世尚與犬豕異類同僇辱自通人之視之果孰壽而孰殀孰彭而孰殤也哉汪子健川宣城之篤行

君子也纘其生平所輯自修德以迄報應爲八門分其類爲四十三則總其事約二千餘條不欲私一已而公之世顔曰壽世彙編健川登高科行出而爲吏其利澤被人者何如尤以是編欲與一世去疵厲夭札共登仁壽之域其志願之所及不亦至宏且遠也哉夫君子立命修身以俟無所冀倖于天者也下此而欲自永其年不得不祈之于天祈之于天而不於天之所鑒而歆之者以默契其心亦豈有得其佑助之實者乎心者天之所畀也德者心之所具也敬而行之一事足以動天况行無不周斯福無不備矣吾故述戴記天人悠久之說折其義以堅其信而於健川善世覺民之旨亦借以少助云

從一壽字翻出如許大論如海上蜃樓郊怪百出却是至平至實之理讀一過止覺洞心駭目行文至此直與坡公頡頏

贈別馮子躬暨序

余留滯京師時　上封祀長白山爲賦以紀其盛相國益都公見而稱之語中書舍人許巽恭曰子鄉人也能爲我介而來乎余上謁公公含余東軒教以治心立命大旨余執弟子禮門下與公子躬暨序兄弟行余年浸衰髮種種墜馬傷膂食飲出入躬暨爲扶攜語必呼先生與友人飲酒懨諧過余必改容而起余遜謝不敏輒曰君長者吾豈徒以文詞相資益哉比余獻賦大庭遭擯落躬暨搤腕太息曰君著書滿

篋中退不能如唐山人之担瓢進不能如陳子昂之碎琴涼涼踽踽齊人轅固欲與公孫子方駕並進豈可得哉雖然遇不遇命也予何與焉嗟乎史稱四公子之徒折節下士侯嬴年七十餘一抱關老人耳無忌所爲洗轡虛左而華與之者知其有可用者在也余瓠落人間久矣躬暨豈不知其不材無用而加禮如是哉溫恭卑牧立德之基躬暨積習名教以自進于大雅君子之林者在是耳豈諸公子折節爲名高者可得而比數耶今以謀食走四方躬暨前握手曰爲子約車行有日矣子可無一言半詞以及我耶予黯然者久之而曰吾何以益子哉雖然吾師教子書稽夕考而不汲汲以科名相責者子知之乎驟廣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見妙乘時自立在子自爲耳若夫立身行已一動一言如農之有畔所期于子者又何大也居富貴者承之以器立功名者載之以量少孺之繼業也以經術文張之代起也以習見故事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高密諸子使各守一藝所爲克紹家聲豈復有歎于再實之木哉吾子年少多才

富貴所自有守之以道氣處之以德量其爲少孺文張也大矣蓋可忽乎哉躬暨再拜而稱曰謹受教因書于冊以贈之

友朋規勉之詞所期在千秋不朽之業終其身爲弦韋之佩可也

牛潛菴臨流濯足圖序

人志之所之往往寓其旨于窈渺恍惚使人可喻而不可言如託興于詩歌寫意于圖畫皆是也䔥蘿薜荔之屬雖穿崖觸石必遂其緣而上行之勢木之東流也紆迴而屈折之欲逆其性而西不能也人志之所之雖抑之折之而終以自見焉亦若是則已矣潛菴先生兩擇徼于石門春江之間多善政莫不高其行戢日爲臨流濯足圖人莫知其意昔孺子之歌滄浪也爲清斯濯纓濁斯濯足孔子聞而歎之先生之

旨豈有取於此耶先生冠而纓者也胡爲露頂箕踞倚虛舟而濯足足可濯纓不可濯耶推其意似以冠之加于首也自外來者也可以冠而纓而以不冠而不纓可以冠而纓濯之可以不冠而不纓則不濯也若夫足附吾軀而行而足比于地不容有間塵埃也横汙而行潦也去之不能安之不可于是乎濯之非必爲其不潔也而濯之也濯之以明吾意而已矣吾聞滄浪在武當縣西北廣四里長十二里禹貢所爲又東而爲滄浪之水是也其水自漢通三澨過大別南入于江瀠洄而清先生所濯之水則未知其爲古滄浪與否然倚絶壑俯湍流大槩清而不濁者也僅以濯足木而有知得毋以先生薄之已甚耶先生謂吾知爲吾足而已豈若孺子度於可不可間而爲水計耶惜吾足之不可以不濯也如可以不濯水之清于我乎何有而必取而濯之況於其濁者乎此則先生之意也昔顧長康畫人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曰四體妍媸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斯圖亦先生點睛處也覧者不於其無關妙處會之其

與長康傳神之妙手相去何必有間也哉

似坡公游戲文字却有至理在其中細讀百遍自能了悟

西山孫烈婦傳序

采葛婦之詞曰嘗膽不苦甘如飴口之于味有如是哉豈惟口然性亦有之人生不幸遇忠孝節義之變捐軀斷脰旁人視之以爲不痛苦而畏縮者非人情而死忠死孝死節義之人處之雖飢食渴飲無以加此以爲如飴則貞如飴不謂之性生而安然行之不可余與萊陽董樵定交山陰道上時聞樵說忠孝節義事慨傾耳聳聽醉爲之醒卧爲之起淋漓悲感則涕泗隨之樵以是喜與余譚時強余爲文紀之文卽

不工樵以爲猶愈於紀他事而工歲戊午三月遇樵于燕市問樵年來家居何似樵語未卒淚淫淫爲述子婦孫氏死節狀執手嗚咽久之余曰此吾予乎日述他人節烈事相對欷歔太息者也乃于其身親遘之寧不悲哉烈婦之殉夫道廣也痛矣又何決也烈婦堂上有翁有庶姑有姊娌家有父有母有兄弟有嫂有姑豈其一無眷顧少緩須臾而引決如是烈婦死之日語其婢子曰獨未見某姑某嫂爲恨是烈婦之念其姑與嫂未嘗不傷而尤有傷于此者隮媼從

而勸之曰前年叔亡嬸無子也今猶在烈婦非不欲與嬸俱存也不與嬸俱存傷矣無子而與嬸俱存尤傷也其于歸也父與母哭而送之曰何時來歸烈婦就義時思其語腸有不寸斷者耶囑其弟歸報女無以報父母惟死此以報父母言之而腸有不寸斷者耶一死以報父母傷矣不死無以報父母傷尤甚也翁在堂髩矣姑以頭搶壁流血被面婦顧之傷乎否耶忍乎否耶婦忍而先翁姑死傷無盡不忍于一時不先翁姑死傷尤無盡也從烈婦之心推之所傷甚

者不從之而心不自安所傷尤甚者不從之而心尤不自安也傷而從之從之而安不傷也傷尤甚而從之從之而安尤不傷也不傷者安之之謂也尤不傷者尤安之之謂也自其性爲之卽烈婦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傳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哀中節而亦曰和天下之大道有外于此者乎或曰雖烈婦之性然亦樵之教家者有以成之余曰然有之樵不仕食貧行至高非以教節也而其婦化之則爲節樵母太夫人苦節四十年非以教

死也樵之妻左夫人刲股療姑非以救烈也而婦乃死死更烈沅湘之浦多蘭芷非蘭也與蘭並生終不化化而爲棘丹丘之穴多鳳鸞非鳳也與鳳並集終不化而爲鷄物以氣感性以教純亦各從其類也樵之長媳未成婚而死兵難其中男又以哭弟而亡一門孝義如靈枝仙萼并萃爭奇豈人世所謂乖剝不祥乃天之所爲成人美而樂與爲善者耶嗚呼亦足悲已東海宋子林寺樵友也與其父澄嵐先生各爲文以傳之余更爲之序林寺嘗與余交知以余言爲有合也

寫烈婦一段真摯至性千迴百折挑剔無毫髮剩義有如此精義又有如此快筆遂令千古忠臣烈士一段視死如歸氣概勃勃蓁蓁紙上

斐園讌會序

孟夏之月余與薀思丹麓諸子觴客于北門之外就楊氏之斐園而布席焉客爲誰山右潛菴牛侯昆陵蔣子馭鹿睢州方子渭仁毛子會侯四人客也余因于諸生爲詩歌古文辭四方之人至武林者過而問之余年浸衰精力耗亡而琢符升秀諸人年少有儁才與予堦與百兒崇翰游喜賓客是日從余爲主徐子武令睦子子容潘子蔚湘聞斯集皆欣然來會先期戒客而雨及期雨霽客至相揖脫冠解衣臨清池倚林石閱棋局戲嘻笑談諧怡怡如也肴核旣具皝籌交錯日晡繼燭促坐酣飲劇論古今文詞相樂也已而若有嘅焉夜漏三下客始就寢晨起雲氣冠山如車蓋雷聲殷殷而澍雨奄至矣鋪毡雜坐舉酒屬客令日良會烏可無文于是分箋命筆各奏所長渭仁爲序會侯爲記與百爲啓薀思爲連珠武令爲賦琢符爲四言詩馭鹿寶貽爲五七言古風子容爲五言排律崇翰爲五言律升秀爲七言絕句牛侯蔚細丹麓以事先去分賦七言律七言排律六言絕句祖

望不至分賦樂府東坡及兒武功以他出不與一爲北曲一爲七言古雖一時之令友朋之多文詞之各有體先後遲速之不同其時絶無賦几而代詩不成而罰大斗者亦可謂盛矣余與諸君子之宴飲于斯也亦主客之常耳于文章盛衰之事無與而感慨係之既醉而退又未嘗有意于詩歌紀序而與會所到文采各見于一時豈非宴游之以其人而記之不可以已乎余因之有感矣斐園者與百大父觀察公之別業也與客賦飲之事缺焉久矣諸君子集于玆園

流連信宿紀其事而傳之于後其不與世之歌臺舞榭烟銷響絶終滅沒而無聞者同類而道之亦可知已是諸君子飲玆園以爲快者玆園又得諸君子而若有厚幸焉余是以序之有所不能已也

玆遊不愧蘭亭文詞裒然成集斯序包括衆才尤爲傑出

蔣貞女傳序

山陽高子漢思與予定交湖上以志節相勉一日坐客語次高子揖余而請曰吾家有貞女者吾鄉之賢士大夫已爲之傳矣乞吾子一言以表之余曰貞女奚若漢思泫然者久之而曰吾先人守禾郡卒于官吾兄相繼没遺孤昂十歲敏惠善讀書然苦病相其形骨必不壽吾嫂氏每抱持而泣曰此子也天吾夫爲無後矣家人哀之謀蚤婚冀其生子以延厥祀也爲聘大河衛戶侯蔣氏女焉未成婚而昂卒女請于

父母來赴其喪即次成服歸誓不更嫁至于今三十年年且艾春秋祭祀必造昂墓奠酒爇焚楮錢伏昂墓而哭如初喪時聞者莫不揮淚而去蔣氏遭兵亂父母貧且老貞女手自縫袵資給之迄今不衰余父母既蚤喪余又貧困無力以張之冀吾子一言以爲重客曰若貞女者可以爲難矣然天下之爲女子者必如是而可乎亦情之過者乎余曰嘻子之言似矣而未也若貞女者豈特謂之難哉乃情之正而非過焉者也禮女子已嫁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此爲女而

成婦者言之也公羊傳曰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
入國稱夫人此言女與婦之必有別也故女子許嫁
夫死不更適禮無明文先王之制禮也賢者俯而就
不肖者跂而及使必為之訓曰女子許嫁夫死不更
適天下之女子必如是而後可而夫婦之道窮且使
天下就者少不及者多其勢不至潰防裂閑不止而
禮不可為訓于天下惟為之訓曰女子巳嫁一與之
齊終身不改而天下之為夫婦者如是而巳得其宜
矣其不及者必至于是其過于是者不必期其必至

于是而始善也先王不欲取而深論之也故古之女
子如貞女者若升陽之羅靜會稽之翟素自誓皎然
甚至殺身以徇而有所不惜君子未嘗不急稱之以
為先王所制者禮也君子所稱者性也禮通乎人羣
而制之性從乎一巳而稱之也禮與性無二也性先
而禮後從其後而沒其先不可也在易有之地道也
妻道也臣道也明婦之于夫猶臣之于君也全齊之
亡不如王蠋一死魯國將亂獨有漆室一吟有明之
亡也死社稷者不數人而草莽之夫感激殉義者多
有比于君臣大義其差等之相去甚遠矣君子錄其
事而歎之況于夫婦之倫為尤切者乎若以禮所不
著而少之彼聖人之訓父子也曰毀不滅性不勝喪
比于不孝其訓朋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無自辱焉然天下之勝喪者多矣不必皆孝于天下
之不自辱者多矣不必皆義友其有知滅性而不能
巳寧受辱而不忍忘亦將引聖人之訓而斥之曰此
其不孝不義者乎即謂其賢于世之孝子義友焉亦
可也蓋性之近于正與不近于正又有別也未可與

申生之孝尾生之信同類而過之也且三代而下其
為過情者有幾人哉而子猶少之吾見世之人皆不
及其情而巳矣若貞女者乃情之正而非過焉者也
豈特云難也哉客起而拜曰吾子之言其以維禮者
大矣雖以一貞女而風天下焉可也遂書以贈高子

議識精深而該博其筆力亦與韓柳駁復讎議相
敵

李子北遊漫咏序

吾郡才區也士之挾才而干遇有司者常十倍其選之額而不得溢一人亦多才之累也其才者不必遇遇者又不必才士亦無如何而卒委於不可知爲是有命存焉然既已負其才又不肯遽自汎沒往往遯出於六藝之末以發其磈磊不羈之氣苟寓其意必有可觀以是表見於世無難也而又不盡然於此益信遇者不必才才者不必遇遇無大小皆委其命于不可知士亦無如何也李子考叔生長錢塘攻儒業

有聲諸生間連試有司不得志年且老終不自言其所長人亦不知其工於書法也歲甲午有詔天下工歐陽書者令所在學使禮遣之李子以高等在選中待詔春官門下者三載資用乏絕抱敗絮臥風雪中不能出門戶客有爲荔裳宋先生言者先生見而奇其才挾與俱遊北平暇但知其工書亦不知其工於詩也暇與登碣石浮灤河憑孤竹之高臺補李廣之射石流連嘆息若有淫泆于脣吻間而不能自已先生曰是有詩腸不可遏也因迫而索之李子遂逡巡攬筆成數篇皆渢渢可誦先生嗟嘆者久之自是榆關霜月龍塞秋風窮愁羈旅之懷酒酣耳熱之語無不寄之于詩今且裒然成帙矣李子抱才拓落年且六十人知不知亦聽之已耳乃一旦游京師人無不知李生工書者比居北平三年又無不知李生工詩者士患無才耳豈真遇者不必才才者不必遇耶今其書法已踔絕倫等詩雖晚成由其才以進皆足不朽其視試于有司誇遇一日而終滅無聞者何如哉何用爲李子悲其遇也

章法結構老氣無敵一往夷猶淡宕之氣從盧陵得來

粤游圖序

天下奇山水必有奇人相與發嘗怪孫綽爲臨海令去天台纔數十里着屐便到乃僅投其圖而賦之然所稱霞起泉飛靈采藹蔚未始不因綽賦而益著也丁子野鶴家東海讀書好奇節避怨居京師十年就廣文椒丘非其好也每晏起不冠櫛三寸管倚樹高哦得佳句呼酒禿髮酣叫傍若無人間以示椒丘諸生諸生多不解因抵地直上淋裳被而簏椒丘去京師稍僻遠獨居邑邑每念向時舊游策長耳驢冒風

雪日馳三四百里至華嚴寺陛莂中召諸貴游山人琴師劍客雜坐酣飲笑謔怒罵筆墨淋漓與盡策驢而返當事者憐其才不督過之授泉州惠安令一日過予燕市上佛然有懊喪意載妻子就官至錢唐以疾告予時歸湖上相勞苦野鶴曰予知我者予無病予聞甌閩間山水佳心向往久今止此矣命也夫已而閩上官檄曰郎有疾强起入境野鶴行十有五日至崇安臺使者使驗之疏入報可崇安令韓君往問之野鶴曰君邑中有武夷九曲令我得一游可乎令日諸爲具車徒食飲游武夷盡六曲而返還至仙霞嶺及桐江釣臺諸處向所過而未暇游者悉覽其勝令善畫者繪爲圖以歸向余欣然拊掌曰余病已子無憂也子其爲我歌以志之予因歎百粤山水佳者固多而閩之武夷越之桐江釣臺爲尤游覽於斯者不知幾何人矣假令野鶴佳錢唐止而不進千秋百世後亦安知嚴亭石梁之間桐廬釣磯之下有東海紫陽道人丁某者曾嘆息歌咏于此耶山川有靈亦有闕然爲之不怡者已今子既窮其勝又繪圖以歸

所謂奇人山水必有相發者即謂丁令所得視孫令爲多亦可也爲之歌曰

有鶴有鶴冲天飛不羨乘軒青海歸夕暝武夷山下月朝游富春江上磯朝游夕暝復何極對此亭臺長歎息歎息彼裴老此山更思彩幔何時集歸來歸來東海濱瑯琊臺畔好垂綸山青水碧一長嘯何須更入桃花津

一幅佳山水圖專爲游者寫照無此奇筆何能洗發

壽治淯梁公序

歲在丙辰孟秋七日爲治淯梁公覽揆之辰毛子陸子查子楊子姚子過余桂山堂謀所以祝公者泰亭山人自前溪來相揖坐定泰亭子曰今夏潦雨所在漂沒歲且大侵吾郡西南地屬錢唐穡事旣舉禾苗勃興庶其有秋歟余曰此吾邑大夫梁公之賜也古有之矣蝗不入界雹不傷稼天實相之吾儕依慈母之懷敢忘其德乎其在詩曰蹐彼公堂稱彼兕觥亦猶行古之道也泰亭子曰固也予山藪之鄙人足未

至乎公庭敢問二三子所以稱壽于公前者奚若姚子曰吾邑環山而區土瘠民貧錐刀兢逐獄訟繁多公內寬外明民不能欺疑者旣矜而寬濫以釋今囹圄且空矣泰亭子曰善哉明決而無冤民哀矜而多隱德是足以稱矣楊子曰未也公之始至也一裘一葛迄于今五年矣未嘗改爲日勞民于祁寒暑雨之中食不兼味人以姑臧目笑之不以屑意也泰亭子曰善哉澹泊所以明志也而養生之道存焉是足以稱矣查子曰未也吾邑居省會衝領充斥事結轕而難理上下諸司無小無大必倚公而治之公出其穎鍔截犀兕而剸鴻鵠恢乎其有餘也泰亭子曰善哉公之才敏若此所爲精神大于身者耶是足以稱矣陸子曰未也古之循吏愛民爲本今歲比不登羽書旁午車牛不具欲如汲長孺力爭不能也催科政拙欲如陽城自署下考不能也公視民如傷行拊摩于促數之中民之戴公如戴父母今遷郡守以去攀轅請留者且得借寇矣泰亭子曰善哉吾聞恩及一物天益以紀公仁心爲質者耶是足以稱矣毛子曰未

也自三衢用兵徵役輸輓日不暇給公朝奉令而夕以辦退而休息乎翰墨之林乎披而口吟公餘游憩吟嘯梅谿竹塢間都人士傳寫而歌唱之古稱流矢雨集而隱几讀書何以殊此泰亭子曰善哉何其整以暇也傳不云乎仁必有壽其以靜也是足以稱矣余曰諸君子之稱公也明敏廉辨慈惠安雅信而有徵非以爲諛也公固抑然自下沖乎如未有焉邑之耆老宿儒必進而咨之無事不造訪乎薦紳有道之門士之有文章名節表見于時者躧履以迎接以布

衣昆弟之禮公宰一邑而有宰天下之度量焉泰亭子曰善哉氣莫深于親善德莫盛于下人唐之婁公秋公享有大年其以此乎吾子之言大矣吾偃息菰蘆中今老矣不能從二三子後日惟鼓腹而歌嗚嗚行遊桑隴之間以當輿人之頌焉可矣其不敏因各次其說以侑觴退而書之以爲序

體似七發而高古之氣超越流筆

祝鳳翔守楊公五十序

庚戌三月十有一日太守楊公覽揆之辰公之撫郡三年于茲矣惠政龐恩沾洽遠邇縉紳士大夫以及里老子弟莫不頌禱而前曰我公岐西之周公也吾儕何幸而復見於今日哉公固遜謝弗遑也飭吏民無誇頌守功令勿替余曰此公德之所爲盛也自古祝頌之詞出于億兆人之口未有不信而可徵者也公之撫岐西也人知公之德以繼周公可無愧而不知公今所處之勢視周公爲尤難周公之治西土承

三王積累之仁二百餘年敷政敎典禮學而治化大成今郡自有明末年流寇焚掠關以內隴以西無尺寸完土開國以來兵旅凶年迭相爲繼民之竄伏四方望故鄉而思歸者既不可得今荒墟榛莽中一二孑遺又迫于租稅之追呼日流亡而靡止　天子西顧而憂之廷臣推公克副斯任始至郡慨然曰民不堪命亦已久矣吾雖推食而食之解衣而衣之猶弗及也顧吾力亦何有哉吾惟寧靜休息俟其元氣之自復而已郡西浒隴處山谷土瘠而民貧其東南扶

岐諸邑地曠土荒戶口耗亡卒難復吾欲休養之不得不與州縣吏共休養之吾欲州縣吏休養之不得不以吾身表帥而相與休養之公事畢閉閤而臥不取一芥不役一人廉以砥身恕以平物食無兼味罰無一錢市肆勿擾徵輸以時行之一年而綱紀立行之二年而惠澤旣行之三年而德威與迄于今蜚鴻四集樂土可懷士大夫奉公如師保而小民戴公如父母欣覩止而怨東歸無以異于成周時也夫周公之德化在積累數百年之後而公之得民也不數年

而有然所爲飢渴之民易於見德者非耶民稱周公公何敢當然不可謂非繼周公之志行周公之教以對周公而無愧者也

天子悉公治行必且如黃潁川不次之擢超登三事以治郡者治天下其功業又何可量哉吾聞惟德動天無遠弗屆今之祝公者非一人之私出於億兆人之口民之所與天亦與之以云茀祿茀祿必盈以云壽者壽者必來夫豈偉而致之某客遊是邪

荷公折節下交有南州設榻之雅今奉茲一觴無以加郡民復見周公之一語籍附春酒躋堂之列云

從兆民口中分寸不失眞大手筆

重建周公廟序

岐在關以西俗剛急而尚氣治之爲難自太王荒邑文王繼之漸摩革易百有餘年至其助宣德教禮樂中和使民由於道惟周公之功居多岐之民去公數千百年爲公特祠于北山之陽卷阿之下迄于今未之或忘蓋有以也嘗考文王治岐地百里與今縣治署同周公輔治時不過如近世長吏奉天子命行其邑之政自漢唐至今吏茲土者不啻千百人其能志公之志行公之道使民謳思追慕立祠配社以祔公

于歲祀之未者史傳寥寥遂若太和景象百世而下獨在成周噫一何甚也

國家聖武臨御薄海內外顯然稱風岐邑遘兵火休養生息幾三十年其民逋賦相仍逃亡如故狙詐之風日滋訟獄之事未息爲邑長於斯者何論久從政以幾化成卬欲創革一二事席不煖突不黔而能斥以去士大夫闢除是宮洊嗟耶頑自視若廢人而親删不敢舉以爲賀相國先生來蒞茲土朞月以來日求振起衰弊扶維風化之方卒未有效未嘗不疑人心之澆漓難復爲古人之

德化不可以復興雖然計周公去今已二千四百餘年其德澤之及人邈不可追矣岐之士大夫諷公詩書慨然以思而鄉之父老述公遺教在流俗莫不感恰不能已以曠世不相接之人感於心而惻然猶若此兆於其親炙之者乎甚矣民情之可見而德教之可以復興也岐民之祀公歲時必有獻水旱必有禱三月之望公誕生之辰無少長男女孟酒豚蹄拜舞祠下四方商賈輦珍貨以從之因以爲市廟歲久傾圮太公名公因公而增祀者尤甚廟祝請先生思所以更創之而俸入無幾與鄉之耆老計工量材莫不歡蹈從事靈臺經始不日而成夫公之功德著于詩書如日月之經天其廟祭載在祀典又百世而不替余何庸論惟仰民之思公數千百年一如公之在岐後之君子愼毋疑人心日漓而以古人之大化不可復願先生志公之志行公之道毋令其已效而出於一切苟且之術必有立祠配社從公于廊廡之間爲史傳光者又何有于公之廟貌爲之加禮而彷脩與南山太白同其不騫也哉

樸老高古學韓而得其皮毛者望而却走矣

重建淨慈寺山門募疏序

佛法空一切相乃於服御宮室焜煌瑰麗殫物力以營之其意以人之從吾教者必先有敬戒奉持之心而後吾說可入使知佛祖之所居杖履之所息莊嚴如是斯嚮往堅而吾教久其傳而不墜故凡釋氏之護其山門亦如國之守金湯家之保閈閎以興創脩葺爲能事淨慈寺建于周顯德中以永明爲開山祖迄今八百餘年創復不一今傾圮頗多而山門之廢壞爲甚嘗就武林之梵剎考之依山阻水星羅碁置朝懸暮冊夕告落成齋鐘粥鼓達於四境淨慈爲諸山首剎而修舉無聞豈以名藍古寺老衲道場自非有大氣力所稱人龍法象者不克擔荷而更創之耶比年臨濟裕公補葺修整漸復舊觀未幾以事捨去而首座上人繼之以山之有門譬之于人如其面然而經營必始於此乃發愿而募助之天下稱佞佛者莫甚于浙東西無論山農村女爭施捨以求福田利益即所稱士大夫家遵先道古其於禱疾祈年追亡度厄延僧徒禮經懺花燈香鉢夜日晝星爲無遮大

會傾囊破產以殉之而不惜亦信其教之徹幽冥貫生死感而遂通如是其不可誣也夫旣尊其教而事之愛其人者及其樹雖復山門以內像設之壇皮經之閣僧徒梵唄之塲又安恐其榱桷棟折淋漫荆榛烟雨中不爲次弟以成之又何有于山門之修整乎哉往者靈隱之頹廢而與復實維具公公去今十餘年而具公亡豁公又去每過山門坐憇山泉之亭婆娑松月之徑不無今昔之感今上人起而倡導之其爲人龍法象以繼豁公之志吾知其必有成也遠維彿

氏立敎之旨近察鄉人嚮往之誠知無倏詞之畢而相將恐後有過于鬼輸而神運以告厥成功者矣

其發明佛敎處自是吾儒立論却有分寸非如世俗但從佛家乞生活也敘事議論感慨係之全是史法

重修湧金門三義祠序

予八九歲時從諸父兄出湧金門謁萬松嶺祖塋游歷所到頗可記憶及從先人官吳楚間十餘年始歸與少時所見已若別一境界比遭災荒繼以兵火間與友人一出此門青山頹塋烟水蒼凉尋柳洲問水諸亭聊一假憇不可復得屯營牧馬西逼水草哀笳蘆管時浮動於夕陽枯柳中輒黯然不怡而返今國家庶績咸熙黔首樂業意謂蒼沙紅樹奈苑丹臺點綴太平景色者將必煥然復其舊觀而未能遽得

可知兵火流亾十年未復自古難之今夏當事諸大夫飲湖上過湧金門三義祠小憇僧來前曰此祠之建也舊矣今茲傾圮亦已甚矣敢告大夫諸大夫曰諸因各書佽助於其冊而命余爲文以紀之余觀天下名山水供人宴遊者其間菴林爲多然更創修復必得一時在位者鼓倡之杭之西湖其爲佳勝已久至今郡人歎美者莫如李長源白樂天蘇子瞻三人然三君子皆不得志于中朝而出補外職宜皆有憂讒畏譏離愁怨亂之狀考其暇時惟以開渠鑿井築

隄種樹與緇羽高人往來贈答若忘其在遷謫者今
諸大夫處不諱之朝居得爲之勢其覩遊覽嘯歌若
有所拘持而不得行又何暇與方外之人談讌興之
事而汲汲爲謀之哉雖諸大夫之勤其官似勝於前
人亦若其時爲之不可得而强也雖然凡物之盛者
未有不趨於衰而其衰者亦未有不返於盛今之湖
山亦漸而之盛之時也以　國運之日升加惠政之
休養諸大夫行遊所至將見頹者日新廢者再起太
平景色木濱一區特先見之耳余山藪之遺民也時

携竹杖着木屐於少年游歷處如過新豐里社所見
無非舊物其樂爲何如因與里中人士奉諸大夫于
三君子之列而歌咏其功亦不足爲後人之美談乎
柳楊盡致較東坡超然臺諸記徙滋感歎者又似
勝之

賀大中丞趙公巡撫浙江序

方今海內乂安　皇上單心萬幾期底郅隆之治于
直省節鉞重臣其慎其難特簡大中丞趙公巡撫兩
浙命下之日一時浙之薦紳大夫莫不舉手相賀慶
公之大造于吾土也浙帶江憑海地沃而民馴農桑
衣食垂白之老不見兵革論者謂非形勝爭戰之區
于東南爲樂土自巳亥海寇竄入京口浙東蛟門落
迦諸險扼而不得上寇本大創而去及乙卯閩逆倡
亂分兵北下三衢括蒼山關水隘一旅堵截逆黨內

潰而就擒浙雖僻在海陬東連吳會南接閩甌塞咽
喉而蹕門戶實爲樞機要地公于斯時承戡定之餘
當清宴之日辭軒解甲從容休養以治之綽乎其有
餘矣乃自開命以來惄然如膺重負一若思所以治浙
而未能者公固以浙自開國　來迄今四十餘年率
以閩疆告警頻遣禁旅樓船出而橫海來苟氣歸而
楊僕往無歲不過師于境上舟車絡繹槽棧資給芻
茭糗糧之供億民之疲于奔命不知其幾何矣水旱
螟蝗間歲一作逋賦積累逃亡相繼烟火蕭條十年

未復又不知其幾何也沿海遷徙失業靡歸內地室廬兵民雜處鬻妻賣子抵償逋負駢首潢渠之下折入營伍之中又不知其幾何也民貧則賦絀賦絀則令煩郡縣有司惜一己之功名忘百姓之疾苦子實生民而凌我以生又不知其幾何也是前日倉卒擾攘之會聚民力而底定之其取効在一時今則撫摩于創鉅之餘補苴于幾傷之後辟如尫人初起寬紓其筋力而充養其元氣所以丐命 九重次第數施必纖悉靡遺而後可公能一日晏然而已乎公以名

甲科起家縣令治績尤異歷銓曹晉卿寺職業修舉聲問奕然擢大中丞條奏論列所關 國體甚大今茲蒞浙吾知公紀綱所先端在戢兵以安民察吏而善俗使浙之東西安農桑足衣食歌詠太平復見前世熙攘之盛公固自有成畫于胸中可計日而底厥績矣獨是公居憲臺糾彈補拾所參贊機務爲重今海濱一閩豈以彈壓不無君薄淮陽之歎 上固以成周盛時畢召君陳出釐東郊入輔大政效股肱而託心膂共于匡主庇民共奏昇平則一也治成報政

晉公台衡相與喜起賡歌以鳴一德之盛于成周治化又何多讓焉某等視公澤被一方者且視公澤庇九州其所爲無疆維休者正未有已也

賡颺之文有體有要

鎮廓廟而靖邊陲綽乎其有餘矣豈徒爲一同百里諸公解免彥慢而已哉

文僅三四百字耳如千里長河波瀾奔瀉又如行遊武庫劍戟森列雄才落想驚人健筆無往不快

梁冶湄詩序 代

近世吏不可爲莫如令彥數慢必冠以俗乎之俗之不得俾于雅亦已久矣小邑地僻事少猶苦案牘恩之當省會之區緊望之地手披口答耳受目聽束帶請謁執版送迎雖宓子冠進賢潘生曳墨綬欲其彈琴種花從容而賦豕必不得之數也恒山梁冶湄先生令錢塘之三年以治行高等擢郡司馬將之廬陵士民遮道請留借寇于茲又二年矣邑遭兵火連歲嗛康比因闕亂羽書旁午余令富春與冶湄接壤而處舟車輓輸此委彼受日夜不休余才質迂疏支離蹩躠引疾乞休凡幾矣冶湄朝令夕行咄嗟而辨公庭休暇行吟春塢之中坐惡秋潭之上柳村之詞藤骂之句旂亭白社間人人得而吟唱之當今幕府須才但得蕭育虞詡其人精敏强幹夘處巖疆便足勝任而愉快余以孱弱書生從冶湄班次後倖移一級以去而冶湄等一官于瓦注應劇務若弄瓦羽扇手麈胡牀坐指令人數公瑛之器不以飮醇糜事孔融之量且從行陣讀書一代之雅人千秋之佳話以之

代胡方伯為忠憲高公重刻遺集序

高忠憲公遺書凡四刻其一公所自刻就正錄其一公及門覲華吳氏所刻眞儒一脈其一公及門幾亭陳氏定為十二則而稍廣之其一則公從孫蕺培父子悉依陳氏所輯益以年譜而彙刻之而遺書亦云備矣公生平闡發孔孟經傳以其身體而力行之者見之於言海內人士嚮往巳久書凡四刻迄今纔七八十年而購求難得雖游經兵燹板燬不存亦其後人無力廣為傳布使然也余承乏江藩以病在告先

世安定公子孫散處梁溪因得謁祠先公及東林諸先正祠宇忠憲公裔孫某以公遺書謁予而請曰此吾楚培夫子因幾亭陳氏原本而梓行者也先忠憲公稿本猶有未登茲集某標舉而纂之將授梓以廣其傳乞為序余受而讀之如望洋向若而莫測其涯涘少讀先君子論述經傳及教育成均語錄皆手自纂寫重梓之通諸公遺書意旨之所存未嘗不津津有味乎其言之也公逮事神熹兩朝官總憲風采卓然及購閹禍義不受辱發憤引決冀感悟主上以消

彌天之毒醱覩東漢黨錮諸君子囊頭三木至死不屈其酷烈雖不同而知幾先見不俟終日似猶過之此可知人生忠孝節烈彪炳大業未有不根窮理盡性而發而能慷慨從容視死如歸如是其決者也公一生學識深造自得存誠主敬接聖學眞傳蓋存誠莫大乎主敬而主敬莫大乎閑邪邪之在巳莫大於私欲之賊身邪之在人莫大乎異端之惑世昔孔孟大聖賢人一生學力無一息不以主敬為歸未有不以攻異端距楊墨守先待後為巳任者也余讀公全

書如正東漢之崇佛辟陽明之墜禪黜蓮池之逃墨以吾儒之大道與二氏辨析毫芒眞如水火不同器其與宋元以來諸儒為所眩惑引而去之者不大有霄壤之別也哉丙寅三月公赴水直立而死遺札有本無生死語時人多以釋氏了生死如驚如咤而稱道之不知公生平于天地陰陽死生一致之理洞徹了然本無生死一語乃公平日夢先儒一動一靜天地之死生一死一生羣生之動靜即聖人朝聞夕死立命俟天之至理豈異端貪生以求不死怖死以求

無生所可同日而語者哉

明儒能繼孔孟稱傳人亦有其人而忠獻公爲最以其折理精深而見諸綱常大節天道人道從其一源而悟徹之也善讀此書者當由茲序而研窮之

淮陰楊六餐先生傳序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命言聖學以窮理爲本而後性盡于人命通于天斯爲至耳自孔孟敎失其傳儒者流入于二氏即一理字亦茫然莫知其所爲理乃本天而受于人之理是可言可說之理非此理之受于人者能盡此理之本于天不可言不可說之理至今以希聖希賢之徒不知何以故其視此理之受于人者反若日用尋常人人能知能言一似擇子所謂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者然而必專其心一其志于幽微深遠求之舍天所授于人者窮之而盡之必于人所受于天之爲天者窮之而至之以爲闡孔孟所未闡發孔孟所未發此孔孟窮理之敎失其傳性失其所爲性何有于盡命失其所爲命而何有于至幾何不以大易天地陰陽死生鬼神所窮可言可說之理不流入于異端天地陰陽死生鬼神以言窮之而不可言以說窮之而不可說之理而孔孟本于聖百王所立之敎若滅若沒于古今天壤間能繼其統緒而稱眞儒者絕少也余友閻君百詩從淮陰來投予楊六

獒先生傳屬予一言以序之予讀竟爲之歎息而不
能已先生生而穎悟至性過人少儀幼學不習而能
從塾師見性理書問之知有宋諸儒多爲已所讀四
子書立說慨然願受業焉師以是大奇之逮事祖母
王夏月遘危疾父景和公遠館于外先生憂惶不知
所爲日夜禱于天願以身代家奉斗姥案前盎水忽
結爲冰飲之得汗而疾愈早失怙年十九爲諸生博
聞强記講論不輟其學以內外體用爲大凡禮律兵
農諸書靡弗探討其要畧方領矩步不苟訾笑望而

知爲楊夫子郡有司爲文社推先生領袖之一以先
輩大家爲準則修郡志屬爲館主凡貞廉節孝有關
風化雖素門下里表揚靡遺有干以私者卒不以貴
顯易其介斷斷如也巡撫朱公建講堂龍光閣先生
擁臯比說經同堂生徒莫不俛首心折之年逾五十
無子夢梓童青衣引至前語以汝本無子今錫汝子
自後舉丈夫子二不善治生賴脩餔自給事伯兄遇
貧分分甘美同衣食生養死葬盡禮無後以次子繼
其祀撫同產孤姪致育婚配迄於成人卹族屬賙閭

黨孳孳如不及里有曲直推誠善導羞爲所短其貧
行類如此先生年益高築室城東隅杜門著書史公
道隣延致西齋咨以兵事先生借箸畫策洞中機宜
以時不可爲不能盡其用辛巳孟夏復夢青衣持檄
召之先生飾巾待期與家人訣別而逝年六十有八
今庚午秋扶乩降神先生與伯兄俱爲江淮陰官各
有所司里中父老莫不歎異之余嘗覽前代史郡邑
誌乘於高行奇節多取而表著之至儒林學行序說
寥寥紀姓名而已先生生平讀書尙志孝友敦仁其

行誼不越家庭之內其教澤不出淮泗之區有志無
時卒無所試先生自視亦淮右一老諸生耳朝聞夕
死知我其誰乃其遺韻在人迄今五十餘年久而益
彰以年過商瞿之人天與以子令長君得一好學修
行卓立儒林克紹其前烈庚午扶乩亦里中占事之
常豈爲先生降神而爲之傳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余嘗歷覽彼蒼於人無德不報而於孝弟爲尤
甚烏棲魚躍水湧樹枯自昔及今照耀青史孝通神
明其應如響儒者反以事涉鬼神少見多怪疑之其

言理而不能窮理亦奚可見矣以先生不求聞達之人自視一生所爲亦尋常日用之事又何有於身後之名亦天地鬼神痛積行之君子不忍使其沒世無聞若或使之然耳先生成童于性理一書卽能立志願學此與陸子靜兒時問天地窮際覃思廢寢亦復何殊況年益高學日進其研窮所得又何可量耶余少讀是書以太極不主敬而主靜西銘不言仁愛而言胞與及張程不本天命止一性而又別立一性爲性以孔孟四子書折衷之推本大易天人性命陽陰

鬼神生死一致之理累七十篇數十萬餘言先生所著書余未之見不知其有合與否而先生特立獨行遯世無悶讀其傳而反復思之亦歎世之儒者能如先生讀書窮理庶亦無愧眞儒也夫

桂山著太極圖說五年而成書世儒多讀其書而能喻者絕少於六養先生童子時喜讀是書終於講學淮陽立行脩名卓然不朽篇中以不得讀其所著而自爲標舉其畧言之寄慨良深

汪樸菴先生壽序

嘗讀易乾坤皆以君子稱之乾之君子曰自強坤之君子曰厚德乾主動而坤主靜也以坤之地勢言之其體必平衍而後凝畜其氣必翕斂而後舒發其道必博厚而後德合無疆一以寧靜爲本惟安貞者能之先生事母陳太宜人年益高與兩弟紓體循門教授生徒供甘旨適逢 聖朝舉賢拔滯咨求獻老不求仕進日訓二子東川載林讀書砥行長公壬子舉鄉丙辰成進士官行人先生貽書勉之曰爾毋以官

閒事省克稱厥職爲難會 上徵海內鴻博諸儒長公 御試高等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得以生平殫見洽聞沉思逸藻發之於編纂三長之地 上於侍從中深器之以 覃恩褒贈先生如其官歲甲子長公 特簡陝西主試以所拔諸士文卷進先生先生讀之喜曰此之謂夏聲秦風其克振乎先生居隘巷坐臥小閣左琴右書竹數竿石一片與一二舊姻老友共晨夕終歲不挾刺見一人長公進侍經筵承顧問今巳巳春 上南巡閱河遴簡扈從詞臣長

公從行二月初九日 駕臨杭郡 上知長公家有
老親卽 命歸省長公問安堂上宣述 上肯先生
北向 行殿稽顙謝 上還宮知其秉操貞素足以
師表儒林特授長公國子祭酒今夏五月爲先生八
秩懸弧之辰知大年福享惟有德者克承之先生所
以致此非他人所及知也方先生少壯時金友玉昆
才名鵲起拾金紫如芥乃以養疴林泉娛親老爲樂
及長公少年巍科居蓬萊仙省之班聲華奕奕若旭
日之起扶桑而先生閉戶却掃蔬水長吟幅巾筇杖

如退閑一老生里中貴游子弟拜先生床下聆其一
夕話言未嘗不嘆鄙吝之情一時都盡此其敦仁履
素德盛飲人非有得乎坤道寧靜之體何以能動而
剛方含物化光若是哉孔子稱仁者靜而以壽歸之
亦謂仁者之人必其氣厚而有容而自能樂斯爲德
合無疆而享年悠久有斷然不誣者也先生陳太夫
人壽九十有七克享其子若孫之榮貴一時傳爲盛
事今先生耳目聰明食飲步履一如少年以躋期頤
優游坐致而有餘余故推本坤貞君子以明發之有

原運之有本是豈養生家吐納引伸神丹大藥所能
致者哉
樸菴先生兄弟三人皆讀書尚志古君子爲士林
所推重皆桂山良友也不以貌言華語一字入之
以發其德充而福享自符之理非心知良友不能

祝河間太守梅村徐公壽序 代

史稱黃次公守潁川治行天下第一後徵拜太傅與聞政事聲名減于治郡漢世太守領郡事一切興利除弊生殺予奪皆得自專不似京朝官上制于人主下牽于同列不得直行己意且漢制近古爲民設官守令以循卓稱伏闕請留多從民便有子孫以官爲氏在朝德望重臣多出爲郡守州牧加秩賜金歲久而安之如朱邑桐鄉文翁蜀郡不以久處外職爲歎次公守潁川力行教化和氣蒸洽鳳凰神爵翔集尤

多後雖入輔大政非必才力弗逮聲名頓減亦安能使治天下如治一郡不拘以文法一切便宜行事如在潁川余嘗謂漢史之論次公亦未爲允當也梅村徐公祖與余同舉進士歷官河間守余以去年謝政歸道經河間相見于郡亭其率屬布治德化爲先吏民不恐欺有才有程微輸有法彌盜有佩犢之風聽獄非鉤鉅之術繕葺學舍范甯足稱修治橋梁杜詩堪繼公涖任久宜登九列參大政今猶專制一郡絕無厭薄淮陽悒然見于詞色今之郡守雖不及古要

爲親民官士大夫讀書砥行出而治民要以愛物有濟爲大苟爵祿不爲不榮遷除不爲不捷而無益于民生利害以名實計之吾終不以彼易此也公起家爲龍泉令以尤異擢西曹多所平反出爲登州守養民訓士一如今之治河間以是知公他日入爲公孤其聲名日益有加遭逢 聖主諫行言聽膏澤自流下民而今之治行與次公在潁川相去千百年已若合符節矣公居家友愛教子義方長君人鳳需次曹郎次君人鴞出爲别駕與太丘一門徵辟羔鴈成羣

鄉里榮之玆癸亥三月初吉爲公覽揆之辰郡丞司山周君以同官稱觴于堂丐余一言備之周君之贊治與公如輔車之依倚凡所興除靡不後先左右之譬之草木同臭味焉河間之人可謂屬有天幸矣余故不逆其請而爲稱引前人以明其意公之有年如川之方至何俟余沾沾言之

爲郡守稱祝簡質切實而文筆古氣班駁如商彝周鼎光照几席

沈八公復述放生池緣起序

不忍之心人皆有之此聖門莫尙于求仁本大地大德日生而爲之也由親親仁民而及愛物微若蟀介有饋生魚校人畜之夏濫泗淵斷罟藏之無非推廣好生之意乃王道家喻戶曉之事也自釋子以慈悲爲本親親仁民一無所與獨以放生爲汲汲不過從庖厨網罟之餘教人贖取放之以爲一切含靈皆有佛性放百千萬億生如度百千萬億人又創爲福田利益之說而放生有池所在林立士大夫信其說亦

多相率而舉行之每見吾鄉先輩大家于其親沒延請僧徒懺禮佛乘與資冥福雖不以爲然而心竊傷之人子終天抱痛苟可爲父母捐糜從事何所不爲雖滅算鬻天誓以身代有毀不勝喪而求之者况于釋氏度亡解厄即知其未必然而從之亦猶是也余嘗以是推人子仁孝之心猶未達聖人爲弟子作孝經之大旨人苟知此身乃吾親之遺體我之身即親爲我分而二之身親之身即我本親而如一之身假使吾親生平積有罪孽傷之痛之孰有眞且切于即

父母遺我之身積行累仁孳孳汲汲亟如已有愆尤思所以消弭而克蓋之此聖人所爲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即曾子啓及門手足戰兢今而知免者是也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祖父之積善尙可庇及遺體之子孫豈子孫之積善不能上報本生之祖父此吾鄉賢士大夫每聞余是說而爲歎息之者也武林沈氏爲里門右族余少時熟聞其先人澤民公修行立名而矜式之長與公子姪行輩昆弟遊時過從其家看花賦飲於池亭之上

知澤民公爲其父母及其外父母袁氏無子以女爲子即以所分寺池一區廣從若干捨以放生資兩姓先人冥福已而其子若孫當緩急時典出爲他人產公子八公重沒其先志多方措置贖取其故物而有之又池東夏蕩一口南有竹埂一帶相繼典出者并贖取以供歲祭三時無缺因述先人創始有記及繪釋氏圖經自爲序勒石以誌其顛末與世世子孫守而弗失乞言於余余即推廣八公爲文亦惟有本人子奉父母之遺體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又安有志

先人之志而不能繼之事先人之事而不能述之況吾先人之志與事非他乃爲其父母所爲之志與事而吾敢弗繼弗述是可忍孰不可忍而肯爲之者乎然此可爲知者道耳今世大家巨室積習名教之子孫其賢與愚亦各有不同聞聖人孝經所說歡忻鼓舞而從之者十嘗不得一二人聞釋氏品藏所說歡忻鼓舞而從之者猶十有二三人究之此二三人始雖懾於因果不旋踵卽以貧乏事故變易其心者有之然其中又豈無子若孫不沒其先志殫其心力復如其舊而守之亦何必從因果起見而爲之哉此可知人子仁孝無已之心無人無時莫不有之而聖人教人大旨垂訓萬世而不易卽沈氏一門亦大可見矣余讀澤民公緣起一記有無論罪福果報冥顯不爽又爲無佛蔑鬼嗜財好殺之人動其誰無父母而忍爲之之一念八公推述緣起大書特書終歸於余所稱引孝經大旨沈氏亦可爲多賢子孫而能世其家者矣

直指吾教不掃釋語以引之此卽孟子引墨者大旨

金陳大家合稿選序

余與凌子文起定交於京師議論古今娓娓不倦凌子生長東江篤學嗜古經史百家無所不窺據滄溟之上洋攬九峰之幽秀吐納烟雲沃盪日月發抒其心靈手腕之奇每讀其文未嘗不拊掌叫絕嘗歎國家制舉業與有明大家並驅爭先者有之文氣猶多萎薾不振因陋就簡以逢時爲汲汲凌子目取成弘以來諸名家甲乙而品隲之以正希大士兩先生爲制藝之標準文至兩先生抉剔幽奧開辟心胸入九淵而薄九天刻畫聖賢精神鬚眉畢現神明變化矩範斯存莫尙於此時與人言多弗省余獨心折之以文之有八比猶詩之有格律有唐一代詩家必推少陵集大成者諸家風調體格各有偏至而遠漢魏取六朝綜陳梁參建安千態萬狀合巧力而兼至故明之獻吉輩僅得其膚廓宋之魯直輩多流於下劣兩家之人亦步亦趨而能神明變化以出之何至少陵之後止一少陵孤行天地間哉凌子之論金陳亦猶是也兩先生稿多數千百篇其文如電激風行時有

疎忽經露一如少陵縱筆所之不自知其所然凡村俗眼多怪詫而吐棄之不善學者撫其渣滓皮毛以為靈珠荆璞耳茲特為遴選而汰存之非謂遴者精液而汰者糟粕也學者猶是選而專心致志以求于神明變化之中不獨取功名于拾芥而先輩大家以文貫道之真傳于是乎不絕于世矣凌子才大思深文字光芒薄千仞經世諸書淹洽條貫他日石渠天祿閒必虛一席以俟之矣

金陳選稿雖多以文起茲選為定本由其選金陳

文如金陳自為文皆有神明變化為之

叢碧山房集序

讀古人詩悠然感吾情動吾意而歌哭隨之非吾之情與意有是可歌可哭之事乃古人有是可歌可哭之事發乎其情與意而為之也夫他人之事非吾事其感吾情與意猶若此况吾身親為之人讀吾詩何以異於吾讀人詩不能使人歌哭隨之尚可以為詩乎此言志發情之說為古今作詩不易之旨歸然千百世作詩之人莫不持是以為旨歸而能合者有之其不能合者比比而是千百世論詩之人莫不持是

以為旨歸漢魏以上論詩絕少而能合之漢魏以下論詩愈多愈客而愈不能合者比比而是詩日益多其流弊日益甚此無他良由論詩之失其傳而作詩之流弊如江河日下而不反夫是以詩之體格雖具而性靈不存不可以為詩猶人之體格雖具而性靈不存不可以為人也夫詩之為詩非一成不變之物與古今風氣而日變之物也自離騷以迄詞曲莫不由變而生而各有其體格其至卑下者莫如詞曲今世俗所傳古本北曲文人才子擊節而歎賞之亦以

此中有性靈存焉此可知詩之爲詩變而有不變者存不可以時代之體格論之也乃近世論時者徒執體格以論詩一如論時代者論之如濟南思追初盛排麗爭長而以膚濶詆之乃直取枯淡無味之詞爲性靈在是焉然則左徒托物比興璀璨陸離善讀者以滔滔清絕目之此何爲者耶如北郡規摹樂府竒物矜能而以呑剝詆之乃自爲軟熟不倫之語爲性靈在是焉然則少陵上薄風騷原本漢魏六朝善讀者不得以形似神似別之此何者耶夫詩之有濃淡

淡猶人之有肥瘠也各就其才力之所及原在性靈存不存外論之雖欲易之不能易也詩之有法則猶射之有鵠的也必端其趨嚮之所之亦在性靈存不存外論之雖欲廢之何可廢也其論詩苟如此其作詩亦可知竟陵之訾謷滄浪是已而竟陵之爲竟陵不過以己之所能爲抹煞絢爛二字其詩之位置應在何等不旋踵而又有訾謷之者矣虞山之菲薄空同是已而虞山之爲虞山不過以己所不能爲抹煞風格二字其詩之位置應在何等不轉瞬而又有非薄之者矣往與雪崖同辟於京師雪崖詩不苟作未嘗輕以示人余徒知其能詩而已比余罷歸著書間濶幾二十年戊寅秋雪崖出守建寧過余桂山草堂把酒論詩自晨及晡往復論難渙如冰釋投余叢碧山房詩集而別置其集案頭凡四十餘日始卒業爲書以報雪崖吾今而始知天壤間乃有雪崖詩雪崖答書索余序以詩義固說二冊示余他日友人坐次有舉雪崖詩問余余曰子讀雪崖詩當先讀其論詩姑舉其論詩大旨爲子言之自三百篇漢魏以來於

晉則以元亮獨爲近古於唐則以子美得漢魏之遺夫元亮之平淡自然與子美之光芒萬丈近世學陶則以杜如別調學杜則以陶爲別調辟猶兩人之子各父其父者然如雪崖則兼而取之猶一父之古得子其以平淡光芒如二子之分形有殊其以近學士遺爲一父之原本亦豈有殊耶故其爲詩出則之作大夫應制贈答之文入則父子昆弟歲時遊燕則依大則違離鄉井羈人遷客登臨瞻望之愁吟小所謂戀庭除稚子童孫瑣屑戲弄之樂事莫不以其今人

刻意求新不知新在人心發動處者爲之言其事無事不與人同而其情自別言其時無時不與人同而其時自殊夫是以學陶而不必爲陶而不得以今人之優陶而非陶者目之學杜而不必爲杜而不得以宋人之宗杜而非杜者啞之能直接近古得遺而無愧者雪崖子之詩也因以問說一冊授之曰子毋其說爲固非固也彼自以爲固也子毋以固說之論詩爲刻也非刻於論人乃刻於論已也於古人之一章一句其疵者可以刻求之其佳者雖連篇累牘亦可

以怨存之者也苟於已之連篇累牘自以爲佳而怨存之固不可於已之一章一句不自知其疵不以刻求而以恕存之尤不可也噫嘻余不能詩安能論詩雖累千百言如一言亦惟曰吾今而知天壤間有雪崖子詩與雪崖子說詩

通上下數千三百年文人才子論詩從未有直探河源千支百派如一線從天上來者傳神寫照真足不朽

桂山堂文選卷之二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壻張亦[illegible]
男王武功[illegible]

序

送姜定菴先生之任奉天序

定菴先生居里門特旨起奉天府丞一時朝野相慶先生愀然有憂色以母錢太夫人春秋高爲乞養陳情疏且暮且上矣太夫人聞之召先生立堂下命之曰古之人有言以色養不以祿養固已獨不聞事

親之道亦就有大于養志者乎人各有親亦各有志期于順而悅之則一也自吾爲汝家婦逮事宗伯公及姑太夫人宗伯公當神宗時歷官淸要庭論多所建明引經據典不爲羣說所撓吾旦暮侍食堂上太夫人每從容爲吾述之而喜色溢于眉端吾退而思大臣立朝梗概宜如此未嘗不以太夫人之色喜爲喜也及汝父由郎署勅使巡行一切興除如治河賑饑得以便宜行事吾黽勉勸相時或脫簪珥以資糜粥所全活利賴者多汝父喜吾亦喜汝起家縣令入

爲諫官遇斷獄疑難持筆不肯下每章奏未報可輒席而坐若重有所憂吾窺之未嘗不私喜汝官守言責誠敬如是復何憂吾生平監池封鮓之戒不以口腹累汝何時不然於汝又何所須而予取予求也耶吾祖爲先朝名相國吾父孝廉公于兄弟行獨愛吾吾離襁褓稍有知識時食飲衣服習見珍麗久矣官爵遷轉耳所熟聞今雖耄生平爲憂爲喜大概可見又何有于世俗之沾沾者乎皇皇者華古天子勞使臣而念其不遑將母也人臣亦何敢言北山行役豈不以藝黍爲憂卒于盡瘁不廢今 聖天子嘉汝未老鮮汝方將能上報主知而勤勞王事賢于北山大夫遠矣吾聞奉天左長白而右混同 國家發祥之基也比年以來 上加意生聚而培養之其爲上都之制陪京之規模大矣汝爲少尹於玆土有東都保釐之責焉使土田之辟者加辟人民之聚者加聚城郭廬舍之宜擴者加擴官司政令之宜飭者加飭禮樂敎化之宜陶宜淑者益加陶淑能不負斯職而克有治聲 天子東顧而嘉與之吾雖家居必且爲汝

食益加餐七益加進何嘗以汝拖金紫侍養于堂爲樂乎是則吾生平之志也又何求焉先生再拜而起曰謹受敎遂叱馭而東行諸君子各爲祖道之章僕不敏辱與先生知交久爲泚筆而述之先生萬里瞻雲之念亦可以少解也夫

章法謹嚴議論周匝一種慈母之愛子良臣之事君俱從絶大根源發出此從史公屈原傳神情得來始知八家文尚多疎懈處

送毛會侯北上補官序

歲甲寅毛子會侯避寇亂僑居省城之慶春門去余北郭草堂十里許余年齒淩衰逢世艱術與宇台祖望輩遊憩林泉追逐花月爲香山會毛子時過從放歌狂飲寬其胸次多憂時憫俗之旨今夏補官入都余以事留河水爲文以送之曰昔元次山爲道州值安史亂作舂陵行痛惜人民流亡困苦少陵讀之慨然太息謂得結輩十數人爲邦伯萬物吐氣又安可待次山請上時極言天下民生凋瘵刺史非其人時

論薦之比來 國家西南用兵民生不聊臨軒咨訪不次用人毛子歷官雍梁廉幹慈惠有循卓聲今補官入都當如次山伏闕下舉前日所以治郡邑及今日所過人民荼苦狀極論之 天子必爲改容進方伯而倚又安以吐萬物之氣余輩老布衣不至如少陵讀次山危苦之吟而太息于聽者之無人也豈徒爲毛子一人慶乎雖然余于毛子之行又若有所感焉以毛子之清才受 國家之知遇欲如次山委符節而歸江湖我知其不能也余輩二三老人歲時花月刺船魚麥之鄉憶毛子斯時必且讀次山歸時所詠詩念吾香山舊人亦必有悄然而不能已已者耶

稱引時事勉以及時有爲又有進退自如意在言外友朋忠愛纏綿之旨使人感慨係之

送姜騰上南歸省試序

姜子騰上讀書武彊山不榧意涉長江踰大河攬嵩岱之高華贍宮闕之巨麗居京邸一年今戊午五月將以省試南歸于其行也不能無感焉士屆首八股業攻苦揣摩不知幾何年矣一試而不售曰技未工也再試而不售曰時未至也幸而工矣時及矣而猶不售抑塞磊落慷慨悲歌不得已而遠游于謁思別有以見其才庶幾乎一遇卒不可得歸而仍赴有司之約束不敢以雄心勝氣稍自放軼亦冀主司之有

目者猝相遇于臭味之中乃世所號為主司者其人不必皆無才其才之困折亦未始不身嘗之嘗不少念而推其意之所欲為雖詆以椒心眯目而不惜嗚呼何其不仁之甚也士終其身菰蘆塞默焉而已何忍低頭屏氣日困抑于場屋之間耶雖然干將之劍伏重泉之下而徹霄漢之上物之精氣不可得而遏也見西施者不必辨色而知美聽鈞天者不必審律而知和今以騰上之才論之則脫穎而出之才也以騰上之時論之則畜極而通之時也是行也吾有以卜之矣昔陳子昂游京師碎千金之琴于都市而名動一時今之京師亦才士見長之地也吾不知騰上囊中有千金之琴與否即有之吾必不令其碎但携而歸彈于秋風叢桂之下浸假而聽鹿鳴之歌浸假而勸計偕之駕且有求其人于春官之門而爭攫其文以去者琴則猶是琴也必碎而知與知之而不必碎其相去為何如哉

以不得意歎惜而以得意解之此常人之見也中有守已待時確不可拔之槩斯吾儒之正路也文亦宕折可喜

送孫桴菴歸黃山序

孫子桴菴新安之隱君子也僑居廣陵余知其人二十年未之見也比讀四方君子贈答之詞有送桴菴歸黃山文者不一而足心竊恨之爲不知何時游黃山呼桴菴於三十二峯間與言燒丹煮石事今年初夏訪西樵王先生於湖上則桴菴儼然在焉予驚喜前把其手曰子歸黃山且十年何時復出至於斯也桴菴憮然曰予之欲歸黃山豈惟十年哉欲歸卒不得吾恐從是再十年猶未得歸也雖然今且歸矣余曰噫子雖未歸黃山吾信子之能歸黃山也且子即未歸黃山其歸黃山亦已久矣諸君子以黃山爲可歸者非以其有林泉烟月藤蘿竹石之美無城郭輪蹄囂塵雜沓之習有天門石梁羽人淄流之樂無高閎甲第貴游熏灼之氣耶桴菴歸黃山也茅屋數椽清談飲水而已使猶有城郭輪蹄高門甲第出沒隱見于胸中何論其不能歸即歸矣安在終南佳處東山石室皆處士一往不反之地耶桴菴即未歸黃山其人猶黃山之人也其心猶黃山之心也雖日行逼

邑大都之中人自見朱門我如遊蓬戶何處無林泉何時無烟月何往非洞天福地何人非淄羽高士奚必黟山塊土買宅卜鄰始稱巢父一巢之上壺公一壺之中也耶今桴菴居廣陵且十餘年天下繁華塊麗之區也陋巷席門衣懸鶉之衣食粗糲之食所與交皆滄洲石戶之流所日夕討求皆山水嘯咏之事以是而行游天下其爲黃山也不已多乎雖然仲宣登樓賦云信美非吾土游子故鄉人情所不能違也桴菴之于黃山十年以來飲食夢寐無時而不在焉其不能即歸也亦足感矣行矣桴菴出黃山幾二十年一如其在黃山也今茲歸也北山之嘲諸君子無庸濡毫而俟之矣

歸與不歸爲眼目十年二十年爲波瀾其結處又得朋友規諷之意烟波縹緲如置身巫山十二疊之間

送相國馮公榮歸青州序

康熙二十有一年壬戌六月二十四日　相國益都公復上疏乞休　皇上允其請于時在朝滿漢諸臣及草野之人莫不咨嗟太息謂公宜留其身以輔吾君奈何使東歸此爲國而惜公之去者也其士大夫之賢在野之名人高士又莫不咨嗟太息謂公歷事兩朝定禍亂贊治平引年而退古大臣進止以道如是此爲公去而稱美其難得者也某爲公門下士侍公左右有年嘗從退食之餘從容深論竊歎公之意念深遠非人所及知也公今還青州幅巾杖屨坐嘯雲門之峰朋吟康浪之水高念東唐際五諸先生皆耆英社中人也某越西之鄙人久客且歸再拜而送公不敢稱引恩榮晝錦之詞惟卽公生平焦勞拮据至今日釋然如去重負又非等于推枰歛手比一局於適然其忠誠惻欵去留有所不能已奉一卮以颺於公前公傾耳而聽之使賜多言必有啞然而失笑者矣公天性誠實德量寛大事上交友一主勿欺幼所習讀身體而力行立朝垂四十年條析章奏因

時裁斷靡不曲當於經義雖稗官野史百家雜說釋典道藏諸書無所不窺而發爲文辭見諸行事其源流根柢一歸孔孟大旨初釋褐入翰林日讀書不妄交一人暇則獨行山寺嘯歌自適嘗謂自通籍來從未計何時應遷某級何事應進某官素位而行當務是急居是官若終於是官者未嘗過而他問也爲大司成考課生徒擇其儁才者勉之爲少宰澄銓法懲奸胥覺緣者多勿便造蜚語以撓之不顧也爲總憲糾吏詰姦民生攸賴論三藩折亂萌公規密諫皆根本遠大至計爲大司寇平反疑獄全活冤濫諸所條奏在先教化以弼刑及入參大政士大夫親戚交游無不升堂稱賀公退而私念一似重有憂者爲吾居一官力所能爲者爲之吾於周任進退之言猶得而自主之也今備位宰相上以弼君德下以庇群生咨詢奏對論議票擬少不當所關至重且大嘗覽古今史傳居是位者不必非其人卽恃才偏執或希世取容天下論之後世非之吾惴惴不免是懼其敢以鼎鉉爲尊優之地乎以故甫入政事堂首薦魏成二公

可大用時政府久不薦人相循爲例內外驚顧若創
舉然 上曰薦賢受上賞宰相之事也卽所薦擢用
之是時海內宴安比歲豐稔山東河北諸省斗米十
餘錢公復疏宜所在省郡發官錢糴穀入倉以備凶
歲卒格部議不果行不數年歲荒用兵粟價騰貴百
倍其直公竊歎此極平常事關國計甚重吾非出位
而言大學理財用人爲治平要領安得輒引陳乎不
對錢穀爲是耶公輔政十二年凡事以立國綱維培
養元氣爲本知無不言不喜二三遷就以自負生平

日奏對 上前事無大小援據經術非意所安寧置
不對至强藩尾大買馬增兵力爭不可黜陟督撫大
僚不苟同異嘗言吾年已七十報國無日終不戀一
官上負 朝廷立志卓然自壯至老不動聲色而人
皆肅然仰之至于水旱蟲蝗星變地震以及盜賊竊
發奸宄潛伏每夕嗟憂慮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不僅
取以上聞而已論者多謂公事變隨時不必與古一
轍公獨以朝廷舉事安有就便利以邀倖成亦無苟
且塗飾而可措諸久遠者嗟乎人之涉江湖也長年

三老爲倉卒顚覆慮者甚至彼不更事之徒未嘗不
嗤其戚嗟之聒耳及中流遇風波浪噎扼柁疾號
幸而獲濟始歎服其老謀而先見脫有不虞噬臍無
及矣人之謀國猶其爲家謀也一歲之計果其口腹
十歲之計庇及門盧如是已矣而不知教詩書以成
德器訓恭儉以保室家此所謂子孫百世之計者也
人主賢明海內無事臨朝交警詢茲黃髮如秦誓所
稱休休能容以保我子孫黎民者亦猶是耳公生平
孤介特立無攀援不以同年鄉里交更密門生故吏

訓以居官盡職無一語及私 世祖章皇帝幸內閣
嘗指以語大學士曰爾等以何者爲翰林若馮某者
眞翰林也 上于衆中識之公亦不知其所從來也
太宰孫公少宰石公雅敬重公內外除補多推公主
之諸勿便者嗾言官劾公列狀上聞 世祖皇帝曰
此豈馮某所爲置弗問 先帝知公深公每言未嘗
不涕下也 今上親政有滿御史亦傅會糾公專擅
改成例後以妄奏飭行在都察院時諸疏爲滿相班
氏所抑 上一日忽取公二疏閱之曰是皆洞山機

宜卒令議覆施行此年 上益勤政與宰執定議公
票擬章奏置對 上前據事理爲可否初未嘗度今
所能爲者而後言 上多是公 上嘗云馮某奏對
朕前從無一言欺朕嗟乎 上之信公深矣公之遭
遇亦至矣一旦致政而歸何以慰天下延頸之望而
士大夫倚公以一仰其志者復何所仰耶公謂自吾
入閣來幸免於罪戾賴 上一人知我耳吾受恩遇
如此而使主德日益進治化日益隆上報 主知以
仰答 先皇于在天今 皇上春秋方富吾年齒日

衰而弗避賢路吾懼積誠無以孚上心惘然無以信
僚友吾安於私念未嘗不疚且愧也公年六十二郎
上章乞休自後或比年而一請三年而再請至京察
自陳天變求能言益懇切不徒循例引咎而已辛酉
嘉平月復疏求去上以疏還公曰君臣之間略此形
迹命公且留今年二月 上諭 陵東行語內閣諸
臣曰馮某留甚善俟朕歸徐議之五月 上東還六
月疏復上已七拜疏矣 上不得已予告嘉勞甚至
令馳驛遣行人官送之翼日入謝賜飯傳旨云稍待

深秋約車歸里既已謝政即同閒人時來看朕常到
瀛臺越日公至瀛臺賜飯閣東傳旨云天氣尚炎秋
京面朕命內侍扶持公遊西苑昇酒肴相隨既醉或
倦隨在歇息勿令遽歸 上臨朝每左右顧默然吏
部以更卜請旨 上爲遲久不下屢問閣臣云馮某
近日何如復親製詩章爲文以送之其敬禮如是嗚
呼此豈近世予告大臣所易得于主上者哉昔蘇子
瞻指文潞公語遼使日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所
不及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未逮自熙寧致政

至元祐復入相年已八十餘六日一朝十日一入朝
堂議事兩月一赴經筵宋世優禮宰執無出其右公
之精敏强力過於潞公而年齒猶未逮也今雖退老
使他日如潞公復名何如及公未衰而用之潞公元
祐復入相去已十二年假令十二年間使其坐鎮朝
堂其有裨時事當何如寧僅以垂髦之年不克用而
止耶某嘗讀楊繪老臣去位一疏願 今上一思其
說當世豈無楊御史其人乎草莽區區無益人國亦
惟與朝野之人咨嗟太息惜公之去而又歎公之屢

求去而今始得之爲文以獻于公冀公之不以爲諛言而愍置之也

本朝相業敦重有守以功名終始者公爲第一此文字字眞切知公素不喜浮誇之說聞公讀之亦歎其知我文原本經術名儒之識大家之筆

奕文堂詩序

余與我持年相若出入里門又相近也余年五十始與定交余性放宕喜交遊足迹半天下我持澹泊寡營杜門却埽左琴右書翛然自得兩人意趣落落難合一旦相遇自以爲香山竹溪之徒莫有過焉此其故人不得而知也余少時爲詩尚聲調我持發意幽渺時見峭拔徑路微分各有由入使余兩人年少時分門角立互有譏彈正如持矛挾盾攻刺無已必然之勢也詩之爲道情文相生余悔少作多淺薄引而近之根心而發于我持之旨稍合焉我持近詩自孤清而入圓秀出澹樸而得聲華屢變益上未嘗不讀而心折之此余兩人少壯如不相識晚乃契合無間余兩人之交兩人之詩爲之也文章有神交有道少陵之言不其然乎余疾世之爲詩者纔剽古人一二即以古人標榜之我持之詩機抒獨出其合于古人讀者自知之獨余兩人生平爲詩與兩人因詩晚而交好可得而質言如此

評詩論交俱見眞切此種性靈文字不可望之時人

勾留草序

昔師乙論歌詩寬靜廉直各宜其人而況於作詩者乎今人莫不爲詩趣數施僻之音未嘗不著于篇章其人亦以此而概見所爲歌詩以見志審音而知人被政教而通性情其道甚微潛菴牛先生以戴經名家射策大庭授靖安令與今治富春略同一以安靜簡易爲旨歲甲寅閩粤用兵邑居上游當要衝先生討軍實供芻糧洗舟之役相繼廵巾之呼不聞臺司郡守莫不嘉美之人謂先生治行過人不知其得于

詩之原本深也既而先生遷吳郡司馬以候代寓武林北門日從湖山烟月間與才名宿士倡和不倦名曰勾留志旅處也或問予知先生之能詩于先生情性得之今由先生之詩以覘先生他日政教之所成可得而聞其說歟曰奚而不可哉先生以治績尤異擢佐郡行有日矣乃淹留瓜代之期蕭條旅次之際豈無所感于中耶今讀其詩羣而不流怨而不誹其得于敦厚者有然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其得于寬靜者有然夫敦厚寬靜坤之道有之得坤道之純者惟六二其辭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以之居官立政平易坦白好善而能用人又何不可從先生之詩驗之也哉昔唐之詩莫盛于景龍開元其時聲律以雍容弘博鳴其休至天寶樂章曲盡奏繁名曰入破而變亂始作無俟吳札晉曠而識之今先生處昇平之世有安攘之才詩不云乎吉甫作頌穆如清風由斯道也豈獨以古先生一身之休而世運之邳隆亦必由此進之矣

一論詩耳而人心世運莫不由之其旨遠其論宏

小儒那能道隻字

韓秋巖文集序

余少時喜爲六朝語旣而與江右王于一徐巨源極論古文詞數千百年沿流遷變之故乃始厭去閒鄢陵韓秋巖先生與侯朝宗賈靜子倡明古學順治戊戌從張司空北遊與秋巖定交于京師比秋巖出宰永嘉予亦客遊四方迄今十有五年中間間一相見握手未竟談又各散去今年歸自秦中秋巖亦罷官歸將與予別乃盡發其生平著作以示予予受而讀之而慨然于文章之自有眞非其人不足以傳也今

之爲古文詞者有不以古人自命者哉試取其至淺略者論之亦旣曰爲某人而爲傳爲某事而爲記爲序爲誌及讀其所爲文此人也而可移于彼人此事也而可移于彼事祝頌如出一口弔祭如在一家游覽紀述如出一處取天下變幻百出之事與變幻百出之文僅同帖括制藝之陋習尚可謂之古文詞耶遷不爲左范不爲班韓柳歐蘇各自成家語不必相因論不必相襲今之爲古文詞者一步一趨求其肖而已若雜之是韓之序東野以鳴字後之人亦擬一實字爲序歐之記醉翁以也字後之人亦拈一虛字爲記將遷固之後何止百遷固韓柳之後何止百韓柳古文之道晦塞榛莽此歸震川茅鹿門之所爲抉摘發憤特舉唐宋大家之文以告天下使人豁然于暗室之一炬也秋巖之才恢弘踔絶生平有所建豎多不就小試一邑又鬱鬱不得志然亦終不以語人惟文章之好老而彌篤原本經術而參以獨具之識力發揮閎肆而歸于古人之簡潔以爲遷固而非遷固以爲韓歐而非韓歐以爲震川鹿門而非震川鹿

門蓋深造古人變化神明之極而自成其爲秋巖子之文者也秋巖常語予古文一脈近在江右吾鄉自侯朝宗而外指不多屈非得史漢大家之眞諦者不足以語此今秋巖將懸車于里予亦老而倦于遊文章有神非時人耳目所能信後有作者知余言之不阿則知秋巖之文可傳矣

文人雲霧終老不見天日此如棒喝要認取本來面目有功後學不淺

再爲李子游草序

予與永生交最善考叔爲永生諸父永生少有逸才苦貧且善病宵晨炊一飽不能再舉火賴其諸父行時時存卹之然卒負其才憂愁困厄以死予哭且弔之日冀死歎蘭蕭賈亡悲鵩鳥何如而家伯陽翁十年不面更年少盍傷永生以盛年鬱抑而死而歎考叔嬉遊市里年逝七十猶有嬰兒之色也凡人富貴窮達賦于天有非人之氣力所能爭達者任其自然凡欣喜悲戚之情無端而妄入之不可爲得其正也倉庚反舌秉青陽木氣而生其音若歡愉獨多至于秋商凋落清蛩寒緯莫不揚綏振羽以吐其音非其音獨悲也時使之然悲者聽之自覺其悲耳人生遭遇何獨不然考叔遘亂離棄諸生業以書法高等上春官待詔三年不報萊陽宋先生見而奇之與游北平數年歸家得詩數十首予既已序之矣今復遊歷江湖得詩草如干雖相去七八年然皆崎嶇道路羈旅流連之所爲作也夫以考叔之才當坎坷之極使其視富貴窮達猶有哀樂之情介于中趨舍之計擾于外安知其不爲永生憂愁鬱抑以夭閼其天年尚復能與香山蓮社之徒優游以卒歲哉考叔殆深有得于內者毋徒以詩人目之可也

曠遠之旨使人怡然自得文之能移人情者也

盧邑德政錄序 代

余家東海族屬繁父兄之訓其子弟惟讀書修行其出而仕者必教之曰當如吾先世九江汝陰以爲法其仕而假歸或懸車里門與宗老燕會必自述其治行有一二尤異相與嘉歎之爲滿引觴侑子弟出而服官相勉益甚吾兄某之筮仕盧邑也踰年而政聲著余時官浙中覽其邑人所裒輯詩歌而歎曰此余歷官之所不能爲者而吾兄優爲之雖然今之爲吏以修邊幅偷名譽爲尚然民之多口叫祝以與孔子

日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思人愛樹非有以入之而可以爲爲者乎三秦爲有周舊都隴西上郡其民愿樸而尚義往余巡泰州三年去其鄉民皆攀車流涕余非有殊政及人其民易於見德如此泰與延中間相去千餘里而士風略同吾思吾兄之爲德于延因思吾之在泰軒丘木門吾桐鄉也至今依依常在吾目中昔何紹課最爲三河表召信臣以高第入爲少府卿在今日不足爲吾兄稱惟于兹編而歎其無忝于汝陰九江以對吾父老可謂不忘家訓矣

歷落勁古昌黎之神

徐電發菊莊詞序

余種花好蒔菊以其艷而不流於靡澹而不入于枯菊故難蒔把搔灌溉樂此不疲嘗自謂物之適人情者其與會各有所屬余不知淵明之愛菊何所取而余與同癖凡人事境遇有會于余心者未嘗不以其與菊之趣來相近欣然就之一日讀徐子電發詩餘標其集曰菊莊徐子以自號也蓋思爲繪圖貽之傍山臨泉石墻竹屋黃花紫莖繽紛籬下時人爲詩歌美之余曰諸子以菊美其人可謂得之矣亦知其詞

之似菊而美之者乎詞之爲體描畫情景不嫌纖靡而登臨憑弔淋漓壯激亦有所不免別而論之亦如王李鍾譚循流忘本互有譏評歷覽近家求其艷而不流于靡澹而不入于枯幾難之矣電發之詞去二家而擅其長可以前追古人讀之悠然若與余嗜菊同趣余嘗與甫草星期論吳中人物必首及徐子名不虛立上不虛附有以也夫

文如秋菊之英潔而有姿非老手不能

遊西山詩序

登佳山臨清泉人知其美也而皆好弗存焉援奇領異維日不足許掾康樂之徒有其癖好矣而情性無與焉人之于境其情性相近者眞焉而會心涉焉而成趣所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徒以耳目而以神明遇之今年四月從余友馮子躬暨山盧溝橋至戒壇歷上方潭柘而歸而嘆馮子之所得于山水與人殊也馮子性穎敏卓犖不群生長京師日坐小齋讀經史朝于師而夕于友年二十未嘗跬步出郭門今茲山遊余方慮其陟險而驚造幽峻而却步乃鳥道巉削懸絚直上洞穴谺呀窮搜冥討凡所登眺評論其峰巒之秀隱品第其泉水之甘冽與昔人分寸不失余筋力衰攀躋不相及上下山喘息初定便曲肱而臥馮子危坐注目四射意有所得縱筆書之情狀畢露眞似老于山遊者其詩綿邈清靡如水流月出眞珪方璧隨遇而成視謝家石壁精舍諸篇相去何必有間非所謂胸中具有丘壑而神明遇之者耶才大性深于斯亦可見矣

山遊耳發出一段性情非意想所及

楊長公集序

予少從先人遊邵陵自武岡抵衡湘所過名山川奇偉詭特蕭瑟澄泓之槩不獨南岳洞庭稱巨觀而已也先人嘗語余屈宋之騷於詩爲一變莊周之書于文亦單行下逮皮日休陸鴻漸之徒其詩詞與諸家別有格律一種奇詭蕭瑟與山水絕似若地氣使然長沙楊長公來西陵以所著書屬予序長公于古今文章家閱之幾徧矣疾時俗之流失以膚淺剽割爲能慨然有慕于屈宋以來以其瑰畸之才特立于三湘七澤間作爲文詞思別有以自見長公父九疑先生遘鬬禍罵賊不屈死最烈長公痛先志崎嶇窮阨以老卒不改其志行區區文字肯委瑣鄙陋寄人籬壁間而已哉山川光怪鬱爲文采每讀一篇似與少時遊歷憬恍心目間因憶先人之論而信其有合焉爲述之如此

長公集自成一家大約得力諸子爲多文章家數身分毫不可假如此長公可以傳

楚游草序

楚詩見于二南一時泳游王化貞靜而和平非其土風則然也其後屈宋變雅為騷原既繫心君王玉亦傷悼其師流連悱惻讀之不自知其離愁之橫集也長沙湘水僻在南陬地卑而濕為前代士大夫遷謫之所洞庭秋波巴丘木落凄清蕭瑟觸緒而生況于羇旅之人託處其地者乎入楚而為楚吟若有不能自已者雪衡少負俊才伉爽磊落有陳孟公風屢試不得志奮袖談天下事去而遊楚放浪于黃鵠之磯淹泊于雲夢之渚得詩如干首以雪衡之才當壯盛之年抑鬱不聊其行遊又騷人遷客之鄉牢落悲吟與水鳥山猿互相響答其辭之激越蕭森槩可知已乃披而讀之清新綿麗如時花好女駘宕自喜豈非其性情有大過人者而非楚音之所得而移之耶昔之詩人有才無命如陳子昂羅鄴諫之徒憂傷悱惻卒于屯剝而死正為其器量不足以承之也雪衡有才如此能以其器量承之使他日時至而名立為國家賡颺明盛一洗騷屑之音不可謂無裨于風雅之教也

論有根原真領袖風雅人

賀徐敬菴內陞序 代

侍御敬菴徐公秩滿晉卿貳在朝公卿大夫莫不以公才望舉手稱賀抑知 天子之知公非一日而公之遇此非尋常之可比也今 上遷轉在朝諸臣至詳且慎而尤於御史臺為甚必視其平日條奏若何風采介立若何歲滿而始進之則公之得此于 主上所為升之九列而欲不次用之其受知不可為不深矣公少登進士居銓曹廉約自守無兼衣餘食綜攷選人罕屈滯時論多之陞儀部郎典丙午江南試榜發之日單門寒畯皆知名士也是科江南得人為最踰年考臺垣六部諸曹郎皆得與 上于掄人中特授公御史公感知遇殫智竭忠大小章奏指陳剴切奉俞旨多見諸施行巡視兩淮洞悉商困條三弊六苦諸疏上之把搔爬剔至今稱便凡此者皆公通籍二十餘年居是官守是職所自盡其才力者也 皇上明聰所及于公歷官所為已纖悉洞知之歲例上面公獨留豈得不謂之異數乎哉昔宋王范兩文正公皆以正言討諫在朝宁誾侃侃論列為時所稱

初不意上之深知之也及錢若水入樞密上問誰可大用若水以王公對眞宗曰吾固久已知之卒用爲相呂公復執政范公亦進用于時黨論未息仁宗素知公可大用盡排羣議而用之人臣之遇主在柄政有爲之日而人主之知臣多在生平惻欵人不及見之時公之處此宜益有以自勉矣余聞公少孤而家貧公父遭兵變客死江右其遺骸不知所在公年未成丁哀號涕泗徒跣間關至性所感若有鬼神助之卒負父骨以歸公之盡孝于親若此宜其出而事君

清貞勤敏克稱厥職位益高任益重感激盡瘁益有加庶幾若兩文正公之勳名以報主知是余所厪厪望于公者也若夫榮名顯秩人世所羨雖于公有加等又何足爲公道哉

賀晉秩而加勉詞不襲世俗格套一語古道照顏色矣

送按察使宋公赴京師序

前按察使萊陽宋公以事至浙事竣還都余與二三子相送于關河之次再拜而稱曰古之名臣功業著于當時聲譽炳于來茲必有天焉以相之而非人之所及知也一介之士饑寒困迫一旦舉於鄉里愚夫愚婦聚觀馬首猶歎以爲得天况公少壯登朝敭歷中外文章政績聲施赫然非天之所相而能如是乎然余嘗計公通籍以來二十餘年其間安平處順爲時無幾而憂愁阨塞驚危顛仆之狀靡不身歷而備

嘗之卽今事過每一念此未有不目眙心悸爲公歎息流涕而不能已夫天之于公旣已位之通顯大其聲名又不欲如是而止必紆迴曲折歷之死生患難之中而出于平常福享之外固非人之所得而知也且死生患難人亦時有之士大夫以其才智乘機關捷馳騁于名場宦海之閒一跌不振而身名俱敗者豈少哉然不可謂天之所爲也若公二十年以來其所遭遇皆卒然相加而出于意料所不及不謂之天之所爲不可公之初登進士也官版曹兄爲仇家所

陷牽連詔獄逾年得脫臣銓部出巡泰州多異政移北予以斷獄守法不撓甚譖中傷幾蹈不測及分守東越遷今官省覈大獄全活甚多而公之族子以私怨嗾公銀鐺逮繫禍且赤族獄既具賴 天子明聖白其寃嗟乎天能與公以阨塞而不能挫公才質之蓋堅能處公以阽危而不能奪公道氣之彌厚今而後吾知天之屬意于公者甚深而倚任于公者必宏且鉅也古之名卿賢相其屢折于始進之日而淬厲于將用之時天之所以委折而成全之者類若此今

天子神聖四海又安在朝元老宿臣致政退閒者相繼而起公旦暮入朝是 天子所親鑒其忠誠而湔洗之者也待之以不次任之以艱巨必有以荅聖主之知而副海內之望抑知公之臨危出險身名泰然以有今日者豈人之所能爲也哉昔馮異之對世祖以管仲射鉤爲戒余西陵老布衣也居公幕下久今衰且病不能從公左右亦欲取馮公之意相勉于晏安之時願公努力自愛承天意以垂令名于無窮若愚夫婦所詫爲得天者又安取喋喋于公前也

通篇以天字作主神似長公昌黎碑

賀總督趙公誥封三代序 代

嘗讀書至康王之誥而歎成周之盛也文武受命十亂同德分茅胙土大告武成由成迄康垂四十餘年其時元老舊勳謝政歸國者十巳八九康王嗣服誥諭庶邦惟惓惓乃心不二之臣保乂王家又必推本其先公以期忠貞之無替成周大勢莫如分陝而治天下大器安于覆盂自旦奭而後芮彤毛衛濟濟在庭然保釐東郊必首進畢公而命之老成出牧四國瞻依世其子孫而推榮其祖考此成周致治之隆所

爲不可及也我 世祖混一區宇于時入關諸臣丹青白馬煌煌乎垂河山而照策府我 皇上沖齡踐阼重熙累洽昇平之效可坐而致乃夙寤晨興側席未遑者亦惟求股肱重臣數人分理幾甸繼畢召之猷而媲成康之治維我公資兼文武總制海隅 天子既以保釐任公而公以其身繫安危者綦重矣論者以公之偉望宜在玉衡大斗之傍坐而議政海甸一隅何庸資公彈壓爲也不知天下大勢在內則內重在外則外重必內重而外輕則是東山之役不必

周旦親在行間平吳之功不必羊祜坐制漢沔也方滇黔之未入版圖也　世祖命經畧洪公總六師討之公時特專制一道耳足軍食參密謀經畧倚公如左右手已而飲馬滇池之南洗兵銅柱之北上功幕府公績爲多特進公兵部右侍郎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經畧曰此平吳之元凱也吾舉以自代事後無煩聖慮矣公以滇當新創之餘勞來安集牂牁谿谷間歸者日以億計未幾命平西親王移節鎮之王入南中見其人民市井若未經兵火者益歎美不已上其

績于朝會浙閩多故晉公兵部尚書左副都御史總督兩浙公始至浙愀然曰此邦之民不堪甚矣吾欲安民必先平盜欲平外盜必先平內盜于時依山伏莽之寇在水躪出之奸立法搜捕剷除務盡未及碁年而逆寇失其依附窘蹙不聊丐餘生于窮島之間者接蹟而至公張麾蓋服金紫坐蛟門落迦閒受之不絕一弦不折一矢而海波已不復揚矣朝議紀公伐益封公三代如其官龍章鳳誥申命有加洵曠典也禮亦宜之公英資天挺被服儒素撫僚屬推誠戒諭吏治蒸蒸至于軍國大政民生休戚一語及之勃然奮發曾不能少緩須臾恩綸既下兩浙文佐吏紳衿士夫韎韐跗注之徒下及里巷兒童廝養走卒靡不拊手稱慶以公之及親而喜者更爲公喜而祝公其情有不能自已者也昔康王當承平之後惟思不二心之臣而畢召僨老成凋謝之時猶能輔少主繼東西分陝之盛今　天子冲年求賢如不及而公春秋方富萬里宣風居滇滇安在浙浙重其視畢召爲何如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將進公端揆之席治化

翔洽比于漢世丞相封侯傳世無窮更將如康王之誥追述其先公昭乃世德而申錫無已爲海內所欣羨而頌颺者豈有旣乎某不敏不獲厠名下吏效奔走于公前惟是二十年來仰公如韓范歐陽而願托于門下士之末者今得承公之盛事而一言以颺之明公受天之福而膺聖主之眷以揚休于先世蓋有其原本而爲國家慶保世滋大之休正未有艾也已

勢若江河論如山岳以昌黎之骨行眉山之氣今時餖飣之文眞爝火之于日月也

送督學使劉公入朝詩集序

督學使劉公蒞浙之三年秩滿入朝吾鄉搢紳人士為詩歌以頌颺之某受知于公門慨然于國家之任公與公之藉手以報主上者甚大此豈道不泯于人心而感歎頌美所由作也國家誕敷文德至治蒸蒸分遣督學諸臣不循舊例必擇六曹端凝夙望者命之吾浙當承平累洽之後生徒教育三十餘年如取材鄧林而不勝其採擇乃東於功令不得於裁士之額溢一人公至喟然曰國家造士有程

取士有額此吾不得而為者也其可得而為者吾敢自昧生平不殫心力以從事哉先為條教以好古能為歸胡大家者為上雅贍者次之平衍者為下其試童子也必拔其卷之最者或倍之或再倍之又于其中拔其尤最者以當所取之額其試諸生三試等第而入棘闈片長寸美靡不畢收必先其穎出者而後次第及焉浙之人士其始汲汲以求一當未嘗不歎公愛育多人而獨我遐棄也及參考于去取先後間而後服公鑒別之明而用意之無私案發諸生庭謁

而外動門者勿與通以謝恩私室為址秩滿入朝襆被蕭然吾鄉人士樂教育之有成立祠勒石以令甲不敢為相與褒幄長老之塗歌子弟之巷詠於關河隄柳祖帳觴行之後追風檣逐津鼓按節而歌以送之余以是知國家選擇而任公與公之育才以報主上者無不于直道之人心見之矣

只平平敘來而為國公忠振興人文之意自深此種雅飭之章淡而不厭惟歐公有之

壽江寧巡撫慕公序

國家誕膺景命必有敦龎英偉之人乘間氣而生其狀貌必魁岸而非常精神必强毅而卓立自少壯服官至耆艾而勳名彌盛崧高之詩曰生甫及申維周之楨言其生有自來爲國之楨幹也鶴鳴慕公少稟穎異挺拔不羣其學以通古今經世務爲本中乙未進士起家邑令歷郡守方伯而巡撫江南公嘗謂士委質爲臣職無大小在盡力以勤其官苟託紓綬以養名充位而已於國事奚賴焉初令錢塘兵燹餘生民逃賦累公曰吾知非撫綏不可雖然吾豈徒以催科政擒自解免而已哉寄緝其戶役定限其稅糧輸納以時鞭笞不用以治行高第遷南寧郡丞擢興化守時沿海寇亂數侵犯朝議推舉幹材能臣宜布治者公以守土槪然攝官而行開論 國家威靈順逆大勢賊渠師拱聽帖耳維命 上聞而嘉之擢公巡則南既而復留守興泉會廷推江蘇布政 上曰如慕某才豈專制一道所能竟其用哉特以授公九州財賦在東南而江南爲最賦重役繁逋負積累以十

年爲乘除公下車悉召郡邑長吏告之曰公等親民官以逋稅牽累未滿歲掛彈章者比相錯也無益今與公等約善撫爾民勸課勿怠苟有參論吾自當之自是諸郡縣吏得寬時日勉力完課以功名終者比於他省郡矣 上廉知江南輸稅倍他日每奏報公例得叅罰特旨免之公曰此吾力所能爲也吾力所不能爲非請命于 朝不可以入覲條上便宜部議報可一一施行而吳淞之開濬以殺水患以溉田畝民尤享其利比巡撫江南首以察吏爲先務自監司守令有器局而卹民者爲上幹力者次之紓餘坐廢者爲下稽功考最吏治蒸蒸又度其賦之宜緩征者請緩征之計其賦之宜蠲除者請蠲除之悉如公議而民力益甦未申水災疫厲大作公奉詔身巡郡邑一瓢一簞行視廬舍以起蹷柔之殍人又設醫藥徧給郡縣所全活無算時吳江水患時作請大開治瀆增稻田不可以鍾石計王師討逆命公治戰艦捐家財助之五樓三翼槩日凌雲諸邑舟師集湖口者莫能及 上嘉公功以兵部尚書進加宮保亦異數也

壬戌以文牒結訣引例謁官人有爲公惜者公曰吾志在報國而已豈爲一己功名計耶雖然　主上神聖大逆削平海內可謂宴然矣然國家大經制如邊防屯牧河漕水利諸務宜次第修飭自非威望大臣以練達幹濟稱不足勝任而愉快也昔鮑宣言時無耆艾魁壘之士議論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請徵投置閒散諸人布列左右今日遇煩難盤錯之任急起公而授之公之策勵以圖報稱不更有加于前此歷官之所爲乎公生有奇表眉目秀列唇若丹朱風骨稜稜有如山立望而知爲奇人蘇子瞻指文潞公語遂使以綜理庶務雖少年不能及潞公時已七十餘今公年始逾艾精强氣盛去潞公二十餘年天實生之以光輔明盛其享有大年又豈徒崗陵松栢祝頌無疆爲謏美之詞而已哉

歷敘事功刻畫畢肖章法起結夭矯非常

賀東既總戎加秩序　代

國家誕膺天命提一旅之師入關三年而南北削平一時豪傑于慶興之故洞若觀火雖有子牙猛鷙之老謀留侯帷幄之秘算馬文淵遨遊隴右之才賓周公世席河西之力莫不歸命投誠蔚爲佐命公深智沉勇當傾叉擾攘之會手握重兵士馬饒勁扼采石之衝塞蟂磯之口不徒樊鄧滕灌當一面而已一旦籍甲兵總舟楫卷甲臥鼓頓首請命　國家之下江南無折箭之勞公之功居多既而橫江之鐵鎖已開封谷之丸泥自啓天塹不支大器有在然後知公之遠識遠覽與耿伯昭爲北道主人並稱建武間矣朝廷題公之功嘉公之志車騎金紫自綬其軍又進階承華位九卿上所以寵公者至矣公則曰吾新受國恩誓以身報萬一吾敢坐糜府粟令髀裏肉生不得一當以負朝廷又何以自安也于時瀕海游魂出沒沙島自閩及越千有餘里臥不貼席朝議得威望重臣仗節鉞制之羣以爲非公不可公聞命距躍而起曰此固臣效命之日也再拜就道駐師既東來制

南北海道公以爲吾與若屬亡命徒爭尺寸于洪濤瀾汗之中未見其利也餙邊關守要害如李牧在雁門及其鋒一用之故天門蒼若補陀落迦諸彝所在謹斥候覘風汛猝有竄犯皆大創而去公坐甌海烽堡旂臺照耀千里沿邊郡縣安如磐石 朝廷念公之忠勤久而彌著爲征西功若丘山鄂公心如岳立無以避之有詔曰以功制爵職在司勳賞不酬勞何以觀善進公統軍公因謙讓未遑也公生平謹重說詩敦禮有祭弟孫曾子敬之風每論功升賞歌鐘班劍賜賚有加公必曰聖主威靈羣帥效命臣有何功徹蒙斯賞其恂謹不伐如此故其功公雖不言主上自知之某等備員茲土愧無遠謀借箸幕府撫此孱民生聚教訓給餉飭不匱以成公投鞭飲馬之志敢不相率奉觴而侑以片言上爲國家慶而下亦志其私喜焉

鋪張揚厲應時之作也雅馴高老自是勁筆

送方太史典試西川序

三年貢士莫重于主司非才望冠當時弗克典其選迨後浸衰以官爲例又從南北省大小分命之夫文章之盛衰士氣之變化主司得其人邊方僻壤人才拔剔而出風氣日益開苟不得其人雖名都大邦奇頹淹沒沮士氣而壞風聲故區方域論資格以命主司非法之善者也 皇上重道崇儒好學不倦每歲直省典試必親擇而遣之所拔海內鴻博諸儒辛壬癸甲間多充其使比年滇黔叛亂西連巴蜀王師蕩

滅剪棘披荊鄉貢之典闕而不舉十年于茲矣論者謂兵燹流亡生徒解散西南僻陋術例遣官 皇上之意不以爲然也巴蜀之役吾友渭仁方先生實主之夫蜀西僻之國承戎馬之後 皇上豈不知蜀人苦賊十年逃死不暇然而層山叢箐之餘矢石烽烟之下猶無恐凍含饑諷誦不輟如楊馬陳李諸人而無以自見者乎此正文風士氣不絕如綫之一時也自非器量凝重文采淵博詞臣有爲國求人之誠有心乎惜才之實而徒以其文了之則文風從是益衰士氣

從是益靡而國家文明化成不可復見于茲土矣先
生天性樸洸博雅嗜古于人士之一才一藝詩古文
之一章一句有可北方古人不啻如已有而娓娓稱
道之戊子分較北闈所得知名士爲多 皇上特有
是命豈偶然哉歐陽永叔官翰林疾士子文體浮薄
及知貢舉所推衆皆先正典要之文士子譁聚馬首
公不爲少收而子瞻兄弟皆出其門自此人知古學
夫永叔以一人之力居京華之下舉天下士子數十
百年相沿之舊習迴狂瀾而逆折之卒反于醇正今

巴蜀一隅瘠殘雖深風氣未改苟有子瞻兄弟其人
先生力能拔而出之與慶曆至和間士子相尚太學
體久而難變者必有殊矣視永叔事半而功且倍之
先生克副上知不待相勉而知其有成效矣試于事
竣後取其人士之文讀之知不以余言爲河漢而無
極也于其行也爲之序以送之

極訓雅之章而矜貴之氣自溢于行墨間惟歐公
能之

壽江青園先生七秩序

順治戊戌春余與藺次吳先生定交京師又六年藺
次出守湖州予過菰城江子辰六在甥館從遊碧浪
湖峴山之下悉其家世及其尊人青園先生行誼康
熙戊午余再遊京師藺次罷官家居辰六方謁選吏
部宮詹沈公以博學薦於朝御史大夫交章辟之余
亦濫名牘中與辰六相晨夕今年八月先生覽揆之
辰辰六徵言于余以介觴余知先生二十年矣先生
之力行今在古稀之年而孜孜不怠猶若此在易有

之日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其先生之謂歟今夫人世
所稱美而冀望之者不過富厚顯榮又有大年以克
享之斯已耳先生以財雄里門性好施與家中落不
以屑意承祖光祿公尚寶之流蔭有聲太學中公卿
交辟卒不應退而老於鄉曲以力行其志里有相讎
則破產以解之人有亂已則推誠以化之飢寒孤寡
遺骨道殣則賑卹而掩埋之夫好義必疎于財而尚
志不可與謀富貴人仰彊爲善以庶幾邀福於天無
論其獲報與否已有弗克終之勢先生不以榮顯動

其心而惟以爲善爲最樂吾以履之上九稱之又豈
他人可得而及者乎蓋人所考者徒以其祥耳日計
月計俾其有獲其反而視吾履者亦僅矣況于其旋
而無虧乎先生所視者履也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有
祥亦然無祥亦然惟以不克旋是懼何嘗必於其祥
而考之哉吾以是知天之所爲祥非猶夫人之所爲
祥也人所爲祥雖以先生生平固有之華膴當之而
已足先生惟置之不屑道而黽勉于人所不能爲者
爲之世之人遂謂天之報之亦復如人之所期我知

其不然矣故今日祥之至者非無可考而祥之未至
不必考而至之者自沛若其有餘此易以考祥先之
而必以其旋繼之其驗人以終其身視履者何如而
後予以元吉豈徒然哉昔江次翁避寇難日採拾以
供母寇不忍犯肅宗聘爲郎徵大官膳供之北告歸
餙長吏歲時存問先生孝行非人所及家廟災蹈烈
火中奉十九世木主以出祖母疾封股以療刑于妻
子而化及鄉人今
天子以孝治天下以先生之行詔聞于朝自必如其
先世有加禮使天下歎先生之修行足以貽後人而
風來世故稱易辭以明天人之際吾友蔄次居廣陵
今且登先生之堂視余文必能爲王生一引觴而白
之

其寫青闓之德不求人知千迴百折如蛛絲馬跡
聯貫不絕至解易精微從來諸家所不及而一氣
浩瀚蘇氏父子所心折

周提督年譜序

詩稱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後世閫以外專屬武臣雖良將如頗牧不能不以攻殺俘馘爲首庸故讀兵書習陰符爲道家所忌其能以戡亂定民爲志如曹武惠取江南自古及今不數數見也周公季珍磊落不羣被服儒雅比年以平亂功進上階在銘勳旌伐賚錫賜第埒戚門暇日追述生平年譜紀其事公八九歲與羣兒戲擠于水能以智自出稍長學兵法佩雙龍劍讀書古寺山魈魘人卒莫敢犯初爲偏裨人多

惜公才大而用小公曰在其位謀其政小大何計焉歷海南山左墾荒屯補軍實築塘堰增戰艦所至有聲時承平日久雖有魏尚馮奉世之才無以自拔也及吳耿爲逆與江右接壤公于南贛寧都與國會昌信豐瑞金諸關寨間前後大小百十餘戰賊梟將胡韓輩號萬人敵屢戰輒敗大將軍以公獨當一面公坐扼咽喉牽制二道設伏出奇使兩逆不得成連絡之勢捷聞　上輒嘉之陞廣平鎮守太原公之威名著於少壯而控制二逆戰功爲多　上方命詞臣自甲寅迄辛酉凡八年纂輯武功載在實錄公之勳績史臣紀之一如衞霍諸傳列在元朔建武間勒河山而藏册府亦何必紀諸年譜而後見公因以自吾爲將以來凡攻城陷陣追亡逐北未嘗以首功爲先至論功升賞時即未能如前人屏息樹下終不以俘獲與同列爭長吾心婁如也吾子孫未識吾生平一旦臨行陣不復以定亂安民爲悉如自起坑卒殺降非秦之名將耶其存心若此宜天之報之如是其深也嗚呼公之意念于是乎不可及矣吾嘗讀史天官書

上將次將皆在文昌斗極中自非體天道而行師以求福享而裕後昆亦何可得哉讀公年譜者自必慨然有慕乎其人矣

黃帝風后諸人爲兵法祖猶十六字心傳也此文直溯根原千古名將奉爲玉律

蔣禹培先生壽序

丙午孟夏二十有七日禹培先生年七十先生仲子漢紀乙一言以侑觴因進而稱曰蓋聞聖人之稱仁者曰靜繼而曰壽明乎靜者之必有壽而可以信其爲仁人也先生少博學能文慷慨有志節遊京師相國周挹齋奇之補順天諸生于時士大夫修邊幅養聲望恥言朝政置邊徼戎務于度外而折辱武臣先生居恒竊歎之會將軍陳東溟出鎮關外請先生與行先生從行間勞畫軍事陳將軍數言于朝上功幕府授先生官先生慨然仗旅鼓總軍職爲國虎臣矣推東魯都閫遷中州參戎時流寇熾甚先生數以策干總戎陳中州有必破狀不用投檄歸里門至于今三十年堅卧不起方 先生弱冠時薄應舉業嶄然志于功名學騎射擊劍奮袖談天下事有慕乎張仲友陳同甫之爲人及乎任干城擁麾節金紫封侯引手可俟一旦知勢不可爲投幘而去其後諸同事者類皆戮辱斥逐或陷身賊盜無一以功名終者始歎先生之見一何決也今者入先生之庭木秀而花榮

上先生之堂左琴而右史諸子扶杖于前嘉賓廁足于後以古稀之齡進介眉之頌自非靜氣深息發爲明決又安能與嘗進不已卒於蹈覆者相去徑庭若此哉余以是知先生靜者之流而仁心爲質者也其躋大年也必矣又何用川陵松阜之詞屑屑然稱之也哉

序文俱有體要筆極純潔

祝項吉先序 代

國家定鼎以來名賢才傑殊途並進毎詔書下郡縣尤以隱德遺行未盡搜揚令所在身爲勸駕予時與眉山先生同直史館嘗歎有司奉行故事無以仰副詔旨顧指里中耆艾以淳厚古道著聞者眉山數稱其叔氏吉先翁予知其爲人蓋篤行君子也生平孝友醇謹不侵然諾衣冠褎然爲閭里所式好讀書能談古今軼事出人意表居臨大江南通閩粵商輦賈舶所由集翁中酉間遭兵火家貲蕩盡徙業逐什一

日與賈人市資用益饒時 國家有事邊徼以資財援納起家郎署出爲郡丞守令張高蓋列騶從焜煌里巷間者比比而是有以此諷翁翁笑而不答嘗論河南卜式其人好義而寡識元狩中欲以家財半輸助邊及漢擊呂嘉又願與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爲國盡節可謂悃款朴忠義形于內矣當其時豈不知軍興費絀弘羊孔僅算及秋毫一旦代石慶爲御史首欲罷去鹽鐵及船算其不至忤上意而遭嚴譴亦幸矣獨奈何舍入山畜牧而强與人家國事哉翁立身隱約如儒素乘款段馬入里門必下夫人張氏名家女以勤儉佐翁有一男三女婚嫁隨時家多藏書手披不倦如虞監之親鈔杜侯之手跋曰以是貽吾少子昔人所爲賸籯金者是也庭植花木畜魚鳥古琴法帖婆娑几案客至雜坐劇談泉香而酒冽其與擁高貲急攀援馳騁于氣燄之場而蹉跌于名宦之海相去爲何如哉今茲孟春之吉爲翁懸弧之辰其倩葛子枚臣走札都門丐予一言余知翁生平立名節其韜沉混跡有段干王列之風使有司者能如古

舉賢承德意進而表其誼于朝退而彰其行于飲序吾里門如翁雖欲不以爲稱首不可得也余既識翁于眉山又重以枚臣之請一時嘉姻良友登斯堂而歸觥之知其言之信而有徵矣

語純氣厚近時惟牧齋能之鑠鑠者何足云

江封翁七十壽序　代

康熙戊午正月　上諭諸臣各舉鴻博通儒宮詹沈公首以江子辰六對余語牧菴宋君斯舉也可無愧也夫牧菴曰辰六之名聞四方青閣先生之教也今八月爲先生懸弧之辰敢爲辰六乞一言以侑觴余謂奉觴上壽古也漢公卿爲張酺父稱觴極歡是也今則于生辰之日行之祝必有辭古也所爲善頌善禱是也今則稱引無望之福及浮誕不根之語當之余與辰六交既習知先生爲人何敢誇詞誕說恩先生而不以質言之先生族大于新安性伉爽赴人緩急址言德入太學有聲六館中公府辟之辭不就先世以飾孝稱言先事未嘗不流涕家廟災蹈烈火中負十九世木主以出卒父天長巳而與母合葬真州兩廬墓側逾年不歸祖母楊疾急刲股以進先生之夫人繼之父尚寶公病先生出在外夫人封股以進先生之長子繼之一門至孝里人化之多善事父母者比年　國家詔書下郡邑所在求山林遺佚之士有欲以先生應斯辟槪避去不得巳一推祭酒飲于

鄉名高而不有德盛而若亡爲人如此夫富厚榮名人皇皇以求先生視之泊如爲善于鄉人不能僂指一二先生更僕數之而歉然若不足以知先生之修行與先生之光前緒而貽後人爲不可及也夫種德如種樹然其灌溉沃者其枝葉茂其根本深者其歷年久辰六癸卯舉于鄉迄今需次都門與辰六並進而躋高位者不知幾何人先生訓其子必舉其先世士昌榮壽諸公有名咸熙洪武閒爲法是先生之高曾數十世以前所以貽後人而有先生父子者先生郎承之以訓後人又必有如先生之父子繩祖武而相衍于無窮故先生教其子若孫揚名顯親者未嘗不與人同而教其子若孫惟先世爲法不以世俗所尚爲先人所不能及也其福享大年又何俟卜筮而信之哉牧菴今之質行君子不妄許人者也余以是爲揚扢之而抒其嚮慕之心如此

仲聰于忠孝節義人亹亹推許不倦其在京師嘗語余讀辰六乞言文爲之淚下既巳爲文因人請代更爲洗發之

霞舉堂集序

予髮甫覆額喜見客居北門二十年四方士大夫日造請不倦家有丹麓久乃得之亦猶武子之於汝南屢語轉歎自視鉄然家貧無書從友人借讀一覽輙盡貪多務得自謂快意閱丹麓架上書多所未見歎天下奇書不能盡讀如是丹麓少時亦如予喜客四方士大夫至者如北門有王子丹麓予病且老茅屋數椽臥桑柘陰中賓客日減丹麓讀書有次第不似予涉畧大意而已必首尾貫穿胸中始放去意有所

得輙伸紙書之其所論著事理兼該小大畢舉斐然成一家言予日爲管城驅使至於焦唇反胃草稿累尺投破簏中間一省覽多祝壽之文弔喪之作酬應俚俗面爲發赤披十得一猶不愜意食貧賣字虛糜光景仰屋著書以俟來者屢顧丹麓其慙實甚然此猶予與丹麓同居北門二十年讀書交友大畧相似者也而尤有不逮者予少讀賈長沙書蘇氏兄弟策畧喜談時務對策累萬言卒困場屋一再入京師毎爲臺垣知交口畫便宜莫肯先發遂巡謝去北客東

閣獨與益都相國論事彌日不厭會御史臺以予應詔徵詣　闕下時江右魏冰叔禧同里應嗣寅撝謙皆辭不至北直杜君異越山右傅青主山至而以老疾辭獨余入　御試蒙一日知遇以平日所著治平諸策如龍門人王通上之會置乙第卒不果授一官罷歸予年逾五十思爲世用困尼假塞壯心不已如此丹麓少爲諸生一再試不售輙棄去杜門著撰訪異人購異書卷而懷之泊如也京師貴人多欲以丹麓應辟名知其志不可奪相與太息而罷嗟乎士君

子得志則功見于時不得志則著書立言以終老若丹麓之讀書交友孜孜著述而志不少變豈非審于窮達而能善處者耶故即予兩人生平互論之使天下有志述作者讀其書知其人當以丹麓爲則又何慮如予棲皇終老卒無以自表見也哉

與兄弟言如機雲作書極家常平澹語無一字虛設使人於言外想見之

同居北門兩老先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徐適言

詠懷詩序

作詩苦相襲詠懷諸家類取阮詩摹倣依似嗟乎詠懷者各詠所懷也取他人之聲音笑貌而優孟爲之其爲人啞黠也固宜吾友蓋思拓落不偶栖止北門人吟詩亦吟詩人飲酒亦飲酒人尋山問水亦尋山問水其立意行已人不得而窺之昔阮嗣宗英偉閎達頗欲用世及辭辟却婚涸迹步兵厨下其詩如喬松拂雲邈不可及蓋思諸詩不必能及嗣宗而浮湛人間時與俗忤卓然有野鶴雞羣之槩今之詠懷者詩似而人不似吾猶未許之况所爲似嗣宗者其去嗣宗益遠耶蓋思詩不襲嗣宗而可以無愧嗣宗者有在斯其爲陸子之詠懷可得而稱之者耶

胸中天空海濶包括古今千百輩方有此語

陸天濤集序

讀子贍文長篇恐其盡短者語竟而味無窮眉山父子兄弟自成一家言行文之樂事極矣其後才名之士好尚而摹畫之求其神似亦罕陸子天濤好古述作嘗稱古今理道之文言情敘事之作前人論之詳矣顧獨喜搜羅未發之奇抉摘少見之秘以發抒其機趣而縱筆出之尤喜讀眉山文行文以是爲法世之學眉山爲時指名初讀之似可喜尋味之而索然陸子小言短詠雋永超脫虞初之說齊諧之篇莫不斐然可誦亦可爲得行文之樂矣初令郟亦子瞻臨汝地也進其士之雋者敎之咨其民之尤疾苦者去之未幾丁內憂以去邑有二蘇墓里人建祠與周程張朱合祀而七老泉以父子比肩不與爲木主六子中所云崇正書院者也邑人懷陸子爲立祠其後陸子聞而詫曰是烏可哉奉老泉木主居之陸子私淑眉山中心悅而誠服之亦足見其一端也文章政事必有可傳亦可云步趨得其人哉

陸子文自成一家有蕭踈自得處文爲洗發、不爽

容城李奕蕃詩序

往予游河北見鍾元先生于夏峯草堂教以治心大旨先生善詩而口不言詩已而從游蘇門百泉間吟諷高簡有陶謝風吉先生固深於詩者其不可測有如是先生急稱其鄉李子奕蕃杜子君異之爲人予過容城造君異環堵蕭然篤志好古君子也時奕蕃以公車北去及予歸湖上一日從丁子野鶴客邸見奕蕃如平生歡野鶴出酒脯相餉劇談詩古文詞奕蕃若無意及之也比游山陰還予過訪之則有吳越游草裒然成帙矣其詩清雋軼塵絕非近家規摹所及嘆息者久之於此悟詩之爲道弃作詩之人非可苟焉而已也孔子曰温柔敦厚詩教也師乙以寬靜柔正者宜頌廣大疏遠恭儉好禮者宜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風是則古人得其人始與言詩今人但從詩許其人宜其剽少陵之皮毛拾青蓮之咳唾自號成家而非奕蕃之所好也奕蕃器識凝遠得于敦厚廉靜者深矣以此處天下事無不可而况于詩哉宜乎鍾元先生之亟稱之也

論詩不苟可爲詩律

宋林寺詩古文序

文之摹倣者非其至者也有晉一代之文於時爲盛至陶元亮之所爲詩與文者竟不知其摹倣誰氏至於今稱单行宋子林寺東海之有道君子也一門世業奕然如王謝之在江左弱冠登賢書名滿海內當此時稍委蛇以處之其有裨于世者亦不少奉其親萬栁先生草堂杖履魚菽歡然曰安有舍晋白老人驅馳九折坂可已而不已是余之罪也夫其所交皆世所目笑者僻引與升堂萬栁先生顧而樂之曰古之人莫尚乎養志此非吾父志之所安耶他又何求焉吾聞萊陽逼處海濱徐福沙門高蹈當時指爲誕妄至今鄉人耻言學仙棲遁之事林寺非學仙者鄉之人亦若諱稱之彼則曠然有以自得也此其志何如者何怪乎其詩與文發乎性情亭亭如孤松之拂天皎皎如朗月之入懷也昔陶公以柴桑隱名宋子以林寺論跡讀其文思其爲人又豈時人之所能摹倣者哉

擬人必於其倫以元亮形林寺可謂不愧矣

蕭江臥遊錄序

古之仕者勤于官於遊覽賦飲之事弗尚也然士大夫殫心慮以勞其民曾不得晏休之所以宣滯而導煩亦甚非張弛之義已有宋之世一時高才負盛名領郡事或以使相判外州日惟從事燕遊一切簿書刑獄不欲恩其胸中故天下山水勝槩處結亭構宇惟宋人爲多當時不以爲非政而所至有聲四方君子過而從遊爲詩歌以美之亦足稱矣以語于愚山施公似又不盡然者公以少參守湖西因官署之舊

阜作亭于其上名之曰就其義公自釋之矣予以今夏訪公于湖西公引予登亭而觴焉又出同遊詩歌一編俾予誦之因慨然于公之宜湖西既不能已于言又知非昔人亭臺紀序之文可泛然而稱之也公初蒞湖西其民領甚公曰吾之撫湖西猶慈母之撫麛子也湖西之民儉陋而力耕作西南通閩廣而無其奇貨以招遠人東北接吳楚又不能挾重貲與其富商大賈馳逐江淮間民之貧瘠惟湖西爲最比年旱潦不時軍餉迫急其逋稅而逃匿荒谷求死不得者累累也公撫摩者數年而民始帖然今茲觴予之夕雨驟至山水突入署不轉瞬而瀰漫几席間坐客橋足不能下川欲發民疏水道以治之殫于工費弗克輿食惟魚餐敝裘補履皆自稱曰吾如苦行老僧獨居荒江古寺中耳謂公于是時亦如昔人娛意于工築而託興于佚遊豈足以知公者哉余嘗覽湖西山水其佳處不乏矣令威孝先之所栖息梅尉蕭雲之所偃憩吸川之舊亭化梭之故址稍增築以快吾游目者何限而就亭一區地不踰十笏其傍爲樓不

過尋丈不能與昔之結亭構宇爭一日之勝也明甚公曰吾非適人之適而自適其適者也其意亦可見矣是眞所爲勤其官而休其心于一日者也又何取亭臺紀序之文詫爲遊覽之勝事哉

全是歐公筆意推出一層立論更高

梅花繞屋圖序

余與蓋思爲制舉業浮沉諸生間頹然將老蓋思今年亦五十矣一時惜其才而不解其故余兩人心知其然未嘗不自笑其拙也余性亢直多疎放蓋思與余略同見有附氣燄荷竊聲名者必痛絕之而與恬澹沉冥之徒暱就不厭又日從事於詩歌古文詞求其工而未逮也此與逢時之業如枘鑿之不相入余兩人性情之所托在是亦若時命使然又可得而强耶蓋思年雖五十精力壯盛顏如渥丹懸弧之日親朋加祝舉杯蓋思笑而却之乃寫繞屋梅花圖以寄志憶其生平之所托亦可知已昔王處仲年幾及壯日咏老驥伏櫪之歌唾壺爲缺朱翁子自稱五十當富貴負薪讀書行市中不以爲恥二子趨時猛鷙原不後人然其發念躁急卒不克以功名終以祝潛消自安順時而起者其得失爲何如也余年齒漸衰無復四方之志將卜築于西溪之塢其居人傍水編植梅花日暖風和香浮二三十里雖庾嶺洪亭不足復過行與守台祖望諸子挈家而往望衡對宇互爲主客蓋思力能備一廛于其間毋徒懸斯圖於壁作臥游想像而已他日必有如靈運之欲入而不可得者盍歸乎來蓋思其能早自爲計否耶

爲老友作序皆就本分說話極真極快又極感慨無一濫字于牙頰間此豈以古文爲古文者能到此化境耶

贈李生考授教諭序

宋元豐時大興學校天下郡縣有教職者僅五十三人必試中而後授與館閣翰苑同科朱紫陽云學校必擇有道眞可爲人師者其弟子中心悅而誠服之故齊劉瓛高柔欲待以不次之位而東晳車胤謂不繫位之高下以常領之非無故而云然也近時風教凌衰明經老宿需次克選爵並于丞尉簿等于下農官冷氊寒菲薄自待其視月書季考鳴鼓升堂如芻狗具文教化何由興風俗何由厚 國家定鼎四十

年建學臨雍設科造士咨訪名儒置諸左右成均之長督學之使尤加簡選于郡邑文學掾必由甲乙科貢不得以雜流參與其間誠慎之也李生文采淹雅卓然爲上黨之士表今以例授廣文益諸儒師帥也豈徒擁皐比說經硜硜云爾哉所爲言坊行表方領矩步以薰陶教育者胥于是乎在焉當如胡安定教授湖州設經義治事二齋造就人才將見聲聞播朝堂而規模爲四方取法古所稱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其教重斯任者李生可不自勉乎哉

南豐得意之筆

贈張陶菴序

世不乏才穎魁奇之士不得志于時寓其意于藝術未有不歎人工若天變化若神而不知其有道存焉齊偏之說輪也疾徐甘苦不可喻之于人斧慶之削鐻也入山林觀天性忘四肢而加手焉所爲機應于心不挫于氣神完而守固其變動不可端倪者是也張子陶菴有先民長厚之風其先人南垣君高隱泖上託與書畫尤工累石錢虞山招與同居拂水其詩有云山中酒伴更相賀花發應須添酒醆其風味亦

可見矣吳梅村爲之傳南中士大夫樂與遊重其行也陶菴少業儒已而棄去從其先人學畫一日遊京師益都公方搆一園植萬柳其中因爲公穿泉引水累土成山搆亭結宇位置井井淡而遠曲而不逼城隅荒僻不毛之地居然有浮青疊翠汀莎岸芷之趣一時遊覽者以爲絕勝王公貴人爭延致之陶菴因勢利導盡態極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爲陶菴嘗言少從先人學畫日取前輩大幅所爲豎畫三寸橫墨數尺者反復玩索之既得其梗概又行遊吳越佳山

水間窮狀貌參神氣寢食坐臥嗒然若忘然後得吾心而應吾手虛者以實而似者以真謂非得于道而能如是耶歲已未 上更闢西苑名見稱旨入內庭給稟餼一時榮之古者百工執技以事上前代工書畫六藝皆得稱供奉北文學以陶菴之才備一官侍燕栢梁桂栟櫚櫨之句何遽不如漢之將作乃西苑竣事而後 上喜甚問能詩乎將官之而陶菴伏地以年老乞歸其不同于流俗之見亦足歎矣因樂得而長言之

陶菴乞益都公一言公曰日在政府何暇及顧余指語陶菴曰是能爲之足以重子予屬草而請于公公曰入子集中陶菴與其先人竝傳矣因書以貽之 自記

余太夫人七十壽序

吾宗余太夫人六十誕辰爲康熙九年庚戌五月時余友嚴顥亭先生稱殿颺兄弟能以仁人君子之言壽其親竊嘆旨哉其言之也余嘗謂事非古而不妨相沿以爲盛惟近世人子爲親稱觴介壽之禮貧約則盂水班衣以承歡通顯則長筵獻飲以志喜然非乞言于仁人君子無以揚親之善而顯親之令名于無窮葢以仁人君子之立言必以其質其頌美也不徒有其文雖其人德日高年日進言之重詞之復

亹乎弗之倦也其于凡人之善猶若此而况稱人父母之善乎哉太夫人春秋六十時殿颺聖木二子爲母乞言詩歌古文詞充溢乎德基之堂今庚申又十年而二子之請祝以介觴猶夫昔也在人子不匱之思自無已時而當世仁人君子樂道而不倦亦豈徒以年益增而交相爲慶已耶在易履之上九其繇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故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交儆以自勗衛人加叡聖以稱之彼昔所號爲母師爲女表其脩德髦老而不衰亦猶是也太夫人之及笄而

歸吾家也相夫訓子及夫悲寡鵠而履冰霜持門戶
振家聲閈門之行如蘭在谷太夫人凜凜然毖之曰
婦人之言不踰閫況敢以名自彰乎至六十而稱者
矣積行有聞二子請祝太夫人猶弗許一時翕然稱
之今日之祝余能不從諸君子後更進一觴而言之
耶殿颺辛丑射策成進士聖木以文章有聲士林人
情榮貴旦夕如弗及太夫人遲之十年二十年未嘗
以進取爲汲汲二子日依戀色養于堂下詩不云乎
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此太夫人

之德教至今日而可言者也樂善好施根心不倦宗
族之庇廕者自近而及遠姻戚之沾溉者由親以逮
疏解驂之贖掩骼之仁日累月積不可以計算矣家
不日益而施日多與不期報而意彌篤此又太夫人
之德教至今日而可言也訓其子又復訓其孫孫復
生孫趨承庭下又何與與而翼翼也治經術以繩武
奮翮略以殿邦無陳家懸長之評有虞氏升卿之慶
此又太夫人之德教至今日而又可言者也人生勤
苦僅立門戶勢位富厚曾幾何時榮落消長不可保

卹勉爲善以貽後人勤于始而懈于終勇于朝發而
惰于暮氣行年幾何前後兩轍又何暇貽謀燕翼爲
數十百年樹人之計乎太夫人一僝弱女流耳脩德
之勞至老弗怠所以蕃子孫而光門廬者祝十年以
前益有加豈非世所歎爲吉祥善事而以易詞元吉
予之又何多讓也哉余北門之里有顧太夫人者年
九十有三吾友黃右序之祖母也操行至高著爲文
詞比大家女誠不愧而吾友汪子若于母陳太夫人
年幾百歲教子若孫出處進退與時消息吾嘗爲文

以賡颺之今太夫人之動必有常靜以養福膺天祉
而躋期頤不幾與顧陳二母並立而三乎余故樂得
而頌述之知無間于宗族之稱而非阿私其說也

發論從容中盤旋曲折而來如大岳長河奔突千
里至歸根結穴處廻望千峰百折驚歎其奇而莫
測一氣呵成無懈可擊此東坡之能事不意今日
復見之

送方渭仁入補中翰序

昔班固由蘭臺入東觀多所著作時海內承平以雍容揄揚爲旨自比司馬相如王褒劉向之屬裴度知制誥宣慰魏博爲田興陳君臣上下之義魏博軍士讙聲如雷同爲一官一著書于柱下一立功名于師中亦其時爲之也吾友渭仁不樂爲令入補中書余送語之曰予之入西省也非徒爲朝士之美選而已也蓋將以生平之著作如孟堅從容侍從宣揚國美見之于禁闥清切之地也今 國家有事于邊陲如魏博兗鄆倔強未貼者不少吾子此行當如晉國名顯元和奏廓清之烈豈僅若孟堅從車騎出塞勒銘燕然云爾哉雖然吾子之才孟堅似無以過而功業之所建即晉國使魏博何足云亦就吾子居是官而言之余北門之老祠夫也又何足測吾子他日之成名而顯當世者哉

友朋相勉以極大事業期之有致身尊主之義溢于楮墨之外豈尋常稱諛之文所能彷彿萬一

送吳舒鳧之奉天序

吳子舒鳧從姜少尹遊奉天其友各爲贈別之章王子執卮酒而前曰昔扶風班氏一門兄弟以文章著西京而仲升獨投筆出關立功輪臺之外其文辭亦不少概見不得與東觀著作比盛焉今 國家幅員邁前古車書混一邊鄙不聳吾子萬里之行持三寸不律溯混同陟開原攬其山川風土草木禽魚以發其才思比于孟堅勒銘撰志亦足以豪矣余遊歷四方三十年足跡所至不越禹甸之山川今老矣望吾子之壯行而不能從亦足慨也雖然關以東王氣所鍾雄勁壯武之地功名之所從起也吾子參幕府畫策軍門使陪京界外諸種落莫不歛塞而受戎索焉其視仲升飛而食肉立功萬里爲何如豈徒以寸管圖寫其山川景物而歸是又余所望于吾子而歎爲不可及也夫

舒鳧少壯才力過人故以及時功業勉之筆之矯勁豈近家所及

祝徐母顧太夫人六十壽序

康熙甲辰春余與陸子麗京爲七言古風祝吳門坦菴徐先生五十初度今乙卯三月麗京子冠周過余曰先生元配顧太夫人花甲一周矣子可無一言以賡颺太夫人之令德乎余逡巡而謝曰先生人門甲天下太夫人膺受多福善頌善禱走海內又安取西陵老逢掖之言雜瓦缶于鍾呂之側乎雖然余聞太夫人生平澹泊恬靜其處貴盛也一如居約時今設帨之辰抑然如弗克承而再三郄之太夫人之意念

深矣余數過吳趨里門與其名賢遊以文行振起家聲孰有如坦菴先生者乎一門之內金友玉昆以大魁名天下孰有如健菴果亭立齋三先生之爲子者乎吳趨之人稱先生與太夫人有隱德如耳鳴已可得聞人不可得而知也天之報之于其身而及其子孫功名著　朝廷聲聞播海宇于斯時也如日出暘谷而升扶桑之上光照天下山曲阿曾泉而歷數之其次舍十駕而未有已太夫人膺天寵而被國章已愍乎有罻中盈滿之戒焉今　天子睿聖日御講筵

三先生在帝左右太夫人早夜所勉以報主者廷對之獻替奚若章奏之敷陳奚若　皇上有堯舜之資尤任侍從諸臣首以正心誠意嚴王霸之分明誠僞之辨以維人心而培國脉三先生守程朱之繩尺不負其生平如太夫人教誡太夫人喜可知也北者遝閩騷動軍書旁午　當宁未明求衣日旰而食太夫人以爲人臣子苟有利于國家有光于王室即何論身在行間執干戈以敵王愾如班叔皮論說王命裴知諧宣慰魏博虞舍人犒師采石此皆儒生學士所

爲至今稱之是又太夫人早夜訓勉諸子忘身家而憂國事以圖報　主恩于萬一者也昔孔子于敬姜以勞心爲　義稱之桓少君述其姑以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爲戒故季氏常爲魯巨室而鮑宣祖孫世爲漢忠臣太夫人春秋高退閒頤養時不以即安爲意而爲家謀爲國郵其計深而慮遠若此今一堂之上賓朋執爵于姓罷魚歌于春而頌萬壽太夫人諳以居之靜以御之以是大其家門綿其福祚又何待卜筮而有之乎

述太夫人持滿之道字字格言書錦堂屏帳中斯爲善頌善禱

翁母孫太宜人壽序

歲在辛亥東山守隴三歲矣冬十一月某日爲母孫太宜人設帨之辰春秋七十隴之人無老無幼莫不雀躍而讙覛曰吾儕之得休養茲土也吾君之德也吾君上承 天子德意奉母夫人之慈訓以撫吾民敢或忘之不以覛吾君者覛吾母夫人也某等與東山爲兄弟習聞太宜人之賢母猶吾母也敢不進一卮堂下而侑之以言古之賢母一二事有聞于時皆足以傳若母之勳爲世法履盛而修益加齒高而德

彌茂又豈得以一二事槩之太宜人生長名門于歸鶴丹先生爲諸生恭事舅姑妯娌無間言先生舉于鄉官河南遷邵武司李時海賊出沒爲患先生在危城中擐甲登陴累月不得休息太宜人內謹筦鑰外給饋餉酒食扉屨守禦之人相繼無缺莫不出死力城保無恙先生以勞瘁歿于官太宜人提二子扶櫬歸里不受一縑以玷先人清白東山戊戌成進士授思恩令七年以治行遷今守思恩處粵西萬山中瘠漆毒霧不可居東山違離子舍每北望故鄉流涕比

還隴又極西去家五千里欲棄官歸太宜人哀其志勉之官舍太宜人春秋高東山每從容語太宜人宜養天和含飴弄孫自娛太宜人頷之而心弗然也隴地僻東山購非美不能得太宜人必戒之曰以口腹累爾廉吾不願也東山出視事退而告母決何事平反何獄太宜人意乃安以故隴之人久而歎曰吾知吾君之廉而已今而知太宜人之廉如是也吾知吾君之仁而已今而知太宜人之仁如是也頌之祝之億兆人如出一口東山在思恩時太宜人貽書教之

請母以蠻邑爲小母以俸養爲薄此爲隴守則誠之日僻以久淵簿書怡然不樂耶事無大小克副茲任亦大難東山居州少事坐齋中日購書抄寫大宜人見即大善隴界西陲掌郵驛東山暇入廄中執策數馬計其芻豆日討牧圉而訓飭之太宜人聞之則又喜曰此 朝廷置以勞行役皆隴民脂膏也汝不以細事忽之吾無憂矣東山爲治簡靜聲稱藉甚旦暮請大郡太宜人居養堂以娛天年而勤勉不忘猶若此所爲履盛而修益加齒高而德彌茂于茲益信矣

以史漢之簡潔行八家之體氣

徐母邵孺人六十壽序

予少從先人遊吳楚間十年乃歸先人以予徧見親屬拜悝如邵公床下予族祖姑夫也公亟稱徐子世臣才名以女孫字之既而得交世臣以文字相摩切者二十年世臣子武令有儁才晚與余游所爲交在紀羣間奕世爲姻舊者也今年邵孺人春秋六十武令爲母請一言以侑觴余嘗歎人情孰不以貴顯相誇詡而家人婦子間尤甚其有恬靜明悟不以熏灼動其心在丈夫讀書學道猶難之况求之婦人女子之間乎世臣弱冠與余同受知於學使者平遠許公公爲世臣置與等以旌之中副車明經廷試鼎革以來選人不限資格諸明經高等出爲監司牧守入爲省寺九卿予以親老貧困冀竊斗升以逮養世臣避村塢依秦亭山水有終焉之志孺人欣然從之不數年勅斷家事從方外遊閒與余一把臂勉以及時開道不復問紅塵纓鎖事夫富貴人所欲爲人婦者冀其夫獵取而弗得憂傷之言觖望之色有所不能已雖有丈夫之志卒隕喪于兒女子之情者不知幾何

矣又况割棄骨肉入桑門從事于虛無寂滅之場以獨行其志非孺人之賢而有識不爲世俗拘牽以成夫子之志何以能得此哉今日者追維數十年來人世滄桑烟雲變幻余與世臣分途而趨者徒以親在故也歲月遷流卒不獲沾寸祿而兩親忽如駒隙一身瓠落浮湛人間每念世臣及時聞道之言赧愧汗下茲執一觴不禁縷析陳之而歎孺人之賢淑非恒情所能及知非徒爲頌禱之詞而已也

無一浮設之詞可謂立言不苟

錢母張孺人五十壽序

近世士大夫於其親之壽莫不求所以壽其親而布衣韋帶之士不能無慽然不安于中富家大室列長筵奏廣樂金紫爛階除車馬闐閭巷上內顧黯然非必有加于含菽飲水之文也若可已而不已惟汲汲于當世名卿賢大夫及鄉黨端慤有道之人丐一言以頌之使其親無足爲稱述亦安能要譽以炫人耳目若可已而不已必其時名卿賢大夫與鄉黨端慤有道之人習聞其質行不忍淹沒而無聞作爲文詞

爲裂帛而書之牓箋而咏之幅巾杖屨老者在前布幣奉觴少者在後與與翼翼相與登堂而引祝焉君子以爲質而近于古矣予同里錢子潤之母張孺人春秋五十錢子徧請于知交爲詩文以頌母德察其貌蹴踖無所容聽其言自傷卑約無能光顯其親若不得比于人子甚矣錢子之孝爲人子者當如是矣然余知孺人之意則又不在乎此也孺人爲水部郎若青公女歸百斯公公父官黎平廉久宦家益貧公業儒清苦悉以家政諉孺人當是時若青公妝遣盛

孺人一切屏弗御入廚下雜作自上食堂上孺人生長世門執婦道如此其視人情豐約爲何如者百斯公補諸生困場屋紓發憤溺下孺人輒善解之不幸叔氏穿墓道百斯公暴卒孺人爲諸生婦二十年遘此閔凶撫兩孤成立曾無幾微見顏色以視急富貴而鮮達識者又何如也孺人幼讀書曉大義其昆弟宗緒祖望輩皆尚志不仕孺人教其子從諸舅氏遊稍與少年馳逐聲名孺人聞之輒不喜錢子迄今三十年守六訓不敢違日依依膝下嘗讀潘安仁閒居

賦以親老在堂不欲違色養從事斗筲一旦自託孫秀廁名二十四友至今令人羞稱之士人守身事親其道甚大一念錯跌所獲幾何終于失身而及其親近事可鑒亦足歎也如安仁者復求閒居洛涘奉一觴于綠槐高柳之下求拙者之效其可得乎今日者錢子咏白華以潔身採南陔而養母左列名士之詩歌右接姻婭之杯酌予不佞亦從諸君子捧一卮而歎息于賢母令子之間其樂有過于此者乎吾知錢子慽然不安之情亦可以少解矣

文視歐公尤爲警切

新安胡孺人壽序

新安吳子爾世其母胡孺人春秋六十乞言于當世賢士大夫詩歌篇什洋洋乎照丹青而諧金石聲播天地矣因友人孫桴菴徵辭于余余曰孺人之足不朽也諸君子頌禱之文無以加矣又安取不腆之詞而脅附之雖然凡世之所爲能立言者必其不肯一言妄許人者也諸君子之頌孺人也取古賢母而頌之似矣至其植遺腹也必曰程嬰公孫杵臼犂然稱之無異辭方岸賈之作難舉朝咋舌莫敢發聲二大

夫崎嶇萬狀僅立趙後以報宣孟其視夫婦居室信誓皎然矢靡他以成先志者難易爲何如也然余觀世衰俗壞夫婦道苦以同室同穴之情不能保于一生一死之際若王成之于李燮朱暉之于張堪以友朋之一言感激奮發猶有其人而反兵推刃寘然在房帷伉合之間世多習焉而不察君子痛其事非細故其所繫于綱常名節知士大夫傑慨于人所不能爲者固難而婦人女子恐痛于已所當爲者亦不易也昔二大夫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曰死易耳立孤難然則貞女節婦捐軀以報地下豈有所難惟以數十年已死之心隨逝者以殉于先以數十年未死之身延孤緒以報于後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是二大夫以兩人而成一事今以一女子而兼兩人謂其所處視古人爲尤難未爲不可以是知諸君子立言不妄而孺人所處之難可得而言矣孺人之稱未亡人年甫二十三耳其有娠也纔六月則未知其爲徽蘭者何如也幸而生男矣自始孩以迄成人則未知其豐下有後爲保家之主者何如也幸而讀父書有聲

士林又安知其不以干名嗜進失足坑塹東門黃犬之傷華亭鶴唳之歎貽所生以憂戚者何如也今孺人以花甲既周之年爾世在强仕有聞之歲春秋侍省以養親志昔孺人之沈勇湛識以有今日正如二大夫謀之十五年以前而踐之十五年以後余故郎其言論次因籍手以報桴菴使頌于孺人之前知不以爲祝嘏之常談徒嚣嚣而聒耳也

郎一事發如許議論旋轉有力真有關繫文字

余太夫人六十壽序 代

記云三代尚齒而燕享食飲用人修而兼用之故自
五十異粻以至百年期頤十年有加禮此後世更十
年而觴祝之亦猶行古之遺意也古公卿士大夫其
介壽也必有辭南山有臺諸詩與里巷細民樸陋無
文者稱異近時士大夫乞言于仁人君子頌揚其父
母以佑千秋百歲之觴亦猶行古之遺意也余嘗謂
稱人母視稱人父爲尤難士有百行人得而道之女
子言不踰閾足不出閫惟一二宗黨是徵是信然以

誠中形外推之未嘗不與士君子之行同其表著也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夫
所爲中饋飲食非徒婦職饔飧而已蘋蘩以薦祖考
柔巽以進舅姑酒醴以晏賓客敬而有禮恭而無失
亦猶士君子孝弟力田其事至庸其道甚大乾爲父
坤爲母母道地道也地之爲道柔靜無爲草木之蕃
變人物之滋育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孰非地之不言
所利而有以成之皆見名家之母其性安貞其行純
壹自幼笄爲女結褵爲婦黃髮兒齒爲母至老而一

如其初其閨閫之修整門戶之光昌子孫雲仍之
蕃衍齒與德日有進而時有加若是者何哉惟其與
地道有合而已殷颺母余太夫人今年春秋六十矣
與弟聖木乞言于當世名賢詩歌古文詞以介母壽
禮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古之重年也亦大
可見矣而太夫人之爲母亦豈徒年之足尚而稱之
太夫人相夫訓子中道而失所天人徒知其數十年
來茹荼集蓼可悲可喜之事無不以其性之貞績者
處之才之堅教者持之而不知即太夫人之無非無

儀無攸遂者爲之也今者含飴弄孫以倦勤自恕未
爲不可而太夫人強飲強食總持家政以訓其子若
孫至老而不衰不知皆太夫人之柔靜無爲安貞悠
久合于地道者爲之也由是觀之非所爲誠中而形
外者耶亦豈有殊于士君子德盛而服人者耶友人
蔣子大鴻博雅君子也善青烏之術嘗登王氏先壠
日氣佳哉施于孫子極貴盛升其得地氣者然也夫
所得者地氣猶克昌厥後若此況其得地道之純者
乎余故推本論之以明祝頌之有其實也

介甫子冏極得意之作

壽王別駕序

國家承五德之序應運而起白山黑水氣旺於東北自馬紀青嶺以及醫閭華汪長河大岳蜿蜒綿衍數千百里而來　真人與而間氣出天啓之矣平原以東瑯琊以北一時英俊魁傑之才北之漢初功臣建武將相多在蕭碭豐沛南陽宛葉之間夫豈偶然而已哉平侯王公負曠世之雋才與鈒鏤望族名冠當時公父從龍入關屬韃被羽勲勒旂常銜鶻綬以建牙賜餐錢而奉邑公承庭訓折節問學咨賢友勝手不釋書以明經高第入貲銓曹司封絕麟口之諸主爵膺金鏡之賞朝議嘉之授龍門別駕邊陲重鎮勞來安輯士馬驍勁穡人成功大中丞相倚如左右手大獄重案悉諉裁决罔弗允當以外艱解職服闋補杭郡人謂公去邊徼苦寒之地而移浙右沃衍之壤莫不舉手稱慶孰知吾郡方遘閩疆變亂加以海寇乘間猖狂征南平海之師絡繹于境上汎舟之役流馬之輸奔疲於道路公至則承奉羽檄夙寤晨興時其緩急均其勞逸撫其瘡痍而噢咻之雖歲比不登

民多菜色而黽勉供億趨事恐後兵既飽騰民無怨讟公署餘閒雅籐讀史一切獄詞奉符聽斷務以德化率善諭而遣之昔李幼幾之爲守蘇子贍之判州承平日久猶得從容以行其志公當軍興歲歉之秋而能與同官諸大夫贊理優柔克成雅化山谿村塢夫耕婦饁盡力南畝以供王事若不知頻年以來四郊多壘爲憂者斯爲難耳今庚申十有一月爲公懸弧之辰縉紳士大夫及父老子弟沐公之仁躋公之堂以介萬年之觴而問侑觴之詞于余余亦公樾陰之一人也豈敢私于公而徒爲諛言以悅公耳哉夫才具本乎精神而福澤載以器量天生偉才以爲國用亦何有于茀祿壽考必若史巫卜祝而後有其徵驗也耶公官龍城時　上幸湯泉鹵簿充斥一時薙草開荆周道如砥　上顧而木之公之名題形柱久矣今承屏星之制於左江右湖之間惠澤敷被仲舉三公之器君孝令僕之才其著聲頌於別乘而剖竹建節不足爲公道也余且繼南山有臺之篇而歲歲爲公歌頌不衰矣

文在東京班范閒

河平曲九章序

臣　聞黃河從高注下其流迅激衝決隄防爲平地災害自古患之我　朝定鼎以來河患屢告比年修築未底厥績　皇上軫念河漕國計民生所關重大慎簡河臣歲發金錢二百餘萬治之歲甲子　上東巡濟兗望岱宗祀孔廟南臨淮右親閱決河于時維揚郡縣士民具陳海口開塞利便狀　皇上悼河功之未奏憫潰決之不時　特允部議更選詞臣開濬下河疏築並行爲萬世永賴計　上既躬巡淮泗洞

悉竅要斥議論之紛紜期功績之久大今己巳正月有　諭復臨河上相度機宜務計萬全以告厥成昔有宋之世議塞商胡開六塔王安石倡之呂大防文彥博主之而司馬光非之計其時開塞之利害或主或非各有成見然而大防彥博司馬光皆一時賢人君子也立議雖有異同其欲收平成之功除昏墊之害忠君愛國之心則一也　皇上天縱神明智周萬物開塞要略已燭照數計而得之不以穿鑿之術智探進言之士不以纖微之得失責任事之臣視民

之傷如山已溺日糜太府而不惜頻舉　玉趾而恣勞治河諸臣有不矢心殫力克盡公忠如王份東郡指驅以欒河水王延世築館陶功費省約而奇成功者未之有也　臣嘗讀尚書禹貢所載及典謨所稱皆舉大禹隨刊奠位後言之至洪水滔天加以伯鯀九載之湮塞其害幾不可爲矣禹即神智過人胼胝摩鄒豈眞一手一足之烈哉及覽外史所記其浮河入海陟霍逾華若巨靈蒼水驅駕黿鼉諸事竊歎其不經然即如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溢孟門汎濫天下

雖殫人功竭物力而非役使山川之鬼神鞭策土木之物怪未有能宅四隩而奠九川如是其易者也今我　皇上御宇以來河工未竣日爲百姓憂思眞堯舜其咨之心也　親臨河上不以再駕爲勞與禹乘四載以拯溺人如是其急者何異舉上世三聖人所爲勞心盡力以勤斯民者　皇上一人兼而爲之上格　顥穹之神靈下孚蒼黎之志氣內外大小臣工莫不感激奮發以仰紓　皇上洚水警予之憂孔子釋大有上九之詞曰天之所助順也人之所助者

信也即何必如前世山經海牒所記而賜俟爲之順
命水伯爲之效靈彼敷土錫圭河平賜爵之隆典其
理可操券而責之矣 臣拜手稽首而作歌曰
崑崙兮巘巘天柱峙兮中阿昂地首兮萬里注懸水
兮天波時決隄兮潰堰汨下土兮杳嗟閬風兮瑶坡
仙人居兮婆娑顧洚水兮歎息如刧仍兮奈何上帝
仁兮于時瞥我堯兮匪他千載兮水渦聚龍堂兮鳴
珂予紺蓋兮喜樂遨白璧兮恕訶維有道兮告符榮
光出兮清河

其二

漢穿渠兮引漕築埭堰兮嶕嶢瓠子決兮不時太府
匱兮民勞于衛人兮奚罪歎蕭條兮徒燒禹疏河兮
距四海鑄歷山兮國用饒紓民力兮奏厥績哀疲勞
兮天星搖 聖御世兮治經瀆溯兩源兮析支條靡
金錢兮歲無筭人安宅兮心陶陶

其三

歷歲月兮功未成洗車馬兮神寞寞聖人憂兮日杳
詢章疏陳兮盈大庭辟築舍兮匪道謀歲甲子兮亡

上東巡聽輿人兮採條奏 允朝議兮開泐渟水性
順兮惡厥源龍門劈兮趨大瀛 使臣出兮 帝命承
水伯効靈兮壁馬馨

其四

水運兮北播河濟兮南瀉南有道兮北有隄二使星
兮分上下告海若兮爾歆酹河伯兮玉犖天倉實兮
坻京海門注兮奔馬朱文沈兮蘭閭浮千秋萬歲兮
錫之以純嘏

其五

大荒西兮有怪神人面目兮貙虎身黑水前兮赤水
後揚濁浪兮淮泗淪 皇宴食兮哀吾民斥論說兮
徒紛紜有 詔兮 再駕 臨河兮博詢 主憂兮
若此臣罪兮奚云人願學兮東郡守誓身禦兮塡河
滑上水平兮龍堰踰下水歸兮鍉埊吞

其六

若稽古兮神禝居相天地兮通幽虚禹隨刊兮治洪
水巨靈走兮大章趨白茲降兮五行正陰陽分兮神
人匯 皇御宇兮膺景命功烈赫兮被八陬震日域

兮禪海外通月窾兮昧谷墟運法象兮利萬物拱貴
軒兮捐唐虞大河溢兮日詠衿 親荒度兮謀謨詁
截蚪蚪兮水經耳 皇運理兮何賺如應大漢兮長
注海勒石柱兮擎天吳

其七

古有人兮赤黼衣居朱陵兮蹐九疑掌神書兮青玉
字禹齋宿兮神授之徵禹兮其魚千祀兮噫嘻 上
南巡兮美禹績祀陵廟兮幸會稽度 皇心兮若有
辭薦山堂兮雲霏霏君祀神兮界爾祉朕祀君兮受
厥蓋天功兮明德神假兮敬思五老遊兮入昴飛告
底定兮際昌期

其八

中原患兮河為大漢河平兮受朝賀嘉厥績兮封列
侯諮攷元兮肆大赦 皇懸爵兮待有功群距踊兮
用大作如砥平兮如帶長報 聖明兮謝天下

其九

吉日兮辰良太卜兮占祥行秩祀兮河之陽臨川谷
兮坎其傍使持節兮下 天閽宣祝冊兮芝璽香告

桂山堂文選 卷之二

海瀆兮神來翔 皇帝受命兮撫萬方敬 天威兮
彰民傷洚水警兮衷務徂勞心力兮加巨防朔相度
兮敢怠遑臣庶協兮假穹蒼維爾神兮順天常稱
厥職兮克脊庄 上帝簡在兮爾績彰茲望祀兮神
洋洋洸駟駒兮爾饗投珪璧兮琳瑯神醉止兮桂酒
芳百靈順兮水怪藏河漕紀兮安瀾長介景福兮慶
無疆

九章直追楚騷序之高古與昌黎工力悉敵 本
朝大手筆舍此誰歸宜 當宁之嘉讀不已也

浙督學使蓉湖周公校士政績序

我朝開國來首以振興文教化成天下比來各省督學使臣受命欽氷秩滿報竣公廉稱職者多有論者謂校士之道公至而明生亦止就能矯時俗所爲而論之耳蓉湖先生以重望詞臣膺 特簡視學吾浙先是丁卯典試山左稱得人 上聞而嘉之復有是命閱三載歲科一再周文武大比既竣事將還朝而復命兩浙人士及縉紳大夫爲詩歌古文辭以頌颺之有不以先生論士前之人莫有過焉者其至公

爲之者耶不知先生之大過乎人者以其至公爲之尤以其至明爲之而公乃至乎故公之所至明亦至焉猶有日迯五色之嘆若明之至者公無不至辟如心識其人雖舉僻舉怨有所不能已况在他人肯知其美好而或遺之乎此昌黎盧陵諸公所持以論文校士其道甚大非後之人所能及耳先生以巳巳仲夏下車爲條教與郡縣有司及師儒官約凡所爲絶請託屏竿牘杜交游訪蠹胥緝詐冒謹關防諸法三令五申至嚴至密先生曰此古人所爲禀四知去三惑吾自白而與人共白之者也吾尤欲以不必自白而與人共白之者要在論諸士之文其爲公爲私吾不能欺人人亦誰爲我欺也乎哉故其文上者先正是程次亦新頴自拔其詭僻浮靡與卑陋勦襲同棄置每案發莫不嘖嘖而歎曰某某累試上第吾知今之必上第焉以平日之文信之也而今果然某某非累試上第吾知今之必上第焉以今日之文信之也而今果然次第位置不爽毫髮至童子案發又莫不嘖嘖而歎曰此拾覆者從糊名中拔之者也大縣八

九人中縣六七人下縣五六人邑童子之雋才者無不弋獲之矣已矣盡于此矣及下郡守拆卷而數之其不出拾覆而如額以取者非宿齒之儒則孤寒之子以其文之弗逮於前而次及之皆後勁也先生曰吾能以兩試所拔之文與浙之士大夫共質之而不能使棄置者之不吾尤擯斥者之不吾謗也雖昌黎盧陵諸公猶有所不免吾安得人人而悅之哉乃先生之所棄置而擯斥者既不能尤其不公又不能謗其不明不過相與流言藉藉曰是憑一巳之好尚論

文亦自以爲明焉而已矣今庚午之秋　上命主司衆士于浙拔其尤異者五十四人無一非先生所拔而置之前茅者也雖武闈校士亦莫不然嗟乎謂先生三載所論之文是憑一已所好之文吾亦不得謂非先生一已所好之文也至舉先生所好之人之文而進之棘闈之中其爲正副主司者二人分房同考者十有二人監臨以及提調監試得與論文者又若而人先生所拔之人之文能使一二人與吾同之不能使人人與吾同之先生南人也能使喜爲南人之

文者同之不能使秦蜀燕豫陝閩荊楚論文之人無不同之是先生亦自論其文而已初不意人之論其文一如已之論其文也以是而云憑一已之好尚先生亦可以安然受之而不辭矣昔昌黎論文謂吾大得意則人大怪之盧陵知貢舉黜險僻而尚典要士論譁然二公卒不爲少阻久乃信而服之豈非以至明爲之而至公歸之之明驗乎余與先生同僻于京師以文章行誼相摩切今衰老歸里杜門著書一日猝遇于南湖之蕭寺先生曰文之卑薾今日爲甚吾以正大雅馴挽之而未能也豈風氣使然歟余曰毋憂先生之校士也如教射然懸鵠的而示之能令志于彀者百發而百中而不能令不志于彀者之一中之也歲且大比　天子必簡廷臣之公且明者主之其所拔之人與文必一出于先生所拔之人與文而後有以大服乎人心而翕然歸之至今日而知余言之如左券也因爲縷析而書之

聞明季老成人說隆萬以前學使從不聞有賄囑之說吾鄉有身爲冢宰其兄班白猶爲老儒不獨

學使無聽情之事即大宦亦無說情之事即生儒白首亦無覔緣之想其知廉耻如此故公之一字非主司所難爲而强爲之此桂山以明則自公立論眞能發主司憐才之實心超出論士之卓見

遂安方烈婦序

余與遂安毛令君會侯方太史渭仁交二十年聞兩家述烈婦事甚詳烈婦墜樓時令君索余詩未有以應也越十年烈婦葬夫有日絕食十九日而死太史乞余文授余所紀烈婦事實一冊余讀竟掩卷而流涕曰嗟乎孟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其信然乎人曰大人是古大聖賢人也而僅以赤子當之非以大人大赤子也以赤子純一無僞之心大之也人自有生來去赤子一日去赤子之心日甚一日

大人獨安貞而固有之其用至于育民物參天地而有餘究于赤子之心無毫釐分寸增損于其間而始成其爲大人甚乎哉純一無僞之心雖以大赤子大大人可也以是心而爲子則孝爲臣則忠爲婦則節烈以是心而死君爲純忠死父爲至孝死夫爲貞烈以是爲忠爲孝爲節烈人見其爲智極天下之大智而無增于赤子之智以是爲忠爲孝爲節烈人見其爲愚極天下之大愚而不減于赤子之愚夫是以通神明貫日月動天地甚乎哉純一無僞之心心之至

大之至也此大人之所以爲大人也知此而後可與言烈婦之爲烈烈婦名孟毛令君之女許字方太史仲子引禮于時令君官祥符太史官京師庚申四月遣仲子就姻祥符仲子患脾疾長途勞苦結轖五日疾加劇出就外館至秋八月而殁烈婦永訣時誓不獨生墜高樓而下命幾絕矣父母百計醫療臥牀一月吐黑血數升而復生防護既密勸慰萬方烈婦度不能向人乞死也又復自吞金環耳四枚卒不死而家人莫知越十年烈婦恐餓將死時始下入厠中爲

農家所得始知之令君別有記于時令君亦逆知其乘間復求死也慰之曰吾一家遠託異鄉婿柩未歸歸未就土于汝心安乎烈婦曰唯唯自是日進食飲比令君攜家自汴歸烈婦歸方門依祖姑余太孺人坐臥一室長齋奉佛日披玩列女諸傳事祖姑處妯娌撫子姪逮族黨敬而有禮內外安之乙丑太史移疾歸里烈婦以葬夫請每延師擇地多不吉輒嗚咽而泣庚午十一月既得地擇日破土土淺多浮烈婦聞之悲哭不食翼日穿至三尺許土色佳可葬烈婦

取視之喜曰吾克葬吾夫爲吾營生壙于右他日吾同穴之誓遂矣十二月三日治壙將竣烈婦嘆曰今而後吾得同日歸黃泉再有以他詞阻我者投閣刺喉吾不復忍死須臾矣太史往諭之烈婦遣婢子以事畢請見辭是日絕粒勺水不入口太孺人多方諭之不應烈婦嫂方氏奉毛母命諭之不應十二日烈婦兄待旂奔至相對哭反覆開諭卒不應十三日待旂復來勸之烈婦曰吾有不可不死者三兄宜知之而不吾知何也吾許夫以死遲之十年徒以吾父夫

未歸土一言耳今已歸土而猶不死吾負夫矣從是一日生生一日而死死有餘恨吾何有于生此時不可以不死也婦有三從從父女也今女而婦矣從夫與子吾夫死無子復何從此理不可以不死也勸我者多以待舅姑父母百年後我旦夕求死之人也反若以是爲尤礪我而動我念爲人子婦者恐出此乎舅有伯叔父母有兩兄亦何庸未亡人久待爲此所處之境又不可以不死也十四日辭舅訣母拜祖姑勉嗣子十五日告待旂曰吾自完吾事于舅姑父母

多餘憾舅姑父母宜以成吾志爲喜勿傷也十六日送所奉大士歸僧菴自此臥不復起絕口不一言至二十一日瞑目而逝計絕食凡十有九日而歿鄉邑男女行道之人聞之莫不流涕或曰烈婦之死誠烈矣然死而以烈稱與生而以節稱豈有殊乎余曰昔聖王之制禮也夫死婦以節守終餘年夫婦之道盡矣此聖王通天下智愚賢不肖之人爲之準則而垂爲訓典者也夫死而婦不以節生以烈死此一人堅貞之性發乎情止乎義獨成其志爲之非聖王之制

禮所能勸之而阻之者也或又曰烈婦墜樓而死死則已矣繼又吞金而死死亦已矣既已不死葬夫立子俟之十一年獨不可更俟嗣子成立承其家永其祀以報于地下耶凡人之死節死義雖徇乎名廹乎勢而死亦難矣惟死志爲尤難故徇名廹勢可以急成而志則無所徇無所廹急之成不急亦成者也古人許友以死卒不負其言况婦之于夫其義尤爲深重者乎烈婦墜樓而死人所見也死此志也吞金而死人所不見也死此志也其志止于死而已他非所

計也扶櫬而歸爲夫緩其死非自緩其死也立子十葬爲夫緩其死非自緩其死也凡此皆必死而姑生之日少緩之非人欲其生而巳必死之時少緩之也故烈婦之死死于庚午十二月絶食十九日而餓死之志即死于庚申八月墜樓呑金求死之志也見于烈婦年十七結褵五日又十一年絶粒十九日之志即根于烈婦赤子將不失其純一無僞之心所發之志也此余之所以三嘆息于予輿氏之言也或又曰然則吾子之言不幾比烈婦于大人乎人患自失其

赤子之心耳如其有之亦何論丈夫女子乎哉烈婦之死夫與逢比之死君亦有何殊徒以家國之分男女之别耳然則烈婦亦可以大人稱之乎曰今貴家之婦有所爲恭人淑人者猶得進人而稱之烈婦雖女子乎即不得以大人之名予之亦何愧于大人也哉余生平于忠孝節烈之人未嘗不因其能爲人所難爲之事而推見其安然而行無所强勉之心以爲此根乎至性而發雖王者議禮所不及聖人立敎不忍言世之立言君子毋徒引繩切墨急急然推奬之以起薄俗之人心而挽古初之醇氣因太史之請爲文以明烈婦之死志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使人知人有赤子之心人爲大人之事以厲世之能爲烈婦者

桂山凡忠孝節烈事爲文贊歎之必推極其至隱之眞性以人至死節死義非眞無一念屈撓必不能爲也世之人談節義先有一徇名殉勢以巳之私見横于胸中惟讀吾夫子志士溝壑勇士喪元求生害仁殺身成仁如此痛切語不曾動其心耳令君之女太史之婦得此文可以千古如生

陸大行夫人壽序

故大行鯤庭陸先生死乙酉難越二十有一年其配陳孺人春秋五十今乙巳二月十有八日爲設帨之辰予少與大行游晩與其子繁弨交益篤奉一爵再拜而稱曰今而後孺人其舉此觴而無憾也夫方大行之仗節而死也孺人引吭不欲生繁弨纔五六歲兒私念豈得久活今孺人春秋五十繁弨壯有室讀書砥行力辭辟試編蓬築圃以養親志白華之詩不云乎鮮伴晨葩莫之點辱庶近之矣孺人泫然流涕再拜起曰乙酉之難先大行義不苟活于時先姑在堂藐諸在抱覆巢完卵何可倖得未亡人屏息鍵戶晨炊不塞饑夜臥不貼席磨刀濡匕穿繫襟肘帷畢命以報地下者未嘗須臾忘也今茲癸卯又以私史絓①累閤門就逮琅璫攣華顛啣牢戶姻親婢僕牽號呼痛未亡人念死于乙酉與死于癸卯等死耳碧血未乾白頭顒畢雖[illegible]昭雪復出獄門本無怖死之心豈以倖生爲念春鳥松啼秋蛩露泣坐白日之昭昭等長夜之悠悠二十年于茲矣昔程嬰有言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今武既立我將下報宣孟及公孫杵臼矣今吾兒從其父友游克有成立未亡人覩二大夫何如哉食息世間亦復何有諸君子乃猶以覩詞之文慰此餘生不幾與未亡人之心相刺謬乎余聞之悚然而歎曰有是哉不愧陸大行之婦矣其不朽徒以年哉因退而書之爲序

寫陳夫人矢志守孤一片苦心眞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書家所爲傳神手也陸氏錦屏繡帳充滿堂壁識高筆老無出其右

祝胡存人方伯壽序

康熙巳巳秋八月江南方伯胡君存人覽揆之辰余壻奕杲兒武功輩請爲祝報之詞余以一日之長知君莫若余又安得無言以侑此一觴哉往順治庚子余客萊陽宋大參幕中君來江東訪大參時年十四英儁絕人大參爲君父此菴先生門人以及時爲學相勉執經余門未幾以母夫人名辭歸大參曰學成而歸亦吾母所喜也君泫然曰某少孤依母氏未嘗跬步去左右今遠離日久古人嚙指猶心動况聞名而能少遂以俟予語未竟流涕被面余黯然爲詩揮涙而送之此菴先生家武陵開國初湖南未平先生官翰林娶母高夫人于京師甫七年而先生捐館舍家無餘財夫人苦節備極艱辛君讀書輒掩卷而泣遂舍科目以先人恩蔭求一官需次將及而母夫人奄然即世矣服闋補官懸母夫人像于堂號慟而祝曰兒不能以寸祿逮吾親兒雖致身通顯列鼎貤封于報母乎何有今此身爲 國有矣惟盡瘁無貳以功名自表見上不負 朝廷下無忝先人以報母恩于萬一是兒志也初授戶部主事釐剔耗弊倉庾充實再調比部郎刺讞明允平反寃獄爲諸司稱首修會典手自裁定援古引今燦然明備諸曹尚書爭薦引 上前特授北直分巡僉事三輔多盜枹鼓日數起諸響馬賊交通八旗莊客劫掠無忌君設方畧掩捕殆盡得其主名移檄賊曹尚書多從旗主貴戚家收縛之悉置諸法京師八郡人民貼席而臥發伏擿奸不設鈎距稱神明諸大獄留數年不結者裁決立盡無辜寃濫全活無算 車駕出入畿輔閒廉得其治狀會湖北布政使缺 上特署君名主爵者以君楚人持不可 上曰朕知其廉幹久矣是肯以鄉里易其操者哉已而江蘇布政缺復改授之君謂余既除楚藩 上旋以江蘇特授者豈非以江蘇財賦甲他省而綜理必得其人哉計天下歲額逋欠江蘇爲多州縣吏席不暇煖考覈殿最惟藩司是掌歲時餽遺無敢失又斂羡餘以附益之內而計部臺省外而督撫大僚莫不求索于脂膏自潤之餘竭其力以饜所欲不足此其弊自開國數十年來未之能改也吾

受　主上特達之知不一洗從前錮病猶以一官縶
戀畏首畏尾而餘此身負　主知而辱先人之教吾
能靦面日而列于士大夫之林乎葦火耗絕餽送日
飲惠山勺水又總計諸郡浮糧寬劇縣考課俟　上
南巡條列而奏請之一切墾荒積穀建學課士準古
教養遺意以移易其風俗方次第舉行而君猝以痰
中移疾弗克竟其用噫嘻士君子讀書立身功名著
於當時自非根本忠孝其事業未有能遠且大者也
君年甫成童痛母夫人焦勞狀輒走數千百里外丐

請受知先人門下諸君嘗以道遠不能猝歸日夜悲
思涕流枕席及母夫人歿每逢忌辰拊筵一慟氣絕
復甦聞者莫不揮涕如朱百年哭忌鄰人爲之罷社
初爲部郎五日奏事　上前雞鳴而起朝服以待巡
畿輔司江籓事無大小罔敢少懈　太皇太后山陵
之役州縣役徒多道亡　上震怒君攝巡撫事率徒
役往反無一散失　上見而嘉歎之猝以痰中卽日
解印綬未幾而疾平人問之君曰吾愛　主上知遇
恩任以財賦重地脫不幸而疾不起吏胥倉卒因緣

爲姦何所不可是尋戀此一官上負　朝廷罪奚逭
哉君世門公子少時折節下人及貴顯在坐皆貧交
故人分俸以資其困乏無倦色予行能無所表見師
事幾朞月迄今三十年執禮如一日君之敬抑性成
其發于忠君孝親自非常人所能及也余嘗讀鹿鳴
以下諸詩其君臣贈答之章不[illegible]臣之祝君詩考者
必歸于偏爲爾德卽其君亦必稱引周行德音而祝
其遐不黃耉未有無其實而徒以千秋百歲如史巫
紛若之詞而已也君之修德立行若此年未及艾有

丈夫子五人英英奕奕一如君年少時今　上閱河
南巡君迎謁道左　上顧問近狀慰勞甚至君猶以
足疾辭　上令隨　御舟行里許知其已脫然愈矣
旦夕且大用君之樹功名以垂不朽又何可以臆計
哉

方伯爲桂山及門其稱引一皆質實語末引詩一
段卽君臣以師弟道義友敎眞不愧古人

賀勇畧趙將軍序　代

自古應天受命之主文德武功混一區宇必有定策之親臣壯猷之元老以翊贊之或大統既集而負隅之劇寇未除或承平日久而乘間之封豨竊發如周條侯之制吳楚薛冠軍之剋平壤曹武惠之定蜀下江南倉皇變亂不旋踵而奏底定之功一若國家平陂倚伏時丁一亂必生一定亂之臣遘一難必建一不難之績非斯人弗克勝斯任者然然後知名賢才傑間氣迭生膺山岳之秀靈應星象之光氣其狀貌

必奇偉非常其才畧必威名冠世其受命臨事必入險能出百舉而百全洪伐勒于旂常英聲標于臺閣膺上壽而躋期頤自天相之弗可及也若我勇畧大將軍趙公庶足以當之公少挺殊質神采絶羣慷慨交遊推誠待物天性伉直不阿其與合者雖處卑下屈已從之或非義相干雖貴顯出已上亦能奪其所守讀兵書覘大畧行軍用師不拘古法出奇決勝人莫能識卒與孫吳名合由褊裨立功攻堅陷陣上幕府而紀夏官之籍者歲無虛日　特簡羅鎮總戎此

公歷官積閥始受　主上知遇之時也于時畿輔多盜白徒嘯聚倚豪右官旂為主仗節鉞者分道撲滅之不為衰止　特旨移調天津公以絶盜在清盜源中禁令嚴訓練行伍出入晝夜有稽廉訪窩隱主名事發捕治不避權貴盜無內援四顧駭散乙卯冬朔方兵將賊殺主帥關內震恐有河朔跋扈之憂　詔援公寧夏提督領兵討之乘傳　陛見　上親問方略公以手畫地縷悉指陳　上賜賚有加公單騎入關宣布　皇仁在誅首惡平囘餘孽相率歸誠按甲

寢兵立掃兇穢賊平入告　上益知公可大任鎮寧夏三年慨然太息曰臣受　主上恩遇固已深矣而歷官以來竭臣力以報稱者猶夫人也今屯軍朔方休暇無事坐使髀裏肉生而滇南未平川蜀梗塞諸道將帥頓兵不進此正臣忘身致命之秋也具疏以巴蜀計日可平願率麾下五千人獨當一面擒逆賊而獻之闕下　上覽奏嘉歎之　命諸將分道剋日入川其與安漢中小川予三路各分滿兵二萬綠旗兵繼其後己未十月進兵公獨以麾下五千人由八

堵山一路塹山堙谷奮勇直前自密樹圍遇賊與戰
挫其前鋒奪險要關柵三十餘恢復嶽州畧陽直逼
陽平關露布告捷　上喜甚而諸道將士日與賊相
持朱嘗一戰有　詔取川事宜一聽區畫十二月朔
與漢中一路兵始相會于沔陽諸將議合兵自朝天
廣元趨保寧先生以川路險狹我兵數萬人一道並
進輜糧甲仗連結數百里賊猝以輕兵壓之而分兵
出陽平截其後非萬全計乃自引兵由陽平抵白壩
賊憑江連營公身先士卒策馬橫江而渡士卒無不

桂山堂文選　序　卷之十二　亖

以一當百大呼而前賊披靡莫敢當直抵青州勢如
破竹右硤溝明月江諸險皆拔營而遁不及十日
兵薄成都賊方以歲朝相聚燕飲謂我兵從天而下
倉皇莫措開門出降公整隊伍申禁令列牙帳于城
樓而坐受之宣布　皇恩免死薙髮城市村堡按堵
如故蜀省悉平先是公分道疏入　上韙其議　詔
授勇畧將軍于青州軍次拜之至是蜀平公之功第
一復以公爲雲貴總督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解所佩弓矢腰刀賜之又遣公長子以廐馬六

匹勞軍前旋又遣公次子賫　御製詩太極圖說
御書手卷扁額　溫諭慰藉有加示滇南之役公必
能辦之故恩寵特至也辛酉九月率兵至雲南與諸
將會師兵圍數月未下人主緩攻坐困之計公以孤
城圍久而未下者糧運未絕耳今諸將合圍去城十
里而軍樵採之人彼此貿易接濟芻糧日久變生其
憂甚大乃獨帥麾下兵逼城濠列營其下乘間奪南
壩玉皇閣其東寺西寺土橋新橋各險要以次據之
賊知旦夕內潰殺賊首出降庚申六月師旋　陛見

桂山堂文選　序　卷之十二　亖

上親慰勞之公以麾下取川與衆議不合而諸將
論功獨多旣而攻圍滇城又獨引軍逼城而處賊始
潰降列狀自明　上優詔答之于時入滇諸將人自
爲功爭取子女玉帛公禁兵卒秋毫無犯及論功紀
冊時一如馮公孫屛息樹下亦無一人爲公白之者
公曰　聖主威靈遍誅就縛昔人以角巾歸第口不
言平吳爲美談年老引疾夫復何言昔亞夫平七國
其要在以梁委楚而引兵走藍田直入武庫彼灞上
棘門獨非將軍乎使其當此巳蚤失之矣太宗兵因

遼東宿將幾盡以仁貴始破其都城其後九姓復反以三箭定之宋師取蜀復叛諸帥激之使然賴曹彬稱疾止殺而江南卒平天生人傑爲國家用乘時建業豈偶然而倖致之哉公生長延綏孟門之險峻賀蘭玉華諸峰之峭拔山川雄勁實產異人當疏請入蜀之時御史臺愚崐成公上言臣占熒惑次舍我師入蜀秋冬必尅但事平之日必有將帥爭功如王渾建業事在聖斷力持之而已公以功見忌其著于天象已若此乙丑春廷議以取滇諸臣多藏匿子女寶玉加重譴有詔褒美公公廉無私奉使朔方必命就里第慰問無恙令母下拜然後嘆公旋師復命引疾乞休勞苦勳高一如無有眞非常人所能及也公之功人雖不知而主上自知之今公之子某雄才膽畧繼公而起出鎮邊陲樹勳業以振家聲君牙名虎世篤忠貞其視與公同事於朝爭功伐善榮于朝而落于夕弗克以功名終者可勝道哉

寫勇畧將軍入川取滇如視從戎行間手畫口授至其生平雄武英氣又如圖畫凌煙溫公鄂公毛髮生動眞大手筆

益都相國馮公年譜序

康熙二十有一年壬戌六月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易齋先生謝政歸皇上賜宴西苑賦五言詩中自駒縶維之意于時先生年七十有四矣及門諸子前請曰先生遭逢聖世歷仕兩朝自起田間通籍以來陟清華參密勿今躋高齡七上章乞休始予告古之名臣元老以道事君進退以禮有如先生者乎某等願先生譜敘生平爲世楷模以垂不朽昔宣尼少壯至老自述其所學而弟子記鄉黨以及朝廷纖細必詳此物此志也先生笑而應之曰吾平生無他才藝繆見知于主上逮事兩朝吾歷官守職言語行事他日史官紀載論定不可誣也又焉用譜敘爲哉雖然吾嘗私念成童爲諸生及釋褐以迄于今無一事不可以語人非吾口所能言弗敢以吾言爲訓非吾力所能行弗敢以吾行爲功吾逡巡不以此事屬人懼其以文辭沒吾實也顧謂毛子大可曰子能識之爲一銓次梗槩使吾後世子若孫知吾居家立朝其實行如此譜既成菉得受而讀之語毛子曰先生

之行事其見于當時者夥矣子之所紀毋乃畧乎毛
子曰是先生之志也余嘗以草稿上先生先生刪者
半存者半謂以是槪吾生平不愧吾衾影是吾眞面
目也苟一節過其實吾反巳而弗安吾滋不悅也某
以是益欽先生讀聖賢書于不自欺之學生平得力
又豈人之所能幾及者哉嘗見近世士大夫所叙年
譜纖悉必詳燦然備美先生之意不謂然也自以守
一官效一職積日閱月非無可紀而不足紀者亦若
同官省寺功非巳出例得並稱先生不因人而成以

攘美爲耻至于參機務補衮闕所爲造辟詭辭歸過
讓善焚削諫艸人罕聞知先生慨然慕之此其所欲
存者益寡矣嘗考魯論所紀雜載門弟子言行而宜
尼行事左氏傳莊周韓嬰諸書似多失其傳者然假
使當日獨存魯論一書其他外傳不多見聖人之盛
德大業于其所紀以思其所不紀于其所不存而知
其所存以是槪先生生平所爲無一事不可告人不
獨及門弟子知而信之鄕國天下人莫不知而信
之雖傳之千百年後七十二代編錄中亦人人共知

原缺第一百十七葉

巢青閣詩序

西陵十子多倣世忘榮杜門著作余與藎思以親老
在堂從事制擧業然日與唱酬不倦四方士大夫遊
武林必過余兩人升堂把臂彌日信宿山樓水榭置
酒高會詩歌紀序翰墨淋漓而巢青閣詩詞流布大
江南北人以北門大陸子稱之其詩古風原本漢魏
近體以初盛爲宗尤特嚴子雅俗二字古詩歌直如
方言諺語而自古宋元人人祖述少陵不免俚俗嘗
與人句栫字比而辨之殄詩脫稿着意推敲一字更

移雖仰看屋梁卧榻齋壁不爲苦也其詩不以險僻
矜奇不以雕繢競美詞意安閒格律修整繼西陵而
起者未能或之先也余生明季啓禎間其時變亂舊
章徒爲且夕苟且計每一令下爲歎息者久之省試
對策考覈古今審度時務累千萬言人多笑爲迂以
示藎思擊節歎賞謂廟堂石畫鑿然可見諸施行今
上丙午赫然罷八股以策論取士究以此偶衍文今
相沿不改而罷余兩人卒不得志于有司與同學諸
子相聚巢青草堂拈韻吟詩茗戰酒兵自晨及夕巳

而壯心勃發慷慨放歌脫巾袒裼爲竹林泥飲人如病葉狂花殆無虛日及兩家老親俱以天年謝世金旣棄去舉業行遊四方蓋思浮湛諸生家亦中落逾十年余以薦辟罷歸閉戶著書蓋思餼廪歲滿以廣文官東甌旋執手版謁上官接以殊禮然格于選補則例振拔無由徒有附麟不噬誰爲落毛之歎而已其生平所著詩辭盈尺許貧不能付剞劂亦賴上官分俸資給遴選而傳布之良足慨已昔孟浩然爲仙宗十友旣得于上前誦其詩卒放歸鹿門羅隱逸才

爲淺唐巨擘落魄吳越間迄今讀其姮娥老大泣倚桂輪詩何而傷之文人才子有志無時天實爲之自古以爲歎也才如陸子首蓿荒齋不異淹留白社其棄一官有若敝屣而低頭就之十有三年讀聖賢書亦惟明乎窮達有命自比于抱關委吏終隱墻東而已余嘗與坐論四十年來交遊姓氏譜四方先後輩立本朝而得行其志以功名自表見者一一僂指可數其他浮沉宦海當時榮而後則已㝠如過眼浮雲余兩人白頭相對出其比年所著理學諸書前後詩諸文相評隲而劇論之亦可爲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差可自慰蓋思官守優閒因公請假歸與同學親串望衡對宇放飲狂歌燭見跋而屢更一寒如此骯髒之氣骨猶存俯仰無慙浩落之襟懷不改以視卞彬趙壹之徒爲官拓落戚戚嗟嗟以枯魚窮鳥自鳴其不平相去爲何如哉讀巢青閣詩者能以其人而不徒以其文數賞之斯得之矣

牢騷磊落之氣一以平澹之筆寫之使人寄慨彌深

郤蕙亭文集序

昔人論文以聖人辭達一語爲旨歸書所爲辭尚體要者是也先秦文多簡質漢唐以來才思滔滔不可遏抑亦風氣使然以語孟二書言之語率數字一節數句一章莫不理足而氣充孟子論一義辨一事反復起結累千百言不能增損一字百世而下讀二書少者初不覺其少多者亦不覺其多此唐宋大家文短長多寡不同其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未有不本辭達體要爲旨歸而自成一家言者也郤子蕙亭

余同年友戒三先生之長公也總角與其弟二峯拮韻吟詩輙有警句驚人予于里社中馬齒長在紀羣間交之比予行遊京師十年歸蕙亭年未及壯詩古文辭流傳四方其應制文尤工且敏屢困場屋蕙亭喟然太息曰國家取士必以文爲先貪徒就其所能言而用之也今則一悉主司之好尚去取之又必各因其時之風氣而揣摩之三年九年旅進旅退坐使一生精力消耗于流光逝水中徒歎無能爲而後已援成均例需次爲令蕙亭少讀經史其文不必尖新弔詭爲工而以體裁明審爲主初下筆如無意爲文及與會所到風發泉湧至其扼要爭奇能以少許勝人多多許此其所以能追步古人也之官之日予與其舅氏鹿菴送之蕙亭若有不釋然者曰某于詩古文詞孳孳然好如不及今一行作吏不無學殖荒落爲憂予曰子才識過人而欲乎不自有學無止境豈時與地所得而閒之哉王渙在洛無事率書佐讀孝經子瞻守杭坐公事堂爲遁戶書竹扇山邑僻陋簡靜爲理以子爲之游刃有餘有所述作郵筒而示

之必有東坡海南諸篇相賞而未已予日望之矣

蕙亭於里社中最少尤喜爲古文辭其事父執維謹朝於鹿菴而夕於桂山頗爲時所稱許欲乎不自足其所造已入大家門庭正未可量

西湖六君子詩鈔序 代

詩不以人可傳則傳人皆得而爲之此爲作詩者言之也其人傳其詩不必傳吾以其人傳之其人傳其詩又足傳吾傳其詩尤樂得而傳其人此爲選詩者言之也蔣子以風雅逸才行遊四方遇佳山水流連忘返必求其人之詩而論定之雖未識其人而必論其詩古人選詩如才調諸集其旨亦如是所得詩居則克屋棟行則滿舟車矛然一布衣當採風之使欲人爲一集而刊布之力不逮也撮舉其要名曰詩鈔

今來湖上一日手一編請曰此六子詩鈔東西兩浙人一時聚處西陵君子人也今彙其詩願先生一言以志之余曰此六君子者余三十年來或咏其詩或交其人樂與從遊久矣今來守杭州公餘無事閒有吟咏欲得諸君就正之時造其廬而不吾見也嘗使人伺其暇而徵聯之皆閉戶却掃不與人交以技譬古今互相辨難爲樂六家如一家人比以結罘去官羈泊湖曰得與諸君飲水清談彌日不厭且諸君子才名冠世多在金門紫禁之間受知　主上方將大有爲以盡其用乃不以進退爲汲汲而棲息林泉歎變幻于流雲等升沉于轉瞬泊然無所繫于中雖欲不謂之君子豈可得哉然吾謂非獨稱其人也即其詩亦以是稱之今天下能詩者無論數千百家分門角立不相下然此有所長彼有所短其辨在雅俗而已樂府六朝諸詩如樸如拙如方言如諺語其氣骨有一不歸于馴雅者乎不則祖少陵宗元白子由江西之派南宋江湖之詩自謂流利如彈丸脫手其未免俚俗者自在也六子才質各有不同而一言可蔽

要歸于雅猶大雅之必歸君子而稱之否則非其類也以名其詩誰曰不然昔宋人輯文潛六君子文冠以蘇門才人相聚之地風韻倍增西湖山光水色不更使人流連而不能去耶

此余代郡守嵇公作也蔣子輯詩鈔成請序于公公時以交代弗遑命予代之余以此六人其亦在其中公曰古人著書多自序而行豈有容自序而反過其實況并所友爲五人序之哉公不留稿因予爲他時傳布而梓之 自記

視督學蓉湖周公壽序

國家教士育才視前代爲盛設學官置田舍歷考兩
漢元朔末平唐武德宋開寶以來未有能過之者也
黜浮靡之沿習杜胃進之倖門申令立法嚴峻有加
皇上好古右文敦尙經術三年大比而外特開鴻
博科公 御試高等授翰林院檢討 皇上以天下
超軼絶倫之士豈必異代借之其能與我養士作人
推廣德意惟在督學臣公忠體國而後芃芃棫樸薪
之槱之不使海內一人有遺佚不收之歎者每除督

學使其難其愼京師首善江浙人文淵藪尤簡端凝
亮直閎望夙著詞臣董其事公特奉視學兩浙之命
公生稟絶才博極羣書而敦履樸沉言坊行表雖戴
逵之綽有遠槩庾純之蔚爲儒宗無以過之入境以
來條敎甫具謂浙士濟濟如取材鄧林不患其不多
在養育訓導備國家楨幹之用今之秀才不知天下
爲已任妄自菲薄所在有司因而鄙媟折辱無復以
禮相接士氣莫伸而廉隅矜重之風不可復見公按
部行學首以敦行誼尙廉恥諄勉訓飭爲先務自非

行檢有虧干犯名敎未嘗輕斥一人就試之日洞闢
重門排立位次必令靜氣專意竭一日之才一切防
奸伺詐苛刻難堪之法屏而不用士皆感奮相勸寧
爲等第所詘必不爲開誠布公主司所短其風厲之
效亦大可見矣至于文章風氣與時變遷好異爭奇
流爲詭僻而人心世道隨之所拔文字秩秩洋洋有
倫有脊一以歸胡先正爲準比來取士雖以採知名
訪孤寒求得人而乘間抵隙者中之公槩置不問惟
以文字去取才名孤進無一遺人向之借聲援以倖

售者皆不得與初若景佑諸生之譁然久乃信而服
之兩浙之文從是變而復正夫以 國家愛養人
士若此學使者誠能體而行之其成德達材一如公
所爲何患敎化之難成而多若未服遑者然有敎育
士子之權而無爲國樹人心乎惜才之實也以故一
時主司徒以聲譽超遷爲汲汲視郡邑多才者既如
以玉抵鵲而不惜其才少者又以培塿無松柏蔑棄
之苟能平其心壹其志不以校閱爲勞才多拔其尤
而少者亦刈其楚亦安忍使可造可就之人終擯于

淪落不收之歎哉丁卯特簡山左總裁稱東省鄉闈為開國得人上聞而嘉之特有是命於戲士君子讀書希聖賢首以好賢樂取于人為大公未釋褐時與朋友交益我者屈已下之比居京師日與薦辟諸君遊見其詩歌文辭一語之警策一字之新穎拳拳汲汲向人稱道不衰今居得為之勢以成其樂善不倦之心推此志也他日歷上階輔大政必能汲引賢才如秦誓一箇臣可不愧今己巳秋七月公攬揆之辰余捧一觴從縉紳士大夫後歷階而升取南山有

臺詩詠之以君子之于邦家也既已為之基而又有光焉者亦謂其休容有度虛以受人如載物之有基而賢能茂進氣運昌明有光人國者何如其量博厚其氣悠久頌以遐不黃耇必能保子孫以及黎民而終之曰保艾爾後公之享大年而膺多福豈不綽綽乎其有餘哉

無一語不從成德育才為國家得人大綱領處發揮與睿湖公生平好士憐才休容度量如寫生大家命意落筆不失分寸

送翁尹若北遊京師序

士負其才學遠若昌黎近若震川汲汲然求知于當世王公大人覩古耕莘釣渭之徒一似大有間焉者然而代降時殊風尚屢變春秋戰國大聖賢人不免于周遊歷說以行其乂亦勢使然也獨是昌黎上書比于蹈水火而疾呼震川自以冒尊嚴于閽人求質其所為文二公不以枉已為辱亦謂古之王公大人汲汲然有求于當世之才賢亦猶當世才賢之士汲汲然有求于王公大人其人殊其心則一也故王公

大人知三旌五反之風不作既不能克招而致之便彼挾其生平所長及至吾門又不能倒屣而迎敀席而祀以盡吐其胸中之所有終其身淪落不偶若與已無與焉者是誰之過歟夫是以三上書屢過其門所期望于世之王公大人至尊且重又安敢以枉已為辱却畏而不前也哉迄于今士之負才淹留委巷而無以自見又遨遊京都輦轂之下亦謂闢門築館之風何代無之相如之賦不以不知姓氏而揚左思之才不以人所嘲笑而抑所為長價于薛卞之門爭

鳴于艮父之肆必于是乎在也同里儁才諸子推尹若爲畏友年已踰壯屢試不得意將北遊京師不免離羣之感以爲人生遇合固自有時安在圖南之心必北徙而後得耶余曰諸君之言則善矣古之人疾名之不稱而恥四十無聞雖衰朝季世猶欲及時而用之今　天子聖神文武崇聖學端士行公卿大夫敦經術以弘雅化彬彬質有其文數十年來尤以設科取士更制易令愼重而申飭之又慮海內鴻生逸才必有抑沒于科目之外特開弘博之科令所在有

司身爲勸駕時余濫名其中越十年　上南巡覽余所爲賦頌不以其年紀衰老猶欲起而用之以是知古之聖君賢相從愛惜人才起見惟蘆薬林之下一人抱不偶之歎古今一揆今　皇上壽考作人之意惟日孜孜公卿大夫孰非當時交章薦辟枉車而造陋巷之門掃舍而授餐改衣之人耶士當此時猶抱其才而自放于荒江空谷獨寤寐歌以終老亦有志者之所不忍爲也雖然士君子日誦仕以行又之訓而遇合固自有時與命焉故昌黎上書以周公望其時之宰執夫以周公望其人則已之自待必不薄可知矣震川屢詣徐少師以子固干范資政自比必不同趨附勢門之流二公生平行遊王公大人間如此其遇合之時與命豈不曉然自主于中而徒求人者哉因諸子贈别之時其情黯然若不能已者爲是言以送吾子并以勉諸子也尹若行矣哉

送人遊都下文不過稱揚其才以干謁遇合爲快孰能委婉規諷以自行其志爲本而後可以有求于人此千古聖賢行遊根本古今人誰能道及豈

徒文爲韓蘓而已

東郊草堂序

余少從里社多與張氏爲昆弟行張氏武林望族儁才子肩背相望人樂得而交之步青年十五六試童子輙冠軍余十年以長弟畜之比張氏城西世宅徙爲屯營步青遷城北東郊草堂與余出入同里門交益密時西陵諸老友厭薄時趨相率爲詩古文辭余雖從事制舉業日與唱酧不倦步青諸父行時敎以專攻八比其才思淹洽頗優爲之每四方士大夫高會賦飲贈答步青最後出多警語年三十北入成均

登庚午賢書日從海內知名諸子相摩切神彩煥發簇簇能新與吳門汪逈翁時論文深相契原本廬陵繩尺震川下筆抽思惜墨如金不喜靡曼爭長自其高祖澤山公來世以廉史稱父青林公以名孝廉爲漢陽别駕棄官步檐歸杜門述作生步青甫十月而見背生母忻孺人與兄效青生母胡孺人相依節守年六七歲見堂上兩母每日惟脫粟藜羹黯然傷之比中乙科舉一第博親歡歲丁未凡三上公車不第抑鬱不得志臥病纔數日爲庸醫投藥暴病而殞生平爲人沉默寡言強毅有守事母孝兄弟友愛交友必信推誠與人自以此人生立身行已日用尋常初不知其爲人所難能而已能爲之也雖困伏諸生志在不朽每見當世時務有弗協必反覆思維使我處此宜如何解而更張之著爲策畧鑿然可見諸施行稟氣厚重力舉石鼎每飯盡二升善騎射讀兵書有班仲升飛而食肉萬里封侯之志然身不踰七尺容貌詞氣粥粥若無能未嘗一語人人亦莫得而知之每爲詩古文辭不輕脫稿及没京邸零落散失年來

余從笥篋中檢得其一二憮然太息使天假之年斯人所造更不知其如何而功業未就中道云亡眞國家可惜人此堪爲知者道耳余嘗與飛濤約爲西陵詩古文選諸子各有專集惟青步收拾無多恨恨無已今夏四月其長子伯起手一編而請曰成孫少孤每翻閱先人遺稿傷其零散徒以貧乏與弟信孫流走四方每從先人知交索得片紙寸箋必什襲藏之迄今二十年奉老母播遷于兵火盜刼中所襃負奔走以身殉之而不忍釋雖鼠嚙虫蝕一字一畫必補

葺而手錄之今將付剞劂以示後人徵先生爲論次而傳之余嘆步青之有後能不朽其親者如是其深摯也步青三子皆能讀父書其季與孫早歿皆以名行爲賢豪長者所稱許而伯起尤剴類其父木重少文望之似尋常人天性孝友立行不苟其克纘承先志可知已

高古簡質志氣無敵似[redacted]王文而俊拔仍從韓郁骨髓來豈沂意所能及

宋詩選序 代

古今詩各因風氣而變自三百篇以及漢魏六朝莫不皆然唐詩凡三變而不離乎其祖至宋詩神韻風格與前代迥殊非其時名流大家與前人才思不相及亦風氣使然耳操選政者多以別調目之近代以詩名家者多有取乎爾而好尙之其所選定本旨不過以宋之不類乎唐也擇其似唐者選之以庶幾與唐爲類焉耳夫宋之不類乎唐雖擇其似者與爲類亦似其形則有之似其神則迥然不同也葢詩之爲

詩一代有一代之風氣斯一代有一代之好尙一代有一代之名亦如其唐初之有正始其末之有餘響莫不各以其所自爲神韻自爲風格行乎其閒惟後之人合而論之而後其爲雅俗爲高卑爲純漓爲遠近亦莫不各有以自見乃後之人如必合古今數十代之詩如一代之詩亦何異必取三百篇二雅十五國風字櫛句比無不相類一以爲旨歸是猶未離乎形迹之見非通乎風氣之變而論之者也無錫顧中翰梁溪先生文端公裔孫也壯歲歸里杜門著書

一日出其先人所選宋詩以示余而梓行余受而讀之而歎其不徒以唐詩選宋詩而以宋詩選宋詩與前後人所選自有殊耳夫詩之必有雅俗高卑遠近純漓于其所自爲風格神韻間如人之分妍媸而論之宋之詩似以媸論之矣而唐詩如杜少陵率語累句雜出行墨間何嘗不可以媸加之唐之詩似可以妍論之矣而宋詩如東坡放翁新頴流轉縈繞于手腕下何嘗不可以妍加之然而少陵以媸加而不敢以媸歸之者少陵憲章取材綜綺麗參遒勁此豈得以微瑕沒全璧而以媸概之此少陵之風格神韻自爲少陵者自在也東坡放翁何嘗不可以妍加而不能以妍歸之者東坡詞氣豪邁而遒勁絶少放翁屬時律切而凡近居多此豈得以所長掩所短而以妍概之此東坡放翁之風格神韻自爲東坡放翁者自在也即村學究所選詩言之其爲俚俗率易亦已甚矣然其本眼前事口頭話未嘗不喜其爲員美流轉如彈丸而選之非古今人才思不相及風氣使然亦如易地則皆然之說耳今選詩家必坦唐而訾宋之

性靈又必有坦宋而訾唐之膚廓此昔時拘以風格而棄之者今日又賞其神韻而收之是編出而始知能分一代之詩而差次之者自能合十數代而差次之斯眞能通古今風氣之變而論之者矣

歷代論古有好尙必有詈議入主出奴無一折衷而論定之桂山從風氣論似極尋常話而千古作詩之風格神韻論詩之好尙詈議無不折衷論定蔑以加矣眞前無古後無今隻眼

沈巨山五十壽序

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九月二十有四日爲沈子巨山五十懸弧之辰同學諸子屬余爲侑觴之詞曰禮稱五十日艾服官政巨山在學易知非之年需次博士一官其亦當此而無愧也夫余曰巨山八九歲時穎悟非常目如巖電總角游郡庠雖俛首制舉業而博覽經濟書結納四方賢士遭逢　國家鼎新側乎禍亂北來樓船橫海之師强籓悍將之討思得借箸幃幄參贊幕府一展其生平之抱負而抱膝長吟棲

遲桑壠荏苒流光倏逾强仕尚復寛衣緩帶擁皐比與諸生俯揖讓周旋之禮巨山于此得毋有不釋然于中者耶而孰知其不然也人之通齋定于天而精力可以自問年齒隨乎時而神智可以日益古人三不朽隨所樹立而早成與遲遇無論焉巨山才名過翁子不能不待時而起智畧比文淵正復以晩成爲大身棲東城之下名高京洛之間當世名公鉅卿出爲牧伯郡守莫不撰書詞束帛加璧側席而請正之巨山所至江淮荊楚閩越豫章熟悉其土風人物民生凋敝指陳勞畫興除利害人人奉令承教一一見諸施行無郤召之名而布陰肯之實亦巨山生平之志也今者　大廷射策例得文學椽以巨山爲之必且聚生徒列講堂朝考夕脩經術日以明禮讓日以與孝悌廉耻日以厲流風漸被聲譽蒸蒸　朝廷取其法爲郡縣式如晉范甯宋胡瑗故事安在學業之不足光大于時而動名不顯達于廟堂之上乎巨山嘗語余大丈夫得志則巨業炳于天壤不得志則著書巖穴以終老今蓼思堂之詩詞古文日有褎月有

軼教其子六飛規行矩步文采奕如年甫弱冠且一鳴而驚人雖然天下有神鋒雋上沉深縝密如巨山而不足乘時遘會以大其建樹者乎平津六十而封侯子牙七十而遇主傅脩期爲刺史年八十而騎射不衰濟南伏生年逾九十爲帝師而名顯于天下凡皆人之精神氣骸以成之余與爲忘形交者三十年知之亦已深矣豈若史巫致祝邀不可必之數于在天而已耶因與諸子再舉觴而書以爲序

巨山具異才時以遲暮爲歎桂山良友後幅最勉尤深

承天御曆圖序

史記盤古而後三皇氏歷年以萬紀其紀荒忽不足信然干支起於天皇而太昊取以相配曆始甲寅傳十五氏炎帝受之傳八世其數又可得而考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其文不雅馴尙書獨載堯以來孔子刪書斷自此始可以知其大經矣故軒轅命大撓作甲子容成爲蓋天至今渾儀實因之歲己酉十一月朔旦日南至獲神策得寶鼎蓋帝即位之四十六年也其去甲子正四十有六耳鬼臾區曰是爲得

天之紀終而復始故紀甲子者必於軒轅託始焉斯紀元之法歷數千百歲而不差累黍也已後世造曆者上溯太初歲月日時皆會甲子爲曆元亦未易推溯而及之也惟知甲子之爲曆首則知紀年之必以甲子爲首矣知甲子爲曆首有條而不紊則知紀年首甲子亦有條而不紊矣東遷以後疇人分散秦推五勝爲獲水德漢承秦之至孝武時壺遂司馬遷鄧平唐都洛下閎及淳于陵渠等更定太初曆以十九年爲一章凡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爲歲首故漢曆莫尙太初罷尤疏遠者十七家而子雲擬之以作太玄此以甲子爲曆元之明驗也自後唐一行大衍曆爲最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凡閏四章爲一蔀總二十蔀名一紀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其至朔亦同於甲子先期之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此一行推大易河圖而衍之又以

甲子爲曆元之明驗也故晉太元中姜岌梁天監中散騎常侍祖暅皆以甲子元曆有合古法而唐顯慶間曹士蔿及石晉馬重績皆以不推上元甲子輒不可用余故爲首甲子以治曆即首甲子以紀年不獨二十七代條分縷析即推之四千三百餘年其曆亦復示諸掌矣虞子世纘天下雄駿博辨士也以書法尤異官中書給事內庭爲　主上所知嘗覽史傳因華[illegible]繼編年紀日多紊雜而難考於是上自軒轅下及明崇禎悉取甲子而編定之共二十七代閱七十

一甲子四千二百六十八年逆推二百三十六壬無承襲因重之弊可爲史氏年表之本亦可爲厯家考數之源矣以此陳諸宸右若昌逆失金鑑昭然祈天永命之懷有不凜然以深省者乎虞子自以本太乙全書又與邵子皇極經世相準亦可信其蘊抱之不窮也已

論在切要處自爲綱領不僅博衍見長

壽顏母朱太宜人八秩序

物之貞固者年必永金玉松栢莫不類然而況于人大易繫坤言貞之利又言貞之安明坤之至柔至靜乃貞之至固之至也故女之貞而吉一如地之貞而無疆葢貞爲事幹所成必固而久且大以永其德者永其人其爲無疆吉孰大焉學山先生母朱太宜人以鎮國名家之子歸奉直大賢之門當是時事舅姑相夫子柔順雍容克供厥職如金玉彛器之輝于堂如松栢森柯之蔭其戶此太宜人貞靜之德正位于

帷室者爲之即大易順承而利貞之時也及遭變亂人亡家毀閉一室而自焚甘血刃以畢命如火玉之燬而彌冷精金之煉而益剛此太宜人貞烈之性于蒙難正志者爲之即大易以攸往有利有不利安貞之時也人生遭遇何常惟貞固立事無往弗吉假便太宜人被難時一瞑不視貞名表當時大節傳奕世與貞姜伯姬臺沈室燼赴蹈水火而如飴以云吉而無疆不可謂非吉而無疆今彼蒼與善而默有以相之太宜人福命而陰有以助之出萬死一生與奉

直流離奔走中復我家室敎育諸子克纘高門其爲吉而無疆洵哉其吉而無疆而未有已也太宜人同乳子三皆以名進士服官于王朝又異乳子三亦各以文行有聲士林甲第聯于闕左旗旆合而成陰膺
天錫之絲綸此邠君之封爵此正秉文軒立養堂安富尊榮之日也而太宜人起居服御一如寒素五十年後不少異于五十年前長公濟圜次公樂圃入參文部出列外臺無時不以封蚶還餉諄諄誠之學山先生以侍從詞臣典庚午浙闈推直省得人第一

皇上旋命視學吾浙太宜人從之官在致膳嘗珍之年食不重味衣不更新官署支給時有匱乏大宜人聞之未嘗不歎息曰眞吾子也先生侍養左右知購珍製綺無足以博太宜人歡每試列郡歸陳說從某郡某邑雋才生識拔無遺某郡某邑孤寒童子一榜如出一門販夫販婦行道之人過校士之門無不藉藉于口直道在人如此太宜人歡喜動顏色匕箸有加其嚴氣正性髦及弗衰雖魯文伯母桓少君姑又何以加焉今當設帨之辰吾鄉紳士弟子員爭爲

原缺第一百四十四葉

楊母王孺人七秩壽序

北門楊氏世爲武林華族觀察玄蔭公孫與百屬予壻孺人爲觀察長君士任公副室賢能有才生與百嫡母都孺人無出愛如己子比士任公都孺人相繼歿與百幾十餘齡孺人卿哀咀痛一切米鹽細碎田園稅課手自握算日惟長齋奉佛布裳操作先婢僕而督率之與百娶項氏早亡僅遺一子一女孺人請繼室予以長女配之不幸與百又早亡吾女毀至性滅而死孺人煢煢一身內外無倚遣嫁孫女歸姜氏

手提弱孫與其成立擇內姻馮女娶之三十餘年死喪婚嫁艱難辛苦備嘗之矣自觀察公捐館舍門冷如冰士任公方圖振起忽焉謝世習池之亭館既荒滕阡之碑誄幾什與百年少有雋才讀書交友援成均例名列散員將以功名自表見年甫及壯玉樹長埋吾女朝夕哭臨未及五月相從地下當是時孺人以一老嫗撫一孤孫內侮外侵支持於門衰祚薄之餘其不爲覆巢之下無完卵者亦幾矣今孤孫樹圻年雖少讀書繼志漸能成立數十年來楊氏兩世孤

兒卒能綿宗祧于一綫不絕之後不可謂非孺人苦
心殫力有此一日其與嬰日存趙孤以報宣孟相去
何必有間哉昔周仁伯母出單門及伯仁兄弟貴顯
語兩兒曰我屈節女家爲門戶計耳諄諄令與李氏
親親相勉至今稱賢母李令伯少孤鞠于祖母及仕
晋陳情乞養有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
以終餘年讀者莫不爲之流涕至今稱賢孫今孺人
年老在堂樹圻幼孤侍側母孫二人相依爲命使樹
圻無忘李母之訓而心傷令伯之情讀書砥行不墜
家聲楊氏再世單傳今樹圻有丈夫子四孺人含飴
弄孫休養餘年亦可爲死者復生生者不愧矣楊氏
世居北郭里門子孫蕃衍復見當日鳴騶列戟之盛
雖欲不歸美讓善于孺人豈可得哉今己巳陽月孺
人設帨之辰賓朋戚屬與楊氏三世交遊莫不稱觴
堂下余取孺人生平所歷艱難險阻比古嬰臼立孤
之功其享有遐年天之報之不問而知之矣

楊氏冑華以來家世凋零一副室老嫗苦守三十餘年人罕知之亦任其湮沒無聞而已桂山視誼爲文如國史直筆特書而表著之眞足有光家乘

壽胡孺人序

嘗覽古今賢母著于史冊莊誦而深思之亦不越庸
言庸行爲世法則易有之曰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
夫女德而無遂是一無所事也無非固善而儀亦無
之似幽閒貞靜之風不必流傳亦可以已而不知非
然也吾夫子贊坤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又曰
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夫曰承天是天有爲而地若無
爲不過承之而已繼之以時行始知天有行地未嘗
無行承天之春生而亦生夏長而亦長不見其爲而
無時不爲者也然則所爲無遂者此之訓臣道者曰
大夫無遂事以君之事爲事猶地以天之事爲事而
婦以夫之事爲事此其所爲無成而代有終也至詩
之所爲無非女自齡齔以迄及笄有家如玉之不磨
不磬而有其粹然之質其曰無非亦止就世之不能
無非欲其無非夫玉之抱璞含貞不疵而何磨故在
璞而山含輝出璞而天見氣其文采乃自然之文采
非有所增加之文采也所爲無儀而有儀其賢于世
所稱閨房秀林下風者多矣胡母陳太孺人越西晋

族姻毋訓而遵女箴歸士弘翁少有大志不得志于時每歎人生斯世非徒獨善其身而已亦期有利于人爲大一介存心而廣之其道無乎不在也春秋世卿孔門弟子多從事于私家唐世科目多途名臣傑士出幕府薦辟者居半亦期行吾生平所能澤物利人者而已一日約車就聘孺人曰昔齊姜之送晉公子也以懷安敗名相勉請行夫子之志毋以家爲念翁遊歷四方建牙開府諸公書辭馬弊延致恐後孺人堂有孀姑滕有少子敬養無違教育不倦送往事

居一遵禮法行之翁年在服官策名士版諸子玉立三鳳齊名皆孺人相夫子宜子孫而有之孰知孺人非無才惟不自有其才以夫子之才爲才孺人非無識惟不自有其識以夫子之識爲識夫是以翁之致身翁自致之若孺人之有以致之翁之克家翁自克之若孺人之有以克之真可謂坤之貞而順之至也覘古今以才能著書冊姝行表當時者不更加一等哉

從千年陳腐經傳中翻出如許新奇意義唐宋大家行文之所希有

壽石林先生序

陸之先自齊諸公子食采於陸鄉至晉世爲盛而族大於吳宣公生檇李有聲唐建中興元間子孫蕃衍一在當湖南城一在武林北郭多醇雅隱君子流余居北門與藎思高仲兄弟交爲茂林先生子吉人恂如羣從兄弟則石林先生子也時登兩先生之堂奉兩先生之教與其家桑苧翁江湖散人風味畧同今歲庚子十有一月爲石林先生六十初度余從里鄉諸子稱千春之觴有引卮而祝者曰孰有如先生世守

遺經無墜祖訓以光昭令聞者乎則又有引卮而進曰孰有如先生豊下有後保有家室克紹箕裘者乎則又有進而祝曰有子六人燊燊英英八龍則荀氏名里五子則栁氏渾亭孰如先生則又有進而祝曰疏我流泉藝我竹樹濁酒可傾素琴可鼓既方壺公亦同石戶孰如先生則又有引大斗以祝曰無搖爾形無蕩爾精以燕以處保其天真可以度甲子於玄鶴可以絜春秋於大椿孰如先生文及於余余引卮而前曰使余言無以加於諸君則諸君已先予祝矣

其何以更進此觴雖然諸君亦知先生所以致此順應而克享其美報者乎先生葢天性恬澹人也家世謹厚以西京石氏爲法先生父桑間居士名高三吳築圃種桑以娛天年今城北澂園一區倚河干枕原隰有濠濮間意石林年未弱冠文釆言論妙絶時人遊於講學名賢之門學業已成累試不遇使其偶有躁心不難乗時遘會倫合苟容乃先生澹若無意雖淹抑遲暮終老蓬門余從先生行遊都市見有紆青拖紫丹轂而馳者矣爲時幾何慶者在堂弔者在

戸甚或一跌而盡喪其生平以視先生澂園數畝偃仰其間余從後而視先生貴而有位而貴亦莫貴於此矣使先生富而多財壽而康寧富亦莫富於此壽亦莫壽於此矣先生起而再拜曰某不敏敬受吾子之賜請書三策以爲吾子孫訓

清詞妙旨是桂山少作其慶越前後如此

李母吳孺人壽序

余世居城南升仙里從先人宦遊歸卜層河東村時從李氏祖槐翁遊及再遷近市與三英翁比閭而居交益善李氏世業有本閭門修整自宋南渡來吾北門推著姓久矣翁母田老夫人年八十有五康强善飯猶主家政余時從親交捧觴上壽歎其有魯敬姜遺風今乙亥九月二十七日翁繼配吳孺人設帨之辰吾兒與翁結絲蘿之好誼當執爵侑以不腆之言夫人生延陵舊族夙嫺姆訓敬事老姑撫前室子恩

養彌篤翁少讀書善屬文爲諸生以先世御醫顯名元豐紹聖間扈蹕而南吾杭以兒科稱必首李氏祖槐公年老不忍棄其業令翁繼之翁讀書明理諺所爲如萊作薤術益精效益廣窮六技之術折四家之輿難鳴而起貧家之襁負而候門者衘巷塡隊夜半而歸里門之持鑰而開柵者燈火相望翁經理外事日不暇給一切内政悉倚辦于孺人春秋祀事賓朋酒醴蠶桑織紡賦事獻功下至乳媪臧獲投衣給食有章有程井井如也翁生平爲人質直而尚義與人

交然諾不欺友朋急難死生傾家財營救不遺餘力夫人曾無阻抑曰此吾夫子之志即吾老姑之志也一門母子夫婦以爲善爲樂如此吾里鄉四方士大夫莫不敬之重之入其門坐其堂如太和元氣獨在是家者然今日者余執爵而升取國風雞鳴之章爲孺人賦之知可以無忝矣其一章曰昧旦晨興言孺人之勤也其二章曰琴瑟靜好言孺人之相夫子也其三章曰雜佩贈貽言孺人能成夫子之志也數十年屈指吾鄉舊家大族貴顯膴厚赫奕一時不一再傳數欒郤之子孫痛房杜之祖父者不知幾何人矣翁以世業傳家數十世不替二子英英介立蘭發玉挺人生陰德譬若耳鳴而自聞古稱不爲良相必爲良醫良相有時不能行其志活人良醫無時不能行其志以活人其爲天之所助不問可知翁夫婦之眉艾未艾子若孫光大其門又何可量哉

凡婦德能成夫德即是至德此爲眞文字豈今時靡靡音聲可比

桂山堂文選卷之三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壻張奕[illegible]　男王武功雛棠

書　題辭

與嚴顥亭都諫書

再升掖省出自　睿裁亦本朝曠典也昔劉更生爲侍中于時皆極妙選而更生爲首殷景仁處禁近同升者俱冠冕一時而景仁稱最以今視昔殆猶過之方今海內乂安禮樂制度漸次釐定弟草莽之人於

國家大體勘無窺見然狂夫之言尚冀一加採擇

天子睿哲經筵日御比來諮諏發自天明自然與古脗合然學術治術首辨王霸人主有堯舜之資一切政教必去其龐雜以漸進於眞純斯治化隆而福祚久夫正心誠意宋之諸儒原本先聖以爲治平之本不幸所處褊陋兵革相尋世主中材補救不暇無從見効耳非其進說之迂濶也以南渡諸帝論之孝宗之賢惑于王淮而疎朱熹其後光寧之信韓史理度之任似道惟賢奸二字不明端揆之地昵近匪人終

於覆國其受病止主心之未正耳苟此心一正賢奸瞭然雖僻在一隅而有君有相本直則影端源清則流潔以平禍亂以奏治安在反掌間古來大聖賢人豈以迂疎之術而張大其說哉今四海昇平　主上春秋方富德修學講日漸月長人心世道以誠實相維持規模既已弘遠久則化美風淳自可媲美唐虞不同後世苟且塗飾之效非長兄品行之純粹學問之端静不足首爲發之也弟老諸生饒舌及此亦信吾兄抱負之有素不敢以尋常相望耳因風附羽可

勝悚悚

自尋常視之頗似迂濶而根本之論乃立國不易之訏謨文人那能見及

與姜定菴都諫書

比聞特旨再晉梧垣雖借風采表帥後人正以朝夕咨詢參贊密勿如漢世之倚史丹晉室之重山濤爲近時所希覯讀新疏關切體要信乎青瑣赤墀之下必藉老成持重之人不揣固陋竊有進於門下者今日之患莫大乎民生之未遂而吏道之不可久雖催科之條近似少緩考課之法似亦漸平然而休養民生不厭深厚培扶吏道尤在優容休養愈深則邦本愈固優容有體則士氣彌伸禮義廉耻國之四維長

治久安道必由此門下審思而力持之斯世之福也明春由山右入都攬大行之勝瞻龍川熊耳之奇有所吟詠爲門下一一奏之北望依依語不能悉

尺幅中具立國根本要言不煩蓋公真可師也

與毛會侯書

頻接教言謭陋如僕亦復出其新舊所爲文屬以訂定從來善讀書人其心未有不抑然自下惟深知義理之無窮而文章之必造其極有一義一言出人意表如飢渴之於飲食奮然就之不可得而遏也昔人云文之美惡吾自知之誰能知定吾文者僕識見疎陋于人文字未能虛抱其高深纔發徑露老而無成間與當世賢士大夫論列亦所爲愚者之慮徒冀其一得而撑之耳足下文章沉摯宕折根於心而縈繞

手腕間與歐公最近舊集才情橫溢未臻老境者去之新稿論必見源語無旁溢卷舒曲折無不如意其中命意高脫者所存尤多近時中州侯朝宗江右王于一徐巨源皆得史漢大家之傳僕嘗與于一論作文則枝葉則文自老去谿徑則文自高然有累累萬言波瀾層折而不得摘一字爲枝葉有平平立論意味深長而不得指一格爲谿徑此又不可以言傳到其境者自得之足下學識過人虛懷善納故敢效其區區耳不宜

與解人言分寸不差皆友朋血性語

與毛會侯書

客歲車騎北發僕以事入古宕不得到關頭話別至今耿耿未能忘也時從渭仁問道途所經抵都門起居無恙甚慰渭仁旋里時過僕別云足下已補令祥符又喜甚以足下之才當緊望之地所爲大官大邑其爲美錦也多矣時與稚黃私謂足下居汴城省會叢雜之區與李鄴令洪中已自不同況欲如僑居西陵日讀書幾篇見賓客幾輩飲酒劇談研弄紙墨以發舒其所欲言又可得乎今年三月從稚黃案頭讀

足下所著王烈女誌汪總制遺事反復玩味歎息久之文章峭潔得昌黎氣骨此二篇瀇宕變化尤爲卓絕不意簿領愈繁而文益精進不已昔人謂窮愁著書而窮愁人不必皆有所著作卽有所著作無力以自表見何況浮沉于穠華利祿之場又安能必其于文章一途卓然有以自豎卽有一二人爲之其天資超絕又加學力深厚以繼前古扶絕微爲已任如足下者又可多得乎哉雖然亦當爲我輩窮愁人一念之吾西陵之才足下之所知也其淪抑無聊或窮老

困頓而不克自拔者又皆足下之所交也其有所論述亦徒庋之廢閣置之破簏漫漶于屋漏之痕滅沒于虫魚之蝕已耳亦安望當世通顯有力之人咨嗟太息爲表白其一二不致賚恨以沒齒耶自非好學能文章臭味自投亦安能咨嗟太息而急爲表白之僕所爲不望之他人而望之足下也向時武令會與足下僕指西陵不過十數家其他雋才亦自不乏如蕭統所選文一篇詩一首至今亦附以傳其視零落不存與荒烟蔓草同其闃絶者所得不既多乎是在足下加之意而已某再拜

有規勉之摯情有鼓倡之實力將富貴貧賤統而入於一論中各有見其身分斯可傳者庶幾眞傳自不同於近時選家徇名而失實者

與阮亭祭酒書

某少習八股年四十始棄去古今書多未讀間爲詩歌不得古人研練精切之意將瞻望先生眉宇五年於茲不敢以覆瓿之業仰塵[illegible]清鑒者知枯木朽株無足以當大匠之斤削久矣竊見今之論詩者心惑之願先生之有以發吾覆也典論謂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愚謂古今文人豈必露才揚已以薄前人輕流輩爲快耶從來詩古文辭莫不因時而變亦如世次禪代五德終始不相沿襲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詩之遞變有相勝之勢亦若氣運爲之惟有善變與不善變之殊耳漢魏質直近古晉及宋齊風槩稍存流及梁陳一往不反此不善變者也唐矯其弊定爲格律視古稍陋而風調純正至于今法則之此可謂善變者矣李杜才大學博不拘時格直逼古人可爲善變者也中晚諸子有可爭奇無不畢出雖變未雅馴猶未離其類也蘇黃諸人宗尚少陵掩卷讀之不問而知其人建炎以後古意滅沒此宋人自謂善變而不善之尤者也有明北地其學

杜以風調辭氣爲主後人訊其掇拾皮毛于時古音罕作于鱗元美同聲相應以學古變時人不可謂變之不善者也竟陵反之標尚儲孟之徒神氣迥不相及虞山訶詆前人雜出唐宋以別于二氏皆不善變者也夫善變與不善變之分豈有他哉不過去古近者爲善去古遠者爲不善嬌時而復古者爲善背古而別出者爲不善而已古今以詩聖歸少陵亦謂其善變耳不獨苞羅漢魏以來無一篇一章蹈其陳迹者爲變即其鋪陳排比沈鬱頓挫開元白之門引韓

孟之緒并諸家之秀見側出莫不以其緒餘包括之皆非當時才人意思所及故學詩者莫能出其範圍也宋人學杜得其意不取其似明人學杜肖其體但取其似夫得其意不取其似似矣然止知杜之神明詩意縱恣變化雖杜之牽筆敗意似以爲無可無不可而不許我爲之耶至其所爲薄風騷該沈宋奪蘇李吞曹劉掩陶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發爲光怪襲人心魄者不得而有之也肖其體而取其似似矣然止知杜之詞氣奮邁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脫棄凡

近嚴于論斷止此矣而其融會通貫不可端倪如宋祁所云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者不可得而能也然此二家皆高才博學之人究不能決杜之籓籬窮杜之壼奧者止知以杜學杜而不知以杜之學古而爲詩者學杜其似與不似皆未足道也近人見虞山詆鍾譚譽王李所爲詩又以唐劣之氣骨飾猥屑之聲采錯雜不倫從此不可就彼不能勢不得不折而入于宋人故選詩者專選宋人而作詩者多爲宋什如永叔聖俞子美放翁諸家皆宋詩之傑

出者也不學杜者也如山谷東坡介甫子由諸家皆宋之才名卓立者也學杜者也學杜而不爲杜不學杜而不必爲杜從而推高之謂此中自有佳處人之所舍我獨取之以求勝于學唐人而優孟其衣冠者耳而豈詩之盡美與學詩之標準乎夫詩之有性靈有骨力有音調有詞采昔人論之詳矣國風之旨雅頌之體託物比興言近旨遠抑揚反復溫厚和平漢魏迄今靡不由之乃世人徒飾一時之耳目徂一已之便安以求自信于心且不能而兄欲方駕古人談

不朽于後世乎今世之所譏切者譏其貌似唐人群然吠聲逐影而不知止也故寧去而學宋耳假令世之人皆以宋爲鵠的而赴之不十年二十年亦復如吠聲逐影其不爲後人唾棄者有之乎且學詩者與爲宋人之得其不似毋寧學明人之得其似夫人而知之也學之而似者李王是也失其神猶未失其形以形求神神可得也學之而不似者蘇黃是也形旣失矣神于何有失其形并失其神矣江西之宗派南渡之江湖宋之爲宋亦可見矣由宋人之言從宋人

之旨而託于文從字順之說其勢不變爲五七言腐爛文字不止尚何詩之足云或謂吾學宋人學其不襲唐人格套耳吾之抉剔意義刻畫高深有過于宋人者在也夫苟能以其抉剔刻畫者爲詩雖遠過唐人猶可而况于宋乎且夫少陵之所以爲少陵豈眞別有天才而所造如是乎亦不過日薄風騷該沈宋云云耳誠以少陵所爲薄風騷該沈宋云云者而爲詩加以抉剔者意義刻畫者高深雖以王孟爲根抵而過王孟以高岑爲根抵而過高岑且優爲之而必高語宋人何爲乎苟徒以宋人學杜得其意不襲其詞者爲善彼少陵之於漢魏六朝非所爲得其意不襲其詞者耶舍是不爲而爲宋人是又蹈虞山欺世之說矣虞山見吞剝少陵者而詆之寧見鎔鑄少陵者而亦詆之乎夫不能鎔鑄少陵即不能鎔鑄漢魏六朝而爲少陵可知矣即不能鎔鑄高岑王孟而爲唐人亦可知矣乃徒以得其意一語揚宋而抑明人其設心若是一言以蔽之曰度吾所能爲者爲之耳詘彼而此伸排人而已出務聲聞已耳非有本之學

也其詩具在世之比擬者果何等耶今之人不欲以王李之爲唐者爲詩舍高而趨卑舍近而求遠襲虞山之論而向宋人領下求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亦爲不善變矣先生詩屢變而益上莫不彬彬質有其文其植根于古者深也一代之楷模斯文之宗主舍先生其誰望耶子由江西之說嚴氏滄浪之論一言以折衷之詩道存亡古今盛衰之所繫也問以蒭蕘給諫論之似未以愚言爲不然本少陵戲爲六絕效元白長歌次序其意上下千百年洞見利弊冀先生有以教之與何李二公論詩並傳

與方渭仁書

僕浮湛諸生三十年，其於文字無所短長之效已畧可見。竊欲結廬河渚，著書一二家，無恒產，八口嗷嗷，老入幕府，爲傭書計。西陵雖乏才，如僕何所比數？足下枉車而問之，謬以所著相質。既把玩足下文，竊幸古學之有傳人。今海內公卿士大夫以及布衣好爲古文辭，其才知非不逮古人，大約爲之而心不能虛，苟焉以成，而迫於時之有間。夫心不虛，不能舍已而從人；時有所間，不能以漸而造乎其至。蓋爲古文與

時文不同。時文比偶繩尺，人人能工，其有未工，從而摘之，雖欲不詘服不可得也。古文辭少無師授，隨其意之所近，剽掠割裂，東抹西塗，哆然自號作者。間有議彈，負氣爭持不肯下，雖高名宿士所不免。且其事世既畧而不講，卽有一二及之，又多出於老生放廢之餘，及士子獵取科名之後。一則地勢卑約，精力耗亡，而體氣不足以自振；一則志得意滿，饜飫於紛華，就其餘閒所涉獵，而博爲名高，非眞憫俗學之放失，繼古道於絶徵，殫精思，綿歲月，不以窮達顯晦易其心，孜孜焉如有求而弗得者也。足下少年取高科，吏然不屑意，值兵火倉皇，播遷入會城，與二三知己挾一編討論不輟，泛濫于文章之津涯，而得其高深，排決乎古人之藩籬，而入其閫奧，所至亦何可量耶！牧齋稱湯義仍官留都時，弇州聞其名而造之，義仍不與相見，出其批抹弇州集散置几案間。弇州信手繙閱，嘿然掩卷而去，末年亦自悔其少作。義仍死，爲文哀之，追歎不能已。僕嘗詢諸長老，亦未知其有是事與否。然弇州負一時盛名，義仍學曾王而未造其極

者也，弇州一見評抹，喀然自喪其生平。文章之道，有其至者，其分量之所到，不能欺人，亦不能自欺也。足下虛懷好學不倦，又能取其至者以爲要歸，雖昔所望爲不可及者，竝驅而有餘，況近時海內之號爲能文者耶？不揣固陋，畧爲陳之。

揚其所已能，勉其所必至，非泛泛與友人論文而已。

與胡存人比部書

昨讀山長先生所貽足下書責僕深矣未嘗不自引爲過而又爲之太息也天下窮困失勢之人索處寡交好爲文辭不知忌諱百語百當不足博其一綮一言不合詬厲隨之此無足怪惟是天下之義理乖繆是非不明其在朝廷必有偏執予聖之君與妄上行私自以爲是之相又必有不惜廉恥唯阿附和之人以致黑白無分涇渭莫辨一時在位莫敢言即言之而不信且僇辱隨之不免議于草莽之庶人又或當

其時不敢言而論斷于事後此古人不得志于時取今昔無與于已之事而論議之以期無悖于聖賢之大旨三代之直道而已自孔孟匹夫不以著書立言非無位所宜爲而大道以明是非以辨後之人奉聖賢立教而爲之于世道人心亦未爲無補也苟其所論之事所議之人理道明而事非正雖仇人怨家不得而訾謷之雖孝子慈孫不得而更易之以公是公非之所在惡其害已而排擠之者一二人羣起而助其說者且百千萬人也今山長先生非以立言爲已

任天下以其文章奉爲定論者乎交遊之間書詞贈答之際親戚情話諛矣過情不妨稍稍假借之若其議論古今臧否人物勒爲成書布之國門傳之後世欲使天下之人皆得而聞之見之其今于理道不繆于是非者皆得欵矣而須述之矣其有未合者不能禁人之非議而駁正之也盖其所發明者聖賢之理道天下之是非雖有非常之勢與力不能以一人之所是令天下必從我而是之一人之所非令天下必從我而非之也故凡以成書示天下亦聽天下之論

之議之而已若無與焉其賢者猶冀幸人之不我棄進而相與折衷而理道益以明是非益以辨此道人君子之所爲可稱也且其人而議我之後者是歟吾敬而師之可也其議我者不必是歟我即不與辨天下又必有起而議其後者必無是非兩立之理今僕所著崇正一論在崇禎末年其在廷諸臣能以死爭者有人矣及乎罷官者罷官廷杖者廷杖遣戍者遣戍天下學士儒生以及愚夫愚婦莫不扼腕而歎息僕從數十年事後論之又非取已定之是非而顛倒

之又非摘未發之陰私而詆訐之亦不過追論當日之事以杜天下後世借忠孝而沒其實者一爲辨晳而已故以當時將相大臣皆武陵倫輩人也在朝據高位食厚祿非有內難如武陵臨父母之喪者也武陵受命而出師又非身在危疆有進無退國事呼吸存亡之際也又非若武侯之于蜀王導之于東晉李綱之于宋南渡謀爲措置綽有成算舉朝賴之人心繫之一去而勢同兎解一出而倚爲安危亦不過賊勢猖狂之日任之者未必深信而任之愛之者亦未

嘗自量而愛之以徼倖于萬一而已矣山長先生僅執移孝作忠一語使朝廷庸鄙之人皆可借宰相督師舉唐虞三代以來挽親喪而解職三年不呼其門者不度時勢不論名實不計成敗僅以移孝作忠一語而掩蓋其生平豈無將相大臣握重兵守邊疆强敵在前國危如累卵一旦聞親喪投符哭泣委而去之亦將曰是眞所爲移忠作孝人也天下能許之否耶夫忠孝不兩全古豈無其人耶義在死君不得借事親爲辭義在事親不得借死君爲說周處死而畢

湛不死徐庶亡而王經不亡于忠孝豈有二哉弈各求其當而已矣况武陵之出師也在廷無石齋諸人力諍之尚歎主臣一時之失即石齋諸人力諍之人主不加斥辱雖無救于事而是非猶未泯惟人主偏執爲是斥石齋爲佞口言者皆遭重譴在廷相顧惴息莫敢再出一言稍知名節人相率而哭諸野彼解衰經服戎衣悍然不顧而行者卒于一所無戚天下後世以爲國勢若此端在綱常名節以維持之于此一縶人亡國瘁必不可救不得不爲此論以明聖賢

之理道天下之是非使人知前此之非而後此猶足以爲戒山長既不能舍已而從人又從而訶詆之不亦重可哀也哉尤可異者謂石齋以門戶掊擊人其後統兵拒敵亦無救于亡夫石齋處危若朝露必不可爲之日與武陵當國時聲勢爲何如以此責石齋是重武陵輕任事而僨國之咎矣石齋廷諍時余年十六七未嘗出其門稱弟子與武陵才畧孰優孰劣余何從而知之而敢私立一言以獲戾于天下後世即云石齋以門戶論人然所欲正者猶在綱常武陵

自越綱常名教之外以求不世之功而兩失之天下以古道爲是非者恕石齋而咎武陵雖三尺童子猶能言之而山長不獨偏袒一人并兩人之是非而倒置之其何以著爲論說傳信來茲耶僕所論著已傳播京師之口矣知我罪我雖欲悔之亦無及矣足下苦言藥石爲披瀝肝腸而陳之希垂照察幸甚

堂堂正正亟紳正笏而談心氣和平若此

與毛馳黃書

讀足下所著書諸體各臻其妙去空同之澀滯化鹿門之板實卓然自成一家辨說諸篇尤見警拔才鋒所到事理劃然至孟子好貨好色二語反復辨論可爲正襟危坐而談矣惜其拘泥少通未爲定論極知固陋且不善辨難私心竊有未安不惜一致知己之前非謂孟子大賢有排其說者必曲爲回護也孟子去孔子有間泰山巖巖先儒論之甚詳正以體道甚宏去聖甚近立身範世純而無疵孔子而後僅有之

傳人至其文章開闔變化抑揚跌宕與莊周荀況國策諸書氣味頗相似不獨尚書論語未可同年而語即取左國管晏諸子較之別是一番體段此是戰國風氣使然豈惟明堂一篇其與齊梁諸君論說如鴻雁沼上則曰賢者而後樂此文囿甚大則曰民以爲小交鄰反仁智而言勇則曰惟恐王不好勇論樂而以世俗自愧則曰今樂猶古樂從虛擊實以逆爲正莫不類是止因世主庸才視古聖賢邈不可及爲此平易近人之論以接引之足下謂其立言有弊僕竊

以爲未然也凡讀古人書貴通其意旨欲通其意旨貴取一篇之首尾而玩味之今足下劄其發論之原本與命意之旨歸而專摘二語以爲立言之有弊等于勸百而諷一又以爲其意是而其言非夫意既是則言之不非可知言既非矣豈能無害于意哉孟子是最善立言之人而謂其言非恐亦未深明其意也齊王之以貨色爲疾是美文王王政九一世祿不征無禁又加意于無夫無妻無父子之窮民其太公無私若此而寡人有此二疾未免自私其貨賄自保其

室家如何及得文王行得王政明以巳對文王有愧怍不安之心此正是足用爲善處孟子乘機引之謂好貨好色亦是人之常情止在與百姓同有此貨同有此色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君此性此欲小民亦此性此欲推巳及人君子絜矩之道正爲其可通于王政不覺鼓舞其辭而稱引詩詞以實之足下既劄去其前文不論止謂陳王道之將而言貨色折之可也更端言之可也奈何因而順之又援古以証之以成其惡而遂其非今試取本文詩辭

讀之不過曰乃積乃倉乃褁餱糧也亦何異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之王道乎不過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也亦何異天子必有后諸侯必有妃之常理乎詩本頌豳先王先公原非說貨說色然則說公劉廣積貯而以好貨証之明說太王愛賢妃而以好色証之又以居有積行有褁內無怨外無曠以補詩意之所未明引以經義諷以王道雖言貨言色而無語不歸雅馴足下又劄去其後文不論既以爲立言有弊又以爲誣古人以濟巳說反復辨論總緣誤以好貨是掊

尅聚歛攘人奪人好色是漁色選美好淫好亂如後世瓊林大盈賂賜禍水以逞其攻擊排難之詞更不問王之言貨色者若何孟子之語貨色者若何并不計如此言貨色是不可陳不可說之貨色如此言貨色是可陳可說之貨色豈眞不善讀書若此耶且足下不過以好貨好色非士君子所訟言似巳然周書八政一曰貨周禮九賦九式無非貨財大學生財有道何嘗置貨不言禮天子立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詩首國風述文王思淑女寤寐反側故

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後世選后妃必慎擇端嚴合相法者何嘗諱色不道王道本乎人情聖賢教人從天理認人欲惟在正與不正之別耳梁惠開口言利孟子正言折之在人論色重孟子極口詆之若田疇富國本是說貨財披袗衣二女裸本是說好色人所欲字義雖似相同意旨迥乎各別今齊王以不能及文王引貨色爲疾孟子何難因其自知而以堯舜之道折之折之而王以爲向疑堯舜之道其不近人情如是亦何益矣且孟子卽不稱堯舜而稱公劉太王其

人猶堯舜之人也其事猶堯舜之事也與陳堯舜何異况齊王之所好能如公劉太王猶可言也苟未能如公劉太王而孟子以公劉太王進之是正所爲引之當道而格其非心其合于大人者何如足下謂其與陳堯舜格君心之義大有乖違何其操論率爾一至此耶足下又云假使王不意而云寡人有疾寡人好殺人亦將曰舜好殺人誅四凶乎寡人有疾寡人好犯其君父兄亦將曰昔者湯武弒其君周公誅管蔡乎借經義以成其過君子畏其類之及也是眞所

爲害詞害義之尤甚者也夫君子引經義小人亦引經義君子引經義爲隱爲諷而歸于正小人引經義雖正言侃侃而亦入于邪此如黑白之自分涇渭之自辨不可得而混淆者也誠如足下云云是殺人犯上之大雖僉人壬士必不肯借以成君過者而慮孟子未必不出于斯假使當日齊王不但曰寡人好貨而曰寡人好聚斂亦將曰昔衞文公立國甚貧而後致富饒詩人稱之非聚斂而何以有此乎不但曰寡人好色而且曰寡人好淫亦將曰昔者齊桓公多

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雖好淫亦何損其霸乎是以孟子爲陳賈也是以孟子爲逢君長君也是孟子委曲以引君于道者必謂其委曲以納君于邪也可謂之儗人以倫而比事以類者乎足下必取聖經賢傳執其詞而害其義卽如父爲子隱一言子有過而父隱之是已假使子殺人而父亦爲隱子大逆不道而父亦爲隱不顧葉公發問原由孔子之言亦不可爲訓于天下矣足下又引余有丁論張釋之眞德秀論賈山不得稱醇儒爲証夫釋之賈山原非欲人主殺人

勸人主晏游也不過抑揚其辭以伸已說耳然明說立詠明說游晏謂之意是而語非猶可若孟子發問自在王政結義自在同民當時言之後人讀之誰不曉然于意表雖有桑弘羊孔僅之徒侈言貨財不能借為口實而陳齊之世進淊淑妃張麗華者若引孟子之言以阿世主豈不令人掩口而笑乎足下又謂古來聖賢好聞已過補偏救弊未便得罪前人夫聖如孔子神化莫測然應佛肸公山子路不悅子路雖不足知孔子此事不得不悅若貨色二語其書具在反復讀之有何難解足下自制其前後文如詩之斷章取義而論難之豈真有可疑可議滋後人之披剝耶總之足下才情過人亦欲如柳州桐葉篇以快其辨折耳不知天子無戲言一語逐節駁來實有偏弊處孟子說貨說色本無偏弊即云偏弊孟子已自補自救何煩後人饒舌況大聖大賢垂教萬世人不容輕置議論足下如此才華如此手筆充之以識養之以氣何患著述之不傳聲名之不立反借生平敬服之聖賢以汗漫無當之論唐突之亦足惜已僕與足

下四十年知已兄弟不一剖示豈能一日晏然而已耶僕曾持此語會侯會侯云文人故態耳會侯愛足下文故有是言僕未嘗不愛足下之文然行文有二十分膽尤須有二十分識方用得二十分才若夫慧辨滔滔使人驚怖其言不敢出一語以相折此文人之末伎不足道也某再拜

反復折辨如岳家行筆攻堅破敵一往無敵真健筆真老手

再與毛馳黃書

僕貨色一辨為書以貽足下累數千百言不免詞費不詞費意不能盡不免太直不直道不見不免太鄙樸不鄙樸其理不明亦如老學究講書說破便如嚼蠟但關繫聖經賢傳不一剖析後生小子必有惑其說而附和之勢必蔑裂經傳誹謗聖賢漸不可止及讀足下說大人一論更不能無說以處此大抵讀古人書有一二語未解當取其通篇玩味之有一二章未解當取其全部玩味之若但摘其一字指其一語

漫加訾議則害詞害義之病斷然不免孟子謂尚論古人誦其詩讀其書在知其人尤在論其世若讀孟子書不知孟子之人并不論孟子之世何足以論孟子戰國士風視春秋時迥不相及春秋士志猶高士節猶介如長沮桀溺晨門荷蕢諸人隱居不仕反以孔子栖皇道路為諸其出而仕者世卿而外不離里鄉選舉遺意至戰國則高隱之士罕聞士亦無藉里鄉而進揣摩要挾立談取卿相大道未聞純任術數胡佩印綬夕就鼎鑊詭隨希合冀免敗露孟子以公

孫衍張儀一流為妾婦道其實也時維子思孟軻之徒明先王之道守士君子之行其從遊者大抵恂謹之自好不屑為縱橫短長之術又未能終老岩穴不復干時謁主則遊與說有所不免惟道氣未充識見未卓視當世崇高富貴未免為其所奪說不行而道益絀孟子此言是為吾鄙從遊者言非為當時遊說之徒言也其言說大人則藐之者是言今之說大人者日惴惴于大人之前而不知其可以藐之也其言勿視其巍巍然者是言說大人者若望其巍巍而不敢

逼視者然而不知其不必然也止就士君子胸中當存此見解何嘗敎其游說時傲然自大不妨言談放縱禮節倨傲之為藐耶足下誤以為狎大人引詩書易道謙抑溫柔謂孔子事公卿不敢忽而孟子反之不已謬歟孟子不過欲說大人之人知在我道德之足重在彼富貴之可輕自明自已身分非有所加于彼而藐之也足下所論是疑孟子高自位置旁若無人踣藉王侯傲慢無禮并道德仁義亦是傲物驕人之其是有所加于彼而藐之也其立說之相背何至

不可以道里計耶若使孟子止此三言僕雖爲辨論
終不見信試取下節本文讀之其曰堂高數仞食前
方丈云云明說大人之爲大人巍巍之所爲巍巍不
過富貴炫赫如斯而已其曰我得志而勿爲是已推
開大人說在自已身上言我若得志尚薄此數事而
弗爲有何可畏處其曰在我皆古之制在彼皆所不
爲明則以古制在我不爲在我我自有我之可尊可
貴者在而徒懾于彼之富貴何以伸吾之說而行吾
之道乎是見當時說大人之人有畏彼怯彼之意所

以將何畏二字醒發之若以傲慢大人言之則堂高
數仞以下便應于大人有貶詞何以但云我得志而
弗爲且堂高數仞云云亦是大人所應有而說大人
者便欲執此以傲慢大人亦何足以服大人之心乎
且夫傲亦德也與人論說而意氣加人自敵以下且
不堪而况進說于人主之前乎足下至謂士既可以
藐大人大人益以藐士彼此相藐必相凌相凌必相
賊啓虛驕兆殺機以孟子爲禰正平一流人僕又安
得不就其生平與足下論之孟子一生持論有本原

立身有根抵其重道德輕富貴守士節維世風讀其
全部文章考其一生行事自有曉然明白處上古未
有君公時皆等夷耳有一人焉爲其道德之足以服
人也相與奉而君之如舜之一年成邑三年成都太
伯逃荆蠻從之者千餘家此即是立君本意故有德
者王無德者亡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非有二義
後世傳子懼爭奪無已立爲大經千古不易而桀紂
幽厲終以無德而亡至于公卿大夫所爲三德六德
自古以迄于今法雖屢更意則一也孟子論舜禹而

及仲尼亦是此意後世小儒曲士不能有所樹立見
富貴而薰心覩榮膴而艷目一班一級便若登天王
公貴人有如淌帝遲逐蟻附曳裾執鞭士風日下士
氣日衰修身明道之君子不得已爲表而出之曰彼
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仁義忠信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見富貴以道德爲本道
德非富貴可輕非僅如魯仲連田子方輩輕世肆志
驕語貧賤者比也僕所爲持論必有本原者此也至
其歷說齊梁滕薛諸國問陳王道稱引仁義雖中材

之主勉以有爲故曰齊人莫如我敬王此眞聖賢不
自欺語如沼上文囿好樂好勇諸篇委曲順承多方
引導何等懇至孟子將朝王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
對何等禮節其待當時大人何處見其傲慢至于名
則不見仕不受祿視萬鍾如草芥等卿相于敝屣專
爲戰國士風掃地士無介而合猶女無媒而嫁故孟
子在齊梁非不汲汲求仕見吾道之不果行則仕不
受祿恐其君之不我重則名不往見皆是自尊自重
何嘗輕人慢人觀其答市井草莽皆爲庶人名役則

往名見則不往不過以士君子爲可賤可殺之身必
不爲可辱可貶之身僕所謂立身自有根柢者此也
足下謂其流弊勢必戾氣加物如東漢之矯激晉人
之傲誕抑何此擬不倫若此耶足下又云孟子有心
藐人便是動心當是少年時語孟子一生得力在養
浩然之氣所爲浩然之氣是配義與道集義所生其
害吾氣而深以爲戒者則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
吾不惴爲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使孟子自恃有道
作氣加人反之于心是縮不是縮是慊不是慊此何

異認賊作子以烏菫爲參苓而謂善養氣人肯出于
此耶至謂吾氣恐爲所奪必藐之以作吾氣此是色
厲內荏小人如蘇秦說趙抵掌而談范雎令秦王長
跪者三洞疑虛喝孟子所深惡痛絶之人而謂其肯
身自爲之且立說以敎及門之人有是理耶程子謂
孟子英氣最害事此以孔子至德溫良恭儉渾然不
露圭角者較之自然相去有間豈有將傲慢伐德之
事强推入孟子英氣中而訾議之是全無分寸矣所
爲評論聖賢之手眼安在耶楊氏論此章以巳之長

方人之短孔子無此亦非明確之論此章是論說不
是論大人只指在彼富貴原不足形大人之短止云
古制在我亦何足誇在我之長古制者遵古而有制
度如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之類全對堂高數事只
論大人富貴何足云是因論說而及大人大人二字
亦是連類及之何嘗論大人之短大人之長長短二
字與大人全無交涉細玩語氣似爲及門之人眼界
未寬腳根未實曰勿視曰何畏與語宋硜好游章參
看總之讀孟子書無論長篇短篇各有意指要逐章

讀尤要通部讀融會看來其生平立言與生平爲人生平見道得力無不自見即如君之視臣一章明袒詆其非至于褻祀此章言語雖過激然只看首句孟子謂齊宣王曰七字是對齊君說不是對齊臣說大意亦是若使臣以禮孔子對定公說得渾厚孟子對齊宣說得激切耳足下讀書半生著述盈尺以明理闡微爲任一部十七史可疑可議者以足下之才發爲高論羽翼經傳何所不可而必將千古尊信之人不察其立言之本旨憑胸臆而漫議之亦多才之累

也僕言有可採幸足下加意而詳察焉

聖賢立脚根源論世通徹巨眼覺韓歐諸公以文字勝人猶非文字之至

與毛馳黃書

僕年十四五聞足下才名而定交以文章道義相劘切無猜無貳質諸鬼神者屢矣比足下受知于陳大樽先生詩古文辭日益工士大夫過武林者莫不與足下結縞帶歡足下享有盛名四十餘年僕與足下困場屋年過五十僕既頹老自放足下病卧六七年日惟著書爲樂兼聞四子書多所論說竊喜足下老而專精探索大有發明及讀足下所論孟子二篇多未是僕既不能已于言爲書二通敬致左右僕生而

貧陋幼時誦習皆先人口授不能多購書廣交遊以開益心胸亦欲足下就僕所論更加針砭非敢自以爲是也比覽足下格物說大旨爲格去物欲辨論數十條累數千百言又其說本于司馬溫公王新建伯近時柴氏虎臣足下從而發明之且古來聖賢心法相傳無非教人明理去欲足下提去欲爲綱且謂直捷簡易正心誠意一以貫之又非少習舉業背朱註下功令說果確當足以羽翼經傳豈不甚善然僕就所論細加抽繹終屬牽强且復旁引支離不得不據

鄙陋為足下一一剖之。僕語足下讀書有一二語未明當取通篇讀之有一二章未明當取全部讀之今足下釋格物亦似斷章取義摘此二字立說所以橫說豎說總無頭腦此章首句是大學之道四字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則小學之事畢教以窮理盡性修己治人功夫與中庸不同中庸言性言教此專言教中庸言誠言明此專言明中庸言天道人道此專言人道中庸言生知學知此專言學知夫天子之元子衆子諸侯大夫之適子與民間之

俊秀既已俱入國學之中其朝夕之所講求朋友之所習誦自必有記日記年可稽可考功夫如中庸之所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皆是也其初入門又皆至切至要一身而內有知有意有心一身而外有家有國有天下統言之為明德為新民而要歸于至善原是內外合一之理原有內外合一之功從天下國家說到身有平有治有齊從身說到心意知有修有正有誠俱層次有功夫而結云致知在格物此一語是為學功夫結穴處以見大學教人

功夫須從知入要從知入須將知之分量擴充無餘而致之要知之分量擴充無餘而致之須將事物之理窮到極底透徹無餘而格之而此格致功夫以內外言是說向外居多以虛實言是說向虛居多總之學問功夫以知行言是說向知居多朱子以窮至事物之理訓格物是體聖經意旨釋之自宜以其理為長其說為是然何以不言事不言理而止言物物者兼事理而有其實者也如孝弟仁義必求何以事親為孝事兄為弟何以行吾愛為仁行吾敬為義皆實

實有箇可把可握之物在然又非分知與行而二之也當下知得當下便行知而猶未能行必見諸行而猶有未知必極其知然又非泛然逐物而窮之也窮此理便可通于彼窮至粗便可通于至精始則一物自為一格漸則此物通于彼物又漸則萬物通于一物原是教人學知積累功夫並不曾有箇易簡直捷方法如後世宗門頓教意思在內所以說用力既久一旦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物已格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知已致乃紫陽推程

子本意而補釋之也此是至平至易至明至確千古
不易之定論足下若能掃去向來成見虛心靜氣細
加參看卽僕所論說逐何與足下對症發藥無煩更
加披剝但恐語不能盡意不能悉不得不就足下所
論一一條對而辨明之于聖賢意旨期其切當而已
並非各守一端為輪攻墨守之紛紛也
足下認定窮至事物之理只是讀書一則曰閎博
之儒再則曰窮至事理者枝葉也又曰窮至得孝
弟廉恥的道理只是口耳學問與性分全無干涉

又曰窮物理者時為理障云云古人為學功夫讀
書亦是一節如讀此書如此理卽將此理去問加
啓發印證亦是窮理功夫又將此理精研反復而
思之亦是窮理功夫又將此理從微芒渺忽處辨
之亦是窮理功夫如此則見得明自然行不錯其
效雖在窮理之後其功總在窮理之先何嘗專以
讀書為窮理况古人為學與今人逈不相同古人
為學將箇主意去學如以繩索貫散錢相似假如
孔門弟子內則莫切于求仁外則莫要于問政孟

門弟子內則講求仁義外則熙伯尊王學亦學此
問亦問此思亦思此辨亦辨此卽行亦行此何嘗
如後人止以記誦口耳為事足下將窮致物理只
作今人讀書二字解過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况記
誦口耳之學如何下得窮至二字
千古聖賢論人禽之分不過理欲二字此二字在
心為善惡在事為是非然反善卽為惡反是卽為
非故善惡不並存是非不兩立理與欲原是一反
一正的話除却去欲所明何理舍却明理所去何

欲功夫雖似兩端道理却是一致此中必有箇主
宰舍却理字從何處說起今足下撇却明理單言
去欲試問去欲是欲自去是我去欲耶自然是我
去欲矣試問我去欲時是知其為欲而去之是不
知其為欲而去之耶自然是知其為欲而去之矣
可見去欲是大學最切之事而明理是大學最先
之功辟如國中有主理也賊入國中欲害其主欲
也殺賊豈不是去欲從未有殺賊而不奉國主以
殺之者則未有去欲而不本天理以去之者也今

足下但云去欲而理自明不知去欲而理明者言明之效也理明而欲去者言明之功也天下未有不先有其功而後有其效者也去欲而欲未去由理之未明明理而理存不言去欲而去欲在其中矣足下只提去欲撇却明理只說得一反說話不曾說得一正說話

去欲不先明理如暗中擒賊無火光如何擒得眞賊足下只云致良知以去之今試問天下之人除却純乎天理之聖人不須去欲而欲自去下此皆

是私欲夾襍之人那得無去欲的功夫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人欲如火之方灼而有燎原日熾之勢天理如穀之初芽而有焦枯日耗之憂天理之不勝人欲如此聖人豈不欲教人遏嗜絕欲只在去欲上用功然從古聖人有教人閉目掩耳屏息塞兌斂手禁足靜坐一室以爲去外欲之功夫否有教人一念不起一事不營聲名功利纖毫不入胸中以爲去內欲之功夫否如其有之亦如去草不去根芟除愈力滋長愈熾不得不還從自

已一點良知引出來去降服他只爲這點良知至微至渺又不得不急急求所以滋潤之長養之輔翼而匡直之此學問思辨之功無非爲扶助良知而發萃天理勝則人欲不兩立辟如人患羸病百火俱熾豈不以治火爲急然善醫者止有養水之法更無滅火之法今足下撇却明理單提去欲是止知以火治火不知以水治火之尤善也以良知去欲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不若擴充其良知以去欲是以資之不竭之水而滅無端之火之

尤善也足下不知去欲爲聖學最切之功則已足下既知爲最切之功奈何只知去欲爲本而不知明理爲去欲之本可謂之窮源而溯本者乎

以窮至訓格卽是致知致字原本良知去致不是良知外又有窮至事物功夫所以紫陽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又云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知與物只有內外之分致知與格物只有虛實之辨致知格物是一是二是二是一者也所以不說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只說在字在者卽此而是

之謂無二理也足下此句看明如何肯將窮至事理作拋却自己功夫直鶩到事物一邊解

足下以窮至事物之理爲一說以窮吾心之理爲一說窮事物之理是從聞見言窮吾心之理是從心性言不過又將此一說以救去欲不窮理之說之窮耳天下那有兩箇道理假如孝弟是事父兄是物這事物道理是在心性內不在心性內耶愛敬是心仁義是性這心性道理是在事物外不在事物外耶今足下分作兩橛不惟不知心性并失

子窮至事物之理一句只說得窮至事物并理之一字遺却了

足下遺却理字所以將事物向外邊口耳上說去只爲泥柴氏之說耳假如天下有緊要沒緊要事物都要加箇窮至功夫豈不是世間一鈍漢惟是事物上有箇理所以要去窮至他窮至也者要窮到十分地位也辟如人見水火而不蹈者見得水火殺人十分透徹所以必不去蹈水火若不窮到十分地位知尚未致如何發念能誠

足下將去欲說得如此緊切說去欲後如此受用累數萬言無非發明此旨至去欲前用何功夫方去得此欲有此等受用試說一二條三四條好教人從此下手何以並不言及若說去欲前別無功夫除是不思不勉的聖人若說去欲前功夫在致良知以去之經文須云欲格其物者在致其知豈不是聖賢順說功夫將來倒說了

凡人一生造詣只爭得一知字知得一分是一分造詣即一節事也只爭得一知字知得一分只成

得一分事知得十分便成得十分事必窮到十分地位纔完得致知功夫所以下文直接物格而後知至至者到十分地位已透徹無餘了今足下云人能去欲即未能窮理行來大段亦必暗合于理再加窮理功夫皆得實益又云世有已能去欲而于理有未窮者其行事必無大繆如共世子宋共姬之類如此看來則去欲未便能致知亦未便能知至到得十分地位則下句物格而後知至至字如何說得去若去欲自能知到十分地位下節須

云物格而後致知致知而後知至足下說書只說得一句自宜照攝前後始無滲漏處從古聖賢教人無非先知而後行經傳語錄總此道理故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是一定次第功夫此節逐句推部下來又提知所先後一語在前尤一毫參錯不得致知在格物格物是窮理乃大學第一件功夫此處理欲二字只說得明此理辨此欲大段着不得力未便說得去欲去欲功夫全在誠意所以說毋自欺毋字是用力禁止之詞說必慎

其獨必字是必竟如此操持方好辟如看古書賢奸忠佞一齊俱看自然以忠賢是理奸佞是欲然尚兩無所着至發念時着在自己身上常有見得破忍不過用力須用在此處若有一毫人欲夾入來須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這樣一點不容自欺念頭將來去他此處雖未及行而行之根本皆始于此于此不慎是自知而又自欺了全憑一知字註云人不知而已獨知之處是也足下將去欲倒說在致知前是不曾體認學問次第功夫只見得去欲二字緊要似恐此章說不及急遽造次信口說來若致知前先有去欲功夫是已過誠意關頭了及至誠意又何必切切教人無自欺必慎獨豈致知前所去是一欲致知後誠意時所去又是一欲要知明理與去欲原非對說明理止對辨欲存理方對去欲格物是明理辨欲功夫誠意是存理去欲功夫足下掃却第一層明理功夫將去欲先入在第一層功夫內大學先後次第參錯說來便有許多礙處

足下執去欲在所先明理在所緩不過爲孩提良知不待教而致者言之今有孩提于此生而能孝生而能弟如懷橘推梨不待教而自能者無論已使其爲孩提者欲懷橘而遺其親又欲自悅其口欲推梨而讓其兄又欲自取其大有人從而教之曰爾自悅其口爲不孝自取其大爲不弟孩提者從之而悅口取大之欲乃去此教之之人即家人父子之人不必司徒樂正之官也此教之之言即家人父子之言不必五經六藝之文也然此教之

之人不可謂非去欲以前之人此教之之言不可謂非去欲以前之言使無此人以先之無此言以先之其不流于自悅其口而自取其大者亦罕矣凡天下之去欲而先之以明理亦何以異于此乎足下誤以人蕒三五年書明得此理將來去欲豈不遲悞不如當下去欲反直捷痛快不如聖賢教人窮理亦似孩提懷橘推棃一般當下疑難當下辨析當下明得一分只恨此理明不到極處所以此欲去不到淨處也

去欲是聖學絕大關係功夫千古聖賢經傳從未有單提直指將此二字揭出者止緣此欲亦是與生俱來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皆是雖欲絕之去之而不得也朱子謂飲食男女推其本莫非人之所當有所以聖賢教人只在人欲中認天理則人欲亦是天理從天理上去人欲天理常勝人欲常不勝久之則純乎天理矣今足下單提去欲令人從空下手是沒頭腦功夫假如甘食悅色好名好利今日去明日又來若一味絕之去之除是外道

閉關枯坐儒家那有此理只得從天理上看出人欲此是應有之人欲卽是天理此是不應有之人欲乃眞人欲把吾身食色引歸于正而名利不入于邪全憑天理上如得眞行得力方去得此欲聖賢說窮理是包括得來話說去欲是包括不來話如足下說養生說却病固是去欲得便宜處又如說紛華相誘不生貪愛拂逆來觸不動忿怒亦是去欲得便宜處此只從欲說去耳然有似天理而實人欲者如忠孝爲名而起仁義爲利而行此

須從理上辨其爲欲又有是天理而非天理之正者如申生之孝尾生之信又須從理上辨其非又有似非天理而純乎天理者如湯武之放弒周公之誅管蔡禹之傳子舜之不告而娶又須從理之變者通乎理之至正不是專指去欲二字包括得來只看大學說明明德明者窮至之謂也明德者卽理也又云在止于至善止者窮至之謂也至善者卽理也明之止之去欲在其中聖賢從包括得來話指以示人耳

聖學功夫惟去欲爲最難聖如堯舜競競業業只是防人心孔門求仁首在克巳惟稱顏子三月不違其他許人絕少曾子有疾召門弟子啓手啓足吾言持身之難戰競氷淵言持心之密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見曾子至死方免得人欲不侵其體天理不違于心故曰君子戒慎不視恐懼不聞又曰君子必慎其獨是何等靜存動察至難至密功夫足下乃云去人欲者中人以下皆可自勉一念返躬格而去之俄頃作聖云云夫千古聖人操存惕

厲不能一刻放手功夫而足下謂中人下學可以直捷簡易了之只緣不曾將去欲二字在人情世務上體認一二來若曾體認一二定然曉得欲之難去如生牛拔角若不靠這點良知擴充培養再有何法是解脫法而生生要從大學始教中令人撤却明理一毫沒頭路人只教他就這句話做這件事便到聖賢地位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設學立教司徒典樂三年九年考較成就諸法都可廢了

格物訓窮至事物原是假致知二字來先儒云知本無體以物爲體窮至事物原爲致知不是舍却致知只去窮事物足下乃云聖賢爲學斷無緩却性命源頭而先加于事物間者是抹却上句先致其知只說在格物三字致知既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性命源頭要明性命源頭所以窮至事物之理性命不是虛空掛着實實在事物上是一串功夫至于讀書窮理亦有只務耳口不能體認身心雖窮得箇理只當空過一流人更有學問才辨欺瞞

人耳目以濟其私欲一流人皆足下之所指以爲戒者也然聖賢教人只有讀書窮理之法學得到學不到不能必他有功吾教有罪吾教亦不能必他足下因讀書明理中有此等人便要拋却讀書緩却明理豈不是因噎而廢食即如足下教人去欲可以養生可以却病亦有于飲食男女極力强制之人亦有因久曠而反縱其慾因茹素食淡而更恣意貪饕亦將歸獄于足下教他養生却病之法何其迂疎而無補也足下肯心服否

足下云天下無不去欲之君子不知天下原有不能去欲之君子而時有能去欲之小人無論愚夫愚婦有所不爲即是去欲雖宄殘如盜賊亦有見廉士之財而不取遇節婦之色而舍之豈不是去欲只因此理不明雖良心未嘗滅絶終久又向不善邊去了聖門諸賢不到克己復禮説不得去欲假如一村一落十百人中有一二讀書人言語行事與村落中人全不讀書者自是不同何嘗便能去欲可見天下原是理不勝欲欲不勝理居多聖

賢敎人以明理爲第一義者從源頭上淸理法也足下云天下有窮理之小人不知天下有未能窮理之君子那有能窮理之小人聖賢之門如樊遲宰我萬章咸丘蒙之徒雖于理有未窮而不失爲君子所窮之理雖淺而未深細而未大然而所窮者理也若足下所稱假經術以濟惡借六藝以文奸學足以惑衆言足以飾非其所窮者乃奸險欺詐陰賊兇狡已到透徹無餘不過借似是而非之言語利口覆邦託無非無刺之行事誣民惑世于

理字若有一毫交涉也不到得十分險詐地位而足下以窮理許之不免是非混亂矣

足下稱引紫陽晩年與友人諸書大槩說從前只在語言文字上着脚多不得力我却將此心在腔子裏從日用處省察自覺天理流行以此証紫陽亦不存乎窮至事物之理乃牽强之論也聖賢爲學一步進一步今日進一步明日此一步便似含去紫陽少年讀書窮理在語言文字上尋求然聖賢至精至密處何嘗不研窮一番豈有半生來竟

將研窮道理都一毫用不着只爲見得幾分行不上這幾分也含糊過去了到晩年學問漸純熟覺得從前病痛尚有箇塗飾欺人意思在始知道理只在目前原該近裏着已切實做去此是紫陽毋自欺學問纔覺退便是進眞是竿頭進步然紫陽到得掃却文字時不知前此費多少尋求多少探討氣力得魚者忘筌得兎者忘蹄不到得魚得兎筌蹄如何去得聖人平日教人多聞多見好古敏求不一而足至呼子貢則曰予非多學而識之可

見不曾到一貫雖不得多學紫陽晚年幾有此種
書足下以此教初入大學之人九轉丹雖好非一
毫不曾修煉人喫得
足下認定去欲宜先窮理宜後引克己復禮閑邪
存誠及人心惟危等語牽强附合如云克己人欲
也復禮天理也己字在先禮字在後可據也獨不
見下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禮字在先己字在後
此又何說乎閑邪去人欲也存誠存天理也邪字
在先誠字在後可據也獨不見上文庸德之行庸
言之謹又在閑邪之先此又何說乎人心去人欲
也道心存天理也人心在先道心在後可據也獨
不見下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但說道心不及人
心此又何說乎此種引証膚淺不可爲據
知行固爲學次第然亦微有不同如博學于文約
之以禮文行忠信學問思辨之類此以序而言也
如多聞多見好古敏求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之類
此從知一邊說如行有餘力志據依游先行其言
耻躬不逮之類是從行一邊說聖賢立言各有本

旨豈容牽引强附已說今以去欲爲先引餘力學
文一說謂先行後知未免穿鑿矣聖人教人在力
行豈是放郤致知只去力行凡人十分知得也須
一分一分行去方算得箇知故抑揚其辭以見知
在所輕行在所重耳豈可指爲先行後知確証
司馬溫公論去物欲存天良是朱子窮至事理內
原有的道理溫公雖不取窮至事物之說然窮至
事理功夫亦在其中原未嘗別立一說與朱子相
牴牾至陽明專主致良知標箇宗旨是伊一生學
力自爲見到處不但取大學格物一句以伸己說
凡一切經傳語錄有可與良知發明者莫不取以
發明之雖斷章割句有所不顧非如足下以大學
解大學必須于經文意旨及前後語氣求其允當
而後可虎臣生平學問平實不是從陽明背紫陽
止從字義起見因鄭註格訓來屬牽强不可從朱
訓至字至也者物至歟抑至物歟又加窮字襯貼
出來雖變鄭註使學者反而求之殊難豁然不若
從王氏訓格爲去訓物爲欲殊爲痛快又以致良

知爲不學不慮而具將去物欲說得太自然此不過從陽明之說而引伸之惟解格物爲事物不可勝窮聖人亦有所不知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是將格物誤作博物欲從陽明之說而故謬其解以紬之太拘陋耳況從古聖人誰非從格物中來卽如于支樂律治水教稼一切諸務若非窮到至處何以竭心思殫制作使天下後世不可勝用何況近而身心遠而家國天下人倫日用此一物有一毫不分明此一物便通不去彼一物有一毫

不分明彼一物便通不去乃眞正切實緊要功夫足下徒泥闕所不知及亦有所不知展轉糾纏愈辨愈晦不免扣盤捫燭之見矣

足下說去欲從五經四子書及先儒語錄旁引曲証無一語不與相合自謂聖人復起必從吾言試將五經四子書及先儒語錄旁引曲証文字體勘來曾有一語不是去欲曾有一語不是存理否先聖先儒教人明理卽是教人辨欲教人存理卽是教人去欲足下自將去欲剔出來說又將明理一

層入手功夫强與去欲相對止見得明理是虛去欲是實明理是緩去欲是急頭路未淸自多夾襍說話

足下以去欲爲主說得極激切極痛快從前後際斷立一去欲說與先聖先儒相發明未爲不可如何必要訓入格物既將聖人先後次第功夫紊亂又將紫陽窮至事物爲去欲後漸及功夫又將窮至事理說得汗漫無當是去欲二字本是聖學絕大吃緊功夫而足下牽引支離抑揚太過反成捍

格難通之論矣

今之與足下辨者如足下所著條例中有云去欲恐入二氏出世法又有云人亦一物將并人而去之又有云去物欲將入于空足下翻出許多空字又有云以去欲爲去理去理是去心去心是去性此等不辨黑白問難逐節支蔓答去着緜入轆糾結何已又引易繫言窮理盡性至命及人但去欲于禮樂兵刑不加講求如此語談理不着痛癢所以任從放浪其說以爭勝問者旣不能制其要害

答者亦何必不游騎無歸耶
總之大學一書教人復性是後天功夫其言格物
是向外窮究功夫足下必引內裏剋治埽之誠意
在致知後是存理以去欲功夫足下必將去欲以
存理顛倒說來以求勝反曰攻已者是攻先聖先
儒此何異已不能承順其君親反挾君親以令人
而惡夫人之責之者乃曰爾將無禮而畔吾君親
之教耶此必不可爲訓者也若足下自立去欲一
說如嚴氏詩輯呂氏讀詩紀蘇氏易解自成一書

何必不存此說于天壤而必語語痛掃紫陽窮事
物之非又語語附會紫陽去物欲之是并紫陽學
問先後得力功夫理會未能了然何況大學之道
耶試以僕說細心靜氣反復思之必有裨益于高
明之萬一無徒以老不解事誚之幸甚幸甚
研窮性理之書貫徹先聖之旨每標一義必據峯
巔吾鄉後生日請開講堂以嘉惠來學讀此三書
如撥雲見日有功後學甚大

與葉星期論鬼書

寒夜劇談因及鬼神憂樂情狀亦復就理推之耳來
書但云鬼處陰幽有何足樂反復詞旨不能已于一
言願吾子察之夫道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世之不能
有人而無鬼氣以類聚形以類分莫不有相生相長
之理莫不有相合相散之情人自無而來從有而往
鬼自有而往從無而來本理之自然達者視之宜無
所欣戚于其間乃人多樂生而畏死者亦與其類相
習焉而有所不能離也故鬼之爲物雖處陰幽其類

聚也亦猶人樂其羣以生而悲其離羣以死必有不
甚相殊者故人之言曰鬼之畏生猶人之畏死亦其
情則然乎凡人之貴賤貧富大小智愚不同而其爲
夫妻子母飲食男女則同也故監門臣虜之與王侯
將相其所處雖懸殊而其眷戀乎飲食男女夫妻子
母之情則未嘗以王侯將相而樂監門臣虜而不樂
也人情有之物亦皆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魚不美
爲鳥鳥不美爲獸當其自爲應求以爲天下之樂莫
有過于吾類者矣槐南蟻穴耳淳于生遊之無異通

邑大都此雖寓言以理推之當復不殊予徒以人之
樂笑鬼之獨苦安知其不以鬼之樂笑人之獨苦耶
人鬼之勞我以生也物交物而樂生事過而思之誰
足繫吾樂者豈惟不樂悲且隨之予不逼乎晝夜之
道徒執人世男女飲食牽引萃合以為其樂勝鬼且
什伯千萬焉鬼而有知應笑予猶鴟鴞之嚇鼠也若
以苦論豈獨在鬼人之趨利若鶩自投坑塹之中佛
氏以悲眼遍觀人世茫茫都成苦海何有于鬼故人
之與鬼苦憂相生如環無端惟此妄情自起自滅輪

迴根因皆在于此苟有所樂安得無悲本無足悲于
何求樂樂無所樂是曰極樂苟未免此則聚散苦樂
逐境而情生因情而執境鬼與人道當復不殊來書
云鬼不自苦其為鬼何以求生人道為樂不知人鬼
畛域雖隔死生方其為鬼其視人生樂境亦若遇乎
夢寐之間得乎想像之際猶人之傾想乎神鬼有蓬
島鰲山紫烟玄鶴而不可得也惟不能遽從其難得
之境又不能遽舍其日習之情仍相與牽類引黨以
嘯嘷勞髣于朽壤風雨之鄉若自安其天而無所求

焉斯已矣然此猶言其靈而有覺者若夫沈冥昏頑
之鬼方且以丘隴為宮闕林木為藩衛朽棺敗土為
匡床文繡髑髏枯骨為玄珠寶道相與叢聚其中不
能一朝舍而去之者又安知鬼趣之外復有何趣奪
之故遇人之疾病而覓鬼淫佚必多方幻惑以誘執
之而人之將死者亦復冥然歡欣而從之若歸此其
事聖人非不知之且憫之為之祠墓林木以順適
其欲而已惟佛氏者深悲其故振錫揚袂宣秘密呪
誘其來而解脫之然能離惡趣而早證大覺者曾幾

何哉此何異凡民嗜慾蔽錮雖語以大地空虛百緣
俱盡未嘗不慨然流涕而塵習漸染莫能斷割終以
此為便適而暱就之也子又曰鬼之去鬼而為人如
人之去逆旅而歸其家一似乎鬼可以自主之者又
惑之甚者也凡陽之與陰生之與死莫不定乎氣與
數故凡人之死與鬼之生皆人與鬼推行于不可知
人忽然而死本無足悲也其不免于悲者悲其生非
悲其死因戀乎有生之樂而悲乎其死耳其死後之
悲與不悲人何從而知之哉鬼忽然而生本無足悲

也其不免于悲者悲其未生非悲其既生因戀乎未生之樂而悲乎其生耳其生後之悲與不悲鬼又何從而知之哉故凡陽之與陰人之與鬼以大小別之則可以苦樂別之則不可以人之樂別鬼之苦則可以鬼之苦不復知有鬼之樂則不可子誠能視人世之樂亦復如鬼之沾沾惡趣焉其于道也思過半矣

范鎮滅神之論此眞不解事讀此可作鬼之董狐

一種玄解清言王劉揮麈無以異此

再與葉星期論鬼書

僕與足下、偶論人鬼之情、以陰陽之理推之、爲安乎其常而驚乎其變者、莫不有之、況于人鬼之間死生之大其情有不能已者乎、來書極言人之惡死、鬼之樂生、反復披譎、詞旨斐然、僕伏而讀之、自覺其陋、然私心有所未盡、故聊復相白耳、古之聖賢其言生死人鬼至理卓然、僕又稱引佛氏以佛教近鬼、其論精切、不自知雜出異端、借以發明斯義、原人之始本從無來、究人之終仍從有往、以數計之爲人者其暫爲鬼者其常、以氣求之生者必變而爲鬼、死者必化而爲人、其來也不必有所慕而生、其往也不必有所怖而死、惟入乎其類而相習以久、相習既久而愛戀相牽、故人之將死而哀生、鬼之將生而悲、作人而貪其生者愛根之難除、鬼而戀其死者亦幽趣之未斷、禪家學道貴在斷絕愛根、守寂枯坐、漸磨俗趣、俗趣既盡、反觀見我、既見眞我、一切皆空、脫離形體、如棄敝屣、獨往獨來、有何繫着、繫着不生、苦樂雙泯、根因既斷、示出輪迴、三教雖別、其歸畧同、緣類着情、其害如是、謂鬼有情、反觀具悉

晉魏間佳篇

與謝星源書

日苦風雪中懨剌酬答薄暮飲酒數巵昏然欲睡又厭就枕忽展大集過十數行覺目光寥朗不終篇不能已讀未終篇又思更讀一篇不終卷不能已比就寢漏已三下矣凡五夜始卒讀大抵吾兄之文取裁于先秦兩漢而緯以國策遷史之氣至一種靈快處出自性生刻畫事理鬚眉畢燭意所欲到筆力隨之亦不自知其何以致此能文之樂事盡矣昔穆叔論不朽有三立言共一也愚謂言之能不朽亦有三必

有資性有學識又有其時與地學識人或能之資性多不可強兼是二者而無其時與地或湮鬱汨沒無以自見者有之吾兄天資超絕博學過人使通籍以來便躋顯要居氣勢機煩事重恐亦不能終日兀坐驅使管城低頭仰屋以發抒其胸中也古人謂窮愁著書雖不盡然然而鬱閼瘴厲之鄉淹留數載不交貴游之人不歷驚危之事安知非天以此就吾兄使三者皆得乃能日有奇文也哉昌言雜著尤爲讐策但語多刺骨中忌疾惜其不能即出耳愚竊有一言願加弘度而察之者不讀漢以後書此李氏欺世之語也吾兄具如許才正宜取唐宋有明諸大家文祭其神與古人相合處吾兄自以獨得之心胸馳騁貫穿於其中卓然自成一家令人不及古人然亦有古人遂令人者其離合自有在不僅聲迹間求之也與吾兄十年交好知不以芻蕘而棄之稍瀆過齋頭快語率爾拂紙弁原集附上不宜

評亦在人意中却有出人意外處

復陳說巖學士書

某弇陋無似衰遲偃蹇素無介紹于左右間有一二著作得通記室奏尨缶于明堂自慙蕪累謬膺老先生獎賞賜以評騭且與海內知名數子僂指而比數之昔人以蘭亭比金谷園序逸少尚欣羨不已况刻畫無鹽借譽過甚愿悚何如自計生平困躓之餘雕虫小枝末由振拔老先生思引青霄之手而出之泥滓之中懃懃懇懇人生知已一人生死不恨每念及此未嘗不感歎而繼之以淚也且一介之人淪落至

此多由賦性疎畧不能欸熟趨時爲當路所擯斥老先生忘分下交脫畧形迹王趺老人侯嬴賤士偃仰談笑竊自怨于王公大人之前尤所感激中心而歎爲難事者也比來東西流走展側依人爲貧家八口計捃集二十卷做帚自擁思付剞劂以庶幾身後微名更錄近著十五首上呈宗匠幸引斤而削正之賜以元晏一言庶幾取信于時而附垂於後是所延頸而望者也暑氣將闌尚圖踵謁不宣

淡淡敘來具見矜貴之氣

與朱荔裳觀察書

春初一札去役不知公署所在託姜都諫轉致未審曾達清覽閱邸抄知已題補矣先生才名如許海內奔走恐後樞輔之地蚤已應到此何足言以無端罣累淹滯十年一旦聖明在上洗滌宄抑更加擢用天道人事無往不復北望雀躍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某患難周旋纖毫無補今聞旌麾西指不得執手話別一傾吐其胸中悵恨何似此時人情世路較前似有不同一番創痛之餘不免費盡心力居官薪水家

園生息亦足支持一切聲華游晏山水賦飲俱宜裁節此亦足以耗費精神有礙政務左右共事與老成端謹各度而行以先生之聲望但期所以副主知者何慮台銜之不即踐也蜀道艱難筋力衰憊不能從行匆匆以老生常談而採納之其榮多矣遠託岐陽獨居邑邑聊作詩歌錄呈一二所引繩及之幸甚幸甚

家人情話處世恒談一種規諷摯情自溢於言外

與陸子容書

僕浮沈諸生馬齒既衰爲流俗所棄足下既以高文娓娓道之以僕半生貧困年來衣食苟充比于農夫之有秋僕憮然歎息者久之竊恨足下之于僕其不相知一何甚也僕生平不善治生涉歷世路三十餘年當世賢士大夫歲有館穀時有贈賄使稍稍能自作家爲田舍翁有餘惟不解慳惜隨手散去平生未嘗負人一錢而于親戚友朋不能周邺爲愧至今一窶人也僕先人世居昇仙里即今足下族屬聚處地

也里有王仰吾者僕之伯父也時人以卓鄭比之僕先君子承高曾祖父以來五世通經彬彬文學見重于時有言予族富厚甲里閈先君子面爲發赤恥而不言先君子以恩拔歷仕吳楚及投檄步擔而歸日惟擁書北牕手自抄寫年七十三而終啜菽飲水志不少懈足下但知僕年邁力衰頹然放廢一謀食之人而已僕自束髮讀書四方名流往來酬酢足下先君驤武時與論文雅相推許然竊見其豪華闊肆飲酒放言劇爲武夫冠服自比林宗折角巾市井小兒閧然效之予時心竊非之退與麗京魏美宇台祖望諸子互相摩切深疾夫言過其行華而不實至今繩趨尺步不敢放佚懼辱先人之教也年來爲增家親戚互訟寡婦孤兒岌岌有隕覆之憂不得已庭見有司仰論曲直使幸免于難鄉里鄙夫井蛙虢虢遂以僕爲喜事好爭吠聲狂起莫知所從來嗟乎白璧瑩瑩青蠅點之若屬何足與論短長哉王生髦矣不乘駉馬高車招搖市井中此輩之目笑口嘲正未有已也足下名父之子高賢之門人乃復白眼相看同于流俗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嗟乎已矣復何言哉

叔向以憂貧爲賀呂黎以失火作書古人恥言貨賄如此君子立德之基先打破貧富二字此書正論侃侃以醒世俗聾聵之耳目有裨世教不小

與陳亂倩書

長安一別十有五年每懷靡及惆望如何遊都下者以不見足下爲恥使人猶慕若此豈偶然哉士君子窮達何常要以有裨斯世爲志雖其時命爲之然亦不必當權而行也足下生平讀書與人原自有別民生國計具有條貫熟悉胸中所遺不偶耳有可發抒欣髯抵掌而陳之一事一言莫非福澤樹德在陰食報自遠覘得志而無補于時似猶過之不獨元瑜書記歎文采翩翩而已也弟客遊落拓樂爲引手舍足下有幾人故并及之不宣

仁人之心君子之言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

與阮亭祭酒書

某楞散末材淹淪遲暮一麾河渚長抱書卷以畢餘生于願足矣比年衣食奔走無憩息之期生平稍有述作補袍栩箱豈不自量每從江山羇泊淒風冷雨之辰一繙閱之輒多抑鬱不聊之感欲焚棄而姑舍者凡幾矣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小生恒態烏能免此昔鍾士季著四本論必欲使嵇公一見左思作賦取譏傖父非皇甫氏不足重之以彼高才絕詣尚思求劑璧于郢斤託絕塵于驥尾況某鄙陋無似不藉大人先生一爲評論則佳惡何由自知謹錄近著上呈左右幸以清燕餘閒賜之筆削使瑂井鳴哇望洋而旋其面目某之通名于門下不加鄙棄而敘之宗譜之末豈徒然而已哉伏惟清鑒不宣

與知己談不加一套語文人雅士不矜不諂本色

復野鶴惠帖書

文與字同體其工者皆足傳而字爲難文以篇章音節載其精神自非祖龍烈炬與天壤同弊字則不然鍾王妙蹟一經臨摹神氣去而萬里而世無不刊之木不泐之石可以歷灰劫煥然舊觀伯皆去晉逸少去唐纔百有餘年真蹟已不可多得太宗掩取于僧舍鍾繇畚掘于冢間其他可知已語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所賴代不乏人起而正之李陽冰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其言雖誇亦未可概薄之也昔張旭之

繼伯英鍾繇之法元常如薪傳火光燄相續懷素古釵腳魯公屋漏痕褚河南印泥畫沙張長史公孫劍器莫不變化神明極才盡致字以人傳如此承惠孟津書帖披玩不忍釋手來教云世知其書變幻莫測不知其一準于法可爲孟津真知已也孟津詩古文亦自成一家其書則必傳毋疑世論璅璅不足輕重此書數紙尤爲佳絕安知千百年後不有刼之江波搥胷嘔血而索之者乎陽冰誇語作者自信願吾子雅相珍重之

答沈大臣書

辱教具悉來旨弟平日爲文不樂淺薄繁聲縟飾頗傷體氣讀歐陽公與樂秀才書亦稱順時殊自失也非不極意裁損入手輒復如故比遭先人憂且沈疾不近筆墨者五年于茲矣此中洞然夙習頓空正如康崑崙十年不調樂器忘其本領庶幾可進近日作文正類此吾兄真西市樓神師也楓香調至今日可以傳焉否耶

行至理于罕譬中字字精切

擬董宗伯與楊兵備書

頻辱翰教裁候欵然門下備兵兼理河道不過疏濬淤淺是其職掌乃李璫以天津起剝歸咎而忝論之殊不可解安能嘿然不一詰辨耶不佞細度此舉不過借以承奉權倖泄夙昔之憤怒張此輩之氣燄耳門下生平清剛持正處風紀之地又逼權倖桑梓其不能撓法而曲承之久矣爪牙所到氣燄薰天尚以不得刺微密中要害爲恨東漢黨人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矣今門下出一揭以爭之是非判然小人伎倆

亦復何所施乎然而高墉射隼正須藏器待時進退存亡之道莫備于易門下自能深思而熟處也天道好還無往不復驪龍有睡起之時蝃蝀有睍消之日在靜以俟之耳不佞家居寂寞春明之夢不復作矣幅巾竹杖與二三老友盤桓山水間意所欲到不佞宿春而行昨春過西湖一傾懷抱幽憂感憤之意雖累牘不足以盡之惟善自珍攝幸甚

擬楊兵備復董宗伯書

某才行無似以忤璫被劾捧讀明教壯趾偏箚報愧交集人情疾痛慘怛呼父母而呻吟安得不仰首臺端一申其抑鬱之情乎李明道之南來也以監視漕務爲名與監司有何統攝而儼然以屬禮臨之不過以權璫竊柄事出中制手握口含禍福由已權璫以明道爲爪牙明道以私屬爲鷹犬放恣橫行求索無厭招亡徒爲先驅役州縣如奴隸編戶小民重足而立某備員司憲目擊奄豎之私人殘虐天子之吏民而嘿然不一問耶爲明道者箝束不嚴方且遜謝不暇而乃逞其狂噬飛章特糾以泄其私忿撫按大僚

相顧錯愕莫敢出一語申論亦足慨已某自官此地密邇權璫故里往假歸時朱旃曲蓋氣燄薰天伏謁郊迎奔趨恐後某以中官與道臣體屬平行祖宗舊制載在會典寧肯望風承旨希賤隸之殘膏附乞兒之餘火輕朝廷羞當世爲師門之罪人乎寘然不知忌諱而觸忤若此此輩之積怨深怒日夜窺伺欲得而甘心久矣乃僅借天津凍糧參之亦出于無可如何耳朝廷漕運設官各有專責兵備之于河漕不過禁輯捍兵防禦不虞是其責任勅書具在可覆按也

未淶而宜過關宜起剝則部臣事也守淶而停滯則又武淸地方非淮南分巡所轄也以不與起剝之官處本無停滯之地不問職掌不論是非而横受參譴奄宦之聲勢一至此乎吾師以東漢黨人之禍爲憂某竊以今日之禍較昔尤甚漢之諸奄流毒固慘然其時正人氣節之士布滿天下雖捕誅畧盡而公道益明今則一手障天羣姦濁亂喜怒縱恣黑白不分某爲朝廷之職掌則明其是非則朝廷之職掌旣不可明若爲一巳之官爵辨其典制則一巳之官爵更何

容辨朝奉嚴旨夕卽束裝其得免于僇辱而歸臥里門亦已幸矣迴思閹事岌岌難支以曹節之兇謀加趙娥之蠆蔽天下事尚忍言哉暑路霜飛日中見斗某一官倣屣屛息家居得保首領以沒祔于祖先祠墓寧忍抉目而見姑蘇之麋鹿乎言念及此雖欲不爲林宗之野哭不可得也天祚明德上啓我皇特簡吾師左右袞職撥雲見天庶有豸乎中情蘊結吐詞繆戾惟冀垂宥臨楮瞻戀不知所云

吾鄉玄蔭先生予壻與百祖父也與宗伯往還書札遺失無存搢述之甚悉思作家傳卽事擬之

與通族子弟書

自吾家　始祖東粵公由山陰梅市遷于杭葬鳳凰山下再傳　朴菴公于永樂年間卜地萬松嶺殁而葬于中央之首穴三傳　吳山公四傳　節齋公生四子　曾伯祖南山公　東橋公吾　曾祖南屏公　曾叔祖西樓公五世矣六傳　伯叔祖近吳公近樓公　思山公吾　祖望南公各分左右以次而葬此吾家　祖宗封樹之地垂三百年武林氏族墳塋亦罕有如此溝而合墓者可比也吾每從　先大

人衡岳公春秋拜埽仰溯　列祖之神靈如聚一堂之上未嘗不愾然歎息人生百年逮事迺祖迺父者有矣有幾見高曾者乎及其葬也有知其祖若父之墓而忘其高曾之墓者有之矣况乎高曾以上世遠淹沒子孫弗克展墓而祭者又何多也今吾與節齋公一人所傳支庶子孫皆得歲時展禮于三百年相傳之祖墓可不爲大幸也哉前此吾侄武在吉甫及吾見武功爲歲祀定例以二房式微僅父子三人四房絶而無繼惟長房二支吾三房一支三支分值歲

祀子孫成丁者各劇金五分交主祀事之人既祭而退合食餕餘於西湖畫舫中從杭俗之通例也吾少遊四方老而歸里思古人官師尚有一廟且古不墓祭而享神于堂則建祠歲祀其事不可以不舉爰捐貲創建因長房仰吳伯父塋前隙地與祖墓尤近鳩工庀材十日而與又捐田十畝以助各房値祭之不足甫落成而吾弟公旭以家譜來合先世自晉國公以來二十餘傳皆同一本至吾祖東粵公始不可考所差僅一代耳歷數世次吾與公旭應爲兄弟行公

旭因請奉其祖先而合祀焉吾時客江東命兒武功遍傳吾族之高年老成人如吾侄武在吉甫仲冶輩曾玄姪孫如甫建輩而咨訪之僉曰甚善吾思古之人聖人之德九五之尊制禮治世莫大乎禘嘗必追其始祖所自出以明木本水源之義至公卿大夫士庶人之族雖歷世久遠朝代屢更或秦齊吳楚分徙遷流稽祖先之譜牒考分合之原由莫不溯本窮流聯爲一族以明得姓受氏其始皆一父之子也今公旭子姓十餘人惟其六世祖一傳參差不可考而吾

東粵公實始遷于武林安知非東粵支庶留梅市而繼遷武林者耶因其奉東粵爲始祖列序其世次祖考而合祀于一祠公旭因進而請曰吾兄既建祠于前以奉祖考吾當築室于後爲子孫祭畢休息及庖湢供役之地吾兄既捐田以襄祀事吾亦如吾兄捐田以相助爲理吾喜其孝思之誠篤而允之不幸公旭忽焉長逝有志未行吾侄天尹克繼前人將擇日築室于堂後吾族之人有此地不便更築之說吾求其說而不可得將以墓前不宜有祠耶吾行遊南北

見貴卿大家墳塋之前創爲寢室高大宏壯如生人居處者多矣若以世俗小見墳前不欲立祠則吾創造之初卽應別買畝餘之地而經營之亦有何難若以既築前堂不便再築於後爲說往年築前堂時原議築于今所再築之地因一堂不足供祀稍遷于前留此餘地俟賢子孫再築一室以充用豈同此隙地止宜于前而不宜于後有是理耶若以山向利不利爲辭此地去仰吳公墳塋甚遠山向者指墳山所向而言也今不動墳山塊土不伐墳山寸木乃就舊祠

原缺第七十六葉

若以他人有光于祖考有厚于族黨言之吾愧汗無所措吾身矣故祠宇未廣田畝不足吾豈不知吾不敢以力薄辭不過創始以倡吾族人人不忘宗祖仁孝之心吾弟公旭父子即能踵吾意而爲之吾族子若孫約有百人雖業儒者寥寥而服賈經商支持門戶此後豈無才名克彰家計充足踵其事而繼起者乎吾族老成人如武在吉甫受甫仲冶輩及知禮省事子孫如右民甫建輩爲吾傳諭各房之子孫當以昔未有祠而今幸有祠昔未有田而今幸有田如衛

公子荆以苟完苟合之念處之彼族人之賾有煩言者不必止之息之而自然無有矣至于向例春秋二祀子孫成丁者各劇金五分此必不可已之事也古者合祀祖考子孫必有醵金所謂助祭之金是也自王公以及士庶人皆可推而行之今吾一士庶人之家耳所建祠宇雖數椽春秋必有修葺歲時傾圮牆垣柱礎必有更新凡席器具宜設宜增必有需用於何取之兄祭田每十畝一歲所收糧税而外以供二祀僅米四石耳值祭之家春秋不足誰補誰助數年

之中一遭歉歲可以用度弗給而廢祀否耶此皆不可不爲宗祠計長久者也今吾族人多貧乏不足如必人捐一金二金稍增田畝以贍其用恐力既有所不能若待祠宇荒頹而後斂合族之分以修之比及春秋又于常分之外徵族人之金而後祀人情煩苦主祀者必有坐怠推委之勢矣且吾一廛之祠十畝之田不敢以其不足而剏爲之者凡以爲吾列祖之神靈不至久而廢祀有若敖餒而之歎耳非爲吾族人貧乏不能人劇常祭之金而爲之也乃吾族之人

似以此金爲可省是一祠既建而祠內之宜增宜修皆可不問也此田既設而歲時豐歉有餘不足其舉祀與否皆可不問也即欲有所增修似宜專責之建祠之人即有豐歉舉祀與否似宜專責之置田之人是不以祖先爲一族之祖先而以祖先爲吾一人之祖先也以祖先爲吾一人之祖先吾敢不及吾身勉力而任之無論吾之子若孫不能承吾之志即能承吾之志必不可再望子之子孫之孫爲吾所不及知之人苟吾之子若孫不能承吾之志而祠宇之頹廢

必于吾一家責其修葺而有難色田畝之歉荒必于吾一家增其升斗而力有所不能吾族中高年長老必有從而訶之譴之者吾安能保吾世世有賢子孫能直受其督責自引爲已過而勉爲之乎恐亦必不可得之數也勢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至任其荒殘頽壞而祀事廢缺不止自古迄今非無建祠設田之氏族不數傳而廢墜者往往有之甚至一家始事之子孫貧乏不能自支忘其祖先之義舉且有陰以爲利而典鬻其廢祠盜賣其祭産又事所必然者矣

此吾以每歲春秋二祀子孫成丁出分之例必不可已者爲吾祖吾宗之墳塋祭祀雖數十百世不欲其廢絶而常存之計也故不欲吾一家之子孫主之而欲吾通族之子孫主之所謂欲吾通族之子孫主之者非欲通族之人皆如吾捐貲置田而增益之也欲吾通族之人知此墳墓祠堂乃吾通族祖宗發祥之地吾輩皆宜各盡其力而共成長久之計者也今吾捐貲建祠吾弟公旭父子又增築于後而吾長房子孫亦捐墳前隙地以爲祠基又以前三年所鳩十餘金助成之是此一祠即爲通族衆建之祠也吾置田十畝吾弟公旭父子亦如吾置田以助之而吾通族之人貧乏者多不能復爲茲舉一如舊例每歲春秋輸分一歲二祀所收其數不過三金四金合春秋祭田所輸交主祀之人歲祀所餘交生業稍裕之家存之少爲生息計吾族子孫有家業漸饒者二祀至祠仰瞻榱桷俯視几筵有未修未備者慨然動其怵惕惻隱之心不論捐貲幾何註在簿籍交存生息可增田畝即增置之所爲長久之計者此也此祠爲衆建

之祠此田爲衆置之田輸値祭祀公取公用犬牙相制其後雖有不肖子孫不能一人動搖而祠可長存田可長設數十百世有如一日斯乃可久可大之至計也吾年已七十有二爲時幾何所捐助又幾何而諄諄告語所慮不知在十世五世而後而不能一日不隱繫于心倘衰老餘生一息尚存其敢忘再爲晝策以副吾通族子孫之望也耶

論事剴切周詳仁人孝子之情必貫徹一族之人如一人而後已苟有人心讀之可以流涕

與草堂論二氏書

聞嘗論古昔郅隆之代世本一王人遵一道其理不越五常之外其事日在五倫之中其君子遵聞行知非法弗服非法弗言其小人飲祉讀法各執業以事其君親其于性與天道之大原知之由之而爲君子可也由之不知而爲小人亦可也止有反吾之道吾從而正之從未有抗吾之教悍然自立而亦以教名者也其後質朴日漓穿鑿日起舍常趨變厭故喜新老莊倡絕聖棄智之談楊墨立爲我兼愛之說百家

雜出小道爭鳴蠱惑人心簧鼓天下忠孝之本既撥而亂賊橫行禮義之維不張而汚辱莫耻大道穢亂而晦冥人禽任欲而莫辨天生一仲尼于春秋之世揭日月而重光旋生一子輿于七雄之時振木鐸而繼起自漢唐以迄于今雖時代遞更治亂迭見而道德仁義之教猶涵濡于君子小人之心詩書禮樂之澤尙漸被于四夷入荒之外天地之覆育如初君相之教養有本以故宰我子貢之徒稱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非阿好而云然也然而聖人之德如是其

盛後世敬信而誠服之如是其久且遠乃千七八百年以來其道若斷若續若滅若沒于其間君子信道不篤小人詐僞日深雖有賢明之王才傑之臣求享國綿祚久安長治之休卒不可得其故何哉古者天子以及庶人修身治人道一而已譬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使又有一日一王參之則天地無以爲天地民物無以爲民物矣聖人不作大道晦冥而黃老之淸凈管晏之功利申韓之刑名相因而起吾苟能以聖道治天下有何一事一法可取而用之以言淸凈

自有聖王大道之言淸言凈以言功利自有聖王大道之言功言利以言刑名自有聖王大道之言刑言名非衰時季世大道漫滅取其術數以補偏救弊如醫家烏頭堇汁取效一時然不至于害人心壞世教使斯世斯民陷溺而不返也自佛教東漢流入中國而老莊之道復倡于晉魏間至有父子何親譬如寄物甁中此等邪說眞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時然老氏之教誕妄淺薄流害猶小惟釋氏則以見性明心功成度世誘人其始入中國棄家室談苦空士大夫

信從之者猶少惟貧困無倚之人流入爲徒更以天
堂地獄福施果報濟其說至宋元明六百年來士大
夫信而從之謂其教與吾儒異其道與吾儒同沈迷
其說而不返此僕之所爲深憂也非憂天下士大夫
披緇茹素甘與其徒爲伍也非憂用其解寃度厄之
說施之于發政施仁之內也憂其以彼之言心言性
與吾儒之言心言性同自必以吾之言心言性與彼
同自必以彼之言心言性有裨于吾之言心言性自
必以彼之言心言性若有加于吾之言心言性是則

可憂之大者也今無論君子小人棄所學而學之以
爲釋迦之弟子也可爲禪宗之祖師也可其害猶在
一身惟其明心見性之說假借吾說影射以說之陰
主彼說而淫遁以說之流溢于天下必入乎心髓之
中使吾與彼之言心言性如一水之判淄澠截然爲
二者混而一之吾本儒也是儒而非儒吾非釋也非
釋而是釋矣故昔人之闢佛大率就其教舉其顯明
易見者闢之耳至其所爲性道精微不可言說思議
者莫爲辨析也苟不就彼所謂至精至微不可思議

言說者論之則吾儒之明心見性與彼之與心見性
其同不同于何知之自不得不從彼所謂心性精微
剖晰而言之視此身爲腐臭之身別求一不腐不臭
之身自謂無身而有眞身視此生爲夢幻之生別求
一不夢不幻之生自謂無生而有眞生視世之有爲
一切皆虛妄別求一不虛不妄者爲之自謂無爲而
有眞爲練魔以求覺去障以存眞無歲時無年月鑿
空破硬以覓之不過曰吾以明吾心焉耳一旦豁然
而吾心以明焉而吾道在是矣吾明吾心以見吾性

焉耳一旦豁然而吾性以見焉而吾道在是矣吾何
有于仁義禮智信之沾沾爲也吾何有于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之戀戀爲也彼世有君有父而有忠
臣孝子可謂善矣以生天而不可以成佛非吾道之
所尙也世有夫婦兄弟朋友而後有節義敦行之人
可謂善矣以生天而不可以成佛非吾道之所尙也
世有帝王之盛德卿相之大業其道善一世而名垂
古今可謂善矣可以生天而不可以成佛非吾道之所
尙也吾道之所尙在明吾未生以前吾眞然受之以

為性為心者安在明吾既死以後吾醒然獨存以為心為性者安在如是而吾心以明吾性以見而後吾之心性不復為天地之心性而為吾之心性吾之心性存于天地之中出于天地之外而後知天地之心性小吾之心性大天地之心性有時而窮有時而盡吾之心性無時而窮無時而盡吾無仁無義無禮智信而無所虧于吾心吾性吾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昆弟朋友而無所損于吾心吾性吾無所虧而吾心性之量大吾無所損而吾心性之力深以消末世之

災刦而及其君臣豈不大于則天無名時雍風動之君臣以扳永墮之輪廻而及吾父子豈不大于以天子尊以四海養之父子以吾滅度衆生之願力而及其戚屬男女百千萬億之人豈不大于養民以生教人以善之願力此釋氏所以自尊其教自神其效士大夫惑于其說而以為誠然者也苟惑于其說而以為誠然則反而視吾之身一腐臭之身信其必有不腐不臭之身計身之生一夢幻之生信其必有不夢不幻之生視吾此生之所為皆歸于虛妄信其必有

不虛不妄之所為吾惟明吾心焉是百虛中之一實見吾性焉是百妄中之一眞由是而可以無身可以無生可以一無所為由是而其冠儒冠也其言儒言也其行儒行也其進而立人之本朝其退而居吾之一室未嘗不愛其身一參以腐臭之說愛之而又可棄之身未嘗不重其生一參以夢幻之說重之而又若可無之生未嘗不欲以其身及其生而有為一參以虛妄之說雖欲為之又若可為而又可不為由是而居仁由義無時無事如飲食之不可須臾離者亦

若可以離之而無礙其為明心見性矣由是而死忠死孝死節死義如飢渴之不可須臾離者亦若可以離之而無損其為明心見性矣夫人之所以為人以其賦于天而為性受于人而為心有是性有是心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所動而自存者有所感而自發不假思維不待强勉流貫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間而有義有親有別有序有信此其心為人心即天心此其性為人性即天性以其心其性成己即以其心其性成物而參天地贊化育千聖百王所為

傳心者傳此所爲盡性者盡此今以一道而或貳以二或參以三如置吾身于岐路意南意北任其所之如立吾足于兩船不退不遂莫能自主此豈眞異端頗說其陷溺人心一至于此哉非惟吾儒于吾大道未能行著習察深造自得終身由而不知與凡民無殊耳夫是以反而求之吾儒之所謂明心見性守其身非戒不睹恐不聞以愼吾獨不足以守此身全其生非戰戰兢兢啓手啓足不足以全其生盡其所當爲非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修身見世得志加民不足

以盡其所當爲終其身爲之而不已者終其身爲之而不足其于盡心盡性終其身求之而不知其所要歸是曾不若釋氏直指此心俾人見性其事約而易操其效博而無極以是要歸爲要歸其相去爲何如哉彼宋世所爲名賢巨儒多以富貴爲朝菌百年如駒隙建功立業爲過眼浮雲其于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有其志而弗篤爲其事而不誠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止求安其身而逸其心生則以審時度務爲先死則吉祥善逝爲幸求之孔孟之門豈有如是之人

尙可引而教之者耶至其不肖者樂其說之便吾私意也施舍以邀福懺禮以解厄安善柔而見義不爲忍耻辱而偷生自樂滅成仁取義之大本決進退禮義之大防夷君父而蔑如絕倫類而不顧惟利是趨惟害是避終流于頑鈍無耻之人而已矣昔王衍輩清談崇尙虛無夫何與人事其流禍至蠱人心壞世教亡家覆國豈非天道人心止有此理而可貳以二而參以三者乎以是追維三代之季教澤雖衰其時止有反道悖德不忠不孝之人必無不忠而爲忠不

孝而爲孝自唱一教左道誣民之人今則雖欲如申生之孝鬻拳之忠匹夫匹婦守節犯難以得死所爲幸揆之大道不無少間然皆率民質而行乎道中亦不可得矣嗚呼豈可一日使吾儒以其教爲教立講堂授生徒淫詞遁說橫流天下而莫爲辨之也哉

識力深學力足洞徹二氏偏頗根源使六七百年胸中釋氏口頭孔孟藏頭露尾諸儒宮墻中無寸地着脚直與子輿氏同功豈昌黎原道諸篇可比

紀遊六章題辭

醉白云別西湖十年今復來遊如逢故人暮春初煥絲雨灑衣與秋巖諸子小艇輕棹沿水塘樹影而行紅粧促坐杯斝如飛劉伶五斗而解酲淳于一石而竟醉反復流連不是過也日暮客散醉白欲爲杭人解嘲不恐拋却明月而去與秋巖散步入嘯隱菴梵音繞林妙香不絕醉白走筆成紀遊六章流麗雋永爲付雙鬟按拍而歌

絕似髯蘇小品

詠物詩題辭

吳中張純菴童少知名詣朱驃騎各賦一物因時託興去風人旨味不遠宋子纔弱冠神姿高徹一日千里才也詠物百首不以勞績爲工草木禽魚都有生氣異日荊臺雪苑賜絹受田之事不足爲其誇美也

品題矜貴自足榮人

桃花源圖題辭

桃花源元亮記之摩詰詠之後之人疑其有無者皆非也以爲無也彼二子者又安所取而記之詠之若以爲有二子記之詠之在武陵溪谷間亦徒想像之而已耳雖然天下亦何必無所爲桃花源者何以使人求之而卒不可卽耶陸子福持生長夾城守祖父之舊廬淡泊寡嗜衣冠儵然其比屋而居者非其父兄子弟卽其故交老友也枌榆臨水雞犬相聞閱世代之滄桑等浮雲于富貴釣水游丘俯仰具在桃源

去人不遠矣乃陸子必圖所爲桃花源者一若慕之一若疑之吾聞史記三神山至而望之如在海水下入海求神仙者猶得見焉況乎武陵山水間說者謂未必有其地豈其然乎乃有其地人之入焉者卒無有則何也非其地不可入其人不可入也彼漁者亦既得而入之矣又何以舍之而歸歸而復欲入又卒不可得使以陸子澹然泊然之爲人又安在不可得而入耶雖然陸子居夾城而圖桃源其思桃源深矣使陸子他日居桃源又安知不圖夾城而思之耶吾

顧陸子以居夾賊者居桃源無所往而不爲桃源斯桃源可入而桃源之人且引爲吾徒而招之相與觀奕棋飲石髓必且樂而忘返矣豈僅若劉子驥乘輿欲往而不果徒悵望于烟水蒼凉之際也哉

文亦如桃花源靈奇怪幻然自有至理可當仙人麈松一席話

幻緣紀事題辭

余與樵約爲兄弟在會稽之蘭亭與星期三人焉而巳時辛丑二月也越十有八年戊午三月卒相遇於燕市席未竟各去明日過余坐未定而起者三余怪之告以故出幻緣紀事相示且曰海濱枯槁之人髮種種矣豈平康跕屣之子所能目挑而心招者哉一旦絮沾泥而欲飛磁引針而不絕余亦不知情之何所起也天下一片有心人余望之不已急乎客有笑于側者曰竊聞先生澹于世味漠若忘情今茲一何

甚耶余曰先生豈無情之人哉先生讀書至賢奸顛倒治亂與亡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少遊鄧嵐先生之門與林寺諸子皆沈冥忘世之徒死生患難不相負時登成山望海洋傍皇四顧仰天痛哭人亦莫解其故今無端而遇煙花漂泊之人不能引手而出之汚泥之中一若有所深望焉而卒無其人嗟乎巳矣使天下有情如樵而無以自遂樵必且奮袂而起爲古押衙許虞候而有所不惜今乃如韓王兩生徘徊富平之津惋歎章臺之下更望天下復有押衙虞候

其人引手而援之又何可得乎哉雖然天下有心人不如是而絶也聽雍門之琴不必皆悲而必有悲如孟嘗者聞漸離之筑不必皆泣而必有泣如荆卿者韓王兩生常有而不常有押衙虞候不常有而亦時有子姑待之毋謂天下遂無人也客與樵鼓掌大笑而去因書以示星期獅象之搏物也無小無大必以其全力赴之物之誠者類然也樵之力盡矣而終不見其物之小如樵何哉吾愛之重之不敢不以告也

寫出至性人如痴如夢情狀忠孝節俠一以貫之

僧繇畫龍點睛而飛

送方渭仁詩册題辭

余與渭仁諸子為斐園之會同遊者十人自是過從無虛日臨水題吟之席入林掐飲之章粲然可觀也既而會侯之官大梁武令去游衢州祖望客江東稚黃病未起野君際叔舒鳬俱以授徒散處掌天遹聲復遊苕霅煙水間而渭仁亦以寇平旋里追憶昔遊未嘗不愴然有感于懷也今春予與潛子牛公寓春江三月蕺思貽書云渭仁將赴闕謁選行有日矣乃與牛公歸至吳山道院劇談竟日時祖望從江東歸

武令至自衢州遹聲掌天倦遊而返稚黃病起強步而野君諸子皆以一日放遣生徒而來各為詩歌文詞集蕺思茂承堂以志河梁之别彙為一册而繪圖以贈之因念吾輩聚處三年皆東西南北之人也出處既殊少長亦異其相遇也無介而親辟諸草木臭味存焉及其遠託各天山川間阻落月之思迷雲之夢往往而在淡泊相遭有不可解之情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渭仁在郡城與諸子歡會時忘其居官而流連無已不意諸子一旦散失如是今且北行諸子又

各他去雖欲復如河陽帳飲列坐而贈其行如不可得矣乃一時又皆來聚臨岐折柳把酒賦詩粲然縹帙間不可謂非良朋之拜合若有天爲之也渭仁行矣旦夕入西省于龍池春暖碧樹鶯啼之候還念西陵晨夕之人未免有情按斯圖而一唱三歎焉亦足以解楓林江水之思否耶

追述一時聚散從送別讀之尤足銷魂南皮之書酒鑪之歎無此愴惻使人增嚶鳴伐木之感不堪再讀

應制詩題辭

論衡云古帝王有鴻德必有鴻筆之臣頌揚之其義與雅風媲美一何隆也自漢以來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皐之徒待詔禁中數從游獵上所臨幸輒命歌頌甚至恢諧褻瀆不通經術比諸女工纂組雖文詞可喜去古雅頌遺意遠矣義山先生列侍從備顧問原本經義凡燕享凱旋揚扢功烈郊廟升歌釐定樂章莫不歸諸麗則論者不察猥以從豹尾給事黃門者茲稱之甚乎哉國家之風教度越前古而義山以翰

墨詞賦自見者有在也猶謂古今人不相及不亦拘墟之見也哉

一詞章之學天壤之隔如此翰苑諸君不可不知

嵐亭集題辭

李滄溟以詩雄歷下竟陵二子詆訶之滄溟之爲滄溟自若也少陵推許前賢不遺餘力無一詩規摹四傑爲之人之造詣過人各有至處入主出奴小生之管見也今時能及滄溟者幾人掇拾皮毛妄自矜詡又適足爲竟陵之徒唾黜而已矣嵐亭本性靈矜風骨聲光過人可以雄視一世雖然滄溟擅高名歷宦數十年所造亦僅如其量而止以少陵乘四傑後較之其所以推美前人而又大過前人者滄溟不得而

知也嵐亭少入史館上書論事遭罷斥退居林下與高司寇枌榆比屋朝唱夕和其鬼力與滄溟角立未知孰優孰劣然既不肯輕薄前人而哂未休亦不肯學步前人而失故我嵐亭之爲嵐亭自必有在矣

尚論古今不失累黍使人人心折

篆刻圖題辭

大篆摹印始於史籀其法最古具有體勢李斯胡毋敬所作已與迥別至六書諸書亦頗失傳往往于古碑銘彝鼎銅槃石柱間得之風雨剝落蟲土侵蝕又多殘缺已不能攷古爰歷諸篇證據之歐陽公集古錄大約漢隋以後居多而周秦古文後人多以意爲規模任筆增減自非好學深思博覽通貫者莫能盡其妙也張先生所輯圖章篆刻彙爲一編暇日借而玩索之歎其巧麗絕倫工緻入妙殆蔡中郎所云縱

者如懸衡者如編紆體放尾長短副身各極其妙者乎先生得此與末叔性顓而嗜古有同癖矣其與世人金玉玩好必以力聚者相去豈不遠哉

文亦班駁類古鼎彝非近玩可比

慈仁寺松詩題辭

慈仁寺十二松夭矯離奇者有二叉表而出之曰雙松客笑謂此松宜在崆峒之陽黍谷之陰鸞鳥棲其上麋鹿遊其下今在京都廣衢中託非其所豈非可弔而不可賀者乎余曰固也天下豈無介特之人處近而自遠在涅而不淄又何獨於茲松也耶且夫天道有變化人事有廢興曾歲月之幾何俛仰已爲陳迹茲松婆娑人世不與修短之化一時俱盡夫安知不以冥靈之春秋爲春秋大椿之年紀爲年紀乎嘗

試憑高而睨之其修條拂天嵇叔夜之卓然特立也固風振響李元禮之清颷謖謖也勁枝百尺虬屈千尋世林之杭節顧兇之幽情也不必皆離羣而遊遺世而處茲松又何必據崆峒託黍谷而後爲得其所哉各幽人也輯詠松詩若有不釋然者爲書於簡首以解之

爲石戸諸子開通隱一門自有不踰其矩者在

募戒衣冊題辭

戒律爲佛家小乘四分九部初學入門必先授以戒衣修整精潔亦如西域以屈眴布緝木棉花爲傳衣所謂未及超于解脫且當攝其威儀者也阜城門外圓通寺前代勅建日就頽廢僧徒散失幾于荒墟矣解三禪師過而憫然卓錫于此山川重飭殿閣巍然佛像經厨充美具足王公大人以及編戸之民翕然信之師以提唱宗風必先取沙門有志者教以律儀使漸進于毘尼之藏故歲必設壇說戒爲第一義今

戒期所資給香花齋供靡弗出自擅施而尤懸于戒衣有慕義孫公者爲倡導而佽助之是期也度僧凡五十人其衣大小應製一百五十九領嘗見天下檀信布金捨宅飯僧設供其事至艱且鉅多能發願成就之兕戒衣一事乎與瓢者百人不如一人不以多勝也扛鼎者一手不如衆手以其易舉也今以一人持瓢之事加以衆手舉鼎之功其樂善爭趨有不日而員滿者矣吾聞僧家傳衣有所爲伽黎鬱多羅安陀會者各有取義惟釋迦以金縷袈裟授二祖摩訶

迦葉爲眞傳至達摩得之授慧可則曰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夫僧之戒衣豈必有金縷與緇布之分得其傳者爲金縷不得其傳者直緇布耳且二百年後此衣豈眞不傳今日者苟有慧可慧能輩出則所衣緇布亦何異如來金縷衣耶吾安知此戒僧五十三人中無有繼諸祖而超登上乘者今日所施緇布衣異日化而爲金縷迦黎未可知也爲書募冊諸檀信且必踴躍歡喜而成之

僧徒募冊觸目皆人爲此引伸勸誘之說人人讀之作大歡喜自與長公諸篇爲敵手

輓詩十二章題辭

戊午二月余由天津入都門時　孝昭皇后升遐以上庶易服之辰爲哀輓十二章毛子允大讀其詞而善之步余韻援筆立成噫一何才之敏也或問毛子昔之人亦有爲之者歟毛子曰然禮卑不誄尊然亦隨時而作揚雄以臣左九以嬪而誄元皇后矣余不敢襲也若夫引紼之詞搖鈴而唱以助悲哀故崔融李百藥之徒嘗爲之矣　皇帝聖神在御比年以來兩喪　國母聖善之德享祚不永　皇上哀悼有加海內臣民未有不含痛于厥心者也夫人性不同其哀樂亦何常之有當其時而感讀其詞而悲悲與感亦其情至則有以見之如其不至則亦未之見也已矣昔司馬長卿作長門賦孝武讀而悲之長卿雖貧困乎非必有慕乎黃金百斤而爲之也誠以帝之于后如父之于母以不恊之故爲微詞以感之亦有臣子之至性存焉而況乎痛　先后之上賓感　主上之悼切纏綿凄惋一唱三歎以庶幾　九重之上抑情以處之其亦無戾乎古人之義也夫

論必引經語必根性發前人所未發

許冰符繪像題辭

馬文淵少時慷慨立功名從光武定天下後征交趾據鞍顧盼老而不衰及在浪泊間上潦下濕追念其弟少游平生相勞苦之言不可復得人生世間亦各有志少游意取衣食纔足乘款段馬守墳墓使鄉黨稱善人與文淵志氣自別亦未必非通人之所許也許子冰符家世醇謹其先人俛於財已而中落冰符年少發憤營財家稍起讀書遊太學士大夫多延譽之余嘗謂冰符氣豪上才力過人使有志功名

未必不慷慨有所樹立近時國家用兵以貲郎起家若卜式司馬長卿有聲仕版者比比而是冰符自菲畢約馳驅京洛間熟視而笑旅舍風燈長途驢背有感而長吟因時而發詠若有味乎少游之言其生平志意所在亦槩可見已披其圖坐山岩倚泉樹輕衫岸幘手一卷而哦吟一何雋氣襲人耶吾友張子祖望隱居秦亭四十年名可聞人不可得而見冰符能從之遊且爲評騭其詩而行之亦可識其人矣

獎許此一流人以視天下躁進而不知止者文氣激宕而其旨和平

讀書賦題辭

武林北門十萬戶望衡對宇琅琅多讀書聲推其意竊陋之又從而賦焉不已甚乎然非有廉之所爲讀書也有廉食貧居北郭年及壯屈首蓬門諷誦不輟太史公謂虞卿能著書永叔稱聖俞詩益工皆以窮愁得之有廉殆其人歟雖然古人讀書莫先乎立志貫穿經傳研窮性命志聖人之道者也博覽紀載綜覈名實志當世之務者也豈其貧窮不聊徒以吟諷送日月也哉有廉所讀書不同于世俗人不得而知

覽其賦思過半矣

摽出讀書大旨使褒貶人無可下隻字識高筆老時輩安得不俛首奉之

詩論題辭

古人說經詩爲盛漢儒有言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今讀毛傳鄭箋及諸家別解衔不從訓詁外求之未足以說詩昔人有爲海賦者措思甚苦或告之曰子盍從海之上下四旁求之說詩而得斯旨亦罕矣往者以八比說詩字櫛句比雖使稚圭復起而亹亹談之其能解人頤否耶今 國家取士一以論發明之詩之言盡而意無窮得悉暢厥旨矣經以論著易與春秋爲多京房輔嗣摽旨微遠仲舒元凱立

意淵宏二經不必如詩而善說猶能若此況詩之一唱三歎流連無已後之人僅與尚書周禮拘牽訓詁而說之其意味亦復何有今讀章子天節所輯見山亭諸論言在意中旨通語外滔滔汨汨使人怡然以解亦何必不欸匡鼎復來哉

從詩之原本論詩自據峰頂俯視一切作詩論者須讀一過方許落筆

西湖遊草題辭

與漢思別十年今三月來杭州余與丹麓以事羈湖南漢思寓湖北昭慶寺率相過一把臂而漢思已約車行矣丹麓曰先生之遊得毋倦而歸耶余曰先生所到輿會不淺豈有是歟漢思述湖上同遊諸子促花亭月賦飲巟連各爲詩紀其事余笑曰士大夫遨遊四方一不稱意不免羈旅淹零之感然未聞鄭莊王粲之徒千里日賁糧在門不倒屣者語云德不孤必有鄰讀西湖遊草自得之

歷落有致

蒼檜軒草題辭

余先世自臨圻渡江與山左諸王世次不可考少讀西山先生文以宦閩過湖上一謁見之今年先生子五文南來寓段橋小樓商風木落亭月如水與余唱和不倦五文曰子吾畏友也不以不才約爲兄弟可乎余曰丹鶚白木轉盼路人借聲援爲傾結吾耻之爾亦耻之余馬齒長矣岵岐二水同出一源子爲吾弟何俟約結而親哉特五文梓南遊詩爲書于冊以弁之

泠泠數語性情行文

西林語錄題辭

爾𡐓禪師住西林余從益都公時與談說臨濟一宗不通講解人以前後際斷苦之師言亹亹布菽尋常而其精微無乎不在其中也師能詩山水花月隨境而發以禪爲詩者未必得而師之言近旨遠又無乎不在其中也已未地震寺壞益都公修復之延師說戒上堂多重拈公案與從上古老椎相近非世俗以盲導盲同日語也余寓京師更闕名場一蹉跌一猛醒去來生死似亦無所繫于中究不如我自見我如

夢初覺者若何讀師語錄共晨夕覺儒者家風西來大意其離合自有在相視而笑與一棒一喝直下承當亦復何殊

已參破彼宗大旨便可引墨入儒

重修長椿寺題辭

宣武門之右有長椿寺萬曆二十年爲水齋大師勅建賜金冠紫衣以榮寵之京師首剎也康熙巳未七月京師地震諸寺潰壞浮圖相輪倒入土中四五尺寺近相國馮公第宅爲更創之釋氏之說莫大于因緣寺圮一年懸簿高門莫有應者公一念惻然變榛莽之場爲布金之地詎非夙有因緣爲之耶公之學問根柢聖賢亦時談佛乘布施不倦佛本西僧其教殊其言性覺亦別有見且慈忍方便勸誘愚下俾益

良多人之施捨非必皆爲邀福而起若許元度之于崇化王子敬之于雲門善根夙契不介而孚亦莫知其所以然今而後苾蒭香火如傳燈無盡焉必有踵公意而爲之者矣

佛氏專說因緣郎本其意發明以鼓舞愚下人可謂仁言利溥

宋蓼菴集題辭

往順治庚子荔裳宋公分藩越中其明年除兩浙觀察使皆以課士爲先所拔士博通淹雅教以歸胡大家爲法公好爲古文辭間製歌曲小令都人士屬而和之嘗數百人湖堤十里花明月麗之夕沿塘連臂而唱者多公所填沁園春滿江紅諸詞其風流文采人以大蘇擬之時延余西席縱橫尚論夜分不息蓼菴方總角從叔父官署執經在門見公與余丹黃文卷甲乙次第已注目而心識之矣弱冠有文名補文

學掾司鐸平陰日與弟子論文爲樂遷高平令條教而其進諸生而教之自爲文作程式余遊濩澤陽過其邑而寓目焉可謂能世其家風矣或謂今時吏治所尚以催科爲考成民疲於奔命久矣必得魯恭卓茂以惠愛爲先而立講堂較文考藝姑徐徐焉可也不知魯恭卓茂非緩於教士而文翁范甯之徒亦豈以愛民非所急哉特從其時所當務而爲之斯其名由以著耳長平人稠家給在變剛悍爲仁柔汲汲然漸摩而風勸之非與學校以倡導焉其俗不可得而移易也其知先務如此他可不問而知矣蓼菴詩餘喜東坡稼軒他日邑人從而和之必有審音如季札者聞而嘆曰韓山丹水間乃有洋洋大風如是乎是即蓼菴化成之日也因走筆書之以志吾喜

爲政風流點染生色化工筆也

題陸子聽泉圖

昔淵明有心遠地自偏之句與未聞巢許買山佳話並傳君平簾肆方叔金門不以朝市爲嫌通隱之名自始著陸子上擬名家子自 鼎革來家業中落守先人敝廬教授生徒里有鄉約所父老舉署爲長其職司比漢嗇夫亭長爲鎮戍鄉官自是事無大小皆得與聞公平無私人無間言雖朱邑之處桐鄉趙廣漢之居西都無以過也一日出其聽泉圖余懸諸壁將題之客有見而笑曰此吾友陸子自寫生照也余

少與同研席比爲鄉長爲人排解紛難無暇日乃今寘之一丘一壑問吾不知先生于何品題之余曰子亦皮相天下士耳子必以雲棲木食爲隱北山何以有溢巾之嘲終南何以有捷徑之誚陸子少讀父書才名秀出非無意爲時用其肯與于榮月進朝榮夕落並驅爭先者耶居約食貧爲善于鄉俯仰無怍子披其圖徒以形似似之不知余之以神似似之試即聽泉之說爲子說之可乎余嘗與泰亭山人于佳山水處相與扶杖聽泉松石間寘心晏坐久則噴瀑如雷而耳若無聞吹浪如雪而目若無見兩人相對爾我都忘陸子結廬人境酧酢往來拂衣于事了時過而若忘其與噴瀑如雷而聞若不聞吹浪如雪而見如不見亦復何殊余嘗行其庭略然如喪其耦接其人翛然據梧而吟以是圖繪之亦猶繪水繪月無色無聲正在阿堵中遇之客起而再拜曰吾聞先生之言得養心之道焉因書其額以貽陸子

此等文非見理深至徒作談空說妙觀便是門外漢

題張留野樂此亭

昔人樂志論備言田宅林園之美必如是而言樂彼陋室銘何以苔痕草色簾外階前自云何陋而欣然銘之是樂之不在外而在中可知已留野與予比閭而居竹逕紆迴花屏爛熳有亭有洛左琹右史偃息其間然其生平才氣超軼慷慨交遊有四方之志而十居村落一以遁世忘榮者然一日讀其樂此亭十二景詩而歎之吾郡城西一湖名勝甲天下古今人以十景槪之今留野一亭地不踰十笏豈其中景物

反若有過焉者耶良以樂之境有大小可盡而樂之心無彼此何窮此孔顏樂處尋而得之者亦罕矣予少有志爲世用老不遇而歸里發其少時所未著書搆一閣于東墻一榻一几纔容膝舒伸紙潑墨得意疾書一若眼前之烟霞風月鳥語花香縈繞于筆端此樂不足以喻人迄今疾侵髦及孳孳不能已惟君知我亦知君可相視一笑也雖然留野年在壯盛行將舍此亭出而牧民得毋有移文嘲之者耶噫嘻君子之樂出處一揆古來宦遊人以醉翁老尉名其

亭迄今巍然在滁陽匀章間又豈巢父壺公得以一巢一壺而嘲諸之

此桂山以身說法眞得孔顏樂處結語尤見通徹是爲聖脉眞傳

題凌文起畫像

子贍論太白以氣爲王折力士識子儀畢文簡公以王佐才許之余覽趙德麟侯鯖錄亦載白投版謁宰相自題海上釣鰲客虹蜺爲竿明月爲鈎世上無義氣漢爲餌語此與宗慤乘風太冲濯足所爲風波逸其情乾坤縱其志同一氣槪爲足稱文起少負軼才落落不偶荏苒盛年不無雄飛雌伏之歎余每與劇談古今人物治亂興衰燒燭達曙廣陵李君奇士也生平好自之爲人自號白也負俠氣善丹青余與文

起拚難酬暢輒頃耳而聽一日文起拍案大呌曰白也爾能爲我一寫胸中磊落之氣耶白也笑而應之曰唯唯越十日爲寫一圖冠儒冠挾長劒赤體跣足憑滄海烟雲萬里波濤滃天氣吞五城三島八九于胸中一少年友挾冊從之旋其面目若望洋向若而嘆者然懸諸江蘺胡方伯署壁幕中賓客連臂聚觀莫不鼓掌笑曰凌先生一往不羈之氣庶幾駕洪濤躡駭浪從羨門安期生遊一抒其懷抱乎余曰李君頰毫寫生雖子贍引夏侯東方贊贊先生似不足以

畫之而李君以一圖狀其超軼絕倫之槩綽乎其有餘可謂精妙入神矣雖然余家錢塘文起居上海連洲接壤雞犬相聞歲時相見今數年來學日益長養日益深是氣卷之不盈捲放之彌六合浩然充塞而難言觀于海者難爲水麥子其進於道也夫

數百字耳烟波萬疊滄茫如海其歸宿處直通銀漢

桂山堂文選卷之四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壻張奕　男王武功編纂

論

于太傅論

土木之難于公謙力持春秋喪君有君之義鎮撫中外宗社奠安公之功在社稷朝野服之天下後世信之方英廟之未復也羣臣屢以奉迎爲請景帝遣使不及奉迎而公獨不言帝立懷獻廢太子爲沂王群臣有持不可者而公又不言及懷獻薨群臣疏請復立沂王至遭拷掠以死而公又不言比景帝疾急在朝請建東宮奏收擇字京師競傳金牌符勅名襄王世子人心危疑朝論紛藉公至此亦竟不出一言英宗復辟卒爲徐有貞石亨輩附會而殺之錢唐高氏曰此少保慮禍之深也當群臣請奉迎帝意不欲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後易儲使少保以死諍憲廟未必出宮徘徊隱忍兩顧不發身死西市飲恨無窮不可哀耶商丘侯氏曰于謙可謂功臣非社稷臣也

廢太子而立見濟謙之力所能爭也而不聞其有此舉以金牌名襄世子雖事之或出于誣而以不爭易儲之心推之則景帝升遐之後謙之不主南宮也明矣然則謙之所以得禍者乃其畏禍者也惜乎其未聞道也嗣槐曰嗟乎痛哉此千古忠臣無二之心生乎未嘗一語自之而非人之所及知也若公者乃眞可爲社稷臣矣立長君以安宗社捍外難而故主歸此其功在社稷者人所知而其不勸迎請不爭廢立不汲汲請復舊太子其深識古今之變處人父子兄弟骨肉之間其心隱繫乎社稷而無時或忘者人不得而知也景帝立人謂帝德公而公亦以帝立爲已功者此小人之見也景帝者非公所得而立之者也亦非事勢所迫幸而得立公必始終以輔之者也英廟北狩人心洶洶多難之日必藉長君不獨太后主之群臣百姓從而奉之蓋深維乎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以爲此二祖列宗在天之靈所急急以安宗社稷外難爲大雖不輔幼主而立長君是二祖列宗在天之靈所洞鑒即天下臣民同心以爲宜然者也公

于此而有一毫見功之心私托之念公之去有貞石亭輩也幾何哉公不惟不自以爲功也爲吾輔新立之君當危急存亡之頃萬一敵勢不可支國難猶未已雖一死報國尚無以塞責幸而敵難紓矣故主歸矣雖公之廟算有以致之亦若有天幸而非公所能信其必然也公之處此有何功之可居何名之可邀何爵祿之可戀何崇報之可貪何畏首畏尾之足慮何怨讐禍患之足計也哉伊尹之放太甲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論者徒謂伊尹無私商之心不知所爲伊尹之志者尹以爲我爲太甲之臣而敢于放太甲耶太甲之不得不放是其祖在天之靈以爲不放則商之宗祀必危上體乃祖乃父之心必不欲其狎于不順而致于放之也此尹之志所以不自白于天下天下皆得而自之故尹不以反太甲爲已功亦不以放太甲爲己罪也夫尹放其君而奉其祖宗在天之靈以放之則放之而不自以爲罪公立其君而亦奉其祖宗在天之靈以立之雖立之而不自以爲功忠臣之心萬世如一也故公之在景朝雖居樞部

視宰相有加也其握柄視公侯勳戚有加也其身係
安危視王文王直胡濙陳循爲何如也此時雖加以
上公之爵茅土之封子姓戚屬朋友故舊布列朝堂
勢非不可力非不能而公七年之間始終一兵部尚
書夫人死不再娶先世室廬推之與弟以玉事多故
若止朝房留一養子自隨食無兼味殆至公死籍沒
而身無餘財然後嘆公生平之視富貴薰灼爲何如
而肯以希榮邀寵爲念者耶至于對獄而曰辨之何
益臨刑而賦詩灑然然後歎公生平之不惕于禍患

不惑于生死必不偷生苟存爲何如者耶故已巳之
難若以景帝爲公所立則以帝爲群臣所立矣則英
宗之旋也非天下臣民十四年而奉以爲君者耶雖
表請復位而景帝退讓焉亦可也乃群臣不敢復請
而天下不以爲非者英宗以祖宗之社稷幾喪于敵
人之手是祖宗之所恫而欲廢者也誰得復請而立
之雖群臣痛哭而出南城亦義之無可如何者也若
以古之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以讓國全天倫爲大
者此可以責景帝之處心而不可責群臣之進說也

可以令純乎天理之景帝爲之而不可令有一毫人
欲之景帝爲之也故群臣之于英宗以君臣之情論
之亦如爲出母而有服以君臣之義論之亦如絶不
爲親而不可以復奉宗廟者然則夫既已奉景泰爲
君而猶沾沾于舊君之說思所以加禮而尊之時覲
以親之不獨義所不可徒足起猜嫌戕賊之禍而非
所以安全之也惟有勸帝于兄弟之間加親焉而已
亦惟不開猜嫌之釁以相安無事而已侯氏曰以不
爭易儲之心推之則景帝升遐之後公之不主南宮

也明矣豈乎南宮之復是有貞輩希功名而行險爲
之者也景帝升遐而沂王嗣位者乃宗社大義之所
在也沂王天性自感舉天下上之英宗英宗稱太上
而不居者宜也英宗居而沂王爲太子群臣奉英宗
爲君者亦大義之所在也公豈于景帝升遐之後急
急以迎復英宗爲主者耶此有貞輩之搆而殺之以
爲公必不迎而我輩之效忠于主者在此而公卒不
辨也公之心爲吾不復英宗患非有二心于英宗此
祖在天之所鑒而又不可以告天下後世之人亦猶

尹放太甲雖終不順而不歸尹或不幸而死卒不自言吾非二心于太甲而為之也此其為忠臣無二之心者一也

破一時庸陋之談開數百年未發之義其論世知人皆由見道如日月之明故立議在登峰造極之上人知為于公洗發耳那知千古聖賢面目千古聖賢作用神明變化無纖毫滲漏義皆從此勘出

于太傅論二

按庚午七月後敵人來議和廷臣屢言迎請景帝弗善也論者疑公無意于迎復隱忍濡滯而不言嗚呼世徒見英宗之蒙塵也不踰年而即歸非有懷愍之僇辱徽欽之拘囚公于此時何惜而不一言以勸之不知英宗之旋也敵果憂吾國之無主而歸之耶抑知雖抱空質不足以要挾而歸之耶且敵之情又安可測也吾重之而反得輕急之而反得緩者事勢之必然也景帝一聞迎復之議輒曰當時大位是卿等

要我為之公不得已解之曰大位已定答使盡禮紓邊患使此時而急急亦同王直等以迎復為請則舉朝大臣皆帝所疑又不止遣使出境時以毋弱國體一言激變之而冀其不即反也夫上皇居興慶而肅宗疑之淵聖在北庭而高宗遲之父子之間猶尚如此而況兄弟乎是英宗之未入其阻難未起于敵人而先起于內庭骨肉之地未有不由相激而成者也且英宗既陷于北矣其得歸者天幸也不歸而懷愍之僇辱徽欽之拘囚在我亦無可如何者使此時而

公明以不必急請爲言是使天下臣民忘舊君之蒙
塵而後世刻薄忍心之人得以藉口也使公而亦如
群臣汲汲以迎復爲請則不獨增帝之猜忌即所以
迎之請之者以何爲辭耶歲幣耶割地耶以大義相
勸勉耶大李實之使楊善之行所爲勅以留美名警
以有變守也先君臣不要一錢歸我君者正以使臣
頓奉勅書以出只言講和不言迎駕也是緩之而適
以急輕之而更以重乃公深維乎古今事變之故勁
合幾宜又不可明以告人也故在當日遣李實楊善

言講和不言迎駕夫不言迎駕何言講和不講和則
駕必不可迎者景帝之心也若公之心是逆折也先
要挾之念而徒抱空質爲無益則英宗之歸可以速
得志即不能速得志而吾國之所以待其來者已有
備和議不成而挾主以求是其紬在彼而不在我也
且世亦知迎請之爲迎請者其權在我耶抑在敵耶
權在我而不言迎不言請是天下背義忘君之人相
率而成篡奪之舉者也若其權在敵而徒以口舌急
急迎之請之則懷愍徽欽之覆轍且將復蹈而當時

舍幼子立長君恐其以輒拒瞶者謂何人見也先夢
酒相送一無所要以爲也先眞欲留名萬古則前此
擁上皇一入紫荊關焚諸陵寢大掠州縣再入大同
分道寇掠殺僇無算又別遣入幷州入朔州以圖僥
倖何爲者耶故公之一意以不迎請爲迎請何論遲
之踰年而始歸即再遲之一二年遲之三四年而始
歸公必不以汲汲迎請爲迎請也假設異日而英宗
歸矣景帝讓而復辟矣追錄不急迎請者而殺公公
有含笑受僇與延頸西市何殊爲吾存宗社而全君

父之志既得矣吾復何求哉故雖殺公于景泰元年
復辟之英宗公終不一言以自明兄殺于景泰八年
復辟之英宗又何能屑屑一言以自明耶此其爲忠
臣無二之心者二也

史稱公颺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而英宗始歸世
第襲弇州三大功臣功字而分別言之安得雄辯
如是文者與之進斷史事

于太傅論三

太子之廢爲沂王也見濟之立也此何等事而公亦不言者古今事勢不可一概論也正宜就當日之事勢論之景之初立當國事倥偬之際去英宗無幾時沂王英宗太子也以國賴長君初監國而繼即眞猶知此位之非我當居則以沂王爲太子勢所不能已也今英宗歸而避南城矣大位不可復據矣見濟又生未有不挾其得爲之勢而自私其子者也使見濟生景帝猶視沂王如子千秋百歲後傳位與之是大

公無我之仁主也苟能如是而爲大公無我之仁主則英宗南旋之日必且遜位而不居何至議迎議復如恐其兄復取而有之也以議迎議復之時恐其兄之取而有之則知既正大位之時不欲以天下與姪而與其子是同一不欲讓其兄而自取之之心也夫以帝王之尊廹于情所欲爲而不得爲勢必滅裂公議戕殺以逞以遂其情之所欲爲而後止爲人子者爲之後自古云然而濮園之議至追帝號與獻之尊遂入太廟何嘗無大臣持國者主之而卒不聽崇親

之與樹子其情則一也易儲之際廷臣受餌無一力爭者假使群臣若李侃林聰輩力爭之而帝不顧也即大臣如王直胡濙輩力爭之而帝不顧也帝所顧畏而視爲行止者惟一公至公力爭以爲不可似不能不爲公屈矣夫以牢不可破之情强爲公抑之其能與公相與爲終始乎其能不開一疎斥之嫌隙乎公以此力爭而得罪疎斥以去公亦可告無罪于先皇可有辭以謝天下然公去而沂王能安于青宮乎見濟退爲藩王而猜嫌不生于其間乎是必之處此

亦不過一給事一御史以言塞責已耳亦不過一倘書一內閣以潔身爲大已耳公于此時有熟思審處而不恐爲者夫亦以新定之邦家又處此骨肉傷心之事吾潔然引去安攘大畧數年來手自經理內係朝野之望外爲敵人所窺伺而沂王終不能保其不廢見濟不能令其不立亦何貴口舌爭之爭之不得而潔身以自號于天下哉且公即力爭而不必疎斥以去然以旦夕必欲立之愛子與急切不能廢之沂王鬱鬱于帝之心胸而宮中之猜忌左右之媒孼日

起矣世民高祖之親子其有功又高祖所深知也幾不免于建成元吉之手建寧肅宗之親子也以輔國良娣之讒卒殺之而立廣平人情親父子舛若此况于德昭德芳名爲子而實則姪者乎雖杜后之成命太祖之至仁朝野臣民誰不知之卒搆微釁而致之死而欲沂王一日安于帝側也能乎否乎夫屈于一時之公論而搆隙以殺之陰毒以死之公雖立于朝亦有無可如何者且强存一必不立之太子而叅成一不得其死之沂王勢所必出也事所必有也語所

不恐聞也心所不能安也公之隱恐于此時而不言爲公乎爲私乎爲沽名乎爲受謗乎爲慮一已之失寵乎爲計國家之所以處骨肉乎公即欲與人言之言之而終不見信耳且公今日之主持國是者徒以社稷爲重君爲輕之故耳故推長君而奉之英宗歸而不得復其位沂王應輔而姑置之皆從二祖列宗而起也今去土木之難纔三年耳苟帝爲宣宗之子有天下見濟爲宣宗之孫而繼之在景不無慙德天下苟幸無事常業而安亦未必非二祖列宗之所不許也且足以保沂王他日不爲德昭德芳之續故公當時雖不言亦曾有纖毫形迹同于趙普者耶公固以吾不幸而處此無可如何之勢寧自居于緘默以聽帝之所欲爲使天下交置喙而責望之而其所全乎宗社之安危骨肉之猜間舉宋世慘毒不祥之事而消弭之亦二祖列宗所深鑒其苦衷而許之者也此其爲忠臣無二之心者三也

易儲之議實非口舌所能爭文只就常情上勘破至公之保全沂王尤古今未發之論其樞紐全在

對二祖列宗而無愧

予太傅論四

見濟薨青宮虛無人矣鍾同章綸相繼請復立沂王帝震怒目巳瞋白臬隙中傳旨繫獄拷掠同死于獄廖莊前此有疏更追論廷杖而幾斃之微楊集上公書公有不痛惜之者乎顧沂王之廢也雖以懷獻而廢之實爲沂王之宜立而廢之也沂王者是繼英宗而爲天子不徒繼景帝而宜爲太子者也帝之急急廢沂王正惡其應立而廢之是一廢而必不欲其復立者也見濟薨沂王宜復立是帝之所深疾而惡聞

者也帝之所欲傳者巳子耳見濟雖死帝富于春秋豈遂無子而必以沂王爲子沂王以應立而廢之以立巳子巳子死沂王又以應立而立之使帝他日有子又以立巳子而再廢應立之沂王帝雖愚亦知天下必無此情理矣故凡言沂王應立者必死凡言太子死沂王益宜立者必死凡以爲吾有天下必傳吾子地也沂王是一廢而不可復立之王也吾子雖死必有待而生公雖百口何足以爭之哉故始爲初廢之沂王爭之難而繼爲巳廢之沂王爭之尤難何者

帝既巳去應立之太子而以巳子居之矣此位終爲吾子之位虛之猶日夜不自安況又有起而居之者乎必以太子之位居沂王不足以存沂王而適足以殺沂王視初廢立時情無異而勢加廹也公固景帝所倚爲重輕者也一爭之帝必以爲他人屬意沂王公亦屬意沂王耶則是沂王之終必繼我而有天下焉必也我雖有子或幼且弱卒有不諱必不得越沂王而有天下焉必也公于此一顧沂王而爭之則沂王之爲德貽其禍尤速而見清見淳之爲德芳其禍

亦猶是也公惟知爭之不能得而與沂王若不相關焉者以安沂王又若以見濟死自必待帝更生子以爲太子與沂王若無與焉者以安沂王此其意公亦惟自知之而自信之耳人徒見景帝越三四年卒無子不惟無子又殂落也以爲當懷獻之死既不請立沂王于前及帝病且死又不急請立沂王于後使南城之塞無有爲之者帝死而儲嗣不立其所關于天下之大計爲如何耶夫帝之有疾也外庭雖惶惶帝不自以爲必死也卽在廷諸臣亦不謂帝之必不起

也帝覽建儲之奏而日待十七日視朝議之則是帝未嘗以巳爲必死而肯以沂王爲嗣也故王文蕭鎡之徒有不主立沂王之言而公若不與聞也者陳循蕭維楨之徒更建字爲擇字而公亦若不與聞也者公固以上疾苟起十七日視朝則上之必不立沂王可不問而知上疾誠不起或不視朝而遂須有遺命以立沂王沂王固當立卽無遺命以立沂王沂王亦當立自古人主乏繼嗣未有立在廷大臣或近迎宗室或遠取藩封未嘗有所失況取沂王于邸第一呼卽至者乎公與學士商輅等表奏有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于宣宗陛下宣宗之子沂王宣宗之孫則是未嘗易也其言至明且切而未嘗獨出一語獨申一奏汲汲請立沂王者不欲以不諱傷帝之心幷不欲以立沂王而傷帝心爲他日不立沂王而無所利于沂王之慮深也公以爲請立之詞不過如是不幸而不允其請帝卒然以須沂王卽不立于顧命之日而立于襲位之辰豈有異耶若有貞輩小人行險之所爲豈公之所及料哉他日李賢對英宗曰

景帝不諱陛下自宜復位何用奪爲是公卽不迎英宗于南城而立太子于沂邸本理勢之自然與復立英宗何以異耶此其爲忠臣無二之心者四也

人情之至當卽是天理之恰好此非古聖人純乎天理必不能盡人情之極至也至處人家國審時度事又有不同體人情所必至歸於天理之無傷若必執古聖賢所爲強近世中才之主爲之未有不決裂而後已者也據定社稷爲重君爲輕二語所失在一人而所全于天下國家之事甚大雖孔孟行道以權濟正無不如此小儒齗齗安能見及此

于太傅論五

或者乃有金牌符勅名襄王世子之說此豈景帝意所欲爲耶夫帝非昏庸之主也其廢沂王不過爲已子耳以沂王視已子則已子親以襄王之子視沂王則沂王親而謂帝肯爲此不近情之事耶或曰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之必謂沂王廢文等未嘗力爭沂王立而文等無利焉未可知也夫國家廢立之事爲何等事而爲王文與一內官獨謀之耶是必陳循蕭鎡江淵俞士悅商輅王偉共聞之者也此諸臣者

非老成循謹之人即才識超越之輩而非僉邪奸險之小人也慮沂王一旦襲位而爲此謀自必於景帝彌留之際矯其旨而爲之當是時帝疾雖甚非潰亂無知也王文等謀于正月十四日之前而帝之崩也在二月十九日經一月有餘而帝始死其間南宮復位遷入西內英宗尚以帝喚粥爲喜則當時王文等又安能懸揣帝必死于數日之內汲汲矯旨而爲之且金牌勅符必豫爲區處置于何所幸帝卒然死而爲之耶如其不然則此種形迹已不能掩于景帝病愈之日而窮治之況能掩于南宮即位刑獄推鞫之日乎且王文等雖愚亦不出此最下之策也沂王是景帝一人所欲廢而在廷諸臣無與焉者也豈不知見濟之死朝臣言及復位刑僇慘毒如此耶文等即慮禍一旦欲以天下所屬望之人取天下所不與之襄世子矯旨而奪之其謀事不順而設心至險以文等平日之所爲觀之未有悖繆若斯之甚者也且襄王瞻墡賢王也郕王監國時再表請立沂王忠言懇至又爲景帝叔父其子則帝弟也以弟繼兄爲不順

而王又賢明文等即以非常富貴動之使王慮朝廷一旦有變而却不就安保事不敗露而文等小人行險之名終其身不免矣況景帝沒而有成命文等率群臣而奉沂王爲君沂王知文等當日之廹于其主今以至公奉我而文等之心白矣景帝沒而無成命文等率群臣而請于沂邸沂王之德文等者當何如又奚暇以怨則文等之自解于沂王如此而已足矣況景帝疾既合詞請建太子於前十七日視朝又合詞請立舊太子于後耳目彰彰亦何可掩且文等皆

履朝之大臣沂王年纔十二亦未嘗樹立私人于左右文等即不悅于沂王亦非必有殺身滅族之禍廹其軀而爲此拂人心悖公論之事光文等之驕僭于市乃有貞搆而殺之以顯其奪門之功耳若沂王即不善之不過止于罷遣不用已耳而謂文等肯造此謀也必不然矣觀張軏害有貞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有貞即對英宗曰若不並誅謙等于死則今日之事爲無名然則文等之不主迎復南宫有貞輩可借以拄口而金牌外藩之事何難傅會而殺之此可不問

而知其必然耳或以王文陳循請立東宮而不明言沂王蕭鎡曰既退矣何可復進蕭維楨又敗建爲擇非不主立沂王之明驗耶曰此其情尤易曉耳凡文等爲此言者徒畏景帝不日之不欲立沂王爲此觴突之詞冀免觸冒焉耳非利沂王之不立而更冀他有所立也觀十七日之合詞而請立舊東宮則其無他可知矣若公之于沂王又非文等可同年而語也沂王年雖幼其爲有知無知不可知然未有不知公固景帝腹心倚重之一人也廢立不言請復不言廢

疾幾死公終不力言沂王立而讒言入之未有不中傷乎公文等其未爲者也此高氏侯氏以公爲慮禍獨深而金牌勅符之事未必非公所與聞者耶嗟乎公歷官數十年年已六十讀書明大義其所閱于古今變故者至深且熟公以帝疾起而有子有子而吾事之固也帝一旦不諱而無子無子而沂王立不明吾心而必吾罪亦何至如有貞石亨必藉口以殺吾爲解即事出意外必欲殺公公必不於禍患之間而思所以避之也苟思所以避之則未有不爲趙中令

之謀惜其身以逢其君尤未有不爲趙中令之謀而公七年之間曾無一語及沂王者則其心豈不昭昭如揭日月而行也哉且自古人臣處國家變難亦未必盡以一死處之若公所處之勢則無時無事不以一死予之者也以公之處英宗論之公不以公之處英宗者處英宗而直以二祖列宗處英宗者處之公可以對二祖列宗而無愧焉耳而欲英宗以二祖列宗所深望乎公者而亦望公之心不能也有天下而承襲之事非若士庶人一家之事也杜太后以庶民

之家事行之不可以終日公惟以宗社有主即何論
景帝之子英宗之子吾册股肱事之以對二祖列宗
而無愧而欲沂王亦如二祖列宗所深鑒于公者而
鑒公不能也沂王立不必殺公英宗出南城亦不必
殺公苟沂王英宗必殺公公雖見殺終不自明公亦
不能自明也公嘗曰予某一腔熱血不知灑向何所
公在景帝隆眷之日十世猶將宥之而其辭悲痛若
此豈非處嫌疑怨謗之地値忠不見諒信而見疑之
日惟以一死付之而無所于惜者哉然則公于此時

易不爲明哲之士引身而退耶此又以公之見殺于
西市而追惜之也公之死非死于英宗沂王而死于
有貞等之搆而殺之也英宗殺公之日猶曰于謙曾
有功于國憲廟初立遣官致祭亦曰先帝已知其枉
朕心實憐其忠公不必死于英宗沂王之手猶以一
腔熱血付之其肯汲汲謀自安之計而謂金牌勅符
亦與聞之者耶其爲忠臣無二之心者五也然則謂
公七年之間一心以事景景享國長久而傳其子孫
爲公之所甚願則公之所不辭也夫一心以事景則

不能復及英宗可知亨國久而傳其子孫則不能復
爲沂王計可知也獨是一心于景則必有所希寵于
景而公平日所希寵于景者果安在耶此非觀公七
年之間居樞輔之地而起居服食一無所繫于懷亦
不得而知之也一心于景則不得復爲英宗沂王而
非有所嫌于英宗沂王也使有所嫌于英宗沂王則
必有畏禍辟難計深慮遠其不使帝釀成弒兄弒姪
之禍者幾希觀七年來所以使南城無決裂之憂而
沂王一如在深宮之中則必不惜一死而同趙中令

之謀沂王之立英宗之出南城又皆景帝不諱時公
所坦然而處之者也此非觀其從容就僇一無置辨
其處死生患難而無所于苟亦不得而知也若公者
眞所爲秉道疾邪行權達變不以爵賞富貴動其心
不以死亡禍患易其念惟以安國家延宗社外禦强
敵內弭家難淵哉其爲古之社稷臣矣而侯氏專以
不爭易儲責之且曰君子之事君務引以當道此雖
防世之論獨不聞君子之于人國與外難而不與內
難豈非人情父子兄弟骨肉之間有世變愈急不可

執一義而口舌爭之者乎亦惟通乎情之所近不使決而裂之以成莫大之戕傷斯已矣且古之大臣若伊尹周公乃世臣宗老非公之所能及也公當巳巳之變猶可以伊尹之志專斷行之而當景帝元二年之後有不可以周公之于成王責之塈之者勢有不同而又不可以尋常之大臣爭是非明進退者處之公之所爲極難耳奈何徒執聞道之說遂欲没千古忠貞無二之苦心耶使公而未聞道也則夫奉一君以却一君而天下不以爲不義是豈不聞道者之所能爲也哉

歷言太子之不當廢則知太傅之當諫持論未爲不正所爲社稷臣者安一時之社稷其功易見安數世之社稷其功不易見五論揆當日之勢酌情理之平正不必曲爲回護而千秋公論自定太傅嘗日某不知一腔熱血灑于何所公之熱血可謂灑得其所數百年後又爲公灑其熱血者在此文矣

好古論

天下之事其始也起于無端無知賢愚不肖莫不油油然從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此必有相驗於其微者而後能如是也古之聖人不敢以吾心之所疑導天下天下亦不肯以其心之所疑狥聖人雖匹夫匹婦之微不容間而二之况千聖百王之心合之吾一心而有一毫異同于其間者乎以千聖百王之心其同也如此合之吾一心而無弗同也如此後之人猶曰古人所言非我所言必我自言之古人所傳非我所

傳必我自傳之將以其所疑欺古人乎抑不肯以其所信自欺其巳乎孔子嘗言曰我之述而不作亦豈有他哉信而好古焉耳自唐虞以來推而上之前乎此者皆聖人之有作者也則後此之聖人皆述焉而巳然吾謂前此之聖人亦安有所爲作也天清虛而開于上地厚濁而闢於下人兼陰陽而立于中天下之理莫不具足于此矣庖犧氏之作易也非作也俯之仰之而道在焉見龍馬而述之也大禹之作九疇也非作也推之衍之而理具焉從龜文而述之也史

皇之作書也非作也參之錯之而文生焉取河圖緣字而述之也古聖人制爲君臣父子親疎貴賤文章等殺于日月星辰有象焉于山川草木有則焉于昆虫鳥獸有法焉以是爲大道之自然而備者吾述之而已使其時就聖人而稱之曰爾作者爾作者聖人必以爲吾亦于此于彼乎述之而不以爲然也然而前之人未有其事聖人始之後之人未明其理聖人著之安得不謂聖人獨出其胸中之智爲天地開此燦然之名數乎聖人曰不然吾非能作爾非不能作

爾不能信吾能信焉而已吾信天之必有是道而非吾一人之道也吾信地之必有是德而非吾一人之德也吾信人之必有是義物之必有是理而非吾一人之義吾一人之理也吾又信吾心之道與德不異天地之所爲道與德也吾又信吾心之義與理不異人人之所爲義與理也人知吾之作之不知吾之述之後之人能從吾而述之而其道與吾迹著焉矣後之一人述之雖以吾爲作之後之于百人從此一人所述而述之不必有遜于吾之作之而其道已無弗

著焉矣世之人稱古聖人始其事者爲作古聖人似猶有所不居非不敢居也不必居也况孔子生五帝數千百年後苟有所作能不自安于述乎乃世之自命爲作者高者洸洋自恣以託于性命之旨卑者綜覈名實而倡爲法術之談著書立說以簧鼓天下爲皆出于古先聖王所不及彼其於古不惟不好且背之而不之信也非不信不能信也故直謂之不知而作也眇者不識日抑槃以爲然揣籥以爲然方其叩之揣之爲吾之見闗莫有眞於此者矣雖告以槃與

籥特其似焉耳猶不信也况能信日乎野人食芹而美炙背而樂必自爲天下之美好無踰此者雖語以純綿之窩麗太牢之滋味猶不信也况能信王侯之奉天子之享乎必若孔子之信之其視我與古人所見同此日也所嘗同此味所御同此輕煖也寧有執揣測以爲眞據鄙陋而自矜者乎今試反而思吾一心之所存古人何一不先我而發之思古人之心之所存吾即後古人而發之何一非古人之所欲發者而吾爲發之雖欲不信不可得不好不可得安所用

吾作哉故春秋之世大道幾淪矣先王之典籍亦幾
墜地矣孔子于時出其大縱之才與羣弟子論著成
書扶大道于幾絶使天下萃來孔氏爲一代作者奚
而不可而孔子自謂不作非謙讓而不居也雖欲作
之無所作也言天命有過於易之精微者乎言政事
有過于書之明肅者乎言性情有過詩之和平者乎
言持身經世有過禮樂之中正春秋之謹嚴者乎信
其道之不出於此信吾道之不出於此也于三墳也
芟之于八索也黜之于九丘也抑之于古詩也逸之

于魯史也筆削之信其是吾道者必存信其非吾道
者必去也而且讀易而贊之也刪詩書而正之也定
禮樂而論說之也脩春秋而本末具也其作于前者
信其必無加於後其述于後者信其必無戾于前也
嗚呼大道盡於此矣孔子豈不能作者哉使於易之
外復言易是京楊焦貢之易也詩之外復言詩是韓
毛齊魯之詩也書之外復言書是皇甫梁柳之書也
禮樂之外別言禮樂是后蒼劉氏之禮樂也春秋之
外別言春秋是公穀鄒夾之春秋也此其近古者猶

踳駁若此況去聖益遠而穿鑿附會以成書而自號
作者不足爲吾道之功臣適足爲聖門之罪人而已
矣今之妄作者百家雜說所見一偏無足論已惟二
氏創爲異說軼于先王之典章然究其要歸老以存
神爲旨佛以見性爲宗夫聖而不可知者神而存心
以合天者性聖人已統而有之二氏猶別出以求異
況其才智出二氏下而徒詡詡自鳴者哉漢儒于經
多擬作宋儒于經惟發明擬作者衹見其掛漏而發
明者彌得其精深漢之信古不若宋宋之信古勝于

漢儒之自信此其所以有功聖賢之教也哉

通徹上下數千萬年而一以貫之已得道理之大
原非小儒能道一字者也韓子以堯舜道統以來
取荀子與子輿氏並稱之此已失其大旨矣故其
所作諸原及論性多有疵戾處使子輿氏在而觀
此文亦必有擊節而歎賞引與登聖人之堂者矣

蒯聵論

天下綱常名教之大猶乾坤之不可易位冠履之不可倒置也三綱之中莫先于父子古之聖賢處父子之變未有肯以國與天下之故而忘天性之大倫即至理窮勢絀之際如姚應論瞽瞍殺人孟子推而論之惟有竊負而逃樂而忘天下明乎人子之于親雖天下大器爲其親棄如敝屣況其下此者乎由是言之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亦恃此三綱立而上下各定位於其間不則國無與爲

國而天下無與爲天下其不相率而爲禽獸者幾希矣世衰道微臣弒君子弒父者往往有之至漢高分我杯羹之說以爲天下不顧家一語解之遂有視天下之重若有加于父母而大聖人知有親不知有天下至純極孝萬世不易之至性徒爲小儒陋士以古今世變各殊爲有天下者曲諱之使古大聖之心與大賢之論反若迂遠而闊于事情此理若滅若沒而不可復明于天壤也不足爲深痛者乎春秋有衛輙拒父一事嗚呼輙之罪上通于天即何暇與論蒯聵

之是非而黜之也哉孔子于時往來于衛冉有子貢一日以爲衛君疑夫子是何其暗于仁親之大一至此乎而不知非然也春秋之時誰非爲衛君者蒯聵之得罪而出也靈公登臺而禦之盡逐其黨而後已是靈公之所不子也靈公之所不子其不得入于衛也明矣公沒而郢辭郢辭而輒立使聵終有後于衛國亡人得此亦幸矣而聵復自晉入于戚將以何爲者聵之不有其父豈復有人心者乎使暴聵之罪于天下是天王之所必誅也是伯主之所必黜也是四

隣諸侯之所不許也是國人之所不屬也是蘧甯公孫世卿大家之所不納也衛之人以先君臨之則不得不承命以拒聵以社稷計之丧君有君不得不再奉一君以拒聵至漢元始間雋不疑引以收詣闕男子猶曰蒯聵出奔拒而不納春秋是之嗟乎聵何嘗不可拒特非所論于輒之拒之耳輒而拒父其罪且浮于聵聵懟于其母而輒忍於其父輒又何可勝誅耶或者曰輙之拒聵承祖命而拒之也聵不子靈公不以爲子逐之可也其反也拒而殺之亦可也然可

使左右拒而殺之可使諸大夫國人拒而殺之必不可使衛輙主有其國拒而殺之如使爲子而可拒父或不幸而殺其父是靈公教蕢以子可拒父可殺父也將以討罪而罪由我始所謂懷惡而討雖死不服何以與于此哉且靈公逐蕢生欲立郢而不果死則南子立之而郢不肯曰有亡人之子輒在是靈公雖不君未嘗命輒繼衛況於命輒爲後而必令拒蕢耶拒蕢者衛人承先君而奉輒以拒之輒卽因衛人藉口祖命而拒其父者也君子之居人國也遇非常之

大事處人父子至難處之間必破庸常膠滯之論而予以人情天理之至安使天下後世曉然于吾說爲必不可易至其能用與不能用則存乎其人與聽乎其天而已矣當衛之時三綱絕矣夫子豈不能汲汲命駕而去之盖深痛天倫之淪斁而欲明吾道以維持之也故子路以待子爲政爲問子毅然先之以正名夫亦以春秋之爲衛君者皆不知爲衛君者也不知爲衛君必以不爲衛君爲非此非大正其說以開其見聞之蔽錮必不可以有救于衛若曰衛君不可爲也欲爲衛君必知衛君之不可爲知不爲衛君者其道反足以爲衛君此夫子之深意也夫不爲衛君其道反足以爲衛君則奈何將使輒慨然遜位而去耶是子臧季札之所爲而非所望于輒也將使其郊迎擁篲奉蕢于宮中耶是後世太公太上之稱春秋未有行之者輒凡材不足以創爲此也將徙戚大邑奉之而養其孝養耶則又似乎子爲內主父爲外臣內不能安外不能忘又猜嫌所由起也然則必如之何而後可耶夫蕢者天下之亡人而國人所共絕者

也惟輒一人得以父之而已不獨附南子者爭殺之卽一時仕于輒者皆欲得而甘心焉惟輙一人得而父之惟輙一人求所以安全之而已假令輒卽委國而去蕢必不敢入蕢入而國人益忿蕢豈能久安使輒卽不去而迎蕢以入蕢亦必不入蕢與南子豈能兩立而無衛輒卽不迎蕢而以他邑奉蕢國人必行不利于蕢以靖衛亂而說少君觀蕢之據戚以處挾強晉之餘威而石曼姑猶帥師圍之後雖因孔悝而入衛汲汲然告于成周未期年而國人逐之逐而復

入國人從而弑之其不與聵也卧無適而可也于斯
時也惟輒一人知其父而父之國人孰敢不以輒父
父之惟輒一人知天下豈有無父之國百計而求所
以安全之國人孰敢不奉爲輒父而安全之此非爲
聵計爲輒計耳凡輒之所爲悍然稱兵而不顧其父
者亦欲享有其國耳未有聵在外而輒獨能久安于
其內者也未有聵虓虓于外而求入而輒猶能晏然
于內保其不出者也聵父也輒子也衛人以聵不子
而奉其父命以拒之未有輒能奉其父不同于聵之

不子國人見輒爲人子有憂傷不得已之至情不翻
然歎息而從之者也爲輒計者惟在急則吾父子不
得已之至情于國人國之人猶未能釋然也必宛轉
悲痛而申之爲宛濮之盟而入也可爲夷儀之盟而
復焉可彼南子一婦人耳有不惟命是聽者乎如是
而反聵于戚流涕稽顙若無以自容父子天性骨肉
深恩聵雖狠戾能不愧於面而動于心乎由是而讓
之位焉國人聽命焉聵雖居之國猶輒之國也由是
而讓之位焉國人未聽命焉聵雖不居而輒君之是

輒居者父所與之國非父所爭之國也由是而聵安
于其國焉輒事之于其國焉由是聵安于其邑焉輒
事之于其邑焉輒有其國必由于聵之不有其國聵
之不有其國必由于輒之不有其國而衛之事大定
矣蓋聵之不得復入徒爲國人不與耳故國人奉先
君之命而不拒之不可哀新君仁孝之至情而復之
則無不可國人主復聵而不拒以對先君則不可輒
爲父而復之以對吾祖并率國人以對吾祖則無不
可所爲以不爲衛君者爲衛君而父子各得斯爲義

之盡而仁之至也惟其不然聵以哀二年入戚入戚
十二年而有衛國有衛一年而見弑彼聵之欲有其
國者何如而僅若此哀十七年齊人立子起而執般
師輒自得復入衛不數年又爲國人所逐在宋求入
而不得入以越師求入而不得入卒客死而無所歸
輒之欲有其國者何如而僅若此又何禍亂相尋死
亡相繼若是其甚哉亦惟父之情不通于子而子之
情不自于父以至此極也天下之綱常名教之所在
不容有所苟焉于其間如是其甚哉夫莫親于父子

而有天下國家之父子常不如庶人之父子莫愛子兄弟而有天下國家之兄弟常不如庶人之兄弟何者彼徒昏于天下國家之利遂掩其父子兄弟之性耳聖賢于此無可如何惟有先去其天下國家之見而徐動其父子兄弟之恩究之父子兄弟之恩全而有天下國家之利亦復不失古來父子相夷兄弟推刃至于怨深禍結毒流數世宗社阽危覆亡相繼者惟無大聖賢人驗以大道而動其仁心爲巳耳故白頭上書而望思以作黃臺再啄而廣平以安有動于其仁也率嬖倖而西內不朝或宦侍而壽皇缺省無以動于其仁也獄詞一焚而梁事巳解斗粟一吟而淮南以悲有以動于其仁也玄武門之相賊實愧貞觀涪陵公之速亡有慙與國無以動于其仁也不然者當衛事分爭之日子貢且汲汲以夷齊爲問又推及于無怨而深明其得仁凡以人生不測之禍變交迫于利害死生而不正其道于始其終之禍害相尋有不忍言者矣此聖人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惜乎衛君不得而聞卒使孔子歸魯不復至衛而衛亂且五世而莫之止矣

千古頂天立地大議論止爲後世禍變無巳小儒不敢措喙而大道模糊不明不意去孔子二千年揭此如日月中天可謂聖人之徒矣以韓歐文筆稱之直餘事耳

性論

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不得不取其有驗者言之驗之不盡合又反復以求伸其說紛紜之見卒歸于無定夫子不恒言性見于二十篇惟相近一言子思則曰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孟子則曰性善夫均一天則均一性均一性則均一善二子之言較然出于一者也子曰相近疑若二之者然性可二則可三可三何不可什佰千萬又安在其相近耶橫渠張子因有氣質之性之說諸儒從而發明之其論精密朱

子引以証相近之旨以天下實有是不齊之氣質而性亦因之以異愚竊以橫渠既云天地之性又云氣質之性性一也分而二之是從人而論性非從性而論性矣若從性論性性與氣質可分見之不可合言之蓋性與氣質本合而不可分而言性與氣質則必分見而不可合言人氣本天質本地而性立乎氣質之先氣之輕清莫如天不得謂天之輕清止此氣有主乎氣者在質之厚重莫如地不得謂地之厚重止此質有主乎質者在於人亦然性不能離氣而行合質而處然氣自氣質自質性自性不得謂氣質美者性亦美氣質疵者性亦疵也氣質有美疵性無美疵性豈因氣質而爲美疵者哉道有太極所爲人生而靜以上性是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而二氣形焉二氣形而五行成焉氣質是也以太極之渾然者由動靜而有陰陽由陰陽之生成而有五行由五行之變化而有氣有質以成人物則氣之不能有清而無濁質之不能有純而無雜雖天地亦若生生化化而推行于不自知然其所爲太極之渾然入于陰陽五行之

中而不雜于陰陽五行者自在也故孟子言性不言氣質非不知氣質而不言亦知人實有是生知安行學利困勉之不同亦有是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五霸假之之不同然止從賦性以後各成其人者論之而言性于人之初未有不本夫子繼善成性而言之也蓋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子亦從不容言者言之孟子發其義蘊亦知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不得不如諸子取其有驗者言之故不言性而言情情者性之所發也性之所發莫要于推其所發之初所發之初

生于性而根于太極不容少雜于其間者惟仁爲見端故一則曰惻隱之心再則曰惻隱之心惻隱者仁之見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無息而不生生生而不已惟仁爲最初而發于性之不容已則性爲本善者乎爲非本善者乎山仁而義而禮而智信皆一生而無不生者故人以初生爲美事以初念爲眞所爲命于天率于人無聖凡哲愚而有以自主于氣質之中者惟此爲耳故氣可以淸濁言性不可以淸濁言淸濁自在氣性則有淸而無濁也質可以純駁言性不

可以純駁言純駁自在質性則有純而無駁也故性不可離氣質而言又不容雜氣質而言惟雜氣質而言于是乎有性惡之論如荀子有善惡混之論如楊子有上中下三等之論如韓子是皆不主乎善之說而楊子韓子皆得託于夫子相近之言荀子則相反亦皆得而託之矣三子之論本無當于性之大旨與夫子之言如枘鑿之不相入而皆得託之者惟其雜氣質而言性遂使三子之言性亦若可得而託之抑知三子所言皆氣質非性也荀子以堯舜爲僞桀紂

爲性非以桀紂并食悅色攘奪慘殺出于性生耶夫有氣質而後有食色有食色而後有并嗜有并嗜而後有攘奪有攘奪而後有慘殺此其事有不從氣質來者耶然氣質而無是性以行之氣質亦等於塊然者耳不得不從行是氣質者而歸獄之不知氣質者人之所爲運動也性者人之所爲知覺也既以性爲知覺矣亦安有不知不覺者哉既以性爲無不知無不覺矣亦豈有不知其善惡覺其善惡者哉故氣質者人欲之所聚耳目口體是也知覺者天理之所存

仁義禮智是也人欲縱而易快天理制而難持人落氣質之中其極重之勢在人欲而天理之主于中者往往不克勝之亦若勢之無可如何者然桀紂之縱欲也其始未嘗無天理主之久之而天理不勝矣又久之而天理且滅絶矣此天理者即知覺也以此知覺而從天理則爲堯爲舜而有餘以此知覺而從人欲則爲桀爲紂而亦有餘故同一知覺也豈眞桀紂氣質中獨有爲惡之知覺哉使桀紂氣質中獨有爲惡之知覺則是羑里之囚必殺而快不可以復釋也

炮烙之刑必極而樂不可以更除也且趙梁惡來讒之以聖而喜龍逢比于非之以暴而怒其是非未嘗不了然也恐生于皆殺成于貪而惡極于縱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何足與言性哉王梅溪以兕之言將以矯世使之不恃其性此猶人方湎于酒吾更進以爛腸之藥人方溺于色吾更導以伐性之斧也豈不悖甚哉楊子以朱均不能無善惡夷惠不能無私心遂若性兼善惡者然夫性為何物而可以善惡混哉彼徒見人之善本性而來疑人之惡亦本性而出善有

本而惡豈無本善惡皆有本是善惡皆出于太極矣夫一太極而使善與惡兩處其中猶可以為太極乎善與惡如水火然太極何以能兩存而無戾乎太極既不能有善而無惡何以立至道之大本統天地之太原立生人之大始乎且雄未知善惡又安知性所為惡者以其反乎善而為言者也人之初生無不善而其繼有不善故莫良于孩提人之初念無不善而其繼有不善故莫真于平旦惟其主乎氣質者反役乎氣質而不能自率其本然斯惡所由名耳故氣質

之于性猶煙之于火而足以滅火水之于水而足以滑水非水火之性然也氣質之美者與性相成其戾者與性相反性本太極豈有不粹然無疵者乎虎豹之惡謂其性然者以其食人也不知虎豹不食草而食肉其視人猶肉也苟以食肉為性惡則犬之逐兎猫之捕鼠皆為性惡矣虎豹食肉既饜且飫雖投以人而不食非愛人也食足而無求也則知未饜飫時其遇人而食之非惡人也食不足而有求也是虎豹以口腹殺人而非其心欲殺人使虎豹心欲殺人食

亦殺不食亦殺是虎豹心乎殺人也其謂之性惡也夫復何辭虎豹不祥人所痛言其性猶可見兕論性于人而可以善惡混者稱之祝枝山云必置性于偏善而以惡者為氣然則必曰鴞性本善其殺物者氣也其証物者一何鄙耶韓子上中下三等之說亦為天賦之初人受之始實有是多寡厚薄之不同是上哲初生即已大善愚下初生即已大惡中人初生善惡各半性之分疏一何較然若此乎使由三等而各以上中下區之不又有九乎豈惟九哉人之不齊雖

十百千萬至于無算亦皆性爲之矣嗟乎一性也而分裂言之其流害至此夫聖人之異于庸人者氣質耳庸人之遜于聖人者亦氣質耳聖人不恃其氣質而自盡其性及其性盡不敢謂有加于庸人庸人能變其氣質以求盡其性苟能盡性亦不必有歉于聖人辟之如玉聖人韞石者薄斯磨礱之功省庸人韞石者厚斯磨礱之功深而其爲玉則無異也又辟之金聖人雜砂者少斯冶鑄之力簡庸人雜砂者多斯冶鑄之力煩而其爲金則無異也使以三等言之則

是堯舜之性既不可減之一分癸辛之性亦不可增之一分彼中人之性不可減而減之以至于癸辛者所減之性去自何所不可增而增之以至于堯舜者所增之性來自何所耶夫止此一性謂天既區畫于先人復增減于後可信耶不可信耶此三子者皆爲氣質所惑而遂以誣性柰之何不離氣質以言性而反推性于氣質之中不亦重後人之眩惑而卒不得其所歸耶要而論之太極至粹而不容混其爲性之本然有必然者也陰陽五行交感變化氣質之不能

有清而無濁有純而無駁也又其必然者也天地二氣主乎生人生物豈不欲使其有清而無濁有純而無雜而一任推移于交感變化之中以氣質而生成亦以氣質而缺陷雖天地亦似付之無可如何所恃以主乎氣質而持之者止此性焉耳故聖如堯舜其氣質至清且純矣而堯舜不敢以爲清純也雖以堯舜之耳目口鼻少縱焉則淪于聲色臭味之中矣故兢兢業業戒不覩恐不聞持此人心非以氣質之害性而可畏若此耶何况中人以下之人其氣質之蔽

錮爲何如使非有此卓然不雜之性又安能自立于氣質之中使氣質皆退而聽命焉耶苟以人爲氣質所限而性亦隨之以異則是性與氣質等勢齊量矣又安所恃以變化此氣質耶又安能剔求一本然之性以治此氣質之性而使之自出于氣質之中耶甚矣氣質之言足以害性不足以明性也故子思孟子其言人之智愚賢不肖未嘗不分而其言人之性未嘗不一非不能言人氣質之不齊懼人以氣質爲天之所付父母之所受任其愚昧不肖而自棄者必多

聖賢憂人無已之心立說以敎天下其所不言者非不能言有不可言不必言者此聖人之深意也今夫天地之間因氣而有數因數而有貴賤窮通而歸於命有較然不可移者然聖人知氣數而不言氣數以天之命有出于氣數之中者而貴賤窮達皆可不言貴不以道而不處賤不以道而不去窮則死忠死孝而皆吉達亦悖德悖禮而爲凶故後人知聖人順命而不知聖人立命聖人之於氣質也亦然氣質之清濁純雜猶氣數之貴賤窮通聖人言立命欲人出于氣數以求命聖人言盡性欲人出于氣質以求性盡不以立命之在我者徒委氣數以言命不以盡性之在我者徒委氣質以言性此人與天地並立而三若止云氣數之爲命氣質之爲性是有天地而無人矣人何論聖凡賢不肖而皆爲人則何論聖凡賢不肖而皆有盡性立命以合天之理又何取乎氣質之說反失其必不可混雜之性哉且夫子相近一言又何嘗因氣質而言之其言相近亦從人之相遠者比而論之互言以明之耳遠近之言猶曰異同云耳若以

聖人言近必有不近者存是聖人言性而爲鶻突之詞矣他日何以又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子思孟子本其言以暢其旨一皆出于斷然者哉然橫渠張子主其說而朱子引以爲証恐世之惑于相近者以爲必有不相近故以氣質別之使不疑于性與孟子性善之說不悖又引程子云此非言性之本而歸之于才要知夫子此言是從相遠之人卽遠而推及其近指其人非指其理而論之故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亦因其人之巳成而知其始終之不移如是非謂其人之性不可移如是也若曰其習之相遠至于不可移如此而其性則相近也奈何不顧習哉然後知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其可言者皆由後以推前猶千歲日至逆推之以歸于有驗耳諸子因氣質之殊而歸于性以爲性不離乎氣質氣質不離乎性則安得爲氣質善而性不與俱善氣質惡而性不與俱惡不知氣質者人之先天受之而性者又氣質之先天主之惟氣質有參差故不獨聖與賢異賢與愚異卽跂行喙息亦各有異惟性無夾雜故不獨聖與賢

合賢與愚合仰跂行喙息亦自有合蜂也而有君臣烏也而有父子麀也而有夫婦鹿也而有朋友其氣質之異于人類者相去萬萬矣而性微有存焉猶若不悖况于人之本同者而反以氣質沒之哉

通徹數千年後有言之旨并通徹數萬年前無言之義雖起孔孟諸聖賢于今日亦許其言之無疵况濂洛諸君子有不引與同升孔堂者乎昔人謂讀一部楞嚴不如讀一艮卦吾謂讀千賢性理不如讀此一篇崑崙萬里直探河源此等識力又豈徒以大家文字稱

崇正論

崇禎十一年武陵奪情起爲相太子中允黃公抗論之下史御史成公力救謫戍當時論者莫不歎二公立朝持論在綱常之大而武陵始于忘親終無裨于國身死名滅爲可歎也時大司馬范公亦率同官上疏申救不能得而去商丘侯方域爲詩贈范公有曰恭遇紀元十一年周來豺虎在君側豸冠御史有成勇痛惜綱常嚴彈劾亦痛黃公之廷折不撓而成公之相繼罷斥也或從而辯之曰武陵當多難時不拘奪情細行此所爲移孝作忠也石齋好名加以門戶作此書生不曉事之論爲非是王子曰嗟乎當崇禎戊寅己卯間余年已十六七正國事紛更舛錯之際未嘗不歎息憤痛于茅盧之下也及聞所以處二公者不覺爲之流涕曰三綱淪矣國祚其能久乎迄今殘四十年而論者似以家國有大小忠孝可轉移以苦塊涕泗爲末節以起而爲相爲督師許爲社稷臣其說偏詖未爲定論仰侯生見于詩歌亦不過惜三公持論之正大上卒不省就事之一端言之耳而不

知主德之明昧宗社之存亡于此已卜其無幸矣蓋賢人君子者國家之元氣而忠孝節義又元氣之根本所由生也自古有國者不幸而値天災人事水旱盜賊交侵迭起然從危亡覆敗之餘猶能黽勉以圖存者賴此二三賢人君子以維持之耳辟如人身內而寒熱攻之外而瘠瘍苦之元氣未傷卒不死而復其初然此二三賢人君子當其時非謂才智勇力之過人而人民財賦強盛而可與有爲也亦惟此禮義廉恥之教浸灌于平日而忠孝志節之氣激厲于臨

時以爲維持恢復之本烈皇英毅有爲明聰問學之主也不知何所見而必奪情以起武陵奪情以起武陵而武陵起是武陵之所痛心于其親者而可以忍之忘之則異日何不可以痛心于君者而亦忍之忘之推此念也尚有何事可爲者耶且武陵之所以自許者亦曾熟思而審處之乎武陵果自信孰政之地不可一日無我耶我一出而人才集綱紀張賊可滅而亂可平耶上之倚我如武侯之于蜀王導之于江左李綱之處危城中耶抑或旣受元戎之命身在行

閫不得以私憂解柄貽誤封疆大事耶苟如是而奪情以起黽勉以應竭股肱而繼以死亦孰得而議之乃當日之在樞府六部者雖乏人而與武陵比肩並立不相下者不可勝計也上一起之不應再起之不應亦未必如先主之于孔明元皇之依茂弘高宗之倚伯紀也起本兵而藩鎭之才名宿將得幾人進輔臣而老成舊齒奉公憂國引與同心共事者幾人一旦命我督師何方爲犄角何地爲堵截何策招誘以間其心何計剪除以殺其勢何將爲我腹心何人可

當一面如指臂之相使必有成竹于胸中而武陵一無有也則是武陵徒以主上一時之命借宰相之聲名督師之威重以侂倖成功于萬一又何取乎奪情而起不惟不足塞天下之望而且爲千百世之訽厲乎晉顧和丁母憂帝頻見逼促檄慟絶曰古人或有釋憂服以秪王命蓋其才足幹時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時猶不如人今中心荒亂將何補于萬一適足示輕忘孝道而貽素冠之誚帝又令山賈諸公迫之和表十餘上卒不起其審于輕重進退之間若此

嗟乎奪一武陵之情何足爲武陵惜而仁人孝子之心滅矣三綱五常之防裂矣一人倡之人人效之而陳新甲之徒以在籍守制推兵部侍郎總督宣大矣是富貴薰灼如此可戀名節廉耻有何足顧而奔趨躁競忘親背君之事何所不爲也哉且人不必盡聖賢亦止此名節二字列于士大夫之林今以一不惜名節內顧醜汗之人而立于端揆之上郎何論人之談名節廉耻不必爲已而發者猶若芒刺之在背兒乎鳴鼓聲罪而攻之大廷廣衆之中有不疾之若讐

乎以偏聽挾私之主勢加以耻過遂非之褊心其排擊異己而去之又豈有餘力乎一中允一御史斥而翰林科道若劉同升趙士春何楷林蘭友之倫相繼而譴謫有差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而國家之元氣因之大耗而不可爲矣故黃公之論奪情是從立國之根本痛之者深亦不僅爲武陵一人言之也成公之論救黃公以國家賴此正人君子如元氣而倒之伐之以至于盡安得不感憤痛切而言之也哉土木之難人心洶洶勢若土崩士大夫錯愕不知所爲倡爲

南遷挈家出都者不知幾何人于公廷益一人力任而障之宗社之危亡安若覆盂故賢人君子之于人國非必有他才智術巧也不過主持正氣扶助正人以挽迴天意而固此渙散之人心耳崇禎末年柄政者大都庸碌妨賢之流暗于大勢而蠻觸相攻快所私與排所忌疾使用周溫陳薛之日而用倪范黃成天下亦何至不可救療如此武陵才具豈有過人覘當日蒙上希寵者差勝耳不足深論也獨惜當時有黃公之正論加以成公之力爭其所關國勢何如而

人主不寤卒至根本耗元氣盡人亡而國亦隨之猶有持偏見而議其後者其所關是非甚大不可以不辨

大議論大筆陣是天地間有數文字而波瀾層湧坡公得意之筆其反復淋漓又似昌黎張中丞傳後敘篇中論武陵處甚嚴密不逗一絲猶有春秋責備之意不可不知

趙盾論

春秋書趙盾弒其君夷臯，左氏傳太史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曰：子爲正卿，亾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公羊、穀梁二傳與左氏畧同。宋歐陽子曰：學者信傳不信經，以孔子所書弒君實盾，而三子之說未足據，意在尊經而已。于孔子書弒君而稱董狐、惜趙盾之旨，未嘗深析，而徒斥三子之非也。自後論說紛紛，以趙盾出亾留竟

上，陰令趙穿弒之，故未出山而復，又令趙穿迎黑臀于周而立之，引律家斷獄之詞，以趙盾爲造意首禍之人，趙穿從而加功者也。夫三子傳經孔氏之門，孔子修春秋書弒而又惜之，三子述其事之始末，爲弒君者穿而非盾，以不越竟不討賊，故加以弒君，是爲爲法受惡，蓋以別于崔抒之實弒其君而殺史官以逞其志者。今論者旣謂趙盾主乎弒君，與左氏所稱爲法受惡、公羊所稱弒君之賊復見于經、穀梁所稱于盾也見忠臣之至，悉屏去不論，斥其爲非。爲吾斥三子而未嘗斥孔子，不知舍孔子而斥三子，是即以斥三子者斥孔子也。孔子稱董狐爲良史，責盾之義爲是，則盾之非良大夫可知矣；以弒君如盾歎爲古之良大夫，則是董狐所責盾而書弒者不足定盾弒君之罪又可知矣。孔子旣予董狐之直書，又惜趙盾之受惡，修此書斷此獄，所繫于綱常名敎者何如，而爲是疑似兩可之辭，其何以爲準則之至公而垂示天下後世乎？且夫國有弒君之賊，爲人臣子，不論其君之是非，其臣之大小，莫不以討賊爲主，所謂亂臣

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亡不越竟，特其末焉耳。越竟而不反，猶得請于他國而討之，況未出山而復，復而爲正卿，夷然安之，不問賊之主名，又使將軍而迎公子黑臀于周，盾復何辭以解于弒君？而孔子乃爲之解而惜之曰越竟乃免，豈不越竟之罪更浮于不討賊而爲是言乎？世之論者，徒以一管之窺，摭一二後世之事，敢于輕論古人，不能洞見當時之事勢與聖人立言之意旨，一一深求之，而肆其詆訶，使聖人修春秋以爲亂臣賊子懼者，反湮沒于後人妄論之

曰不亦大可歎也哉夫立乎定哀之間以指隱桓猶有見聞與辭之說況今之論者生數千百年以後執後世一二獄君之事以論斷前人如法吏之鍛鍊周內以成其獄詞而自詫爲定案不亦陋乎孟子謂尚論古人在論其世而世人逞臆見以論之卽尋常之人細微之事尚不可況所關在弑父與君之大又經大聖人彰明較著而書之者不論其世而妄論其人何以得其情實哉蓋晉之有趙氏猶魯之有三桓齊之有高國也分土田而世執其政柄國人信之公朝

之大夫私門之陪吏莫不尊之奉之國君死亡攝其事子嗣繼立定其謀無道不君百姓譬疾而變置在其手强宗世族不利公室而誅逐握其權會盟征伐得而專之其小者耳春秋諸國莫不皆然故其君之無道也民不堪命世卿之賢者屢諫不聽而更立其賢國人莫敢以爲非不幸遇强梁之臣因民弗忍而弑僇之國之人亦莫敢以爲討而從之者比比是也天下有道侯國之生殺予奪統于天子惟天子名爲共主而號令不行侯國各自爲政以致世卿大家挾

國人而行其志王朝不復問與國如不聞孟子所謂貴戚之卿齊王聞之而色變者也若是者何哉春秋去古未遠商周之王皆以諸侯伐暴而得天下其左右大臣號爲阿衡保父如太甲不順而伊尹放之國人逐厲王共和攝政不敢迎諸彘而復之于時莫不以其君爲應天順人而其臣爲社稷宗廟討降及春秋各君其國各臣其民雖至尊莫如君其賢與不肖猶以民心向背爲廢置孟子以民爲貴君爲輕者此也今趙氏族盛于晉趙衰從文公出亡歸而輔其主

以朝于諸侯盾襲其餘烈而專國政靈公不君殘暴日甚于斯時也盾明正其罪暴諸國人而廢棄之在反掌間耳盾惟不亡文襄之遺烈欲終事之始而諫繼而驟諫冀其能改而善後也切矣至靈公使人陰賊之又伏甲而攻之嗾獒而殺之盾之不能一日立于朝也危如累卵矣盾不于此時宜言于朝告諸國人而廢之惟以三諫不聽而逃者以全吾君臣之大義其情亦可見矣乃趙穿因民衆之弗悅盾甫出亡起而弑公于桃園使人逆盾而入論者遂謂盾出亡

時陰授穿以意以掩其與乎弒君之惡名故亡不出山而淹留竟上待其事成而反嗟乎盾廢君如反掌乃身親弗爲而假手他人何爲者耶豈弒君之事止穿一人陰附盾而可以成之者耶彼晉之卿大夫若韓魏若范中行欒郤羊舌氏之族平日與盾共立于朝無一知其有無君之心而人人肯爲之羽翼者乎且春秋之世匹夫賤士孰不知阿附不義爲可恥如鉏麑奉命殺盾觸槐而死靈輒以公甲攻盾卒倒戈而免之是君殺其臣而不義匹夫尚不肯爲況行無

禮于君父謂舉朝之臣一國之民明知盾之邪謀而附和之爲鉏麑靈輒不食其餘者耶論者輒取司馬昭朱全忠輩比儗而誅之夫司馬昭之簒晉路人所知朱全忠之簒唐公行無忌大事一成享有天下賈充成濟友恭叔琮輩皆爲二賊發縱指麾之鷹犬事成而富貴共之者也盾當公族大夫世卿諸將環列在朝之日將以誰簒將以誰襲不公言而廢于朝則出亡而入他國此春秋世卿大家不得于君有故而去之一輒也盾果陰謀以賊其君僞亡以待其復又

欺諸卿大夫國人而自號于朝曰天乎予無罪孰謂盾而忍弒其君者乎以誑三尺童子且不能而況一國之臣民乎使盾苟有纖毫邪志不足大白于國人彼五卿八大夫又豈徒殺一趙穿而已即共攻趙盾殺之亦無所不可矣故盾而與聞乎弒也不必不越竟即越竟而反亦弒君之賊也不必不討賊即反而討賊亦弒君之賊也彼司馬昭殺成濟成倅朱全忠殺友恭叔琮曾何解于簒逆哉或者曰子之爲盾辨既明且晳矣盾抑不與乎弒而反不討賊可乎曰匹

夫匹婦見殺于人有司者尚爲按法而誅之況人弒爾君讐不共天賊之主名見在非力不能討也今不惟不討又與同事而立乎本朝此可以爲人臣乎獨非所論于春秋之世也今即春秋之弒君論之其見弒而正言請討者如陳恒弒君孔子浴沐而朝以請討者魯之君大夫是也取賊首而明正其罪者石碏告陳執州吁而蒞殺于濮楚莊討夏徵舒入陳殺之轘諸栗門是也其他若魯之隱齊之莊簡晉厲鄭靈蔡般楚商臣之屬及見于經傳三十有六之中並未聞聲

其罪而討之甚者仲翬彭生弒公而言薨欒書展輿
莒僕弒君而書國齊陽生鄭髡頑楚子麇親受弒而
書卒于君弒討賊之義如弗聞也者其故何歟大抵
受弒之君荒淫無道多行不義見惡于國人世臣巨
卿為宗社計而廢黜者有之而行險之賊子怨毒之
小人因民怨讟恣行無禮故逐一君以號于衆曰吾
為爾逐無道之君也而民亦與之矣弒一君以號于
衆曰吾為爾弒無道之君更立一君以君汝也而民
亦與之矣不告于天王可也不赴于隣國可也告之

赴之不復正其名而問其罪可也今靈公不君厚斂
雕墻避丸彈人熊蹯不熟支解宰夫隱賊大臣百計
殺之百姓怨謗叢生諸大夫重足而立一旦趙盾避
難而逃趙穿挾衆而弒通國之人如去溺避焚決壅
潰瘍而室家相慶者尚何君臣之是問而亂賊之是
討乎嗚呼試取春秋三傳而讀之此其世為何世有
不為之痛哭流涕而大呼無天者哉故以君臣之大
義論之靈卽不君民卽不與亦非趙穿一人所得攻
而弒之者也穿一人攻而弒之不緣民不悅而必討

卽緣民不悅而亦必討也與盾同謀而必討卽不與
盾同謀而亦必討也豈惟盾反國而首討之卽韓魏
范中行欒郤諸卿大夫皆得而首討之乃桃園既弒
而後趙穿按甲而號于國中若曰君之不可一日為
民上也國人亦若曰是誠不可為民上也號于諸卿
大夫若曰君之不可一日為吾主也諸卿大夫亦若
曰是誠不可為吾主也穿若曰吾為社稷而除暴君
也諸大夫國人亦若曰是誠為社稷計也穿若曰吾
為宗祀而更立新君也諸大夫國人亦若曰是誠為

宗社計也穿若曰吾非有利于晉國而為之也諸大
夫國人亦若曰是誠無所利也穿若曰吾非有私于
趙盾而為之也諸大夫國人亦若曰是誠無所私也
于是欲逆趙盾而入亦惟命欲迎黑臀于周亦惟命
欲將兵以自迎于周亦惟命嗚呼當是時亂臣賊子
其視弒君與如殺老牛而施諸市卒無起而問之者
況民望如趙盾不君如靈公弒者宜弒反者宜反不
惟不為穿罪而且為穿功董狐因良史乎卽大書以
示于朝共知不討賊何哉嗚呼春秋以懼亂臣賊子

而亂臣賊子一至如此又復何懼哉或者曰子以其
世論之國之不討賊久矣然則賊固不必討歟曰是
何言哉是何言哉春秋之賊不討而春秋所書不討
賊之賊不可不討書之所以討之也趙盾不忍弑其
君而出亡趙穿因民弗悅而弑主國之人皆曰盾之
心而以穿爲非賊一董狐書之而如弗聞也卽百董
狐書之而亦如弗聞也董狐曰吾職在太史敢畏其
死而不書敢謂書之無益而不書敢舍史氏所守之
法不直指其惡而大書以示于朝故狐之所書史氏
之法也穿親弑君者盾非與聞乎弑君者也盾出境
而云不與聞謂之不與聞可矣盾今日亡穿明日弑
盾逃君以免死而君死于盾亡盾雖不與聞其非出
竟至于他邪而不與聞者可比矣此亡不越竟而書
弑之一法也穿所弑者無道之君也所因者弗悅之
民也國人與之諸大夫從之惟趙盾一人不可不名
爲賊而討之穿非有私于盾而迎之也盾非有私于
穿使之將兵以迎公子也國人與之諸大夫從之惟
趙盾一人不得以穿非私我我非私穿必討賊而殺

之何者公之死以盾而死公死而盾宜自責曰我雖
不與猶之乎與于弑者也特我與穿之志不同耳志
之同不同之非討賊而殺穿亦何別之有昔石碏以大
義殺其子我不殺一穿以明事君之義而下以白
爲臣之心何辭以謝天下盾惟自恃其無弑君之心
又曰習乎春秋弑逆相尋之事不以討賊大義無所
逃于天地之間董狐不以討賊責他人而大書趙盾
此反不討賊而書弑之一法也或者曰盾不與乎弑
而稱良大夫今以不討賊而加大逆之惡名是何異
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曰解雖不知其罪甚于解殺
之不已刻乎曰春秋之世其昧于討賊之義甚矣君
雖無道不告于天子不聞于隣國而輒弑之者皆得
名爲賊而討之苟天子不能誅隣國不敢問惟國之
元老大臣率諸大夫國人正其罪而殛之盾爲正卿
世專國政身爲君逐而賊弑其君又出盾族乃置賊
不問雖乎曰無無君之心此日幸其弑而讐其君未
可知也賊可借國人之不悅而加刃于君我獨不可
因天下之弗與而行誅乎賊也以不討賊而書盾以

弑君此義之所在而法之所不貫也曰爲法受惡猶夫偏裨失律戮及中軍强寇破城守土必死之義一也按法而書不得曲爲之說也故盾亦無辭以自解歎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雖欲不受而不可得也書法之所爲不隱也或者曰盾受惡名以法所在盾固已知之矣彼諸國之弑君賊不能討史不書之又從而諱焉可乎曰諸國之不討賊相視而莫爲先時爲之也晏平仲齊之賢大夫崔杼之難作立其門而哭君尸與其盟而矢已志究不能討賊他又何望焉若

諸國史氏人人能書而不諱則孔子不獨稱董狐爲良史矣或者曰子以討賊爲大而曰越竟其末焉耳乃孔子不以討賊言免而以越竟言免其義何居曰夫子言爲法受惡是擧不越竟不討賊二語爲法所不原其稱董狐之書法已盡之矣又曰越竟乃免是爲趙盾之受惡而惜之其言越竟非僅出山非晉竟而遂可免也言出乎晉竟入乎他邦亡人去國君臣之義絶矣討賊之事不復與聞可也蓋爲出而不復返言也苟出乎竟而復反復反而不討賊其能免于

法乎不越竟者言身在竟中君臣之義一日未絶則一日必討賊閒君之弑迎亦反不迎亦反而反必討賊況未越竟而反反而不討賊其能免于法乎或者曰弑君者穿書以首惡而以不討賊罪盾不亦允乎春秋必首書盾弑君何也曰穿弑君國人不以爲賊而不討卽書以賊而法無所加賊亦坦然受之耳討賊者惟盾賊討而穿弑大書趙穿弑其君而弑逆之案定矣今國人不討是國無賊也國無賊而君何以弑其責在討賊之人討賊而國有賊不討賊而國無

賊以討賊之人若不知有賊而不討是君之弑無與乎臣父之弑無與乎子也故盾與穿弑君之志不同穿弑而不自爲賊盾亦不以穿爲賊而不討穿與盾其無君之志則同也以事按之穿弑而盾不討其罪有差以義斷之穿弑未討而賊在盾入不討而賊亡其罪又安得而末減哉故書一必不討之賊而縱一能討而不討賊之人曷若書一能討而不討賊之人使天下知不討賊者與賊同罪以弑君之首惡加之况其親弑君者書亦見不書亦見矣春秋書盾罪于

經三子詳盾事于傳君臣之大義不炳然如星日于天下哉有王者起首討趙穿而誅之盾其能免于法乎或者曰以書法論之盾罪與穿等春秋既已書之孔子又數其良而惜之何也曰孔子之修春秋欲使亂臣賊子懼而已弑君之賊不誅不足以懼亂臣賊子不討賊而賊不誅不足以懼亂臣賊子與乎弑而不討賊其罪不加于手刃其賊之人不足以懼亂臣賊子不與乎弑而不討賊其罪不必加于手刃其君之人苟以不與乎弑幷不討罪而末減之不足懼亂

臣賊子以一國之人共白其賢不獨不與弑而非其志幷不討賊而非有私因而原之赦之不取而大書之以正其罪使天下之人以卿大夫之賢者尚不以討賊爲罪況其不肖者又何所忌而必討賊乎春秋君臣之義終滅沒不復聞而法不行不足以懼亂臣賊子故書一不討賊之人使天下之人聞之曰賊之必討也如此向之書葬書卒書國以求掩其賊名者何益乎書一不與弑以不討賊故而蒙首惡之人天下之人聞之曰賊之不討與弑君同如是向以君必

楚莊而討微舒臣必在帶而討州吁今人人皆得而討之雖欲逃之將焉逃之乎書一共白其不與乎弑與不討賊而無私志之人以不討賊故予以首惡之名天下之人聞之曰賊之不討雖賢如宣孟不免于首惡也如是彼齊魯之世卿晉楚之公族鄭衛陳宋之大臣有庇賊以爲私者國人與之而法不與能免于大逆之誅乎嗚呼以是而言亂臣賊子懼洵哉其懼之矣或者曰春秋之書盾也雖以法亦若取其意而誅之者然曰非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其爲誅意也嚴矣非所論于盾也盾之爲賢大夫也身爲正卿而執晉政其會盟征伐忠而爲國者姑不具論卽其事靈公者論之盾以國故而謀立長君迎於穆嬴而奉少子者十有四年靈之荒縱日甚一日盾不惜其死而驟諫之冀其遷改長有晉國一何至也豈不忠于君之所爲乎至使人賊之而不得伏甲誅之而不得盾不難放逐其君僅以靈輒免疾驅而出亡豈有舍政柄爲亡人以求遂其逆謀者乎鉏麑小人也稱之曰盛服而朝恭也食惟魚飧儉也諸大

夫國人莫不稱之曰趙衰冬日趙盾夏日言衰仁柔可懷盾嚴威可畏皆以日稱尊而敬之也至數世以後更立趙後猶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不賢而能如是乎孔子稱以古之良大夫非深知其不與弑與不討賊無邪志而何以歎其良也哉孔子之書盾法也非意也苟以其事近于不忠不義必以意誅其人其人之賢不肖未有不覩乎生乎與其事後而論定之者也伊尹放太甲而卒復之霍光廢昌邑而不復兩人之事不同而其志則同也豈

後世篡逆之徒可得而託之者哉乃徒以司馬昭朱全忠之事相比擬使盾當其時苟有疑似之迹同乎與弑董狐即與齊太史大書其罪正言以討之殺其身有所不惜乃僅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若覓其逆謀而止以二語責之者然甚矣吾夫子之論斷斯獄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哉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法者天下之法也以太史書之謂之書法也使太史書之國人不以爲然不可爲法也國人以爲然天下不以爲然不可以爲法也天下以爲

然大聖人平心而論之猶不以爲然亦不可爲法也惟書之而國人莫敢言天下無弗信大聖人以爲允即受誅之人亦歎爲自貽伊戚俛首而無所辭而後可稱書法也以不討賊加盾而罪無所逃非謂其罪猶可原稍重其法以入之也此聖人以法稱董狐之定論也又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惜趙盾之非弑君思所以免之免者免其弑君之惡名非免其不討賊之大法也越竟而君臣之義絕矣即不討賊人不得而責之死加以弑君之

大罪乎苟越竟而君臣之義絕矣一國之人猶以爲民望也或新君未立而迎之或新君既立而復之盾而不反可也苟反而自必討賊而後入即未入而不能討也自必入而討之故越竟而云免爲免弑君之書非爲不討賊言免也惟不越竟而不討即越竟矣反又不討賊是不討賊之事一日不行而弑君之大罪千百世不能免也孔子若曰以盾之良大夫處春秋之世不知不討賊之法而受弑君之惡名是曾不若越竟而不反而太史不復書也爲人臣子而不

知春秋之大法亦不足惜乎故公羊以盾復見于經
穀梁以盾爲忠臣之至此聖人大公至恕之意稱董
狐惜趙盾其義出于一者也于百世後論者紛紛致
于明斥三子而陰背聖人故不可不爲之辨
此春秋知我罪我大旨于百世而下惟司馬君實
朱晦菴知之若胡文定猶有拘滯未徹處故春秋
大義如白日在天尚有陰翳得此論直如撥雲霧
見青天雖千聖百賢應環聽而首肯之一部春秋
有此一篇尼山心法有傳人矣

許世子論

春秋書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
左氏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公羊
謂止進藥而藥殺也左氏稱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其
君舍藥物可也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
弒也穀梁子曰日卒正卒也又曰日卒時葬不使止
爲弒父也合三傳論之止非成乎弒可知矣宋歐陽
子曰許世子實不嘗藥孔子決不書弒君孔子書弒
君止決非不嘗藥以止實弒君而非不嘗藥三子之
說不可盡信也其後論者紛紛遂以許止實行弒逆
以不嘗藥欺罔其國人聽者不察而信之此孔子大
書于策也余歎夫世之人挾一偏之私見而輕于詆
斥三子也三子在春秋所著皆傳經紀事之書非如
稗官小說索隱志怪洸洋自恣之書也歐陽子生千
百世後徒挾尊經之說未深析其意義後之人小言
自喜小智自矜日取三子所傳聞而掊擊之夫三子
之書述聖人春秋之大旨書經于首而紀其事以明
之雖其論說是非不能盡合于聖人亦庸有之未有

取當時所紀列國之事實指爲傳訛襲謬而以一巳之臆說強附于聖人而懸斷之者也苟如是則聖人春秋一書乃畧而不詳隱而不明之書而三子之書又皆摭拾傳聞荒唐無據盡舉而廢之惟後人姿意附會以論斷爲快何以使春秋之大旨垂之天下後世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也哉余嘗合讀三子之傳歎其與聖人之經旨相發明如是其深切也人子之事親也自朝及夕問安視膳其常也親有疾不解帶而侍必嘗藥而後進者亦其常也使天下之人皆能

如是而一無所違則天下不必稱文王之世子與樂正子春之視疾矣惟世之人子不必皆文王樂正子春其視疾也苟問視之或忽侍疾嘗藥之有缺君子皆得以不孝責之以其違乎事親之禮也使爲人子者侍疾嘗藥缺然有間其親以是而遂亾天下之人羣起而責之又衆弑逆之大惡而誅之以書於史策而傳于天下後世雖執匹夫匹婦不辨理義者令其衡量於是非輕重之間未以爲允況大聖人修春秋爲綱常名教立其極者其爲賞罰之失倫不巳甚乎

左氏以許悼公之瘧也飲世子之藥而卒言不飲他人之藥而所飲者世子之藥也公羊以止進藥而藥殺是藥之進也由世子以所進之藥不足以起其父而適足以殺其父故不曰止進藥而殺之而曰止進藥而藥殺之也此許止進藥而悼公死于藥之實証也君有疾其用藥也臣主之尤必大臣主之父有疾其用藥也子主之尤必世子主之者何以君父之有疾所繫至重且大良醫審乎用藥而弗敢專也諸大夫左右之人參乎用藥而弗敢專也必國之大

臣君之世子相與論定而後進飲其君爲所爲藥主者也藥主者主乎醫與諸大夫左右之人而進之非主乎我之藥而進之也今左氏以飲世子之藥而卒公羊以止進藥而藥殺之明乎藥者非審乎醫之藥與參論乎諸大夫左右之人之藥而世子之藥也止進藥者止之嘗而進與不嘗而進皆不足論一飲而父卒是藥非生其父之藥而死其父之藥故不言飲藥而殺而必言藥殺以明藥之殺之也藥能殺人如此而止輕于進之其非由乎醫進之與參乎醫之人

進之而止一人以其藥進之也合三傳之紀其事者論之止之以藥殺其親非猶夫世之人子親有疾不親嘗其藥而進之而遂加以弒君之惡名也一不嘗藥耳或怨之或怠之其失小節也親死而加以弒有是理乎一不嘗藥耳其或由乎醫進之與參乎醫之人共進之止卽不嘗苟非爲毒堇汁與有邪謀其藥與疾相凌犯而死止怠之怨之而不嘗或嘗之而不能辨其藥之凌犯而死止卽子道不盡乎尙得推求侍醫與參用乎藥之人雜治之以明有他與否父子

天性何至以藥速其父死而以國爲利轍加以大逆不道之名耶然則歐陽子之所爲嘗藥習乎曲禮之流傳以侍藥親嘗與侍食先嘗等而不知穀梁子之所爲不知嘗藥累及許君者非此之謂也一嘗藥之小節耳又稱不知是庸夫豎子猶知親疾而藥先嘗者世子竟不知乎借曰不知是知之而不嘗之罪小不知而不嘗之罪尤小也且一不嘗藥耳以其失節而以禮責之責在世子與許君奚累焉以其大不敬而以法誅之誅在世子與許君又奚累焉曰累及許君者藥之一飲而死是其藥之累之以致於死也甚矣世子之進藥以求生其父也而反殺其父豈知其殺父而進之哉不知也不知由乎不嘗也不嘗者不知其藥之性與疾相凌犯如水火然而足以殺其父也嘗之爲言猶言覺也識也若神農氏徧嘗草木而識其性之謂非侍藥先嘗之謂也後人遂以三子皆主不嘗藥之說今以三傳所紀一一論之止之進藥豈徒不先嘗而已耶由是言之止之侍父疾也欲父之朝病而夕瘳焉可知也欲其藥之一飲而脫然愈

焉可知也以人之欲以藥起其父不如我之欲以藥起其父焉可知也孰知止之藥甫一飲而殺其父之藥乎止亦人子也人子以藥殺其親如是而猶可以一日自安乎此止之呼而自責曰我與夫弒君者也或者曰止之進藥不與侍醫及諸大夫國人謀之而止獨主之是不徒不愼其親之疾而已其毋乃有逆謀而以藥速之者耶曰春秋之世若楚商臣莒僕蔡般以家國之故而加刃于其父者有矣使遇其親之疾進藥而毒死之未必無也以論許止則不足疑也

殤舜之事斃人俄項之間驪姬之寘舜於胙誣申生之殤之也祭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止舜其父而殺之其可得而掩乎如其舜也當言止進藥而弒之不當言止進藥而藥殺之矣以進藥止以藥藥殺若曰非止弒之藥殺之也穀梁子載止之自責也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曰我與夫弒君者後人誑以欺人人固可欺若是乎左氏述君子之歎之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夫親有疾非醫孰問非藥物孰求苟可以起親疾舍是而盡其心力又安所

盡其心力哉君子爲是言者蓋傷止之求起其親疾不謀諸醫與國人而自以其藥物汲汲然與其一飲而輒愈也孰知其竟以是而死也若曰與其飲之而適以殺之不如不飲而舍之之愈也此從事後一若爲悔之一若爲解之以爲苟盡心力以事親其於藥物有所不知蓋闕如也以所不知之藥自爲知之卒以殺其親止而自爲盡其心力也爲人子者如是而死其親猶可謂之盡其心力者乎止之以藥殺而非有他也信矣或者曰穀梁子所謂於許世子見孝子

之至者不其然乎春秋書以大逆之惡名其刺繆又何甚耶後人以止有邪心因父疾而行弒逆焉懼國人之不與也以藥委之以哭泣掩之而逃奔于晉故春秋大書而誅之非歟曰春秋之弒君父者多矣如楚如蔡如莒其特書于經止某人弒其君某一言而已左氏紀其事以實之以其國之語傳之商臣之弒君以立少子職也莒僕之弒也以愛季陀也蔡般之弒也以淫其妻也經以法書之而傳以事明之苟以許止有邪謀而特書是左氏公穀所紀皆傳訛襲謬

之書凡記諸經以下者後人皆可執臆說而非之爲不足據矣凡臣子之弒其君父也必非無故而然其所由來者漸矣禍起于一夕而釁搆于平時豈待後之人生千百年後沷沷然望之不見其事之首尾憑曲見而疵議之乎楚商臣惡其絀聽潘崇而行大事其弒君也令尹子上早已戒其王矣莒僕以父愛季陀因國人以弒君竊寶玉而奔魯季文子昌言而遂之矣蔡般以父之通其婦也而弒之子產久已論之如其必有禍子矣人之作惡如鼓鐘于宮而聲聞于外

將以誰掩而況在弒父與君之大者乎許止而葬殺
其君必有忍其君之心非商臣莒僕廢嫡嬖庶之嫌
卽蔡般疾其君淫而不父之事從許止未弒而求之
不聞有其隙也從許止既弒而求之未嘗有其迹也
從許止本事論之三子逆君子之言以明經之書弒
者聽止也書葬者赦止也今後人必以許止弒君而
故入之天下有弒其君以求一日有其國而又不居
其位推以與弟者乎天下有弒其君欲有其國推以
與弟而又自棄其夫妻子母逃之他國者乎天下有

弒其君欲有其國自責以欺國人冀其與我而又哭
泣歠飦粥嗌不容粒不滅其性而不止者乎故進藥
而藥殺之必曰止殺之止亦無以自辨也不見其不
立乎位推以與弟不可得而辨也不見其不有夫妻
子母而奔晉不可得而辨也不見其自責而曰與夫
弒君歠粥嗌不容粒自滅其性而不惜不可得而辨
也故自後之人論之苟不至於死終以爲弒君之賊
其心猶未慼也卽至於死猶曰奔晉而死吾無徵焉
卽死亦適遘厲疾死耳嗚呼天下有橫議如此而可

以尙論古人乎或者曰止不知藥而殺其父誤也不
有其位而出奔自責哭泣而死志可白也卽不得爲
孝子矣加以大逆之名又明其不成乎弒其義安在
乎曰許止之夏弒君而葬以冬也莒人赴告之詞而
紀于魯史者也夫子不取而修之則已夫子取而修
之是非從莒人之詞與魯史之紀而聖人筆削之書
也又安得無義乎誠許君之疾以瘧瘧疾之微者也
不足以死人其進藥也獨世子主之一旦進藥而公
卒非鴆非毒猝然而死止之藥殺之也夫止何爲者

耶子之事父一飲一食不敢不敬而況疾病之日乎
國人痛其君之飲藥而死而莫知其故也惟止一人
進藥而殺之是其君非死于正命也臣不敬其君子
不敬其父使君父死非其命朝宁之外宮帷之中一
無可推求含許止不問而誰問耶如以庶民之家苟
且於醫藥之間不正其罪而誅之則是亂臣可因君
疾而加之君賊子可因父疾而加之父矣有國有家
者尙可爲訓乎許之國人按其事諦然不與而歸獄
焉以赴于諸侯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以討其國之

事君無禮者夫君死莫知而不得正其終申此大義于天下法之所在止欲自解亦何從而解之逮至君死而止哭泣自責矣以其位讓其弟虺矣又曰我與乎弒君歠飦粥嗌不容粒矣舍其室而奔晉矣國之人徐而察之曰此固視疾不以其禮而進藥不知其性者歟欲愈其父而速其死可哀也夫于是葬其君而告于諸侯曰君葬矣君葬者以賊之不必討也至未踰年而卒許之國人益大白其心而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如出一口也夫子修春秋苟哀其志而創之

似無不可而仍其舊文大書弒君與三姦同罪者臣子之事君父一起居食飲之節無敢不敬况所關在疾病之大急君父之至尊繫社稷臣民之重一進藥而藥殺之使許之國人舍是不問是事君與父誰不可以不敬將之而亂臣賊子如三姦之弒其君父者又何所不得行其志乎苟欲許之國人能原止之心不以弒君赴于諸侯是必平日事其親無往不敬人皆得而信之其亦庶乎其可也以許止侍親之疾不由國人自爲藥至輕妄自用以殺其親其平日子職

之不修使民無所聞焉亦可知已國人痛君死非命譬之疾之而弗與之又安肯不以弒其君告於諸侯終事之而不問乎夫子修春秋至此知必爲之三歎也若曰爲人臣子進藥而藥殺其君其大不敬如是莒人赴於諸侯而討之法亦宜然吾仍其舊文而書之以杜天下亂臣賊子之有邪謀者亦春秋謹微之旨也迫其後許止自責奔晉不踰年而死爲人子者痛其父由我而死而不敢有其生亦良心之不容已者也國人察之不復執其罪而討之葬其君以赴于諸

侯夫子亦仍其舊文以明其意無可誅不成乎弒也故書弒者以其可討而討之非爲止之自責而討之也其書葬者以其無可討而不討非以後之不討并前之討可不書赦止于後者并赦止于前也此又春秋謹嚴之大旨也雖然三子紀其事以明經而已然求其論說之有合于聖人似猶有間也左氏舍藥物之說是從藥殺而追論之不免因噎而廢食矣惟稱盡心力以事君而不與止以孝庶幾近之公羊以藥殺譏子道之不盡可也似猶以藥殺書弒爲過法所

宜赦者然其言聽與赦猶未嬰乎爲人臣子不敬其
君親以致死亾而必誅之大義也穀梁以日卒時葬
取許止自責而卒死許言之以書弒爲許止自責而
責之又曰于許世子見孝子之至不免鄉人姑息之
見矣孰知聖人修春秋一書弒一書葬而大義已該
何庸復加一辭以解之哉嗣槐生百世而後累數千
百言而縷析之非敢妄揣聖人而論以私臆也爲後
人不熟讀古聖之書不詳繹昔賢之意不尚論古人
之世因穀梁不知嘗藥一語并左氏飲世子之藥而

卒與公羊止進藥而藥殺之實錄而埽之惟快已意
以排擊前人名爲尊經而適以畔經也故不可不爲
之辨

此與趙盾論闡發春秋大旨無私毫剩義可增四
傳而五讀者能推此以論春秋庶幾不悖孔子懼
而作春秋之本旨

漆雕開論

古之大有爲于天下者其始若無意于天下非無意
于天下也天下如是其重吾道如是其大伏處而深
求未嘗輕有所試及乎時至事起奮然有爲若取諸
懷而予之立志篤見道明若商之伊尹周之太公望
漢之諸葛武侯庶幾近之昔孔子大聖嘗欲得君而
仕行其道于四方其時從遊諸子雖公家之末吏私
門之小臣莫不使各效其才亦不過任一官治一邑
且不能用所長于一國而況能行其道于天下乎然

而所遭之時與所就之功能若此此亦天下之不幸
而聖人之所不忍言也及使漆雕開仕對以未信孔
子欣然與之夫孔子使開而開一無所信又何以使
仕耶嗚呼世之輕言仕久矣若由之治賦求之足財
有不足于用者乎何以子路與孔悝之難卒不得其
死冉有聚歛以益季氏至鳴鼓而斥之豈非有其才
而無識以用之卒不免于世難爲有道之所羞稱也
且君子之仕也既度其身又度其君吾有其才矣有
其識矣知其君不足與有爲抱吾志而岩穴以老焉

亦有所不惜也使遇功利之主而諾以正道立雜霸之朝而陳吾王道仕猶弗仕也吾尸厭也乎哉此非聞道之人確乎有守鮮有不說帝不悅而進以王說王不悅而進以霸以聖人之徒而道桓文之事使人追論而痛惜之如是而仕所爲見道不明守道不篤自以爲是而爲之者也且不特此也二三子遭時遇主出所學以佐之或拘牽經義而罕通或更張無漸而弗達古君子抱非常之志負不世之才世嘗不能用用之而不克竟其用究不能大裨于國與天下卒

之引身而退徒歎道窮未必皆其君之過也故伊尹耕有莘三聘而後起五就湯而後以造攻之說進之太公釣渭水文王載與俱歸不與文王謀牧野至武王始强起而勸其行諸葛武侯臥隆中知吳魏之方張于已若無與先主失勢一匹夫耳以身許之未嘗無雲長寬中原魏延姜維出劍閣之志而卒之巴蜀一鬨苟延劉氏其事之濟不濟功之成不成古聖賢之徒早已先見之矣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仕之難也如此而世輕言之不亦可歎也哉他日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顏淵者信而未仕者也漆雕開者未仕而求信者也夫能求信至于信不難矣又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則乎外此無其人而又得一開能無喜動顏色也哉雖然士才智淺薄者世多信之若大器深沉而人反不信者有之矣嗟嗟君子亦求信于已耳苟吾道其窮亦天下之不幸也奈何其徒以仕爲汲汲也

上下數千年將聖賢出處自信發得透徹無餘英雄才傑語一字入不得其論世巨眼此孔孟真傳羽翼名教甚大中間逐節一步深一步却無轍迹可尋

木鐸論

古今之治亂天也有治亂必有主乎治亂之人亦天也主平治亂者正其統以命之變其統以命之亦天也故止一以治易亂之天其亂彌甚其憂益深非大變其統以主之無以開前此所未及而久其治于無窮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君師無二統也天之意爲如是可以勝吾任釋吾憂矣而不意其不足也堯舜禹湯文武皆以君而師天下者也然危微敬怠之詞丹書洪範之訓其可得而聞者有幾人哉

有虞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古之導民也如瞽者之有相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勢然也夫如是君明于上臣良于下則教化興而遵道者多不幸而君昏于上臣惰于下則教化缺而違道者不少矣夫待之數十百年而始生一聖人爲之君修明大道而教及于天下不數傳君荒臣怠政秕俗弛其民迷謬而不知所從又必俟在上之聖人復起而教之是天下之大道不可一日不明而天生聖人在上以教之常數十百年而不可數見且聖人在上所明者在一時而天下之人雖有自明之才卒無引而發之者天憫乎傷之思所以變其討亦已久矣況乎春秋之天下爲何如之天下也哉其去文武成康及穆宣之世猶未遠也魯隱以來二百四十年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三綱淪矣楚商臣之父子魯桓衛成之兄弟衛宣齊姜之中冓豈復有忍言者哉其君若此其臣可知其上若此其下可知汲汲然明大道以教之雖生數十百聖人各君其國家喻而戶說之猶懼其不足也

而當時猶施施然曰天下之無道在教之耳至問其所爲教之者亦猶國君命之司徒職之月吉布象術故事行之而已其人之相淪于無道有莫可如何者天若曰是余之責也夫不得以其統徙畀在上之君而以其統畀在下之師又勢使然也衛之封入知之慨然太息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寓言乎非寓言也天非不能命夫子以君而命之以師者天葢深知乎昔之以政爲教者道有時而窮不若今之以教爲政者道無時而息也故不命以乘權在上之師而命以

失時在下之師以爲與使天下尊之而不能親之不若使天下無智愚賢不肖皆得而親之又皆得而尊之也不命以國中授室五更三老之師而命以車轍馬跡息鄹返魯之師以爲與使用于一方有官有守其爲師小不若用于天下布衣終老教育英才著書立說循循誘人爲天下萬世之師大也故古有君統無師統有之自夫子始天始之也古作君作師無二任二之自夫子始天始之也苟非天始之何以古之士遊必有常居必有業至夫子一車兩馬周行天下

而不以爲非何以古之士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至夫子束修在門志道者七十二遊藝者三千人而不以爲侈何以古之士載贄而見其君卿大夫至夫子而郊迎前席封尼谿畀書社而奔走恐後何以古之士則古昔稱先王惟謹至夫子古書三千黜之古詩三千逸之述職方之紀而除九丘贊易道之微而廢八索取一國之史託南面之權以行其褒誅而君公不以爲僭卿相不以爲嫌學士大夫聞風願從亂臣賊子顧名知懼此千古師道所未有天爲大創其統非

夫子孰能當此而無愧乎當時訾之毀之而卒無損創之伐之走之殺之而卒無傷所謂天授非人力者殆以此歟子貢曰天縱之將聖子言天生德于予知我其天非天以之孰以之非天以之教天下教萬世又孰能以之哉嗟乎自天命夫子以教天下而君與師其統于是乎分矣後此得天而有天下其開道而能作師者亦罕矣秦不足道也漢唐宋以來創業守成非無英傑之主誰復有危微敬怠丹書洪範之訓可誦而可法如堯以傳舜舜以傳禹者乎而孔子之

後七十子之徒述宣其意流布于四方明其道而傳其教亦猶周之繼殷殷之繼夏夏之繼唐虞也孟軻而下若漢廣川唐昌黎宋濂洛關閩諸賢雖百世猶師之是亦聖人之徒也故數千百年來世衰俗壞時有之以視春秋放弒相尋骨肉戕賊一時君卿在位之人去禽獸若幾希者則有間矣非天開其統于前以傳其教于後何以荒陬僻壤之區芸夫牧豎之子以及蠻貊海外椎首四髻之人被其流風沾其餘澤至今信而從之尊而親之嗚呼自生民以來未有盛

于孔子者也使天苟無意于斯民所爲春秋無仲尼萬古如長夜幾何不與李斯之以吏爲師者戕賊其人心天下後世之聾聵吾不知何時而開也封人木鐸之喻有旨哉有旨哉

此論人人見及有如此暢悉盡情極致者乎從來孔子廟碑當以此爲壓卷可也

唐十八學士論

古帝王受命莫不旁求俊乂以弼成厥德如有巢之四佐軒轅之六相唐之五臣虞之十六族商之二相女鳩女房周之十亂以及漢之豐沛功臣光武之南陽將相代有其人至唐 高祖太宗其圖大業則有竇威蕭瑀李靖孫伏伽諸人其輔佐治平則有長孫無忌魏徵王珪馬周褚遂良諸人又開天策府徵聘四方文學十八人討論古今贊襄庶務其後王府元勳多出其內亦一時之選也事在武德辛巳太宗居藩邸時瓊山丘氏以爲高祖不宜爲秦王開置府屬引漢武爲太子立博望苑通賓客卒至變亂爲戒其說似矣而未盡然也昔成王爲太子出則旦奭入則閎夭太顛漢使叔孫通傳太子四皓從遊歷代以來洗馬家令東宮官屬至今不廢又若漢晉諸王並爲立傳兼置文學賈生申公褚褒謝尚他如梁孝之築園陳思之開苑豈皆不親正直而暱比諂諛之徒者哉故不謂置館筵士之非令典也在所置之館所延之士何如耳此十八人者雖天下望爲人傑而傾慕

之乃非有通儒碩彥出于其間究不過因時附會以功名自表見而已夫開國之初莫大于立根本之大計此功名才智之士所目爲不屑談惟深識之名臣遠謀之元老能起而力持之是以三綱四維垂久而不至淪斁而主德民風與古比隆唐之膺統曾幾何時而人倫之大變孰有如六月四日之事乎此至于微一才人濁亂宮闈其禍烈幾覆國祚貞觀之初稱賢相者莫如房杜爲十八人稱首玄武門之喋血勢不兩立兩人首引周公誅管蔡季友酖叔牙而贊成

桂山堂文選　論　卷之四　叁二

之夫管蔡叛畔王室叔牙造械弒君正其罪而誅之君臣之大義在滅親也太宗佐父定天下上有長兄彼吳太伯伯夷叔齊之所以全其天倫者爲何如耶太宗固非其人不得復爲盛德之事而推刃同氣仁人君子不忍聽聞千秋自世豈無遺恨而房杜操刃思剸惟恐失時謬引周公季友以助其邪心首居推戴有太宗之爲君斯有房杜之爲臣以急功嗜利爲識時以蔑倫昧義爲成大事此亦末世勢所必然無足深責者也古之聖賢其處倫紀之變於有國與天

下之間如舜之竊負而逃太伯之三讓伯夷叔齊之求仁得仁莫不以國與天下爲輕而父子兄弟之大倫爲重以人與天地所與並立而三者首在人倫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易之天下奈何以萬世不變易者爲一日之富貴而毀滅之此衞輒州吁之罪所以通于天也自大道不明天理淪喪漢高置俎分羹之語爲有天下者不顧家而後人論季札子臧更追咎其貽禍遂使重利而輕義者恣行其意於父子兄弟之間如晦早亡相業不多見玄齡秉政最久委隨希合

桂山堂文選　論　卷之四　叁三

如避拜東宮引謝北門上實錄而多諱掃園陵而先迎此世變之無可如何而聖賢之大道不得復明于天下也又何足責其以道事君者哉此十數人中享厚祿而承恩澤自貞觀以及顯慶歷兩朝而不衰者莫如許敬宗而于志寧亦其倫也高宗廢嫡聚麀溺愛袵席舉朝痛之天下寃之敬宗內附賊后外黨亂臣宣言田舍翁惑愚民不復念已與無忌先朝老臣遂良韓瑗猶屬後進無忌持之于前韓褚沮之于後敬宗又從而痛切陳之彼一世勳何能爲而甘爲諂

訣小人患失何所不至其爲卹惡又足言乎若志寧者何至緘默而不敢爭雖未可與敬宗同類而斥之所由殆與納劣乞留者相去遠矣夫士君子立人本朝所遭者國家之大故所爭者天下之大倫彼敬宗無論已而玄齡如晦志寧三人亦無一出正辭明大義以匡扶于其間甚矣上世之良臣不可能而三代之賢相未易及也况乎餘子雖各有所長于此無所表著又曷足道哉雖然凡此諸人本以文學招致館中容與青宮之側廻翔西苑之班不可謂非士林之

雋也顗達以經術爲師思廉以撰史傳後世南五絕推於當世薛收兄弟並著河東蘇世長之摩切似諷而直蓋文達之淹雅以博見稱李守素通曉過人顏相時高行足紀允恭蘊昜文采優長玄通德明才能足述薛收既卒以劉孝標補之太宗雖命褚亮爲贊各極褒揚要其大略如斯而已即間有直諫著於當時亦太宗矯隋世積弊不惜屈已以受言承其風旨猶有觸忌諱而直前者耳故漢世重經術而貞觀尚詞華士既趨時治難逮古其後以昌齡之才而師旦

黜之盧騶之名而行儉細之亦流弊所必致也然則天下之人以爲不可及亦惟開館宮西圖其像貌大其名字爵里更番入直恣給珍膳一時欣欣慕之標以文星登若瀛島豈有他哉然而十八人之聲名猶足爲有唐一代之首稱房杜而下敬宗而外其爲賢才亦可爲彬彬著于來茲矣

正論侃侃分寸不失尚論古人必須具此手眼

林放論

天下之患莫大乎風俗之移人如江河日下而不可止其原始于上其流極于下苟瘉其流弊一旦起而更張之勢必奪其所甚便而寺以所弗安吾未見其有效也惟聖人因勢而導之積漸而返之使人去所尚而不疑從吾好而不倦其道行之一時而有救其言垂之百世而無弊焉昔林放問禮及本孔子大之夫旣大之而不與言本與言禮止先取儉與奢而論之是放求其本而孔子示以末也放言禮又言本是

于本之中求本孔子言禮僅言儉言儉并言奢是于末之中更及末也嗟乎孔子豈不欲言本哉言而無補于世雖言何益先王之制禮也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有以質爲貴者多者非奢少者非儉也文者非奢質者非儉也其所爲可貴者多少文質無不得其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而春秋之世其孰能知之而孰能由之亦相率出于奢焉而已矣夫奢而知其爲奢猶可言也奢而不知其爲奢不可言也丹楹刻桷魯人猶以爲禮也臺門反

坫齊人猶以爲禮也曲懸繁纓衛人猶以爲禮也大猶如此其小可知此時而告之以本曰禮之所在在性情爾失其性情于禮何與又從而告之以本曰禮之所在在愛敬爾忘其愛敬于禮何與其情然者習而不察其能爲欺者更從儀文度數間託于崇親尚賓之說曰吾性情在是焉不如是而不協也吾愛敬在是焉不如是而不足也夫禮之可僞託也久矣聖人欲挽其末而更令相遁于本奚可哉無已而約之以儉儉之爲言亦曰所可省者吾能省之所可裁者

吾能裁之云爾先王之禮非大凶札祭不二簋樂不弛懸膳不減脯馬不去穀其于民用吉凶賓嘉何獨不然今徒以儉教之何異居合宮之內而談登巢橡蓋之風立垂裳之朝而美標枝野鹿之美然而聖人之意則曰吾以救世也齊管仲鏤簋而朱紘三歸而旅樹晏平仲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皆賢大夫也而並稱之其所賢者有在矣韓獻子買玉環子產非之范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粟公儀休相魯有餽魚者受而懸之皆賢大夫

也而並稱之其所賢者又有在矣故夫矯俗之尚者在予以便安而移人之情者貴動其慕效使人循循然由吾說而至者若布帛之有幅若決川之有防且知進而過焉者恒足以招尤退而不及者反足以蒙譽此儉之與奢較然可見者也若夫于名踰紀曰僭曰亂封已歛財曰吝曰嗇在九刑而不赦列四惡而必屏此又不可與奢儉同日而語也雖然儉德之共也古聖人莫不尚之堯安土階禹卑非食湯寢黃幄之爲文居括柱之宮至其所爲典章文物燦然天壤者數代以來未之有改也故後世衣綈弋之衣張青布之幕焚雉頭之裘碎琥珀之枕不失爲開國賢辟而承平襲盛怙侈宣淫創惟王不會之談進豊亨豫大之說大業諸番之樂作而隋室亡臨春玉樹之詞興而江南陷後世得其意者保其家邦一失其意卒于覆亡而不可救雖謂孔子寧儉之旨行之千秋萬世而不變焉可也

論極平易近人却逐段逐層推出至理筆意從公穀檀弓得來

與王草堂參定文廟祀典論

讀足下增定文廟祀典疏辨析詳明論議公正關係典禮甚大此疏上呈　御覽一一釐定較嘉靖議禮尤爲精密不揣鄙陋從足下條例中參論之少有發明望足下之引繩而教之也孔子大聖春秋時莫不尊之信之弟子廬墓心喪而立廟歲時致祭未詳其所始魯哀誄尼父祭其家漢高過魯祀以太牢似亦祀于闕里家廟耳漢景帝時文翁守蜀建學祀孔子圖畫七十二子于壁立學祀孔子見于此然考成周建學之制釋菜以祀先聖先師先聖以禹湯文武當之而先師則夔益伊周配享其後凡國有德行名賢皆得祀于學而稱先師故曰凡釋菜必有合言本國先聖先師取諸隣國合其所祀也又曰有國故則否故言主國有先聖先師如周有周公魯有孔子既特祀之不合隣國所祀而祀之也由此言之自春秋以來立學釋菜必有以孔子爲先師者不可考耳泰焚詩書扶蘇猶稱諸生誦法孔子是孔子之祀爲先師自春秋以逮于泰雖無可考而世世奉之亦可想而

知矣。文翁建學。專祀孔子。豈無所本而爲之哉。漢高尊祀孔子。天下所在立學。自必祀孔子爲先師。元帝封孔霸爲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謚褒成宣尼。東漢明帝。詔天下學校祀周公爲先聖。孔子先師。必前此學校已皆祀孔子。非至是祀周公爲先聖。始配孔子稱先師也。或時于學宮止祀孔子。明帝援古制。必有先聖。以周公當之。以孔子配之。亦未可知也。魏正始間。復議停周公祀。專祀孔子。以顏淵配之。夫周公大聖。撤而不祀。而專祀孔子。未必非仍遵向制。如漢文

翁立廟祀孔子而停之也。以故唐武德復東漢周公先聖。孔子先師之祀。貞觀旋復停之。以古帝王有天下。作君作師。惟後世繼起帝王。不能作師。而孔子布衣。以道統爲萬世師。歷代尊崇。不必有兩。以明君之與師。尊無二上之大旨。雖世世沿襲。而專祀之。莫之能改也。至于大祀。如郊禘太廟。必有配享。孔子既事祀學宮。貞觀之配以顏淵。總章之配以曾子。其義一也。惟開元禮載祀先聖以十哲配享。此又由顏曾而擴充之耳。其餘門弟子或塑像。或圖畫兩廡。洙泗之

堂。亦可爲無遺人矣。其後經學名儒。皆得附兩廡而祀。以聖人傳經。必有傳人。故貞觀以左丘公穀伏勝高堂及范賈二十二人。亦得從祀。迨宋元豐以顏曾孟子配享。而增荀況揚雄韓愈。哲宗元祐。加子思配享。而徽宗竟以王安石位次孟子。政和元年更以王雱從祀。其無所顧忌而慢忽之。亦已甚矣。至楊時始倡議于靖康而斥之。夫以有宋昌明聖學之日。而混亂若此。此後世議從祀者。所爲以推釋爲兢兢也。度宗咸淳以邵雍司馬光從祀。元仁宗以周敦頤程顥

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張栻呂祖謙許衡從祀。是先秦以來之諸儒。議于唐。唐之諸儒。議于宋。宋之諸儒。議于元。從世遠人亡之後。推擇之。斯爲大公之論耳。

又

請復先賢秦冉顏何、歷唐宋皆祀先賢顏濁鄒、牧皮、懸亶、孔璇、薛邦五人。以秦冉顏何歷唐宋皆祀。一旦以程敏政字畫相誤諸說。罷之。足下引高宗贊陋巷志顏氏訓錯爲証、又顏濁鄒稱于史遷、牧皮見于孟子、懸亶載于家語、孔璇叔仲會二儒子、孟武伯稱之、

薛邢非鄭國奚何輙指避諱并牧皮懸亶申黨而俱龍之僕以爲史記載弟子言行率本論語至家語所載多在二十篇外雖史記所載而家語或遺家語所載而史記或遺然二書載弟子姓名言行止有畧而未詳缺而無補者甚多若此書既載其人復以他書不載疑之此書既紀其姓名復以音義傳訛刪之是畧者益畧而缺者彌缺矣且史遷生漢世近古而家語出晉魏間去漢世不遠史遷載七十二人自子石以上三十五人見于書傳其無年不見書傳若四十

二人在遷自必有所本其贊云弟子傳出孔氏古文近是悉取次爲篇疑者闕焉亦以諸弟子不載孔氏古文而闕其言行雖記載其姓名而心亦疑其無實行可考乃古史紀事愼重之義後之人去千百年後必欲以臆見揣測或以亶單音同或以黨棖無考或以冉何字誤或以邦國辟諱或祀會而遺璇郎史記家語二書自相攻難何況其他左氏與公穀同時其紀姓氏互有異同不能一一是正之况千百年後徒拘牽罔興而翻前人以自是耶嗟乎自孔子沒而弟子散在四方其言語行事載在經傳即孔子一人不過十得其二三耳其餘見于非列外傳諸書與四子書不合不足信者又不必言矣况其門人弟子所傳聞能有幾乎今魯論一書其高賢既可槪見而七十二人中無所表見者升其堂覽其姓名而指數之亦復低徊歎息而不能已且無論七十子也史稱弟子三千人假使三千人中或有一二人姓氏從別籍見之此其人亦既親炙聖人之耿光未有不慨然慕之以增入兩廡爲快如史稱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

衆而弟子列傳中無此人安知非三千人中一人即以列于七十二人之後亦何不可之有今必欲以臆見刪之是孔門止應有七十二人而史記所稱七十七人家語所稱七十六人蘇轍所稱古史考七十九人皆未足信而三千人之中即有一二出于七十二人之外必疑其爲非是史遷明以顏濁鄒即不載弟子傳引三千人受業甚衆爲顏濁鄒表白之意不復深思亦足慨已况七十子之徒其言語行事由其可紀以及其無可記列諸載籍已千百年後之人初[illegible]

嘗有所考據于史記家語以前有所確証于史記家語以後漫然以懸揣而龍斥之苟以爲可疑則魯論數十人外孰非可疑苟以爲可鈌則魯論數十人外孰非可鈌蘇子由云秦冉顏何不載家語琴牢陳亢不錄史記兩書誤有鈌畧不可偏廢此不易之論也足下歷引七人確有証據自應合史記家語古史考蜀廟斎其中姓氏苟有參差互異安知非顏濁鄒不載列傳而家語引之未必非三千人中之弟子列于七十二人之後有進而無退何不可之有

又

復祀蘧瑗林放二人增祀鄭子產魯孟僖子齊太史子與衛儀封人四人蘧林二賢漢文別祀之明世宗時罷其祀而祀于其鄉以非孔子門人也足下議于文廟之傍另立一祠又以史稱孔子生平于列國賢大夫所嚴事者鄭有子產周有老子齊有晏平仲楚有老萊子魯有孟公綽以夫子嘗少公綽晏子沮尼谿老子爲道家祖萊子無學可稱獨取子產孟僖子齊太史宜封人四子僕以爲聖人友敎天下其所與友未有不終其身善之至于立祠而祀有以一人爲主而同時合祠而祀者如上世則祀周公而附太公名公後世則祀張許而附南霽雲雷萬春之類皆是也況乎尊祀聖人而聖人生平所嚴重之友及所交而稱許之人何不可以尊祀而及之惟是止存伯玉子產而去平仲公綽老萊又似旣取夫子之友而祀之又取夫子之友而優劣去取之似未爲允夫子于公綽雖以藤薛大夫少之未嘗不以優與不欲多之可以夫子少者去之何不可以夫子多者存之平仲

沮尼谿似忌嫉然以彼時尚霸功迂王道起見未必如伯寮之愬臧倉之沮而聖賢尚歸諸命歸諸天況稱其善交其他史傳表見尤多卽以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孟子以管晏並稱而去之亦無不可若從交友起見以聖人之廣大存之亦無不可也至老萊孝行自古稱之學行醇大莫過于孝惟史記以老萊卽老聃明與李耳姓氏不同且史稱嚴事者旣稱老子又稱老萊其在疑信間而槩退之亦未爲允惟老子見于莊周爲多其人亦非常人而非聖逆天棄

仁義蔑禮法何至放言橫議如此其官柱史將孔子亦止過而問禮其書乃去周爲關尹所作亦似有據惟後世追家祀以爲祖而長生度世之說與自聖道迥異不列諸賢之數而斥之可也且不特此也、夫子所交太師摯司成貞子及師乙師襄之徒與子產林放諸人可並存者皆所不廢蓋聖人于及門抑其短而稱引其長獎其美而將恕其過其于交友取人亦莫不然子桑伯子以簡可之不以太簡可之公叔文子以文許之不以時許之聖人取人瑕瑜不掩一如

各有以造就之者然今取聖人平日所交之人而列祀之非有關于名敎之防倫常之大聖人既與爲友善善從長不必以後人之見吹毛求疵而論之可也如必以聖人之所交有可祀有不可祀是即以聖人之交人有宜友不宜友必從而去取之似不若仍如蘧林二賢各祀于其鄉爲允矣

配享啓聖祠不稱姓一條、從配享之子思、及子蔑子忠、伯魚、及先儒子國、子安國稱字不稱姓、孟子父激公、宜改稱孟氏、其議一也、又改石作左人復姓、及氏族譜、無罕父姓、應從單姓改正、允宜、又如重定先賢位次、易宰我冉求二人、升有若柴高原憲、公西赤宓不齊、澹臺蔑明六人、足下據唐書禮儀志、夫子南面坐、十哲東西侍立、貞觀升顏于堂、進曾子十哲之次、大中祥符升曾子于堂、咸淳以子張補之、足下謂堂上諸賢、原非十哲之舊、何必拘拘十人、引唐薛伯高宋程頤、楊時爲十哲增祀、未爲定論、又以冉求宰我、夫子所深斥、朱熹嘗論之、而元金履祥稱、子羔子賤、原思公西赤、澹臺滅明、有若爲諸賢之表表、乃開元

禮拘拘以十哲配享爲未允、明蔡淸王世貞、鄭曉、亦俱論之、合諸論觀之、其論聖門諸賢一本魯論定其優劣可謂至公矣僕以爲今日之所議者乃爲從祀諸賢論之原非從聖門諸賢一一比擬其優劣而論之也十賢四科之目乃弟子從遊陳蔡夫子歎其不及門記之開元從酌議配享而取之當時從魯論錯舉諸弟子優劣不等多寡不齊莫若從孔子當日繫思之人且又分四科乃聖門敎人大端亦足概之故取以配享耳及後升顏子十人缺一而以曾子補之

升曾子而以子張補之又皆後人拘牽前代十人而
匯爲之也今四配十哲相沿既久以升一張欲退求
我二人欲退求我二人則可升者不止一子張便欲
增升有若柴高輩六人是孔門諸賢優劣夫子雖褒
若顏曾諸人貶若求我諸人未嘗顯然取而差等之
與竝立一堂乃後之人或升于堂上或退于堂下多
至十人十六人爲可卽再增五人十人亦無不可少
則四五人六七人爲可卽一二人二三人奚不可且
從前唐宋諸儒論四科之人不盡聖門之高弟不從

祀事言之可也若從祀事論之是升之配享而加榮
側之兩廡似稍貶是後人一祀之分別必一本魯論
而升之側之尤嚴聖人差等及門之分量矣似亦非
所敢出也凡大祀必有配享唐人之祀十哲從論語
一章所紀而取之如郊天祭太廟原不以多人爲貴
今配享孔子應從親承道統纂述經傳爲大若顏子
爲聖人所歎美見道必深雖纂述無聞自是聖門第
一人曾子聞道而述大學子思繼祖而傳中庸孟子
私淑諸人闢楊墨之邪說尊孔子之時中當日始議

配者能如咸淳舉四子升之又何有復取四配十哲
而紛更之惟當日議祀典不敢錯舉及門諸賢陳蔡
一章四科十人粲然明備舉成數而列之亦不敢取
聖門諸賢輕置優劣而私行進退之大意也後之人
止爲顏子一人上升子張一人增入退二人便欲進
六人是不從祀事起見而止從諸賢優劣起見不獨
進退諸賢失之并當日議配之典禮亦失之矣僕以
爲配祀孔子苟不仍舊而升降紛紛止應如郊祀而
配以祀明堂而配以宗太廟而配以開國元勳則堂

上四配列顏曾思孟是矣其餘十哲俱祀兩廡斯于
祀典之大禮有合卽爲聖門繼述道統均得之矣且
子思爲孔子孫孟子爲私淑弟子皆生于冉閔諸賢
之後不得議其躐等進顏曾兩賢之父配啓聖祠并
不得議其子先父食其餘諸賢不以優劣而以年齒
列序兩廡間一如孔子坐時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
侍坐其年齒一以史記家語爲斷惟與論孟書參差
者據理改正之卽見子他書有義意難通者又以從
同如三人占從二人爲斷其無年可考以言語行事

稍見經書爲先儒載姓名者居後至濂溪先賢孔忠公冶長南容配享啓聖祠以其爲孔子兄子兄壻與已壻而子思子序出其下升以配食堂上其神必有所不安此論似爲過矣天下達尊三雖君臣父子兄弟閒遞有輕重不得執一而論以爵言之魯躋僖公爲非禮是兄弟天倫以卽位之先後而絀也以齒言之三代養老執爵執醻雖尊如天子亦有時而絀以德言之郊天祀地不得私配其所親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論其祖父卽孔子一代大

聖尊祀中堂而叔梁紇以別室祀之是父子之親以立德之大小而絀也子思之配以中庸明道纂承祖緒爲大而區區以子忠爲叔父公冶南容爲姑夫便欲引嫌而避之比鄉曲之儀禮則然以論聖門從祀大典自當取天下達尊折衷之也若必以三賢在座子思有所不安勢必以孔子專祀諸賢配享于堂而叔梁紇顏路曾晳𪊓公宜居側室爲不安矣此議不宜列疏中高明以爲然否

如請定兩廡先儒位次明季李之藻所論兩廡朝代序置舛錯皆誤于移祀改祀革祀增祀之後宜通行改正及重定從啓聖先儒周輔成位次與宋儒胡瑗歐陽修諸儒十八人位次專以齒論卽歷代祀有先後一以其本朝年齒爲斷此不易之論也僕以漢唐來諸儒其足升孔堂而從祀者亦夥矣要以於立教有功無愧爲斷惟是諸儒之進退率歸後人議祀者主之既進矣而又議退之旣退矣而又議進之人各執所見以爲是不知尚論先儒未有不論其世而能知其人者也如漢董仲舒其學甚醇至明太祖始進

而祀之但知漢儒擬經踳駁仲舒繁露一書不免破碎然較五緯諸書猶爲雅馴其學頗見道之本原至若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賈逵倶因程敏政以所學未醇而罷其祀蓋漢世諸儒多訓詁經傳以本文明白而止其能通曉者自領畧之至宋儒始于訓詁外闡發其意蘊合本末條貫暢言之今敏政之少盧鄭諸儒非真見其人學詣之淺深而較其著述之純駁也不過比宋儒之詳盡北儗而少之耳若唐則一韓愈而外絕無聞焉乃以其未窺聖人之奥而又少

之蓋唐時所尚在詞章其爲文多不以理道爲本故昌黎每以文不貫道爲憂其言理多從大段處而精微罕及焉何可輙加貶削是皆未嘗從其世而論之也自孔孟不復作後世諸儒有能修行立名以關揚聖教爲已任皆可爲贊孔孟之緒聞孔孟之道如孝子功臣者也然進退漢唐諸儒易而進退宋明諸儒難漢唐諸儒傑然爲世稱許者非若荀況之性惡楊雄之美新大道有悖大節有虧始斥之其餘錄其大而遺其小不宜輕議罷斥至若經師授受專以有功

經傳從祀聖門如伏勝杜預毛萇旣列兩廡而后蒼田何之徒至明世始議入必如戴聖貪鄙馬融附勢始罷之其他著述流傳終其身無大過而姓名已歷久遠皆在所不廢至宋儒有道學之名人以性與天道正心誠意立說濂洛關閩其師弟子以所學見諸力行與時進退不失其正者亦多惟其立教教人人人各有成書如濂之有通書何以太極圖說直指是其所作洛之有遺書何以伊川所說混爲明道所說關之有正蒙何以西銘胞與宋儒至有是非關之有

語錄何以與象山互爭同異諸儒人稱孔孟之徒著書立說無非爲闡明孔孟經傳而發性與天道自應無一人之言論不本諸經傳人人如一人之言論無一人之旨歸不本諸經傳人人如一人之旨歸乃孔孟性止有一何以宋儒有二有三孔孟道止言有何以宋儒言有言無又何怪孔孟經傳之至純者變而爲雜孔孟經傳之至明者變而爲曲爲邪皆由宋之明道發其源歷元迄明姚江泪泥揚波泛濫橫行而莫之能止其蔑裂聖教毒害人心此于秦漢以來、荀

況揚雄戴聖馬融之流得罪名教爲尤大且楊墨釋老雖自衰周迄今千數百年顯然與吾教並立而稱三然吾儒猶得引孔孟明白正大之說排之斥之豈有儼然自稱孔孟之徒而本曲學之說以爲說本異端之旨以爲旨徒割裂孔孟經傳之字句包裹曲學異端之義旨以其似是而非之巧說恣其無名無象之游談吾儒茫然爲所障蔽絕無從而辨論之乃徒從先後諸儒間挾其一知半解入主出奴是非蜂起止摘此儒之小疵舉其全體而破碎之徒舍彼儒之

實修慾其倫見而披剝之始則詆毀近賢漸且侮慢
先聖無端而非孟子借事而論仲尼相沿相襲長此
安窮其爲禍害尚恐言哉此又今日從世遠人亡之
後較秦漢諸儒追之退之所宜深加辨論者也今本
朝修明史不爲道學立傳而列賜明于功臣傳共大
旨不可不知
更定樂律一條從來大祀作樂崇德如歷代帝王更
姓改物各製樂舞不相沿襲是也至有大功德而以
天子禮樂賜之如魯周公得用八佾後世九錫加以

軒懸亦足以明大有功德人不妨殊禮以寵異之至
議樂舞于聖廟則又非此可同日語也三代釋菜必
命樂師習舞所謂春合舞秋合聲是祀先聖先師自
有應用之樂惟歷代祀孔子多以王公封爵其用樂
始與釋奠有加十二旒十二章十二籩豆樂則八佾
雖侔于天子天下後世莫不尊親而悅服之至明因
張孚敬改王號稱先師易木主去弟子封號遂易十
二籩爲八八佾爲六人遂以孔子魯大夫于周爲陪
臣吳楚僭王孔子黜之乃見旒而王以蹈僭竊之罪

神其安之乎若如彼說孔子止應如春秋列國祀先
師其籩豆樂舞一如古釋奠儀是矣此後人又有駁
其議以八佾固僭六佾獨非僭之說所自來也夫孔
子以一布衣直與古聖帝明王居大位者等非以其
爵以其德也如以爵論雖聖如伊尹周公不敢與太
甲成王儗其尊如以德論雖三代賢王與漢唐宋元
受命人之主皆未可與孔子論其高卑矣若以孔子
陪臣天下後世隆以王禮未足以安其神則孟子論
舜有天下不應及仲尼之不有天下宰我稱夫子不

應稱賢于堯舜子貢有若不應差等百世諸王謂生
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蓋聖德之大如天覆地載非
帝王德盛化神者不足以倫儗之非僅一世之師屈
於一世之下實萬世之師伸於萬世之上與世之有
天地人之有帝王並立而尊之未爲過也又豈得以
後世帝王從未有封爵封之爵之而遞加之其神有
所未安爲說哉然而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孟子
不以爲堯與而必歸諸天與是仲尼不逢薦天而天
與之其不有天下亦天爲之耳乃僅以後世人主摻

有天下之權。一。若惟。我。能。尊。之。顯。之。又追論其當時人主。于非分之大典而更裁抑之者哉自古帝王更姓受命。莫不以作君作師並稱稱師與稱君亦復何殊。惟後世帝王有君之尊無師之德雖獨以君歸之。而師天下以仁恭師之名亦安得而不歸之前代匹夫諸師之尊而又有君之德不稱君而以師歸之。而爲萬世所信從。君之。實。亦。安。得。而。不。歸。之。耶。雖。加。以尊稱。晃旒而王。孚敬議之至今也之。止以師之名歸之。而。君。之。實。自在惟是樂舞一節乃帝王制禮之儀

文。古今有大功人。皆得由我而賜寵之。周時之賜周公。後世之加九錫莫不皆然若從尊孔子用之。不獨六佾。自宜八佾。不獨八籩自宜十二籩。又何必從而減之。假使後世賢主以吾既不得如堯舜薦二人與以天下。猶能以大祀之禮樂致其尊崇之意亦猶周制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父爲士子爲大夫亦得以大夫祭之之義。何用以十二籩八佾。爲孔子所不安而減之哉今即使孚當日減之後世增之與聖人有何加損。惟是文廟大祀之禮。僕以爲籩豆有加。與宮墻崇隆。器用備數非若樂舞。自有深意在其中。如九韶之文德大武之武功。其聲容歌頌皆有意義其用于孔廟漢唐以前。多不可考宋以元佑化成舞奏于廟中。足下以爲非宜。因謂夫子聞韶忘味。宜以韶舞奏籥翟干戚。兼武舞何必如宋世專用文舞斯議亦爲允當。僕謂文廟大成之樂聲容節奏一取則于簫韶。而雅頌賡颺。自宜叙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及用魯化行。墮。都。却。萊。刪。書。正。樂。諸。實。行。雖與簫韶九成同其節奏。自。爲。文。廟。大。成。樂。舞。斯。禮。義。盡。而。無。遺。意。矣。

祀典既定。然後如祥符洪武故事重刊局說。勸成一書頒示天下。永遠遵行。于以端學術而正人心贊王道而觀化成其功非小補也。

此辨論聖廟儀制與辨論聖學精微一般前代名儒得未曾有

桂山堂文選卷之五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壻張[illegible]　男王武功維棨　校輯

策畧

敬災祥

古之聖王無事不求端于天其欽若之心以爲人事作于下天象應于上作之而卽應之天之小懲而大戒也作之而不卽應之天之近喜而遠發也卽不必有其作之而若有以告之天之止惡于未形而引善

于未絕也凡以人主之奉天者理天之應人主者數理有定而數無恒惟有定之理不乖于無恒之數斯無恒之數自正于有定之理故聖王之敬奉天氣也有祥亦敬無祥而益敬無災而懼有災而益懼禍不虛形禍不妄兆心與天通而身與帝質蓋不敢小一已而褻天道也后世人主視已甚卑以一身之五事何至與五行相悖而行遂若人事不足微天變不足畏秦漢以來聖學微缺主敬心法無復相傳漢儒董仲舒劉向之徒皆本春秋洪範爲說京房翼奉尤稱引易象諸書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義未免穿鑿附會强求徵應時有推之而不能合者宋儒陸九淵輩起而非之欲盡去其說不取以爲言事應者一有不合將使人主視若偶然而不懼故漢儒任天而言數失之固宋儒任人而言理失之迂要而論之皆欲有裨于人主之修救者也古之言災異莫如春秋其言徵應莫如洪範春秋日食星隕五石六鷁不絕書而不著其事應洪範雨暘寒燠僭豫狂蒙言其恒理未嘗曲引煩碎以多其辭聖人以爲天道遠

非若諄諄論人君子遭其變知天之所以譴告者必非無故而然惟有恐懼修省自求缺失以消弭之而已至其事有應有不應有同有不同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此聖人以是教後世後世競競然奉而行之斷然不易之道

國家誕受天命大難削平綏撫兆庶數十年于茲固宜景星卿雲天不愛道器車醴泉地不愛寶芝房神鼎之歌丹鳳黃龍之頌不足誇張史策矣比者彗出昴畢次及奎婁三月二日京師地震上天垂戒有足深畏或以彗主除舊芒氣四出

京都根本地動非宜李詩災變之談劉歆封事之對旁引曲取以驗其說或以鯨魚死而彗出地氣運而動搖世稱極盛彗入紫微主號聖明地震京輔氣數適然何足深怪夫謂氣數適然者固謬諛之邪說而旁引曲取者亦術家之拘牽非明道者之必取乎此也人主之事天也猶子之事父母也子事父母小心敬畏固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必譴呵及之而然一旦譴呵及之則怵惕愧汗無以自容雖父母之督過未必皆當退而自怨自艾無敢須臾怠遑此足以

爲人子矣人主之事天也何獨不然 國家重熙御宇事無過舉然惟危惟微保無一念渝佚大小臣工輔翼聖德釐定庶事豈能動協輿情堪垂世法則今日之災異正上天仁愛無已之心爲此告誡之諄諄也亦何必動引古事强爲牽合哉惟有返清躬屢睿慮訓飭臣隣詳求百度以爲久安長治之計而已茲者肆赦罷頒惠被九有可爲敬戒天威矣然愚以爲修救之本不盡于此也夫赦者偏枯之物小人之幸而非聖世所時有也譬如亢陽爲災禾苗枯槁流雲

驟雨勢不崇朝彼邀倖一時免死爲幸則有之至于滋潤浸灌培其本根而數其華實者未能有及也今者奸民之法網似已解矣而良民之疵癘何以安之墨吏之糾繩似已峻矣而循吏之章奏何以興之頑戶之逋逃似已寬矣而殘黎之供億何以卹之大盜之弄兵似已悔矣而邊陲之伏莽何以弭之逃人之株連似已甦矣而投旂之窩穴何以杜之兵丁之餉稍似已充矣而將帥之掊剋何以禁之內府之供應似已節矣而雜賦之附益何以止之緘舌之冗員似

已裁矣而直言之大路何以闢之三途之並設似已廣矣而四科之良法何以盡之凡此者皆 國家相沿于已治已安而以毋動爲大者也然而天威震號安知其不欲 國家爲深根固本之謀子孫萬世之計一一求其至善而無僥倖者乎即非天變猶當加意圖維而況即位以來災異迭見其足屢 皇上之深衷而動諸臣之補救者又不徒渙汗大號爲一時之策已也夫人主之身並天地而立身人主之道體天地而行道天文爛而忽紊地道靜而失寧此其震

動恪共者宜何如而勤求匡補者宜何如使徒曰氣數偶然則是大天地而小一己委諸數而繆于理后世人主所以不能上逮古初之盛也昔彤日雉雊而武丁以興祥桑暮拱而大戊復盛伊祁水潦九年而不傷其帝姬文地動四郊而無損其王亦惟寅恭嚴畏持之于無事之時而救之于災變之後耳不然鳳儀龍見芝草甘露曷何救於亂亡敗勝則吉怠勝則凶奈何不兢兢而加儆哉

原本聖道言言至理後世災祥之書可不作宋儒徵應之論亦似迂滇丹扆箴也歐公論事有此沉摯

端經筵

九州之大四海之衆所仰以乂安者人主一人一人之尊一日萬幾之重所倚爲乂安之本者又在人主之一心雖然人主之心能使無所不明無所不察而不能使之有所畏其所爲純且正者未可必也人主何畏所畏莫如天與祖惟取古帝王欽昊天率祖攸行者諄勉而詳告之而後知有天亶之聰明不得不出於學始以有所畏而學者其學也專繼以有所學而畏者其學也至若軒轅之于姑射顓頊之于綠圖

堯之于尹壽舜之于務光禹之于西王國成湯之于威子伯文之于郭叔武之于太公望以萬乘之尊屈于山藪匹夫之下誠有所嚴憚于心而不能自止非苟而已也由此觀之自古受命帝王未有不以力學開道而能繼天立極以幾化民成俗之盛者也其間體道之勤怠致治之純雜有不同而創業承緒以學爲先則無不同也若夫沖人踐阼一時元老重臣以弼成君德爲務求其道于早諭教至今可述而法者莫如周公公之教成王也于書禮有詔焉于世子法

有抗焉未已也太公則爲師焉召公則爲保焉未已
也常伯常任有選焉準人牧夫有擇焉未已也爲鴟
鴞使知多難所由作陳無逸使知民依所爲艱述公
劉之六章使知祖德之肇基維勤稱殷王之歷年使
知天命之來保在德一則曰孺子再則曰孺子一則
曰告孺子王再則曰告孺子王矣無時不以童心憂
其君無事不以師保持其己非獨自敵以下所不堪
而周公行之不以爲諱成王受之不以爲嫌夫亦忠
勤懇摯之實有以徹乎王心使之感惻流連而進善

不能已至今讀公詩書稱天述祖反復周詳其大旨
亦謂使王心有所敬畏而後吾教有所入吾教有所
入而後王之心始終敬畏而不渝此古今稱成王之
德而歎周公之教不可及也今大臣處台輔之地膺
保傳之任本周公之意法周公之道以輔養聖德其
道古今雖不相及惟經筵日講猶近之夫經筵之名
雖始于宋元祐以來崇政邇英說書爲尤盛然丹書
洪範北面而陳陸賈日奏一篇張酺講畢終禮相尚
已久矣凡事有蠱君心敗君度者不問何朝故事在

所必除事有益君德裨君治者不問何代遺法在所
必舉豈得以歷代相沿目爲具文似可廢而不講耶
雖然言經筵于今日不第以其名必求其實有裨于
主德者斯其事軼于近世而比隆于前古其道果安
在乎必有啟其心而正之輔其德而行之端其法而
防之者可悉數而陳之也人主學尚簡要非六經通
鑑諸書有當于修齊治平者不使雜然並進耳目專
壹心志澄靜不必博甲夜乙夜之名而所得已多矣
元臣夔夔有云天下事臺諫宰相不能言者惟經筵

能言之然苟非其人以次輪直講讀雖行其官而已
惟愼選儒臣有德器者充之若程頤進講竟日夜不
懈朱熹默禱于天而後入侍使人主遇之歛容加敬
而漸摩爲有益且古之帝王必有師臣廣成伯招耳
盤伊尹代有其人後世桓榮賜几孔光置席雖不足
稱猶其遺意宜令郡國有司求耆儒篤行守道不阿
者束帛蒲輪徵詣闕下優以更老之禮備其乞言之
典不與詞臣入直承顧問者比則尊師重道德日起
而大有功所謂啟其心而正之者此也三公宰臣坐

而論道將順其美匡救其失不與而折庭爭並論宮府之情通僉壬之間塞一心一德何嫌何疑薰陶至德莫此爲大至若便殿餘閒不時召對司馬光云祖宗時名侍從近臣從容講論如蘇軾宣問至夜分明劉大夏名見入燬閣奏對幾務正人正言無日不接于耳目邪詞詖說無由得損其神明所爲輔其德而行之者此也釋氏虛無道家清淨其道山林孤士以理一身有餘苟樂彼浮誇厭玆乎澹必有雲門滄島之徒繼踵於外且有王何蕭劳之輩援引于內熒惑聽聞其害匪小又如左右執御罔非正人侍衛雜進長經遴選自非大閹騎射不得輒近至尊但令警衛王宮而已黃門閹豎供給灑掃比者裁減不令參侍幃幄宜永著爲令則異端斥遠而貂璫之數禍無由開黃頭嬖倖之孽亦無由作所謂端其法而防之者此也若此者重其學尤重相助爲學之人非進危微之格言即陳興亡之讜論人主之心翼翼乎如上帝之式臨洞洞乎如祖考之在上黽勉克洽無致康寧德不期崇而自崇業不期廣而自廣矣豈徒循前代

之成例臨御則或五日一行或三月暫輟侍講則以其刻報進以其刻報退究無補于高深適足爲厭薄古制者日實耳亦何益之有哉昔成王即政咨訪臣王不曰憫予小子則曰維予小子履九五之位而矜勝不形鄙然恐人以成人遠已而不以孤孺啓已也非周公教之而能然乎周公惟不以陋王者愛王斯王不以勤已者爲勵已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人主者九州四海所仰爲又安之一人也能毋重望于冢臣元老之早計也哉

帝王成德在學尤在早學以周公成王爲準百世不易之通論舍經筵無以爲學而啟之輔之端之三議語語俱從第一峰頭落下識高而氣剛蘇氏兄弟策略中少此凱切

開言路

蘇洵諫論有曰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自非忠義之臣不悅賞不畏罪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以言博罪故取千金猛虎之喻以伸賞諫刑墨之訓大忠直本性成而格心以誠動懸以賞必有爭托于賞之中繩以罰必有巧避于罰之外此其說以矯一時寒默之弊非深究言路通塞有當原本之論者也古者諫無專官百工執伎皆得進說今則黃門給事御史臺諸臣風聞糾糺各有司存人臣有欲

言而不得言與不得言而猶欲言者今既授以得言之任寬以極言之路猶有俟乎廹之而後起此眞選耎頑鈍之徒耳尚可靦顏而居此位乎雖然昔之臺諫患其不言今之臺諫又若患其多言夫以其言而尊寵之又使人以其言而厭薄之此非聽言之過而進言者自取之過也宋初諫官無定員必擇天下望士或踐更已久無所不知期于有裨國事今則新進喜功名者目爲要津爭獵取之一參其選癡傲橫生洞明要挾伐異黨同入彈章則欵條羅列按對簿則

子虛烏有者有之上條奏則聚米畫沙謀施行則捕風捉影者有之徒亂聽睹耳何益入國短長哉由是推之抑之又從而虛罝之是又勢所必至也嗟乎官以言重而言不能重其官官固非其人矣將薄其人者并廢其言是又非盡進言之過而聽言者有以致之之過也何則昔之臺諫責其言者重責其言外者輕責其專於言者重責其兼於言者輕故出入禁闥補過拾遺維諫臣是任糾察官邪肅正綱紀維臺臣是任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未有

不愼審乎天下公議之所在者也故公議所與臺諫從而與之公議所擊臺諫從而擊之蓋其時臺諫所爭者主乎理與法而以至誠將之天下既曉然知其所言而人主亦諒其無他如汲黯之面折史丹之伏蒲陽城之壞麻石介之論事孫奭之譏天書任伯兩之擊權姦其所遭逢雖非堯舜之主亦復俯而聽之凡以借臺諫之權者久而養臺諫之氣者深且厚也後世惡聞切直脅息重足以言爲諱所爲彈劾積威之後雖唐人亦可奮揚風采消歇之餘卽豪傑不能

振起又恐以箝口結舌取譏當世含其大而摘其細擗其所甚忌而論其所不急瞻顧塞責以苟免爲幸天下既竪其所爭之猥雜朝廷又鄙其所論之膚淺非數加詰責即留中不行遂使權倖持之務壅蔽以遂其私而言路敗壞不可復言矣夫猶是官也猶是言也豈昔皆直戇而效忠今盡唯阿而塞充事有所由起勢有所由成不能不痛惜歎恨于衰晚之朝也國家應運闢門求賢如不及臺諫兩衙門無缺員可謂敞昌言之路弘虛受之風矣加以優容直諫改過不吝雖漢文止輦之度何以過之爲宜朝夕敷陳以補不逮而臺諫諸臣環拱而立觀俛仰者僅若范雎之言事規利害者不聞陸贄之深談南臺左掖間丰采銷沉亦已久矣夫開創初年幾務殷湊馬上深謀帷中秘計固非風聞言事可得而與之若其明立國之大綱關民生之至計乃復條對罕聞章奏絕少朝廷設是官者謂何近者所上章疏報聞如故稍中者部議不當者停行既無激勸以厲其前亦無督責以繩其後其官若無與於重輕其言若無當於緩急

此其摧抑沈困有甚于遷謫廢置而諸臣亦偷竊苟容卒不能振拔以自見愚竊以爲過矣論臺諫于今日人謂重其官而無所見功之過愚謂不重其官而適以見尤之過人謂用其言而無所見長之過愚謂不用其言而適以見短之過也何則天下事有重之不敢自輕愈重之而愈不敢自輕用之不敢自棄愈用之而愈不敢自棄者莫如諫臣爲甚夫諫臣七品官耳其視卿寺班級相去遠甚以貴散末員之卑而及至尊起居之節其洗心而後陳側牘易槀而後進竊竊惕惕不知歷幾日月章疏一上甚至勅斷家事席藁自隨以蹈撼大木毀熱炎者所爲此何等事而敢以浮浪不根之談干犯非道之語自試于危亡不測之地乎朝廷聞其讜論而急賞之聽其直指而能改之斯善矣即或論國事之是非別官方之邪正議部寺者責其實按督撫者覈其真不令兩可調停模糊曲直陰陽操縱中立苟免斯諫官之體與議諫官者之例古今無二也倘其借事盜聲挾勢要利大者罷斥小者降調誠如是也言所當言必不言所不

當言議所當行必不議所不當行其猶有欺　朝廷之耳目猶四海之口舌以言爲嘗試者乎夫以詐逆人則誠者且以詐至以誠待人則詐者亦以誠來

朝廷可以無是官則已不能無是官當知官之未盡厥職而言之無當于聽聞者乃輕其官而非重其官之故棄其言而非用其言之故由是重之而其人適以自輕則是吾所輕者其人而非輕其官也其人之自重者必多矣用之而其言適以自棄則是吾所棄者其言而非棄吾用言而棄之也其言之足用者又

多矣古典王所爲從諫如轉員聞善若甘味未有不由此道也或者謂人主不慊于心者多以若屬翹君以沽名非純臣之所爲耳而不知其非然也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既已爲之又欲覆之此而可掩將以誰掩而必謂一二諫臣暴之斯已誤矣人非聖人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日月之食何損于明且人臣出萬死一生摩切主上以求此名于天下固非機智巧詐全軀保妻子之徒所能爲以此求名人主猶將諒之况其剴切縷陳痛哭流涕忠君愛國之念多出于至性者乎君明則臣直翟璜稱於前辛慶忌拜于後又豈獨臣受其名哉若夫有犯無隱必主勿欺諫有取乎隱諷道且進于格心爲良臣不爲忠臣此古大臣致君堯舜者又自有道耳未可與諫臣同日而語也

反覆縷陳劈肌析理宣公九奘上六下三之說猶不足以盡之眞廟堂第一寶鑑也應錄一通置之
黼座

廣教育

先王知民之蠢愚難以化也擇其俊秀以倡導之處則有以廸其行出則有以敷其教他日與我共理天下必在于此故周禮六官法甚備獨無建學庠士之制以其地尊其體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校庠序皆無制于六典崇尚之意一何至也三代以下如元朔之建學承平之臨雍太始之立監武德之置館開寶之修舍洪武之勸碑雖其好尚不同而為士

董其制其意一也又如漢之四科魏之九品唐之應制宋之制科明之科目雖其立法各有偏重而為士崇其選其義又一也是以明經墨義其道至陋而耆儒碩德鞠躬經傳者代不乏人射策賦詩亦似其文而俊士軼才匡扶宗社者多出其內世教凌遲人心陷溺以進賢之路而為防奸之門以三徵七聘之風而為上書干謁賄賂倖廣之習士之為士至今日有不恐言者士風之衰也經術流為穿鑿氣節流為標榜清談廢事崇有不能猶文藝相誇浮誕不可拘學

以經世而病其紆滯文以制行而沿為勦襲此其弊有識者痛之謂士含聖賢中正之途而入詭僻澆漓之習且猶不可況乎委瑣齷齪寡廉鮮耻冒進不愧貲郎比昵結為部黨士之為士尚恐言哉凡士之有習尚其始起于一二人其繼即有十百千萬人從而和之豈無一二持巳矜廉之人作之於前作之而不效則望而却步者多矣不過一二回面污行之士為之于始為之而莫阻則隨而附和者亦多矣故士之賢不肖本非天性亦其相習使然在朝廷有以端之

正之而已其一在慎簡督學之官古州學無試官今特命道臣主之其官視他秩有加以其表帥士子耳自非清通端亮聲望著聞可為四方矜式者不得參其選然多不能守巳而盡厥職者內則有臺省外則有督撫扼其吭而拊其背其所欲彌縫者一也有在部之磨勘有各院之考成其所欲補救者一也其初授也或要其貲以與之其出落也或結其歡以求之其所欲周旋者又一也雖使心如水者門且如市又安禁其竿牘在前關說在後游客網羅于外胥吏營

竊其中名譽童爲薦賢美保等爲積善上下蒙耻恬不爲怪今令督學官惟聽禮部考成簡厚望詞臣領其事非公事燕飮不與非文移書札不通上下無朋䵷以行其公忠校士之志如是而有玷官箴賫彈劾者罪有加等故盛時學臣其持身也峻其律士也嚴士皆約束規矩之中者得行其志也衰時學臣其持身也苟其律士也寬士皆蕩軼名檢之外者不得行其志也一在重師儒之職宋元豐時大興學校天下有教授者僅五十三人重其官不肯輕授也故必試

中而命之與館閣翰苑同科紫陽云學官選有道德之人眞可爲人師者其弟子中心悅而誠服之今之教官率以老宿明經頭重齒豁者充其選官不列于丞尉祿僅等于下農以脯修爲歲課望廩爲有秩一切月書季考升堂鳴鼓皆目爲芻狗具文委棄而不講生徒懈散何畏何忌而守師嚴道尊之義耶齊劉馥高柔欲待以不次之位東晉車胤謂不繫位之高下以常領之非無故而云然也今選教職必取聲望甲科其大邑名郡以考選庶常擬其事久任而超

遷其秩如胡瑗設經義治事二齋不拘常法以造就人才蓋士而領于州縣之吏則苟免無耻而氣節何由生士而師以聞望之師則砥厲爭先而邪僻無由作其一則鄉學宜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後世州縣之建學有後先而鄉里之設教無作輟前代如扶風關西北海西唐白鹿諸人皆自起學舍教授生徒宜令州縣分里設學其搢紳先生有行業退老于家者敦請主其事里之子弟相率而師事焉相與講德論藝及其仕宦所建明使後生小子以

爲法其有志行高卓不樂仕進郡有司聞于朝聽所在創書院以廣其教如胡安定之于蘇湖朱晦菴之武夷王陽明之匡山葛屺瞻之于湖南使後進者得以薰陶漸染之其爲　朝廷養士樹人豈止十世百世之利耶其一則童子試尤宜謹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一年以至九年始稱大成至四十而强仕則是二十五年間旣無榮路可邀又無財利可誘自必學古窮經而深造以道矣今者黃口稚子總丱小生纔拈毛穎便列青衿甫入泮宮輒希黃榜世俗

以此相誇主司繆稱得士小器速成苗而不秀并利習進廉恥淪亡秋實春華此羸彼絀爽操齣鬨莫此爲甚宜今童子非年十八以上不得輙與試其試不中程文理繆甚者飭其父師以愧厲之有年少敗行爲里社所擯斥飭令易業不得更試縣取童子郡試可黜者多則郡守必詰責其令郡取童子道試可錄者少則道臣必詰責其守士莫重乎始進始進不正則干榮求祿之念雖宦成退老而不肯休始進以正則澹泊寧謐之懷即困阨退閒　而能自立奈何使

賈兒牧豎鬻販于頻林灶養山郎納賂于槐市彼志行卑弊之人且有望而羞與爲伍者矣至若紈袴子弟尤難寒望高門紈胄豈乏通才郡邑數少入之國學準王制教國子法行之何必與閭里寒士方駕並驅而後快耶其一則考行誼爲尤急古之教學敦行爲先其道未能遽復亦當稍倣其意行之士入學月凡再至明倫堂考其誦習勉其敦行其有孝弟廉謹并貧樂志苟有善行雖微必錄注以上考其有干犯名分出入交通苟有過端雖細必書註以下考歲凡四考總其優劣而上于督學凡三年而輙下考者黜之三年而輙上考者陟之九年而三考皆優以貢于大司成更一年而上于吏部以次選用其罰不至黜者以歲試文藝等第遞降以示辱焉此亦漢孝廉茂材科遺意也傳不云乎南山有竹不揉自直羽之鏃之貫于犀革士不加教而求其有用其可得乎其一則進學宜有定員古者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造者取之其不肖者遣歸農畝漢元朔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州不過六十人

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明初廩膳生縣二十人府四十人非絀其數也天之生才有限國之用人有常因民以設官非因官而授民因官以取士非因士而增官如永平親臨太學諸儒執經環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逮及建元曾幾何時而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物盛而衰固其所也且天生民而立之君又爲置大夫師長以輔之凡以爲斯民也吾反之吾身無以輔吾君以爲斯民即授以大夫師長負愧辟賢路不暇況敢冒昧以處之耶且吾即懷抱才德

伏處在下苟吾君治於上吾大夫師長輔于下斯民
已各得其所吾雖優游歲月歌太平以終老亦復何
憾焉今不問古人設官詔祿其意安在惟以獵聲名
拾靑紫爲靡麗紛華交游光寵計此以倖獲彼以眆
求揣摩科舉之文鑽營直捷之徑狂瀾莫挽波靡何
窮　朝廷之法令且得而創懲之矣不大可痛惜耶
今歲科錄士不沿舊額考試諸生嚴其等第其頹老
無能准給衣頂在學者必期文藝有用行業無玷即
府州郡弟子歲充其數者亦已足矣漢法博士弟子

選一經者補文學掌故其高等可爲郎中雖肄士隸
太常者既無多人而秀才異等復希見詔書屢下至
無應者然而西京吏治後世莫加賈誼仲舒貢禹韋
賢薛廣德夏侯勝之徒皆以博士入官而兒寬終軍
朱雲匡衡蕭望之翟方進王嘉名信臣之流皆以弟
子居職積學厲行卓然有成非若今之科甲纍纍若
若有似積薪一用不效棄如敝屣前者推排未盡後
者頂踵復來雖少年初進之人已如日暮途遠倒行
而逆施之其徑彌窄其趨愈急舉世若狂莫之能止

此可知學校在乎得人而不在乎多士也其一則學
舍宜有定額而廩餼尤宜急講古養士不聞有餼居
士不聞有舍非無餼無舍也家塾黨庠朝而游焉退
而食焉不煩更設也自學廢而王公君卿爭言養士
漢成帝時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于是增置弟子
員養于太學順帝繕太學更拓開房室梁武四館養
士千人唐置弘文更建麗正雖廣德戎馬倥傯度支
廩給厨米宋增齋舍歲賜緡錢又益以郡縣田租屋
課明置學田廩餼代有良規不可沒也士既離農不

得復耕以食而專心于學未遑別計治生故師友觀
摩群萃州處必爲廩舍以給之今士之志趣卑陋營
逐衣食觸犯科條者有司得而法繩之矣其蓬戶圈
樞衹行不怠者卒不免困迫于饑寒轉死于溝壑有
國者言念及此能無惻然于懷耶昔宋室南渡百事
草創葉林首以起太學養生徒爲請王晪知臨安括
冒占錢十二萬有奇歲爲太學養士費何況海宇承
平文風昌茂而處之不得其所辟如澤黍粱芟之陰
蕪穢充塞而求柴胡桔梗都車而載也豈可得乎故

茇士之秀不得不培士之良省士之多者不得不育士之簡以嚴切之法繩其前必以貴重之禮待其後以崇隆之意厚其期自不以卑辱之行辜其望國家誠于教士之法參諸古制行之未久而不變焉人才輩出翼贊升平自將軼漢唐而比成周矣

合數千百年養士良法可一日行之勤之學宮聖人復起無以易此

論經史

經也者徑也如徑路之無不通史者紀遠近別異同明得失之迹皆帝王治世之大本也自古有天下者必有史臣以紀其事如黃帝之有蒼頡沮誦其書屬之史官謂之史不聞有所爲經也自孔子刪詩書贊周易正禮樂修春秋而經以名記所載經解一篇孔子詳言之者是也經與史二者帝王明天下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非後世諸子百家之書可得而比擬者矣然其流雖殊其源則一尚書載堯以來春秋紀

列國皆史官所有事也而列于經易道陰陽詩本性情禮述著作皆列聖所垂訓也而通于史不明乎六經之旨者不可以說一經不明六經之旨者不可以說經卽不可以作史經與史殊途而同歸者也編年之法本于丘明紀傳之作始于子長編年之法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一本於春秋而尚書之月終元日已備其義紀傳之作如益稷之有謨仲虺之有誥伊訓之有詞皆原於尚書而春秋分國已著其概是作史而不通於經者不可以爲良史也後此若

班固范曄以迄於魏徵歐陽修揭傒斯之輩各擅史才互有得失不免譏評惟涑川資治紫陽綱目二書爲史學之大成資治二百九十四卷溫公居洛十九年而成總攬大綱存十一于千百得尙書春秋之大旨紫陽又從而增之表歲以首年因時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註以備言與聖人傳經深意相合無間故其書視史家冗雜無次者迥別至于經自聖人論定而後如日月之麗天蓋道教之淵源理學之根本莫有出於此者也漢儒說經破碎穿鑿訓詁字義少通貫

宋儒說經拘攣紆滯晦菴本義集註諸書原本周程該括弘備不能不推爲六經之功臣要而論之經與史其實本一源者也丘明親承聖人之指授其書列于學宮六經同其炳烈孟堅雖號良史不得與此有況下此是非頗謬于聖人者乎故曰不通乎經之旨不可以作史也漢儒若京房揚雄劉向之徒皆能說經宋儒若蔡沈胡安國之徒亦能說經惟紫陽本義集註旣極精詳而綱目一書又極嚴謹故曰通乎六經之說者可以說經卽可以作史經與史豈非

殊途而同歸者哉然則知經卽爲史不獨尙書春秋爲史易之陰陽性命詩之朝廟神人禮之典章制度無一非史也知史卽爲經不獨易詩禮樂爲經尙書之典謨訓誥春秋之筆削褒貶無一非史無一非經也世有儒者能通經以爲史雖列于丘明紫陽而可矣國家倡明經學非五經孔孟之書不以列膠庠又弘開史館纂修祖宗實錄成一代之鉅典論斷謹嚴一本春秋之大旨非　皇上好學深思諸臣洗心於密曷克對颺列祖而弘此休烈哉惟是正心誠意宋

儒徑用以此進說于其君者不以爲迂緩而孜孜焉求之一代之典章且與唐虞三代並隆于千古矣

經史貫通剖析精卓無小儒附會一字

獎廉潔

今天下吏道極獘矣澄之者莫如止貪國家懸十
金籍没之令至嚴且急日望天下吏茲易轍而效卒
未睹豈法有進于此者而愍不知畏耶愚以爲操其
末不循其本汰其流不澄其源可以僥倖于法之中
而不能鼓舞于法之外吏道終不可澄天下亦何由
而治夫吏之以他途雜流進者無論已請言進士進
士之初謁選也考授京職而外大都州縣吏耳而大
吏之出其上者則有郡守刺史若而人方伯廉憲若

而人直指使御史中丞若而人是皆能操短長于我
也是皆能行喜怒不測于我也是皆能昂之于我升
青雲抑之于我委溝渠也甚至陰挾飛章陽持露簡
以洞疑而虛喝之不至與金輦玉以饜其求不止且
非特此也三年計吏則又聽命于銓司之進退臺諫
之抑揚銓司何論尚書省郎即二三胥史舉足左右
使有輕重黠者多錢躐升懦而錢少羈縻卑秩絓累
不調其尤足畏者嘗有五年外吏歲滿給由傳車詣
闕清華之班計日可俟以偶拂臺諫意或諷令排之

摭拾風聞操白簡從事舉其人三五年所早夜圖維
者一朝盡喪之可畏耶不可畏耶此猶言其吏之卑
者至於郡守之承奉廉憲方伯也亦如之廉憲方伯
之承奉直指使御史中丞也亦如之士自釋褐以來
五年而令州邑十年而由郎署分職監司又五年而
進陟九卿歷二十年而始得一卬首伸眉于此居約
出入下得志輕食人獨奈何令其失于前者不取償
于後如商賈衒環以爲利乎然則法非不嚴令非不
急也而貪以敗官者終不可止彼非盡愚人也蓋亦

計之深而籌之熟矣今大吏之畏朝廷有如畏大吏
者乎朝廷之威雖若震霆不問曰取一物而擊之大
吏一怒禍不旋踵故獲罪朝廷猶可籍大吏以覆蔽
之獲罪大吏即疾呼朝廷以庇一無罪之吏恐亦不
能即應矣吏何惜以朝廷不即誅之法不轉而計此
切膚之患耶然則貪黷之風終不可除而懲貪之法
可以不設歟則又非然也夫薙氏之刈草也芟夷蘊
崇必絕其根株無憂滋蔓而後可人亦知天生民而
立之君者果何爲乎有君而又爲之臣者果何爲乎

聘于野耦耕不輟招于山嶺水涯持竿不顧彼非惡
富貴而逃之知居此位者有勞而無逸有憂愁而無
滔佚且度德量力以處之審時計效而後應之未聞
視軒冕之榮走死如鶩也未聞兢錐刀逐貨賄如蟻
之附羶也嘗讀周制班爵祿下士與庶人在官同祿
祿足代耕由此以及卿大夫不過等而上之足以免
胼胝之勞及妻孥之養耳此卽爲爵也此卽爲祿也
此卽爲富貴也何以今之人一入官牒則必希卿相
累鉅萬日計不足歲計取盈何怪乎周旋曲折巧伺

上官冀幸常守此位以充其欲而給其求安有不剝
民脂膏以供淩潤之計者乎由此觀之則吏道之澄
淸亦可得其原本矣夫爲吏非爲市也治民非治家
也此之不可不知也一班一級不齒于鄉斯爲貴矣
擔石代耕逮養父母斯爲富矣此之不可不知也此
之不知而惟視今所習見者相尚而爲之亦豈有幸
乎雖然此爲吏言也而馭吏則奈何與使罰貪于
其後莫如舉廉于其前凡吏之才智與否不可一望
而知也其忠與詐亦不可一望而知也而廉與貪則

無不可知入其邑其民靜而康升其庭其政簡而理
對其人其氣安以肅其廉可知也其來也坐無完席
桑杯盛水誰不知之其去也胡床挂柱叉手上車誰
不知之此宜有直指使中丞之薦揚臺省之入告銓
司之薦拔朝廷爲之破格以賞之越次以敘之如黃
霸之賜金勞璽名信臣之入爲少府九卿然亦安能
必廉潔奉公者有當上官而必不壅于上聞耶今夫
京都三輔間去天子耳目甚近豈無有弊衣薄食車
蓋羸敗牧馬家庭妻息素食其人或巡行所親見者

訪所及聞又如樂松直宿無被而食糟糠明帝入臺
見而喜之如郭丹典州郡歷三公田畝不增宗正劉
匡急稱之若此者一有其人褒寵交至又或就其郡
邑增秩賜金不妨令其長子孫以官爲氏及其內遷
又不以次如蕭育賜三公使車卓茂封褒德侯至于
老病去官無以自養又如漢世給與祿餼終其身其
沒也省視其家如賜尹翁歸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夫
人之不願爲廉吏者亦謂居官不必榮其身名處家
適足增其困乏耳苟朝廷日孳孳加意以廉潔爲務

名由此而益彰祿亦由此而益重使天下之人如飲食寢處之不能忘如金玉錦繡之可以文身如美田宅多積聚之可以貽其子孫也則人亦何苦而不出于廉而必出于貪耶如是而操三尺以繩其後則貪者既懼其覆轍而廉者亦終懼其敗縱則是廉吏之氣可以使上官愛而親之敬而畏之廉吏之風可以使他郡邑廉者彈冠相慶不廉者聞風解綬而去天下何人不爭自激昂以求出于此途也哉乃或以廉者不必才余以爲猶愈于無才廉者多出于矯愚以

爲猶愈于貪吾未見季文子相三君無私積而不忠于公室者也鬭子文須祿必逃之而無以庇貪民者也公孫弘脫粟布被人指爲詐不賢于孔僅桑弘羊言利析秋毫者也如是而吏有以廉稱猶沈抑不舉者罪在銓司有廉吏泥資格滯下僚而不以入告責在臺諫使天下吏無大小貴不以廉爲經吏道何有不澄天下何有不治此其弊自有明數十百年來已如此矣

國家誠一舉而大創之以求治安也何日之有

國家廢興由官邪正今日厲官箴講吏道以此進當宁自可直臻成周何論西漢文景閒

敦風俗

天下事有若迂緩不切之談而寔乎謀國之要卒無以易者無如興敎化以敦風俗天下初定制度未遑承平既久狃于安逸於移風易俗之理多目爲迂濶卽有究論及此亦銳始而怠終久道化成至于今何可復覩也司馬光曰敎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自昔以爲歎矣

國家應運奮興承累代雕琢之後返古初淳樸之風此皇天之所以開至聖而大有造于斯民也廟堂

之上有以敦風俗興敎化爲務斯可爲計深而慮遠者矣今海內甫平諸王大臣所汲汲日夜圖維必且曰兵之鈌伍也餉之虧額也潰池之未熄邊鎮之未靖也必且曰政之無紀也刑之未清也仕途之壅滯吏道之猥雜也必且曰土田之蕪穢也民卒之流亡也府藏未充盈國用猶匱絀也此固今之急務矣竊以爲尤非急也夫治國如疾然人之疾或在肌膚或在腠理或在元氣在肌膚者可無憂在腠理者可藥石攻也其在元氣者非優柔以養之不可尤非急圖

而深治之不可風俗者國家之元氣而教化者所爲俊柔以養之急圖而深治之者也說者曰世數如江河之日下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執儒生之恒談叅救時之大畧吾恐徒爲魯兩生所笑耳嗟乎此叔孫通所爲鄙儒不達時變又足與叅論 國家之至計乎夫立乎今日以指上世其純漓至懸絕矣然流俗雖殊而民心則未改也風尚雖異而恒性則仍存也今賢士大夫立朝堂之上對颺君父之前侈談化民之道爲唐虞可追三代可復者安在乎亦恃此未改

之民心仍存之恒性耳柰何于至急之圖反委之迂緩不切談者爲之色倦聽者亦復厭聞也哉雖然言教化於今日亦幾幾乎其難之今天下弼教明刑訓吏飭士於教化亦甚備矣終不能更絃易轍而徒歎爲具文者豈非未究其要領而圖之歟不然何俗之難移如是也江河之汜濫也瀰原灌谷而其發有源人身之疾憊也委肢隳體而其中有本今風俗之百壞而百難救者必求其起因而教化之百挽而百無成者在攻其積病今日之憂誠無如侈靡之俗已成

而儉樸之風未返也民之有欲至無厭也苦饑寒者謀衣食足衣食者思滛佚富不期驕貴不期侈相奪相侵勢所必至太平之世豈有他術哉使貧富不相耀而已故處士於庠處農於畝處工賈於市肆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也黎民不饑不寒工賈不窳不惰士祿代耕而卿田取給如布帛之有幅如決川之有防其教化易行而風俗茂美職是故也逮及末季富商巨賈貴埒公卿彼伏臘畝而胼手足者安得不覬覦而他求高官罷爵僭侈踰常彼

處闤闠而逞智巧者安得不覓緣而獵取利相煽則兄弟互爭勢相傾則父子角立細民競椎刀而爭忿友朋逐貨賄而交戕廉耻淪喪獄訟繁興姦宄日滋兵荒繼作舉世滔滔莫知底止賈誼所爲太息而陳匡衡所爲憮時而論也 國家撫有海內生養教訓垂數十年竊見山東河北世家怙侈宮室踰制庄田碁布撞鐘舞女晝日夜星厮養千指鞭笞愚懦至大江以南尤不可言擁高貲者埒封君擅雄財者比有土優倡夜飲中人之產巳傾伎妾新粧市鄉之價不

惜又或緇流羽客柰苑珠宮飾旃檀而寫像集貝葉以築臺若然同泰之遺風不異重雲之波靡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則是貪鄙之根援擾之衆可富而必不可貧可貴而必不可賤可樂而必不可憂可逸而必不可勞累錙銖者以鉅萬爲不足被褒褐者以卿相爲可求智盡能索不遺餘力尚安知古之居民使之人服其事者何爲乎古之處士使之各修其業者何爲乎古之不足無過求有餘可相通居高本至勞食祿期無忝者何爲乎如此而欲明廉恥之行典仁

讓之風政紀端于上刑罰措于下必不可得之數也

國家禮制既定等威已明須爲條教不啻三令而五申之而俗不少變其故又不在民而導民者非其人也賈子曰移風易俗使民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今之郡縣吏出則束帶趨走逢迎上官居則簿領錢穀暨嚚敝朴以塞詔旨冀遷轉而已學使者計州縣之肥瘠爲嚚販之奇贏師儒之官頹齒無用視蔭求食而已又遑計士習民風爲何如者維著爲令甲令所在有司實行之敢有曳絲履縞帝服后飾者罪無赦敢有峻宇雕垣高臺陂池者罪無赦敢有藿肉漿酒恒舞酣謳者罪無赦敢有寶馬香車游龍流水者罪無赦敢有幢幡纓絡禱祠菴林者罪無赦至于敝衣蔬食絃誦不輟則獎之閭門雍睦里黨輯和則賞之躬孝弟不干榮祿則舉之約己周物處盈不溢則嘉之使天下之人皆知貨財不足倚而後耻讓之氣生知祿爵不足競而後公平之道著使天下長民之吏知澆漓極于百事皆始一念之貪叨而淳茂復于古初止由此心之潛足雖然京師者天

下之首而朝廷者風化之原歷代圖治之君如漢文之惜露臺貞觀之思十漸脩文之府庫充牣齊主之黃金土價雖行之一時尚足致效特未能百年必世以底于化成耳

國家服御簡約用度樽節其本計可爲至矣然竊見王侯貴戚輿馬珮飾之費賓筵肴饌之設瘞埋葬送之靡土木齋醮之繁猶多侈心蕩志炫耳傾目之具昔稱廣眉大袖起于宮中半額匹帛效于四境又風俗之根本而教化所由起也是在

主上清心寡欲與近臣倡率之而已

觀長沙治安策尤極深遠

明經學

經也者聖人之心萬世之耳目也由是而行焉之謂道由是而言焉之謂經秦人焚之而出焉不能亡也秦人焚之而不出焉亦不能亡也秦之焚書也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可得而睹矣古書三千自帝魁而下古詩三千若孔子所逸雜見他書者不可得而睹矣然而伏生所藏孔壁所發二十九篇而全書可槩也三百五篇而全詩可槩也又何必問孔子昔所除所刪之詩書丘索乎哉且不特此也假令伏生不藏

孔壁無有吾以爲經仍在必不亡無論濟南生能口傳魯人申公授于浮丘伯不亡也無論高堂傳十七篇公羊鄒夾口說尚存漢初制氏猶能紀鏗鏘鼓舞不亡也假如六經之中而傳一經一經之中而傳一篇如易之以卜筮獨存舜典一篇之於大航頭得之而義皇文周孔氏之心法不存于爻象十翼乎三皇五帝之道不該括于舜典一篇乎又不特此也假令泰誓士作易者不藏諸經如舜典至齊建武猶未出以漢諸儒之能爲訓爲詁宋諸儒之能爲註爲傳猶

不能如制氏不知言義而譜其聲音竇公無目鼓琴而有合于周官大司樂之章乎何至使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法斬焉斷絕而萬古如長夜乎若是者何也經者徑也如徑路之無不通經者常也如日用飲食之不能斯須去身也辟如行古人所闢之路東西南北行者自知之辟如口之於味不必易牙所嘗耳目之于聲色不必師曠離朱知美好也此言古人之經出于心今人之心合于經經存而心與俱存經亡而心不與俱亡作經者作之于心而已矣是則經果亡吾

猶望以心存經獨柰何經具在而止知以經求經不知以經求心坐令經晦而心亦俱泯乎今夫易以卜筮獨存是已詩亡六篇而笙詩有聲無文也書亡四十六篇而虞夏商周之梗槩具在也春秋起魯隱迄獲麟無脫簡也禮雖無完書而曲臺所傳馬融所增小戴記周禮冬官可無補也此六經者一經各有本末六經俱可同歸柰何數千百年數十百家所鉤索而表章之者至今日反若無完經乎鄭樵有言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絕此非矯枉之言激詭

之論也以經之絕于灰燼者其害小而絕于破碎穿鑿拘攣紆滯者其流禍無窮也請言其大畧如京房之災變分日揚雄之方州部家此可爲深於易者乎劉向五行傳翼奉四始五際此可爲深於書深於詩者乎劉歆特置博士何休膏肓廢疾此可爲深於禮春秋者乎而其他若趙賓張伯劉炫輩造作迷謬又不足論已漢儒經學可爲訓詁詳明指事有本而不免破碎穿鑿者此也伊川易傳言理不言數聊菴述詩信經不信序其于易之教詩之教何如也蔡沈註

書憑臆說胡文定傳春秋多牽強小戴禮鄭玄爲註而宋人不爲註其于書禮春秋何如也宋儒經學可爲探微窮奧見理甚醇而不免紆滯拘攣者此也然則以經解經不可解也漢儒是也以我解經不可解也宋儒是也以經從我而解經不可解也漢儒經外又擬經焉是也以我從經而解經不可解也宋儒閫經而反爲經掩焉是也夫惟以一經通六經而貫其義以一心合六經而會其神斯爲善學經而去二儒之蔽者乎國家以專經取士不謂其能舉一經之辭謂其明一經而六經畢貫于此也雖然宋儒之學所爲優于漢者豈非漢儒所明者義例而宋儒所明者理道哉故曰經也者聖人之心而即萬世之心也學經者于此求之思過半矣

總千古聖賢相傳之樞紐而論斷之無一字不破的而命中

厲郡縣

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有君而爲之貳大夫師長苟利吾民無非代君以利之也今士自綰髮習舉子業不知讀書爲何事一入宦牒思據要津矣一綰銀璜思潤脂膏矣十年不調人笑其拙矣步趨去官衆嗤其迂矣雖士之自待良自菲薄而朝廷風厲之道毋乃有未盡耶漢世郡縣吏增秩賜金璽書勞問唐貞觀特重其選疏名於屏宋以使相領外府元明守令初亦久任卓有成績迨後凌遲吏道麗

雜兩漢郡縣吏病在專斷而恣行其意唐宋郡縣吏病在傲倘而資視其官元世郡縣吏失於縱弛而骫法以漁民明末郡縣吏懈于苛察而朘民以避法于是高者日飲醇酒不治簿書自託鸞鳳不屑枳棘下者猛如乳虎破家罔顧貪黷無厭歛錢自葬其操日汚其職日替其風日下其氣日卑此郡縣吏之不自愛其人而朝廷亦復不愛其官勢使然也　國家澄清吏道知其繫於民者甚重十金耤沒懲其貪也三途授職廣其才也不由督撫薦舉不得遷擢不由科征滿額不與考成宜乎人皆洗心易行吏治蒸蒸乃疲軟貪黷掛白簡解印綬去者所在多有豈　朝廷不愛其官而郡縣吏益不自愛其人又勢使之然耶要而論之則外任宜重也古刺史典兵柄辟椽屬縣令治其邑得專行今郎官拓落一麾出守老生宿吏參選百里不以其職爲左遷即以其官如借徑惟重其職任出則賦詩以寵之入則陛見以咨之使曉然知　天子愛民而重其官不啻然自效于厥職者有之乎則內擢宜優也昔龔遂以渤海令爲水衡都尉

召信臣令南陽入爲少府卿朱邑桐鄉嗇夫爲司農卓茂前密令封褒德侯當時不以爲過唐張九齡請定制不歷都督刺史不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任臺諫給舍如此則治行尤異雖遲久不調而自竭其才苟考課有聲即一歲數遷而彌作其氣循良輩出海內乂安率由此也則舉劾宜慎也今之郡縣吏其奉監司也如事鬼而承督撫也如謁帝苟洞疑而虛喝之雖輿金輦玉以厭其心尚懼不足敢有昂首伸眉一論列于大吏之前者乎身爲　朝廷大吏不以

優容誘進爲　國家長育人材乃懲一已之喜怒以
行其私又况採摭報于風聞寄耳目於胥吏逢迎奔
走救過不暇其能盡心民事否耶此非按所舉覈而
審定之不可也則祿酬宜厚也漢太守秩二千石縣
令秩六百石今則如師生廩餼而已漢宣帝曰小吏
皆勤事而俸祿薄欲毋侵漁百姓得乎今不惟厚其
祿秩也又時加賜予以勞之不惟卹其在官也即家
居亦祿餼以給之彼有懸魚于壁拔薤于圃終身仗
節死官下不顧妻子豈非士之報禮重哉則久任宜

行也漢吏長子孫以官爲氏歷官久則民情土風諳
練習熟不獨省送迎之擾絶簿領交代之奸僞也夫
爲民而設官非因官而除吏柰何使爲吏者遷除遲
速一若榮辱繫之而視官舍如蘧廬目士民若胡越
耶則廉潔宜奬也夫鹽鐵雖微爲下官惜此名也亦
曰子大夫自有罪耳吾遇子有禮矣故張武受賕文
帝賜錢愧其心猶得古人遺意今貪墨之網不疎而
廉幹之牘罕奏有繩貪之重科而乏與廉之殊典也
夫廉士寡欲非有兼材周禮六計以是爲最爲其與

民宜也使有若坐無完席又手上車其人有若車馬
羸敗妻息素食其人不獨進其秩也不獨勞以書也
不獨高其帷蓋以行部也不獨乘三公使車入殿中
也　朝廷之求之如饑渴飲食郡縣吏之應之如衣
繡晝行舉劾者以廉爲斷考課者以廉爲經如此而
操三尺以繩其後人亦何苦而去榮華之路就危辱
之途乎則考成尤宜審也昔之課吏者六條四善入
計二十七最不聞以催科爲殿最也以催科爲殿最
宋則蔡京倡之而明則張居正尤而效之者也夫撫

字心勞催科政拙陽城之自署下考人所知也與爲
繭絲寧爲保障尹鐸之請爲晉陽人所知也乃　國
家斷然行之者亦以逋欠掛漏吏不盡職則財用無
所出耳夫以吏治民以民生財何道不可而必出于
敲朴喧囂之術乎與使嚴征稅孰若勸耕桑與使急
逋賦孰若厚生殖今之吏束帶趨走善伺上官以要
名譽而已有若李悝之開墾荒土王成之招徠流亡
張全義躬行隴畝見佳禾良繭則含笑而勞以酒食
者乎即使以墾田積穀爲郡縣之殿最其愈于疾征

急歛所得亦已多矣況乎小民室家俛樂而猶逋縣官租稅古今以來有是事焉否耶若此者禁網似寬也而自愈于密疏狀似優也而自愈于薄能整齊于法之中也又能鼓舞于法之外能寬假于格之外也又能激厲于格之中前代盛時所以重郡縣吏者若此其衰也所以輕之者若彼其得失亦既燎如指掌矣苟不惟民生是圖而止以國計爲急以撫民之任而授以威民之權以養民之職而予以剝民之具士亦止此幼學壯行者無以伸其用而屈折以從之耳豈不在 朝廷之風厲之也哉

此是應制時作大似宣公劄子桂山堂集中又是一格其凱切眞摯刺中要害人所不能及

理財用

今日國家之經費者莫如財論者謂開之未盡其方節之未得其術愚獨以爲非然也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正供而外凡茶鹽屯鑄山林榷稅市舶坑冶之類莫不有征使外此尚可容計臣借一箸焉則前此析秋毫者早已及之矣是開之無可開也 先皇帝勵精圖治汲汲焉去冗官去冗兵去冗費然其時尚方供御之數未盡減也土木輿馬之飾未盡省也竹宮禱祀重雲講論之風未盡絕也 皇上冲齡踐阼恭

嘿思道宮中府中一遵儉約減膳裁俸省織造捐顏料下至祠祭牲牢師生廩餼科舉經費工匠胥史之稍食裁抑過半豈復有聲色狗馬土木燕勞日費不貲爲度支憂者是節之無可節也當此時而進計者猶曰開之是必如漢之告緡算車唐之除陌間架宋之青苗保馬此皆言利之臣爲國歛怨不顧縣官有是也此時而更言節之又必官不俸役不食孤獨無糧鬼神廢祀而後可是又言利之臣損國大體不顧縣官有是也議者又以爲賣爵贖刑猶可爲也東觀

記曰入錢爲郎郎選褻矣吏道雜而多端必自此始且使上有銅臭之三公而下有武功之子弟可不可耶至于穆王荒耄乃作呂刑若使元惡大憝納五百鍰千鍰皆得除罪是梟獍塞路而豺狼徧野也可不可耶賞罰者天子之大權恐令至此是國維不張矣然則財終不可得而理耶今日而講救時之策則鼓鑄猶可爲也九府圜法太公行之齊桓霸齊吳濞富埒天子然今日行之而究不能行者錢之權不操于上而錢之利不通于下也誠能嚴私鑄之令設用銅之禁合輕重之式審權子權母之法則錢安有不行昔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盈百萬此其效也則鹽莢所宜講也前代以粟佐屯而鹽行今日以銀供餉而鹽滯有司之侵漁多門私販之阻格莫禁爲之害也　國家革羨餘清隱漏法至密矣而大帥之餉鹽營兵之私貿官吏之需索商綱之把持其弊不改也誠使如劉晏其人去冗員委廉幹一監稱也不必關橋塲所之多其地一發引也不必挨單櫳封之煩其文將鹽法釐而商不病而商屯且可復開此類

其小者耳而其大莫若屯田國家專設屯官淸釐招流散給牛種大約斟酌明制而詳愼行之乃行之而未收其效輒謂侵占之難稽也牛種之靡給也差借之滋擾也水土之未習也不知官借緡錢以資耕具比及秋成依時償直此陳靖之條對也一夫百畝別爲公田自備種糧功力此歐陽修弓箭手之法也特患無實心任事大臣如趙克國韓重華寬以歲月假以便宜何民不可屯何兵不可屯何地不可屯輿師百萬不費民間粒米豈虛語耶至其本計又莫大于重農而積穀　國家痛革明季加派諸弊賦役一書多以萬曆初年爲斷其加意于農民甚厚乃墾田未增流亡未復者以逋欠爲蠲減而不知利不在民也以催科爲考成而不知害不在官也夫蠲除逋負本以甦民乃朝廷赦之有司不赦也有司赦之胥吏不赦也今惟倣漢文景間所欲免者免今年租所欲止者止來年漕而一切舊逋勿赦將今之赦者有望外之恩民旣蒙其澤昔之逋者絕幸免之念吏敢復滋其奸乎況夫訓農植穀善政多方慕義勸輸其道有

在今之守令有若膠東相王成則流亡自集有若直史館陳靖則荒蕪自墾有若河南尹張全義身廵隴畝勞以酒食自必戶有餘糧夫田畝辟則禾穀饒禾穀饒則賦稅完此可操券而得者今不以墾田積穀爲郡縣之上考而以徵逋追課爲守令之先資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所得孰多乎他若通關市省驛遞實戶口覈荒蕪準其法而行之擇其人而任之非有加于常賦而用自足者又有在也或謂國之需財也如農之望歲而其待用也若懸釜之待炊苟必靡太府

之金錢始償其利必積閭里之歲月始觀厥成不幾迂遠而濶于事情乎愚以爲非然也夫治國如治家雖有陶倚富甲天下未聞不累歲月爲功而以積錙銖爲效者漢之文帝三十稅一黎民樂業烟火萬家其視高祖初年蕭何發關中老弱詣軍時必有殊矣唐貞觀石米數錢道不拾遺較之武德戶口賦役多寡又必有殊矣蓋開創之初多形其不足而數傳以後自見其有餘在休養生息俟其自足耳今一時絀于用司農計策亦當如李吉甫元和國計簿寧使財餘于用必不使用餘于財須之一二年漢餉既減閩師凱旋則協濟之征解可省更須一二年屯牧既興士馬飽騰邊實塞人堪敵愾無忝之均輸均可報罷則太倉陳殷內府貫朽之風可坐而待也至若節制謹度如漢隋二文藏富有餘苟自以爲足稍恣其侈心元封大業去前世幾何而匱絀立見在人主清心寡欲節之又節屏若宋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輒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若夫握算持籌察及雞豚巧取一切爲目前苟且計此貞孔僅桑弘

羊第五畸皇甫鎛之徒祇爲國滋蠹耳何足與言天下大計哉

進從千古國計得失洞如觀火持籌而前無不中欵以主度支何憂不足

治河渠

今以發崑崙抵龍門倒懸萬里之黃河謂有策焉可使安流而終古無患焉吾不信也以大禹之絕智黧面目勞手足十三年而告成卒未能使百世而下如江漢安瀾紀南國而滔滔其難可知已後世治河無過疏濬塞三策不獨元賈魯倡而用之也不開支河無以殺河怒利用疏支河開矣不剛淤泥無以迅河流利用濬支河開矣淤泥剛矣不築隄防無以禦衝決利用塞秦漢以前以河治河無所資于河其要疏

兼用濬孟子曰疏河書曰濬川不聞所爲塞也自漢以後因漕于河有所資于河其功在濬兼用疏李尋順水勢鄭當時穿渭溉田卽金隄白馬所爲塞者無幾也至元明以來以河爲漕不能不盡資于河其要在塞而兼用濬張禮孫之建閘三十有一徐有貞之九堰八閘至所爲疏者無庸也夫治河而言塞無策甚矣漢築宣房塞瓠子偶決而塞耳不虞其塞而復決也唐之世不聞其決以其無所用塞也其轉漕關中與漢洛等宋塞商胡開六塔王安石倡之呂大防

文彥博主之而司馬光非之迄無成說所開不必利所塞不必害無足論也惟元開通會河明用之引黃爲漕山東諸水東北入海者轉而西南所在截流與黃爲會然一有壅滯而河患見告矣一有衝激而河患見告矣塞而復決不得不更用塞決而仍塞不得不更慮決故曰塞爲無策也明塞沙灣塞魚臺而不免于決塞荊隆口塞夏邑而不免于決甚且溢歸亳侵鳳泗矣雖然　國家必欲藉黃爲漕則塞之利害安可不審處而急籌之耶今者海運險遠不能遽復

置倉轉運又虞繁費所邀利于河者與元明畧同所受害于河者與元明亦復不異庚寅荊隆口決七月而及歸開八月而及封丘考城諸縣九月而及山東起張秋直通濟南兩省千數百里不免其魚之嗟先皇帝憂之特差滿漢大臣親行踏勘迄今河工未竣患又復作延及數省總河諸臣席藁待罪廟堂之上總總計之亡羊補牢亦云晚矣尚可泄泄以從事乎夫河之泛溢無常其所衝決不一然所決不大害所塞亦不大費如近者專塞荊隆口是矣以其當冀

兗豫之衝切近三輔量材鳩工四省供費此固不可苟焉以告竣也其他北自海口南界淮陽二千餘里審勢計害思患豫防則無噬臍之悔矣此要害之宜審者也河流入海由天津而下者北道也由天妃閘而下者南道也九河入海其故道僅如是而已乎夫蓄水爲漕而河不利于蓄洩水爲河而漕不利于洩此徐有貞治張秋以二壺爲喻一多其孔者穿支渠以殺其勢是也河水一斛泥居其半分衆流以徐下則病在臃腫合衆流以疾行則勢若埽除此陳瑄之塞雀鎮口而受全河之歸者是也又形勢之宜詳者也明臣丘濬以通惠河爲國家命脉攸關如人身咽喉所繫相其權宜而圖度之役淺夫選候人稽巡卒備畚鍤置把帣護木囤供牛車石蔴所疲者四省之民力所竭者四省之民膏計道里之遠近爲財力之輸將安可糜金錢而遺後患急報績而誤國計耶此又工費之宜謹者也其尤要者莫如省議論而專責成言治河者人有管見泥古者不達于今守常者不通于變如明隆慶之開膠萊河也其有當于疏之說

奚若嘉靖之治通會河也其有當于濬之說奚若天啓之築開封也其有當于塞之說奚若博以咨之參而覈之董其事于才望大臣不執偏見不拂輿情不輕變古法不獨倚奇謀傍視務外者亦不得以小得小失而輕議之如漢之王尊唐之劉晏宋之司馬光明之徐有貞潘季馴則白馬何必更沈元圭何難再錫哉苟不權國儲之大計念民生之安危度古今之事宜量形勢之遷變而曰吾有上策可以超汲鄭而軼二賈此必迂遠不切于用徒爲旦夕補苴以欺世大言者耳安有知過神禹能使萬里建瓴之水如江漢安瀾與天地同其罔極者哉

歷歷指陳如聚米爲山真治河之石畫

謹海防

國家西北則有邊備東南則有海防備邊之難百倍于防海故昔人以爲無上策也若海寇則不然秦漢以前寇盜絕少間出没波濤擾擾邊郡大率勾連內盜鼠竊狗偷無足大虞其入寇也非巨艦不能容兵甲非乘潮不能運巨艦非占風不能資潮汐一失水勢則尾大不掉矣一據陸地則是不壓而欲走無翼而思飛矣雖有孫恩盧循朱清張瑄方國珍鄧茂七之徒一時跳梁不旋踵而撲滅嚮之于人直疥癬之疾耳今且深其患于腹心豈非不察古今制變之勢而漫爲苟且塗塞之計以至此 國家誕膺天命西走白狼東浮樂浪願爲保塞之民不可勝計獨閩海鄭逆一負隅小寇耳遷延滋蔓殄滅無期南則屢犯兩廣北則數寇江浙前者入金焦山薄秣陵縱橫大江與我師相角雖大創而去今其遺俘餘孽竄伏窮島斬草不去根終當復發柰何不爲長計遠慮以永奠海濱之赤子乎往者指畫形勢無過戰守勦撫用之終無大效豈其計有出于戰守之外算有過于勦撫之中用之未得其方故卒未奏其效耶今之言戰不如守者此已亥以前之論也而沿海州郡時被其害所爲守者安在哉今之言勦不如撫者此已亥以後之論也海上日報投誠殘卒饑民相驅而至其渠魁有名號者恐未必稽顙歸命也益言守者止于守不知守即爲戰故時有躪入之憂言撫者止于撫不知撫不廢勦故終無蕩平之日故先事不得不言守海自閩粤届燕齊萬有餘里其扼要原自無多逆戈所犯僅在江浙間不能及登萊天津也故防東南尤

甚于西北在廣有三路在閩有水塞五在浙有六總在江南則吳淞爲咽喉江北則狼福爲要害若閩之厦門浙之舟山江南之崇明皆在海中尤必爭之地不可一日不守今其地何常無兵大槩賊既委去我撤兵守之耳故前此議守議棄議論紛紜豈可以海道險遠軍需艱阻僅爲一時牽制之形不爲防兵久駐之計哉至若賊之去來無常海之風汛有定如昔之日本寇北則犯廣東東則犯福建此其大槩也故二月以前風候不常十月以後風復不利防汛者以

三四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防海將士豈不知之
今徒見其出入無時久而怠玩北其猝至捍禦無及
矣必令總督提督重臣躬至風汛親臨海邊分兵出
汛有如內地營兵按期操演賊又何隙可乘而窺我
干樊籬之外哉又沿海舊有烽墩五里一墩十里一
哨無事偵探出入有警烽火立傳今軍籍旣除墩軍
盡廢豈豫備不虞之道耶誠令斥堠嚴而程不識之
壁壘難犯巡哨密而周亞夫之帳下不驚事若尋常
不可忽也此我之所爲守者如是而所爲戰者在其

中矣昔越之伐吳必有習流之士漢拓西南鑿昆明
以教戰苟驅不習水戰之兵用之洪濤瀾汗之中是
猶以步兵之地而列車騎長戟之場而試劍楯必無
幸矣宜招募沿海壯丁及蛋戶烏人令與北兵雜練
之如孫權征江夏董襲突入蒙衝刀斷兩紲公孫述
橫江作浮橋魯奇直衝而進飛炬焚之如此則使舡
如使馬而後可爲有水師又如曹孟德作鬬艦以絕
戰晉武治樓舡爲木城楊素用五牙六拍竿容戰士
八百人此皆用之江河者猶若此況于大海茫茫浮

天無岸之所乎今閩浙間雖倣海舡常法而置造有
限比獲賊艅制度未絜今大將行間時聞自造戰舡
有如海鶻必期制造精堅一可當十使賊不得挾彼
所長攻我所短斯爲萬全耳至若寇之入犯也多乘
虛而掩吾不備吾豈能築萬里之城而爲之堵禦哉
一方有警人各自保不相策應是以寇得伺間而攻
其瑕隙也宜令海上諸師分遣游兵多張旌幟往來
巡徼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連壤接界似出一家閩
之兵下則哨至大成與東粵兵會上則哨至松門與

浙兵會浙之兵南則哨至烽火門與小埕兵舡會北
則哨至洋山與竹箔沙兵會絡繹縱橫此擊彼應動
猶風雨止若丘山么麼小醜何由抗我整暇之師耶
雖然此自爲戰守則有餘矣而內盜常與外盜相應
則山藪不可不除也奸民時與叛民爲緣則接濟不
可不絕也昔之爲寇者山自爲山海自爲海今則山
與海相通然海寇之入山者恒少而山寇之入海者
恒多況我以全勢制寇于海而賊以小蠢牽我于山
內外策應以分吾力如之何其可也必使內盜淸而

外寇無多援○必使內盜絕而外寇可專制矣○若乃賊處大海○內地虛實何由悉知○以奸民陰爲偵伺也○而且芻糧絲枲○彼所匱乏者○逸出而與爲市○今　朝廷一禁奸民○絕接濟○遷沿海居民○不使交通○而賊之饑虛無所仰食者○皆投戈釋甲○丐餘生于我矣○賊之桀驁有所憑依者○皆焚巢破穴○冀免死而他徙矣○然猶有惘不畏死○乘間而竊出其外○依附爲姦○投隙而潛入吾內○更有行間將士○因緣爲利○與彼私相貿易○而漏洩兵機者○此在將帥大臣○不可不爲奸先防○尤不可不爲部曲防也○誠如是也○賊之勢○日窮日蹙○賊之黨○日駭日散○必有欲來而觀望者○招之○可也○必有窮迫而歸命者○撫之○可也○此非我之兵力○能入其巢穴而覆之○殲其醜類而服之也○其幾兵剩卒○飄泊無主○靡所仰給者○勢必來歸○而元惡大憝○猶復挾羽翼○負荒隅○困則自相解散○而游波不復再揚○倘吾備偶弛○彼力更聚○而養癰貽害○不足深慮乎○故○寇○之○窮○而○來○者○不○得○不○撫○之○撫○之○所○以○孤○其○黨○也○寇之遁○而○伏○者○不○得○不○勦○之○勦○之○所○以○拔○其○本○也○我之防守者○既有

金湯之固○而平時所爲練兵卒○治舟艦○復精整有餘○會諸路之師○而犄角以迎之○彼卽竄依海外諸小國○吾奉　天子神靈○宣尺一之詔○誰肯納我叛人○結怨　天朝○自取罪戾○且知吾必滅此朝食○將○又○有○執○之○而○獻○于○軍○門○無○容○斷○弦○折○矢○巳○奏○凱○于○　九○重○之○下○者○矣○則又安可以苟幸無事○而廢久遠之計哉○

防海要策雖無事尚宜如此悉講況多事之日乎

嘉靖倭警可爲深戒

慎考課

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制三歲而小考其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即今之歲有舉覈其遺意也九歲而大考其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即今之三年大計五年京察其遺意也國家建官三年一考專其事于督撫不嫌于外重而內輕五年一察總其權于銓曹不嫌于外輕而內重故舉而兼行之內外表裏其制綦密上世迄今馭臣之方考課之法莫易于此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以伯鯀之無成必待之九載而殛在上世則可而末流則已疏故魏文帝太和詔曰三考黜陟可黜者未爲遲可進者太賒緩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令愚滯無妨于賢者才能不進于下僚非無謂也 國家踵前代之法三載考成五年大計以綜理之法如是止矣近以計典將行苞苴竿牘奔走逢迎以避糾察以綜覈之地爲彌縫之階以糾衆之方爲補救之術以除奸彰善之事爲賄貨行賂之媒 皇上赫然勅令罷之專以三年考成爲斷昔漢京房因災異作考功課吏法制非不密

當時以爲煩瑣又格于五鹿充宗之議令房自行魏郡而卒不用其言魏劉劭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事下三府後竟不行黃門杜恕之論有味哉其言之矣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世有亂人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需稷契之臣殷周無資伊呂之佐矣今國家以京察不足任而罷之去一法之弊不能更去一法之弊夫安見考成之不猶夫京察耶去一法之弊不能更立一法夫安見考成之獨善于京察耶郡縣之賢否憑于監司監司之賢否憑于督撫下之所以奔走其塗上之所以上下其手不知其何若矣而謂法可獨恃乎夫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方彌僞自昔以爲歎矣然而不能不任法者則以有亂人而無亂法也愚以爲大計之法亦有不可得而廢者昔杜元凱謂申唐虞之舊典去密就簡各考所統官一年以後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此三載考績加密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優舉者超用之六載劣舉者奏

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此
較五年一計稍遠矣然而內外之分計不容偏廢亦
業可識矣有外之考成而內由以定遷除則內不患
懸慮而爲之有內之京察而外由以春升降則外不
得專制而行之然則考察之法合內外而不可偏廢
有斷斷然者若夫法久而弊在審用法之人而不在
更法之數數也使外之爲督撫者能如京房杜賁其
法之煩者何必不同于簡而簡者自異于煩使內之
爲銓諫者能如盧毓劉邵其法之名者何必不歸于

實而實者何不副乎其名　國家誠能于銓諫大臣
擇公忠端亮者居之但循五年三載之成法庶司百
職無不效能于上而成理于下矣苟慮五年大計之
無益而罷之以歸三載之考成使又慮考成之有弊
又必如何而可耶故门有治人無治法

此百世之碩畫從格外求之即生弊竇

用文武

陸賈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戰國策士
之餘論也禹益周名出總戎行入柄國政自古而然
晉以郤縠將中軍謂其說詩書敦禮樂魯之戰于濟
也季孫曰須也弱卒之三刻踰溝能用命焉古之造
士秋冬教禮樂春夏習干戈其出師也受命于學其
凱旋也獻馘于泮故以之立朝則能文以之戰陣則
有勇貫革之風息而講武之訓無忘修文之化成而
戒備之經不廢後世好尚一偏二者不可復合有謂

手挽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有謂長鎗大戟安用毛錐
爲者始則判若淄澠繼則互有軒輊終則勢同水火
北齊顏氏兵誡乖篇天佑末年清流羅禍未有不由
一時之崇尚相激而然者也　國家應運而興入關
將相多魁梧傑出之才及乎敦崇文教相與黻黼而
潤色之乘時遘會天寶啓之而傳之子孫不可不立
法以貽之也夫重武必輕儒輕儒者莫如元而元之
獲報于儒者奚若也右文必賤武賤武者莫如明而
明之收效于武夫何如也今日踵明舊制分文武兩

途春秋試之然以文取士亦其先資焉耳以求臨事
治民慨乎遊刃尚難其人況于行軍用師之際乎則
選舉之法安得不與制科參而行之或鄉貢薦于吏
部或進士辟于公朝或茂才異等保舉于將相大臣
則　朝廷收効于文士豈徒敷奏以言而已哉武經
試士既鄙其剽竊以弓馬熟嫻為重為一人敵則善
矣若春秋史記天文遁甲諸書運用一心變化莫測
稱萬人敵者恐未能出其中也宜令督撫提鎮重臣
或拔自行伍或起自偏裨或保自草野布衣與文臣

舉士同其功罪不由武科不依常選可也文武二途
並行若此自必有虞詡儒者而矜鋭見才張奐名士
而禦羌多畧終軍班超棄繻投軍而立功于域外豈
有名儒宿士而將畧非所長者乎必有祭遵雅歌投
壺魯肅手不釋卷賈復敦尚儒修呂蒙宿學不及豈
有威名良將而不讀書曉大義者乎是文可兼武武
可兼文文不必兼武而即備武之用武不必兼文而
自裕文之才漢之太尉與三公同秩晉之司馬與宰
相分權安內攘外修德止戈長治久安道必由此苟

徒襲前代之成法以覊縻一時之人士吾未見國家
收其實効者安在也

文武試士之法以覊縻天下之人才耳求文武實
用舍兼行保舉不足以得人此不易之良法

審曆象

欽昊天授人時此唐虞相傳之心法也故後王建極執中五行五事與天道相準斯受命創曆之本原定矣他若天官所誌靈臺所掌此太史備官疇人子弟爲之其於法天勤民之大旨不在乎此也雖然帝王無事不與天道日月薄蝕星辰沴戾氣運偶乖引爲已憂節使治曆未精授時有誤輒曰此肄業者之推測云耳其與唐虞欽若之心法有當焉否耶國家五德乘時改朔正統百度維新時必有以甲申爲曆

元如明初博士元統請以洪武甲子冬至爲曆元者近因太常卿鮑洋湯若望推驗精密悉依其制然垂爲萬世法不可不加詳也要而論之堯命羲和而後如周史佚萇弘及春秋梓慎裨竈戰國甘唐尹申皆能推驗天文名聞當世然而閏多失置晦朔固殊其術得在要畧失在精詳至于穿鑿附會以逞臆說則無有也周末秦初緯書雜亂六家之曆托始黃帝漢初張蒼雜用顓頊唐都洛下閎繆尤甚三統四分未抉要渺兩漢之制莫尚大初若乃劉洪乾象始度月行姜岌測纏乃推日蝕何承天以日明至傅仁均以月定朔至唐僧一行演大衍之數其曆始密迨于宋金以及元明凡二十餘改而元太史令郭守敬所作授時曆爲最其制造儀器尤爲精細明祖因之號爲大統故從來言曆者不患不深而患在拘執已見天象偕合遂指爲定衡不知其偶合者在此而漸差者又在彼矣以唐言之大衍爲至精亦復時有不合所云天造告譴于經數之表變常于潛度之中亦豈足爲定論乎以元言之授時爲至密大德三年八月推

日食而未食其六年六月日食而又失推守敬時在天官亦付之無可如何蓋天行不能無不差之度而立法不可無一定之衡以一日之定法而欲齊千歲之錯行此必不得之理也且天必有差不能執其歲時而斷差法必有定不能泥其偶變以廢定以必差之天就法法既不足驗以不定之法逆天天又不可知此又不易曉之理也然則諸家之說可盡廢能出吾絕智以周知六合內外乎曰不能蓋言曆未有不以天爲斷亦未有不以地爲衡以天爲斷莫若明歲

差以地爲衡莫若別道里故上世未有以立差爲法者自晉虞喜以五十年當退一度宋何承天以百年當退一度隋劉炫又以七十五年當退一度唐一行又以八十三年而差一度元郭守敬又約以六十六年而差一度大吉差而失之過者非數之過亦天行之偶過而執以爲斷耳言差而失之不及非數之不及亦天行之偶不及而執以爲斷耳參而論之惟守敬爲得中而邵子堯夫以日月交感爲本其理可準也自元明以來未有以地儀定曆者朱淳熙丙申三月日食西北隅至一分半而復其年有人出使在北正當食時適及自河北自北望之則月輪虧及十分之二明正德甲戌日食北京方虧而閩廣食既乙亥日食北方未甚而蘇松盡晦凡在地廣三百五十里在天差一度幅員萬里南北異規四時分刻豈能執一槩而槩其中乎此因地定時其法更推衍于西洋則湯若望之分刻殊道其數亦未可移也審是而揆天測地有其本矣若乃曆術有勾股知用邊尤宜知用角曆器有渾天古以渾今以平古以全今以隅步

氣步朔以消長爲衡定日定星以高庳爲準此卽上林淸臺考課第一未能越此而他求畸術也雖然法之後起者未有不更密於前道之審今者未有不加詳于古是在疏觀寘測以爲一朝之法度豈得以天道遠而可詭異以欺世哉

曆有專家抉其大旨而靈臺諸法已統貫于此

慎刑法

王者象天而作刑刑者可已而不得已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立本曰仁劓刖椓黥蚩尤所作而唐虞不廢聖人保民如赤子其欲去傷毀而予生全何時不然吾導之以德行閑之以禮樂猶有不率者以乘吾化而無以壹民之心志不得不爲刑法以防之至于斷肢體刻肌膚而有所不惜夫亦使民知率吾道者如是其康樂背吾教者如是其慘傷以生人而立殺人之法以制刑而成措刑之風後之人不得

帝王之心不能用帝王之法此肉刑難復于後議而遵道者少笞撻頻減于前例而犯法者多所由去古愈遠也夫泰山百仞跛羊牧其上城高數尺樓季不敢踰此申韓之法何必非堯舜之法也堯舜立法如是而天下頌其仁申韓立法如是而天下痛其酷法則同而所以立法之心則異也唐文皇縱囚來歸梁武帝决獄而泣此世主之心何必非堯舜之心也堯舜實有是心日用法而法益省世主徒有是心欲舍法而法益繁心可假而所以推心于法者不可久假也誠如是必使堯舜之人用堯舜之法法不幾爲具文乎不知古帝王日用法而非倚法爲用未嘗求法于法之中惟求法于法之外知法者爲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亦逆知後世必有不能如吾意而用吾法故宅流鞭朴象以典刑防其過以制其不及又不欲如三辟九刑使人動指科條而深文以入之也則又反復告誡以用刑之大旨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是卹由今以思而曉然于聖王之法令非法令也即德教而變以逌之者也聖王之刑

僇非刑僇也即禮制而痛以懲之者也後世執而求之且曰聖人固嘗如是行之矣此黃老刑名之說申韓法術之家所由紛紛而起也雖然世非淳古俗尚泯棼欲下車泣罪人使民自愧悔不可得矣無已爲之主者審定律令使愚民知所避奸民無所弄而後知廷尉爲天下平用法一傾人無所措手足雖未能刑措而世罕冤民其亦庶乎可矣 國家恩詔屢頒頻年肆赦定朝審之例遣卹刑之官而天下斷獄尚多郡國囹圄充塞株連逮繫相望于道豈世降俗漓

仁恩難浹抑執法之吏奉行未善以致此耶要非無故而然也刑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　先帝詳刑官詳定條例民未通曉廷鞫考訊音維滿漢一任譯者翻覆其間滿吏任法斷漢吏苦其拘執漢吏揣事機滿吏疑其狗縱而奸胥猾吏舞文弄智胥出其中于乎竟寬邂逅豈能無憾哉魏盧毓云古今科條法宜一正不宜兩端今議獄者不遵朝廷畫一之令而憑獄吏援引之例揣其情于莫須有傳其罪于將毋同欲活者與生議欲陷者與死比

夫罪疑惟輕失出可也而必引使入令不在上而權乃在下不幾爲刑法開二門乎又如偶探登聞遂開告訐機變巧詐之徒走死如鶩含沙射影羅織爲工而曾參無過妄恕殺人不疑何嫌繆指竊盜一入欲案轉展勾連督撫會訊達部候旨小加駁勘動輙踰年展轉稽延便淹數載覆盆之冤氣未得見天而棘木之窮魂早游地下矣又若周書父子兄弟不相及罪人不孥王政先之今一人有罪從坐一家一家從坐相連十室起解省會則縲絏載塗審定京詳則填塞狴犴有罪拳引苟免須臾無辜株連止求速斃勢必殺人者不死而見殺者死劫財者不死而失財者死坐贓者不死而證贓者死可痛耶不可痛耶至若追贓一法令如束薪人罹重辟財産入官計其價直變賣入官而貪吏奸胥因緣行詐貲財既絶按法行刑百計鑽營惟求緩死拔害平民飛陷富室罪有赦減之日贓無盡納之期　朝廷法紀之場止爲逃死之藪墨吏誣蠛之口且爲斂錢之圖甚至人亡産絶妻子拘攣承追官吏代受參譎不得與大獄重囚

同其罰釋郵獄慎刑頗若刺繆又如援例肆赦贖罪納鍰虧法爲甚古者情有可矜事有可疑或在八議之列則赦之未嘗借事數數行此偏枯之物也大奸巨猾悉與赦除殺人不必傷人不刑奸先多門善良短氣虎豹出柙爲害尤深占星封府日復恣行無忌矣周書贖刑本謂罪人之疑而輕者姑從薄罰耳今讞獄已定吏令納貲以北寺論囚之地爲西園納貨之階富者多財幸免貧者乏賂受刑人命輕于金錢刀貝重于法律尚可爲訓耶　國家一切贖鍰槩與

的決本欲杜貪污厲廉恥今小者塞其私竇而大者開此倖門以求用法公平豈可得哉 朝廷仁覆羣黎推念及此思解而更張之何患刑之不措而幾文武成康之治乎乃世之論刑者率謂子產以猛糾民武侯以法治蜀是以威勝矣不知適以長萑蒲乳虎之風又以文帝除肉刑景帝減笞法是以慈勝矣不知止以滋網漏吞舟之弊古帝王以至仁惻怛之心而行嚴峻難犯之法有罪必誅赦不輕下而人不得以爲刻有疑必宥有過必矜而人不得以爲弛 皇

上上法堯舜臣工式敬典獄與其法定而復縱毋寧慎于刺獄之初與其刑輕而犯多毋寧嚴于斷決之後其大要一以審定律令爲斷雖一成不變而上下已盡心矣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繼之守而勿失雖未臻無刑之休循而行之化將自成矣

刑有一定民知適從因一事之異同制一法以防範流弊愈滋大旨以審定律令爲斷近時藥石之要言也

足兵餉

今天下無歲不用兵正供而外鹽筴關市諸費爲餉者什九在兵而猶苦欽額欲省兵以紓餉兵未可議省也欲增餉以給兵餉未可議增也欲從兵外籌兵餉外籌餉而兵不從天降餉不從地出又何道而籌之也然則兵且坐耗餉且坐絀九州之廣人士之衆竭度支之心計殫樞府之深算卒不能有裨于毫末乎夫平吳而解兵此山濤之所爲隱憂也不加賦而自足此桑弘羊之所爲而欺也爲今日計不必于兵

外籌兵即于兵內籌兵可使兵之多者不妨少可使兵之少者愈于多不必于餉外籌餉即于餉內籌餉可使餉之自有餘者無不足可使餉之偶不足者自有餘則爲 國家急治之以紓目前之計者有二爲 國家繼策之以立一代之制者有二一曰聚軍實宋范鎮言樞臣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僉兵不已民已困而取財不已今日之勢何以異此樞臣但知責餉于計臣而計臣不敢問兵于樞部守衛之將按籍而求動稱額設征戍之旅捧檄而往誰

覈虛糜防汎何從而定冗冒何從而稽精鋭與羸弱
何從而簡覈惟戶兵二部合兵餉二議酌其因華虛
實度其正額協濟不以察冒詰營伍而以詰都統不
以汰冗責偏裨而以責督臣將設兵有定數而兵必
有可裁之虛名養兵有定數而餉必有可省之實用
矣一曰罷調遣夫開國創平禁旅四出海隅底定征
戍有常所爲設重兵以衛京師分鎮兵以防郡國者
詎何今者猝有小警輙遣禁兵一將軍出竟一將軍
返旆芻糧推輓舟車絡繹郡縣安得不悉索民間安

得不愁苦哉古者戰其地卽用其地之人如漢武之
備邊也取之上郡隴西北地其擊南越也取之會稽
豫章其伐朝鮮也取之齊遼東開西南也取之巴蜀
何嘗盡期門羽林之士而疲于道路哉昔蘇軾有言
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則禁兵可以漸省內無屯聚
仰給之費外無遷徙供億之勞其言切實可爲良策
况土兵諳形勢保鄉土輕險阻而易器械便期發而
習舟車何止往來供費節省無算已耶所爲急治之
而于兵餉必有補裨焉者此也繼此而圖者莫要于

屯政之實行夫屯之宜行前代行之而未效者何人
市之議復今日議之而不行者何故驕兵悍卒動以
水土服習爲辭討臣孰復率以散失官錢爲阻築室
道傍大要坐此不知士卒游惰仰食縣官一旦令冬
被甲兵春服耒耜難與慮始有必然者昔唐府兵久
廢李泌議募屯卒惟以給牛分種多方勸誘耕者漫
多貞元中關中戍卒因田致富此其效也 朝廷爲
萬世不拔之計而徒惜目前數十萬金錢有深識者
斷不出此况舍此而利有大于此者不爲可也舍此

而利無大于此柰何慮水旱計償責使陳靖石畫格
而不行若宋世之可歎者耶 國家議此等事與二
三器識大臣斷然行之不致因循作止而欲坐收其
成功何可得也屯政既行又莫如兵制之急定夫重
內所以制外而強兵莫如練兵漢內有南北軍外有
郡國都尉唐制府兵八百餘所五百居關中宋禁兵
號班直而廂兵留本城明錦衣都督分掌京兵各省
設衛所其爲拱衛神京臨制四方皆號良法 國家
兵制其則不遠所宜講者立法未久漸于耗亡召募

紛紜如羽林彍騎諸名始則兵與民二漸且兵與兵
二以田募兵者田盡而兵廢以選招卒者選壞而卒
疲此其弊古今一轍莫可誰何爲今之計宜取蘇軾
練軍實之說相輔行之軾以民生二十以上至于衰
老不過四十餘年其勇銳强力足以犯堅冒刃者不
過二十餘年耳今一編入伍廪之終身是卒凡二十
年無用而食于官自此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
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自今以
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上則收限以十年而除

其籍其精力思慮猶可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軾言
若此今善通其意令民二十以上爲兵者二十年而
罷授以田而教以戰使其室家衣食寬然有餘應募
之日鄉爲資送以寵其行退籍之時官爲額給以休
其力一人之身出其力以效于　朝廷者不過二十
年而二十年之內所爲望外之賜賚與倖際之功名
皆身受之及退而歸于田里其筋力猶足爲身家計
則人爭願爲兵而惟恐除其籍者矣如是則設十
萬之兵不如其設五萬也人皆精兵則一可當十矣

給五萬之餉不如其給十萬也兵皆足餉則民願爲
兵矣而且屯田非世業那無豪强侵沒之虞營伍皆
精良則無老弱占籍之患其除補授受悉爲詳定令
郡縣有司參而行之將　朝廷歲歲有精兵而無府
兵三變之弊在在無缺額而無開實邀賞之虞此二
者又兵餉不易之常道也　國家反側初年兵制未
定一切賦稅悉佐軍需而滿兵欽餉歲或三四月綠
旂兵多者歲且半年況中而平猶未免此惟前之二
策爲救時之計後之二策爲長久之圖斷自　宸衷

佐以碩輔準漢唐之制不襲其弊裁宋明之陋獨整
其綱孔子所爲足食足兵而民信者其道不越乎此

字字金錢行行驍騎不出戶牖知天下

興屯田

天下不能一日去兵即不能一日無餉日夜歷大農之筭卒苦不支凡可爲軍資計者纖悉畢舉然建一策與一事不能有利而無害或且利少而害多 國家亟日前尚不惜孳孳講求行之獨至事有百利而無一害無知愚賢不肖皆知其宜行尚復因循瞻顧卒莫收其效莫如今日之屯田漢晁家令募民徙塞下後之言民屯者本焉後將軍充國上便宜十二策後之言兵屯者本焉唐宋以來代有舉行至明初更

收商屯之利 國家修復古制斟酌時宜豈無見于便宜而爲之說者曰凡民難與慮始易與樂成若史起鄭白之徒始未甞不勞苦嗟慼而後且歌咏不衰此治水之法有然也然而屯田之與治水則微有間矣治水者去害而就利其事勞而得逸屯田者因利而興利其事半而功倍行之一時有一時之利行之一方有一方之利行之兵則兵利行之民則民利行之商則商利所謂行軍百萬不費民間粒米其說斷然不誣也說者曰西北土曠易屯東南土狹難屯非也光武分田南陽羊祜興屯襄鄧明初遼東開屯一萬一千三百餘項而內地江浙間多者三四千項少者亦不下二千餘項其在東南者淸其隱佔而豪强屏息則田無不足其在西北者開其荒廢而流亡漸集則田且有餘說者曰戍卒游惰仰食縣官一旦冬被甲兵春服耒耜恐變生不測差役耜夫勢所不免非也昔充國留兵公田子儀自耕軍中魏武身爲士卒倡豈皆別籍屯卒歟宋人營屯屢舉輙罷正以禾黍未登場而敵騎蹂踐今之軍伍有此患歟明制三

分守城七分屯種即有繼丁貼役貧田假佃之說酌而行之何至有差役之害歟說者又曰民以土著而弱兵以招集而强約束未嚴弱肉强食徵課稍缺民受其殃非也昔孔明之耕渭陽也民如按堵在統馭之有方耳兵民糧稅那移飛洒一按籍淸除而已足蒐狩無譁什伍相保雖兵民雜處亦復何虞說者曰民皆土著兵非本籍有不習耕種不能水土之患非也古之籍兵各于其地今即分其地之人授以能耕之地何患其不耕若漢之弛刑徒宋之弓箭手豈皆

士著而金城上谷風沙廣漠之場尚可奏效況其在大江南北者哉凡此皆前代所患而非今日之大患也今之大患莫如阡陌未開名已在籍青黃未接吏已在門催苛疾急勢必逃亡則有逃屯緩其輸粟荒地永不起科可做而行也虛糧未除逃戶難復則有如胡璉所條總括羣紛畫一格式詳註都圖土名明開收除新舊可做而行也官地民地久爲榛蕪一當撥給原主紛爭則有荒田絕戶虛稅按年隨官地之多少爲分屯之衆寡可做而行也乃尤有相顧而莫

能倖舉者莫若計耕具之難給而虞屯費之不償夫急目前之功者遺遠大之業惜一時之費者聚百年之利宋陳靖爲勸農使墾田幾徧河南三司以費多寢其事熙寧間以屯田所入不償又復報罷故終宋之世兵力不支　朝廷誠欲爲萬世無疆之計一頃屯田約費三十兩東南工費稍有增加北及秋成廼令償直卽使萬一水旱爲衆散失猶尚爲之況其未必然者乎柰何惜此區區舉朝枝拄莫敢任事屯之爲屯其爲利害槩可知已若曹操納韓浩之謀令棗祇屯于許下戢爭之地猶尚行之其利若此況太平少事而謂法難卒行必不信也屯政既修水利爲本周禮遂人之法方井一里有溝十里有洫百里有澮古人損膏腴之地而有所不惜者時蓄洩以備水旱失其利于田尤得其利于田也自秦開阡陌溝洫大壞後人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陂而遏之利旱歲而不利潦潦然言水利于西北與東南則有殊西北土曠旱則大陸若焦水則奔流如瀉西北喜水乃更以水爲患者此也東南漥下羣水所歸長波巨浸所

在流溢田因水澤豐沃十倍東南苦水而水反爲利者此也然而西北水少治之反易東南水鄉治之更勞西北水泉隨地而涌窪而蓄之泛者以東鑿而井之斷者以續東南地形高下不齊高者桔槔以灌輸下者塘堰以蓄洩旱固可虞潦更足慮此西門豹魏起所爲引鄴水以爲利而翟子威杜元凱又決壞隄防以紓患也　國家因屯田而規畫水利在西北則計其無水之害在東南則去其有水之害西北蓄水則田皆可種不必盡輓輸于東南民皆歸業禍亂不

與東南防水以洩水則淤田皆可播植歛收數鍾不必言矣屯田水利相爲表裏在 朝廷擇一二實心任事大臣爲營田水利諸使如趙營平韓重華勞來勸課又如元虞集所云聽富民開墾以墾土之多寡爲官爵之崇卑則外而九邊內而省直無不耕之土無不耕之時無不耕之民與兵又何區區兵餉之不足用大司農之心計爲哉

屯爲兵設民在其中有事無事行之俱利此萬世不易之良法而難于舉行者計目前而昧久遠似

此石畫鑿鑿可行復何疑慮

守成法

一代之興其能保世滋大必有開創之主以明作之氣振之于前必有守成之君以敦大之心培之于後蓄聞國之初非更法令易制度無以滌舊俗之汚而布維新之治所特繼體之令辟率由成憲優柔敦厚以養之于以樹不拔之基而衍無疆之慶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唐之貞觀古今稱極盛焉論者謂天下初定待有因革類必襲從前之積弊而大創之其爲力也甚難若承平既久人心帖服不難舉天下而惟吾

所欲爲然何以成康之吝嗟告誡惟率祖攸行文景恭儉清靜守成法而勿失貞觀立政務在與民休息考其治刑措數十年究其澤利賴數十世豈非培之以寬厚之心養之以優柔之量何庸日取前人之法而紛更之也哉夫作室者必堂搆之相承爲菑者必播獲之克繼上治以久遠而成大化以重雍而致自古守文之主未嘗不與開創同其休烈者也 皇上沖齡踐阼纘 列祖之丕基其覜成康之繼周庠文景之係漢業猶爲過之恭嘿無爲與時休息民登康

皁而治躋昇平可坐而致也而乃政紀之未恊者日煩更張治績之罔效者尚求屢易與輔弼大臣斟酌圖維幾于日昃不遑矣夫亦民生之未遂治理之未臻變革移易以求至當而未致以爲郎安也耶夫法以弊而屢更及屢更而弊仍未去制以利而頻改及頻改而利猶未興救禮者以刑刑繁而禮愈失也禁奸者以令令密而奸益滋也懲寬之失而矯之以猛鑒緩之弛而治之以急爲一時補苴之計則得矣非所語于垂永久而寡民過之道也愚以法不慮其不

備在乎有善用其法之心制不患其不固在乎有善成其制之基其道莫尚乎持大綱天下事從其本而治之者事逸而多功從其標而求之者力殫而罔効則繁瑣纖曲之數不足計也其道莫尚乎期久遠天下事休暇而觀厥成者如烹鮮之不擾疾速而計厥功者如治絲之愈棼則急切苛察之事不足圖也其道莫尚乎開誠而布公天下事任人以行法者法雖壞而人自飭立法以拘人者人一失而法并廢則逆詐防奸之意不足貴也誠如是也法不必屢更而自

來寧壹之休制不必頻易而自致和平之福國家忠厚開基十年十世自進于純王之治者此道得也豈後世任綜覈喜變更一切苟且塗飾之術所得而絜其短長哉

此丙午制策也于時更令申爲第一塲其得雋者仍相沿八比行之斯篇亦永叔趨時之作猶是與陸宣公方駕齊驅

平叛亂

天下有根本之憂而猝然之變不足慮也承平日久人心狃於便安猝有意外之警兵旅之事倉皇錯愕莫知所措識者以此無足爲大虞在靜氣以俟之鄭重以制之審乎進止遲速以平之雖禍發于俄項而功奏于旦夕所謂廟算有人撥亂反正直反掌間耳國家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年穀時熟百姓乂安垂白之老幾幸化成少壯之夫不知兵革沐浴歌咏三十年于茲矣皇上念時運之昇平思功臣之嘉績以

三藩遠處邊陲令解兵柄亦藝祖與功臣共保富貴之至意也爲詔令以宣之遣重臣以迎之築第宅以居之發帑藏以賚之飭傳驛以供應之其家口輜重繁多又撥數省之正供以贊給之所以待之者至周且渥矣比至京師方飭廷臣郊迎張樂設宴陛見之日君臣握手慰勞有加雖唐虞喜起一堂未之或過而漢唐以來處有功將相所不能及也乃三桂借將佐迫脅阻兵黔蜀之區精忠尤而效之猖狂作孽于海閩之地江浙之間倉皇擾亂封疆重臣人有震懾之恐衣袽之戒豈乎此行間將士以平寇靖亂爲任所爲臨事而懼者自宜如是若夫坐謀帷幄之中深達古今之機宜未嘗爲之動色而知其事之無成也今天下之大勢首在明順逆而與師動衆尤惡乎無名三桂當明亡之日以君父大讐力不能報乞師于我秦庭之哭義至滅親國家爲之出師戮元兇而埽餘孽桂之志願了是乎畢矣爾時一死以報先皇于在天謝生父於泉下桂之忠義豈不與日月爭光哉桂既度天命之有歸傾心瀝血爲國家捐軀宣力夢

誠餘氛　先帝降以王爵寵以殊禮申之盟誓重以婚姻巴蜀初開駐節漢中滇黔既平永鎮南服三十年來三桂受恩君父榮其祖考而世其子孫所謂河山帶礪十世猶宥者豈更有出三桂上者耶一旦狂悖至于稱戈犯順賊殺守臣而逞其鴟張之勢其爲順爲逆不待智者而決矣至於精忠父子自遼來歸世受國恩秋毫莫非主恩者又不足言矣其兵之起也何名可指何釁可乘使天下之人心翕然而與之不過欲處外藩偃仰自恣一旦置之閒散之地鳥盡

弓藏惟恐富貴不能長保小人患失無所不至計不反顧而出此耳嗚呼昔漢高與韓彭諸將並起布衣分裂形勝之地而王之卒以遇處猜嫌勢不兩立鳥窮則啄獸窮則搏誅夷菹醢天下莫不冤之至如五代篡逆相尋唐世藩鎭跋扈其後郭威石敬塘迫而謀反非人主皆庸猜刻印朝廷控御失宜阻兵犯上相激使然今

國家處三藩于邊陲號令一稟于中

朝莫敢撓法而自擅旣無漢唐以來尾大不掉勢必剪除且遏於宋祖以及身富貴處功臣不過市田宅

爲子孫計居邊方而腹心是倚釋兵柄而榮寵彌崇何猜何忌一旦反兵逆命欲使人心響應以成其賜張孫突之志我知其必不然矣雖然亦有不得不爲慮者傳言蜂蠆有毒若子戒之三桂歷事行間年踰六十行兵用師是其長技且爲肺腑重臣參與機密

國家用兵制勝桂所熟悉一旦倡亂西南數道不折一箭而有之未可與爭衆負嵎蚤弄干戈者比也今者南阻洞庭西守劍閣欲一舉而推拉之未可猝得其道在深溝固守以逸待勞伺其瑕釁而乘之不與

爭尺寸之利彼犯我武昌進紮荆襄之重旅遏其衝彼出棧道下漢中則全陝之勁將扼其吭彼退則我止彼進則我守雖旦夕未能撲滅不一二年兵老財竭俟其自潰且必有內變來歸執渠魁而懸首藁街者矣若閩之事勢則大不然精忠一𥌒呆孺子耳麾下有何智謀之臣熊虎之將不過與三桂遙相呼應未嘗熟思而審處也乘其未定發兵以遏之指日可平浙兵臨其西粵兵攻其南江右兵從中而入以三萬人取之而有餘若優柔遲滯待其稍定而取之

必且與海寇爲聲援其用力必有加矣此皆所爲猝然之變不足爲慮者也若夫根本之計則安在自古

國所與立者民而民之相爲維繫者誠信耳

朝廷德教被于九有間三逆之倡亂誰不發憤爭先敵王所愾者諭中外滿漢臣民有能曉暢軍事制勝行間悉採而用之鼓天下之忠義爲我腹心收天下之智勇爲我手足以天下之功名用天下之豪傑又必所在布告攻城破邑之日逆渠誅殛爲賊迫脅兵民悉與赦除不殺一人秋毫無犯人心響應感憤思歸

此根本之計所宜急講而亟豎之頭可長纓而縛之矣

甲寅四月親王大將軍統軍駐浙一時英駿之士赴策軍門問策者履滿戶外爲走筆而書之

重科目

國家之事莫大于用人用人之道莫尚于明取士之法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唐虞取士之大凡也或以德舉或以言揚此成周取士之大凡也漢魏以來猶襲成周遺意唐惟明經進士二科宋人常選外別有制舉元試經策明制三場斯則專本敷言而選舉一法不復存矣夫國家立一法創一制因革損益非不盡善積久而奸弊叢生何事不然况乎科目一途爲爭名者所投間而躁進者所抵隙可恃一成不

變之法乎選舉之盛也以得人加爵以繆舉劊戶其弊也徵財以讓封穿壙而飾孝制科之盛也對策而稱名儒通經而進偉績其弊也唱繆輪以毀行碎胡琹以要名故東漢薄孝廉而左雄以經學章奏爲實效唐世重制舉而重胤以辟置幕府稱得人然則選舉壞而專用制科制科弊而復求選舉迭爲盛衰互相軒輊得則俱得而失則俱失也惟是明經試策諸科相沿而不知其非者莫如唐之詩賦與明之八比夫以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束之律賦之中爭奇于一

韻矜妍于一字彼裴公器識之談李諤月露之誚豈爲過哉若乃五經四子千聖之心傳也發以漢人之策抒以宋人之論析闡孔之深微衍濂洛之義蘊稱制義可也乃篇限以股股必以偶揣摩影響名爲中式言理不敢暢其源流論事無復悉其經緯致使黃頷稚子白首老生闔戶呫吟窮年累歲倘懼不得一當何暇復于後場論策求其剴切有當于實用也哉上徒以名求下不以實應澆風日煽觖望難裁關節請求何所不至今國家一旦更革之定爲取士法豈

復有拘牽俛倖以自文其淺薄者哉然其制度有程要歸有用則不可不亟講也所謂策者要必如晁錯嚴安徐樂摯虞阮冲韓言事切世務論道匡主德而後可苟才若僧孺以直言獲罪忠如劉蕡以鯁亮見斥豈復有抱負淵通之士以有國之利弊民生之困苦上陳于闕下者哉論本經書道兼內外自宜窮源析委剴切敷陳西京賈董之篇宋世程朱之旨先型具在表禮斷以雅馴判詞要于合律若徒沿帖括勦說雷同亦如前代帖書墨義使人厭其陋而賤其

科矣宜命禮部申明條例嚴飭行之抑聞古人之言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故求材取士以光明俊偉之道行之無取乎揣測模索之術久矣周公之爲相也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天下之人翕然而至相臣之門必非無所挾而來矣即其論說而試之考其功効而進之何所嫌疑于其間哉春秋若鮑叔之薦管仲曰季之稱冀缺祁奚之舉子午卿大夫以得賢爲巳職兩漢二千石長吏自置曹掾公府辟命尤以得士相高若何武之于兩龔嚴助之于朱買臣王鳳之

于辛慶忌虞翊之于左雄非深知其才亦誰肯以在巳之功名爲他人所註累劉貢父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僚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用當時號爲得人宋世雖有薦辟拘資格限舉主去古法愈遠矣不知以人事君人臣大義惟嚴其保任勸罰必行所舉稱職則旌之若陳平之于魏無知是也所舉不稱職則坐之如張勃之于陳湯是也則薦舉辟置何不可與科目並行哉若乃雜流參選朝廷不欲濫其途以取人間一舉行可耳非謂其才之必出

于此而竟與科目並用也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不聞晉國之才盡出管庫賤士也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爲公臣不聞齊國之賢又有出于此流者也國家能以科目取眞才又立賢無方而參用之雖山陬海澨一藝一才無不升天朝而效尺寸奚必以此途之偶得一二人也開此途以取之彼途之偶失一二人也閉此途以絕之爲刻舟膠柱之論也哉

論在規矩之中而爲百世不易之法

弭寇賊

夫盜非盜也盜而曰非盜何也民也不獨取人萑苻者民即盜弄于戈者皆民也進言者曰積吾威以勦之無弗勦也廣吾恩以撫之無弗撫也乃勦之于此發之于彼猶然盜也撫之于前叛之于後猶然盜也是以盜治盜而不以我治盜以我治旣發之盜而使盜少止不能以我治未發之盜而使盜不復生也夫拔木者不于本截流者不于源求其無後患也豈可得耶盜之發也未有不以兵樸滅之盜以先走爲長

策兵以後逐爲首功盜倚錯壞而出沒兵借汛地爲推委是以滋蔓而不可除也惟不狥會勦之名而必盡合兵之勢寇在晉者不令逸于秦其在秦者不令逸于晉辟如逐鹿此則犄之彼則角之必拔其根株覆其巢穴而後止如張敞在膠東令羣盜相斬捕虞詡在朝歌設三科募士誘令劫殺發兵殪之乃者兵之出也不以盡寇爲期而以養盜爲計兵拾盜餘如豨田可奪又掠民聚使居邑爲災此其害自明季流寇以來至今尤而效之者也惟令兵之建旂鼓以出

者乖槖鞬而歸秋毫無犯若宋武移之號令師中而
後可以用勦又盜之窮而來歸也以誠來投受之而
已今則不然盜遣從事告于防禦防禦要其賂而達
于將領將領要其賂而達于督撫比及督撫而盜之
橐槖已竭矣財多者借以取班級貧而無賴如無所
歸有不復去而爲盜者哉自非督撫大僚開誠布公
斷賂無所用欲使革面之徒踰山越海而至不可得
也尤可怪者撫之說一開不獨饑寒廹脅者悉與赦
除抑攻城殺將罪惡滔天者亦從解免甚至以爲賊

之大小懸爵賞之高卑以待之此何可爲訓耶昔漢
高之招田横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加誅其
于國體何如也劉盆子漢之宗室也以百萬衆降光
武曰待汝以不死耳其于國法何如也今盜以窮廹
來歸待之若此人亦何憚而不爲賊爲賊而降且以
賊爲榜樣之徑矣人亦何畏而不降降而叛叛而復
降且以降爲要求聲價之場矣今無知脅從之賊旣
已受而散遣之又室家田畝以安插之矣其渠魁負
固反復不常罪在不赦縱使勢窮力屈弭耳乞降亦

惟免死爲幸而不遽以名器濫予之則朝廷之威
令伸而義聲振若屬且有爭殺逆渠以歸命者不待
痛而服矣蓋深山大澤奸宄叢生群如豢虎饑則向
人彼盧循孫恩汪五峰徐直海之徒正復不少徒倖
一時解散之形不計他日反復之害狃目前而忘久
遠奚可哉若乃勦之無從勦撫之無從撫以爲盜而
非盜以爲民而非民以爲兵而非兵出沒行伍之中
縱横出藪之內此北地所爲響馬今南方所在有之
故昔之盜持白梃而已今則腰有懸刀脅有弓矢昔

之盜塗面目叫囂隳突而已今則揚鞭躍馬白晝横
行郡有司廉得之不敢問也營將首領執訊之不敢
觸諱也此非編輯保甲五家爲伍使之相保無事而
出鄉鄉必問無事而入鄉鄉必稽郡之倅縣之尉日
巡行而糾察之又做兖州刺史李崇遺法村置一樓
樓皆懸鼓盜發亂擊俄頃聲聞百里防戍兵民各守
要害以搏逐之無不成擒者凡此皆所爲從其標而
治之者也若其本計在乎擇良吏輕賦稅二者而已
夫吏之良者闢荒土招流亡因其所也尤在敦風化

以維之若魯恭之于中牟陳寔之于太丘黃覇之于潁川寇恂之于河內張堪之于漁陽以興廉恥明行義爲先遺金卧劍有死不欺况于爲盜乎故曰朱均樹德猛虎渡河卓茂善教蝗不入境物類且然盜賊亦人也于易面而革心也何有哉世不乏循吏而不能盡其才多由重賦稅而以催科爲考成唐太宗曰民所以爲盜者賦役繁也賣絲糶穀人何戀乎室家箠楚鞭笞人安措其手足不去而爲盜者鮮矣大憝巨猾何代無之不能自爲倡亂也卒因饑寒無聊之衆振臂一呼烏合響應莫不皆然此可以知其故矣國家知民之苦盜而不知盜之本爲民知殺盜爲安民計而不知急民之爲大盜賊也則安可不緩催科以展守令之才薄賦稅以寬百姓之力深仁厚澤以培民之命而杜盜之門井里之安樂日生行閒之勞瘁且息百年去殺之風千載淪肌之化可坐而致也

此爲山水窮僻竊弄干戈之徒言耳敷陳凱切針砭膏肓救時有用之書千百年之龜鑑也

謹征榷

國家常賦之外所征榷以佐軍實者鹽鐵茶馬關市諸賦誠不可不講求其故矣說者謂縣官當衣租食稅而與細民爭貸殖之利豈得爲盛事乎不知非然也三代之世分土而侯分民而理所守禦不過四封所廩給不過百里賦役而外有可與民生息者何容過而問焉今則九州之大四海之廣邊防之設兵戍之煩五禮六樂之典百官胥吏之制皆仰給于田賦水旱不時蠲賑難已虧額度支欲其終無匱絀此不可必得之數也言利者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藪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軍國之經費而不專于田稅是亦先王崇本抑末之意也嗟乎此其說亦言利之臣違古訓收利權而爲是抑揚輕重之辭耳古者大兵大患不得已而於常賦有加猶尚爲之况官山府海必斥爲富強之伯圖而諱言之乎周禮九賦漆林園廛關市諸征居其半後世倣其意而行之下不病民上能利國既已設其官定其賦斟酌盡善率循無失何至弊端種種見

告哉今日者鹽苦鐵額而私販橫行關苦額征而商賈褁足茶患其蹦出而馬且日耗錢患其壅滯而貨不轉輸利源日開而觭不開其加足利額日重而用不開其吏充欲復三代取民之常制斥秦漢雜征之餘利能乎不能乎此非征榷之無益于國而征榷之人之有蠹于國也非行征榷之法之杀工于前乃奉征榷之法之人之不善于後也夫以江浙山東西諸省其爲艱運使提舉歲入者幾三百萬矣南北關榷歲入者亦百餘萬矣西市茶馬南關冶鑄歲入者又

百餘萬矣豈無欲增于此者而增之則傷民豈無欲減于此者而減之則病國官既行之民既便之卒至弊壞不可救何哉國有征稅則官必有羨餘官有羨餘則吏必有陋規國家之常賦有羸絀而官吏之羨餘無損益夫官吏之羨餘非必有取于常賦之內而國賦由之匱乏者官不計商賈之困弊惟常例是營并不計國用之耗缺惟常例是急則有肘掣於奸胥而不得行其志蒙欺于狡商猾賈而不覺墜其計中且吏有牽制于勢要束縛于臺司而卒不能一伸其良法美意者矣視官吏如傳盧等國計于秦越苟可竣事而去亦何庸取其約束而紛更爲哉其害不在官不在國而皆中于商賈商賈病而農民益困豈非征榷之有益于國而征榷之人之有蠹于國者大哉乃又有矯而出之希朝廷之意旨沽清激之美名曰吾額外有貢焉于國用有裨也吾例內有增焉于立法何善也嗟乎此其欺罔矯情又愈于橫征暴斂之甚者也夫小民之困若此又復多取以爲邀名加秩之資使其從天降從地出則可而天下豈有是事哉

夫不以寬民者寬稅使權法無弊而國課日充惟以急民者急稅使權法日壞而國課日耗竭法外之誅求盡陰行之剝削豈真前人之法尚有未盡而待此區區之附益耶愚以爲非征榷之末工於前而行征榷之法之不善于後也　國家誠鑒其弊惟擇在廷清忠體國如劉晏陳恕其人者經理之則財將自理而軍實自裕矣抑尤有說焉多指亂視多呼亂聽十羊九牧不可以鞭垂使百人與瓠而趨不如一人持之況乎兗利之區而可多其官以滋其弊乎鹽稅專

之轉運提舉而直指止按行文書則濁者受制于淸而淸者不下同于濁矣關稅歸之戶工二部而滿漢不必兼差則利旣不爲獨壅而害亦必有專責矣準此意而行之何至有始于營求終于攻償則征榷之途自裨于國豈復煩司農之仰屋而更端以求之哉

歷數利弊如別黑白光明俊偉之文百世不易之法

省驛遞

天下事有疲困已極欲甦之而無可甦欲廢之而不可廢莫如今之驛遞爲然周禮野廬氏掌達道路若有賓客則令聚㯋之詩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古之人其念行役之勞而供其困乏俾無兄瘁一何至也漢唐以來給傳置諂續食行則備一日之衞居則供一夕之餐迄今未有改也國家軫念使臣四牡馳驅亭障傳舍星羅棊布可爲盛矣然而西北則車馬絡繹東南則舟楫紛紜館人津吏

疲于供應嗟嘆之聲徹道路縣官驛使至有困頓無聊自經溝瀆而莫知恤者亦嘗思所以甦息之乎天下事有其行之行之而不便則已之可也此何如事而可言已乎事旣不可已又不能目覩其窮困而無以濟之則安可不究其受害之原而徐爲之計耶今之乘傳建節而出者非朝廷之命吏卽郡省之上官也十里一亭五里一郵其爲丞吏至卑末矣以卑末之小吏伺公府之上官奔走泥塗伏謁道左稍不如意雖騶奴走卒皆得而鞭笞之尤有甚者差承胥吏

挾公忿肆以狐假虎伕箠驅走風驚塵起往來如織雖特置道司以統領之亦付之莫可如何而兗州邑之令長都亭小吏如彼何哉是以繇驛之夫鞭撻委斃傳遞之馬騈死溝渠甚至一吏所過役及千夫一日所乘驅策百騎夫馬未具按檄苛求夫馬既具又邀收折夫既糈糗不厭馬復芻茭不充踣斃日多增補日減又若津梁之處拘縶長年楚撻三老商賈倉皇奔辟道路郵傳奉使有國大典而流毒若此豈盛世所宜有哉惟令戶部須爲程式官吏乘傳應給夫

馬皆有定數給與勘合不得踰限其無勘合與求多於勘合外者許驛吏以告監司奏聞同違旨論罪庶往來供億不致疲于奔命矣又何有桑弘羊客詐乘郵傳致煩魏茂陵之按罪爲哉其尤宜加察者郵驛之職或領自州縣或莞于驛吏夫馬之額設者多缺其數而上下相蒙官胥中飽勢何可支必使按籍考稽夫馬足數分更出入力有餘閒而官吏無所乾沒于其間則郵亭雞犬比屋殷繁魯析聞郲何憂客使猗歟太平之風可坐而致矣 近見官胥罹害有以身殉死者數矣特爲著之

廣鼓鑄

比見北直山東河南江浙山陝各省撫臣皆以歲荒入告 皇上宵旰殷憂 特諭督撫諸臣凡可設法賑救令各條奏施行自古救荒原無奇策發粟煮粥權救一時官民輸助勢難久繼況彼災州縣照例蠲免現在兵餉勢必缺額一切雜稅錙銖積寸累又從百姓災荒之餘而征之民力益復不堪穀貴錢少待哺嗷嗷流亡滿道丐食無所展轉溝渠勢所不免自非各省散數百萬緡錢使民間自爲灌輸何由賚以得

食而延其殘息此數百萬緡錢非從天降非從地出當此度支告匱兵餉浩繁之日又安能仰給縣官爲之大沛其恩澤乎愚以爲莫如廣鼓鑄之法化無用爲有用使 國與民交受其利庶幾災荒可以急救而缺餉可以無虞昔禹發歷山湯發莊山之金以鑄幣所以救人之無檀而饑困者也周禮司市若國凶荒令作布所以通商賈博食以救饑也葢歲當饑饉米穀騰貴百貨壅滯使非錢布充溢爲之子母輕重以權之貧民徒手必至重困誠救荒之仁術也 國

家鑄錢須自寶源二局各省鑪鑄盡停買銅鑄錢于國計纎毫無益近因銅貴禁民間鑄用銅器不許過五斤以上又令產銅地方開欑鑄錢然以疏通一時之官錢則得矣于小民之救荒無與即于兵餉之缺額亦無補也臣嘗覽宋史其時禁銅甚嚴鼓鑄監局甚多民間無怨謗之聲而財貨有通行之利自王安石變其法罷銅禁而國用日耗矣今民間禁鑄銅器必有積而不用之銅官既不能出錢以收之民當饑饉之時又不能持銅作錢以易食瓶罄囊空坐以待

斃雖使銅積如山于國計民生亦何益之有哉愚謂救荒之善策必使錢充溢于民間欲錢充溢于民間必使民間之銅盡化爲錢而禁私鑄之律莫若官收其銅鑄錢給民以贍其用而　國家收其息以佐軍需計銅一斤重十六兩以順治康熙錢重一錢三四分者筭之可得一百一二十文或鑄爲一錢二分者可得一百三十三文由百千萬億計之無不如是除耗銅工費約去十之三　國稅去十之一共去十之四其餘鑄錢悉以歸民計銅之入官與錢之出官工

費國稅至公無私初未嘗欺民而漁其利也無病民之弊而有益民之利無損國之體而有裨國之資救荒裕餉莫善于此亦何憚而不斷然行之哉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惟在當事議財賦者熟籌而行之一銅禁宜嚴也銅之爲器非甚其過于重大有所干犯而禁之也若使民間器用所需無以代之亦不能禁今既有鐵與鉛錫代之其不能廢者不過鏡鎖樂器數事用銅不多古瓶千百年之器不可復鑄外此皆在銷毁之例未爲

不可況年歲豐熟國用充足設爲此禁似拂人情今歲既因荒國用匱乏小民之家雖有銅器十斤百斤饑不可食富家巨室或擁銅數百斤數千斤亦不過制器以爲觀美而已且所在饑荒軍需缺額尚應有卜式王弘能散貲以賑民輸財以佐餉何況一家器皿暫行禁止輸官以易錢而猶藏匿不與是全無君民上下相通之義即非急公親上之民而撓法亂政之民也宜立嚴法以治之自貴公卿大夫以及士庶人之家凡有銅器除鏡鎖樂器數事而外不拘何項

器皿盡行報官入冊其所留銚鎖樂器不得過五斤以上凡道觀僧寺一切銅鐘盂磬及一應樂器過五斤者俱令報官入冊不許私留一物在家文到大張曉諭過一月而仍不報或被首發作何處分過三月而仍不報者又加嚴罰庶奸民不敢阻撓而國計有裨矣一開局宜廣也今京師寶源二局所用銅斤皆各關差起解運費太多就近銷錢抵數以故錢少用絀今應令各省開鑄則運銅之費減矣然各省州縣有與省會隔千餘里者民間運銅必多煩費莫若令

每省各府開鑄所轄州縣解至本府而錢式工費悉由布政司頒定一體製造其有才幹縣吏請自開鑄者亦聽照府行之民間輸銅官發印簿每里令里長按戶登入印簿由里解縣解府鑄成之日各里領錢照所納日月之先後爲領錢之次第有侵漁者以官法重懲之則有便利而無壅滯之患矣宋世開局雖廣然以官銅鑄官錢其本太重今印民銅鑄官錢自可不拘開局之處府州縣官解銅鑄錢多者立格以賞之其怠玩狗比不加激勸被人首發者亦立格以

懲之則官民交勉以成充積之勢矣一錢價宜定也鑄錢之弊重則虧官輕則盜鑄均爲無利自古皆然今旣斟酌古今定爲康熙錢約一錢四分或一錢二分一文抵銀一釐宜無復可議矣有等奸民于行使兌換之時故爲輕重其間不過圖一巳之微利壞國家之大法宜嚴其令凡一切行使一文準銀一釐卽兌錢收錢商販之人有以百文減價一釐算及增價一釐算者皆以猾法重治其罪民間日用行使雖婚姻吉事俱用錢充其用不得專用金銀昔鹿皮紙鈔

之屬或準萬或準千尚可行之不廢況以一文準一權權衡輕重至公至平而又爲奸民輕重低昂以撓吾法是安可不重律以治之乎一輸納宜通也錢者泉也取其如水之周流而灌注無不通行也今錢之不行者官用之于民而民不可納之于官是以多壅滯之處耳官不徵錢而徵銀者以兵餉易于轉運耳今令起解兵餉者徵銀而存留必用如祭祀驛遞之類何妨用錢民間上納條銀仍照銀七錢三之制不使不肖官吏止圖火耗不聽納錢凡用兵餉地方向

來無錢難以運解今各府州縣既照式鑄錢則用兵地方亦自有錢不煩運解宜令給餉皆以銀七錢三給之至于各州縣駐防兵將則錢七銀三儘足資用是錢所充于用者必多而各開買銅之價亦可不用而充入兵餉矣一小錢宜銷也銅錢一文準一釐天下通行而錢價忽減者皆私鑄小錢攙入以亂之也奸民私鑄圖利攙和小錢小民貪減絲毫換兌貨買彼此欺詐致令制錢之數頓減何由通行今宜嚴禁一切薄小銅錢及唐宋舊錢即順治康熙私鑄不及

一錢四分或一錢以下者盡行解官銷毀照銅斤給與新錢如有攙和行使及舖行攙和換銀者察出送官按例重處則小錢自絕盜鑄自息制錢永行矣凡此條例大約 國家頒行已久特因各省直皆用民銅鑄官錢不得不重加整飭之蓋鼓鑄所以助國也而不知實以利民助國在于充餉而利民尤足救荒行之一年可得數百萬之利行之二年三年可得數千萬之利至于時和年豐兵革既息錢既充溢鼓鑄可省採山出銅日積月盛雖欲弛其禁聽民制器以用亦何不可之有哉此固權宜一時之策而有裨國計民生甚大非 皇上與實心任事大臣參酌行之不令貴戚近臣借一時之銅器而撓其法使百姓尤而效之則行之一日有一日之利行之數年有數年之利不費 朝廷分毫之金錢而成四海無窮之饒富莫有善于此者也

救荒良策莫善于此尤今日所急宜行之者也

杜逃人

費氏之詞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祇復之軍旅之間其逃亡也多矣故漢廣川以隱死受誅而晉高陽以誘逋削戶豈不甚哉

國家底定中原多資戰士汗馬之力或父死而子在或弟喪而兄歸或親戚十亡四五或僕隸百無一存一旦攻城破邑俘馘以補小子苦獨力之數非得已也纔入籍而竄身他去方驅使而竊藏以逃很株連坐蔓延無已非不知立法過峻收繫太繁亦謂使民有所儆怖而莫爲竄主焉耳

比者法愈密而犯愈多十家五保連州跨邑破產蕩家遷徙絕塞妻孥縲絏哀號道路不忍見聞

聖明之世何物不在幬幪獨使此等無辜赤子向隅悲泣在朝在野莫敢出一言申論今者發德音下明詔舉一切禁網而更張之雖唐虞湯問之仁周文如傷之念未有過之者也其所刊布科條可爲去其密而漸疏更其意而就緩矣然愚以爲從其末而治之未從其本而治之也所謂從其本而治之者惟在投旂之收受必嚴而披甲之頂補無濫古人僕役不聞買賣

漢制公卿所養皆有數今貴家世族役使無算倚主人之氣饑選行伍之餘威頓撻州里呵叱官長如湖陽巷頭自昔殺人王甫驕奴嗾折士類縱橫恣肆莫敢誰何於是亡命之徒無賴之子鄉曲所不容非里所共逐自寄其身肆其牙爪入旂貴人來輒受之診氣盛則癘厲生敗類多則蠹毒作或犯法鞭笞或偷媮榜掠或驅策倒廁困追饑寒或頹老無能蹂如糞土賤者不得不逃非南走則北走以偷一日之生蠢者不得不逃如避溺如避焚以免須臾之死一人亡

命禍及百家其害尚忍言哉惟禁平民不許私自投旂其有罪所沒入及戰陣所俘獲始供驅使則逃人之門既杜而逃人之跡自絕矣開國之初隨征士卒攻克有賞鹵掠有資承平既久征討漸稀不過荷戈執殳四出屯戍而已衣甲鈍弊家食無餘或入市井而篋攘或伏萑苻以剽竊于斯時也奸民無行頂補家丁求厭貪饞漸生觖望不待教去而後知之也蘇子瞻云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槩處死而逃軍常半天下自古以爲歎矣惟令披甲頂補非滿洲子弟習

戰陣者弗許間有勇力壯年久從我于行陣闘不得已慎選而充補之即與滿人一體錫糧爵賜田盧車牛有以給其用不復敲朴凳踏而虐使之又誰肯舍安樂而就死亡之地哉所謂治其本而末自不難治者此也自非然者其源不塞其弊滋多即日取條約而更定之犯法走死終無已時勢必因寬解之無効仍峻切而急行其爲害且加于昔何可勝道哉

開國逃人之害人人重足而立改正律條可謂救民善政此尤拔本塞源之論

計安插

古帝王受命薄海內外罔不喁喁嚮風願爲臣妾防風之後至有誅有苗之格斯享於時運策帷堂收功邊徼上令而下行勒發而夕奏惟其規模先定也漢祖招田氏光武待赤眉苟非先有以處之猝然來歸始議措置何異渾邪附漢發兵往迎車牛不具徒責長安令汲長孺所爲發憤而廷爭也 國家德威所屆反側悉平今揚鬚鼓鬣逞狂逆于海濱者惟鄭逆之么麿一寇耳頃者元兇殄滅脅從無主其解甲

投戈皆中原之赤子非若周公所稱德澤不加不臣其人者比也相率來歸與爲安輯自必廬舍以居之田畝以食之郵驛舟車以傳送之乃者颺闘遝發至吾會城者不可勝計郡縣之吏擾塵無區擬給無地奔走倉皇計無所出愚不知此輩未至之先當事所爲定謀而處置之者何如也蓋省會之民其苦於播遷也始則西城之圖占其屋廬已去三之一矣加以提鎮督撫之摽員所在分撥其屋廬又去三之一矣民之親戚并舍而居者朝徙夕移傍徨于客土又不

知幾何人矣今聞圜室之令一下莫不婦子啼號頸蹶奔走丐命于長吏之庭呼天呼父母亦情迫使然非蚩蚩之氓無好義慕公之心非爲閉戶自全之計也小民困迫如此而投誠之人又不可荷戈而立畟征衣而露臥郡縣吏日巡里閈閭求廣廈以居處之將使人爲之乎抑使鬼爲之乎必不可得之數也嘗試以沿海之省會計之江南之吳淞狼山浙江之舟山甌江閩之浯嶼烽火門廣之柘門蓬頭山左之三山八角諸島皆可開招降之門也分投以散其黨各

受以待其歸析其伍以處之別其部以統之其有願歸鄉土者爲給傳以散遣焉可也有願安農業者擇田廬以授耕焉可也有願留尺籍者分營衛以調補焉可也昔漢之龔遂宋之富弼宗澤皆以數十萬降卒措置安插不終朝而已畢其首領俊才猶堪驅使者籍其名悉歸於京師量材而用之夫如是則叛者爭歸歸各得所所過州縣居有糧糗之供行有舟車之給一朝一夕以駐師徒又何至驅安堵之平民納窮奔之悍卒所在咆哮誅求悉索致令淹久于敝邑以重長吏之憂勞乎哉愚因是而總總慮之矣若屬皆海賊亡命之徒窮而來歸其厲眼未化也今者步擔過師其勢猶若此況所安插地方郡縣有司能使廬舍土田開墾資用人人養其欲而給其求乎其來也若誘之其至也若棄之忘如天之大德伏狼子之野心怨讟叢生變釀不測一郡如此他郡可知豈得爲善後之深算乎苟非事未至而圖之及事至而徒令有司搶攘措置于其間吾未見其無患也

是年浙省無時不爲投誠之人圈占民房而發此

策先事而圖何論大小若言可藥

復考滿疏 代

題爲請復三年考滿例淸銓選以疏壅滯事臣一介庸儒荷蒙皇恩拔置臺員參庶政之末議以贊昇平國家之先務莫大于用人而用人尤莫要于選法得其法庶事修而人才鼓舞不得其法人才淹滯而庶事隳臣近見直省候選諸司投供吏部守候京師經年累歲候補無期不免錮人聖世之歎皆三年考滿之制不行庸愚便紆緩之計才智阻効用之途激勸無法以至于斯也國家考課之法五年大計

六年京察又有歲叅送停三年考滿之例康熙四年暫一舉行旋即廢而不用臣竊以五年大計六年京察此國家考內外官員之年限而非內外官員受任自效之年限也查內外職官或歷任二三年而遇計察或歷任一二年而遇計察除應薦應黜之人其餘庸常之員率以歷俸猶淺多在此番黜陟之外及再經一番計察則此輩已紛紛報陞報滿所計所察者又多一二年二三年俸淺寛議之人則此等平常之員雖名在計察之中實在計察之外夫天下大才能大貪惡原不多人而平常碌碌居多此等平常碌碌之人非必盡皆不肖也苟有以勸懲而鼓舞之彼猶勉自振刷國家尚可收其用今自五年大計六年京察黜陟數人而外皆得借平常一流爲藏身倖免之地止論年較俸以次遷轉而去上既以其俸淺而予以寛假下即以其俸滿而急爲彌縫國家設官分職本爲任賢使能而反令無才素飽之人借爲窟穴以遷延其歲月止論于計察之外不相及此豈可爲訓者哉至于內外官員參罰留任不過因其詿誤寛

以補救之路耳乃至十餘年仍留此任者降級之後仍復降級罰俸之後又加罰俸此等官員其爲庸劣無能不稱厥職可知反得援叅罰留任之例不經開復終不遷除養拙容身恬不爲耻是古人居官得民賢聲素著特爲留至十年二十年褒奬加級而久其任者今止爲罷軟不職之安宅而已矣凡此皆由三年考滿之法不行雖有計察之典疏而不密粗而不精便於處庸流而無以鼓才傑其積弊若此而選法安得不日見廢壞哉夫三載考績自唐虞迄今莫

不由之雖三考九年後世議其淹滯然古時官少事省循必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三考又必一考當其可而後二之三之雖若過寬而嚴在其中況後世官多事繁自宜加密故魏時三載一考即行黜陟唐制一年一考四考爲滿宋考文吏以五年元考外官三年內官三十月明初定三考率以三年黜陟亦無濡滯九年者凡人歷官任事其才能之當否未有至三年之久而猶不足以自見者也故歷代考課雖稍有不同大抵不離三年一考近是且考課之法不獨

上有以考其吏必便吏先有以自考以應其上而上有以考之一官有一官之職掌一事有一事之功績此三年之內有何治政有何成效與何利除何弊應行職業有無廢墜上官以是考如嚴師之督課下屬以是應如弟子之遵依稱職則陞轉可待者此三年也不稱職則降黜立至者此三年也人之聚精會神黽勉竭蹶以副厥職莫不束於三年之中才質之優當成就之大小無不立見而分別以處之賢者益以勸而不肖者知所懲臣查會典開載內外考滿給由條例至詳且悉自今以後合無京官五品以下歷任三年稱職無過者旣經考滿應陞即應出缺候補其自陳及應奏請者奉旨定奪外官自司道府縣以下以次照例覈實給由出缺候補分優陞平轉降革三等俾已仕者陞轉不必有戀棧之思未仕者遷除無復增積薪之歎是三年考滿各與一吏以勸懲五年大計六年京察又合羣吏而再考詳畧互宜黜陟無漏又並行而益善者也夫考滿應陞之員即有應選之職亦即有候補之期京官如吏部科道皆衙門內

陞外轉即行出缺候補何獨內外別衙門不可行之今查內外應升及援納諸員多留任以候陞轉是前官坐守遷秩之歲時即後官早應補授之年月也同一朝廷職官同一悉補選法已仕者終身無守候之日未仕者累歲在守候之時何偏枯一至於此況其人旣以循卓而薦舉矣乃仍留原任必俟吏部以次咨取而後去賢才有守固多其人保無有視此任爲離局之所不復顧忌而前後易轍者乎臣嘗見省直所參薦後改節者豈無其人然以前後互異而隱之

以俟其去其他錢糧盜案捏報諸弊又有不可言者尤今日遷法之極弊而考滿法行自不致偏枯而人各得其平矣

條列諸疏詳悉具備無巨無細莫不關繫朝政大綱紀曲折以陳之惟宜公奏疏有之今罕其匹

桂山堂文選卷之六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壻張奕光選

男王武功衡棨較輯

記 說 頌 贊

西溪看梅記一

西溪村落多種梅春日採梅者遊焉杭之人好遊而未得其趣羣所趨者趨之溪南永興寺有雙梅焉祭酒開之手植距四五十年老幹盤枝花時繁茂遊人挈壺榼攜襆被必過永興題詠滿寺樓錢虎山爲

七言古風錯落有致寺僧以宋錦紺琉璃軸裝潢而藏之丙申春夜雪盈三尺兩梅放花遭壓摧折殆盡僅一小幹存耳惟鄒氏有莊數區多古梅近時有徐園種梅新蘚遊人易永興之遊趨二氏而飲憇焉朝而往夕而歸觀止矣梅之性莫宜于山崖水涘人多蓄之垣墻以內梅之韻莫幽于村籬茅舍人多從朱欄畫閣間玩之沿山而溪環溪而梅橫塘百轉曲港千條雜花深樹之間竹月松雲之側連枝樛折望之如霜林雪嶂氣迥光寒而遊者苟得半畝之繁區十

步之咨詭便謝已是吾是以嗤鄉之人好遊而未極其趣也今乙卯二月十有二日遊余塒楊與百斐閣亭梅方開坐飲其下因憶西溪明日拉張子我持姜子貢貽及余兩兒武功崇翰放舟松木塢入古宕至東嶽水亭值村民賽社喧闐兩岸老婦村姬簪花盈鬢從蘆溝竹港而出舟擁遏不得行步入村廟士女獻酬花燈樂舞婆娑臺下有觀上若狂之歎焉比舟行日過中矣沿溪而入至徐園門有貴客不暇通問擇園西曠適處鋪茵而坐移酒鑪花下飲之梅臨水

約百餘株枝條小弱纔十餘年其夭矯拳曲蟠蚪舞之勢引而未發也飲既醉各濡筆爲詩主人送客登舟則邑侯梁公也相視而笑曰奈何避我余曰主人方肅客所挾山野民頗似敗人意不知是公也公曰簿領瀾入留宿不能可奈何余曰匪獨公然余與未極也日既夕相與連棹出溪口而別明日爲七言律一章貽之

歷叙看梅未極其趣引而未發世稱子厚以簡質勝人似未爲定論

西溪看梅記二

姚子升秀聞之欣然從余輩遊更約姜子旃六陸子子容顧子纘文子壻費廷儁放棹綠塘曲折而行宿霧纔斂刻日在林密花疎樹遠近相引至鄒氏莊高閣翹軒曲欄石磴古梅數十樹歷有年所矣墻角左右補種者新梅也其中多奇怪可喜腹空而條茂幹勁而枝盤因天性而人工引之者也鄒子叔夏率子弟出延客就席而坐剪山蔬剖園橘餉之我持曰今日之遊可謂飽吾目矣雖然今庭梅艷極與蕭散溪

塘間者奚若諸君所好亦各有在耶于是譽庭梅者七人而袒野梅者三人余曰七子似失矣而三子亦未爲得也梅倚亭臺曲檻而矜妍者猶女士之有裝飾也而僅以溪邊崖畔蕭疎歷落勝之何異挾山人之寒瘦而誚朝士之豐腴哉吾始入溪日時左右塘梅纔三四株耳未半里許或疎或密若斷若續三三五五高高下下以十里計之不啻百千萬樹也接以村籬連以茅屋烏啼古寺烟中犬吠石橋水裏樵人出而徑開漁父歸而舟隱余方攬兩岸之迴峰泝曲

溪之細漪嵐遮翠竹半陰霞落青松密頂欲倚龍踞高手爲梅溪圖畫一一而繪之彼貴遊之別館山客之閒園如鄒君徐子輩者豈獨吞八九于胸中而已哉一時主客大笑而起叔夏請留題口占三絕句鼓椎而去至淨修尼菴傍水多梅叠石可坐鋪氊炙酒日已下舂矣舟子催歸與不可已更入曲港至滑氏園宿焉勞舟子以酒而問之曰溪梅之盛盡于此乎舟子曰吾歲歲春時載客看花無出此者往時雪阻闃無遊人嘗過魏家埭口一小港疑路不通乘興而

入樹花槎折沿塘屢轉而花益繁村逕無蹤居人閉戶但炊烟直上竹梢耳余亦無從問津而返公等興未極明日引而入遊焉可乎余曰唯唯

宕折多姿斷續見妙如讀三都賦抑揚起伏節奏天然

西溪看梅記三

晨起山霧濛濛俄而雨下命兒武功出溪取酒脯而返日晡不克遊明日雨霽舟行去埭約五里余問舟子埭中人種花若何曰吾向見溪邊花不知其中亦若是否也皆與埭人遊乎曰未也有士族衣冠者乎曰不聞也比入埭港益狹捨舟穿桑徑行數十步出林一望周遭二十畝許皆梅花也諸子拊掌大笑村童老嫗驚問誰引客入一老叟皂帽鶉衣鬚眉蒼古移竹搨延余輩坐花簷下余問叟世居此皆魏氏族

乎叟曰他姓亦有之余曰花繁如此可以名村矣叟笑曰此余埭之門戶也與公等入而遊焉毋遽返也由小徑折而北更入一村稍廣濶一池長數畝修竹萬竿屏之古梅相間成行所種桑與梅參伍如織竹高而梅下者池北也梅高而桑下者池南也四面望之見梅而不見桑竹者梅在桑竹間放花若有以蔽之也由池而東得村二折而西又一村以五村計之廣縱三四里居民男女屋舍村村畧同以種竹爲城垣濬池爲濠塹約百餘家聚處焉余笑問叟居此樂

乎。曰吾生于斯而安于斯亦烏知所爲樂也雖然吾少壯時荷鋤力作于此採桑飼蠶繅成而爲衣服計斯筓易錢完吾稅糧以其餘爲日食計若梅之有實以饗賓不如桑而佐饔不如竹吾時以隙地餘閒種之今其枝幹繁盛落實盈筐籠者四五十年矣吾子若孫所續種或十年或七八年或四三年垂條累累可食也吾埭土薄而水深無田可耕吾饑時啗梅漉流而醬日以入城市富家大室喜食而爭買之以腊以醃歲易錢無算以充吾稻粱暑雨梅黃吾家視有秋時也吾埭以外鄉人以田畝相誇卒以租稅繇役弗給鬻產破家比比而是吾三世衣食賦役于梅乎取之吾遊市廛間有冕而乘軒者錦衣而走馬者人引領爭望之吾見如弗見也歸語婦子語未卒而去之如不聞也吾埭中無以此相誇耀者非我族類也吾三世居此自少至老無見異而遷者吾寢食梅林中時忘其歲月安知其樂又安知其不樂哉余聞其言而歎息者久之吾生長于杭今五十有五矣歲過西溪看花不知此埭開自何時吾杭之人亦無一過

而問焉者豈非以梅之芬香可愛必在莊園樓閣山亭水寺間求之又誰肯以魏氏一埭梅外有村村外有梅重溝複徑如迷樓之入而不能出者視若神山仙界之可樂無以過于此者耶昔武陵漁者嘗入桃花源再往不知其處一時詫爲神仙今茲埭在城西偏人人可到其居民敦睦相親聚族而處老子所爲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老死不相往來雖以三珪之爵萬鍾之祿相招有揮鋤不顧而逃之者矣殆華胥醇悶之遺民歟豈徒不知有漢何論晉魏者可比數乎。談日既昃就桑隴而坐與老叟放飲大醉索禿筆爲七言絕句贈之叟笑曰吾不識字安能解詩吾囑公毋令他人見詩日日來遊爲武源人所笑也余與諸子復大笑而別計西溪四日之遊而爲記三

作看梅記一小小題耳不意有如許境界便有如許奇文入八家坐上爲九子出八家坐中爲一人

西山遊記一

順治戊戌遊京師寓宣武門風起沙飛引扇障面輒憶江南每聞人言西山佳勝栩栩然欲往從之已亥海上寇警南歸不得入西山一遊歲戊午以薦辟來京師居二年庚申復歸里過盧溝橋廻睇西山卒不得一遊而去明年辛酉從都門之山右又倉卒不及遊今年春復來都門胡子存人官北部郎語次及之存人曰有是哉請爲先生乞假治具行三月十七日與存人出阜城門取道入山同行者八人日亭午行

庖未至一茅店懸青帘傍貴人祠墓下就而沽酒炙併臨墓道食飲畢行二十里至嘉禧寺日巳晡放馬呼鷹之徒出沒重岡深柳中去而之勝水菴宿焉菴在翠微山南臨澗壑門前石梁曲折相引春雨瀑漾有潆濙間意晨起小雨沿崖行里許至盧師山秘魔崖崖前有亭布席而坐老僧汲泉烹茗雨益甚右壁巉削石磈砢如鬼面左盤松柏森翠爽氣襲人亭面東南極望無際嵐霧濛濛如溟海雲江魚龍出沒不可名狀僧言隋盧師自江南來掉一小舟呪曰船止則止至崖下而止崖爲桑乾河故道也師結茅而居稱一柏石上今枝幹枯瘦千二百年矣俄而雨止日出肴蔌既至且飲且奕聯爲詩歌書亭傍石壁時比部郎宋君牧仲李次公山言與其友錢君介維自碧雲寺來坐亭子上各述昨所遊歷及得詩幾首朱君緣崖北去余與存人諸子穿林木行山邏中旋折而下至香山寺盤石橋泝澗流山門廻眺峰樹隱映僧以手揖余左從殿左披入豁然一面當窗則來青軒也日在下舂遊人散去憑欄而望昏鴉歸翅飛喿雜

樹間海月初生浮嵐半上村烟林火若滅若沒無異高居洞天俯矚下界矣明日從小徑至洪光寺圓殿制亦奇中官高麗人倣其國中山寺所作山徑透迤甃以白石夾植青松凡十有八盤而下至山門折而東古寺荒祠碁置星布大率頹廢居多然其檐柱於歲月之久剝蝕於風雨之餘雖一椽一柱一幢一蓋脫毫之佛祖半臂之金剛鈒鏤丹漆古色斑然前代承平日久人工物力令人玩賞不置若此行二里許至碧雲寺弘敞壯麗與香山悉敵寺後有聽泉亭泉

出峭壁流達殿中瀦爲二池周行廊廡齋厨水溝無不灌注出山洑流東至玉泉山下寺爲閹人所搆又名于公祠諸閹盛時各營生壙極崇侈石馬神羊碑誄華表之屬靡不畢具壙前爲寢室衣冠供帳侍從巾櫛如生人居門堂欄楯剷側琱石瑩白如玉刻畫禽魚花鳥極盡工巧逕路陰深松杉漏日若屬含寃握爵氣燄薰天生饜繁華死營不朽又依附釋氏菴林梵刹傾貲不惜冀香火之綿長國慼祚亾大半由此亦足爲炯鑑也明日過乾谿至臥佛寺娑欏二樹

鐵幹扶蘇折而北至退谷坐亭上流泉出磵松風謖然存人引卮而歎人之知此而止者蓋亦罕矣策馬東行取道而歸望景泰園陵制度卑陋與諸王畧同山麓一帶紅墻淋漫碧瓦頹缺皆前朝有位嬪妃園塋也又從纍纍塔墓中特爲標誌者爲耶律楚材墓云過萬壽寺夕月壇入西便門前後凡五日胡比部假滿也因歎余三至京師不得遊使玆遊復不果終謂京都輦下塵埃吹息不知山川佳境引人入勝如此然乎昔從文章圖畫中臥遊想像去今不過數十百年亭臺寺刹一一按之能如其舊者已少惟山高而水清則猶然如故也豈非人力之有限而自然天成之足適耶聊爲筆之

留中有大丘壑觸物成趣移步改觀周覽遐矚百感紛來子厚作記意取倜儻此又別開疆域矣

西山遊記二

余自西山歸謁益都公公曰山遊樂乎余舉所遊歷以對公曰未若戒壇潭柘之佳也長椿寺上人時在坐曰更無如房山上方之尤佳余恍惚若有所失公命公子躬暨具車馬供帳挾余出阜城門從盧溝橋入山時四月朔有五日也是日大風揚沙人馬辟易幾不能前鞭人遙指曰毋恐度此橫岡則怒號少息吾儕占驗久矣已而果然行三十里至戒壇寺門古松二株絕奇拊雲拂地雖虬飛龜伏不足形其怪幻

也升壇肅然千佛繞壇下有

今上御書清戒二字憑閣東望海氣蒼茫關塞河梁雄峙南北禁城萬雉宮闕崔嵬所爲督亢樓桑酈亭賈峪皆可髣髴指數明日登山巔探諸洞俗傳麗涓讀書處獨奇入洞口屢進沙坡益下注一穴極深可縋而下更入則無底碣書地穴二字一村豎戲以石投之大風如疾雷發穴口震蕩巖壁皆股栗披靡而出其懸崖滴水石盂承之土人以爲鐘乳非也泉流谷底觸石隆隆如鼓鏗聲踰二嶺行二十餘里至潭柘複嶂紆迴一面入寺上山見門入門見殿山多種竹面竹構亭鑿石引泉可汎酒巵其傍別搆一亭編蘆覆之雜花古樹森蔭四阿今

上曾駐蹕于此老僧延入亭上具茶供爲言茲山千年古松開山化去一奇也泉水西流逆折而東一奇也潭底二龍通爲海眼一奇也九峯嶒俯供山寺一奇也雙鴟雄麗傳自海來一奇也殿柱丹雘不塗自新一奇也兩廡丹青妙手莫續一奇也僂指數之歷歷可聽明日出山西行近寺村農皆雜種花菓斜岡曲澗連綴濃翠行數里入谷中兩崖

峭壁中惟一徑峯迴路轉如絕復通山半古木從石罅出野烏仙鼠穿壁而巢晨光初發飛鳴下上大似西陵諸峽中非亭午不見日月行二十餘里出谷過天台寺憩萬佛堂堂架龍洞上絕壁俯泉瀉如懸河洞門深廣可泛小艇有龍守之不可入行三十里至房山縣宿焉明日道谷口小飲香光寺後行三十里日正中過菴林輒下馬乞漿而飲此至上方山趾日迴女紀矣行碎石上騎不能前拄杖徐行小憩歡喜石臺僕從捧巵摯一榼前曰從此上九折三百餘級

到寺寺僧守柔門戒甚謹不可復得也余與躬暨諸子各舉數大航更上如鳥道鑿石爲梯懸鐵鍊千尺縋而上梯盡一巷折而東北禪房香刹花塔石幢高高下下蓋七十有二云四面峰巒中爲空谷記稱房山深秀幽燕奥室非虛語也探泉源嘯松石山僧布衲氣味清樸啖茶野蔌隨意而設主不辭起客不惓留彌日永夕樂而忘返矣明日尋雲水洞過摘星砣至洞口入而俯再入而僂又入則蒲伏蛇行過此高敞如堂屋列炬上燭青氣冥濛不見峯頂一潭深碧

石龍雙盤珠光纍纍散沙藻間土人入洞曳葫蘆取水以發其奇實始諸此廣從約六七里山水樓臺仙眞佛老鳥獸草木肖形摹像無不宛然其山曰蓮花曰雪山曰須彌曰龍虎其樓曰萬花蹬曰丹梯橋曰仙人橋其石峯似人曰普陀大士曰十八羅漢曰長耆祖師其鳥獸曰白象截耳曰丹鳳嬌翅因物命名莫可殫紀仙佛左右多琉璃石片叩之作鐘鼓笙磬之音山頂或如寶蓋雲盤或似幢幡黃白懸垂而下若有物焉爲之者洞中轉折複道往來約十有三洞

至九洞而路斷一穴如井入者仰面伸足至穴中復俯伏隨坡而下無所用踝行也出穴起行盡四洞尚有徑可通隔小溪一木浮水上朝往暮來過溪得小穴探之輒射猛風沙石交下恐有惡蛟毒蛇吐舌殺人不可入也出洞日夕息寺中因念向號武陵漁者歸欲復遊未爲過也明日歸宿房山縣東郭明日宿翠微山寺躬暨盡出其囊中詩手寫之明日從香山碧雲寺入西便門歸報益都公曰人言奇不我欺也余思前日所遊近山而今茲涉覽多在窮崖絕壑中

其清幽曠邃與茅君內傳所稱洞室陰宮在三十六天之外不能一一紀其名者亦復何殊心乎朝市者既不及遊息其間而淄流羽人多託處以養其生以云領畧幽眞冥通靜契庶几有所得而遇之蓋亦罕矣昔禽尚之徒讀易損益卦富貴貧賤既已了徹正爲生死喟然遊行至老不倦由斯以觀人之好遊豈惟性癖長生息機于此得之有不知其所終者矣

光怪陸離千態萬狀目不給賞余已未春曾至戒壇作二松歌明日歷潭柘而返讀此記令人有望洋之歎

萬柳堂記

相國馮公爲園於都城之東偏以萬柳名其堂士大
夫從公游者爲詩賦文辭以美之或曰公方執政而
爲園於京師其有感于予贈醉白之記殆欲兼韓白
而有之者歟或又曰公之園蕭散澹約如入山林游
乎羽人開士之所居視王侯戚里碁置都下者無有
也或又曰士大夫爲園自娛樂以貽其後人如所云
一石一竹移于他人者非吾子孫亦人之情也公居
城南而園在城東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上其堂則
無人堂焉者都人士女游飲焉勿禁池魚薪木毀傷
焉勿戒若不知爲誰氏之園亭者其曠達又何如也
是皆足以美公而公之意猶未盡于此也公成進士
居史館于官爲第一清士大夫與玆選者館課講筵
而外日惟車騎賓從宴飲酬酢公杜門讀書暇則跨
羸馬挾一奚奴山泉庵林之處行遊無不徧嘗語所
知將以俸入所餘構一園以寄趣逡巡二十餘年而
迄未有成客有來言者曰城東有隙地從某至某廣
從若干畝公易買之闢以爲園公曰得毋宜蔬宜穀

令民可佃廬舍墳丘治之有未便者與客曰否是磽
瘠不毛之壤人之所弗爭也公曰園必以樹樹有十
年計有數十年計其土宜何植客曰是宜樹柳所謂
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則又生易生也
而可多植公曰園在城內去山遠而不可以無水客
曰其傍有池盛夏不涸疏而鑿之紆折成渠所聚之
土高高下下平若岦阪槼若梧丘登陟而望西山諸
峰蜿蜒飛翔如在襟帶公曰善於是擴而荒之繚而
垣之土之兀者平之窪者實之堂五楹閣三間回軒
長廊庖湢供給各有其所有亭有榭有舟有梁阻陂
築塘雜樹菓木緣條散風紅葩耀日時鳥變聲于幽
林游魚出沒于碧沼所樹之柳一年而拱把二年而
成圍三年而淸陰交陌雖武昌官道不能過也因以
名其園夫公之爲斯園也豈徒若魏公之美乎樂天
有戀乎山水魚鳥之樂者耶又豈若晉宋之仕宦者
以脫塵務追風日爲高曠也耶公以爲士大夫居朝
寧閒修事考職雖有餘閒而無以引其志慮子厚所
爲易若罝之淸寧閒適沖然常若其有餘裨諶謀野

而獲宓子彈琴而理前人之言不吾欺也間嘗披輞川之圖諸藍田之歌詠非不想像而慕之而意在明吾之所適渠不可以不穿樹不可以不種竭吾力而有所不惜堂舍足以避寒暑亭臺足以延風月而必與其園其墅較工拙焉勿爲也凡吾之爲此以自樂而已而士大夫之來遊者歲時休暇未嘗不與吾同趣焉因推而念之人日君闤闠囂埃湫隘一旦遊于山林幽靜之鄉未有不爽然自失者長安朝市之所在名利之所爭趨自士君子以及覊旅販負之徒荷

入吾園一休息之未有不陶然以樂者也吾知人之樂必不殊于吾之樂又安能以吾之樂不公乎人以爲樂是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之旨也以爲忘物我齊得失于吾何有哉嗟乎公立朝三十餘年聲施赫奕雖外爵倚長莫不嚴憚之而生平好古力行明聖賢之道不欺其意動以應務而安神于靜約以御紛而栖心於澹自歷官贊大政事無大小無不皆然故推論之以附于士大夫詩賦文辭之末而爲記之

文人以柳州擬之然柳州窈以深茲文濶以大吾謂其兼而有之

重修詹事聖祠碑記 代

東宮官屬詹事府領之輔儲德翊聖功所爲師前保後罔匪正人者也府有　至聖祠相沿至今非徒倣辟雍之制春秋二丁以蘋蘩告虔而已聖人之道存誠以動物正已而格人兒處元良儲貳之側者乎一出入而不敢忘一俛仰而有所式昔人立祠于斯之義大矣　國家以文教化天下必慎選詞臣素履純粹經學淵通之人以充斯職順治十五年以省官暫裁府署改爲理藩院祠之奉祀缺焉　皇上天縱聰

明從容中道特簡通博儒臣侍經筵備顧問學有緝熙于光明可謂杜越前古矣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冊立　青宮復詹事府官職誠明乎一物三善之義以蚤諭教爲大左右侍從大小咸秩移理藩院于他所府仍其舊斯祠缺祀頹廢弗修垂二十年與滿漢同官各捐貲以襄事而器用具備廟貌如故時康熙十六年四月也　皇上立極撫辰貽謀萬禩　皇太子睿質岐嶷未就外傳之年左右馮翼其官必備夫亦欲諸臣敬慎其身輔成厥德至深遠矣某等備員於

斯非古聖之格言前王之彝訓一切浮文靡說時稟
春華秋實之戒幼而學者 至聖之書壯而欲行者
至聖之道舍正心誠意何以禁嗜于未萌匪節愛敬
信何以育德于廣大歲時朔望陳牲釋菜翼翼乎几
筵榱桷之間以求格心致主之效庶無忝厥職豈復
有晁家令之刻深陰金吾之嚚近雜出於其間者哉
故至聖之祠其在太學者以教士大夫之胄子而其
在詹事府者以侍東宮而成作聖之功宜其與翰林
院竝建而尤重其制者哉時康熙戊午四月日

典重簡潔曾王得意之筆近世惟歸太僕得之

游周公廟記

己酉冬柏園先生捧檄令岐陽予從之游岐陽去浙五千里以明年庚戌春正月至其邑村墟榛莽闃如無人先生憮然太息曰此殘邑也民之創痛深矣一切弊政悉罷之吏民有犯法者輒引爲已過不即加刑時 功令課吏甚嚴邑逋賦五年前後長吏凡十輩皆罷職而去臺司郡伯每見先生必愀然曰勉之無自貽累先生退而歎曰吾終不以一人之身家令陷溺之民更益之以水火也歲受參論無慍容民亦

以此懷之流亡漸附予老諸生困阨不得志一時仕宦者多招致幕中論說時事生平厭刻薄喜寬厚不合輒去先生仁厚有容推誠待物予嘗謂古之循吏如陳實劉寬之徒何必遠過予既樂先生之爲人事無大小有便于民者必幾析陳之先生亦悉心采納以是相得甚歡留此地者三年予性放宕嗜山水聞有佳勝處不一見鬱鬱不自得先生頗能順適予意邑中如石樓箭括龍坂玉嶺武侯屯師之原尚父番釣之處歷覽幾偏而於城西周公廟游憩爲多廟在

爲鳴山下岡巒迴抱面對南山太白諸峯烟雲吞吐倏忽變幻不可名狀公廟居中央太公居左召公居右又推所自出爲姜嫄后稷立祠山麓之上碧瓦朱甍殿宇弘敞升階謁拜使人肅乎起敬焉廟左高岡爲卷阿即召康公從成王游作詩以詠歌其盛者也古楸蒼柏雜以榆柳森然蔭日石泉涓涓可濯可飲盤旋過之幾忘炎歊矣殿壁丹青繪公生平行事歷歷如年譜或云吳道子或云元樂山不可考工巧殊絕非近世所及岐人相傳公以三月十五日誕生傾城士女羔羊春酒祝公如生時商賈輦方物列場于樹下鐃鼓喧闐晝夜不絕予與親朋間出拜謁公像擇山岡閒僻處雜坐飲酒興到狂吟於壁間書之觀者怪詫不知爲何人文學諸子聞之各携酒肴就飲出其花牋竹扇求索詩句隨意揮灑皆珍惜懷袖而去人情久客必思歸遊興既極未嘗不倦而思返予去家五千里居岐者三年東頭竹篠之懷亦已深矣今夏五月將以事歸里所嘗遊歷處亦時隱繫于胸中而于茲廟尤甚鳥聲樹影谷應泉鳴情之所依忽

而別去不自知愴然之何從也昔之循吏去其邑非獨民不忘其官即官亦不忘其邑若朱邑之於桐鄉羊祜之於襄陽是已今先生涖茲邑多惠政他日秩滿去時應自有難爲情者予幕中客也與士民適相游而眷戀猶若此可以知先生之盛德飲人而涉爲聖人德教之地其風可懷不獨山川佳勝供人遊憩而已也因爲綴筆且勒石以紀之

作游紀多風雲月露之談耳此種真摯友情良可古道有裨于國計民生如此

后稷祠記

記稱周人禘嚳而郊稷稷爲高陽元妃所生佐堯爲農官周公推其系所自出而郊以配天公蓋本先世繼前志而爲之也秦地邠岐豐鎬皆周先故都而后稷始封于邰今武功縣治是其地有專祠岐人爲周公建祠鳳鳴山下又上祀三王后稷安得無祠亦推周公追崇先世之志而爲之也岐土肥而水清宜種五穀詩所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者今猶昔也岐人踐土食毛報本反始世世祀之有由來矣比遭兵火人民逃散廟廢不修邑令鄭公謂祀惕然與邑中父老更葺之閱五月而落成焉古聖人之有功德于民者皆世載祀典而后稷之利物爲大古人以君公爲后而稷其所司之事蓋農官也自古至今不敢如寘契之斥其名稱官而以君公冠之其敬愛之至亦可見矣工作之日神之像忽自震動者三群目怪詫奔以告令令曰此何祥也余曰毋怪也神宇剝落廟貌不光民之怠也長吏之過也今公與邑民兵火餘生黽勉從事其肅共明神以爲美報一時奮厲動作之氣有以感之大田多稼風雨以時安在逋賦逃亡之後不更爲豳風流火之舊乎是神之所歆喜而震動所由來也公曰善子其爲我紀之以勒于廟之右廡

春容博大之音如聞古樂自覺來鴻去雁靡曼不堪惟昌黎有此筆

遊蝙山記

山之負奇者雖幽且僻必有緇羽之徒託處焉不可得而沒也岐邑四面皆山而蝙山之奇峭為最徑僻亥盤折而入者七層級而上者五得石洞名影陽其巔為真珠洞有盤石高二丈許廣百十圍通體光潤其細碎如貫珠累累然洞狹小而影陽高厰擴為殿基接以充屋僧寮齋廚靡不備具北面太白諸峰夏月峰雪穿雲望之不寒而慄洞前松檜參差泉出竇甘如乳其向背日雖行北陸所不照也洞氣和暖如

春入夏滛潦土不陰濕名曰影陽言四時白晝僅見日影而已相傳古佛於此化去後人鑿石壁為像供之亦嵩山面壁之觴也　鼎革初土寇焚刧僧徒散失荒榛毒霧中惟野麋飢虎嘯嗥跳躍而已比來村民漸集烟火相望洞東西各搆一椽招僧徒數輩居之四月八日浴佛之辰村中男女為龍華會十五日余自邑入山約五十里飯畢日晡將託宿焉僧曰此非居士所久憩也日在下舂豺虎出林相逐求食窺籬攀檻且相呼而至矣雖從者能戒其若恐怖何因以募冊丐余一言倡導之余曰子毋憂茲山之興復可坐而待也僧曰余何余曰佛如日之在天光明無所不照人心之明亦如日之光未有不與佛相通者也岐之民剛愿而尚樸不喜浮屠布施之說久矣茲山之刱始其堂室備具者誰為之耶今兵火餘生逋賦流亡民不堪命若此而汲汲然搆東西兩椽招僧徒而奉香火又誰為之從此歲時屢豐五穀蕃熟人有和樂之氣家興祈報之功民卽無心佛僧啟之乞其化剛悍而俛首皈依既已發之于前而肯自棄于

後耶子姑俟之戒僕夫疾驅而歸語邑令鄭公檄里中獵人張羅執械盡山之猛獸而捕逐之為書于冊以貽僧時庚戌四月十有七日

筆筆生動如道子畫人物末幅頗上三毫矣

岐邑高橋記

傳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成周之制也東南土平水緩津渡橋梁甃石可以久西北地形高水湍急兩岸沙土春夏雨水泛漲不可梁秋冬水涸梁乃成岐邑夾渭河自古無作橋者以舟渡之詩所稱親迎於渭造舟爲梁者是也縣治東北尚善里有高橋跨坑谷爲之非河水衝突處行旅往來相沿以爲利久矣癸卯陰雨浹旬水溢而橋圮行人從高坑深谷中紆其道而上下艱阻不可行春三月余從邑令鄭

公謁三皇廟過里中宜從橋見其壞不可渡周覽四達北通麟游南連漢郡公曰是行旅大道也其事焉可以不舉古之橋梁道路與築修治責在長吏故有川不梁單子非之徒杠不成子輿譏之今之長吏視其官如傳舍所謂土功歲事以營室爲度者漠然如不聞即有成梁除道之舉多委諸黃冠緇布之徒懸簿持鉢託爲福田因果而爲之亦足慨已余蒞岐以來所過都鄉如記里有門守望有堡所在頹廢岐之民兵火災眚受創最深逋賦偷生汔無寧息即欲有所修復以飲水食菜之吏徒手而招呼之人誰我應徵里老請知此橋必不可廢邑乘經制裁舟梁諸費裁充兵食并及俸錢又不可託諸僧徒募勸之說惟好義終事不沒于民心使富者勉而輸財貧者會而効力余爲立法而約束之得藉手以觀厥成可也里父老咸再拜而起曰敢不竭力以副公意十日經始閱三月而告成公曰子其爲我記之勒石于廟之左

一小記耳但溯古今反復詠歎含吐不窮

重脩元妙觀碑記

郡城山由萬松嶺蜿蜒而入民舍廛市環集西南隅山麓出顛竹木幽秀寺觀林立而黃冠爲多歐陽公云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都邑之麗二者不可兼得惟錢唐兼有其勝由茲山而觀不獨爲有美堂言也元妙觀在吳山南麓創始于唐名紫極宮宋稱天寶至元始改今名羽士蟬蛻代有其人相傳呂祖題蕉葉爲最著余暇時登眺其巔左江右湖亭臺俛仰時聞琅笙玉笛縹緲於烟雲林石之閒若忘其在闤闠中者洵可樂也比遭兵火所在傾圮而茲觀尤甚三清玉皇諸像淋漫風雪中以茅覆之今年孟夏江南鄧學士元昭先生來寓觀中與余周行廊廡閒道士指諸像惘然泣下曰上眞鴻寶之道其將墜乎先生曰是何言與夫氣運盛衰有開必先往往於山水林木亭臺刹觀見之予向時曾過西湖與昔日傳聞恻然有風景蕭條之感今國家治化翔洽鯨鯢帖耳海波晏然諸司守令以寧人息事爲務大上之道惟清惟靜此正蓋公言黃老時也其道將大著于今日矣且

子之教虛無爲宗未可與窘塞下士謀也惟富貴紛華饜飫已過悟光陰之易馳悲形質之未堅上者講求無爲之化下亦研窮久視之方苟能見道眞有棄妻子如敝屣者又何有于宮觀之脩餙云爾哉吾將爲爾倡導之于是督撫游臬及諸司守令承先生旨莫不捐貲以助于某月日已賦斯干而落成矣余因是而歎先生之言信而有徵也茲觀之廢百有餘年矣其興也不朞月而告成雖諸大夫好道之心然非乘氣運而行之亦未有能如斯之盛也吾見題蕉書壁又有呂祖其人出沒于中而先生倡導之功與南山片石同其不刊矣

于無情處生情于無色處着色名家繪月圖風手也

尚聖祠碑記

郡西城豐寧里災里有尚聖祠者燬焉祠僧某謀更創之而未能也藩伯李公慨然捐俸倡其事一時同官諸大夫咸佽助焉鳩工庀材成有日矣僧請一言爲記予維禮稱五祀其爲庶人所得而有事者無幾也若乃勾龍先嗇自王國而州黨皆得而講祀事焉故里之有社雖小必共踐土食毛以報本也維州黨不敢與王國齒故後世里社各因其有功德于民者祀之而唐之魏公遂特奉于斯祠夫公之事業載于史冊自貞觀天寶以還言相業者必首公其德澤所被而美報之自應與延陵伍胥諸祀在吳楚間百世不廢矣李公之保釐兩浙也廉靜爲理浙之東鄙日苦兵而其西疲于賦水旱洊臻凋耗靡鄙凡一言之便于時一事之害于政公孳孳然日與同官諸大夫講求之其切于民隱如此凡民之生麗于土而以穀爲天雨暘之不時疵厲之交作昆蟲草木之弗若民皆得豚蹄盂酒奔走于祠而請命焉使神能歆其祀而有以庇吾民是與我公卹民之心相感而無間公之欣喜以從事于斯舉也又何疑焉吾聞祠在城西偏羣山蜿蜒而入至斯地而截然以止藩司之庫藏窖邇焉是又斯民三壤之所入而膏澤之所流布也神之靈爽式憑之矣火流木落高風送秋里之父老子弟婆娑樂舞以答神貺而躋斯堂世世子孫頌神惠者不衰頌公德者不衰矣

古雅純潔典則之文

上天竺記

逬西山合澗橋而入曰靈隱洞洞之外自飛來峯遞西而上曰天竺徑最上曰上天竺上天竺者隋之講叢也自吳越迄南宋修飭有加考西域志天竺國有五地廣數千里都臨恒河多青石似鷲鳥因以名其山佛所修道處杭之三竺相去不過尋丈亦以三竺名晉西僧指虎林前峯爲靈鷲飛來後人因以名之也天竺爲釋迦所居大士相傳在南海普陀落迦山郡人不以奉釋迦而奉大士晉石福時僧道翊以大

士顯名中土故也大士身在南海北面釋迦稱弟子以天竺名山而建剎以事之亦大士所樂得而處者與或者謂斯寺之燬于火靖康之際一見告焉至正以前再見告焉今則舉有宋以來所傳方丈觀堂經臺鐘閣一舉而灰滅無餘一旦欲復其舊其可得乎余曰從來諸佛修道未有不依佳山水而結茅搆宇者其在中國猶在西域也茲山建剎七百餘年徒以其山水比天竺耳今燬者燬矣有不能燬者在焉試與子登西峯而望之所爲鷲山支嶺從西飛來者無恙耶所爲白雲在望乳竇在前者無恙耶所爲叢桂天香幽淙琴瑟者無恙耶子又何憂焉傳曰民神之主也佛祖所憑人有感其心而靳其力者歟吾見炳焕于前而嶒嶸于後且與紫峯竹林爭勝于南海矣僧聞而喜乞余言以記之

生動變化從空中翻出妙手文人

金華寶婺祠記

說文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亦復降而爲人古之聖君賢相出翼佐房乘箕應昴生有自來沒有所歸皆是物也封域各有分星亦猶命監作牧分治九區占驗各數千百里斗牛女屬揚州在吳越分野占星家謂寶婺魏之分廣雅云須爲女之舍婺女謂之寶婺宋景濂先生云所謂雖廣以纏度推之東陽之墟上于婺女似與吳越在南星紀在北分國主祭之說不同自隋以來稱金星與婺女爭華其說至今未之有

改也建祠奉祀可得而考者隋大定唐武德宋乾德遷婺不一地修復不一時明洪武萬曆仍宋洪熙賜額守土者飾修有加焉 鼎革初燬于兵火郡守夏公重建之去今三十有八年大山川土田食其利而美報焉莫不載諸祀典况于幽宗之祀茲郡有專司者哉傳稱闕伯實沈居曠林而日尋干戈其沒也主辰參而爲神至今商丘大夏間世奉闕伯而祀之是須女之爲寶沈其大庇于茲郡者又何如耶比遭闖亂大將軍奉命討逆駐節茲土郡之民親上死長効忠於國不遺餘力矣師市于市井寇殄于邊圉徵星君之佑助八邑之赤子其不遭焚掠而散亡者幾希茲者烽烟未息廟貌巍然前元暢而後涌碧士大夫裙屐遊遨都人男女歲時伏臘婆娑樂舞于其下沐膏澤而詠勤若不可謂非神之默有助之也時梁公仗節越西與太守邑令更創落成爲載筆而記之

因分星而別白言之最爲明晳典則之文

廣陵書齋記

先君子衡岳公謫官廣陵時題有泱起難酬志幽居且樹人於所寓齋余時年十三先君子日口授經書古文嘗束帶迎上官於河干吏人迫促必爲余講論畢始升車出門余每掩卷而泣痛我之劬勞也屈指於今花甲一週矣役役四方卒無所成年將垂髦閉戶著書以繼 先君子謝政歸田抄書述作之志一子四孫環繞膝前苟能恪守傳經可望克弘前烈因書所題於青箱斯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以見自悔

自愧之心與吾子若孫勉旃弗替爾

寥寥數語悱惻纏綿孝思深至

開化祠記

甲寅閩變與三衢接壤賊據仙霞關首陷開化城邑令走郡城請兵總督尚書李公自省會提兵倍道入衢鼓行而前連戰克捷賊鋒大挫退而守開明年賊黨潰散進兵討平之三衢當百粵之衝左連豫章賊方張時勢若瓦解公提一旅之福師與親王大將軍犄角而立扼其吭而制其命賊不敢走嚴陵窺諸暨省會安若覆盂兩浙縉紳士大夫父老子弟全軀保妻子人人俎豆尸祝公豈獨開化一邑民人思慕謳

吟相率而立祠樹石以申沒世勿忘之感哉方邑之陷于賊也開之人日夜皇皇莫不流涕而相告曰我兵旦暮且入境覽古田之山川必指爲賊之界防也望金谿之烟火必呼爲賊之巢穴也其欲殲厥醜類無俾遺種于茲邑寧城魚之是鄖而玉石之攸分耶及其克復來歸重入版圖也開之人又日夜皇皇莫不流涕而相告曰吾儕流離竄伏幸脫虎狠之口十無二三今吾邑大夫朝奉一符夕受一牒不曰蟠桃之花實如故則曰蝦池之生息日繁租稅其可蠲催

征可少緩耶吾儕披荆剪棘急茅綢以完吾敝廬壁萊蕪以充吾口食且不給可柰何何喜開人之幸也胥得免于此也伊誰之賜歟公之以兵復開城也立一令于戲下令裨將局麾而呼曰此廠者開民也以斗大之城與賊逼處變起倉卒不能徒手而搏而陷于賊者勢也此孰非　國家厯恩渥澤所培養三十餘年之赤子耶吾已請于親王大將軍矣賊退而城下敢有傷一平民者殺無赦以是賊棄城而走走而復入再失而再克我師出入開城行勿立而芸弗變

自若也風鶴既平流亡甫集公名守令而諭之曰茲邑之罹荼毒前後三年于茲矣民無完膚可知也逋逃之未復土田之未墾不知其幾何矣當此時而催科是急其不稱職孰大于是按戶履畝具以狀聞吾將入告于　天子而蠲除之疏上而悉如公請嗚呼公之覆冒吾浙也如天賊所陷括蒼永嘉天台諸郡縣以次克復恩威所被莫不如開而開民之出湯火而更生之不可謂非尤深且厚者矣公學術根于性命功名出于忠孝自李甌郡入御史臺晉大中丞與

野想望丰采莫不以宋世韓范儗之是以處貴盛而弗矜豎勳庸而不有臨險難而鎮之以靜當危疑而履之泰然亦何取乎開民之沾沾頌禱爲哉東齊之界以石相立祠北燕之國以欒公名社愛人思樹自古有然豈猶夫一日云爾者哉雖千秋百世而勿替焉矣

從立祠根源大處立論不同泛泛可移他邑

遊洞霄宮記

吾郡山水餘杭爲最徑山在天目東北左大滌右天柱丹竈石房道家稱福地洞霄宮去縣西南十餘里其巔金竹屏尤爲幽絶其剏建在唐天祐間至宋建炎隆興倚傍加盛歐陽公云窮山水登臨之美必于寬閒之鄉寂寞之野此爲幽人放士緇流羽客之所棲息也有宋名臣國老投閒置散率提舉宮[redacted]而洞霄奉　尤多其最著莫如李伯紀朱元晦兩公戊戌三月偕友人訪道士孫善長于洞霄登金竹屏最高

處與道士余體崖窮討其幽趣入祠拜李朱二公像憮然若有感于心而不能已靖康之變伯紀徒乎禦敵甫罷去而徽欽北轅再召被讒國事至不可爲元晦在高宗時已知名歷四朝至慶元屢辟卒莫能竟其用當時論者多以兩公恢復太銳措置迂濶爲惜嗟嗟此何足知兩公者哉建炎初兩河初沒人心未附金人初定邦昌旋畀劉豫一前一却且戰且和初不意宋人棄中原如棄敝屣也金人據有中原三十年庶事整理及承安泰和紀綱紊亂宋人前後數十年間固本自強以俟其孽于恢復乎何有乃伯紀被讒遠謫一聞詔起兼程達行在要十事居相位纔七十日一切規畫犂然畢舉元晦屢辟不起及爲煥章待制立朝四十日奏對稱引至詳且悉皆根本至計二公熟諳機宜奮然思起而有爲豈得從事後以太銳迂濶目之使爾時主心堅固不難次第舉行豈舉朝所却畏而不前者終不可前當世所忌諱而不論者必不可論哉不然二公豈不知爾時汪黃侂胄黨與布列阻僥肘掣不得行其志亦惟以主心卜之

卒不可與有爲力求解職而去二公前後如一轍而有宋宗社卒底于滅亡時與友人坐山齋剪燭劇談夜漏三下二道士聞之亦爲慨然太息爲泚筆而記之

因山遊而論國事爲李朱兩公定論千古隻眼人孰知之

重修鳳僊菴神像記

金陵江山佳麗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者粲若鱗次句容十九都有鳳仙菴在白石山麓自唐迄今千餘年比遭兵火殿廡傾圮古佛羅漢伏魔諸像淋汚剝落邑人無力修舉客有自句曲來者曰茲菴頹敝日久土木偶相語岌岌有漂沈之憂可奈何余曰天下一廢而不可復興者必其無鄉之祉庸有之苟神爽所憑豈與一時刼數同其毀沒况夫佛氏日月之光能入漢明夢中而十八羅漢又東坡所讚崑天台

出沒光景者乎至若關壯繆之威靈與先主後將軍義同生死如日在天中其廢也若或尼之其興也若或使之有莫之爲而爲者子何虞焉未幾有巫君元吉過而感歎流涕以重塑諸像爲誓懼一巳之力有未逮也走京師丐余言書疏以徧請于知交夫茲菴荒廢神像凋落幾三十年莫有過而問焉者巫君一旦慨然更新之告之鄉人與京師之達官長者莫不出貲財以從事此固巫君之力爲之不可謂非神與佛氏之有以助之而爲之也吾聞茅山北爲地肺三峰疊玉茅君葛公皆飛昇于此勾漏之丹砂旌陽之神劍時有傳聞而玉晨元符諸寺丹青金碧焜熀于朱巖綠樹間茲像旦夕裝成菴亦次第修飭安在黃面之瞿曇白眉碧眼之尊者與超軼絕倫之髯公神光靈氣不與諸觀群真日相過于烟雲縹緲之中而永奠此土耶自今以往雖歷億年經灰刼其不可磨滅者固自有在也巫君其勉之

爲菴林疏即以神道設教其着筆落想出人意表

脩葺廟祀碑記 代

國家置郡縣設守令以治民又必建城隍而廟祀之蓋陰統乎陽而幽贊乎明之義也故設官以治民三德六行以勸之五禮六樂以導之九刑八辟以整齊之可謂至矣然治之于顯尤必治之于微治之大庭廣衆之中尤必治之屋漏閒居之地郡邑之祀城隍不獨水旱蟲蝗灾青疾厲必于神明祈之禳之入廟而肅然瞻像而儼然使民凜凜然遏邪心而扶旦氣所爲佑神贊化其有功德于斯民甚大凡吏茲土者

尤必先吾民而敬事之嗚呼民之多辟長吏之過也教化衰薄訟獄繁興滛侈之風未除攘竊之徒滋熾沴氣上干天厲並作禾稼空而費用乏歲時朔望登陟于明神之堂有不捫心自愧者乎故惟潔乃守勤乃職以對越乎在天而後可以事神即本其聰明正直與民相接于法制禁令之中而後可以事神者治民故其民凜凜乎懷型蒸蒸乎慕義其事官長猶事明神也此長民者與神均奉 天子明命以涖茲土而克稱厥職以大造乎吾民而後陰統乎陽幽贊乎明之義交脩而無忝紹郡之奉祀城隍相傳神爲唐麗玉鎮越有惠政卒祀以爲神傳曰神民之主也民之所與天且弗違歷今千有餘年血食不改神之靈爽寔式憑之明萬曆甲申燬于火郡守宛陵蕭公倡率僚屬士民創復之迄于今百四十餘年殿宇頹圮廊廡垣墻風雨淋漫朔望展禮廟祀屢以爲請太守三韓胡公涖郡之三年慨然舉行之郡紳士鳩工具材余忝佐郡敢不捐俸作率而薄落成之龍山蜒蜿松檜葱蘢鍾簴肅然香火無恙以妥神靈而邀神貺吾民世世永賴之矣

論關經國大體有典有則

木城記

乙酉六月方國安走金華與朱大典合兵曰公爲守安爲公戰典麾下拒之遂搆難會紹興兵起安引兵下攻富陽拔之一軍屯金村嶺一軍入錢塘江西岸屯朱橋屯朱橋者安兒子元龍軍中號漢土營大總者也兵數千船五百隻延江岸列營起朱橋至轉塘口延袤里許先是嚴州木商聞亂遁去大木蔽江下朱橋民浮江爭取之安因便列柵甚堅右倚大江左倚山以一面東下柵阻橋首尾相射腹深入列舟艦

爲木濤如郄月形時山民多剃髮匿谿谷莫敢出安至議屠之或說之曰某聞金陵失守千里風靡此嬴者民也畏死薙髮公等必欲讐之從此西誰爲公等下者安曰唯唯因進曰公右倚江非能爲險左雖阻山皆空谷深林數十里無人地卒有兵從西溪突來公當腹背受困延山來路莫要于西溪而橫山大嶺扼其衝多間道深箐可伏兵從此前去營二里爲清風亭公等迎戰出入處險隘如井陘口公以千人截木石登山據之左接五雲天竺諸山可俯瞰杭州城公益張疑兵往來山上然後連江東之師合金村之旅公獨當一面勝則三路俱進退則衆伏盡發縱復不利必不能越險薄公營矣戎旂營方元科笑曰兵貴神速書生不在軍事遲久無益也明日束甲爲諸君快戰明日元科引兵直走六和塔覘地形值我游兵出谷口遂前搏戰射殺一人獲馬二匹明日以兵數千出清風亭兩軍接戰呼聲震天所約江東兵皆在東岸人人惴恐莫敢渉江而來我兵縱騎張左右翼衝之兵遂却越三日我兵自六和塔薄安營安開

柵縱兵兵亦殊死戰安兵既數合多不利我兵既輕之于是使人間視橫山及所過清風亭皆無伏夜中我軍分爲二八百騎走清風亭五百騎走橫山繞出安營後安兵既無伏又不遠斥堠平明我兵覆之卒悍急據橋發砲風廻火猛藥箭震裂守卒披靡我兵乘便奪橋遏柵門安拒柵力戰自晨及晡我兵登陟高山陳兵自繞遙望安營有石墻如白練當柵中立一騎將請大砲前曰且蹴破之之術矣當墻發砲墻立傾騎將大呼馳入諸騎繼之安兵大亂奪舟遁去

簡潔絕倫神似項羽諸傳

愛山臺公讌賦詩記

太守吳公守湖之三年前觀察萊陽宋公將赴京師開吳與山水之美知公爲治簡靜而喜與賓客遊紆其塗而造焉聞郡有愛山臺請于公而登之公曰臺在廨署傍不敢以辱公趾也觀察固以請公卜日酒榼與從遊者十有二人登臺而觴焉于時日在高春微雲晻藹層巒邐倚浮圖聳峭峰前抱湖波涌浪汩艣聲帆影與飛鷗翔鳧若滅若沒于烟光嵐氣中者可得而指數也俄頃之間快吾目者已若此況四時

之景色朝暮之變態陰晴倏忽雲月舒斂其不可以名狀者又何如哉爰命旨酒肴核維潔忘形齊契和而有秩清言渺論繼以雅謔童子二八絲竹間作松風颼然崔嵬徐引不自知其在塵凡也酒酣繼觴行杯促數主不辭起客不惓留拈韻賦懷語不及私公曰今夕樂甚子其爲我記之余攬天下名都佳山水多矣以仕宦留聲蹟于其間者數于百年而僅得一二人苟非性情所近不可得而强也且君子之所好其味淡以長必公諸人而始快故有山水必有賓客

王氏宗祠記

易曰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國家當氣運衰微人心渙散之日寇賊交訌水旱頻作其時君若臣所早夜圖維者籌兵策餉支左詘右救覆亾不暇而聖人乃以享祀祖廟爲先務意爲吾之國祚受之吾祖吾考當此人心渙散之時吾欲天下之人民助之必先合吾一家之懿親子姓而助之吾欲一家之懿親子姓助之必先聚吾一已之精神上格吾祖考而後懿親子姓莫不從吾在廟而感奮於厥心惴惴然恐國

祚之顛危而宗祀之覆墜也是以累葛藟之枝葉以庇本根而一人不孤危于上聚族而謀連類而起所謂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後異姓之伯舅屬國之臣民急難而効命斯危亾可以底定天祚可以永長其在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言兄弟之本于祖考乎居式好相親即一室交尤而外侮之來莫不如禦寇之盡其力親親之誼根于性生不可得而掩也由天下而推之一國由一國而推之一

家其大小不同其爲理道則一也吾家世山陰之梅墅自八世祖東粤公永樂初始遷杭城居昇仙里生樸菴公樸菴生吳山公吳山生節齋公皆單傳至節齋公生四子各執一業支繁派衍長次二支至余伯叔仰吳小橋公輩多以財雄里閈閒時人以陶白擬之余曾祖南屏公及余祖考世業儒以廣文博士郡功曹叅軍文學政事有聞於時弘正隆萬以來王氏居昇仙街百數十年連甍比屋春祀秋嘗衣冠車乘詣城西祖塋拜掃森然與杉檜齊陰矣家世忠厚敦

尚詩書爲里黨推重及萬曆末年長次二支家業凋耗余父衡岳公屢舉不第俛就邵陵幕僚稍遷眞州覊宦江湖十餘年同祖支庶死亾畧盡而高祖第四支西樓公再傳而絕同族之人冠婚不與喪葬不計遇諸途如不相識余心痛之時遊京師長房姪肇謙與兒武功糾合同族爲春秋祀墓之舉余聞而善之古不墓祭而近代相沿不廢然迎神於廟歲時祀之追本始序昭穆敦睦親族之誼古道尤重豈可一日缺焉不講哉於是與余姪鎬京肇謙輩鳩材庀工使

兒武功董其事而建王氏宗祠去萬松古墓約數百步吾杭土薄而人稠西南兩山閒墳塋纍纍幾無隙地其有數世列葬一區者亦罕矣吾始祖自梅墅來五世皆葬於斯丘而高祖節齋四支之子若孫如南山東橋南屏及近樓望南公皆序次左右而祔葬焉今雖凋零過半尚餘百人歲時拜祀於墓下孰不念吾家本源發祥之地而惻怛哀慕之心有不隱然自動者豈人類也哉然而氣運中微門祚衰薄宗姻親黨莫相顧䘏此正人心渙散之時也王者於此時猶

汲汲爲亨帝立廟之舉以爲翕聚人心之本况吾一族其人幾何宗黨無親本根莫庇而不汲汲立祠時祀合吾同宗共祖之人厚其氣而集其勢以求克復其始哉凡人之立身行已未有不由追念其祖考而能光大其事業者也以天下國家之大世系幾絕幾于天墜不可支矣一時奮起者多出于遠宗疎族之子不失舊物而纂其墜緒今吾宗凋敝六十餘年以天道人事卜之無往不復豈終廢墜而不振哉苟有人焉能追念古祖宗之世德隱然有恫乎厥心必能

執吾術業覃其思奮其力以冀一日光昌其門戶者也卽有志而無其時與命猶望吾族屬中人如此一人之念厥祖先與其同志而奮然有爲是吾族屬之人相聚于祠內者皆有恢弘吾祖吾考之事吾能無屢屢焉交勉之而殷殷然厚望之苟因世業中衰而渙然離散冠婚不與喪葬不計遇諸途而不顧一人之興如獨夫之擁其富厚一家之廢如鰥寡之重其困窮情日相離勢日以解恐亦終于覆絕而無餘不重可歎也哉夫烏獸之有羣也其類必蕃草木之有

叢也其蘊必茂人亦有言單箭易折衆則難摧言戮力同心可保永固耳今者雨濡霜降合獻饗于一堂穆然思吾高祖以來皆一父之子也歷歷而指吾支分派衍皆一源之所發也孝悌之念油然以生仁厚之情充然自足拜而飲其餕餘坐而序其班次道義有以相規禮讓有以相化患難周旋惟力是視富貴榮祿有甘可分雖生者尚可九世同居況吾祖宗之墳墓有不世世共祀不絕者乎吾同宗有弟師旭其先世與吾家譜畧同至東粵而支分歷今三百年不

弔不免余以世次考之東粵公自梅墅居此其分支留山陰後遷錢唐歷六世與余爲兄弟行余宗祠成欣然合譜而奉其六世祖考同祀焉亦敦敘本支之誼也余居北墅師旭居城南以北墅城南稱其姓以別之云其宗祀儀禮條約書於左時康熙二十八年歲次己巳春三月八世曾孫嗣槐百拜撰

語語從天性流出可謂肫肫其仁讀諸家族譜文字情文兼至推此第一

爲善說一

無所强而爲善天下幾人哉下此則殉乎其名而爲之耳下此則有望乎利益而爲之耳殉乎名而爲之者名之所至爲之名之所不至而不爲矣有望乎利益而爲之者苟得利益爲之不得不爲旣得不爲得而復失而不爲者又多矣夫是以天下之大人類之繁無心乎爲善與終于爲善之人終其身貿貿于名與利之中究歸于不能爲善而已矣今夫人生而有性善也有欲爲性害不善也一善念生有一不善之

念奪之不爲所奪者罕矣一善事行有一不善之事間之不爲所間者罕矣弗奪弗間非無所强而爲善者不能奪之間之不惟不爲善而已其勢且折而入于不善以有意爲善之人一旦折而入于不善其心必有所虩虩而不安而悔之念于是乎生矣人之爲不善如口之甘味日之悅色方自爲便安而聽就之求其翻然而能悔者吾未之見也苟一旦翻然而悔生是之乎不善而未絶乎善萌乎善而已滅乎不善之時也如天地陰凝已極而初廻之陽氣動于下如

草木根幹已枯而一息之芽蘖露其微有志之士知人禽之分從此而決吾之去禽而復爲人者于斯吾之去人而終爲禽者于斯于是乎悲之痛之而創艾之歎之幸之而遷革之銖積寸累而引伸之朝提夕警恒久不已而堅持之以庶幾于爲善不難矣悔者復善之入門而背惡之攸轍也今夫人之不善以法懲之而悚然若懼者有之矣以垢之莫浼而郵然若憂者有之矣以名之旣汚而俛然若慙者有之矣凡皆由外而生非自內而發者也由外生者從外掩之

小人從避之計益深君子塗飾之術愈巧豈能有厚望于彼者哉若夫悔之自內而發者動于人所不見之地省于已所獨覺之時此固天性之良好惡之眞而無所于假者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言自凶而吉不容毫髮有介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言人去咎而之吉非震無以爲戰兢也復之初曰不遠復无祇悔聖人以顔氏之子當之以顏子大賢不能無不善其不抵于悔者正悔之幾所由生能覺而改之者也衛武之能悔也敝聖稱之秦穆之能悔也尚書載

之周處戴淵之徒雖無賴為盜之人而忠貞節義莫不歸之故帝王之治天下也以赦過宥罪為大聖賢之引人也以省疚改行為先即釋氏之慈悲道家之普度亦惟懺悔惡孽赦除愆罪往往補政教之所弗及豈非一悔之間而性之不滅于欲人之自見其天于此乎繫之蓋可忽乎哉吾願得天下能悔之人而勉之以言曰予之為善不患其不知也不患其不行也在勇與決而已矣決以善其知而勇以成其行其悔也如面之蒙垢污而必洗也如身之墜坑谷而必

出也如向夕之我已死而今日之我復生也如已論之罪既斷其肢體而未犯之愆更易其肺腸也竺景秀之獲罪也自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滌胃勇決若此卒為忠信之士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至于已取之而已又何他求焉

此從人之不善而為善處挽之與徒勸人以善者其功自百倍也如庖丁解牛披大郤導大窾目無全牛真現佛菩提身而為說法

為善說二

人之不善始于一念極于無所不為如火之灼灼而燎原如水之涓涓而瀰谷非無帝王之禮制以導之刑辟以禁之而弗能止也非無聖賢之訓詞天道之禍福以儆戒之而弗能止也甚者如世俗相傳鬼神怪幻白起袁益李林甫之徒其報應不爽如是而終莫能止也豈彼之為惡真謂勝于為善勸以善斥為非人所宜為導以惡強謂本人所當作者哉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之去善而就不善未有不

由此而起者也始于食色貨財極于攘奪貴詐欺殘賊求遂所欲而後已今即飲食言之古者耕食織衣之制廢而禮教不行自孩提以及少長莫不皇皇求食以充其口其民之黠者謀食不足輒挾詐以取之強梁之徒迫于饑寒而為盜士人讀書學道不甘蔬水徒餔餟而比匪人口腹至微弗能自克以致耳目肢體連類而及宮室衣服之用車馬僕妾之供誰非取盈求足而後快者乎人但見百感之相攻七竅之交鑿如是其紛紛而莫能禦也不知皆由一念之

弗戢一端之夾防朋從類聚滋蔓難除如一小人進而得志衆小人無不茅茹相慶翩翩而至矣大易乾坤既列屯蒙而後繼以需訟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起人之初生欲之始發相取相攻未有不由于此者孔子曰士恥惡衣食未足與議又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士明聖賢之道審取舍之介聖人猶以此戒之人之有欲與生俱來此而能忍無所弗忍此而可渝孰弗可渝児于中人以下之流乎乃人以飲食細故而忽之豈不以飲食男女其爲欲小富厚勢

位爲欲甚大小者勉强而易制大者震眩而莫辨歟今一介之士終日栖栖半菽不飽一旦加以非道之富貴俛首就之而不暇再計者人徒謂一時之聲餡動其心不惜回面忍恥而受之耳亦知其生平困于饑寒不能自持而隕喪其志氣者不知幾何矣孟子以簞食豆羹與卿相萬鍾相提而論豈非以不辨理義而受萬鍾者必不恥呼蹴而弃簞豆者也苟能推行道乞人之恥雖得生失死而不屑又何所不用其恥不夷萬鍾于簞食豆羹而屑屑受之哉由是言之以不義之食而不食其所去一食者小并與其不義而去之者大也以不義之食而食之其所就一食者輕并與其不義而就之者重也然則人之去不善而就善其大要亦可得而知矣君子之修其身也欲正其心尤在先誠其意析欲于方萌而止惡于未形也覺之最先而絕之最早故內之耳目口鼻無所緣外之聲色臭味無所引顯之公私義利有與析而微之天人性命有與通也若夫下學之士不能自愼其獨有動于中必搖于外接構紛紜求其遏止而不可得

不得不于我交物之初物引我之始奮吾力以勉之一事而克不難再克傳不云乎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君子圖不見而下學治已然愼始謹微其道一也由是言之人之去不善而就善所謂爲仁由已而非由人者又何至約而易求乎人之不善也導以禮禁以法警以訓詞惕以禍福究無以止之者不知爲善之由已耳誠知爲善之由巳吾身之欲吾心治之吾心之主吾身聽之又何他求焉或者謂人有不謹小節而大義無虧如郭子儀之功名文文山之氣

節何嘗于食色皆好間介介者耶嗟乎食色雖微其不以人欲害天理者雖子儀文山未之或殊也若夫一飲食之節非謂其能審度于義不義間于此却之遂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人無饑渴之害者安知不以聲色之害害之無聲色之害者安知不以勢利之害害之以嘗吾之始事爲剋彼之首功辟諸行師有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耳至于聖人教人每于安飽而切戒之亦豈無故而然哉堯讓天下于許由由曰予治天下既已治矣鷦鷯之巢一枝偃鼠之飲滿

腹吾安吾素亦已久矣今無故起而代子是徒務有天下之顯名而以安居飽食用此天下吾弗爲也故高非道而貴止爲不能栖一枝飲滿腹而爲之耳至曰歸休吾君予無所用天下爲蓋已知後世不義而于貪位苟祿之人如繩之逐臭蟻之慕羶胡廣之歷事五朝傳游藝之四時仕宦生平言語動作無不可以欺人究其一息尚存貪味而不舍者豈有他哉不過肥甘之養妻妾之奉終其身自以爲快適而已矣且不特此也古之人立志節死忠孝視身與家如棄敝屣其或求死而不得死惟饑虛足餒其氣瀕死而歎其死惟妻子一繫其心故臨難苟免之人不必無感激之義止毫髮之不能忍致命遂志之臣不必無顧戀之私惟分寸之不自失此其得失之介在臨事之一決乎在生平之早辨乎在取義于艱巨之時乎在去欲于細微之地乎苟或不然始于毫末之不折究也尋斧柯而無及焉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吾願有志爲善者反求一已于其始發而謹之以爲善而有餘矣

去欲在初爲善由已從始諸飲食者貫微而言之顯以覺人心微以通天道大儒之言人書一篇座右以當晨鐘之警

爲善說三

鬼神之靈于人以其虛而無所于着故物物而不物于物運乎天地之間莫不爲之主焉人之一身其形氣塊然者耳目必光耀而見耳必聲響而聞口鼻四肢必感觸而覺是見非目見聞非耳聞覺非口鼻四肢而覺也向晦之時靜而念起洞乎若有色焉淵乎若有聲焉誰爲之耶夢寐之頃動與魂交無色而色可繪焉無聲而聲可傳焉誰爲之耶非吾身之鬼神不着于耳目形體而爲之耶或者謂神藏于心亦五

臟之一物也安在其無着乎不知心者神之舍也猶人之有舍而居之知舍之不可即爲人斯知心之不可即爲神矣故擧吾一足動吾一手而心先及之拔吾一毛擢吾一髮而心已覺之周行吾五官百骸間無所往而不在焉特借吾心爲舍焉耳一旦神去吾心而心亦與五官百骸同爲血肉之一物而已乃人于天地之鬼神亦旣知其靈而尊且畏之忽然而當其前有不能匿其惡而飾其善者矣孰知吾身之善惡質諸吾心之鬼神亦豈能匿之飾之者哉人之有欲未有不由口腹肢體而起者也反諸吾心而若弗許焉者吾鬼神爲之也吾悍然不顧吾鬼神亦無如何且退而聽命矣由是欲而縱之又將求吾大欲焉苟足厭吾慾以快吾心將復攘奪他人欺謾交友行悖逆于君親反之吾心亦未嘗許也吾復悍然而不顧吾鬼神又無如何惟予令而莫違吾心遂與口腹肢體爲伍如奴隷之可折箠而驅使之矣然則天地之間無所往而非鬼神其能爲靈昭昭者必其虛而無着者也假使着于石而能言着于木而能嘯着于

水土而能爲祟則亦淫昏之鬼而已矣吾有鬼神不令其無着以主吾一身與吾形體爲朋從與吾嗜慾爲膠漆亦何異石言木嘯憑水土以爲祟使人歎其淫昏不亦大可哀也哉人爲不善無所不至一旦入郊壇祠廟間如風霆日月以臨蒞之不詰訊而告語不拷掠而順承嘗試反而自問彼冥漠所判之是非有異于吾心所判之是非否耶陰幽所定之賞罰有異于吾心所定之賞罰否耶今而後始歎向何蔑吾心之鬼神而勿思今雖籲天地之鬼神而莫救望高

明之天路而不可升墜淵淖之重泉而不可拔至是而欲截耳抉目塞口鼻斷肢體飲灰以滌腸吞刀以刮胃而已莫可追矣故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奉吾一身之鬼神者君子也入廟而始敬見賢而知悚凜在外之鬼神以制吾在內之鬼神者中人也縱耳目而逸心志遂欺詐而戕性命抑一已之鬼神以瀆天地之鬼神者下愚也世之君子苟能事吾心之鬼神如事天地之鬼神其過人遠矣其事之柰何亦曰嘗使虛靈不昧焉而已欲使虛靈不昧則柰何亦曰吾有

吾身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嘗使爲主于吾心無所着焉而已矣

層層剝入又層層抉出一片佛子心一條宗門棒理窟中生龍活虎

爲善說四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古聖人敬奉天道以自飭其身耳後人不能推原厥旨多引事實著爲報應之說其大意亦欲鼓舞愚下人而有應有不應人多疑之士君子爲善自有生來已所當行之事以云免禍猶非究計其致福而爲之耶一童子就塾遵師訓不怠有餉其師榛栗者輒與之旣盡而不知也猶若有望焉已而無有而意少怠矣久則詭讓之而誦聲幾息矣爲善望報何以異是太史公稱伯夷叔齊餓死首

陽山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不獨天道與善不足信卽流俗傳聞如白起李林甫地獄變相凜凜惡報亦以爲不盡然其能奮于爲善幾人耶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亦從其人事後來以喩人明天道自是如此苟存此意于事前其起念已非吾未見其有終也且士君子修身俟命其視禍福與俗人自殊不義而獲福非吉以道而業禍非凶人惟以禍福爲趨避得喪爲吉凶彝齊餓死跖蹻壽終謂足以鼓爲善之氣而堅爲善之心亦罕矣吾願有志之士毋徒

孰報應以求之如上天之事代爲勞而責望隨焉其爲善不待驅策而前矣

能去望報一念以希仁人不難可謂頂門一針先賢發揮少此痛切

爲善說五

勢位富厚之人氣力足以有爲而好行其德所處高所聞遠若貧約在下獨善其身而無力及人有聞于時爲最難里有長者與悍少年渡河而舟覆悍少年躍而升岸長者與同舟人遭溺得水中大石據之疾呼曰某某濡首矣某某且沒頂矣其及岸者悍少年引手出之比上流舟來載長者以去明日長者具豚酒謝拯已舟人而悍少年受人謝趾相接也方長者覆水幸而據石大聲疾呼其欲援手救人廹于悍少

年爲甚乃悍少年以德見稱并與生平爲暴于鄉而掩之而長者無聞焉故負勢見德而居約罕聞自古以爲歎也雖然貴顯之子以聲名强爲善責望多而厭倦生其克有終者鮮矣而伏處閭巷之士力行不怠抑已而讓人正言以砥俗見義而發憤必爲急難而維力是視非誠于爲善不以名與利變易其心志者不能惟所處卑寒不能致遠淹沒于里巷間而末流之鄙夫澆浮之子夯反若以獨爲君子不和于俗相與目笑而揶揄之自非王彥方陳仲弓郭有道許

君能不二其志行以移風善世而底于有成不可得也吾願士君子得志于時主持風敎必于林泉隘巷褒舉其人而編史冊傳逸民者如馬遷採游俠而表著之使一鄉一里之間莫不以爲善爲尊榮以爲不善爲愧恥如是而求復乎古初有道之世不難矣

貧賤能爲善似比富貴人尤眞切世亦多有之惟急爲洗發而出之斯人人勸善之一助也

五簋說

戊午九月余飲璞樞魏先生之堂既醉而退客有問于余者曰聞先生之饗客也不踰五簋然與余曰然客曰先生之意將以厲世也道無大于此者與余曰吁君何見之小也先生一言一動爲世坊表也大矣燕飲其一端耳雖然予以是爲薄物細故云爾哉夫飲所以合歡也古之人豈不欲加籩以飫之卜夜以繼之而曰一爵而色灑如再爵而言言三爵而油油然也人之情抑則近於傈縱則流于淫制性防欲之

道無往不然況始諸飲食可忽而不謹耶美滋味者華衣服華衣服者壯宮室車馬器用僕從婢妾之屬稱此以求玉杯象箸之歎勢所必至不足怪也反是推之由口腹以及耳目肢體濟于此必約于彼又安往而不適然者哉且夫奢之與約榮辱之幾未有不始于微而底于極者也人生濃艷之塲孜孜汲汲日有求而不止者不過爲此身百年及遺留子孫計耳然終其身經之營之享百年而有餘者常十年二十而不足遺子若孫十世猶賴之者或不再傳而失之

張輔斂錢適以自葬房杜子孫蕩覆無餘未嘗不于耳聞目見時凜然次骨卒自投于坑穽而雖悔莫追者一念之縱若火之燎原而不可撲一事之佚如川之決防而不能遏也飲食之道人所甚忽聖人以爲大欲之所存曰節曰無求丁寧諄切而教之者君子立德之基帝王防世之本何嘗不謹于此哉客曰聞之在上者亦皆惡其侈而禁之矣是誠救世之要歟余曰非然也事之不近人情者行之而未必其可久記云奢則示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必至于禮而後

燕使臣者三獻不爲陋享元侯者百物不爲侈上下辨民志定教之所由成化之所由美未有不從儉以引之相與服習而安焉者也先生居官以來凡身爲之防者莫不如是此其所爲不可及也哉客喜而起曰吾聞五箴之說得因時制宜之旨焉願吾子謹而志之

立論至平而救世之要尤此爲第一世人那得知

百泉說

戊戌七月余至共城登蘇門山泛百泉而樂之詩曰毖彼泉水亦流於淇茲泉蓋衛之源也又曰淇水在左泉源在右胡新安以北爲左南爲右臭猶西北而淇水相合東流是泉非淇源而淇時爲泉委也又曰觱沸檻泉爾雅曰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又曰我思肥泉爾雅曰泉異出同流曰瀵所出同所歸異曰肥余行泉源肥水間盍歎古人鑿然有取而咏之也余少時從先人過豫章泛荆湘還棲秣陵者五年比渡

河踰淮客遊齊梁幽薊足跡半天下于名山大川時存吟想者必裹糧躡蹻而從之雖未能如酈道元陸羽注經品泉其原流次第亦粗識其梗概矣百泉之在河北亦頗有奇也江南泉味似過于西北而清冽遜之百泉山氣岑幽骨石峭削其水清冽深數丈可見底荇絲藻影縷析可數江南地氣燠而土泥滓泉始出者如乳及瀉谿谷滙陂塘始清甘而不冽釀土氣也河北泉出沙土中沙水散石也其質沈而不浮泉獨出而不雜其氣然與北方亦微異北方泉多奔

涓其炙出者如瀉瓶水而平地噴起者亦如突浪盛
氣憤盈流沫千里百泉在平沙上溜涓涓萬簇徐引
如纍貫珠其體深其氣靜有本者如是是一奇也吾
聞江出岷山其源可濫觴陸鴻漸張又新所紀名泉
三十其源大抵若是或長流爲溪或廣滙爲湖氣味
與源迥別百泉十二源幾踰百畝水味不改無在山
出山之殊廻互環轉甃爲石塘中央構樓閣傍植松
檜扶蘇蔭蔽如廣寒清虛冷然入肌骨牽輕舟紆檝
泛之又如在山陰鏡湖中遊矣天下名山綿亘千餘

里負氣雄桀者莫如太行其支爲九山實注蘇門山
之積力也大斯泉之發脈也廣又一奇也宇內奇山
水必有名流處之故或一丘一壑一二高人託迹其
間相傳爲勝地其或奇山幽澗高深阻絕不經康樂
之冥搜許詢之窮討胥淹沒而無聞茲山囿孫登彈
琴讀書處也其臺猶存及康節先生自范陽卜居以
養其親安樂一窩與處士土穴相望游斯泉者未有
不仰止而喟然者也阮嵇而後宋之東坡元之耶律
明之獻吉石公碑版篆刻燦列于山亭水榭之間所

由殆與仙靈之宅佛祖之場相去遠矣此又一奇也
兼是三奇即以百泉與名山水角立於天下未爲不
可余既已游而樂之矣安得無一言以洗發之哉

文氣古潔而跌宕全得昌黎之神

正師說

或問昌黎謂士大夫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故因李璠之來學也爲師說以進之近世士大夫執經受業以及官爵科目莫不師弟子相稱下至里巷村墟學究訓蒙之徒亦莫不曰師曰弟子似乎師之不尊道之不嚴亦已甚矣于是有起而斥之者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道者也所謂經之明而行之修者也非學究訓蒙之謂也今學究訓蒙而槩以師稱之則亦何必其經之明而行之修乎不必其經之明而行之修方且移之屏之不暇安得以師稱之余曰是說也使天下學究訓蒙之徒不敢擁皐比而哆然自尊則得矣後生小子習其說而是之得少而自足長傲而侮人昌黎所爲以相師爲恥其流弊所必至古之師道不明名不正而事不成所關世道人心不小也記有之能博喻然後能爲師又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此爲師言之非爲弟子言之也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人亦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此爲弟子擇師言之亦非爲師言之也故以責師之

爲師者使弟子亦以是而責其師則師之不克有其弟子者多矣以教弟子擇師者使師以是而不敢教其弟子則弟子之不克有其師者亦多矣曰師曰弟子云者自上世以迄今茲由邦國以逮鄉黨不可一日或廢者也而爲是說以倡之吾未見其可也或以斥之者曰古之建學有司成樂正之官擇士大夫有學行者爲之至若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又有士大夫退老而歸者爲之父師少師以敎其子弟故能長育造就天下之人材此古之制則然也使其法行之久而不弊其道守之今而不改雖世仍三代之世人盡商周之才可也其如學校廢師道衰里閭之教不足以造士士之秀穎自拔者不安于鄉曲而從師于四方于是孔孟立鄒魯之教其後西河南郭東陵北海各以其修身明道者受徒而教之秦漢以來以師學相授受莫不皆然然而九州之廣人類之繁百里而一士千里而一賢彼凡近寡聞之子鄉里自好之流其力不能負笈而遠遊于是老生宿儒以其章句訓讀居一鄉之中主幼學之席所爲學究訓蒙者亦

號曰人師其名固學究訓蒙之人而其實亦古樂正鄉士之所有事者也其爲師也大約成童就外傳者師之非人人從而師之也此童子從而師之他童子非執贄其門亦未嘗以事師之禮事之也昌黎云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蓋謂傳道解惑之師賢于授之書而習其句讀遠矣彼童子猶知求師士大夫傳道解惑事孰有大于是而反恥于相師是惑之甚者也初未嘗鄙童子之師爲非師也且士大夫傳道解惑固務其

遠者大者矣彼童子之師其于小者近者未嘗無所傳無所解也各有所傳各有所解亦各有所師耳柰何徒以我論師之高下斥其非師使其弟子亦不得而師之今夫人之爲聖人爲君子爲中材下學不同其爲師自不一近世經明行修之士其能與古游夏並稱師焉否耶即游夏友教四方其諸門人小子者能與孔子並稱師焉否耶不特此也秦漢以來聚徒立說自比前賢者多矣苟非其人如荀况揚雄之徒猶得引聖人之大道黜之不欲其從祀于百世之師

之列又何有學究訓蒙之卑卑不足數者乎爲此說者是徒疾學究訓蒙侈然自爲人師斥其名以抑之耳亦知古聖人立師之義其道廣大而命師之名非可苟焉而已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之君即師也傳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君食之師教之言成我之與生我食我並重也故入小學則有小學之師焉入大學則有大學之師焉及乎有德有造矣又必師今之賢聖之人焉又必師古賢聖之人爲其成我雖有大小吾于識其小者能師之而後

吾于識其大者能師之也檀弓記服勤就養心喪之文與君親連類及之亦民生不易之義也苟以師之爲師必經明行修者爲師而學究訓蒙雖師非師也吾弗謂之師是猶君必賢君君而不賢旣已事之吾弗謂之君可乎父必慈父父而不慈旣已生之吾弗謂之父可乎彼學究訓蒙旣嘗受業于其門一旦以世猶有經師人師在也使其弟子不得稱師以行乎朋友戚屬所爲親無失親故無失故猶不可而况于師乎檀弓以師與君親並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苟

有所學必有所師從天下之通義論之也故不獨士大夫有師農工商賈巫醫百家亦各有師以其所知教所不知以其所能教所不能既已師之而又倍之是傷教害義之尤甚者也惟士君子之學業無窮其師之造就弟子者有別故就養服勤與親同其爲心喪與親異心喪云者所謂師無當于五服無服之喪是也受恩之輕重致痛之淺深惟心知之惟心行之人不得而責之也或一日焉或終身焉約之三年者舉其師恩之至重與弟子痛之至深者比方君親焉爾謂其制始于孔子之徒彼前乎孔子之弟子後乎孔子之弟子受師之教而克成其人有終其身未之或忘者豈必師如孔子弟子如參如賜而後行之耶吾見世之弟子其倍師忘本者不少矣并欲推此禮而遠之疑此制而廢之不益滋其刻薄乎故以師言師記問之不足爲師也不能博驗之不足爲師也不能溫故知新之不足爲師也苟必擇師而事之雖謂今世無師學者師經而尚論古人可也如以弟子論師雖農工商賈巫醫百家之流既已師之不得而倍

之而兒童子之師乎今必指其師之實以斥其師之名曰此學究訓蒙弟子不可以稱師者也曷若從其師之實而予以師之名曰此其爲師亦學究訓蒙之師猶夫農工商賈巫醫百家弟子之有師也故夫師也者天下之通名也以師重其人者亦不以人廢其師世非無爲戕爲賊之君與曰頑曰嚚之親而君親之名卒莫能改師之賢與不賢弟子之才與不才各有不齊而師弟子之名古今不可易者其義亦猶是也或者曰然則學究訓蒙遂可哆然自居于經師人師之列歟曰何爲其然哉今爲是說以斥學究訓蒙者亦猶古人記問不足師人之患好爲人師之旨也吾能愧其爲師而不能黜其非師苟必斥其非師令其弟子亦不得爲師舉一而廢百而師之義裂矣故爲是說以正之

從正名起見爲天下萬世立防所關名教甚大

平閩頌　有序

皇帝御宇十有四載湛恩厖鴻威靈遐暢潢池鉏
子歸命恐後荒徼君長重譯來朝可謂德越隣代
功絕來茲矣時惟鄭孽猖狂閩海弄兵遊艇自號
長生顯海含靈並罹荼毒　皇帝如天大德明詔
發中勅橫來以封侯待盆降以不死乃負其險僻
罔知革面爰命親王定遠大將軍率六師討之王
英資敏達鬱爲宗傑東平託處肺腑位重驃騎梁
孝蹤蕚懿親功隆距楚加以十六院大人雄才妙
算制勝樞閒伏波橫海轉戰無前戈艦樓舡長驅
並進大小十餘戰俘獲無算乘勝追奔覆其巢穴
逆等兵疲食盡遁走窮崖有詔入閩重臣固守封
疆俟其悔罪來降姑以追窮逐利丙申十有二月
奉命班師豈非有鑒于漢武輪臺之旅唐文句麗
之師者哉昔周逐玁狁旋師太原詩人頌之漢征
罕开營平畫策厥後追美不揣荒繆冒陳歌頌竊
欲刊諸金石宣述美業于無窮云爾

於皇受命纂隆啓運遐邇率俾人神攸慶蠢茲小醜

跳梁閩澥招携以禮會莫悔罪　帝命我王六師是
征允文允武赫赫南行桓桓列將整軍經武定策帷
幕指麾制虜虎騎翼張戈舡嶽峙鳴鼓揚帆靈潮如
噎載殲厥醜載焚厥巢譬彼困獸援木而號羣兇厖
解棄甲背潰伏尸塞流負阻靡悔蕞爾孤崖汨沒巨
浸食盡誰呼兵殲莫卹哀此窮寇如焚如燬維彼盧
循相將赴水　皇日旋師保我疆埸勿逐勿追須其鄰
壁於惟賢王皇宗磐石敦禮說詩爲憲百辟援枹決
勝戎行齊肅允當則歸專利爲黷戒爾守臣舊紀是
遵惟德惟信何虞弗庭在昔姬文因壘而降亦越晉
重伐原持糧矧茲么麼窮蹙靡騁築城受降蹴足繫
頸王師振凱云何酬烈既錫介圭載鏤金石于惟賢
王允屏邦國天子萬年受茲百福

古穆之音商周法物

孝德廣運頌 有序

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 皇上率諸王貝勒
文武羣臣恭上 孝莊太皇太后尊號二十二日
升祔 太廟禮崇樂備猗歟盛哉 皇上本孝慈
之至德推錫類之弘仁弛秋威而簫動布春氣而
條鳴 赦祓敷天 恩霑率土兩浙二十八年地
丁各項錢糧與江南江北湖北諸郡縣悉行蠲免
西吳海澨之氓莫不沐 天波而雀踴東粵山谿
之戶人皆沃甘澍而嵩呼所爲 大孝塞乎天壤

博愛施無朝夕亦孰有加於此者哉 臣聞姜嫄特
祀周人尚頌閟宮文后升禋魏世猶新維廟刱我
太皇太后聖善篤於高曾慈蔭肩乎任姒祔遊衣
於 文廟德耀崇壇陳祝冊於 列宗馨聞世室
以昭瑞應豈惟流燭房中以協禎休何必化金殿
下 皇上宣渙汗之明綸普油雲之凱澤金錢溢
於編戶粟帛逮於高年遂使黃口童牙咸擊轅而
歌舜日黎眉鮐背胥鼓腹而詠堯天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此者也昔劉毅以和僖德盛著頌敷宣
崔駰以肅廟化成上頌襃讚文辭典贍史傳載之
臣才弁陋景仰 隆朝追古章恩矢諧聲韻雖不
足揚罔極之 至仁有光前代庶幾述無疆之
大德昭示來茲云爾頌曰
於皇 上帝眷佑維新肇啓 列祖偉業炳麟五德
遞衍曆數時循鳳翔雲鳥龍躍東津維我 文皇式
廓土宇神武天授勁協繩矩懷柔荒服聲教罔阻御
我家邦丕隆基緒於鑠 文后作配承乾敦仁率禮
夙夜拳拳正內垂則陰教聿宣誕育 世祖受命於

天 天命眞人戴干履翼定鼎撫辰四海肇域 聖
母劬勞以引以翊貽謀宏遠子孫萬億我 皇纂序
化洽八紘功宣羽籥德叶韶英恭事 大母繼志蒸
蒸孝養誠篤昭假神明我 皇沖齡不矜智獻時率
朝臣敬咨大計 慈諭諄諄弗與外事漢后雖賢無
取稱制 徽音秩秩慈惠肅莊坤元合德助養無疆
膺受介福壽考樂康遽期奄忽升遐 帝鄉欒欒我
皇孝思罔極請代 郊壇哀籲怛惻勺溢居廬瘠毀
奚卹臣庶悲號抗章伸籲僉曰大孝奉天臨民敬承

祖考執大守身我　皇省覽慰遣酸辛恩以義制夫
豈弗聞日月以時同執畢至　詔諭禮臣　山陵有
使　寢殿既營帷幄仰次服物采章溫明器秘　龍
輴爰啓青社國門哭踊引紼左挽右援鈴唱川咽翣
柳雲翻　行宮黼幄伏謁陳餐　靈宅既安如砥如
礪千嶂朝宗百神呵衛　翠華東迴哀思罔替　木
主迎神吉涓祔禰猗歟　聖母遡古冠今淑逾馬鄧
嬪儷姜任八娫楙厚　九廟居歆尊名副實允協
皇心太史卜時昭告薦饗　文祖在天式憑靈爽

聖母同壇日月摛朗軒奏金匏玷反玉盎繹繹複廟
重檐疏屏榮光達牖芳氣充楹雲凝鶴止烟起鸞停
肆赦渙號祉錫三靈赫赫　皇朝德洽上下七世觀
德度越虞夏報本推恩暨訖九野蓼蕭露瀼雷雨澤
漉惠首宗藩戚畹並隆雙金重紫將相褒封普加班
級賚爾臣工禁旅屯卒挾纊呼嵩大哉　皇仁如天
在宥貫索星輝閶闔鼓奏大岳長河前賢古后載在
祀典晉加籩豆　皇慈惻怙復除編氓江北楚豫雷
動讙鳴養逮耆耇惠徧孤煢頒川南頓何足並稱惟

玆浙庶沾被周渥如戴穹蒼志其覆育黃童鼓缶白
叟拊腹瞻望　聖顏扶輪呼祝昔在隆古治化巍巍
帝嚳神靈咸黑作詞代有謨烈鴻筆是咨班傳典校
廟祀揚徽黃龍瑞雨尚亞厥思矧我　皇德凱翔八
風小臣蕪累莫罄形容辟諸土鼓上列鐘鏞不慚鄙
諺抒寫朴忠

純雅典則直追漢京魏晉以下不足比數　國朝
一代作手舍此誰歸　上以宣示廷臣嘉其美贍
好古右文之　聖主也

嵇太守函關授書圖讚

大道何繫繫茲文受之天傳之人我儀圖之青牘紫髯俯首而受書者茲殆其倫歟蘊鴻寶于胸臆任舒卷而常伸知雄知白常守谷不爽不惠以居身時乎披丹經侶黃石高臥于淮海時乎紆青紫剖銅竹澤被乎蒸民于嗟乎嵩山峩峩兮澗流長函關斗絕兮林木蒼生乘白鹿兮柱下藏跨角西度兮發天光尹喜遇兮心洋洋至今莫識兮歎非常于顒于顒兮冠何黃赤玉爲舄兮芙蓉爲裳碧琳雲笈兮語琅琅羽人烟客兮巧趨蹌喬卿五色兮動廟堂住碧落兮餐瓊漿乘傳詣闕兮倚棟梁雲泥飛伏兮遊無方吾師吾師兮眞伯陽嗒焉坐對兮情難忘

有嘯傲林泉之情有睥睨一世之槩爲叔子寫照

不爽

諸介眉贊

三教別其旨同悟其說爾我融卓哉若人被服儒宗何以披華陽之野服而學蘇晉之談空啣盃不辭醉白眼誰相從周妻何肉障者自障廬山蓮社通者自通咄嗟哉爾自有神龍無首卷舒變化之妙用何必不朝遊閬丘之館而暮宿鷲嶺之宮

撫徽一切如琉璃光

汪扶雲贊

高冠嶄嶄于思鬖然靜若秋水宛在蒼蒹爾祖龍溪引鷗築圃傲世忘榮克繩厥武與人排難事了拂衣微吟逋子吾誰與歸爾髮種種執喪逾篤哭忌酸辛白鳩繞屋蕭然鼓缶闃其無人童烏蚤殀天道胡云結廬人境心遊羲皇並坐嘯歌烟雲滿堂

磊落之姿自非籠中凡鳥

黃美人畫石棗題贊

兀突一拳峭然孤立本自太華削成忽入幽人坐側何素手之纖纖攬翠微于尺帛潛如卓氏薄眉逸似杜蘭坐黙毋使米芾攫之爲置少文臥壁

含英咀華

高漢思像贊

蒿目而憂者骿耶而怡然任其天眞獨處若志者俗耶而殷然須吾同人以鞭霆掣電之才而與爲嬰兒與爲處女以金鐘大鏞之器而徙倚乎山石棲遲乎水濱伊何人哉不脫幘而耳遯世不扣角而感逢辰已乎已乎長鋏倦于館舍車馬殆于埃塵遵大路兮挑子袂賦同歸兮樂予羣將與長徃乎紫芝之谷而不返乎桃花之津

想見英雄蠖伏本色

竹嘯子像贊

儒不爲俠俠不爲儒伊儒而俠才質攸殊陋彼薄俗嫒嫒姝姝其性伉激其行紆餘遘在原之急難歷百折而不渝吁嗟乎世人知我兮何如我自知我非愚世兮難免乎世愚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水中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時乎時乎彼丈夫兮我丈夫

爲陳孟公郭子橫輩開生面奕奕動人

張靜子贊

熙其日坦其腹誰與徒抱厥獨松菊可餐芝蘭在握鶴何爲乎棲籔鴝何爲乎櫪伏吾與汝變徵而歌烏烏將碎擊乎漸离之筑

古勁

顏吏部射獵圖贊

征南武庫射不穿札子幹護羌校書東閣方其燕閒處女綽約及奮威名龍據虎攫神王氣充風雲噴薄頰毫欲傳猶嗅腕弱先生天才棲志澹泊心齋冥契坐忘寥廓丰采盎如器量靡度是誰妙手虎頭再作繪貌得神寫照遐託身跨金鞍白馬名駱左帶雙鞬右挾姑僕巖郎從兒前驅後跋巨黍載車明駝闒闒高柳風鳴長松月落俛仰秋空逾沙越漠似扈蹕行如吹沮澤野曠天低心喜見獵矢集六麋弦驚雙鶻翩彼輕裘顏如丹渥而從于畋豈曰贊獲在昔子牙將勳愳色世皆皮相匪誤落墨

寫吏部雄心如生龍活虎不可捉縛傳神手也

題陸蓋思像贊

余與若交不于貌于神其蕭散歷落如野鶴之出羣耶其悠然以遠窮然若思如秋空之摩鶴高山冱雲耶少禀家學懷文抱質執禮循循守而勿失宜其慕萬石之淳風而遵杜恕之遺則弗隨弗激卓爾自殊玉韞于璞蓮出于淤宜其樂太丘之道廣而仍仲回之踽踽文若泰鈞天而聽不和于俗才若浡于將而鋒猶歛于櫝宜其歌黃犢于滄浪託猗蘭于空谷策天馬兮遲伯樂櫟篴鐘兮要子期山有松兮松有

蘿與子行兮各有時彼姝姝者徒見其貌而曰吾已得其神獨何爲哉獨何爲哉

才品不誇而備美道貌頤遇其古心避世已在桃源寄意毋同懷葛

四明道先兄贊

予與若出瑯琊之系而界乎大江之南北閱百歲而支分忽相合于石門之館室背側席而事之如從庚桑游而惘然其若失峩冠耶方領而赤舄耶謂其矯乎人情而孰知其自適鬱然者戊溪之松耶巋然者蓬山之石耶謂其遺世而孤居孰知其有山水之奇癖在几者貝葉之經文耶在握者如意之綠玉耶謂其躭空空與玄玄孰知其遍大道于如一才可揮斥古今而抱其愚色氣足吐納風雲而歛其羽翮其吾

家之癡叔耶抑奉先訓于沈默種德莫如滋周詩頌爪瓞淮水湯湯緒不絕呂虔之刀光如雪先生之後昌而熾兮吾卜之於其德

傳神阿堵頰上三毛

王西樵吏部像贊

草堂幾架東頭西頭阿弟阿兄讀書優游倏忽彈冠辭我故丘方駕連步車前八騶草堂草堂桐花開落窈如空谷者不知幾春秋矣當關呼之孰與攤書而臥吏人守之孰與脫幘而坐黃紙墨勅喧囂而聒耳孰與倚石几而蕭然撫高枝而婆娑憫此流俗慨焉廓清胡亮直之洵美兮而遘謠諑之營營解彼長纓反我初服北眺嵩邙南浮淮瀆鼓成連琴注丹丘籙萬慮泊如持齋斷肉雖復璽書特起車乘見招吾知

先生之志趣在塤箎之唱和而肯忘乎十笏之山巢嘗試過戲馬之舊城和東堂之竹扉紫髯青睛倚三桐而長嘯者是日西樵

草堂嘲誚猿鹿之夢不驚鷗雀歸翔鴟梟之伴勿擾一幅北山移文也

桂山堂文選卷之七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壻張　男王武功

傳　祭文　哀誄　墓誌銘　雜文

張秦亭先生傳

張秦亭名綱孫一名丹字祖望別號秦亭山人世居錢唐五世祖都憲濂與其兄吏部尚書瀚同仕嘉隆朝子孫蕃衍武林門望首稱之父穉青公崇禎癸酉舉于鄉築室秦亭山下顏其堂曰相鳥居讀書訓子

未幾病歿秦亭傷先人志業弗遂閉戶攻苦以時文有聲儒林甲申李闖襲破京師江淮擾亂秦亭奉母舍都憲舊宅出郭就相鳥居棲止焉盡力以養其母不復干時與其友陸麗京柴虎臣陳際叔孫宇台吳錦雯毛馳黃丁飛濤虞景明沈去矜爲詩唱和世傳西陵十子詩選秦亭其一也既而母歿妻喪貧窶日甚四方士大夫喜爲詩者重幣致之不肯就惟與山陰姜眞源姜定菴遊歲時贈貽輒受之以葬其先人嘗與友人遊金焦登北固山俯瞰大江酒酣披髮對

月狂叫走筆作詩多蒼凉壯激之音過秣陵上牛首幕府山弔孫吳晉元之遺烈浮江渡河贍嵩望岱再遊京闕歷覽西山穿虎豹之荒林跳狐兎之叢竄先朝十二陵次第伏謁于時寢殿埃塵碑碣榛莽木主仆帷堂石麟欹隧路與一二守冢老閹說前代上陵故事汲泉敲火坐食寒豁冷霧中為文記其遊歷而返歸臥秦亭山下喟然歎曰余老死不復再渡黃河矣茅屋數椽牽蘿編竹以蔽風雨日與弟子論詩其貧益甚常竟日不舉火終不乞米他人時過夾城陸

蓋思及予桂山草堂飲酒弈棋留滯不厭家有龍爪槐清蔭南窗下獨坐吟哦自言如對老友每看秦亭山雲氣吐納及溪花開落風日中終日不食欣然自得年三十二喪妻不再娶體羸善病從余何兩道士講服氣導引之術嘗見余病輙勸余養氣勝藥食又引兩道士授予丹訣予以心穢辭之秦亭曰予之為此豈眞惑于神仙之說耶以却病延年則有餘矣余曰嘗覽道書其要在終其身善養無害豈眞神仙盡妖妄哉特常人惑其說而強為之多損其生耳仙家重

骨相余引鏡自知年過五十子女婚嫁未了欲如吾兄掩關獨坐且不能況入空山採芝朮求為赤松黃石之徒其可得乎秦亭點頭歎息而已秦亭性至孝友愛其弟與人交意所合久而彌親所不合日雁就與遊弗許也其古文峭潔喜柳州賦追漢魏體格六朝以下不為也少年詩喜雄奇晚更貞健精卓近時詩家多稱道之弟子日益衆皆能得其一體西陵後來能詩者多出其門年老氣益衰食飲頗健病臥終不服藥一夕逝時年六十九也其弟子言先生修道

服六氣久而有得嘗于室中夜坐有白光自遠來中有人含笑而前逼視之則髯山人也又嘗夢神人引入古洞石樓下授以神丹雜胡麻食之今先生日食不衰氣骨瘦縮如蟬脫而去未可知也秦亭亦曾為予言之一子鄰曾不令赴童子試能詩一女適薛生麟友善為文所著有秦亭集以晚年夢神人更名丹稱秦亭山人其先君子築室山下以自號也贊曰世之以高隱名其道不一矣非必巢父石戶之農以逃世為樂者也若袁閎之築土室陶潛之老柴桑若有

隱繫于中而確不可拔故終不以榮華利祿損其志
也泰亭世門子弟厭飫膏粱久矣一旦布衣藿食沒
齒無怨夫亦有所隱繫于中而不肯自降其志者歟
爲泰亭寫生無一誇訣之言艮友深情生死不欺
如此而泰亭足以傳已

楊中丞傳

公諱文薦字又加別號客有楚之京山人也明洪武
初始祖福一公自金谿徙家京山七世祖石符公遷
縣西呂府村祖思石公孫世祖母李孺人苦節四十
餘年里人高其行公父崑柱公諱明遐以公官封奉
直大夫博學有聞兩中副榜以儒行著公少頴敏善
屬文年十八應童子試受知于錢塘葛公以大器期
之及試冠諸生正菴蔡公亟稱之曰本寧仲與而後
耳目所經未見此比蓋指鄉先正李公郝公與公而

三也二公亦歎公才不敢以後進目公公事親孝性
果毅見義敢爲癸酉省試聞父病急馳歸母疾篤公
刲股以進公母田宜人先崑柱公歿崑柱公歿四年
而公舉于鄉又五年而成進士時崇禎癸未十七年
也公唏噓流涕曰吾名成而不逮吾親吾終天恨也
自今以往此身爲國有矣時頻年飢饉山東河北赤
地千里獻闖諸賊攻屠城邑流毒徧天下當國者門
戶角立黨獨交鬨竊祿苟容以全軀保妻子爲丞主
勢孤于上禍變成于下國事已破壞不可收拾矣公

與友人書輙扼腕痛切論之授南京兵部武選司主
事其明年甲申三月闖入都城烈皇帝凶問至公徒
跣哭上孝陵淚盡繼血仆地不能起見者傷之金陵
改元公在散曹奮然談邊疆大事馬阮秉政賄賂公
行私與人語輙嗚咽者久之乙酉五月金陵陷公奔
嘉興再奔杭州秋九月踉蹌入閩芒鞋蓬垢伏闕下
口畫立國規模戰守形勢一時主臣環拱而聽授兵
科給事中尋陞兵科都給事中公以閩疆僻陋諸事
草創將驕兵惰孤危無倚日繕疏條奏中外機宜凱

切指陳執政左右之人多側目公卒擠之于外奉使
出承天道由江西丙戌五月至贛水時萬公元吉督
師贛州聞公至喜甚特題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公已卯出萬公門知公忠義饒
膽略引與協守也自贛以東所在城守望風奔潰進
不能窺洪吉退無以障嶺嶠公一軍懸處孤立無援
身殉守土上報主知而已遣家口去桂陽公子撰生
纔數月託其故交彬州協鎮曹之鑑撫之公日夜登
陴秉甲而臥徒以忠義激厲軍士食盡不支十月二

十三日夜半城陷公猶帥羸兵數百人巷戰黎明左
右勸公從西門突出公曰城亡與亡去將安之揮令
散去遂自投于園池爲一騎兵所挽得肘後印驚曰
是巡撫楊公耶解至南昌軍前提督親解其縛曰公
守贛撫臣非其等敢加害必請于經畧上聞公宜識
時毋徒自苦爲也公曰吾奉命守贛亡則死毋多言
斷吾頭懸贛西門以謝贛人公不欲以力屈自解志
恨也公絕粒數日爲守者所夾持不得死以酒徵進
輙斥去或時推案擲碎之日狂呼以頭觸柱或自投

于床蹶折脇死嘔血日數升聞慷慨悲吟以所嘔血
于壁上淋漫書之形枯骨立鬚眉脫落丁亥元旦公
自知不起強扶下榻南向哭拜畢就榻整冠正衾裯
而卒公生平學問在力行于忠孝大節惟義所當爲
不喜牽引以撓其志親黨有不平事髮指目裂身捍
禦而排解之終不自言其德鄉族屬嫁孤女誅桀黠
奴欺幼主弱兒者京山人至今一一能道之好義嫉
邪其天性也所著有聽湘集
嗣槐曰士大夫讀書取科名其視平日明理道識志

節與事君使民時若不相涉焉者則何也及臨患難生死之際依違瞻顧以苟免爲幸豈其于吉凶利害間自謂籌之已熟耶旣又何其惑也在易有之曰渙其躬无悔又曰過涉滅頂凶无咎夫有躬而渙之是亡其身矣涉而滅頂是身亡家破而國且隨之矣悔與咎孰甚焉而聖人與之以无悔无咎悔者悔其有躬而不能渙之咎者咎其有頂而不能滅之也渙之滅之上與三爲吾之志盡而力不可爲吾視一死如歸耳以吾占之雖吉无不利莫有大于此豈徒无悔

與咎而已哉此明于理而安于義之謂也士大夫愛其身以倖免乎、且思之未有不自悔于心而咎其失者世之人又引繩而議其後行緘而名汚所爲可弔而不可賀者直謂之害而无利凶而非吉可也又豈徒悔與咎而已哉是善道之非害而守死之非凶聖人特以其身亡事敗不可以吉无不利之詞予之故直繫之无悔无咎而已楊公登癸未進士當崇禎之末年極亂難反之勢公固已熟悉之矣金陵之主臣荒迷闒茸之苟延危蹙無智愚知其無成而死于公

乎贛南嵬土公撑拄之旣非田齊即墨之守又非睢陽保障之功嬰城盡瘁至死而不悔者公以臣事君猶子事父母公父母疾雖不可起未有不焦然揲藥以進而刲股以救以冀幸于萬一者公之志亦若是則已矣公少受知于葛屺瞻先生先生講學湖南以明道復性爲旨公時過錢塘從先生講學湖南之蕭寺余時聞先生說公文章行誼猶能記憶之及公死于南昌先生亦抗志而死于閩浦之圓盤村相去不踰月師友淵源守死蹈道抑何不約而同也世有惜

公處不可爲之勢而必欲爲之似以爲公忠有餘而哲不足嗚呼若文山疊山二公者夫非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歟又何足以知公也悲夫

論時事如指掌說忠義生氣勃勃此種文字根性而發其力筆全從史遷列傳得來昌黎張中丞傳眞堪伯仲

貞易先生傳

先生諱共鼎字耳臣號月江楚之桃源人羅氏族大于豫章先生始祖貴澄公遷桃源以忠厚聞于鄉再傳奇山公克樹德父文所公力行不怠隣有巡公毅者爲吏所捕得公善言慰遣之卒懃悔改行里父老舒相語曰惟善是與天之道也羅氏其與乎先生爲文所公季子生稟異資甫四五歲揖讓應對若成人書一過輒背而誦之性孝友推誠與人爲諸生邑有大事劈畫中肯綮督部楊公鶚嘗語相國黃公景昉

曰事理當前初閉棐若不可開經某搜剔萬象森著爲先達稱許若此庚午舉于鄉丁母艱甲戌上公車冦梗旋里丁丑闈中火卷焚庚辰成進士崇禎十三年也流冦猖獗出沒秦蜀楚豫間所過屍骸枕藉頻歲旱蝗江南淮北赤地無遺民相殘食天下大勢岌若土崩而廟堂之上門戶角立如丼陵南北部賢者紓緩養名不肯者營家計樞府大臣贊幾務總方略率以浮言虛文熒惑上聽冀免譴責而已問其擔當此事如何經營如何佈置成敗利鈍茫乎不知其首尾安在也先生在部觀政遇事輒言有欲薦用不果以假歸里時父文所公年八十餘春秋高先生依戀膝下曰君親一也吾一日不得所事皇皇如無所歸未幾文所公即世先生居倚廬三年寇禍益烈數犯常德先生謂吾郡包洞庭控五溪誌所爲荆州唇齒者是也首倡鄉勇立堡約以忠義相勸勉賊鴟張奔突散布流言村民狼顧脅息恃先生約束人有固志沅南將卒望賊奔潰而常郡堡兵屢戰皆捷賊解圍遁去歲大祲先生集富家大室首倡捐穀立粥廠以

賑之時飢民互聚掠畧有司將按捕誅之先生曰是其某士頼子相煽惑所爲耳僇其首惡郡民按堵如故甲申之難先生承聞號慟服闋奔赴金陵上縞素倡義疏伏闕泣陳寢不報以行人奉命冊封出金川門未踰月而秣陵不守矣督師何公騰蛟駐長沙進大司馬揚公鶚堵公胤錫協力爲守禦計先生馳往赴之上引天命下振人心情詞慨激聲淚俱并何公堵公仰而痛哭曰天豈無意于孤臣耶公其歸理上游爲吾聲援先生曰今而后吾得以馬革裹屍吾目

塡矣丁酉八月夢大星隕懷而疾作猶語長君曰囤
常挑以通滇黔爲長沙聲援不可失也連呼誰世界
而歿先生家世積行好施室無餘財傷父文所公好
學博聞負志早歿毋讀書掩卷流涕教諸子力學砥
行以光前志先生成進士二年而長君人琮舉于鄉
登順治辛丑第爲御史以直聲聞先生所著有月江
集前箸草若干卷從先生游者私謚曰貞易先生
嗣槐曰余在崇禎季年聞流寇攻屠城邑殺人如薙
艸江南河北村邑丘墟未嘗不仰天而呼泣下沾襟

也及聞朝廷命將出師跪而推轂不爲不敬且重矣
而敗亡相繼迄無成功丞相大司農議發粟賑貸事
下撫按監司撫按監司下郡守令文移奏請託諸空
言而塡溝委壑者已不可問矣甚乎哉國家之覆亡
未有不由爲人臣子內懷其私而外以虛文相縻卒
至潰敗而身亦隨之也賊在數百外元戎擁兵坐幕
府以褊裨嘗之參游繼之雖覆衂相尋猶謂中軍不
可輕動拘牽體貌相沿爲固然先生居鄉讀禮猝嬰
寇犯無守土之責而約束鄉勇倡義殺賊甲申乙酉

大事已去不可復爲先生徒跣行間誓死殉國卒感
憤以歿夫忠孝節義之事不論小大不論成敗斷然
行之至死不少攺者至性爲之也張巡之在睢陽非
不知其不可守虞允文之戰江上亦非知其必有功
徒以義在必爲而已先生張空拳以保常桃幸而不
爲巡之陷賊以死據上游以援長沙不幸而不得一
視師以成允文之功而其志則古今一揆也明之亡
也今日舉異才明日拜大將曾莫爲先生薦達以展
其用功在鄉曲又不足言彼居高爵食厚祿者挈妻

子而奔亡據連城擁麾節者多弭耳而乞命先生孤
掌寸心賫恨没地而名亦無聞嗚呼當是時居官不
得行其志徒致命以自靖者豈獨先生哉而先生尤
足悲也

淋漓慷慨如聞漸離之筑必有從而和之者忠義
之氣勃勃感人

毛繼齋先生傳

先生名應鎬別號繼齋世爲錢唐人自曾祖祖父代有隱德而先生尤以爲善著先生少孤讀書力不能給去學賈推誠待人人不忍欺垂三四十年年日益高德日益滋鄉之縉紳士大夫及在位之君子遇先生家有慶賀事持觴酒爲詩歌文詞前爲壽不呼爲翁爲丈必稱先生亦猶康成之以公名鄉貴其德也先生少鞠于伯氏事寡嫂敬而有禮配許孺人賢助先生成家生一子名騤能文章有聲四方賢士樂交之宗黨困乏者存卹無倦容置田宅必厚其價有鬻宅者已增價與之一歲再三索猶未厭率其黨鬨聚一堂諸與騤游者不平方盛氣與角先生引坐一客室曰少緩須臾將藉諸君白之有司已而鬨然起視堂上則已各飽所欲而去矣有丐貸者貧不能償悉取其券焚之騤試有司不得志有勸先生令騤低頭就之者先生笑不應先生年雖高善飯步履無恙好施不責報家亦日落甲申乙酉間先生年將六十閉戶謝客坐臥一禪關如老僧者二十餘年人莫識其

意先生居里中以和易誨人人人皆化之一日友人請曰先生爲行不求人知然亦宜以示人使後生小子以爲法先生喟然歎曰余豈有過人之行可以要世取名者哉予少失父廢儒逐賈知貲財本非易得然家用稍給推及親黨辟之口腹厭足之餘亦復何有人情非得已售及田宅吾乘其急篡取之其心甚于盜劫吾意弗善故不爲也折券毀棄損我所有非邀我所無王弘樊重豈難爲者哉余家世謭譾有子能讀書不令押損友吾事畢矣吾少游里中見富商大賈家累鉅萬布衣帛冠退若自抑今者乘堅策肥岸然出縉紳先生右不旋踵而觸風波遭訟繫破棄門戶者不知幾何家矣吾熟思已久自爲計宜如此吾敢以爲善而急自于人吾滋愧矣嗟乎余觀今世士大夫生平讀書慕高行自許不後人一旦得志居勢位視親屬故舊若近而浼之者小有周卹沾沾德色置良田美宅賤直強買稍拂意則怒訶隨之收責倍息鬻妻孥以償猶持券不舍平日慷慨何事難爲臨利害若毫髮變色失聲不暇顧其胸中之所守亦慨

可見矣先生居閭巷無能致遠然人情所甚難而纖嗇必計者能脫然如無有焉雖處天下無難事可也況以此而爲善于鄉有不優然以足者乎先生三世皆單傳子姓不繁駸駸年逾壯未有子今舉丈夫子三矣先生年八十一以壽終于家

嗣槐曰人之論世必有慕乎古無他古之人尚德也先王貴士而抑商賈以義與利若矛盾趨利者必倍義也然古之賢士往往隱于其中若段干王烈其人者豈可得而祁之歟先生身在闤闠之中行著公卿

之表德盛而名彰地不足以掩之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人患德不足耳又安在今之不古若哉

不尚誇浮意自懇至極似昌黎柳子厚誌銘繼齋先生壽日四方君子詩文千軸非不華美然非諱言先生爲賈卽極道其子交游以顯其親覩此文可知古人一字足以定許若此

石林居士傳

石林居士者靑沙里人也父桑間翁倜儻不羣喜交游吳越人高其行陳仲醇爲傳董文敏賦詩稱之居士總角時嘗令捧巵前爲兩先生壽兩先生咨嗟良久曰神姿朗徹不作卒爾人比長執經山陰劉念臺門下與先生諸子遊學使者按越諸子邀與俱往居士笑曰奈何從他邑奪人才士名乎卒强與俱往拔置第一補蕭山庠尋改杭郡與其從兄踰凡齊名踰凡癸酉領鄉薦先生屢試不售桑間翁歿居士絕意

于時曰人生如逆旅營吾澂園將終老焉賦詩一章以見志澂園者桑間翁所築也種桑數百株清蔭四闕旁搆數椽率子若孫讀書其下居士長兄孟舉以齊昌別駕解組歸從桑間翁盤桓其間見少時所種樹皆數圍攀枝太息自號平林號其仲弟學博際明公曰茂林居士曰石林瞻望驛桑不忘本也居士性孝友桑間翁老而析箸居士旦暮侍食桑間翁安之曰吾久留此何必如太中大夫歲時遍諸子新鮮是求耶平林以是率子若弟侍桑間翁歡飲一堂八口

陸氏閭門肅雝可北陳元方兄弟云居士晚居潡園
有勸其撤而新之居士曰堂廡雖陋吾先人所自營
也樹木雖賤吾先人所手植也吾先人安此若枌榆
舊社然吾忍更置爲哉辛巳歲大祲飢民羸弩筋葦
履爲食居士日術里閈出粟布賑給之郭門塡尸累
若北邙無主暴棄者復爲買地而葬有丈夫子六人
能文有聲居士性醇謹不侵然諾嘗誡其子吾家世
忠厚樹德務滋昔萬石君爲漢史所稱要於謹飭而
已富貴在天辟如樹穀待穫而可以鹵莽取哉昔陶

上行歸臥柴桑作五柳先生傳王無功結廬河渚以
琴酒自樂號東皐子達人高士身隱爲文而十畝閒
閒室適人遠又安得無文以沒居士哉居士姓陸名
某字晉之歲庚子年六十若三四十許人亦德充之
符也哉

外史氏曰士君子得勢而名彰布衣隱約闕焉不傳
者可勝道哉史紀儒林傳風厲末俗厥功勤矣余讀
陸氏諸華亭一歎與松間茗上諸子其相去何如也
易曰介于石貞吉呂氏以石可破也不可奪其堅吾何以見其人哉

文氣修飭晉人風致

鄭芥園傳 代

公諱蘊弘字雨隨別號芥園世爲桐鄉著姓祖振先
公博學有聞蚤世祖母沈太孺人仰天呼曰鄭有孤
未亡人責也訓其子君茂公成立有室比生孫太孺
人猶身教之茹荼苦者六十年君茂公年十六補邑
弟子員葬其先人以孝稱娶周早亡繼娶金生三子
長卽芥園公公幼穎敏能文章年未三十君茂公見
背公號慟數日不就勺溢幾殞公傷祖父中道而沮
志業不遂日夜攻苦不少輟辛卯舉于鄉壬辰捷南

宮授寶慶府推官地雜苗獞阻聲教姻戚皆相與共
弔之公謝曰司李職無錢穀地瘠不近脂膏猺獞反
復試盤錯可也在職三年吏民信之時滇黔用兵慮
爲民擾公立法御之撫臣以公有幹才特疏調李辰
州郡縣吏憚公弗善也請母屬李官弗許公取所屬
弊政一一更定之賑飢民淸蕪田甦驛遞禁奸胥期
年州大治已又檄公攝常德守時訟繁民不堪命公
建羈候一廛以處罪四日爲剖決案無留牘者公生
平寡欲上官不合者廉公他事不可得益數服課高

等擢中書舍人兩奉詔使山左竣事即行癸卯分較順天鄉試稱得士以同考詿累罷官家居執祖母喪盡禮教子耕讀曰此吾先世風味以貽爾不薄也嗚呼士大夫貧乏時多抑折不自聊一旦取科名居官得志舉生平所不能力取者必致之爲快其志量亦可見矣公歷官以來與居貧約時無以異惟以不克逮養承先訓無致失其持志檢身豈非卓然有定力者耶以公而立朝居大位足爲士大夫表帥惜乎其官卑且閒廢不克大行其所欲爲良足慼也越七年

乙卯還職丙午春公感疾送 孝昭皇后喪有語以疾告者不敢未踰月而公不起矣沒之日棺衾不具其友人相助乃歛公生平靜嘿不苟訾笑性友愛撫弟妹承先志婚嫁以禮官寶慶時民間失火延及官舍公再拜反風郡人異之稱與劉昆不殊公父母封如公官夫人張氏名家女䏆孺人生子六景濂淳源湄范淵俱業儒爲邑諸生所著進履言及麟經要删行世

贊曰士大夫立身行志未有不以廉介有守爲根柢也若芥園者可謂窮達不改其操者矣位不稱才命不副德可悲也夫余與芥園同舉進士又同官于朝每過其居飲水清談未嘗不歎息而去後之君子讀芥園之傳思芥園之行而不易其志亦庶幾近于道者哉

澹簡有法良史之筆風世爲多

居子靖小傳

才人嗇于遇賢者多夭亡天道寞寞自昔以爲歎也丁巳春余假館富春居氏居子子厚述其兄生平泫然流涕而請曰兄亡矣墓草萋萋再罹寒暑吾不忍速朽吾兄也願先生其有言焉予靖名瀚覆姓申屠自其先狄沈河以來不可考至西漢嘉東漢蟠世次可得而紀也宋南渡居富春數十世矣父德卿邑諸生以醇謹稱子靖性穎悟善屬文得羸疾攻苦不少怠屢試有司不售中夜傍徨太息曰何以慰堂上老

人哉邑令牛公聞子靖才物色之而子靖已尪疾不起矣子靖天性孝友沈默寡欲讀書塾中遇浮薄子輙割席而去父病幾殆禱於神刲左股雜湯藥以進與妹相持悲泣刲股繼之父卒無恙作詩有殊致甲寅某月某日卒春秋二十有八生女二其師戴君爲詩三十章以哀之余觀當世才華淺薄之士獵取世資如木槿之朝榮未幾而聲光歇絶若子靖篤學好修鬱抑不得伸其志雖其行事不少概見而孝友篤誠立志卓然天假之年所就必有可觀一時師友追痛其不遇而死其詩歌如叢蘭芣苢翁足傳之後人以覘朝華夕落之徒相去不有間哉刲肝轄股律所不旌至性若愚君子所歎非獨子靖其妹亦足傳也余姊歸海昌史氏幼時刲左臂療母比爲婦復刲其右療姑夫疾篤先期自殞以節烈稱載在邑誌與孝女畀同居氏一門可謂世德有本矣

澹澹寫來已足不朽

孝烈史孺人傳

孝烈史孺人者余姊也姊幼有至性莊默寡言余兒時與姊弟數人爲藏鉤鬪草戲庭前惟姊端坐母側不動年十三隨父官邵陵母遘危疾醫不肯治姊晝夜禱于天刲左臂雜湯藥以進母疾尋愈母嘗持其臂泣曰吾孝女也吾不忍見汝沃盥時吾腸爲汝幾斷矣姊好讀書臨帖父左遷眞州官閒少事口授余毛詩左氏春秋姊從傍竊聽能強記購得烈女傳讀之有不解者從余難問至奇節痛激處必抱書而泣

失聲每日女工畢必篝燈夜讀隆冬風雪燕漏過三下猶閉研弄筆墨聲母憐之嘗曰汝不試秀才何沈逃自苦乃爾年十九歸海昌史生宗逌就姻眞州明年偕歸海昌入門執姊道孝事舅姑內外宗姻咸稱之史生有儁才體素羸足痿不能起姊脫簪珥萬方治之卒不効已而姑疾甚姊泣曰吾夫病恃有姑耳姑不幸亾吾夫其能久乎復刲右臂爲羹以進姑亦尋愈生疾日益甚語姊曰我死亦何恨惟汝年少未有後吾死而欲瞑豈可得哉姊曰君姑自愛我能自

爲計余時過海昌史生憂形于色向余嗟嘆者再三姊從容語之曰吾幼讀烈女傳其危節苦行至於截耳割鼻以求不負所天使逝者而有知則亦已矣如其無知與使下報于死後孰若一慰于生前昔伍胥亾命渡江江上之丈人既已渡之矣何爲覆船刎頸而死溧陽之女子既已飯之矣何以自沈于瀨水之中誠以子胥慘慘戒之不惜一死以自明也夫以卒然相遇之人求自白于長者之前猶若此况夫婦之情又有甚於此者乎余聞其言而悲之自是製斂衣

二襲各貯一笥飭婢子曰吾夫婦死衣服含斂勿他求發笥取之足矣未幾史生疾急姊哭之曰使君知我遂登小樓解繯自縊于佛龕之側時己卯六月十有二日也斂之夕發笥得遺書以謝舅姑爲詩二章與父母訣詞旨悲愴讀者無不淚下先是予夢游海上至地府見姊青袍角帶手抱案牘予驚問之姊曰上帝憫予令予爲地府條吏記注人間善惡予欲取其簿閱之姊不可曰待吾主君出汝自請之已而主君御殿左余謁拜如禮因問余此生禍福主君曰此

何可豫知余固請不已命姊以牘示予予展閱多不解但簿內多丹篆印記而已主君遽命姊送予歸越七日而姊訃至矣予從父往哭之三日顏如生不變邑之鄉先生宗老親屬相與稱曰慈惠愛親五宗安之斯不亦孝乎大慮行節秉德守業斯不亦烈乎請諡爲孝烈君而表于墓門明故孝烈史孺人王氏之墓越十年與生合葬于生父母冢旁從姊志也

嗣槐曰予覩孝烈姊之事夫也柎摩疾痛不弛帶離左右者六年而悲戀彌篤一旦引決不顧非不能少

俟也明始終爲生婦以安生心也志亦傷已余侍父母疾至不可救呼天搶踊而已姊封臂療母又療姑性何摯歟天下之爲人子者聞之亦少愧矣況余之薄德者哉

極平淡處極奇極痛文之貴真如是

沈孺人小傳

嘗讀漢書衍融傳未嘗不掩卷爲之涕下也融妻亡無以斂鄉人助之不受即土埋藏以行其志融有名元康間奮袖談論李膺捧手歎息然其妻早歲與融所共者茹苦忍寒而已故王晙不再娶而劉寔之徒爲廬爲杖追維生死窮達之間誠傷之也吾友燮千之妻沈孺人武林舊族也父文成篤行長者孺人幼貞靜服母訓燮千請繼室歸許者二十年燮千有儁才家益貧孺人攻苦食淡黽勉有亡燮千好客日滿

坐必罄旨蓄繼之北遊京師孺人送之曰勉之懷與安是齊女之所以戒晉公子也入國學試吏部有秩需次迎母及孺人于京邸母歿其弟相繼死孺人脫簪裾棺殮無憾今 天子詔舉博通諸儒燮千在薦牘中旦暮延對以展其生平孺人抱霜露疾奄然長逝矣嗚呼方燮千食貧淪落不偶何異王章臥牛衣時相持流涕者一妻耳幸遭時致通顯有日而孺人溘如朝露曾不能少待燮千撫今追昔反復于衣新人故之詞而哀悼無已余與燮千友三十年豈以其

慶悲而自知之者不一雪涕而述之孺人有一子二女皆成立

人生伉儷莫如貧苦共丗山巨源語妻猶云忍寒當作三公以慰之其他可知洗𤼵愴惻讀之而不增伉儷之感者非人情

北陵楞子傳

北陵楞子居石甑山之陽不知幾何年矣山中老人見楞子少時顏色姣好披髮行歌往來村郭間倣若無人越四五十年老人嘗語人楞子容貌舉止不異少時有傳其某姓某名者呼之輒不應楞子築室山麓門前有楞樹高數丈大八九圍根蟠紆枝葉扶蘇如翠蓋蔭蔽數畝許遙望似千歲老松即而覗之則楞也居人因其家植此樹且莫辨其姓名因稱之曰楞子楞子喟然而嘆曰我人也而人呼我爲楞楞其

居可也弃楞其人世之不爲皮相者幾人哉雖然今有梗楠栝柏委于荒堙莽谷中剝風雨穴蟲蟻則亦等於楞而已矣其又何擇焉亦自號曰楞子楞子性伉爽少有大志親老貧困逐村兒採葵菽讀儒書不成爲詩歌古文辭又不成去學管商諸家言行游四方輒不合親沒從蘇門先生明周程張邵之學析節砥行究經世大畧若太平五十策人亦莫能識也惟竹隱君大滌山樵歎爲子房鄴侯一流人有招之入天台石梁者逡巡未往縉紳在位者聞之爭延致幕

中樗子布衣芨蹻以賓禮就館舍久之爲陳說政治生民利病娓娓不倦多有所裨益不合輙去歷燕齊楚豫秦隴間終不自言其姓名其在齊齊人呼爲騶公在燕燕人稱爲子安子在荆楚宛豫或稱爲北郭子愚或稱爲江東散人惟在秦隴最久秦隴人呼爲青華君其父老將築室而事之樗子一夕遁去秦隴人思之爲立石岐山之陽猶望其復至也樗子年益高嘗感風露疾從余何二道士授呼吸導引術旣而二道士皆仙去樗子太息曰奈何以脆薄之形質膺

倏忽之变盤而恬不知懼哉一日過紫虛眞人于南屏古洞丹樓之下與竹隱諸子張幔設醮講上眞養生之道歸而作樗歌以寄志稱北陵樗子者從鄉人之言不忘故也共歌世多傳誦之

歌曰昔聞龍門半死桐根株倒欹絕壑中會逢斬伐作琴瑟靈祇聽曲颯悲風我家有樗高百尺圍如車蓋參天碧凍皮逆合鱗甲斑排盪風雷經齒蠹邪知擁腫不中程公輸一顧同輕擲樗兮樗兮植我廬世人呼爾兼呼余我今問爾一澆酒爾與我比當何如今人侈口誇梁棟青掀白榻爭薦用中天臺拂星漢高不畏顛危繆矜重樗兮樗兮誰識者吾將種爾廣漠野此中神仙正復多抹月披星共瀟灑非樗嘗恐不爲樗莫與人間辨眞假

竹隱君曰樗子少時爲予言前世嘗從康節先生游讀書饒志略具經世才人卒無知之者亦奇矣哉

文學陸子專先生傳

先生諱坤字子專仁和里人按譜牒自有宋百鍊公扈蹕南渡始世居里之東園七傳至文忠文信二公捨宅有寺馴鶴有亭天台墳墓玉岑宗詞班班可考九傳質菴公十傳松巖公十一傳不埜公皆以明經甲科歷官守令分藩祀鄉賢載郡誌稱武林世族十五傳與偕公爲先生父四世一經與偕公尤以文學著名當時隆萬以還文章風氣日盛吾鄉先達及四方知名宿士集武林商會莫不推與偕公執牛耳與

偕公性孝友以名行自持初受易輒有神會師宋上木歎曰是子當以易書昌明于天下田何丁寬來又將一家矣卒以所著大易憤叅傳世授徒講學及門多知名士以歲貢司鐸四明已而疾移歸著書終老先生少從其父學傷父生平聊聊不得志發憤攻苦年踰壯學使李庚生識其文拔之文日益進名日益起從遊日益多先生事父母色養不少懈親沒執喪治具以諸弟遊學遠方獨任之兩弟沒殯殮不遺餘力天性平易近人生平無疾言遽色人有干犯引謝不校與人言訥訥如不出口每入郡庠稠人廣衆中如與不知望而知爲子專先生自與偕公家業中落至先生逾甚儆廬數椽不蔽風雨先生世守不去天寒雪凍竈突不烟諷誦之聲徹里閈歲賴修脯自給而已及門諸士學行著聞以科名仕宦莫不敦在三之誼敬事之長君有聲少遊庠出繼本支爲後次君有奇力學砥行每試不售親舊多以家食維艱諷之者先生毅然卻之有奇益自奮先生語之曰吾一生淡薄自甘爲諸生五十年髮種種如此猶把三寸管

文李二

出入學使門求溫飽也乎哉吾傷先人積學不遇冀一伸其志氣不可得今旦暮視蔭之人每念脫巾投筆而去之怦怦若有隱痛于中而不能已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繼吾志者是在汝矣先生以老詿弟子籍年踰八十矣有奇逾壯歲始以文章受知于學使先生猶及見之先生易簀時訓戒二子惟敦行立名不替家聲其志行不益可見哉

贊曰今世所稱世家大室以科第顯名爲人所欣羨嘗過里門有烏頭綽楔嵬然在望或一傳再傳問其

子孫不克守其世業能復以經明行修應國家科目之選間爾無聞者有之未嘗不爲惘然而三歎也子專先生自文忠來爲武林望族平埜公後科目亦少與焉里人指數亦罕及之矣先生父子累世貧幾于併食易衣而一經相傳蔚爲人師卒不以困乏易其所守其與世之門閥煥于一時箕裘墜而莫繼相去豈不甚遠哉先生之爲人一季次原憲獨行之人也先生之執業一奉世野王世守之業也年垂髦鬢求繼志于前人訓及子孫冀傳經於奕葉君子之澤豈徙五世而已哉光先緒而爲可俟可謂能世其家者矣

爲世家宿儒傳其風槩燁燁有生氣使流俗專以豪富相誇者讀之面色當爲一變

紫珍道人傳

道人居無常處從遊問其姓名輒曰吾與若聚處期于相適而已烏用知姓名爲好讀書伏暑揮汗置一編松石間吟風不輟隨意詩歌好事者竊去流傳士林少時常有意爲世用一夕夢神人告以前生事于人世榮落得失泊如也性坦易不與俗件能文辭者與言文辭能詩詞者與言詩詞能琴奕釣射諸藝者與言琴奕釣射諸藝獨行村落山巔水涯處遇村翁溪叟樵牧童豎亦與談說周旋終日無倦色尤善方

外菴林竹木花石坐嘯其下不肯去有以詩歌古文辭投之者藏祠匣中久之成集日是皆人精神所寄其佳者能不弊天壤聽其零落爲足惜耳生平不入公門見貴顯人輒辟去有迫而就之者與談笑飲食恢諧玩弄畧無畛域人亦以此暱就之曾作懷古貧士詩天上石麟賦以見志喜植草花瓦盆木架壘窓几前摩娑顧盼蕭然自得嘗過金陵遊北嶽泛洞庭之孤棹玩報國之雙松遇方外人魯雲陽授以導引法年踰七十蒼髯丹唇面色悅澤如嬰兒道人所居

輙有子弟執經問難賚其穀帛以自給有延其訓女士者道人日昔韋逞母設丹紗帷授生徒教豈以類爲限哉列門墻皆能詩多載玉臺新詠中

贊曰紫珍鏡神也道人以此自號欲挾雙眸相天下士然毀譽不形姸嗤自見亦曷嘗瘦于屢照哉

此桂山爲其友野君作傳筆筆凌虛字字着實眞傳神妙手

祁門令葛枚臣傳

君諱殷楨字枚臣先世由鄖封徙越由越徙錢塘定北鄉始祖村菴公世守耕讀五傳至麟郊公有聲儒林以副貢試吏判欽州高祖少司農屺瞻公文章政蹟名宦祠志所在著聞講學湖南四方士大夫執經列門墻者千計曾祖愚古公恩蔭未補官甲申國變屺瞻公南奔浦城歿于圓盤村愚古公痛父遭國難絶食死抑鬱不自聊未幾病歿父介子公少游郡庠不樂仕進督學使以禮招其復出不就終隱南屏山

陽君生而頴敏志氣不羣執經于余門性剛直名節自砥善屬文試輙冠軍先世避難播遷田宅荒廢父介子公以食指不給顏色不怡黯然傷之會軍興開事例以廩貢需次授平陽學諭慨然就道曰吾祿雖薄幸不以妻孥累堂上老人值耿藩叛亂士子多輟席不講學宮頹圮君日率諸生升堂鳴鼓月書季考甲乙其文鼓舞之諸生運糧孑杖縣令催徵不前郡守以屬君君勸諭以勉其輸將分限以紓其困乏不俟鞭朴逋賦一淸在職八年陞江南祁門令邑處萬山

中北歲兵荒逋賦尤甚土豪猾吏交通爲奸前後吏玆土者莫能自拔君入境謁廟自誓惟飲乳泉勺水耻爲人挾持短長祁民逐什一喜兼并尚氣好訟饒資財者得直貧窶無力隱忍莫能伸以此大猾强宗連結如蔓木君廉得奸惡主名執戎首謝氏一門悉寘諸法一縣奸黨人人惴恐君自以秩卑力薄申請郡守郡守舒緩養名多抑止不行諸奸黨乃復自恣君歎息曰居下在獲上不如意事嘗八九乞解職放歸不許邑西鄉巨惡王光末素與土寇交通刦掠薪

其資財結納官吏恣行不法諸抗糧猾法身翼蔽之胥吏持縣檄不敢過其門一日鄉人列其罪狀告縣君按得其實奮然起曰昔薛宣爲洛陽令偷收主家豪奴令一士著奸民坐令横行若此捕之急光末度不能免號名黨與揭竿呼噪蠭擁縣門君單騎突出北門申詳巡撫諸上官事下江北臬司按其事廉得奸民横行狀光末黨與四佈縱反間列狀反噬不俟申覆旋行移本郡訊決君以光末一部民辱縣官如兒戲令承問數月初讞未上旋移本郡與光末對簿

一九閽萬里搶地無呼還過箸嶺邸舍大呼曰皷天履地豈無鬼神吾死當訴之　上帝以白吾冤扼吭塡胸自投于牀而氣絶子文林年幼小有志節讀柳文下邳徐元慶手刃父仇抱書而慟每思服斧叩閽又日夜磨刃以衝仇人之胸爲大父所裁而光末罪惡貫盈一夕暴死人嘆冤呼白帝之驗云

贊曰君天性剛急少時尚氣見義必爲與朋友論難事關節義詞色凛然余嘗以氣質戒之時有旗兵恣横毆負債于道幾斃君排稠人叱止之解囊中金柝

其券又有繫絏其妻抵責者力爲措置償所負夫婦相携而去及官祁門予貽書以其疾惡太甚求治太急條列當務累千百言嘗粘座壁改號忍菴卒以耻與部民對部飲恨而死其與蕭育自引佩刀亦復何殊魯論記侍側弟子以行行爲樂卽以不得其死爲憂古今師弟子雖殊其情則一視予之痛焉能已已雖君之遺命使然亦足與杜陵男子並傳矣

止就祁門君素性剛直敘述凛凛如有生氣千百年復如見斯人眞史遷筆力

贈文林郎于堅公傳 代

宋之先以國氏至漢中尉九江守及宋廣平公子祁子京子孫蕃衍大河南北間在郢中者本玉在齊郡者本鈃世次不可考故江南之族不以玉著三吳子姓由廣平分支而子京苗裔再遷吳郡有彥英公諱通居楓江十壤九龍兄弟二人一名達居葑溪一名遠以戰功調山東爲琬之始祖肇基于萊陽者也故萊陽之族亦不以鈃著與吳門世系若二江之同源于岷山焉葛藟本根世講敦睦迄今無斁琬以甲申

渡揚子過楓江里從諸父昆弟問知叔氏于堅公卓犖多才教子弟有法越六年弟實穎舉于北闈萊陽宗老皆賀予以乙未由吏部補外巡隴右又三年移盧龍戊戌分守東越過吳門一升于堅公堂未幾公以計聞庚子冬實穎走越州手狀流涕丐一言志不朽余不敢辭謹按公諱爾城字子堅世居吳郡始祖彥英公三傳至裕軒公以文行稱宣德間生守恆公鼎及鼐鼒守恆公生八子瑜環琊瑁珏璋珂瑭皆有文名瑁號五雲爲公曾祖生靈石公名熙年十六[illegible]

庠性方正嘗遊楚蜀間諸王爭奉迎比漢申公不敢以臨淄文學目之生三子長文炳次文煥次文燦號心石公父也性孝友慷慨施予折產盡推與兄而獨甘貧約娶周氏生公年十九聘葉甫成婚而心石公捐舘舍公久客楚公白母往收之日曰吳楚千里收責極難且暮汝念如倚閭何公蹶然曰兒請刻期歸進屠蘇酒于堂下已而廹歲除幾一夕公冒風雪渡江再拜前爲壽其誠孝如此去心石公十五年周夫人沒卜兆武丘合葬林水森秀若有神助云公幼攻

帖括一以大家爲法負才落落不亟進取人問之泫然流涕曰少遭閔凶零丁孑立尺布斗粟手口經營嘗恐羈羇名場進追不得如意瓶罄罍恥無以慰慈母之惓惓及實穎能文章有聲譽四方壇坫車馬輻輳所在執牛耳公贈貽無所吝曰貧于財不貧于學所獲多矣里父老爲白蓮社以書招公公欣然從之比易簀意氣如平時索筆自題其像曰東南一叟笻竹茅廬任天而遊不求有餘日月逾邁返我遂初其生死縱然如此

叙次簡括筆力直追史漢

廣南太守翁東山傳

君諱世庸字用公號東山先世文盛公正統三年由鹽官徙居錢唐豐寧里迄今二百餘年以明經甲科歷官載邑乘九世矣君父鶴丹公明庚午舉人任邵武府推官鄉試分房猝遘疾出闈歸至延平而歿生二子君居長穎敏強記爲文日有聲與母扶鶴丹公櫬歸長途乏絕脫簪珥繼之所過不受一縑玷先人在官清白君每與鑒公說父少時篝燈讀書子夜不休狀輒相對潸然淚下甲午領鄉薦戊戌成進士授

思恩令地界嶺南傜獞雜居土風剛躁好訟喜爭讀書知禮法者絕少猾法抗官長以法繩之弗變也君以凡民必先養而後教此地澆悍成風尊君親上之義亡矣不得不隨時先後以革易之每朔望親至學宮召生儒講學舊頒鄉約六條詮成通曉諺語令鄉老各率其鄉之民諭導之邑小民俚無邑誌詢土俗採軼事勒成一書使民知邑之良有司鄉之先民長德義夫節婦以風勵其向化從善之心于是爲之清田畝藉戶口蠲苦肩運申請上官免之吏胥積奸侵

虐里遞革除殆盡行簽商之法立鹽廠之地私販絕而官鹽通行縣城卑隘裂垣壞塹約二百餘丈日向夕飢虎踰垣伺人而食君積俸版築之在邑三年民風和樂人知向方土賊莫思孔強梁猾法樹元戎旗幟諸不逞從之莫敢攖列其罪狀申聞督撫討之賊倚峒阻兵弗能克有以招撫說進者君曰此賊不除蠻夷乘閒而起蔓難圖已親領將佐背山匝水列柵困之與鎮將衷甲冒矢石藉水草偃臥褁蒸飯塞饑如是者二年卒大創而削平之六年以治行遷隴州

守隴處兩關西通巴蜀連漢中明末闖賊焚燒城墅本朝休養二十年流民未復連賊偷生人無常處時功令以徵輸爲殿最錢糧項欵各作十分考成岐山扶風諸縣未滿歲輒叅讁掛冠去初除官親朋不賀而弔君叱馭直前至則曰兵燹殘黎不堪命久矣此非招流亡墾荒蕪不幸再罹兵凶城市鄉堡悉化爲丘墟矣惟是民求食逃死吾招之不來即來而無以處之不難復去乃悉捐俸食所餘買耕牛給器具勞來而輔助之四郊村落連桑帶梓鷄犬聲相聞于

是進邑諸生鄉之俊秀子弟身親勸課月凡再會拔
其尤者奬賞之吳子之瑜家酷貧自耕而食每歲大
比輒不行君延入西席訓誨子若孫而又身爲之師
乙丑成進士官翰林又嘗于咸陽司馬署見渭南孫
子士傑語司馬曰此子倜儻不羣文復爽朗有氣當
與共相奬成之薦入泮旋食廩教習京師領鄉薦其
接引後進類如此郡掌郵驛每入廐中執策數馬曰
詩牧圉訓之母夫人喜曰隴民脂膏半在此汝不悍
勞吏書爲敢爲姦隴民賠累庶其免乎滇閩叛亂

王師四出君督運畧陽雲棧中會寧夏兵譟王輔臣
賊殺經畧縱兵攻畧城邑民散不守君從關山複嶂
中攀藤披棘出迎　王師大將軍知君自隴至春告
急請兵血書連上三十二道幕府可按題叙加級授
西安府撫民同知駐潼關于時　王師出入關門商
販纍足君申令約束商民安堵潼川水決淹死居民
二千餘家君方臥病強起禱祀捐貲買棺分給瘞埋
之以治行陞廣南太守山崖戍削環若重城爲沙儂
倮彝之鄉言語不通衣冠各別守茲郡者多駐省城

若獨居郡署單騎巡歷水村山峒間咨風土課耕讀
抒忠誠以化之蠻民相與歎息曰開國來未有推心
置腹若此太守者攝學政一年創義學置膳田師儒
條約勒石世守在郡三年丁母艱歸服闋補閩海臺
灣郡守以前守留任改補君喟然歎曰余少研究性
理諸書人不聞道生死榮落同于草木詩古文詞六
藝事耳每與余商確宋儒語錄多默契家居四年感
微疾先一日語其弟鑒公曰死生一致有何恐怖坦
然長逝語不及他亦可爲知命者歟

贊曰余讀史兩漢吏治近古士大夫處則內行修飭
出則政教化民自是以降文勝其質華而不實不足
媲美前人矣君歷官三十年皆邊鄙蠻方非人所居
且暮遷徙委若傳舍君獨若安戀而處之朞月三年
卓有成效其與龔黃卓魯亦復何殊乃無援引古郡
縣吏久任加級超遷爲請者終于賷志而歿然漢史
循吏傳中亦何以過之者哉

傳良友吏治真蹟字無溢美一根本其學力此亦
無愧孔門弟子傳人何況漢唐以下

文學沈九牧先生傳

先生名兆泰字九牧別號牧菴系本吳興梁安西記室苗裔先世有官河南家中州南宋扈蹕歸臨安居北郭倉基曾祖詮隱居不仕結廬靈鷲峯頂自稱練師祖應曉南雍諸生以文行舉鄉飲大賓父道煇遊郡庠余先人交好與吳下鄒臣虎講學南都著有員通考異諸集生三子先生其季也生而穎異至性過人少從父讀書山庄口傳手授夜以繼日一日夜分見霄漢間放光數丈餘如梁太清年天裂狀恍若有

悟曰人心之光亦如天光其殆是耶自是精神淵著夜視几案物如燭照而數之年十五六善屬文余從先人宦遊吳楚歸卜居河東村與先生出入里門應童子試前後受知于學使許平遠宗師冠童子軍于時名社林立雲間西陵爲盛四方賢士大夫過武林者雞壇盟會殆無虛日招先生輙不應余獨默然心折而嘆之已而家羅祝融灾伯兄早殁仲氏輟業權奇贏先生喟然嘆曰吾年來俛首塲屋冀千薄祿養親今親老在堂以祿養何如以志養時贊仲氏持籌

區畫供甘旨及兩親天年終行遊四方訪異人購異書廣所聞見省試俛得復失無纖毫介意以親亡從吾所好也比歲　國家開廣援納事例有諷先生以司馬長卿入貲爲郎先生笑不答惟侍養爲樂一日離左右忽忽如有所失苫茨倚廬笑不見齒祭墓哭忌至老不衰事寡嫂如事母撫猶子如已子仲氏遭無妄獄先生蒲伏公庭以身代質上官嘆爲孔融兄弟何以過之祖姑矢志栢舟貧窶無依生養沒葬終其身弗敢忘嗚呼古道凌夷三代尙德興行之風如

江河日下而莫挽士大夫立言垂不朽非奇節殊行聳人聽聞不屑傳述而稱道之其于鄉黨立教恒言庸行目爲日用尋常亦已久矣先生入九歲時祖母亡元旦分賜粉團一盂伏靈几前上食號慟不能起祖父傷之爲作情生文賦里中父老嘗指斯事爲余咨嗟說之余每過沈氏仲季一堂白首怡怡朋友急難任俠一如劉生先生白言求爲尋常無過人如不可得者然以視當世馳逐聲光名塲指數亦何加于飲酒讀騷又或跅弛不羈邪干側入致身通顯朝榮

夕枯没世無稱先生凉凉踽踽一窮巷老諸生與之論進退計得喪孰是孰非何從何去彼之所爲非不能爲先生必不爲先生之所爲彼非不能爲而人亦必不爲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而後中庸鮮能之嘆以是爲難耳今二子謙光謙益以先生寃歿有期乞爲傳一似文獻足徵者然又何忍一言半辭諛美以没其實而負吾良友哉

贊曰君子道四孔日未能根性實行孰大于是自教失其傳吾儒舍實有尙虛無遺落事物流入二氏宗

旨而世道人心不可復問矣然自古迄今世風衰靡荒村陋巷豈無闇修人士行不出門內名不掛通人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如先生其人者乎前莫爲彰後莫爲傳終于淹沒無聞可勝嘆哉此余以古今立言諸子非本孔孟垂訓爲定論與起斯人又安能少挽末世頹波障百川而東之也耶昔人自言爲郭氏碑文可無愧余諛陋無文于先生亦云

爲良友作傳自總角迄白首不肯輕下諛美一字無事不在人所能爲中無事不出人所不爲外一本聖門稱許爲論定韓柳諸公似遜一籌

祭儒學訓導張公文

嗚呼翁積善敦行如斯而竟奄然長逝耶以大欲有爲之才而齎志冥冥使予俛仰而不可解耶翁都憲之雲孫越西之門第幼失怙而煢煢事寡母而憔顇遵門祚之零丁而終鮮乎兄弟曰甕草以讀書思克承乎前志自丱角而能文先達賞其瑰麗傷和璧之晦投輒按劍而相睨徒蹭蹬於場屋卒温温其莫試方童子而傾廪積歲月而偕計亦欲以天人治安之畧一日發之於廷對乃徒以廣文一官旋里門而濡

滯悯悯乎若摧羽之高翥垂頭之良驥 國家立賢無方拔萃不次雖振鐸于一隅正南面而受贄長孺之風範奕然安定之遺型不替奚不可以茂才異等補守令而參郎署胡昊天之不弔傷降割之孔熾方在服官之年遽增長夜之涕嗚呼哀哉予之交翁也在巳酉之素秋與姻婭之瑣事予歎翁之伉直不阿翁信予之慷慨執義中旦旦於中心若草木之臭味託蹇修而有辭欣愛女之有庇曾未踰乎浹旬予脂車而西邁嗟日月之飄流悵背面于三載比言旋于

斂廬。將引厄而情話。而翁已騎黃鵠。乘白雲。欲執手流連而不可再矣。嗚呼哀哉、翁之二子。大者十五齡。小者纔十歲。諸女出閣者一人、其皦然伏靈帷而哭者。猶有二焉。孤嫠弱息。支拄家門。庶幾閭墻之無虞。而外侮之莫至。翁之長子。余之愛壻。翁子。猶吾子也。其敢。罔。翁之家。事。不。問。而。能。一。日。自。安。于。夢。寐也耶。嗚呼哀哉、憶昔飲翁別墅。肴核維備。花影紛披。鳥語啁啐。既銜杯以清言。亦燕婉而情昵。思往昔如今朝。痛人亡而殄瘁。竹猗猗猗在亭。戶網蛛而長閉。如聞

嘆息而聞其無人。其能已于揮淚。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必有繼翁之志。大翁之門。而充閭結駟者。匪翁之二子是視而誰視耶。尚其鑒予之丹忱而歆此一觶。

姻婭情言字字有淚

祭嚴顯亭少司農文

嗚呼、吾兄之奄忽長逝也、奏聞而　天子驚悼焉、同官相告、出涕汍然焉、寮采執事、傷典型之遠淪焉、京都里巷之人、不歌不相、望閭而酸辛焉、宗姻友朋、哭于寢、哭于堂、廝養徒隸之屬、哭于階下、莫不拊膺頓足、而藉藉紛紛焉、余固兄之老友、與同鄉子姪行、朝斯夕斯、奉兄教言、而日燕處同羣者也、亦既視兄之殮而慟之矣、十日以來、炙雞絮酒、披兄之靈帷而不一吐其胸中所欲言、其能悒然而泯泯耶、誇言則靡

甘言則腴。是吾兄生平之所疾而不樂聞者也。余之哭兄。非徒爲疇昔之好而如哭其私人、傷吾兄之逝而鄉而國。豈復有如兄之推己與人。自奉其天真者耶。以越西之門第。太常之名孫。行已若粥粥。執禮而恂恂。三歲。先生之兄弟作朋也。名冠乎長河以北而行表乎大江以南。吾兄志在立德、而敦篤乎人倫、釋褐而仕、入中秘而出黃門、文詞之綺麗、澄秋木而潤春雲、其奏對之剴切、不以摩切爲直、而披卻導欵、必有裨于斯民、自九列而中丞、惟綱紀之是飭、自中丞

而司計在濬畹之維均忠勤北于陸贄風度絜于九齡幼失怙而痛罔極事母夫人也雖年艾而孺慕蒸蒸羣從兄弟如一父之子仲吹篪而伯吹塤交友以信與人以誠問一善而若渴與要久而如新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生死患難不以易其中存嗚呼哀哉古之大臣其立朝也端靜而持巳正色而垂紳名不尚乎赫赫道委蛇而自仲國家倚之若楨幹朝右式之若慶裔之氤氳其在邑里爲鄉先生頑者以起懦者以立而刻薄者亦愧厲而反淳嗚呼哀哉吾兄一世

之師表也而今已矣不可復起于九原 朝宁之間有憂國奉公身死而家無餘財如吾兄者乎毿柳莊而卹其後賦黃鳥而贖其身亦何可追哉邇者澆風熾古道湮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故舊親婣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勢必可生而不可死可富而不可貧嗚呼哀哉吾兄之遽殞也力疾而視倉廒是勤王事而殁也 天子賻賜有加以貽恩卹之文國史邑乘必且搜揚美蹟勒靑竹而不刊乃才有餘于厥職道不足以大行又何能不爲兄歎息而慬慬余老而不遇

尚旅食于京華今而後豈復能過兄之旅邸就兄之几席飲兄之旨酒接兄之言論文章告兄以哀樂疾苦之故與聚首而欣欣耶

良友交情道義可久一生一死一貴一賤之間見之矣

祭亾友陸左城文

嗚呼、蘐蘭早摧而痛、苣苡遘厲而傷、緬今昔而興慨、能無慽于彼蒼、以子之長才卓爾、年甫及乎强仕、行未表于廟廊、如若木之眞其朝采、而寶鍔之掩星鋩、溯家世之南渡、遂卜宅于錢唐、傳一經以十世、蔚人門之雅望、子之先君子、出宰吉水、國史紀其循良、子之諸父行、賢書接跡、時人比三鳳之翺翔、子之昆弟五人、有隨鵠起、青史標其峻節、而聲名耀于扶桑、維吾子之童年、嗟狀貌之非常、鬱若鸞龍之流奕、超若

汗騮之昂昂、吐子胸中之奇氣、足掩石渠之館、而蓋金馬之堂、何圖才彌高、遇彌艱、俛得俛失于射鵠之場、豈才名爲造物所忌、與其角者缺其齒、竟鬱抑而摧藏、旣靳子以祿位、又靳子以年壽、徒歎乎天道之欷歔、子九齡而失怙、若申蟜之哭、忌聞者摧裂其肝腸、奉寡母于堂上、晨昏眷戀、而遊處之必有常、遭蕭丘之爲祟、荆株拆而不芳、痛分區而別宅、誓弁食而易粲、守謙抑之世訓、惟傴僂而循墻、父事之君子、規行而矩步、兄事之良友、玉質而金相、立行不墜于冥

冥、然諾要久而慨慷、疾交道之反復、恥薄俗之蒼黃、赴急難而矜顛寡、日汲汲而靡遑、胡爲乎一瞑不視、倏若激石火而流電光、茲者扶子之櫬而歸諸土也、星旣周矣、草旣宿矣、披素帷而不見、徒涕泗之沾裳、卜有兆矣、葬有時矣、執子紼而徐引、宛與子遊路而同行、繙舊卷之在几、拊鳴琴之在牀、過黃公之舊壚、不復同子以一觶、展長史之麈尾、止堪納子之幽房、風蕭蕭于墓門兮、日慘澹于山岡、哀鳥噪于空林兮、饑鼯吟于石梁、展我生芻、灑我絮漿、停雲驂而止鶴

御兮、庶式飲而式嘗、如九原其可作兮、亦何爲輟吾紘兮、慶吾斤如背之無相而倀倀、

交情道契、一往而深、不堪再讀

祭姚大司寇文

嗚呼我公○生而應期如山如岳○一世之師○其立朝也○有犯勿欺小心敬愼一先皇所知未及大用將以後貽○今上親政○日待青規○苟利斯民○知無勿爲○與人悃欵○肝膈以披○異已者化○同已者詣○胡然引疾○忽若山頹○上命詞臣就公是咨○有子○五人侍疾者誰○公拜稽首○伏枕涕淚○臣有遺言○天高聽卑○講學勤政○惟日孜孜○臣死目瞑○抑又何辭○天顏慘怛○尚冀疾差○倏若逝川○長往莫追○在廷三事○下逮庶司○典型遽泯○俛

仰淒其○憶昔謁公○滿門有儀○出入禁闥○騁視生畢○梧桐生矣○鳳凰于飛○曰都曰咈○條列攸左○無小無大○在鼇圖維執○奏長伏○干冒天威○上爲首肯○靡弗措施○公以○何道○遭逢若斯○惟誠惟信○格君勿疑○以茲秩滿○再留竹坪○膺此異數○匪他庶幾○爰晉中丞○風紀是持○旋貳司馬○參與戎機○乃陟秋卿○刑辟總司○公位彌高○公心益微○前後在職○擬議拄措○受命秉律○斷獄海隅○全活無辜○入對丹墀○帝曰俞哉○爾無差池○人命至重○法無游移○求生不得○介在毫釐○手規目畫○且夕不離○疾告在假○奏攺例辭○比夕常華○厥念勿黎○孰意如公○年不及耆○謚卹加禮○反覆綸綍○歎息○政柄不早用之○嗚呼我公○學主無私○服膺乾乾○三戒勿劇○生有分際○沒無餘貲○嗟余仰止○十載于茲○有典有則○面命耳提○九原不作○予將疇依○

剌畫精神鬚眉奕奕如見其人

祭汪母陳太夫人文

嗚呼太夫人之反其眞也以洪範五福指數之可爲備具而罔弗臧矣非所云厭世乘雲而上帝鄉者乎乃孝子之哀慕仁孫之悲戀九姻三黨之帷幬而慟者又何摧裂其肝腸太夫人生有嫣之名門而嬪君子也叶鳳卜之鏘鏘奉旨甘而凜几杖以恭事乎尊章訓子婦和娣娌仁慈逮下胥有表而有坊儉勤以治內禮儀以周外而夫子樂其克相所稱女之表母之師而鄉國之人孰不歎內則之有方太夫人有丈

夫子四身親教之若嚴父之義方甚慕乎蘋太君之教其子也願爲母乎范滂伯也丞世仲與季讀書砥行如蕙發而蘭芳叔也弱冠舉孝廉于其鄉歎遭逐之不偶憂失足于迷陽乃長跪而請母願與時而偕藏太夫人喟然而歎曰綿山之志汝耿耿而勿忘耶以色養不以祿養于爾乎何傷于是居隘巷啜菽水歲時伏臘怡然于一堂美諸孫之秀出如鳴雁之有行守家訓而無替蔚文藻之煌煌時誨左而提右日含飴以樂康遘景運之既啓也大闢門而開聰維五臣與八士胥旅進于巖廊太夫人顧諸孫而命之謂四時消息有晦有彰安有養其毛羽而偃息乎榆枋吾爲爾籌之熟矣各行爾志以無負乎親顯而名揚諸孫承令而奮起入辟雍升南宮何喬喬而皇皇夫出處者丈夫之大節而進退者哲士所自量舉世紛錯以投足太夫人昜其子若孫作止語默靡弗順正而安詳茲者長孫釋褐服官大行惟戀戀乎祖母之在堂雖非如令伯之子處日思陳乞乎天閽以義例之不可贍南雲而涕泗之浪浪何意太夫人去大期

僅一歲而長遊乎岱岳能無擗踊而隕傷某與諸子交如金石被太母之慈光歎期頤之人瑞時祝頌其延長乃徽音之閴寂能不爲此邦之女士痛典則之淪亡栟瓊糜其在俎芬桂酒之盈觴披帷堂而沾灑如歌湘纍之五章

哀詞惻惻表揚絕大纖力非巨手安能揮灑出之

祭梁太夫人文

猗嗟夫人燕山冠族列戟世門賜劵優渥幼遵師氏言容有淑及笄來歸嘉姻郁穆尚書家範朝興飲肅凡枝不移蘩蘋罔瀆守禮雍和仁逮樛木甲申罹禍流毒邪讖勢若燎原蘭艾俱摧虔劉士族何況閨帷猗嗟夫人遂此百罹貞以植義智以持危夫子切質計脫縶維面訣靡及誓死長辭天佑德門夫子來歸倉皇破戶解環哀啼君爲盜挾爲予多財盡室賂貽守此何爲卒免虎口骨肉靡虧昔聞禮修九死不回

亦有何母戎行應機兩母哲義兼而有之際我隆朝夫子奮起呼吸風雲蔚爲名世首歷銓曹山公啓事夫人克襄布素罔替雞鳴警旦左右代匱昊天不弔遽世反眞雲黯鸞帷月冷閨闈舊捲輟御寶鈿流塵某侍夫子敎誨殷勤名余國士銜報未申夙欽母德聞訃涕零比當卜吉誼在駿奔山川修阻北望幽悒託茲哀輓抒寫丹忱

神似子山

公祭大司寇姚公文　代

公移病在假纔十日耳余吾儕而忽焉長往嗚呼痛哉六月二十有三日　上遣侍講學士張公來侍疾問其有子五人今侍湯藥者誰在公遺疏已上而天語諄諄猶若與公之未遽殞者蓋　上之眷公自先皇帝以來知公小心勤敏可任重大方將柄用而天不憖遺一至是耶　上爲天下民生而悼公天下亦悲不得留公以副　上意吾儕痛公一旦去于朝朝斯夕斯相與共圖上爲國而下俾斯民者已矣

弗可追也矣今日升公之堂披靈帷而哭不徒哭其私者非公之爲痛而誰爲耶嗚呼公承先世職方公之遺訓家學有自以人生事業爲忠孝所由出歷死生患難間利不苟就害不苟避在盡其誠而不二公以遺逸舉于朝初入史館旋官諫垣念安民莫如察吏而察吏莫如巡方御史御史不以察吏巡行其覛吏之殃民且百倍而莫爲制公特疏奉　旨申飭而諸直指巡方者莫不人人惴恐勉自振拔數十年來吏道澄清海內稱乂安者伊誰之力歟公居諫垣前

後十餘年，絮墍補卿貳，御筆勾除，解皮流抵，由單刋載，及水旱漕折，便利諸大事，疏上輙報可，自總憲少司馬，晉秋卿，如贓滿坐罪，以貽法守，半獲開釋，以除盜累，及癸丑秉傳斷三大獄，全活良多，山東雜穀以賑淮南，頴以延命，不可勝計，郵庚死，賑䘏囚，更定新行則例，尤爲詳愼，同官諸大夫，不能邀，上一二稱允，而公則無弗得也，又其事至難且重，上持中不即下者，卒如公議，公徒以親老乞歸，承歡東皐草堂者十年，服闋入朝，自丙午迄今，不敢以老病少自寬

假令茲疾已憊矣，猶日起視事，易簀之夕，以二例未允，因遺閣，他事，而附奏之，遺表泣謝，願 主上講學勤政，早臻治平，此與司馬公不忘軍國，疾已革，而諄諄若囈者，何異，上寵錫有加，特予贈謚，未嘗不悔用公，而不克大竟厥施，嗚呼哀哉，公三載持已，四知却人，利祿所入，以贍親舊，其教子若孫，世其家學，不汲汲名位是求，勉以力行不懈，昔子皮死。子產爲之隕涕曰。夫子之歿也。吾蔑與爲善矣。吾儕平日僂指老成先正。能幾人。而忍公之先我一瞑而不視也耶。

今以一卮哭公之前，又率公同年舊友子弟，列階下而再拜，皆公生平篤念故人，破家贈遺，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念於白雲箕尾之間，俯而聯之，有不愾然如聞其太息者耶，

爲名臣祭章無語不關主臣一德同寅協恭着不得一字浮華採入列傳允稱信史

祭胡存人方伯文

古今英偉絕羣之人建樹不朽一代之才供一代之用天實爲之旣已用之而又不克竟其用行或使而止或尼人爲之亦若天爲之豈惟子敬之於羊生茂弘之於衛子爲國家惜此人而痛悼不能已也哉嗚呼存人君之及予門也在宋觀察越東署中觀察爲君父此菴公門人設此菴公神主爲文以告之曰某在師門待以國士受恩未報今延明師玉成吾師少子累數百言且讀且哭流涕被面君伏地慟不能起

時君年纔十四天資穎異一目數行讀再過輒記憶與講論經傳次日覆對意旨了然觀察爲仇家誣陷被逮君以母命反廣陵予爲詩揮淚送之此四十年來之事君而有靈尚復能憶之耶此菴公官詞林由祭酒入內閣主壬辰會試而發囊橐蕭然家屬數十口不能歸湖南僑寓廣陵此菴公故舊門生官浙省者君以貧乏間一二歲奉母命來訪必造予廬請益弗倦一日向余囁嚅欲言久而後請曰某俛首入比迄今十年比來科場濁亂　功令處分裁抑舊額進

取纔數十指苦辛補綴衣食有勤其從先人恩蔭就一官負吾師屬望深恩惶赧無地耳予曰古人家貧親老仕不擇官庸何傷於時遼陽丁公亦君父門人爲江蘇方伯識君於部年亦從臾而佽助之君年甫三十授戸部主事命下之日懸母像於堂哀號而覛日見就一官止爲今日迎養而母弗待也見雖列鼎馳封於母乎何有今而後此身已爲　國家有官無崇卑任無大小惟殫心盡瘁克稱厥職上不負朝廷下無忝　人以報母恩於萬一是見志也自晨

及晡慟絕而甦者再君之至性過人如此君少不習吏事典司京倉受任未旬日召吏胥立堂下歷數奸弊十餘條申飭之時京倉弊竇侵耗多諸曹郎相繼罷官凡數輩君出入支給握算持籌老吏莫能過遷比部郎刺讞明允發伏摘奸疑獄積案裁決立盡比僚會典手自裁定不假他人綜覈新舊則例粲然明備爲諸司稱首歲滿補外已除南康郡守會　上咨問郎官誰爲才過其職者尚書首以君對特改授北直分巡僉事嗚呼君爲郎已六七年受　皇上知遇

之恩自此日始時三輔多盜抱鼓日數起響馬賊白
晝刼掠君甫下車設方畧掩捕拷訊盡得其主名移
檄賦曹尚書從旂主貴戚家收縛之悉置諸法入郡
人民始得貼席而臥時疑獄大獄頻年未結三百餘
次第裁決所全活無算　太皇太后山陵之役州縣
徒役多道亡君率徒役數千人無一散失　上嘉歎
之攝巡撫事奏請諸疏部覆多稱　旨湖北布政使
缺上署君名吏部以君楚人持不可　上曰朕巡行
畿輔聞知其廉幹久矣是肯以鄉里易其操者哉已

而江藩布政使缺不由題請改授之君去任之日河
間士民黃童白叟涕泣攀轅遮道數十里不絕入郡
屬吏各以饋金庭見不受不起君笑而受之有問君
居風憲歲時生辰榜門拒却者三年徒以餽贐有辭
而受之耶君曰予以廉介受知於　朝今備官江藩
自信處脂不潤其如暮夜誰知內外徵求官俸幾何
氣餒弗克剛亦化柔白亦可玷庶幾藉此少佐養廉
吾處河間止飲洪源勺水今處姑藩獨不能飲惠泉
勺水耶使車及界儆州縣官一切衙署供帳器具不

許鋪設日食米薪以及几榻屏風悉發官錢平買四
方賓客過吳會者停舟輟輒往來交接不取庫錢一
文時予在君署中見其手探篋中金封識宛然猶是
河間屬吏所餽之贐也君自以余爲是官銜首以承
宣二字題之其事之至重且大如三年大比進賢歲
計舉劾賢不肖其他一切興利除弊教化其人民移
易其風俗皆得舉其政而布之若朝計夕謀惟出納
錢穀是問與國家守藏吏亦復何殊郡縣屬員以次
謁見必咨訪地方所宜興者何利所宜革者何弊一

一以肇札記之退而勤爲科條須諸教令首以黃火
耗絕餽遺榜諸通衢其餘清浮糧寬考課墾荒田脩
城郭建鄉學置里倉旌善良警奸慝禁奢侈正昏葬
諸條移徽郡縣有司次第施行既已詳請巡撫移會
諸司嘗於講　上諭十六條公會時君每從容申說
多以具題尤便爲君難之者然客有問君近屬縣徵
比逋欠救屢歲考成日不服給得毋時絀舉羸計將
安出君笑曰予雖諸生號窮措大今承乏牧伯亦可
以措大二字徒見之紙上空言耶計數月來羨餘在

庫此莫非 國家之金錢小民之膏血有所不足補
之助之今年先及首郡不過一二年旁郡亦各有成
余籌之熟矣君一日閱城有傾圮久不脩葺詰問之
有司以工匠估計應費八九千金君他日託言出游
命工匠持長繩計算瞭如指掌首倡捐俸催費九百
餘金而城郭完固如初由此推之君與剔諸條何事
不有成算於胸中者耶會齋定申文以本年錢免將
加派以救逋賦考成君於公會時力持不可請出禁
示一坐默然莫爲主者君自是知忠悃獨行上下無

輔不可復爲越數日君以疾疾偶中追遽請告醫人
調治不旬日已痊而 題疏已行署篆旋至矣嗚呼
昔管仲天下才非叔牙無以成其業樂羊守中山非
翟璜無以著其功君初入刑曹受知於司徒梁公選
比部受知於司寇姚公分巡畿輔受知於巡撫于公
因得受知 皇上而不次擢用之今爲方伯其任孰
重於郎官爲 國家宣[illegible]承流其事孰大於爲國家
理刑名主錢穀乃條欸初須規模始具徒以一日可
起之疾棄三年有成之功不能不歎息於莫爲前後

雖美弗彰咏泰風權輿鮮終而痛惜之也嗚呼哀哉
君天性孝友事母如嚴君小有呵譴伏地受杖每哭
忌竟日不能食飲兩兄年長以倍一如事父者事之
撫子姪如已子自食祿來推田讓宅解衣分食而周
卹之猶恐不及親黨困乏待以舉火在座皆貧交故
人赴其緩急無倦色嗚呼予生平相與親舊友朋及
四方知交士大夫其策名仕版能以功名自表見者
非根本孝親信友從至性中來其於行已事上進退
之間前後易轍者多矣君自少至壯涉歷於窮而後

達進而復退者數十年一步一趨卒不易其所守其
根本爲何如以是爲難耳君去官歸邗溝舊寓又遷
寓梁溪如山藪逋民絕口不言時事寸楮不濶都門
暇則批點廿一史與知已飲酒賦詩嘗自言予平生
有二癖性愛登陟如許元度不廢絲竹如王茂弘春
秋花月攜二三歌童尋山問水眠食於僧房道院獨
[illegible]不及予嘗惜其壯盛之年何放廢乃爾君復書某
[illegible]先人蔭由中補外遭逢 聖主職任藩屏皆先年
所事尙書巡撫諸公於偉人廣衆中飄揚之請公正

人君子爲國柱石大臣推美屬吏爲公非爲私此豈
其事之不以道而可以悅之者耶夫望人以求自立
者必與其人爲終始一不終而失所望於立身乎何
有干祿以求行志者必使其祿無得失苟一失而又
干之於行志乎何有使麋鹿之性得遂於長林豐草
間志願足矣其少從師講席聽公伯寮魯平公書二
章雖大聖賢人道之不行吾之不遇直以天與命歸
之況其碌碌庸才無以逾人者哉聞君計之日有友
人在堂余以是一一告之友人以予過慟爲予解之

曰今車駕再幸江南既擢用方伯於南河旋又擢用
方伯於北河假君十年自足以大君用而遽奪其算
亦天爲之耳予曰君之年歲壽殀雖天爲之然能及
其可用之年而用之不能及其可用之年而不用之
者人爲之也君居林下已十有三年使得行其志其
所成就之勳名又何可量耶嗚呼哀哉一束生芻三
巵絮酒追維四十年予與君相知以心之事爲文以
告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以申祝予之慟其又烏能已
耶

陸際明先生誄 有序

康熙乙巳五月十有九日紹興府儒學教授陸際
明先生卒同時赴哭者近自吳楚遠及燕齊莫不
畢至先生行不越里閈而名著於寓內位不及再
命而德孚于公卿順時從道安土敦仁余少嘗奉
教于先生長與先生諸子交毎聆規誨退而書紳
先生易簀之夕惓惓勗予不怠昔蔡邕以文章命
世嘗自稱生平爲文惟郭有道碑文可不愧今先
生之行可以比方有道萊陽宋公莆田林公吾里

張陸二處士其文不愧伯喈余謭陋何足云不敢
以不文而託諸旐旐遂爲誄曰

猗嗟皇祖食采受姓有宋貞臣崖山畢命奕世丕顯
子孫景行景行維何有表有坊於鑠先生雅譽芬芳
伊余小子側武宮墻世風失古華而少質力挽頹靡
敦履洗實敬愛事親人倫斯式慈母蚤世苫塊哀號
攀呼臨穴墓樹爲凋手緍貝葉冥福冀邀孝乎惟友
兄弟怡怡白首同堂分井剖肥鞠育孤兒婚嫁逮期
慷慨與人不侵然諾知已一言死生攸託邱成分宅

斯風不作珪璋偉器不登明堂井泄弗食行路催傷
歲荒賑卹經紀有方側陋莫揚當路之恥苟以德升
何憖三事東乘翹翹莫或強起式彼雅量蕭疎自高
肯以五斗遽走折腰爰昇清散司鐸越郊悒然不樂
投版言旋結園北郭河水淪漣無術逢世不如歸田
英英諸子鬱爲國器質有其文言必及義左右侍養
以悅親志超然物外釣徒自號春日陵源載花鼓棹
倚月清風悠然寫照四時荏苒倏焉七十負手攜杖
長吟寢疾壽藏自營去來悟徹疾既大漸一嘯歸休

若有桑門引與同舟口析疏鈔渙若冰流嗚呼先生
立德惟誠博而知要和而能貞不以寡侮不以衆驚
昊天弗弔老成遽殞隣春不相巷歌結吻遠邇赴哭
連驪接軫刷余綰髮晨夕追隨晚交令子金石不鐫
承問涕零臨穴崩隤
張蔡之遺則

瑞虹先生誄 并序

康熙十三年甲寅八月十有一日瑞虹先生奄然捐館舍而長遊矣嗚呼哀哉先生至性孝友器識高邁敦厖沈璞而聲聞播于遐方養晦辭名而行誼表于鄉國日月有時將就窀穸遠近赴哭者悼老成之凋謝胥梁木之無依予忝宗誼之末攬筆潸然而託諸素旐以述之辭曰

於鑠遠祖系本姬嬴淮水流長玉樹葱蒨人門江左
風烈彌馨猗歟先生克紹厥緒束身珪璋言坊行矩

狀貌魁梧聲應鍾呂孝乎惟友侍養艱辛隣火不戒
嘻嘶妖焚舉室惶怖豕突豨奔祖母臥疾至性勃如
赴蹈烈燄負母忘軀祖孫再世[illegible]焦爛何知
茅簷紆體丼旨缺然爲親屈志有無貿遷三徙厥宅
列肆開廛吁嗟叔葉古道淪失乘堅策肥滿而自溢
布帛有幅斯言罔則鑒此薄俗慨焉心摧伏波有言
多積奚爲惠逮里閈仁庇葛藟卓哉令子儁偉特達
辭若春葩材同箭筈昂首天衢超然穎脫結廬陋巷
種樹引流藍輿扶杖竹嶼花洲分丼剖橋于世無求

如何彼蒼夢夢罔據自樂其身斬而勿與降此沈疴勿與勿靳某也薄德聞訃悼心几琴壁塵憶往愴今黽勉引紼歌薤如瘖月落松門霜飛墓樹玉殃長淪銀燈未鋤白日隹城千秋靈護嗚呼哀哉

東漢體裁

費廷協哀辭

費廷協名塽余之次壻也余亡友陸無疆娶于費爲廷協父法章妹壻請婚于余余以次女許字之廷協幼孤遭家難無疆泣而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吾子余義弗忍辭攜歸撫養之年六七歲時從余友顧天桓學一日晚歸余問先生講何書對以志於道章歷舉六藝射御諸名目具悉余甚喜余遊燕秦間久留弗歸失學廢而習賈爲人誠實不欺往來吳門諸老商稱之曰人知飾詐逐利而已其視與人以可久者所得孰多乎自傷父早歿旋又喪母殯淺土身營葬之廷協木重少文耻浮靡布衣蔬食不厭與親朋少年遊處竟日無戲言皃恂恂無夭折相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六月以流寓發肢體臥不能起余從京師歸相向而哭醫藥萬方卒弗效疾將革與余區畫身後事具有條理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春二月二十六日戌時卒年二十七歲生一子名一鳳先是辛酉春余次兒崇翰病歿無子廷協以其子繼之至是泣語余曰吾受

外父養育恩二十四年于兹矣無以報此子勿復
後予他日娶婦生兒以長歸費以次繼王可也余
弗許曰汝子繼吾兒以汝在尚能再舉子也今止
一子矣烏乎可命復其姓更名雲武而余又重哀
其志俟雲武成立生二子耶以其次繼吾兒如一
子耶余安忍奪之今雲武以一孤事二孀母相依
爲命傷哉余何忍復言哉聊爲哀辭以志吾慟云

人生荼苦兮孰如孤兒無父無母兮孑孑誰依遺家
弗造兮同室乖違縱蕁柯斧兮命若懸絲賴有宗老

兮舊姻是咨義高娶日兮襁負而馳踵門告難兮余
何忍辭以長以育兮佩其韘觿問以六藝兮射御威
儀悉數以對兮罔或差池余志四方兮十年弗歸如
萠將落兮舍業他之開壢遲算兮貿遷逐時憶昔乳
孩兮巢覆卵危今兹有室兮寢處攸宜亦旣抱子兮
成人是期少不知父兮母又早萎委柩郊原兮跳嘷
狐狸卜兆改葬兮封樹弗迷至性敦朴兮與人弗欺
雖執末業兮韓康可師口不二價兮放利羞爲奔走
弗怠兮夙夜孜孜自廿澹約兮疾彼纖靡保家之主

兮舍汝其誰何辜蒼天兮降割孔哀斯人斯疾兮安
問報施余歸京邑兮執手噓唏爲歌芣苢兮涙下如
縻醫門有疾兮數盡莫廻汝當易簀兮氣靜神怡語
必中繩兮事必中規蕭然長逝兮弗佈弗疑感余勤
育兮未報厥私有子剪鞲兮奉雉追隨云繼亡兒兮
五載于斯毋令復姓兮願莫予違余義弗許兮苫鄙
貽訛重哀其志兮情以禮諧迨其生子兮以一來歸
似昔公問兮聊繼絶微余老且傳兮日近崦嵫子復
生孫兮而又焉知哀哀吾女兮痛絶重帷逝將舍我

兮從汝夜臺寒風被野兮苦霧四垂歸汝先塋兮白
旐素旂從汝父母兮慰汝孝思山廻水湛兮汝魂在
兹

人生情至其文不假點綴一字如讀昌黎十二郎
文凄然腸斷

貞靜先生墓表

先生名渢、字䫼美、姓汪氏、其先新安人、遷錢唐五世矣、世有隱德、先生性沈默少言笑、博學善爲文、崇禎已卯舉于鄉、時年二十有二、甲申構闖亂、四方盜起、先生辟亂河渚間、足跡不入城市、以母老在城中、歲時伏臘、北向閭闔而泣、母哀其志、嘗出就之、先生號泣曰、兒不能從吾友陸大行游、兒有母也、雖然兒負母矣、嗚咽不能竟其語、陸大行者、名培、先生石友、官行人、死甲申難者也、先生兄澂、弟澐、皆有志節、夫人

郡守錢公女、錢公家居久、起令餘干、先生勸其母行、已而爲盜所害、沒于官、子幼、先生獨行特徵被往來鄱陽湖、遭覆溺、卒護其喪歸葬、先生與人寡合、自同志六七人外、罕識其面、六七人時過其廬、先生與談說不厭、夫人親汲水剪蔬、作餔糜以供客、飽不幸、甲午年卒、先生不更娶、寓僧寮、往來西山溪竹間、嘗自執炊、或時飲水、默坐終不就他食、晚好道家言、所著類游仙詩、子遵有雋才、先生命遍岐黃術、以資其身、今乙巳夏、先生寢疾、手檢所著書、貯一青縑囊、令納於棺、某月某日卒于保叔塔之僧舍、春秋四十有八、學者私諡爲貞靜先生、卒之先一夕、其友人請曰、即有不諱、爲子壙志者、將誰屬耶、先生嘿不應、嗚呼、余觀古人生平立志行、毎惓惓于身後、必託貴公卿有聲文章、爲海內指數者、以傳先生平日恥浮譽、又居甲約、罕與貴顯人游、意殊不在此、然以先生之爲人必有故家遺老、紀其姓名遺事于外史中、吾儕之而未能信、又未敢以自安、或其意在所友之六七人、而此六七人者、又皆窮困無氣力、無以發潛德而大其

傳、余交先生在六七人中、知先生必不滅沒于天壤而不敢不私紀之、以竊附于外史之紀其姓氏也、謹敘次其行畧書而納諸壙、且爲表其墓曰、嗚呼、此故孝廉貞靜先生汪君之墓、亦先生之志也、後之君子過此而歎息、其亦三代之直道也夫、

言簡而法老、不事雕飾、而汪先生行義之高、故人存沒之感、畢露行墨間、此傳世之作也、歐公石湖諸墓表、真堪伯仲、

翰林院庶吉士韋齋潘君墓誌銘 代

康熙十五年二月余奉　命知丙辰貢舉得潘君韋菴文英瑋閎深光芒四射亟拔之比庭謁見其狀貌魁岸凝重有靜氣進而與談古今浤浤汨汨各有原本而不窮至于指陳當世之務若燭照數計無不可見諸施行余竊自喜爲　國家得一楨幹有爲之人既而　上臨軒親簡是科所得士拔君倫輩中授以庶常蓋將涵育其才華恢弘其器量而大用之也今年戊午三月君方以疾在告未幾而奄然長逝矣嗚

呼以君之才曾不得大有爲于時所謂金刀掩鋩長淹龍淵者誰不爲之痛惜耶孤子柜崧輩將以某月扶柩南旋葬于武林之新阡流涕再拜而請銘于余余何忍辭按狀君諱沐字新彈別號韋齋世系新安望族父濟川公徙家武林博學能文去而榷奇嬴自給以儒書授君而訓課之歲荒兵亂猝遘疾而歿當是時君年少奉母携兩弱弟凶喪之餘有無招撫其不輟業而他圖亦僅矣君發憤讀書益自振拔母季太孺人呼而命之曰勉之必成而父之志吾雖死目

瞑矣未弱冠補仁和弟子員邑中宿儒高才生莫不歎其文有矩矱得先民之遺互相劘切西陵所稱鶩山十六子君其尤也與張子步青庚子北入成均是科與步青同舉于京師再試不第上庚戌公車太孺人以疾聞馳歸里而太孺人不起矣既服闋有詔以詣銓曹就職者君作色而起已而流涕曰吾母氏旦夕所諄勉者謂何而敢忘之耶丙辰成進士授今官宋嘉祐時劉仲原有才名侍英宗講讀每歎如劉敞豈易多得假歸必咨問賜新橙以勞之方欲大用

而遽疾革以集賢學士終今君之才比于原仲而上之不次用人過于前代君需次史館未及二年而不竟其用豈不足悲也哉君性沈摯孝友撫兩弟爲婚娶皆早歿育遺孤如己子姑姊妹寡無所依者必迎養之與謀事識力沈到如宣武蒲博不必得則不爲故發必中欵而動必當機與人盡忠無隱類如此凡人富貴壽命皆其精神氣燄以取之故文章占窮達而形骨卜壽殀君文辭無寒瘦屯剝之氣而神彩沉凝亦豈鳶肩火色可比乃年未週甲位不進階與

以才名不與以年壽天道茲茲蓋不勝祝予之感也
夫君生於 云云 銘曰
系若瓜瓞三障繁衍南徙浙湄聲問葱蒨再傳克昌
美厥貽燕如日初暉若華遠掩松嶺風催犢湖雲卷
爰啓滕阡以安幽竁垂裕後昆永綿纓弁

簡潔真史筆而愴惋動人

翰林院編修晴巖沈君墓誌銘 代

余嘗過武林一時才名人士多居北門沈君晴巖年少負盛名北門諸子向余亟稱之未之見也歲戊午 上徵海內文學余時里居與晴巖先後赴京師比詣吏部門下投牒則晴巖已登北直賢書矣其明年巳未四方徵輪咸集 上親試太和殿君既成進士又以高等在選中特授翰林院編修余得從君纂修明史共晨夕君吐納風雅卑以下人其壽宜永而藏位且日崇今癸亥元旦以感疾不與朝賀越十日而

溘然長逝矣嗚呼人生壽命何常雖干支星緯骨相望氣諸術不足窮其變聖人一準諸理謂天道與善而仁必永年乃君曾不得中壽賚志以歿所謂埋玉樹著土中知巳痛悼之言毋一念之不自知涕淚之何從也其子晉錫奔赴京師扶櫬歸葬哀號稽顙乞銘于余又安敢辭而沒吾良友之實哉君諱筠字開平先世汴人宋南渡扈蹕居湖州遷馬要鎮有華一公者始徙杭州居北門芳林里迄于今傳十二世矣五傳至眺峰公以子純菴公貴封奉政大夫純菴公

諱文隆慶庚辰進士歷官河南副使以清白著聲君
高祖也曾祖久徵公諱元禎性醇樸不以貴介先人
生二子長惟中諱士份任京職封文林郎永安道諱
仕佺爲君祖太學博士父蘧菴諱嘉楨博學善爲文
有先民長德之風君少穎敏沈靜喜讀書母林孺人
方娠時蘧菴公夢神云以賢孫錫汝林孺人口授經
書不令就外塾稍長蘧菴公更教以史漢左國莊列
唐宋大家文嘗曰士不淹洽古今雖早入仕途何益
睛巖捷南宮授庶常　御試又在高等　上益奇之

命與禹甲同班立陛前更授今官亦異數也嘗覽韓
退之歐陽永叔皆有志于古文詞然其試禮部試吏
部不廢以爲惟務俗下文字求當于進取及居官涖
事壯而後學始專意于古文以其餘閒鑿險標新古
今歎爲不可及君少習制藝志在趨時即能以古學
聞于朝又以其八股業取甲科入史館其才賢過人
遠矣余歷官中外年齒浸衰編纂稍就將退老敬亭
山水間君方壯盛雅擅三長令有明三百年人文與
故與漢唐良史比美顧頗古人而奄忽無時竟歸長
夜使余頹病伏枕之辰拭老淚而哭良朋尚恐言哉
尚恐言哉君仁孝友愛父母不懌屏息退立遭呵譴
伏而受杖與諸弟食飲臥起及長同爨無間言母林
孺人歿哀毀逾常嘔血不止浸成痼疾遇勞輒發庚
中秋以蒐輯史傳舊疾忽作嘔輒數升幾不起蘧菴
授丹丸吞之平復如初居京師五年常以官貧不能
迎養缺定省鬱邑不自得猝遘疾委頓不支可哀也
夫著有恕堂集恐容軒草節菴詩銘曰
薰以香燒膏以明滅人亦有言惜其自拔孰若斯人

潔身玉潔天之所相人之所懌云胡其萎忽如過隙
石渠巖巖鴻文聊吉纂彼舊章布在方策人亡道存
班范比烈峩峩山陽涓涓水北松價成行碑誄屼嵲
宜爾子孫億年攸宅

平衍中自饒雅潔一種友朋凄惻之情令人不忍
多讀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仲文府君暨元配孺人
陳氏墓誌銘 代

太倉黃子廷表持其先人行述再拜而請曰與堅父沒距今四十年矣母氏苦志撫與堅兄弟成立沒又二十年傷哉生未逮寸祿以養沒復過時而不葬見里中孺子泣其親者未嘗不摧裂其肝腸也聞人母之扶孤子而苦節以終未嘗不感觸低徊而潸然出涕也雞豚逮養吞恨無窮十寸壤以謀窀穸遲之又久而弗克每送人之葬者而出郭門未嘗不拊膺頓

足夫獨非人子而忍棄吾親于淺土耶與堅先人少遭家難自嘉定徙太倉披荊斬草僅立門戶復厄于火家貲蕩然與堅讀父書博一青衫而吾父見背吾母伶仃孤子以長以教與堅成進士歸旋以親姻逋賦除名吾母一夕不起與堅流落江淮羈棲寄食者二十年歲戊午以薦辟備員史館邀 覃恩贈及二人卜宅兆而安厝之迴念數十年來顛危窘塞有所爲而不得曾不如細民之及時而葬其親者然與堅格于勢之無如何而隱忍遷需以俟之者徒以今日也今奉 天子之恩綸以光泉壤而非乞言于當世君子立言不苟勒貞珉傳諸後而信其人何以報先人地下惟先生哀而賜之言死且不朽余嘗聞江南風俗除喪而未葬多惑于相冢家言乃黃子遭逢不偶邅迍迄今其纏綿悱惻有不得已于中者亦足以感矣按狀贈君諱炳字仲文其先漢司隸校尉斑子姓散居吳郡累傳至諱濟者爲鹽課司提舉曾祖立本祖通理贅嘉定之項氏遂家于羅溪經明行修爲諸生師表所著有大易詮微等書載邑志長子太學

生諱允仁生子二長諱煒字蘊之次即贈君也君少倜儻沉默有大志料事多奇中遘家難廢不能免勸其父徙太倉之沙頭鎮曰我方求庇而彼縱尋斧焉烏乎可事稍定歸羅溪收拾餘燼復歸沙頭鎮遣兩家童貿易而身自督之事祖若父生養死葬不以責子姪之貧者兄有官事傾貲助之賙給親朋匄貸弗倦家無餘蓄意豁如也君以播遷謀生計盡以遺書授其子黃子童時以能文稱于顧瑞屏張西銘兩先生里中人交口譽之君名而立于庭曰謙則益矜則

濡汝知之乎未弱冠補弟子員則又名而立于庭曰汝以子衿爲喜耶吾憂方甚人之進此成名者亦罕矣惟不自畫者能之君居沙溪十餘年家漸充嘗歎曰使吾得歲爲緜衣以給吾鄉人是吾願也既而燬于火貲蕩罄未幾而疾革孺人陳氏經營喪事撫二子一女閉戶紡績以佐朝夕孺人幼讀書史曉大義子女婚嫁動中禮節不以一錢鳴人黃子方壯年貢入成均祭洒吳梅村亟稱之執經余門已亥成進士歸以錢氏逋賦絓議除籍孺人沒十七年黃子以薦

擧御試授翰林院編修贈君如其官母封孺人今始得擇地而合葬焉嗚呼爲德無不報君雖齎志沒而克昌厥後孺人艱貞以樹其子紆迴坷坎終克遂其願以光大其門丹綸翠碣視昔有加禮焉豈歐陽公自表其隴岡之阡所云非敢緩而有所待者耶其仁孝之情亦可見矣君生于丁酉云云是爲銘

天道如何無往不復屯剝既平克昌似續弭閱以忍以安血屬長發其祥紆紳鳴玉岡抱溪迴鬱其宰木安爾永藏蕃衍式穀

不溢美不沒實良史才也

王東亭墓誌銘 代

濟南右族王氏爲大而尤著于新城祠部公奕世聲望又振乎其萃者也祠部公有才子曰西樵東亭阮亭兄弟齊名爲海內所推尙西樵阮亭皆早達東亭久困諸生歲庚戌與余同擧進士居京師狎習久歎其器量凝重學力深邃人莫能及丁酉入都補官余官翰林十餘年畧無短長竊喜東亭早晚就補相與過從不少間乃九月朔嬰疾未二日而溘然長逝矣任彥升哭友詩云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反復思

之不自知涕之何從也先生諱士祜字叔子一字子側東亭其別號也天資沉靜博聞強記善爲文十歲時客有讀焦太史文者曰竑字弱侯何義也或曰漢魏相字弱侯亦猶是耳東亭從旁以所讀考工記擧輪人竑其輪廣以爲之弱對一座歎其機穎雖百藥無以過嘗雪夜集東堂西樵偶取輞川絕句令屬和有日落空山中但聞樵響之句西樵亟賞歎之歲丙戌年十五補邑諸生城南草堂數楹樹青梧三株枝葉扶蘇兄弟三人自相師友風雨鷄鳴連牀接席

孔君漁之分甘姜伯淮之同被不足喻其友愛也甲午恩拔成均與西樵阮亭同上公車京師士大夫爭與定交比東京張孟陽兄弟以三王目之丁酉舉秋柳社于歷下東亭執牛耳賦詩屬和一時望若神仙中人時西樵官吏部阮亭李揚州東亭家居以讀書養親爲樂若無志于時者然庚子祠部公嘗就阮亭廣陵官舍東亭思父歲必往來定省比母孫宜人至廣陵東亭隨侍左右久留不歸于郡舍竹亭弟唱兄酬以娛親意西樵時在京師不得與嘗詩往復未嘗

不歎天倫之足樂而一官之爲累也阮亭嘗臥病揚州聲息甚急東亭千里奔視不舍晝夜手自調藥阮亭疾爲霍然起癸卯舉于鄉甲辰下第會西樵典試河南以磨勘坐累病卧東亭日侍左右觸冒炎蒸頓躓營救西樵事白至廣陵與阮亭述抱疾急難狀相對流涕庚戌成進士西樵再入吏部阮亭奉使淮上至家一堂青紫上壽稱觴閭里莫不榮之壬子孫宜人卽世西樵倚廬毀瘠相繼卒東亭再嬰哀慟忽忽不樂念祠部公高年在堂不願補外入貲援中行一

例丁巳需次六年比及補官而東亭棄予長往一何速也嗚呼士君子不患名不彰在有其實耳方西樵阮亭乘時鳳起士林奉爲師表東亭偃息塲屋四方人士無不知齊右有東亭其恬淡寧靜人可問不可見而歎慕之辛酉守部需次選人首應分授鄉闈退讓不就以是處通顯當要津守貞居靜寵辱不驚其所樹立正未可量乃年甫服官豊德嗇命吾黨爲天下惜此人豈徒志恨于人琴之痛而已哉東亭少攻制舉業含毫腐思不輕就一藝眞有忘失衣冠顚隆

坑塹之癖其文以眾川其匯爲準則詩歌非典到神會不率爾苟作初學李長吉既而舍去其遊京口三山詩南昌陳伯璣刻之遊吳與萊陽宋荔裳與名流詠白雀寺詩稱東亭擅塲寓都門步張司業秋懷十章清矯多姿遂爲絶筆其他過奔牛遊武林散見于山亭津館者尤多見稱攜李計甫草論濟南三王謂子側不在孟季下吳郡汪鈍翁跋二王尺牘得子側手筆尤珍惜之此皆海內士大夫所許隱余非敢以同年何私其說也銘曰

族望之門。菁華蔭藉。倘彌擅長。季方競哲。誰似君才。敦履洸默。處塞彌通。祇滿彌抑。大器晚成。凝然持立。時與願違。道因命嗇。朝露溘然。公私交惜。山廻水繞。青松斯宅。碑誄屹然。卜兆協吉。郭璞有筮。長誰弗絕。

東亭與季孟齊名而享年不永表見似少作者爲洗發其潛光縷析曲折字字有淚痕透紙背

蔣太安人墓誌銘 代

太安人姓韓氏。芝田贈公之妻。兵備楚珍君之母。編脩虎臣君之祖母也。韓與蔣世爲婚姻。安人父瀾公富於財。時同里惡子有齮齕瀾公者。家破身死。太安人與芝田公還其奩。幷所帑橐金。韓氏子孫卒相保無恙。教楚珍君成進士。隨官理台州。數日吾視此斗大城。刺史郡倅環列其中。民不堪命矣。楚珍君之在台也。日食大麥飯。三日一肉。七年不市一帛。太安人敝衣敗絮。泊然安之。時流寇所在猖獗。歲比不登。有同官攜三黨避地數十人。屠戶值官。鬻妻以給。芝田公與太安人聞之。愀然曰。吾手犁把土。猶足自活。何至口腹累人。挈家反里門。已而楚珍君備兵東兗。孫虎臣成進士。官詞林。太安人與芝田公春秋高。兵備陳情乞養。而編脩亦以假歸。祖孫父子。冠蓋集里門。古有圖書百城以衆之者。不是過也。芝田公先歿九年而太安人歿。兵備亦先太安人歿。編脩儼然在衰絰中。手狀以告不佞。余爲敘其事而銘之。

生毓名胄。早歸德門。貞順無違。有子。有孫。長孫之婦。

不疑之毋安匿辭炎以雋厥祐生榮封冊殁葬圖松
勤此丹碣瓜瓞何窮
近世作誌必以序到數千百言爲貴古史傳誌常
一二事數十百言此眞得古良史不朽人意

書杜工部集後

古今稱少陵詩爲聖爲相爲史爲天才故唐庚以六經而後有司馬遷三百五篇而後有杜子美非漫然而論之也少陵去今幾千年天下苟有志於斯道而不奉以爲祖禀以爲禰則未可與言詩比來家自謂探其玄珠人自謂獲其靈璞正如敗日麗天五色無主各隨所覩而卒不可以一色名洵哉集大成而拔乎其萃者矣獨怪才如少陵不獲以詩博一第其時雖與李白齊名作者罕尚其體没四十年後元微之

極道其盛昌黎韓氏亦稱之而少陵風槪始不爲流議所奪故唐人選詩六家而外有才調集大約宗尚元白輩而中晚以來槪以近體多不入選至有日爲村夫子者許彥周謂少陵詩不必議論亦不必稱讚又非通論也夫少陵率筆累詞或數章之內間有一章或一章之中間有幾句惟其通體超絕即有微纇不足以掩之辟如五嶽名山負氣高秀出雲興雨爲仙靈窟宅而平岡支麓時復曼延其間河發崑崙浩浩瀚瀚千里一曲當其隱于伏流散爲支派亦若失

其顏洞者此正足見其積力之高深而布氣之廣大也自元和以來天下旣知有少陵氏宋人之能詣之者亦無慮數十家即如王介甫蘇子瞻黃魯直輩步伍尺籍皆奉爲節制乃介甫求工而失其工子瞻求新而失其新魯直求奇而失其奇若是者何也葢少陵雖本天才而學力尤至其爲詩實憲章漢魏而取材六朝綜陳梁綺麗之響參建安勁遒之節無沿流之弊亦無矯枉之失而自豎其風格于開元大曆之間故卒無一人與之同調者所爲能所不能無可無

不可後人徒欲襲其皮毛而摹擬之其相去豈特萬里哉雖然引繩削墨離子所爲巧也而工匠畢由其域規行矩步造父所爲神也而御者悉出其方今如元稹所稱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即此四語尋味之已悠然其有餘矣使進是而合步趨參神氣自見少陵于開元大曆間又非余論說之所能及也

統括衆家暨論精卓

巢雲菴引

王子敬舍宅爲寺人多以因果詬之巢雲主人搆園一區依山帶河林木蒼蔚王光祿故園也經百五十年五易其主而始得之主人假歸盤桓于此有年今補官入都遂舍爲菴凡人一身之所有莫不愛玩而不忍釋主人以佛氏忘諸相者舉斯園而舍之葢空之也夫主人居之則爲園僧徒居之則爲菴豈園從主人而空之菴從僧徒而遂不空耶乃主人又若以佛之眞實不虛歷千刼而不壞者以斯菴不若園之

屢易其主必舍而菴之嗟乎豈不以與佛俱存者終必存與主人俱亾者終必亾非超乎有象之外通乎無言之旨不足以語此也子敬舍宅爲雲門寺巍然在會稽山南今千有餘年主人所見亦遠矣哉

從一舍菴翻出性命之旨此即眞實不虛之諦也

非徒辨才無礙

驅病足文跋 代

晉張斂爲頭責子羽文謂秦生拙于用世世亦莫能援之然其賢于溫荀諸子有在也余嘗謂人之一身爲主人者一而九官百骸爲臣僕者又何多也兼所愛則兼所養而不能必得然寧使臣僕有望于主人必不使主人取悅于臣僕苟取悅于臣僕雖復敝敝焉日求所以悅之者日亦不足而主人則已力憊神疲舉生平而盡喪之矣夫臣僕何知責望何已主人不爲動既安且尊爲臣僕者無如何退而聽命雖勞而不怨且稱良臣僕矣黃石先生少以絕世之才取巍科讀中秘書出爲牧伯以補官居京師八年會天子徵海內鴻駿博洽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政府諸公首舉先生以對既而 上親試錄用而先生抱子春之疾戲爲文以解之意洎如也或者謂先生此日召對大庭倚馬萬言 天子必且驚歎其才而柄用之足之之爲祟一何甚耶嗟嗟人之有足猶鳥之有翼也意南而南意北而北鳥猶能之而況于人乎吾見人意有所之跛而升階不脛而走四方如郤克之

笑婦人公文軒之驚右師不知幾何人矣足何能爲祟于人哉先生居京師八年坐臥斗室板榻爲穿當是時足未嘗病也戶庭以外未嘗輕一舉足今茲之病安知非足之服習先生久承其意旨而逡巡以自郝者耶先生之文情見乎詞而知之者亦罕矣雖然傳言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吾見世之愛其[illegible]而[illegible]能全未嘗[illegible]而適以全之者有之先生久居此將脂車而東歸矣寓言十九其文之恢奇詭譎起蒙莊而讀之能無抵掌相視而笑耶

文之靈奇變幻非熟讀蒙莊而得其神髓者不能
此種文昌黎有之歐蘇以下有此機趣無此筆力

代胡甸聞自序

予天之散人性質木口不能辭說體疲緩于一切世味無甚留意登高山倚危石俯視白雲如水波翻翻偃仰移日不復知人間樂事予生三歲慈父見背母氏抱哺惟謹卒有疾季主倉公之徒屢相錯戶外總角就外傳自以體羸不耐攻苦費傲光景不能揣摩成一家言稍長毋猶任其簡脫不拘以家務有過不庭責爲閉閤不御匕箸予惶怖伏地因親戚肉袒謝罪母流涕曰未亡人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僅在此兒

每念古人慈訓有方苟出入里門不爲浮薄子弟牽引以報先人地下不則惜此餘生何爲也母以焦勞成瘵疾時昏厥予驚號狂走不知所爲惟北向持斗神名號禮金粟影于七疊下冀以身代良久乃甦大似扁鵲所云號太子尸蹷也因歎人命危促桑榆幾何古人爲親屈恨不逮時攻苦下帷補弟子員未幾遭時變盜賊麻起予奔避村塢絕意干時以租稅所餘別搆小圃大都規醉吟先生草堂之製昔袁夏甫欲投跡深林以母老築土室相就尚子平爲子女嫁娶畢便勅斷家事予竊慕其爲人所慮世事紛紜倉卒變起追味斯言如何可保若十年以後遂了世緣予將從五嶽名山之志矣苟以丈夫雄飛相勉此自有厚福者爲之非鄙人之所能也

潘詞樂旨取足一方

代族嫂鳴寃文

先人叅世未亡人茹茶二十五年于茲以兩藐孤在孩以養以敎懼辱先人不得爲保家之主皇天弗弔家雖內起子某前室長男先人骨肉未寒忍心析箸嗚呼痛哉先人何罪其孤亦何罪發布之謠非恨燃箕之痛未傷哭其甚者婦有長舌實維厲階蔑我老姑凌我弱子取帚及屣髮美見嫉爲虺有毒維牝能鳴豈非禍水滅門尤足寒心刺骨者乎至若未亡人于彼兩孫義則大母也吾兩子于彼兩孫親則諸父

也何意狂生痴種狠子野心內伏井廩之機外設網羅之械一誣殺人而誣之再誣殺人而誣之情同三至之虛身被五毒之慘夫殺人而兩子破家于汝何有殺人而兩子弃命於汝又何有假手他人快其推刃天地祖宗有不勃然震怒者乎尤可慟者我命猶存彼怒未息倉猝出亡望門投止我罪伊何弗蒙赦宥有先人之廬莫敢處也有先人之器莫敢御也有先人之僕莫敢役也季男某中路流離卒隕厥命嗚呼痛哉志殺之甚于刃殺之迫死之甚于手死之旅次櫬含畫宮受弔歸來望思無復招魂之地去而返土未知溝墓之期哀哀吾子世有亡人客死如爾暴屍道路者哉傷哉媳婦手抱孤兒哀姜過市通國摧心杞婦迎尸路人攬涕乃復假託小宗强繼爲後嗚呼嗚呼生欲殺之死欲嗣之生旣逐其身死乃誘其魂生旣滅乎世父死何重乎假母嗚呼嗚呼彼何人斯有靦面目人稔其惡天誘其衷名義不容行將自絶氏風獨殘年痛深舐犢吞聲泣血惟此申之大人賫恨沒身行且訴之上帝倘照覆盆之呼冀泄泉臺

之恨

人倫之變目擊痛心大義疾呼使人聲淚俱下

讀書賦跋 代

北齊顏之推謂膏粱子弟不喜讀書蒙然張口如墜雲霧似乎貧士讀書若偏有所屬者然天下善讀書人乃最安貧人粱肉文繡人所同嗜必謂藜藿爲甚脆鵝結爲輕煖豈近情之論耶當其浸泪乎篇卷沈酣于意義渙然冰釋犁然當心眞如昌黎所爲養由治射庖丁解牛師曠審音律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倫之于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故善讀書人食貧而不改其樂石廉貧而讀書從而賦之其有得于中心非人所知也世之讀書能如是者有幾人哉

讀書而賦之其樂可知寫得生動眞得此中三昧

劉孝子傳疑辨

孝傳劉諱號遂安兄諱號謙齋洪武年間父芳齋坐法謫戍貴州烏撒衛謙齋年踰弱冠而遂安纔十餘齡謙齋往來黔南省覲遂安輒思其父嚮西南而哭年十四與兄偕行家人力阻不能得抵貴州父子兄弟相持悲慟久之芳齋患瘋痺遂安謀所以代父者法當以長男謙齋省父時攜仲子塤同行溺孟河而死于是遂安悉鬻其家貲雇倩代替者三返貴州始得奉父芳齋歸里謙齋自父戍以來前後二十餘年

歷代父役卒以督運死京師遂安獨侍養其父以天年終此謙齋兄弟行實之大畧也謙齋既先遂安死其事既不傳遂安歸父于戍所家雖貧克盡孝養同時縉紳士大夫多稱道之其後子若孫又多貴顯者而謙齋累傳以後罕達人以故張氏之傳蕭守之誌及海內採孝行者皆傳遂安而遺謙齋至八世孫念臺公修家譜反復先世兄弟二人見木主所註生卒少長痛謙齋之代父役于黔南不知凡幾矣其仲子塤隨省父中途殞命痛其事傷其志而惜其不傳子

家乘內特爲表而出之且歎其年世久遠事多傳疑太息低徊而不能已也又張傳萧誌生卒少長及傳閒紀事多不合者爲改正之其疑以傳疑者輒云未知孰是以其文獻久亡不敢以無徵之言誣其祖先前賢之立言不苟如此逮及謙齋九世孫諱明孝者以甲科顯于崇禎年間其子弟讀念臺公家傳歎息其無聞而謙齋之行實旣無傳誌可採卽念臺公之追痛其孝行者欲從而覈實之遂以芳齋之得歸實由于謙齋之代役以代役卽代戍也遂安乃得奉父歸養至今孝名不衰因極詆舊誌爲訛取謙齋生卒少長一如年譜序次又分生孝死孝爲難易而爲劉孝子行實是徒知表揚其祖先而不自知其有不然者也按舊時之傳誌爲劉謹而作也其言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是將伯兄劉謙死京師一語揭過耳其下卽接謹年六歲是作傳者又提謹而論之以明謹孩童時便知思慕其親如此乃文人之筆亦未嘗考劉氏家乘生卒歲月而紀之也兩家之子弟皆不得泥其詞而讀之并不得害其意

而爭之也然此猶非兩孝子大節所關且念臺公亦既改正之矣至其兩家子弟搆訟交爭使謙齋遂安之孝行有不可兩立之勢者在代戍一事從來議論前人誦其詩讀其書尤在論其世考洪武時爲何時耶開國定制玉律金科其時有司之奉法者又何如也今卽役與戍二字而剖析之蓋戍之有役一事也而二義存焉所謂役者軍人力役之事也如出征守禦運糧餉解軍器皆役也律載軍人雇倩他人冒名代替者各以軍務大小其替身收籍充軍及杖責各有差至子孫弟侄同居親屬非由雇倩自願代替者聽此役之可代者以役在一時也戍者軍人論遣之罪也有止終其身者有免死充軍以著伍後所生子孫替役不許行勾原籍子孫者有叛逆等罪永遠邊衛者止于本犯所遺親支內勾補至盡絕始與開豁者今芳齋所坐係永遠子孫充軍非本身死不得勾補非衰老殘疾不得赴本管告驗行本省勾充非長子亡不及次子非子亡不及孫此戍之不可輕代者也如遣戍之人而可代今之戍猶古之戍也今永

遠邊衛者豈盡無子之人耶如可代則人人可代矣由戍而上莫如斬斬亦可代由戍而下莫如杖杖亦可代有是法乎謂謙齋可代戍于十八年以後何不可代戍于十八年之前耶考遂安傳云久之父患瘋痺遂安始謀所以代之卽律載老弱殘疾赴本管告驗而起然時雖患瘋痺未必遂可驗實如必欲以老疾告免非得其人以替代之不可得其人以替代之非本管告驗准與頂替不可頂替有人告驗詳免非有重費悉罄其家貲不可既得其人又悉其家貲以供諸貴于是不惟可以脫父于戍并可脫兄于戍且可脫兄之子孫世世于戍此遂安一生純孝之心必欲求其事之有成雖三返貴州捐棄頂踵而有所不惜其心亦良苦矣然此皆犯法之事也一發覺則父子兄弟俱入法網矣故傳云其事秘而不傳今謙齋之後人止稱謙齋留身代戍芳齋得歸里門不惟不足與論世且不足與論律矣惟是芳齋既得代戍而歸而謙齋于時之在戍所與不在戍所其年歲既不可考而其事又不可得而知其故何也夫代戍之事

其事既秘而不傳是明有冒名代替之人也此時謙齋而仍在戍所是代戍有兩人矣不特冒替者得罪而芳齋父子且并得罪矣以意度之謙齋屢代父役其時或督運竟死于京師或與聞冒替之事避跡京師久之而死未可知也故督運死京師一事張傳蕭誌皆在念臺公以前其說必非無本念臺公亦云死戍死運未知孰是及後永樂十一年謙齋之少子圻聞父死而奔喪止奉其衣履而返雖不言奔喪何所自必于烏撒求之考洪武時軍先于民故軍有軍田有軍房且有軍伍其差調旋歸及生死勾補皆有尺籍可考謙齋果死戍所其子孫一問可知何至止奉衣履而返葬耶是謙齋以督運死京師其說近是惟及見其父歸而死與不及見其父歸而死則不可得而知也蓋芳齋自遣戍及脫歸而謙齋之督運死戍與遂安三返脫父戍而歸皆無歲月可考故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史而闕文是為良史念臺公追痛謙齋低徊無已豈不能以公死戍為是而相傳督運死京師為非也乃謙齋之後人又嘵嘵致辯于代父戍之

劉晃是成化時人考謙齋之死在永樂十年至成化乃六十餘年試問謙齋死而代謙齋戍所相沿六十餘年者何人耶此又刻舟求劍不近情之論也凡論人之大節莫如死忠死孝死固賢于生然亦有生賢于死者如程嬰公孫杵臼伍員伍尚是已今芳齋之得歸遂安雁替罰戍三返黔南殫瘁心力卒之脫父代兄而奉養芳齋以終老使遂安不幸而與兄俱死則芳齋永無生入關門之望矣豈非生賢于死之明驗耶然以謙齋爲父戍而往返黔南二十餘年其代

役者不知幾何事卒以督運死其子堰又奉父遺死于孟河推謙齋之心使伊父一日得返于鄉雖萬死無所辭其如先遂安而死而遂安獨奉其父以終天年念臺公所爲遂安讓其弟成名者猶泰伯三讓之言設遂安而死謙齋尚存其奉父歸里亦力能爲之今傳孝子者獨遂安一人不無以有幸有不幸爲之流連而太息耳此先賢不私其親大公無我之志豈後人可得而輕論之耶今以念臺公立身之清介在朝之聲望理學之宗源節烈之侃侃洵前朝一代之名賢也是非筆削自足傳信于千秋兩家之子弟各奉一篇以爲家乘之典則足矣況人之品行各有樹立不同兄弟猶父子也顏路之賢不加于子淵曾晳之行豈過于曾子各成其是俱列于聖門今謂謙齋之行卽遜于遂安未爲不可況謙齋二十餘年父子俱爲父戍而死卒以代役終此其孝行入世所難據以立傳已足千古未必卽遜于遂安乃兩家之子弟各私其親此攻彼訐究無裨于前賢之毫末而徒自玷其家風亦已過矣予與紹興郡丞馮公協一有世

誼時在其官署中閱其傳誌爲辨晳之馮公時承問斯獄卽余辨論以折之兩家子弟皆泣涕頓首悔罪上其事于臺司報允而十年之獄以解

論數百年事如道子寫生鬚眉畢現文累數千言無一字一語不精警撲書引經斷獄諸條似未足比方也

松壑據琴圖引

近見士大夫多命畫師寫照其意旨各有所在故山水木石器具玩弄佈置畧與人同而寄託旨趣非描摹所及鶴舫先生自題其照爲松壑據琴圖見其面似班黎髮種種而雙睛炯然如巖電儼人撫掌而笑曰此不愧添毫點睛手矣已而愴然追憶甲寅乙卯間予齒稍長與鶴舫定交于南城年纔强仕文采風流如猛虎神龍不可捉摹迄今三十餘年予兩人精力已銷亡于流光逝水中觀其坐松壑據長琴皤然

一老翁矣夫琴之爲物也高徵逸響山林廊廟無不宜之鶴舫亦嘗不下堂而彈宓生之琴矣今于天朗氣清山空木落招伯牙子期之徒一彈而再鼓之其春容不廹藹若和風如有虞氏之遺音耶其淒淸幽眇掩抑摧藏如子桑伯奇不得于時之所爲耶又豈無調淸角之音振號鍾之響一彈而玄雲翔再彈而白鶴下三彈而靈祇翠羽隱現杳冥可以掩洞庭之所張抗鈞天之所奏者耶而乃獨留磐石之上長蔭深松之下據琴不彈兀然嗒然一若嘉樂野合託非其所低徊感慨而不能已已者然昔宗少文圖畫四壁撫絃動操山鳴谷應欲令無聲者有響今鶴舫坐林壑據琴不彈神遊寂寞欲令有響者無聲相反如是者何耶少文隱而終隱者也鶴舫見而不終見者也覽斯圖者正當于無聲有聲間思之其傳神不亦遠乎

鶴舫解組歸田後爲此圖自寫其意筆筆生動如雲如龍不可方物眞傳神之妙手

俞季璪感懷詩引

吾友俞子季璪有經營四方之志屢困塲屋僅就一官既謁選而愴然賦七律十章自昔才名之士遭時不偶屈身降志如卞彬之賦枯魚檀桂之謝飢虎木激風撓木石爭鳴非得已也季璪以不羣之才應當世之務佐理巴山有不以愛士元惜公琰者愛之惜之余以爲此不足爲季璪愛之惜之者也今夫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而以烹雞雞則已烹矣于將之劍不可以斷蒯而以斷蒯蒯則已斷矣之子之官供子

之職事無大小出其緒餘莫不迎刃而解之所爲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者有在也何必薄領勞人悔峯琴石間以洗飲不事事爲高乎今 國家不次擢人公卿大僚尤以推獎下吏爲汲汲如成瑨之任岑明呂虔之辟王祥展其才以行其志正未可量也感賦數章亦平昔骯髒之氣偶觸而爲之其長才大畧雖伏而雄飛吾望之久矣

古稱贈言踰于拱璧此篇詞短旨長勸勉懇至始知古人文章無一字是苟然而作

述哀詩小引

古人居憂有禮樂崩頹之說禪而予琴猶有和弗和彈不成聲之悲似乎輟吟哦于倚廬之中亦有宜然而不知不盡然也人性發乎情而宣乎口纏綿悱惻鬱結不自已而咏嘆淫佚以出之正如窮愁呼天疾痛呼父母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此王仲宣孫興公諸子思親表哀之所由作也柴子舜聞吾友雲巖先生之少子也先生旬宣南海解組歸來穿池種竹開徑栽花日與親知賦飲更唱迭和神旺氣充如蓬壺

中人偶感微疾未幾轉劇柴子與兄晝夜焦勞目不交睫比及承諱毀幾滅性母夫人抱持泣慰絕而復蘇追維疇昔飲恨終天爲述哀詩四十首所爲痛極忘哀長謌當哭者也柴子天性過人才華絕世年踰弱冠日承庭訓一時交遊莫不以江夏黃生目之今其詩隨事涉筆情文相生歌哭俱至一何深也昔蓼莪一詩偉元讀之門人至爲廢其篇余年已髦及每讀柴子詩一章涕淫淫交睫而下何必以古人之蓼莪爲蓼莪耶人讀是詩未有讀之而不如偉元之涕

零不忍讀之而爲門人之掩卷者夫孰非人子也乎哉

寫至性語如鏤骨見血惟桂山至性人能之此可見其本根深厚如此

讀蕪州郡誌書後

鵠鳴慕公守江藩駐蕪州奉 命脩郡誌成授余讀之而歎曰猗歟休哉 聖朝右文化治之鉅典也咨曰郡自勾吳開國山川人物甲于江南明初張士誠久踞重額以困之江南財賦半天下而郡賦半江南其民末作食生城市如繡錯而村墟籬落烟火蕭條國家定鼎蠲租減稅 今上念東南民力單備孔棘矜卹有加大中丞馬公與公朝夕以培養元氣爲主公入覲引見條列繕疏一切清逋欠寬考成賑災患滅浮糧濬水道撈荒墹次第舉行蜚鴻嗷嗷其究安宅婁松之浸歸整斗維之度爛然以今視昔盛衰之數固已大殊雖然凡物之自衰而之盛者必使既盛而不可復衰郡之衰而盛者 國家之景運爲之若其盛而不可復衰所以維持保定于千秋百世後者其道安在耶余曰其道亦莫備于郡誌矣今公與中丞體 聖天子德意于茲郡之利弊審時度勢而圖維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其衰而之盛于郡求之其盛而不可復衰于郡求之亦求之于郡志而已

蓋郡之有誌猶國之有史非徒述往蹟資考覈以昭淑慝示勸懲俾後之則效者有以興起也故搉掄風化之權必始于司牧而脩飭坊表之旨尤在于邦賢繼自今以往其官于是邦者廉靜以敷教化必如任如賀如韋如白如王胡其人而郡之民生日以厚其產于茲土者文章孝友以發揮于事業必如顧陸如張陶如范希文父子其人而郡之風氣日以淳由是流攬洞庭林屋三江震澤之間依然古初之山川行石城櫓里之舊墟考黃堂羲宅之故址核其城邑里若土田戶口今之疲敝何以起昔之繁重何以彌卬高貢之則壤可定漢唐宋殷繁之生齒可增雖泰伯仁風之所被言偃文教之所漸又何不可千百年如一日也哉

凡脩郡邑誌序無不以其山川人物而誇美之援彼以形此之盛借此以抑彼之衰茲獨以久其盛而不衰在郡誌而存乎其人於蘊郡尤為切要無一語不本經傳根本第一義而發

吳興父老答問

吳興浙名郡習俗浸壞桀黠之徒告密峰起挾持長長吏如兒戲蘭次吳公出知郡事為微行廉得巨猾主名下車收捕立置諸法既而曰此猛獸之機械疾病之烏堇不可以數數嘗試也屏案牘省聽斷大事請監司小務責屬吏居多暇日游覽山水若山簡在襄陽羊叔在滁州居郡三年而罷官去余與公為布衣交其去也惜之公去官二年余再過吳興遊道塲山有父老三四人與余雜坐長亭歎息答問州縣吏猾上下其手以賄折獄余曰視前太守何如曰殆不如也因問之曰太守去郡時其行李幾何陸幾輛水幾艘鄣山之銅弁山之鐘乳練溪新浦之絲枲其載以歸者幾何曰無有也太守出遊山亭之憩飲水榭之留題一時名士從游今尚有其人否耶曰無有也太守既去其搏擊豪強不縱虎狼以食人能如之者誰曰無有也能手披簿書口折刑獄寒不擁爐暑不揮扇比門之歎人所不堪摩晉帖拂雷琴若無所介于中如前太守又何若曰無有也太守未滿秩以細

累奪職吾儕守關攀號乞留而不可得至今若不舍然者亦以是也余與公交善歎公在郡時澹靜爲理不必有加于前人而去郡後促數紛更求如公者而不可得相去幾幾何年其流已如江河之日下爲慨然而記之

爲舊友罷職重遊觸目增感况加以父老追惜語能無攬筆而傷之

按劍圖說

慎旃有傳才沉默寡嗜從父讀書霞擧堂一日持所寫按劍圖示余請題之余曰汝以人疑爾恂恂乎儒子莊莊乎士也而乃青氊裹其頭長鋏拄其㬵一若武夫徒見所爲丐余一言半詞以洗發之耶世之皮相者多矣于汝何有哉居吾與汝以劍說劍可乎古之善說劍者莫如越絶書豫章記爲精妙尤莫如列子說劍之入神衛孔周得祖傳殷帝之寶劍三視之不見遌之不知其觸物也寂而無聲晝見影而不見光夜見光而不見影又采有蘭子以伎干宋元君七劍迭躍五劍常在空中此所爲不以劍之形說劍而以劍之神說劍者也故歐冶雷次宗說劍精巧子知之矣衛宋二子不以形而以神說劍者子亦知之否耶劍之爲劍有在手者剸鐘無聲一麾頭白書史所傳名劍是也有在神者亦如忠信爲甲胄仁義爲干櫓一似釋氏心說劍以慧題之今子所圖者紙上之劍耳既無其形亦且無影子乃寶之貴之鏤金而匣之劈錦而衣之是手之所按而有之者歟是心之所

按而有之者歟嘗試于子霞舉之堂兎几而坐無端而擾擾衝衝汲隱見于胸中有若犀之突于左焉有若蛟龍之繞于右焉有若金石之堅而莫能破之者焉有若亡𡧍之微不可吹而斷之者焉按是劍而解之無不迎刃而解之亦可謂神矣哉余欲汝終其身寶之貴之鏤金而匣之錺錦而衣之者此也且子亦知夫劍之名以何而名之耶劍者檢也人之所以防檢其身而備非常者也子不有其實而有其名不有其形而有其神可使子壽可使子富可使子多男子豈徒于將莫邪其價五城十鄉之重云爾哉予字拙不能書子爲我書之以爲劍説

桂山才筆遠過古人此等文與南華工力悉敵而其爲旨多以聖賢學詣爲根本不徒如諸子洸洋自恣之文而已慎旃以猶子在側爲醮筆潑墨而成之

桂山堂文選卷之八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壻張奕[illegible]
男王武功編[illegible]

序　書啓　題辭　引　連珠　約言　箴

送汪太史冊封琉球序

皇圖無外跨圓海以浮天赤縣居中統大瀛而括地禹書五服並叙皮服島人殷命四荒兼入魚鞞水國海波不起開北戶而渡炎洲風律長調乘毛車而渡弱水雖不臣不享嘗郄賔門而來獻來朝自成王會以故修終王之典則弔唁出使于中朝循班爵之文則封冊入請于下國金駝壓鈕木鳳銜書同賜履于藩封將申盟于帶礪朝鮮錫命而後南越受封以來總裳祼而稱外臣合雕鏤而求內屬傳諸故府世有舊章洪惟　皇上道承三統德總萬庭西王益地授圖天老告符膺籙烏荒象卉筌鴻臚而獻狀者史不絕書反踵沸唇向鳳闕而歸琛者府無虛月大章之所經緯豎亥之所廣輪自前代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琉球國者世居岐海之南代以歡斯爲姓隋通羽

騎再用戈船元遣行人會持金節洎今尚氏世保三
山表守禮于國門勤迎恩于亭石不侵不叛作我藩
臣無貳無虞永爲屬國　開國初年其王尚某藉其
疆土請命　天朝膺赤社而鎮南洲錫介圭而列綏
服享國有年告終遽及世子尚某繼體維賢承祧允
協宜遵世及之典敬陳嗣職之情　皇上郵彼告哀
俞其纂祚稽故府而　錫封按舊文而　命使春秋
之義首序王人天子之臣兼通六節行絕域而宣風
入邊庭而占斗然而海東諸種裴清綏撫有方而仁
表未宣朝命漢北群蕃王烏和柔無聞而楊信不入
穹廬詔諭四荒懷柔六服惟其人矣烏可忽諸　皇
上爰命九卿科道慎選克副斯任者吾友　翰林院
簡討悔齋汪先生充正使焉先生才高武庫博號經
笥嵩陵出節辨自漢年魏殿聞鐘知從蜀郡掾居文
學門人採磬爲堂道在通經弟子列槐成市歲戊午
以博學鴻儒徵詣　闕下　皇上親試特授今官纂
修明史列逸才于仙室踵十志而步東京資直筆于
石渠擅三長而追西漢是日　廷推僉曰克任才如

晉盼夙擅修辭詞過齊嬰自能專對加以風姿魁岸
神彩淵沉西陲部落爭看定遠丰標北漠單于驚見
王商狀貌授麒麟之黼服張熊虎之高旃以明年夏
五自閩省取道至其國加冊封焉夫茫茫巨浸僻在
南隅泱水噴潮浸天浴日去漳臺而何泊指彭島而
無涯鼉梁駕浪蒸怪雲于巨壑之中唇穴藏樓吐黑
霧于歸墟之外　皇靈所屆水伯前驅　聖德如天
波臣後擁五牙高艦憑清嘯以乘風三翼重樓列鳴
笳而入界上官帕首以迎郊下執僂軀而侍館敷揚
大號震慷　天威皇華于役要在咨諏赤轂載馳必
通風俗婁敬北使氣懾控弦鄭衆南還詔宣稽落韋
林甫之將命劉孝儀之奉公使事無愆其才足述郎
或燕私歎洽笑語從容陟璆就席承間能言賫禕鄭
杯應機輒對蜀使臣之敏辨戲答問天魏主客之見
嘲笑論寒暑皆足風傳異國體重本朝至于移候謁
關郊勞贈賄裴值千金脅間趙尉珠遺一石昔紀孫
吳而受金上狀褒刺史之廉能郝鏤開懷美護羌之
威化立生祠于既去抱馬足于將還莫不仰主上之

神靈來遠人之嚮慕凡茲使事皆所優爲以古准今未足多也副茲行者中書舍人林君玉巖其人也才趨南國名冠西清同行有連璧之稱並出占二星之向不獨長卿共使馳巴笮之傳車豈徒都護同功通玉門之使節于時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東門帳飲首倡以寵其行戶部尚書眞定梁公北館驪歌贈言而執其手自牢執以及庶司由宗姻以逮僚友同官輦下都爲歸中丞新羅冊立之章結苹里門多託孔北海西土眷懷之作贈言發軫律中蕤賓計彼歸

旌日應東井輶軒所載必且圖畫山川綈褒一開自爾風詩璀璨鬬鏤有樹攜種聞園果下名駒歸嘶上廐樓大夫之賦屬群集都亭永豐侯之故人喜談邊塞余也不敏贈以片言知君出樹壯猷更竢旋膺天寵將使東溟波毋之域莫不貢貝王朝南極編駒之鄉誰弗爭稱都老海琛踵至自勝樓船百萬之師塞馬同歸應笑博望十年之使

玉振金聲有典有則煌煌大章惟徐孝穆能辦餘子靡曼矜妍應降一等

送翁孟白之黃州郡丞任序

黃石磯邊閒虞丘之舊郭青林渡口識弦子之故都政有餘閒人多韻事秋月臨皐之館春風蘄竹之樓追逸興于蘇家續清標于王守武原翁子目下比龍雲閒並鶴風神拔萃綽有公才文采過人能承父業自以春秋三十不免寂寂笑人俛首一官捧符南去絳衣供職本爲軍府之曹黃綬典書實有部民之任于時親舊並集京都上苑看花時載湘吳之酒名園坐石共題草山之詩正屬歡場忽驚別緒指黃鶴于

木陵望白雲于巴水柳垂上谷折去傷心冰下蘆溝聽來腸斷余以孔李世門紀羣交好亦知人非鹿豕何難抗手高談其如年近桑榆毋以離懷多淚千里長辭一言爲贈趙子柔頗有勝情毋嗟雌伏麗士元自成偉器何用騁才聞栽黃菊不妨小築岐亭長對青松豈必尋眞仙館逢上官之識子定能以方外司馬相呼過

聖主之知臣自必以上天佑朕爲喜茲者祖山寺而重游戲題仍在別津樓而入夢舊緒翩然此去綠楊橋坂爭看負弩迎車他時赤壁扁舟廻定有卿書命鬭

高音壯未初盛手筆所不能及

贈黃二南先生序

大年爲福共美名城盛德維祥爭榮表里故李聃玄照開玉樹于西鄰陳實貞休動華星于東維二南黃公操瓠雉齒挾策壯年伯鸞陟隴五噫長歌顧兄棲山七松自號長君仲森耽思好古灑筆成文辨剝篆于嵩陵解鳴鐘于蜀嶺乘軺中土衣繡南州吏驚下韝艮鷹人避專行聽馬三年禦寇百戰參戎于時決河灌汴傷歷水之魚龍棄甲覆荆化周軍之猿鶴詣闕上書掃除君側朱雲之斬奸佞借劒上方文紀之問豺狼埋輪都下公時託輿杯中寄情物外東方測隱布卦而射小虫雷煥鉤玄占星而出舊劒茲者長君掛冠歸里就養有年仲郢積習名教綽有父風胡威廉節過人率由家訓奉安車扶玉杖開居載賦初服式歌槃舘烏栁之下掛瓢白嶽之林列孫子于垂陰招親朋而時序何必採班龍之上藥期延紀于仙山剖鸖印之天文修報仁于德里

玉磬金鏞鈞天音響

送玉林和尚歸大雄山序

神開日月弘覺路以爲功道在津梁度迷川而成果所以出林衣鉢甞次第于王城泛水香花亦周流于竺國若乃青松拂子句落前塵白玉麈毫影留後髓天花墜而何干怪石頑而無涉以故無邊文句曾空摩揭之林不二法門即杜毗邪之口此初祖之真傳而天童之嫡派也和尚生有勝因早能證果過關掉臂不問趙州坐壁忘言直通南竺息心舊苑靜住大雄遶水披林環山表刹茗花秋落雪照青溪柏葉春生雲流丹竈而乃離邊蘺草不懈精修山畔樵蘇自安苦行爾天離日之辨寧美五門赤髭白足之名無誇三輩不須破諍得平何必逆風聞馥以故白馬逍遙之解默契名流瓦官籌算之談冥符妙旨恭逢盛代弘闡宗風迎葉重來金仙再聚承紫誥于雲間覲天顏于日下九衢鐘磬擁入金城七寶幡鐙迎歸別院天廚香供特賜于尚方祇苑銀花頻傳于中使

皇帝窅然若寐如訪道于崆峒渙爾自融似承風于襄野和尚從空掉舌驀地開拳薦一句于生前斷千

言于眞際日移桑野舉廻法食之鐘月照咸池還就叅禪之樹道無二語住滿五旬敬辭巖陛特賜蒲車林公高步京邑終返稽山法深日侍丹墀仍歸剡水折蘆揚子言隨東逝之波拈柏鳳城遥了西來之意僕也夙沐休風樂觀芳旨自慚安石叙漁父于王家竊愧深淵列嶠闢于相邸時維初夏並集燕臺桐鳴鳩雨柳響蟬風指榮木而裁篇聽焦泉而寫曲一時名雋方遲慧亮于何園滿座文人遽送道安于陸渾此夕清談猶得鋒交西寺來朝祖帳空思坐近東亭

嗟乎法蘭羅什競渡金河迦葉圖澄來踰葱嶺楊花柳絮拈來便見眞如暮鼓晨雞道罷更無所住言歸石室長住林園壇席重輝山川增秀遂使黃山石礎爭來鄴巢之烏紫澗松枝自下冲霄之鶴

雄文麗采字字驚人

百花詩序

山谿生秀上映星芒水氣含芬下流緯氣散玉衡而葱蒨結璇斗而繽紛莫不體玄黃之合德極絢爛于自然是以青陽在御大陸乘時荅蕚萬蘂乍點輕紅碧澗千廻忽裂薄紫武陵以夾岸稱源邯坂以一株號谷村邊雪白郎勝洪亭籬下霜黃便同彭澤種花作縣簇錦名城分千笑于上林奐三眠于小苑李爽所爲流連賀循于焉咏歎者也假令和風暖日匝地黯然燕舞鳩鳴瀰天無色江潭搖落歎生意之都捐

庭樹婆娑悵風流之俱盡其爲恨事當復如何以故東觀才人西園上客攬細草而裁篇拾繁英而綴賦長楊走馬高詠游絲曲水浮杯坐吟暗葉至若柏梁植菓桂苑披香後庭以玉樹分賤前殿以妖花按拍靡不蒔新聲于妙曲闢絕艷于驚才又若玉臺窈窕之姬金屋便娟之子巧裁芍藥麗製椒花對飛絮而締愁采幽蘭而寫怨一入香奩自然芳散纔拈班管便已花飛又如丹臺名卉柰苑仙枝留羽客之清吟叅緇衣之妙偈攜來秀草特詡九衢種出奇葩爭看

四照凡皆感時寓目觸景移情春暉麗曲墨海浮紅芳卉名篇筆牀叠翠豈徒李賀屬詞但拈纖草季鷹得句僅擅黃花而已哉西陵徐野君先生詩壇宿將藝圃仙才新詞獨絕不數西崑逸句傳人競題東壁拯榔絮之芳音香生閨閣集竹枝之妍唱風染江湘乃復彙編有韻專采花諸體自古迄今共得如干分爲四卷夭文人慧性依寅侔聲雅士幽思從空繪色况復風前綽約託芳韻而流連月下葳蕤入長吟而宛轉展卷一繙披函三唱豈獨裁綾剪縉徒誇隋苑之春真如擊鼓催絃俱發華林之秀

洛陽錦繡都是天香壺島琪葩儘收腹笥墨汁洒江淹之筆芳蘭盈宋玉之裾萬玉剖而碧明萬絲開而錦奪

山海經廣註序

原夫通道爲經所以邪其邪說直文爲史所以端其世型義芟煩亂文取雅馴古學淵源斯爲極已然而書𢌿代作簡冊煩多皇墳並衍晉乘兼流汲塚斷竹發自太康越郡殘編著于更始陳農秉傳頗搜漆簡之餘河間懸金更採石渠之外莫不秘緘蘭臺並番鴻冊高扃竹殿競賞瓌文蓋宇宙寥廓萬類區分理有冥符不以希聞頓截事可精驗不以尠覯槪刪豈若周武旨在探奇徒充秘苑隋家意存輯異但著靈編者哉迺若山海一經尤爲近古漢世未傳宣朝暫著綜其閎誕厥有原由在昔高襄龍馭紀跡九州長駕黿梁勒勤入紀浮河泛海則怪錯星陳陟霍逾華則神經電欻窮源測脈既潛算于大章鑿險穿幽復冥驅乎豎掌況乃皇風四洽荒徼駢來貫胷長臂已見軒朝息慎渠支爭歸冀闕西極則王母捧環東陬則焦僥貢羽靈海淼淼廣輪悉準大荒杳杳經緯斯開然則綜其靈怪列金鼎以圖形繹彼方言載瑤圖而寫狀煒煌譎詭洞目駭心固非衆鄉拘士所能坐

照八埏陋巷樸儒可得㝠通七表者也錢唐吳子志
伊賦質淵嶷稟資開敏讀書十行竝下嘿識三篋無
遺然而貧踰穿壁囷甚燃糠武都掌錄采犨山間鉅
鹿胥耕截蒲澤裹遊洛市而宛書從唐溪而借諵懸
鉛勤記置筆旁搜一瓢殆病而積卷盈倉四壁泊如
而著書載乘今即所著山海廣註二十餘卷探摭百
家箴縷千祀較讎錯誤增補缺遺山川原委有似舊
遊鳥獸形名宛如熟識茂先四海指掌千秋畫地成
圖準此研精殆無以過雖復起景純于殊代應遜淹

通把舒雅于來茲自慙缺畧乃世儒目論頗有紛紜
少見多怪概疑荒誕夫圖開龍馬向典所傳瑞出山
車前經攸載蓮蒲何草在隆世而有聞回祿無形入
荒朝而忽覿豈謂稽前撫覿按後罕儔便可黜為不
經不得歸諸恒理至事絕舊編名遺夙典概云臆說
輒指荒唐然則土發羵羊豈曾刊于魯史江浮萍實
詎常載于荆書又或雜著稗官旁通野乘將殊仙館
携石天津宣城巨鼠遇郭璞以箋名荆州半虎逢索
靖而定號斯又齊諧未志禹冊難詳何怪牒之可徵

寧售史而始信又或以末儒著撰附會成書豈知五
緯本誣百兩空造連山終坐除名包元不免劾奏雖
或成式酉陽繆稱玉策子横洞冥私託金繩又何能
旁通雅傳若茲典確難刊雜引騷經似此風檖靡歟
至于帝俊驩頭類多抵牾零陵番郡率屬增加然而
秦焚漢輯篆蠹籀殘學似桓榮毋以授書增筆才如
張伯亦嘗按籍減文初則義在表微漸乃義乖原本
正若春秋絕筆更綴簡于小邾爾雅典書乃增名于
張仲要而論之凡人目所未接則心不為開識所常

拘則情不樂解豈知削木織鼠物有固然豕火温泉
理無可怪即若博望西游河源杳邈唐蒙南逝巴筰
周流薊武久羈北庭王頎長浮海渚猶復圖其川阜
形絕皇輿述彼珍奇名殊王會何況聖德旁流萬方
輻輳傳鳥卵于條支誌女裳于三阜通厥忽荒非同
汗漫又如語涉洸瀁逾時寘會境疑窈邈曠代潛符
涂吾木馬元狩再來岷嶺夔牛太興重紀西豐赤水
應知耕父揚光東解盎漿本是帝臺流馥毛民獲于
吳郡髯鬚覩于南屏甚或振古驚聞有來罕述探彼

精靈洞如合羿晉乘駮馬伏虎有徵齊駭俞兒長轅匪誕試負特足忽開上郡之崖長翟輓弓遂入始安之浦畢方白猿漢朔縷析其源兩面長肱魏守推求其狀何可概以常情豈得拨諸近數至于湯谷彎弧理無可驗鄧林棄杖道所不存湘川帝女相訛以名秋皁文爐各寓其義是又領玆玄致不廢奇談悟彼通覯無關逸旨又烏在史遷達士述本紀而不敢言蕪周漢儒推史考以著其妄竟同膠柱之流自等刻舟之論然則博稱子產識譽仲宣辨貶鼠于靈臺析

雄雌于武庫誠上國之秘林人倫之鴻寶有志典籍者所樂得而道之也若乃寔通象數嘿會幾神宣尼多識而罕語是傳師曠廣聞而聽濫攸戒是在泯形名于崖略寄存論于希微者已偉哉吳子極變通神豈徒效庾季才之秘撰崔祖濬之神緘徒使山名雜組鬼有董狐也哉

學海探奇文淵闡奧綜二酉之菁華棄五車之藻繪左思十年罕儷精工劉向天祿難稱博涉袁石化爲仙飯撰奇吐作赤龍洵大著述手也

桂山秋曲序

高樓涼夜愁絕流光小院春陰悲生墜露況乎目斷生離心摧死別玉關西出本號虎頭銅柱南旋空傷馬革湘江欲渡應留淚竹之痕沙塞難追已盡崩城之淚玉姬者越之梅里人也族右山陰姻聯沛國曾名碧玉非出小家竝譽飛瓊由來仙史青軒倚岫紛蘭芷而爲棻玉館臨江株芙蓉而作珮骨委冰綃眉鎌石黛薄丹唇于巫雨輕皓腕于洛波加以性成妙解巧絕天工凡上牙籤蔵中漆軸秋蛩催織廻環蘊

蕙之清文春絮因風婉約謝家之逸句若乃雅好調絲頗能識曲橫陳寶瑟寫幽怨于青峯斜倚箜篌激繁聲于綠水以某年月日許字沛人朱子華止綠公叔甫門特爲玉姬築館初下鏡臺之聘猶遲花燭之期無何黍革星馳龍蛇遘孽羽走三江烽飛五嶺子華以世冑從軍王孫紫髯手合短兵公子黃鬚親提賊鼓力戰被創馬蹶而死十年蕩子長辭錦帶之歡萬里游魂空入玉　之夢亦越七年始聞消耗姬爲絕粒誓不再生爲杏泰川生惛獨宿鶴歸吳市死願

雙飛相思江上便成怨婦之臺獨秀峯前應有望夫之石維時高商鳴律顥氣迎秋蟲繞砌而吟霜雁度沙而唳月蒼蒼山桂鬱鬱丹華子落關河香吹合浦摘花盈袖不上月臺落葉滿園空依風谷爾乃裁牋寫怨弄墨流哀和子夜而酸鬪歌莫愁而加感詎似連綿葛葉夜兆夕章寧如灼爍若華夢廻趙國遂使繁音促柱並含寡鵠之悲長笛新箏俱叶離鸞之曲其秀而麗類香奩而引商刻羽可詞可泣得性情之正足以傳其人傳其事

花朝汪氏園亭賦詩宴飲序

撫蘭丘之雲樹無非淹雅之場攬碣石之山川都屬風騷之地　盛代崇文名卿稽古丞相翹材之館司農置驛之門莫不倒屣王孫傾衿國士載千軸于公車把三寸之弱翰豈止建安七子吟銅雀而登臺淮南八公攀桂花而入苑時維如月序屬花朝三眠楊柳搖曳烟堤雙影梅花芳菲月沼招我良朋共遊名墅花飛幽徑鳥弄朱欄傍水以沙棠列堤沿山以文杏成館歡情胥洽逸興遄飛賦楓楠之梲采奪潘尼

屬鸚鵡之巵聲傳江夏嗟乎山川間阻良會誠難出處既殊聚散各異況復秦川公子倚徙江樓河朔才人羈棲渚館不無故國之悲輒有他鄉之賦編排姓氏略似蘭亭記敘詩歌聊同梓澤于時龔中丞拈花朝之韻韓駕部董二律之成諸君子屬和者三十有二人耤卉遨游開襟晏笑尋張華之故宅過賈島之峪前詞高待詔早成平樂之章才擅奉車自寫甘泉之壁

出風入雅隷馬奴枚大雅元音豈雕蟲小伎

膠西高相國詩序

江陵落日心傷王粲之樓吳市悲風腸斷梁鴻之墓況復哀鍾故國望絕他鄉羅江沈石不寬屢招而不歸胥浦爽潮氣未平而如在有不撫往迹以流連追舊游而歎息者哉故相國膠西高公清標砥俗正色立朝歷官風憲之班抗節綱維之地文紀埋輪豺狼屛息楊球詣闕鼠雀梵寬卒緣枘鑿歸老丘樊已而皇綱解紐國步既傾用燭武于危城望申包于覆國公一詣徵車旋申素志屛跡越城棲遲擲埋莊辛淹畱

西境早識楚危伍胥發憤東門懸知越入倚牆無路修戟誰同絕食呼天吞聲沒地嗟乎已矣痛何如之南原蓁荎十年寬返珠山北館空帷千里神來蘭渚時維庚子日在析津公之孫某來省舊祠風前短褐真爲孫叔後人雪裏苡鞋不愧彥昇諸子于時南國才人吳中高士競抒悲韻遠溯離懷共撰詩篇以當哀挽正似看碑落淚空思峴首之游策馬悲吟自返西州之步

敘祖孫忠孝之純見存殁綱維之重可爲倚玉文生

送諸虎男之武昌序

洪流帶郭鄂子紅之雄封曲嶺縈城孫仲謀之舊築白蘋溪上天姥餐花黃鶴磯邊神仙醉酒才子登鳳凰之閣彩毫應落雲間名人憑鸚鵡之洲藻思直凌天際諸子虎男天姿磊落卓爾不羣才如若木一枝文似長河千里抑厭泥塗棲遲場藿馬卿去蜀遊梁窮愁邑邑阮瑀自陳入鄴書記翩翩于時大中丞張公開府荊南文武爲憲丞相招延三館司農請謝四郊既致哲兄于上座復羅難弟子幕中裴家雙璧俱

參細柳之營陸氏兩龍並坐蓮花之帳時維九月言赴鄂州青簾白舫貪趨相府之程秋月江花正值南樓之宴嗟乎諸子斯遊壯矣江陵日落漫同王粲之愁鄂渚風高爭識孟嘉之面況復抽毫作賦仗劍從戎倚鞍草檄競誇袁虎才名磨盾飛書還紀應詹勳績一時朋舊並集紅亭千里離愁共傾綠酒聽孤鴻于月裏欲隨湘水祠邊折殘柳于霜前長憶武昌門外

時於茂承堂燕別仲昭援筆起草潛子拂箋書之儁永之氣真足移人

新鄉貞靖李夫人小序

貞靖李夫人者、大宗伯蘇門先生之繼室也、年十五來歸、未踰四月、先生以遼陽兵變、逼近京畿、力疾奔赴、中道云徂、屬纊之辰、特嚴治命、以臺高帳列、笑魏瞞之栽松、人去帷空、歎杜回之結草、夫人聞之、誓死無二、紅絲隻燕、開簾歲歲仍來、青瑣孤鸞、掩鏡朝朝罷舞、自扃斗室、長奉金仙、旣而流寇猖披、人民逃散、宋伯姬之赴火、終不下堂、楚貞姜之逐流、何憂臺圯抱火積薪、死無他徙、幸值援兵、賊圍遂解、鄉國羣高

其義、宗姻共歎其賢、雖風足起頑、而例無旌節、自昔貞婦名媛、還尸碎首、一瞑不視、千載猶生、比志士之成仁取義、非有異同、較忠臣之慷慨從容、似分難易兄夫雙鷁名塚、故是柔情、連梓成墳、徵乖大雅、故生殉私閨、不免貽誚、季孫而忍死空樓、猶恐名污節、使夫人弱齡髫髩、便爲沒齒粧梳、白首蔴裳、不異初婚褵帶、尚書門仍纘戟、誰傳黄鵠悲吟、夫人堂擁石幢豈爲青鸞得度、幽閉居室、三十餘年、稱爲貞靖、詎曰不然、某車過高門、式茲懿範、宗伯長君、乞言書册、旣毫俛仰、感慨係之、卽令臺築一鄉、豈獨懷淸比烈、正使邑封大國、寧徒石窌同榮

有體有要、近時雕繪、終屬小家

燕山梁園春日賦飲序

梁家東苑鄴水西園臨臺以高柳栽篇陟阪以秋蘭
淶翰以故重游池沼惠連巾白雪之詞延望樓臺康
樂擬避觴之什風流綿邈惆悵何如于時青鳥司開
女夷馭節舒遲日于氷崖吐柳絲于雪花沙丘解凍
繞舞苙禽石壁藏雷先鳴伏雉春言淑景招我同人
發言爲論枯韵成詩鼠鬚三寸灑潤池邊魚卵一枚
流芬石上竝追擊缽之音供擅倚鞍之手昔陽雲以
大言綴賦猶謂其主不文小山以叢桂分篇尚恨其

徒罕述若茲主賓酬唱竝極擅場以古準今亦云盛
已嗟乎季倫游宴曾爲性命之談逸少流連輒有死
生之論因爲紀緝詩歌編排姓氏後之視今猶今視
昔遂使金臺舊址宛成修竹之園碣石名都更築蕭
蔄之館

　　敘景描情山川人物胥生動杯觴管花鳥樓臺如
　　畫艷筆天成錦心鼓吹

夏日祖氏園亭賦飲詩序

滔滔炎節鬱鬱伏辰桐夾路以連陰柳帀塘而蔽景
可以升臺遠眺于焉坐閣招風三伏避暑之杯此其
時矣十日感凉之會其能已乎爰招勝友共過仕園
或弈或歌以游以息杯行無數紙落如飛坐河陽之
別墅集蘭渚之山亭良友天倫致足樂也因念昔敘
遷流勝遊難續東城水暖纔賦桃花西苑風淸已吟
芍藥初裁去雁之篇又唱焦泉之曲韓叔夜捧傲山
城紀伯紫抱琴海渚徐存永感楚奏而迴車方孟卬

聽越吟而返棹一時聚散感慨繫之玆者引朱荷而
灑翰對紫葯而裁篇惟雅韵之移人覺淸音之滌耳
何必臺名氷井亭澄水之輕綃館號迎風結招凉之
秀草

　　炎蔽爲河朔之遊勝友闘元白之句松風服下設
　　設凉來翡翠池邊欣然換去可想樂遊原景物

贈山左丁野鶴序

夫具瑰瑋之概者非常迹能窺挺踔絕之踪者豈恒情足縶入甖块而不泮斯玄達之鑒已深解羈靮而自顧斯貞休之氣爾足余友丁子野鶴青海人龍濟陽名傑人門葱倩夢繼松生地望清華孝追皃集所至迎門豈止一人下榻相逢解帶何須千里齋糧既而流氣㺚獵展轉戎行棹魯連之舌久處危城礪子房之椎陰交報上人謀胡底天命有歸遂乃拂衣河上長揖海濱歎栩尉之先幾匯管寧而獨處築袁閎

之土室不梲慈顏浮杜孝之筒魚難供母膳言旋舊里乞養上都長安貰酒時賣賦而取金洛市題扉亦傭書而載粟遂承㡿命教授容城割稷館之薄糈分齋頭之脫粟文翁學舍兵火更新范甯講堂鋪䉡盍廣臺司互辟捧檄惠安山梁逸羽陳鐘鼓而眩然江海修鱗入陂池而感若須暹嚴命委頓中途表章綴以倂賢倚湖山而起疾僕本吳人棲遲北郭讀其述作竊幸同時一見風容引爲吾黨司州之與長史貪與周旋叔度之遇林宗頓忘信宿嗟乎丁子實維吾師以泯滅爲可耻也故似儻恢偉以立名以用光爲足戒也（東方朔贊）故屈柔韜斂以明哲以介立爲招尤也故俯仰微祿以諧世以干進爲取悔也故洸其放跡以全眞眞可爲頡頏金馬傲睨公卿貞靜因時恢諧從俗者乎玆惟仲陽適逢初度聊裁緗素式薦罇罍遂使滄瀛靈海自添絳縣之籌炳燿長庚高映營丘之采忽夷忽惠品異雞羣亦止亦行不移麋性野雀之號不虛

明故兵部主事楊九嶷先生殉難序

蓋聞崑丘之玉入烈火而加瑩岱首之松經疾風而自直是以式卞忠貞之墓者代有褒封披顏常山之碑者人加歎逝故明兵部主事楊九嶷先生者諱會英楚之寧鄉人也嶽麓偉人星沙舊第讀書以志節爲期筮仕以忠勤自効痛金椎之將失退食深憂遭玉鏡之忽淪守官誓死時維甲申猝罹闖禍冀脫虎口竟觸羊藩吾舌尚存廿寸齒而詈賊此頭可斷伏禿節而呼天舟焚木次骨糜河庄淵足溺忠寃于綿

竹追貞氣于蕩陰者已惟是倉皇被害痛追梋軀一暝何知九原不作寒烟宿莽之下碧血未乾白楊枯冢之間忠寃欲訴伏惟　典朝表闡之典不沒幽貞封墓之榮特矜完節況當纂修勝國之史自必搜羅遺野之賢令嗣履吉痛彼先人志欲有爲未即買身于官次義難再辱遂爾碎首于津塗懼泯滅而不彰爰呼搶以相及自昔二等之渥禮著于春秋三睦之文恩招于齊國草野之慕義不因殊爵而始稱國家之勸忠雖在異代而必錄誦故蜀之苗裔者不獨濟陽之奏章甄以漢之節概者何止梓潼之圖畫棌彼篇章傳諸都邑正使千秋竹冊偕張許而垂芬百襈碑瑩與卞穌而竝勒

弔忠寃于組解心痛三綱勵臣節于天壤言爲華衮屈平之鬼克振楚風漁父之篇聿昭三閭

席瑞虹先生序

原夫虬龍翔於紫霄而滐蹀之水不足以固之鴻鵠奮于青雲而棘枳之巢不足以來之故㴑福遜名吳市當時望若神仙于皮浪跡齊都諭者歎為達節尊生者不累其形寄跡者不滯于物若吾宗瑞虹先生庶幾近之矣先生少挺英標性成闓敏纔遊鄉校遽辟經師乃父肇儀公器諸冊角早列名庠馬南郡之遊太學賓客如雲郭子橫之在諸生聲名鬱起既而家貲中落祖父在堂先生厠身闤闠分計錐刀計匪

求豐用稍無匱無何氛結雲霓妖鳴嚾咄焚公綏之賦廡盡入烟塵逼糜竺之高門頓成灰燼祖母沈氏嬴疾在牀先生身投烈火之中手遏漲天之勢奮身負母辟惜捐軀比劉殷之至孝火越東家如蔡仲之格天風廻西舍以今方之不為過也有弟弗咸大傷厥考先生痛念天倫傷心同氣距玄通之篤愛時為兒先思薛包之終還必回親志宗姻稱其孝友里黨歎其慈仁心胷豁達形貌魁梧陸機身長七尺嵇若洪鍾玉戎神采絕人目如巖電已而兵火頻仍滄桑倏變鮑叅軍蕪城之賦甲第烟銷杜少陵延秋之哀王孫泣路遂乃浮沈世事無意干時正如王烈閉塵却聘車而自職何必華歆過市矜束帶而不遊取而不貪積而能散平仲善交百室賴以舉火嘉賓懷舊一日便可傾囊祖柩在原衆謀築室先生正色請期傾貲營葬止以碑銘無守勁管幹之悲吟豈為阡兆重開慕南陽之曠志稱為達者誰曰不然訓子丹麓一以義方入步兵之座上樂與阿戎坐朗陵之膝前偏稱文若作前述後亦云善已夫安鄉曲之行者于

道也若醖雞脉玄曠之風者于才也如栗犢先生朗鑒能通善行無轍知往時之為親屈歎北目之匪身謀布帛有幅著在格言谿壑難盈垂諸往訓覩和嶠之徒擁厚殖安豐之空挾高貲不亦相去徑庭何可得其道里不夷不惠達士所以居身知微知彰通人于焉藏器不可得而測也又可得而加諸嗣槐系本棣華茳同葛藟麗士元之拜牀下維德是依阮仲容之在竹林伊賢可法述其懿行綴以蕪詞庶幾表鄰玄之望者無慙遜德之門仰荀淑之風者應羨高陽之里

月旦清評 起衰振靡

送紀伯紫閩游序

一言氣合一面聲同友公沙于春室接孝孫于廡前況乎千里神交十年莫契萍歡纔結斷梗旋悲指翔爲于河陽攬歸雲于淮水有不黯然客路倍切恒情者哉余友紀子南州夙望北郭清標放浪江湖遨遊京洛許玄度之停都下京兆日來王節信之在門前度遼驚起余時羈旅日與同遊山亭舊壁蘼蕪同題竹院清軒引聲互答茲者東裝言邁抱劍遠遊遙遙天末杳杳夢中叔夜相思何緣命駕子猷興到安得

乘舟嗟乎聚散何常悲歡忽變子高抗手而去雖以鹿豕爲識安石縈結在懷不免桑榆觴歎願言之子豈無他人泝洴浦之靈濤陟仙霞之峭崿遙懸旗鼓雙峯俯攬螺髻疊浪洄吟咏之曠懷亦登臨之極覽也余也久客他鄉長悲岐路管生去而一龍分潘岳歸而全璧散素琴郤御不堪別鶴之音征駕在門忍續驪駒之唱

才情艷逸遙想公幹當年

送韓秋巖之任永嘉序

經國文章宜民政術召信臣以尤異起家夏侯湛以循良高第風行俗化自昔稱之余友韓子秋巖曲沃英華安陵人傑逸氣則瀏若松風曠度則矯如雲鶴攬涉江淮流連吳越予時棲遲村塢阻隔晤言覽山樓之紀序悵望無從企水驛之音塵追隨不及茲入皇都交游請謁度遼厥趍迎門長吏來施別榻周旋晨夕足慰平生特授永嘉瞻言百里孔融之臨北海正及兵鋒虞翻之出朝歌方憂錯節親朋爲之竊歎

韓子捧檄慨然杜預力不穿札特倚征南盧植雅好較書還資平北覩于楞蒲尚能決勝見其屐屐便識成功淹雅之才既已若此斬施之術豈可量乎惟是旅館廓然離羣足歎應璩之去河陽停觴悵望范雲之渡湘水輟棹猶夷一唱驪駒紛然別緒此日東門帳下空望仙鳧少時孤嶼江邊爭喧竹馬

送捧檄之微詞感和平于神聽伐木有聲鳴琴起色

送陳康侯南歸贈言序

春波南浦曾賦江淹日暮北梁還酬蘇武莫不掩歎緒而黯然起離愁而欲絕余于康侯信之矣康侯清門砥節無懟背洛之風高韵離塵夙有棲嵩之願攬涉江淮遨遊京維茂弘餞命莫敢强招康伯後車誰堪同載落落自高悠悠寡合平子四愁低徊意盡伯鸞五噫瞻望思深喟然太息式賦言旋于時春日融和東風解凍烟中細柳弄影河橋葉底新鶯流音沙岸鄭國桃花之水直下金堤廣陵芍藥之茸將開隋

苑時與顧亭同旋故里鼓木蘭之棹共逸步于西河泛桂葉之舟屈拜恭于鄂渚一時名俊祖道國門叠珮雙投驪歌四起松葉柳條俱屬傷心之樹鶯風鷰雨都歸腸斷之流去矣陳生我心如結執手潸然長歌欲絕何必東門帳飲稱賢達之同歸洛水乘舟羨神仙之共載

樽前分袂灞柳花圍渡口訶驪掛帆席迅東望之雲宛在西湖南翔之雁尚敫北地他人有多少說不出處

送曹司農秋岳之陽和序

雁門漢塞白草連天馬邑秦城黃沙蔽日坐居延之隴月腸斷琵琶臥太白之邊雲心摧蘆管蘓武西遷之地李陵南望之臺引金風以名城指白羊而作塞單車出使不無沙幕之愁匹馬長征定有鄉臺之思先生挾風雨之才蘊天人之奧畧固已曳華履而上星垣整鐵冠而居柏府而乃左轉邊州公遷塞邑王程嚴迫奉勅西行紅亭帳飲蕭然金谷之吟綠浦帆開慌爾陽關之曲先生攬轡登車曾無慘色辟蒙

恬之舊迹繼魏尚之高勳固其所也何足道哉然則渡桑乾之水却望鄉雲上賀蘭之山驚心堠火固細彩筆凌雲士之恒情匪達人之曠覽也先生行矣小子何知望大槐之阪藐若喬松佇新亭之車悠然江水

楊柳雨雪體貼皇華塞笛邊笳盛張行色前後出塞遙茲雄壯

送章子南還序

掩觴罷笑執手停歌同為袍影之悲更有分襟之淚雙鳧渡北悵望背飛四鳥恒山愁聞哀響西陵章子性嗜詩歌雅工翰墨歷覽江湖停輪京雒余也馬煩車殆徒賦淄衣月帳風燈頻彈蒯劍長安何樂常西向而惆然旅館悲秋賦將歸而繆悷何期卽次卒遇故人燕笑未終離愁忽起悲哉遊子逖矣山川於斯時也上谷新鶯西山殘雪柳絲依岸俱屬傷心春水縈波都應腸斷去矣章生翩然南下曲江春汎漸通胥浦之潮芳宛陰濃便棲蘸堤之樹直嶺斜川依然舊邑連枌帶梓竟入里門獨余棲泊天涯淹畱客館東門罷飲北岸躊躕撫絃欲絕徒悲落井之缾揮手黯然空羨登仙之棹

吟風弄月之襟期別緒離情之纏綿交甫江邊攜珮仲宣樓上畱題宛然如昨

陳子壽詩序

江東八友推陸倕于齊年吳下五龍稱張鏡于宋紀代有文人而今秀出其陳子子壽乎陳子文采春蘭筆潑秋水海虞風川之場襟情共賞長州烟水之地棲託相高偶訪素交來遊京邑閒與吾儕相從倡和含毫賦雪灑翰吟風抑厭泥塗淹淪歲月王汝南始宦之年翛然廓處謝安石升車之歲尚爾棲遲人不堪憂予懷自若柴桑飲酒擬託欣然谷口歸耕優游已足嗟乎陳子卓然遠已邈者極目關山驚心烽火登樓徙倚仲宣有荊楚之憂去國飄搖庾信有江南之恨干戈塞路閒爾言旋正復膺還仗策能灑涕而飛書袁虎從戎馳羽文而倚馬

如對山月而坐松風爽氣沁人儼體中那得有此

仙品

冒再彭先生序

楚稱萊子漢紀孟侯承歡則纇約同揆盡力則古今一致以故張湛齊年晨昏以禮何曾偕老酬酢如賓斯孝子所永言爲仁人之至願乃或南岵喬榮北堂蔆萎父也怙亾子兮哭忌開鏡奩而流涕執桮棬以潸然繼威進菜獨奉嚴君杜孝投魚靡塘慈母繼邀賜絹之恩不免引綿之痛况乎絲蘿託體弧帨同辰木公東降尚餐碧玉之花金母西遊永絕青衿之雀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而乃因時爲禮事死如生夫能

制義暫抒奉倩長愁子善悅心稍減坦之沉痛可謂通乎情以言情亾乎禮而爲禮者矣再彭冒先生系本太原移家淮右生而應禱來從九鯉仙源幼便夙成競譽五龍特秀門前種柳久絕宦情隴上看雲自號幽趣夫人文恪女孫秉心貞淑梁伯子之有孟光尚其高行桓少君之安鮑氏樂彼素風令子百詩少依母教長讀父書胸藏惠子五車才號盧家千里身棲谷口名動京師其修介壽之文也先佩萸之大日夫人則玉槃人分後泛菊之一朝先生則彩旂天下百詩乞言爲祝先生特命展期同申偕老之情式叶雙星之慶自茲而後永以爲期何意夫人忽罹疾遽爾反真先生祥服猶傷孫楚之詩令子練冠尚抱薛包之慟先生今已行年六十矣視籬花之仍放感塞雁之重來先生不忘其室有詩忍沒其親今茲丁巳之秋仍共千秋之祝衆加箋之案如對齊眉掛再熱之漿不殊合巹因獻爲餐上玉饌而斯歆稱情立文酌蘭醑而匪賣其乞言也白萍方絮之紙宛如霞起半天其名飲也文茵丹轂之人爛似雲蒸四座或以

事若非經義爲獨創不知制禮以扶不及論情猶取過之故盧欽之奠杖賢于莊周之鼓盆劉寔之居廬勝于梁鴻之奏伎又若碩凱几案發書拜跪一如面命丁蘭木偶請禱喜慍不異親承持書扇而悲慟終身臨社日而里人爲罷大婦之情恩難義制母子之愛惟自天生雖羲經所未備亦尚論所必存著爲家法誰曰不然遂使射陽湖畔重聞孝過元則夾谷山前更若風行綿竹

宛曲抒寫情文相生非健筆宏詞不能辦也

孫先生沈孺人雙壽序

蒙山之下養志百年汝南之堂拜親千里報恩罔極頌義無窮先生東武名家樂安華冑纂家聲于孝里承世緒于節門孺人幼秉慧姿早成令淑自賦于歸永言偕老令子宇台宙合擅二班之健筆推兩陸之驚才孺人脫珥資勳解襦佐讀劉柳服膺于別榻范逵傳誦于京都二子風望弈然聲名日起介休郭泰未嘗爭譽三君陽翟馬嶺不肯濫名八俊無何滄桑忽變三徙靡寧晏嬰舊宅叢灌莽于東門百里荒蘆

沒波流于西野先生僻處陰鄉棲遲陋室自以伯成耦耕尚辭封邑潁陽被褐無慕則天何況東墻沈冥不妨雜處儈牛吳市隱淪正復埋名賣藥于是伯仲承歡終身養志康成歸北海之門高鳳託西唐之席日供菽水時奉旨甘既而先生廿載鄉哀三喪未葬穿壙穴而歎焚羊倚墓碑而嗟鄉虎自卜高阡親營斂地纔藉手以埋神竟傷神而喪目茲者律紀蕤賓月居離次值周甲之佳辰喜雙星之並降坐上鬢眉老友如出橘中堂前環珮羣娥似來烏裏並承長命之杯更奏延年之曲某等孔李通門尹班世好式盛德之如斯慶大年之何極正似延木公于東浦光如若木千枝謁金母于西崑丹已化金九轉綽有道風無庸溢采

祝姜母錢太淑人八秩序

交惟道古祝必有辭虞武昌侍養之堂張孟侯捧觴之席華貂列坐非無人爵可榮白髮開帷洵有天情足樂伏覩姜母錢太淑人江左淸門山陰世閥經傳師氏禮習班家上相名台之里百兩于歸尚書列戟之門三星在室不移几杖槀萬石之家風時奉蘋蘩肅華魚之朝典水部公十載服官徒聞減產比年歸里會未增田方其祝河魏郡駐駕淸丘築宣房之舊宮塞舘陶之決口冰廳暇日但倚竹床水驛秋風不

施烏帳太淑人蕭條官舍泊然安之已而旱魃頻年道殣相望未奉發倉之詔矯節無從原非司庾之官抗章靡及太淑人相助捐貲日行饘賑鼠雀不空盡戴虞潭之義蒐茨有種都懷王晉之仁令子定菴先生初承朝命捧檄元城五鹿饑民猶多乞塊馬陵劫賊原號舐犢太淑人勞來相勉先生撫字爲先放牛露宿屬稚子以無虞聚檪郊行付樊父而不懾謀居第一晉擢東臺青規夕拜氣攝露章黃闥需頭風生諫紙荷　王上之深知有盛京之特命先生手疏陳情乞求終養太淑人毅然止之謂王言渙汗受命飲冰君陳洛邑責在保釐裴度陪京任專留守爾能食祿無愧前人吾且加餐有踰平日茲惟設帨之辰正在甤賓之候太淑人春秋八十矣宣文老母時設丹帷萬歲卿君坐垂紫綬某等誼切年誼世屬通門君有老親實愧宗元易播之義我如猶子尚懷庾袞拜褚之風玄冰飛散雜蘭葉而香浮絳雪流漿入菖花而翠泛正若王妃吹琯蘐庭開四照之花金母乘雲彩幔集千齡之鶴

華實並茂可頌可歌

許母吳太恭人八十壽序

堂高列鼎、孝子養母之情、階下奉觴、良友拜親之誼、許母吳太恭人、江左清門、延陵華胄、名高漢史、洛陽則太守稱公世表、唐書龍朔則才人號傑、幼稟慧姿、夙成莊範、父孝廉公卜重飛皇占期射雀、我西公乃祖翁元配吳太淑人、孝廉公諸姑也、兩姓淸華三傳締結、大叅在衙公令子、乘驄克繼、鮑宣之烈、太僕我西公名孫、剖竹無慙、陳實之風、吳太淑人爲我西公納聘焉、太恭人式承家範、肅若朝儀、井臼必親、蘋蘩

加恪、秋江魚膾、日佐朝饔、春圃筍蒲、時充夕飲、越數年、太叅公擢刺延津、太僕公出守黃郡、山川間阻、音問濶踈、心隨劍木雙魚、目斷衡陽飛雁、比太叅公分藩粤西、太淑人道遠旋里、太恭人急返故廬、親迎入署、人非阻水、不須浮杜孝之筒、魚官匪監池、何必進孟仁之鮓、太僕在郡數年、以治行高等、授蘄州副使、再擢藩叅、于時流寇所在猖披、叢飛燕于深林、突封豨于伏莽、元戎覆績、淮北淪亡、蘄處孤危、勢同瓦裂、太僕公封疆職守、誓以身殉、王經辭母、旣相勉以死忠、周處思親、爾自傷其盡孝、命太恭人侍太淑人間道言歸、目行豺虎之墟、幾罹鋒鏑之窟、歷盡艱辛、奉姑歸里、太僕公南門罵賊、碎首崩城、北闕辭君、鄧鬚齒劍、門衰祚薄、家產蕩然、栖遲陋巷、訓課諸兒、次君翼著、少掇高科、特除中翰、日承前殿、視制草于西池、長侍後車、和郇詩于南苑、時賜林禽、親沾宸渥、會頒蓬餅、特荷殊榮、今年孟夏、太恭人八旬初度、矣禮有常珍之設、共慶家祥、養隆致膳之文、羣賡國瑞、某等敬申三祝之詞、共颺百善之美、何必三松假

色、誇授策于上元夫人、自應九品餐胦、頌延年于崑丘王母、

近時祝頌之詞、豊而無骨、以此爲金科玉律可也

列代祖師圖像册序 代

西林慧業南竺宗風入漢殿而飛光出梁宮而坐斷當其盛也眉紫珠火掌現兕羅沙彌五百繞青石而承風蒲塞三千擁白蓮而禮足泊乎拂衣雙樹脫跳嵩丘石幢有影長留忉利之天錫杖無聲早出閻浮之界不獨雕檀刻像照燿精廬襍寶裝形焜煌祇苑遂有寫照僧繇特開月面傳神顧凱能益玉毫某師智通微妙悟徹幻塵結茅茨于荒閣掛簞瓢于棘路木杯渡水不怖橫流竹杖還山已登彼岸輯列祖之

芳圖出名人之妙手來從竺國不異永平傳自晉年無誇安樂裝之素縹束以金繩揭千盌于一室滙萬壑而同流無殊東度之因共此西來之意余也披兹寶册贊以單詞正似塔衣冠于闕里俎豆千秋藏杖屨于瀨鄉帷堂百禩

芳詞妙旨度越梁陳

放鶴亭詩序

東安置郡西部名都江海帶其邦畿湖山繞其城郭環流似鏡疊嶂如屏紫館憑高紅樓鬱起春風駿馬走飛堰而界波麗日香車度長橋而跨陌此白傳所為流連蘇公于焉淹薄者也先生杖節浙湄公庭多暇聞招雅士時共幽人尋丹井之舊蹤訪參寥之亥徑孤山片麓宛在中央實和靖先生棲遲故址種梅放鶴處也山館摧頹林塋荒廢拂殘碣而愴然度斷溝而太息先生時與同官就亭之舊址而更新之追

維往昔所謂伊人掛李君于溪涘侶葉子于山中獨樂一時竟成千古落成之日共集賦詩亓尊風從林下月上崗頭凝乖釣之廻橈宛披帷之如在一觴一詠感慨斯與何必淮南招隱賦叢桂而肯來角里同遊採紫芝而不返

風流婉約秋水春蘭

花川居詩序

昔卜子序詩謂情發于中而形於言故齡娥曼唱人皆蹀足雍門莊舄愁吟莫不沾裳郢里介子浙西右族才絕時人申酉以來播遷靡止乃祖屺瞻公一夕呼天抱遺弓而隕首乃父愚古公三年哭墓攀枯樹而殉身介子廓處無依獨居掩涕袁安長臥曾無開雪之人宗測非狂只有尋山之興歲在癸巳督學張公追甄故國亾臣展禮湖南夫子徘徊舊里如佇想於留城俛仰新祠似殊褒于高密詢諸故老知有名

孫特遣師儒移牋招致介子自關遂蒿之徑長甘麋鹿爲羣從容郤謝不須叔夜之書寥廓高翔自解逸氓之髮愁來輒飲興到閒吟非有繞廊苦詠之懷無復仰屋著書之想積有歲時畧加編次雖復裁花綴蝶漫誇李賀艷才縱使泣鬼愁神不羨青蓮仙骨

蕭散逸羣六朝仙品

贈陸朗然序

春酒爲歡嘉賓式燕華人申三加之讌淳于盡一石之觴吾友朗然天資英妙幼具通才握荻筆而能書指家禽而善對隱約自甘棲遲不厭才如陽翟志不在于累金智過陶朱計更高于徙宅敬養老親友于兄弟桑梓維恭勒饘銘而益俯閭里必式戒歆器而思平半面無忘一壺當厄劉子相之好義頗亦慕其解車郤景輿之郵交雅復賞其開扉爲善於鄉洵足尚已南呂仲月初度佳辰剖輕紅之新核傾重碧之

舊醑平時坐石醉便先吟此日升階歡能佐舞不慙蕪語綴之錦屏何必紫芝絳雪年年遂烏傀來止茲竹箭江魚歲歲梧軒醉去

不衫不履風采動人

祔陸母裴太孺人序

資乾量而離名、報坤恩而罔極、承言弗諼、無得而稱、陸母裴太孺人、幼稟惠姿、性成淑德、孝經能誦、女誡克遵、及乎飛皇薦兆、委鷹言歸、慕輓鹿之相從、脉弋危而有協、吉陽公出宰名區、清操自砥、太孺人素陋安豐之婦、阿堵不言、雅許太常之妻、長齋自若、內庭垂訓、壹秉義方、敬姜論友、在引稚而升堂、孟母教兒、時卜隣而攸處、吉陽公卒于官舍、扶櫬言旋、自傷道直○詠柳下而能文○不引僉斜○謚黔婁而非誄○既而晷緯飛沈、陵原遷變、仲子大行、呼天引決、太孺人流涕以勉、王孫抗顏、而慰孟溥、與諸子終老焉、諸子長安貧、藥惟良、人知谷口、耕田育教、名震文翁、徙跣而甘旨日供○文強無務○而滋味必備○雖無積粟○本無羨乎千鍾○亦有乾餱○幸無求于百里○其弘慈也如此○其純孝也如彼○于時大呂移䑔、輕灰振管、賓朋式序、連袂而歌、芙蓉裁紙、披仙笈之千篇、雲母裝屏、映華堂之四壁、遂使丹霞十丈○自浮長樂之花○青鳥一雙○來集安春之樹○

蒼松翠竹掩映瓊樓玉殿間自非寒儉可比

靜思堂文序

丹澤珠輝○自開碕岸○豐城劍氣○上拂星墟○被褐者寧屈于暗投○懷寶者不折于信貨○比諸文事○理有固然○予友華斯、器識沈凝、風情散朗、安豐流電、巖闇孟玉、清飈松下、時與東城、流連燕笑、管幹三升○言辭葩散○康成數斗○眉目皎然○巳而拈韻吟詩、屬題刻賦○同摹七發○早成枚乘雄篇○並綴連珠○多得平原雅韻○余也偃蹇名場○飄零客路○季子東歸○更圖發策○韓非西去○別著說難○華斯學有專家○文無改作○自以二班立說○在用所長○七子論才○非求兼體○嘗從勝友、共集文壇、子華清辨○不以重席為榮○庾乘英才○每以下座自處○風容藴藉○時論歸之○今涉江淮、上遊京闕、文傳都下、策對大廷、正如呂氏懸書○莫能點字○中郎秘枕○定屬高文○斯世自有定評○予言必非阿好○

評品文章各有擅長比典論諸篇尤有定見

許母葉太孺人壽序

長筵既列賡樂哉陳觴崑母之術桃坐月娥之桂樹天上慢亭之會人間晝錦之堂此仁人孝子所爲至樂者也許母葉太孺人清門蔭藉舊族高華幼從井上識晉女之端嚴長自閨中傳謝家之散朗其歸許公也夫婦相莊好施不倦無全子琮之千斛而郵及顏連僅王仲回之一綠而意存生死許子方在童年便解遠到人皆有子應誇孝瑜十行嘗自教兒不數盧家千里丁酉舉鄉聲名藉甚子雖從政不忘織室

之勞惟母在堂猶奉魚粱之戒茲者太孺人春秋五十矣舞雜彩以承歡御板輿而共樂列坐垂陰之下行觴流水之前艮朋連袂而歌戚屬捧巵而進與與翼翼式燕以遨此日天褒陰德杏裁董奉之林他時母享長年丹轉麻姑之鼎

簡質而饒風味

葛母童太孺人壽序

蓋聞坤之載物也以厚爲基故大母稱焉艮之布澤也以靜爲質故淑女象焉余于葛母童太孺人見之矣太孺人族並邪諱門高鍾郝夙嫺女誡雅尚婦功于時司農公爲長君請繼室焉公閈家峻整居室矜嚴太孺人承顏以敬執事惟恭井京葵而蒙訴入室不言豈取棗而見尤上堂無怨北遺鼎莘舉室播遷三載言旋復我家室太孺人親除灌莽之墟手闢磨墳之徑樵蘇饒給不以軒冕爲心婚嫁初完便與林

泉結契仲子儼若年纔弱冠名列賢書王謙風神散朗緯有公才陳羣才品過人詎惡卿長太孺人每謂富貴之家猶再實之木脊梁之性如難饗之豬敬姜不下機床韓母惟憑舊几春冰浴繭提籠桑津秋露登禾唱籌米廩鑒車儛之聚名念循牆以保世春秋六十甲子一週矣賓朋進爵式歌南國夫人戚屬捧觴共祝西崑王母余也不敏謬託葭莩拜陶孟于堂前側機雲于階下此日金章侍省正如耿弇稱榮他時丹轂褒封且與岑彭共盛

箴規格語乃閨中第一章懸之屏帳奕世不刊

青藤古塢詩序

偶向園林種竹一時特美山陽曾從池館讀書此日猶傳秋浦蒼人歸大雅小物附以得名事近流風一區因之志美青藤古塢者、承篤梁公讀書處也、依林築舍、緣石缭垣、攬恒山之秀、特面滻水而潆洄、塢有青藤、不知幾何歲矣、纖條翳日細葉搖風匪觀亭之曉翠江伯親栽疑石戶之懸花神農手植吟咏之餘、爲繪圖以美之、既而分符出宰、戾止錢唐、治成期月、政首一州、嗣棍承清燕之餘閒、辱顧問之繆及、出斯

圖而示焉、更命爲詩歌、以紀其事、或者謂人各有志出處自殊今公既已名齊卓茂績最魯恭三鱣之堂既兆雙鹿之轂可徵而猶披圖載詠若眷戀乎家園者則何也嗟乎此豈足以知公者哉在昔武侯遇主更創炎劉安石遭時力扶江左方其高臥南陽深樓不室時人來不出之嗟在我有終焉之志起而有爲者其時也靜而自適者其常也憶青藤之榮落懷古塢之蒼茫俛仰興懷我公又烏能已哉篇什燦然丹青宛在正若過溫舒之澤褒拈蘅草以流連縮孫綽之齋前撫青松而太息云爾

名園勝地必以人傳自有此文真堪不朽

吳菌次閨情三十咏小序

閨帷之什、莫傷風詩、女士飛蓬之咏、風人搔首之篇、莫不結想綢繆、抽思婉約、自是高唱歌雲、長門賦月、風吹羅帳花妬紅妝露濕金屏蟲依芳夢何刺史綿渺之音江詹事淒清之唱綴彩筆而芬流劈錦牋而艷絕良以人間有憶形管偏深天上多情香奩獨至笑則徙倚欄花啼則纏綿溝木帳前卿揹偏許夫人閣裏憐嬌仍聞公主罷琴掩鏡屬緒愴然却扇分杯歡情如昔至、若樓中小史偶影成仙塚上佳人同心

俱化北山路隔石可憑寃南隴阡分樹能合鬼可爲鬱綿邈之幽思覺日月之有窮通婉變之芳心非山川之能間者已余友菌次先生、白璧爲人青鏤作管靡番弱榔重見畫眉臺起香塵更聞刻玉柾子野一往深情阮步兵居然作達余花濕淚善寫柔腸窓鳥籠烟巧摹態都爲五律、共賦如干、可謂雕玉爲文叶蘭成氣徐陵之新咏未妍韓偓之芳辭失麗者也嗟乎、音諧琴瑟義比君臣吳洽芝蘭道同朋友故娥眉見嫉偭丕致歎閨中燕婉多乖李充與悲山下苟

義類之能通知文詞之非害豈獨斂衆網鳥徙工拓
餘之詞鬢字輕蟬僮譜銅臺之曲
作排偶只忌堆積在閨情不厭風流才人寄興雋
艷如花

贈侍御史開明顧公入鄉賢祠序

道高東海以德名鄉行著太丘因文表謚振風徽于百世佇想里門起大雅于九原流連祠墓高山仰止千載同揆故贈侍御史開明顧公者代著漢陽英名早振干將出冶薛燭賞其塵城天馬行空造父題爲翻羽學憲熊公特加器重板置冠軍開元應制偏軼少陵嘉祐掄科屢遺明允六試棘闈數奇不偶公意氣自如力學忘倦雅愛莊騷寓情麴蘗斐然論述超越時人尤著弟子羣歸張楷之堂高足門人爭託馬融之帳家學淵源庭箴翼翼侍御西巘先生策名甲第初試鶩城以治行第一特拜西臺帝自知名人皆歎直茲復秉傳來巡兩浙臣心似水民頌如天載鬱林之片石清畏人知桂東郡之胡牀名無我德泳先生之善教者必歸我公之懿訓也比者鄉評僉重朝議特推梁伯鸞之祀吳門本非爵重陶元亮之祠潯水乃以德榮先生飲痛終天心傷遂養讀其悲咏欲掩蓼莪之篇繹彼哀吟難抒風木之歎嗣槐西陵介士承命撰辭愧中郎之巨筆謬爲有道傳碑乏任昉

之清詞敢爲劉公志墓敬附鉅公鄭陳燕譽正若孔融後輩識元禮而通名徐邳州民感陳蕃而頌德云爾

琢句粹于圭璋命意深于李郭赤城霞起瀑布飛流盡文家之能事

孫宇台先生壽序

書稱五福詩咏百宜由是維嵩之頌靡弗效之所尊如日之歌莫不施諸所愛然而華人頻祝舒英英于堯年方士徵吟採珠塵于舜日有相因而致非無得而稱余友宇台孫先生傳經西維實纂子乘奮藻東朝竝驅安國有綿爪瓞克振錢唐志凌霜氣桓婺以陂飾旌門氣動斗中張敷以純孝名里洵高門之冠冕上國之羽儀也志薄紛華性存淑穆叔寶以潤璧相高巨源以渾金共許加以弘奬頹流激揚末俗虞

江孝女之行特紀丹碑酒泉麗母之賢竝酉翠碣雖陳實之伏處潁川耻爲所短馬徽之躬耕陽翟每輒言佳以此方之未爲過也既而冠發山南災流城北敝廬三徙旅舍五遷奉其親明先公沈太孺人崎嶇戎馬之場委頓巖林之下携鐺飯而屢空拾桑椹以自給杜門教授以養親志邴原游學偏向東家應劭稱師自甘北面于時競尚紛華羣矜標榜列兩部于甘陵表三君于開喜孫子接以冲襟弘其玄覽比諸夏馥非忍入林慮而超然辟彼申蟠何事游碭山而

自遂顧志葆眞和光抱璞處山谷而稱臣入市朝而道隱君平簾肆延州牧以彌高鄭眞巖耕聞將軍而不辱可爲協嘉遯于龍盤抑亦寄遐蹤于豹變者矣又如篤念友朋無忘雅素生諾止爲一言死交不渝千里劬勞問疾則巨伯詣門黽勉護喪則王丹贈帛是以素論粹然道風蔚若同方者以類集等界者以神交陳平臨巷多長者之輪蹄文擧敝廬錯良朋之屐舄維茲木春正逢初度故舊陳觴親交獻頌未能免俗相率殷然夫玉枝不汗非出人間丹樵生花應

來仙域西庚非杯酒可邀南極豈長歌所召僕與孫子朱顏相映黃髮爲期良以歌風舞德無如勸善增修人名猶累天爵足榮遂使淮南逸老留倩號于仙山北海鴻生表高名于舊里

鍊石成丹發霞吐采華而不靡婉而多風

洪氏壽讌序

高露方凝涼飈乍拂玉女降于西陸金天廻于火辰紅絲紫玉聲動歌梁珉萊瓊蘇芬流飲帳似崑母之西來燈懸蜂殿疑武夷之高會俊起幔亭時維八月旬有五日爲吾友洪武衛及其元配錢夫人四秩慶稱雙壽焉山巨源璞玉之姿謝道蘊林風之韻託樂廣之清門並翁稱玉人桓焉之高座得婿如龍武衛才絕時人文傾流輩樂與竹林爲友有時蓮社同羣夫人憑軒而觀狐趙饋問不遺夸牖而識阮嵇供

張無倦以故四郊請謝多長者之輪蹄曲室清談有名流之屐舄王東亭一府之望絳陟清階韋元將千里之姿暫曳黃綬以例授官非其好也優游梓里偃息溯于非有季鷹憶膾之賦自逐秋風頗同陶令種秫之嘆長眠夏日令子昉思英才特出正平之交文擧自爾忘年周顗之賞右軍已從青歲茲者高堂獻爵階下徵歌交羣交紀俱升北海之堂呼蟆呼龍並赴河東之席花牋五色纖柱流輝錦軸雙懸珠簾散采猗歟盛矣何以加焉昔潘仁閑居以養親賦成洛

淡許允尚德而重婦名不高陽及平側身四友尚毆
乾沒之譏點涤尺書猶招譏間之口今試衛不汲汲
于名場無營營于宦牒撫琴書以自適與花鳥而相
親夫入偕老笑牛衣相譏之談令子承顏有雞黍獨
供之樂進可以浮沈孰不愧東方退可以偃仰談
經無殊長統余也有觴在手爲招而極于艸堂竊愧
無文聊祝西庚于下里

博雅則後村失辭淵懿則秋崖緘舌祝嘏之什裁
工闔閭之芳有式

祝洪母吊孺人六袠小序

風輕柳岸小死爲啼日暖花源高梁燕舞張孟侯獻
賀之辰輸裳滿室潘安仁扶輿之月絲竹在林洵人
世之極榮而有生之至樂也洪子景融景高爲其母
孺人舉壽觴爲孺人剪羈待字結悅言歸服班昭之
誡几杖不移慕少君之高鉛華罔御原明遠宦荔鄉
孺人棲遲梓里不之官舍便成芊茂之廉月在樓牀
欲勵徐弘之操益斯逮下樛木能仁笑丞相之閤前
短轅恐後美石尉之園內擲玉居前既而原明歷宦

有年長捐嶺表孺人淚鸝蒼江之竹悲填紫塞之城
停機貽訓坐閣授書裴家嬰子並踔絕于河東王氏
龍孫俱蜚聲于江左二子行業既成孺人退修淨業
罷龜葬年婆娑鶴髮劉君之造請室服其談邁帳中
濟尼之游王門歎彼風高林下茲屆仲陽賓綍初度
采風拂水釣姜氏之泉魚淑景升堂薦孟家之林筍
二子賡歌雅什予得介此春觴裁挑花之箋紙載咏
芳風涤秋兎之豐毫難颺淑範
使往牒之新編第六朝之正體

復湖南夫子書 乙酉八月

從兵戈搶攘中一承光範旋聞南渡暫頓漁梁蔡澤窮途遂遭奪釜宣尼蹶野無復饞糧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卽今越郡尤屬乖張反復思之何痛斯甚夫一木之微難支大廈天時人事不問可知庶幾上下同心猶望進退可恃豈有國緒如綫江東若掌何險可憑何人足倚而君臣爲謔舉國若狂壘動如麻僅堪易酒黃紙日下何異爛羊升高座而淸談指游山而歡晏抱薪之喻方此未危處堂之悲較茲非遠斯所未喩一也自昔國難未平壘衰禦敵若濟西一戰終復燕城卽墨期年尚恢齊土就令理窮勢屈收燼背城寧爲北地居身何忍石城歸命豈有博帶峩冠日獻昇平之頌烽飛羽激並稱番棋之年居然安枕無復臥薪斯所未喩二也又如土宇分崩盜名竊號永寧始禍並起諸王建武未平爭扶宗室遘此紛紜自難統一故雖居藩僻望論地未親初則乘時追勢競號撫軍已乃跨邑連城互稱監國本非鄭拒子忽孰親孰疎邪却接溜誰貴誰賤正以共此傾危左提右

挈避難則晉鄭勤王鋤奸則朱虛入衛至于度德維賢論功讓位代王支緒還承劉氏之宗臨淄庶藩終纂李家之祚雖曰人謀屬有天命何有天室旣奠皇根已斬終鮮目爨徒嫌叔武並啓燃萁之怨頓成春粟之嫌恐袁家兄弟鷸蚌相攻司馬諸兒齒脣漸及斯所未喩三也某聞師克維和將威在任偏師亂濟誅及中軍裨將失期元戎待罪統有攸尊責無可逭迺者廉頗強飯徒爾閒居魏尚多功翻令下吏而長平校戰虛談馬服之功函谷封泥空掛王元之印卽有爵高特將名表冠軍擁臯騎而巡邏挾輕兵而突戰又以權重見疑功高難賞中山雖克漸啓謗書卽墨未降空騰飛語至使孤軍無繼步卒寡援李陵箭盡空上蘭山吳漢分營幾淪巴峽斯所未喩四也卽今師旅旣行有進無退豈比晉文用民七祀非如勾踐生聚十年所憑者空拳之民所勉者慕義之士況乎宛委之嶺不危于劍閣之關若耶之溪豈險于西陵之峽恃彼長江虛談天塹師疲食盡衆散敵乘亾無日矣尚可待乎斯所未喩五也比聞吾師抗章數

請畱中不行若果衆志可憑豈在石門斗絕就使蹇叔再洩賈生流涕裒如充耳寘若罔聞惟有鑒此事機早畱村谷何必避人方是桃花之峽但能遠俗即同采蕨之山况復天命有歸人心胥洽審時度勢惟在自謀而已槐歷盡艱辛栖遑靡託家貧親老拔水無供筆舌何依生徒解散頗無陰隲脫穉之心常有移生去楚之志玄律在御朔風戒寒道履肆好仰冀珍持

識冠一時論足千古可想見仲昭胸中具有幹畧非時人所能識

上張學憲書

邇者古學榛蕪雅音罕作即才若王褒健識學奕文如班固槪薄雕蟲時與同人興言斯道爲必藉大力以揄揚倚重名而推輓自非臺下吾誰與歸竊愧樗材屬題賦詠短韻適成還以半粧見賞小言載咏猶同綴蝶乘收借以優評更加賚紙桃花片片彩熖筆牀苔錦絲絲光浮琴几邯鄲賜帛未擬斯榮雲夢受田要同茲賚不圖十月忽遘母喪攀樹一號撫筵七哭豈顧廻生願從長逝惟是沒世無稱先賢攸疾一人知己足慰生平敬繕詩古文詞若干上呈左右縱知四本論成望嵇公而增愧庶似三都賦就藉玄晏而欲傳某即沉痾支牀同王戎之死孝流哀書壁比顧覬之殉親逝而得瞑將庸何求敢冒讀闇用申哀篠

西陵風雅甲于江左雖梁園鄴苑之盛無以過之而當事倡明斯道者實惟蓼匪先生始之宜仲昭之與先生有水乳之合也 苕

上張臬憲書

某浙西細士、總角綴文、五世通經、簪褏沿襲、先人試策、高等、叨膺鼎綴、承乏吳楚、皆稱廉平、北海清軒、會無完席、昇平舊里、但有藏書、某四試秋闈、十年閉戶、蘭成射策、倏已壯年、徐淑能歸、空留晚歲、然而性本紆疎、情安澹寂、羞瞻槐柳、何嘗豕影高門、恥挾笙竽、安肯濫名下座、况復入東都以陳書、過西第而獻頌、上干名教、自背典型、此在通都公論、必無倖東陵于西山、名序清評、豈肯泥鄭璞于周璧、恭遇臺下、持衡

吳越、鑒別人文、竊愧楞材、繆當甄賞、每撫卷悲來、長號繼血、本非蘇季、引椎志存、華屋要是周盤、解帶哀動、汝墳何圖、坎壈復見、棄捐臺下、中以任命之言、易以後圖之訓、未越浹旬、慈親溘逝、紼引未行、斧封無計、奔馳青冀、丐請窮交、爰見星以倍道、更躡雪以旋歸、怨掛彈章、引爲證左、祗爲科揚、是非蠭起、建初謗議、漸及諸生、魏末喧譁、畧同虎賁、曾在庭爭之地、一申折辨之言、何怨何尤、誰毀誰譽、乃復日從吏訊、時受追呼、在昔禁網密張、亦有無辜詿議、張裕以漏言見鉏、劉楨以平視獲戾、賈逵委心于促械、范滂抗志于請囚、若某自省生平、曾何纖芥、高昊可問、漏室何慙、禍福自天、付之浩歎、獨是賦質頹羸、食貧善病、蕪詞滿篋、敢敝囊錢、少作充床、自珍敝帚、昔子長藏室、尚欲隱忍成書、蔡氏兇鉗、猶丐餘生續史、夫亦志存不朽、徒恥沒世無聞、敢因一日之見知、竊獻平生之述作、賜之題品、藉以光榮、伏地嗚咽、情詞激切、

激昂悲痛、道氣彌伸

上王按臺書

嗣槐西吳細士北郭貧儒家承七業世授一經懷郭憲之爲人慕佽香之在學母老家貧淹淪井里楊倩別館悲罔報于承盤陶侃單門痛難酬于委髮雖穿板榻以研書引金椎而刺股迴思過隙涕淚橫流詎意斯時文場濁亂官胥朋比遍國譁然前撫院秦戾止泮宮親承明問本如瓢瓦非有忮心辟若虛舟會何宿慼況乎朝野通聞省垣交嚴何嘗刺求徵擿拾飛文喧譁道路甘同魏末羽林訶詆朝堂竟若開元進士自爾奄丁禍烈忽遘內艱百念摧崩五衷屠鯩青烏舊壠尚待栽松白日空城猶遲表碣嶠嵋尧冀丐請窮交突于前某月日前部院忝處刑官引爲證佐有何關與殊駭聽聞在昔公言本非私事若謂我知暮夜應爲昌邑門人縱欲發彼陰私亦是武周鬼朴況乎制科利弊中省研磨貢舉公私內臺糾劾豈有山濤題目問月旦于儒林劉劭都官寄陽秋于士類夫名行攸關雖微必辨是非所介雖細必爭按督學張順治十年四月蒞任嗣槐科試月課俱列前矛自知安世何敢以私謁通門頗念羊公從未以請恩入室未及一月隨丁母憂據云本官十月親邀赴會口稱社翁某于斯時苴杖扶身衰麻被體若此會文不異王戎觀奕于斯赴社何殊阮藉賭碁即今三庠弟子北海填門合邑諸生華陰成市何必執離局之人問當場之事對獄無期筆耕靡所伏惟臺下俯鑒原情重矜本志洞前事之無端察今條之何與正似馬遷蠶室託悲翰于少卿蔡邕髡鉗吐哀辭于太傅一爲洗滌鏤刻生平

造物忌名人情尤甚始知莊周爲善無近名之爲至言也仲昭之絓累也非名之爲祟耶

與柴廉憲書

世難糾纏拂衣遠引雖陶令之臥潯陽梅福之默吳市方此清貞何以復過某裁病詣門車騎相左有懷耿耿如何如何自罹兵燹艱苦備嘗身寄虎狼命懸鋒鏑歷夏徂冬言旋故里先人見背痛心罔極惟孫仁甫哭諸關荻沒齒難忘催風雨于孤蓮蓐蟻螘于重泉晨夕悲辛竟成寢疹邪卿刻石自分溘死無期孫子大慶已與支離同廢數至于此命也何如眷戀慈母景迫崦嵫突無宿火甑有流塵方在壯年已如衰歲捫舌無能畧同楊子抽思若失忽似江生悵舊館之張羅瞻孤墳之宿草撫我藐諸必有下車泫然者矣片箋羈緤弗遑請謝臨風拂楮無任依依

伸耶具經世宏才而抑鬱不伸強半爲病所廢冉冉進暮真有有才無命之歎讀此書爲之碎擊唾壺潸然對泣

與孫甫合書

自遭亂離竄身東海羈牽草莽窘蠢泥沙枯鮒寃鵝曾何足喻屬者昊天不弔殞及先人干戈塞路巨伯詣門斬板未封郭生護葬誼踰骨肉捐靡難酬追維奉職無狀貿痛莫伸韓暨無書竟從藁葬若敖有鬼已苦長饑自非源出空桑生憑廩竹死當久矣何以生爲旅館蕭條短檠明滅風柯落葉霜雁嘶寒展轉呻吟遽嬰厲疾淋漓流血酸楚割肌自分膏肓難淹晷漏得從地下固是本懷拊琴一弄轉塵長吁追疇昔之壯心痛斯須之危促流連反側永夜潸然家弟遠來省覲極道殷憂古人敦義徒以一言况生死交情十年心許顧託妻孥屬有張堪之懷久矣近以爾留猶存呼吸延生頃刻遽入鈞天脫死須臾偶遺采父既非岐伯提針桐君引藥有何神術能起沈痾况復世事糾纏貧身何地恐采藜爲養敗絮自擁三復斯言未足相保遁者旅處海濱寂寥無侶剝桑爲牒畧似賈逵映月窺書聊同任末遊子無俚眷懷徒切

婁淸綿耿宇宇咽人

爲寧前兵備叅議閻公入鄉賢祠書 代

前修可述不以殊爵而始稱昔軌堪追雖在異代而必錄伏見明故朝議大夫寧前兵備叅議閻公諱某字伯登別號蹯礎賦質淵凝秉心粹穆家傳孝友人奉表坊敬小慎微自持三惑守貞端操克凜四知郭子横之嚴氣夙推文學高科馬季長之通才群奉諸生祭酒癸卯登賢書甲辰成進士循資授職出李湖州發宽鬼于覆盆脫縲囚于著械土風化其狙詐郡守爲霽嚴威及乎承風按部請託不行摘侵冐之官

錢蕩逋逃之盜數捐俸入以賑祲荒留羨餘以資典築政號無雙課居第一生有餘榮没而崇祀此公之大造吳輿而比美王陸者也及膺內擢僅授版曹計收支之有數惟出納之以時不附要津自期供職比督軍糧僑師邊境張都尉之介性不以半鏹入懷田并州之廉名寧爲兼金舉袖首山之呼不起將甲之變無虞巳乃披圖長計愿障深憂長城飲馬多過河東大漠射鵰時來代北閉關入保在積貯于師中分道出遮貴實粟于塞下特築公厫集從官放人無冐食軍有見糧此公之西澁邊陲大有裨于甘凉也乃以歷俸出守計部題留梁將軍之虛巳首辟中郎王太尉之薦賢必推長者未幾陞山東叅議寧前備兵于時戎政日隳禦邊無策鐵嶺以南日聞內徙渾河而北孰禦横行公慷慨臨關指揮築堡麾生兒以南去何以家爲起敗帥于北軍止爲國計每參幕議人訊迂疎頻借　邊籌自慙詭御誤國之鬚眉欲白思親之血淚爲枯投檄去官拂衣歸里晨昏就養左右承歡親年有盡孺慕何窮執書棬而潸然撫松楸而

欲絕薦辟屢加棲遲終老又公之立身進退不愧山甫明哲者也自公捐館以來迄今四十餘年矣雖復生長淮陽久留羽畎自以本支山右反葬鴈丘林宗長寓洛中仍表宅于綿里子房隱身下邳卒奉祀于韓城如公遺行無愧前修祀典缺焉輿情增慨伏冀俯甄公論移教學宮列兩廡之典禮俎豆有光留百世之馨香宫墻無忝

不撫拾浮藻而推揚實行可傳可法

代汪氏書

某聞委禽展敬、著代爲先、綌帨告虔、從終自訖、故宋弘增重東朝、而黃允貽慙洛下、從未有攡舁麥而易妻、忘㞕㞕而棄室、如足下背恩蔑義之尤甚者也、僕奕世清門、僅玆弱女、標梅三實、鄭重縈纓、桃夭九華、須遲結褵、足下不以菲薄、謬託蹇修、請爲繼室、僕以足下雖復飄零吳越、頗有文名、鍾琰掄才、正復遺其門第、郭瑀擇配、便可賞此座前、某月某日、既共牢而成禮、更廣讌以速賓、瑯結閨山、鸞飛漢浦、豈嘗薄天壤于王郎、笑如皐于賈氏、何況陳平久困、不以負郭爲嫌、張耳過人、肯以亾徒相目、何忽何遽、式歎式燕、比足下北上時、聞中廱淚、陌上牽衣、可嚀司馬、但云莫向臨邛、慎根秋胡、嘗恐相逢桑路、及幸薦春官、分符江縣、水遠孫陵、直通胥浦、山廻蔣廟、地逼錢塘、既非泰嘉、獨往隔上郡、而貽書寧如蘇蕙、孤居越西川、而寄錦、何居前月、僅遣親暱、載買笑之餘金、爲止啼之巧餌、割迎新之剩鈿、爲遣舊之薄粧、但云已娶高門、不免蘽生逼處、恐郭隗強族、不甘屈膝于人、即需氏多才、未易短轅相及、舉室聞之、痛心欲絕、夫情諧琴瑟、自應相保令終、苟義匪參商、豈有分情隙末、即或孝標悍室、孳甚晨雞、馮衍忌妻、釁同禍水、棄妻出婦、何代無之、寧有世門弱息、夙奉貞規、執箕箒以侍光塵、捧盤匜而託永好、朝則託體喬松、夕則委根濁水、黃金橫帶、遂令寶鏡長分、紫綬纏腰、不惜赤繩永斷、天怒人吼、所歎遽殞、僕女自奉來書、哀啼斗室、自甘封髮、不整蓬頭、僕悲極憤生、慙從義起、自愧勢非宣武、誅埒無權、致使惡甚伍倫、過翁更烈、所望足下頓改前車、急更今轍、思大義之難泯、知公論之不磨、原非開嫌覆水、俾翁子以難收、即如息諺東家、見王陽之復合、若復恃貴倨而歷人、蔑孤貧而毀節、義由汝絕、恩自汝離、僕等誓不反兵、人思奮擊、錄其隱惡、不獨摽袂登車、暴彼陰私、豈萌飛章滿路、某載拜謹白、

黃允薄情時俗迭見自有此書可以廉頑立懦

代人薦入史館書

遭盛世之闢門而修士猶傷用汲則行道惜之遇名公之虛席而儁才未與同升則知已愧之是以不惜王家之爵而表鍾離于尚書其爲國者至也每因鄉里之辟而推陳重于公府其信友者深也竊見某雅性清純天才英敏吐詞流金石之聲下筆挾風霜之氣雖蟲魚按賦而體製必準漢初即花蝶拈吟而風格要歸唐盛恭遇　聖明特徵宏博趙臺卿之洽聞時論皆云莫及江僕射之薦辟朝議以爲得人乃甘

泉賦罷空談白鳳之飛文園賦成不踐黃衣之夢有才淪落命也如何方今史局初開纂修伊始編有明十六朝之往蹟紀勝國三百載之舊章踵班馬而成書跨范陳而載筆搆百柱之觀者必合衆山之材集千金之裘者不遺一狐之腋詢諸故老雖山癯澤叟猶羅致于文林賫彼多聞即逸士幽人尚招延于秘省何況聲價重于時流才名徹于　黼座若使棄之閒散委彼林泉寄里社以餘生淹蓬蒿而沒齒不圖　聖世有此棄才反復思之彌爲歎息伏惟明公挺喬嶽之高標攄廣淵之雅量以步尹趨周爲志以舉元升凱爲先久膺　聖主之知特有監修之命晉荀崧之領秘書所不及也唐褚亮之爲館王殆猶過之昔建安校定東觀聚書至數千萬卷永平編輯秘省取士至四百餘人自非引學者以讎四部如元成之廣延羣才搜遺書以盡三長若法盛之兼採逸史何以度越今古稱爲不朽也哉伏冀上之王朝引之庭幕從房褚之末班不徒駢四儷六稱美引歐宋之下座必以增新易舊見長以掌草藁可使夏侯便壞已書

以求遺篇足令陳農兼收善本辟之水無當于五色五色弗得不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者此之謂也不其然乎某本非何武樂薦士以稱仁竊附許允引鄉人而非黨惟望舉　聖世之遺民成前朝之信史下風傾首延佇如何

仲昭生平愛惜人才居平津閣中片長寸美莫不汲引今爲友人作書纏綿懇惻讀之悲惋動人不無自寓感慨

明故工部主事鄭月菴先生進鄉賢祠啓

褒賢有典、王化攸先、旌善番經、民風斯振、伏見故荊關主事、前長樂令鄭諱尚友、字奠先、別號月菴、浙之錢唐人也、幼秉强毅、孝友夙成、家尚農桑、獨耽書卷、伯起折節、非關弄戟爲嘲、叔達成名、豈因破甑相勉、淹論莫試、荏苒壯年、三加祭酒、推絕學于蘭陵、一代高門、歸經神于北海、歲戊午、舉于鄉、辛未、成進士、授長樂縣令、教化爲先、勵精求治、手除毒草、躬禱甘霖、張晃之蒞新豐、治爲第一、何随之居安漢、政號無雙、

有詔卓異、乘傳陛見、老弱攀車、吏民遮道、西土樹碑、望扶風而競拜、北郊建祉、痛欒公之不還、嘗宁聞而嘉之、方褒密令、加殊爵而允宜、本重偃師、賜高軒而非忝、乃以權璫邀賂、沮抑不行、本非曹騰奏事、引用知名、要是左琯招權、公行鬻爵、卒授工部主事、出爲荊州關尹、尹喜望氣、徒爾勞人、李恂抱關、雅非所好、倉卒南行、中道竟卒、檢諸故篋、但有賜衣、束以桑棺、尤傷斜被、長樂士民、皆爲巷哭、後邑令彝仲夏公、師其治行、特爲建祠以祀之、恭惟臺下、憲幕初開、首咨德行、葛司農理學淵源、陸大行志節朗烈、陳理卿赴難如飴、王郡丞就義無悋、莫不敕新棟宇、躬薦蘋蘩、何況先生、遠希先哲、近邁時賢、而褒稱靡及、恩卹未聞、輿論闕然、士林嘆息、嗣槐等謹按先生幼蓀素貞、長敦淑穆、十載舉鄉、七年通籍、遺芬餘烈、輝映後先、兹者丘隴荒殘、塋碑蕪沒、聽優孟之搖頭、感雍門之蹀足、以此思人、人可知矣、每念兹痛、痛如之何、伏冀番鑒清評、俯頒公論、移教學官、例得從祀、庶令安陵坂上、頌丹碣而徘徊、不相祠前、蔭青松而綿邈、

不爲浮華鋪敘、語正足見月菴先生本色、非仲昭通門世誼、不足以傳其眞實、伯喈作有道碑文、自爲無愧、良以此耳

代浙省諸士公啓

竊惟流語無根，壽逾伏弩；含寃莫辨，痛甚錙蘭。傳市虎而譁然，聞風滋惑；蒸獄蟲而鬱爾，望氣知寃。伏見前督學道張公，廉秉鑒清，慎持躬志，不撓干恩怨之場，政不移于毀祝之口。豈若李昂以地輕較士，滋垢堂前；寧如永叔以變體論文，羣譁馬首。何意鑠金有口，起自鑿空；點璧增汚，茲無根抵。雖本垣風聞有劾，在各憲日照無私。何有白太尉之寃誣，必俟王謝貫械；痛右丞之罷去，定須伏闕陳東。然通庠憤痛，安得

無言而行道傷嗟，畧申片語。夫辨當官之清濁，不越取士之公私。本官涖浙三年，歲科再次，諸生則宿望前矛，童子則孤寒入彀。荆山屢刖之士，立剖仲眉；太行乖耳之衮，承風昂首。一聞緋議，淹卷長嗟，七就吏訊，環門揮淚。今日欵條累紙，羅織成文，纍纍生徒，相從詿佐。如何生白首一經，清評無玷，徒以茹糵之貧，繆被分羹之謗。却舘舍而不棲，甃枸四而求雪，交迫饑寒，卒塡溝壑。痛矣陳生，海昌宿士，五試冠軍，十年饟廩。本是宋弘舊匹，相守蓬闈；初非黃允重婚，更援勢室。徒牽三互之辭，橫被舉親之罪，望龍門而慟絕，掩蒿里而溘然。至若考稽濫額，嚴飭部文，既杜倖門，自閉慾府。若其賄入，則何緣楊許連驪；無用文升，則不獨洪生貨取。三木攸關，五刑幾備，傷哉士也，何以生爲。以職司校考之事，指爲結社會文；以素愛名節之人，借爲風影欵証。牽連屢歲，逮繫刻期。塵掩邗江之帳，几失硯田；風摧燕市之車，難留彩筆。若乃鄞生雅擅清才，范子長甘廓處，此以行賄重誣，彼以求名互譏。豈才高洛下，定然牖自鬱輪；縱老臥終南，尚爾

指爲捷徑。何罪何辜，胥焚胥溺。苟或防身寡識，舉足偶乖，蹈瓜李之微嫌，入薰蕕而奚別，固其宜也。又何慾乎其如雌黃維口，風影爲條，有何確據，輙指貪緣。自非伯起同堂，誰參四知于暮夜；未與太常結契，遽信三惑于平生。傳成大獄，淹滯五年。刻梧爲象，猶歎木穿；堀地成牢，應嗟繩斷。求生卒致庾死，近死安望更生。含儀陌路，忍東驛亭，遷延佛寺，頻傷飯後鳴鐘；倚託宗門，屢歎羹前戛釜。吹簫市上，乞食途中，可知晉頭末路。終歸埽墓之辰，更傷搖尾他鄉，還就嚮棺

之室所筌臺垣名貴京省薦紳公言兩院早達聖明眞令鵠亭洗冤雖灰骨而猶生燕地幽囚因出圄而誓死

蓼匪先生一案牽繫皆一時名宿此書一出讀者皆爲痛悼至有泣下者事卒大白先生復官隴右仲昭爲先生康成周旋患難者五年義形于色皆見乎詞

初夏約諸公集揚園啓

梅雨乍收桐陰纔合鶯啼樹底猶帶春聲麥熟畦中似迎秋氣江城卑濕空高眺以招風山館幽閒聊薄遊而蔭日敬迓逸駕惠過北園千章架壑昔賢曾此懸車萬竹圍廊我輩仍堪投轄比藍田之有幌有欄似稍殊于昔日覩平泉之一花一竹尚不移于他人掃三徑而薙草除開重軒而松陰落鳥程若下水市浮來玉筍朱櫻山廚捧出園棋閒設可以坐隱餘酣局戲雜陳亦復摴行博笑聊引一日之歡以當千春之樂在昔名人分賦之館原號忘憂才子泥飲之臺便稱平樂段家別業留一杯于百鳥聲中何氏山林續十詠于五橋塘上一時佳話千載風流吾黨良時之會嘗不召而自來諸君清夜之遊肯有期而不至若恐途中遇雨便爲林宗折角之巾即使郭外問津肯返子猷乘興之棹

以六朝之風采運宋人之機致凌前軼後卓爾不羣

秋林雅集小啓

應能奮羽雲氣浮天雕虎長嘯風威振谷物以神交理由冥契良儔嘉會于茲尚焉然而道在素交心期古處康成車上遂子慎而傳書士衡洛中遇太冲而輟筆雖澹如飲水而契是忘形吾鄉勝地文物葳蕤阮嵇並坐如野鶴之在竹林李郭同車似喬松之望傀坂茲者商飈初扇白帝徂秋青楓江上月冷鳴鴻朱桂山前霜零警鶴安仁應賦蕭條宋玉方嗟搖落思俄景之飛光念寒辰之決隙十年掌錄徒說藏山

三載胸拼何由懸市集我同心與茲雅集俱登文選之樓共祗名山之業倘復千里人遐唯肯一朝我顧稽生命駕頓忘譙國山川王子乘舟不阻山陰雨雪敢惜傾筐自然改席擁篲傾風伏承責止

風流掩映秋士醉心

玉琴齋集題辭

文章駢麗莫尚六朝溯厥源流其來自遠吉甫分命體不嫌排詩始康衢旨歸有節周官左史以偶調爲工班論范書以駢辭稱贍大輅椎輪層冰積水原其運事厥有濫觴然則雞林紙貴徐僕射江左無雙甲觀名高庾開府鄴中寡偶特標宮體無墜典型以古準今概可知也洎乎彥伯溜音曹毘蕪累鏤冰雕棊不無靡曼爭妍促調繁聲漸覺摧藏儷曲于是歸乎澹者競爾詆訶便虛枵者藉爲口實豈知文絲氣主

筆以興生語其委折廻烟錦于江波歎彼嶔崟起蜃樓于海岸即如江南哀賦密麗驚心九錫洪篇焜煌奪目何嘗不首尾廻環波瀾起伏此眞得之于心不可得而言傳也余友園次先生學竝懷蛟文成吐鳳臨渦木而題鞭入甘泉而書璧一往雋氣妙絕時人雅好儷詞時從綴筆巧裁玄燕直凌盧湛清詞妙寫丹漈應邀江淹逸句余也才愧禰衡文慙正叔雖操翰偶成略同對揚及擅場既出直奪大巫茲者容與鳳池廻翔雞樹子安撰冊之府小吏口傳蘇頲草詔

之庭主書手殿一代著作中外聳之美哉遠矣邈後凌前何止蘭臺掩映王粲遇而停毫竹殿淯芬君苗輙爲焚硯

濡毫蒨茈香氣吹蘭作匠文林新硎發頴延詞家之樂事洵才藻之良丁

廣陵李姬題詞

王嬙絕塞寫輕燕于繁絃蔡琰穹廬寄孤鴻于短拍莫不悼彼美之遭廻憫遭時之奇薄况乎鏡臺初下玉管空吹跕乎康之高屐貌不瘁而自傷挾陝巷之鳴箏情如焚而欲絕如李姬者廣陵人也本號青琴曾名紫玉桃花研面獺水洗痕家住邗溝還凝珠浦人過隋苑望若蘿村既而兵烽屠毒玉石俱焚坐王孫于馬上却抱琵琶載女子于軍中不揚鞞鼓流離轉側誤託非人三十二種之花都無艷色二十四橋之

月永絕簫聲轉徙教坊沈埋樂籍爭呈巧笑故掃長蛾手摩玉笛驚誤曲于黃門側捧金巵懼失歡于衛尉盡日微顰有時彈淚可以想浪泊之烟花歎飄零之風月者矣余以末春招朋遊宴將香車于陵下歌金縷于筵前李姬弱不勝衣柔難舉體含嬌含態如訴如悲一引懊儂之曲滿座沾裳再調宛轉之絃迴頭掩袂嗟乎人生不偶柳厭如斯自江州之漉涕可如同病相憐許虞候之多情定以俠腸自喜一為引手永出泥塗香塵臺下因細骨而酬珠桃葉渡頭惜

輕鬟而整機千金爲德一笑非酬薛濤婉約長裁錦水之箋開吟纏綿永結燕樓之珮寫幽怨之芳情成淒清之激調白傅琵琶行遜其哀麗

許貞女旌門題辭

錢唐庶女許氏北郭單門小家貧女及笄納吉居室待年秋月鳴機會未借光四壁春風對鏡從無流盼重樓可爲坐綠牕而無怨安漆室而能貞者巳乃有狂且躭躭逐逐桑中非約頓思擲菓之歡月下無期不顧投梭之拒有尨不吠感悅而來謂鼠無牙穿墉猝至女也驚號父兮搏逐自痛佳人薄命誓同烈士殉名百歲韶華一朝引決嗟乎南陌樓中生憎五馬青陵臺下死樂雙鳥遂使翠黛煙飛命絕金蟲之帶紅顏玉碎魂歸碧鳳之臺公言官府特表門閭墳前翠碣列雙柏而集文禽堂上丹毫按三章而逐惡獸謖謖松風凜然刺骨

張介甫自菴小引

幽人繞竹爲廬。高士開蒿成徑。得全斯願。屬有天緣。自非然者。時與願違。東山小草。安石出而多慚。廬谷燒丹。永叔去而如恨。又或未郄世紛。空談幽素。安仁洛埃。會賦閑居。石子河陽。亦稱肥遯。終南佳處。徒爲處士先資。少室峯頭。只是山人捷徑。介甫張子。小築半畮。寄閒曲氾。前隄梧竹。後浦芰荷。花發隨時。鳥吟逐候。說世外之奇緣。語田間之樂事。春風林水。不殊濠濮之情。夏日軒窗。便有羲皇之樂。何待淮南招隱。自號小山。不須北隴移文。來嘲逋客。

如入竹林。倏然生韻。

徵三鳳圖詩引

熊夢占祥。螽斯志美。靳析薪之克荷。若肯構之相承。有生至慶。此爲大巳。荔裳先生。岱嶽清標。滄溟雅量。名家四姓。鈒鏤爭華。才子八人。脅龍代起。文章則大雅扶輪。政績則宜風賜。葢惟是芙蓉幄下。猶虛鶵鳳之歡。翡翠樓前。尚缺鳩車之戲。雖有人奉雉。曾卜商瞿。而無夢徵蘭。方遲燕姞。茲當丁戊之交。迭有熊羆之兆。彩仗扶雲。晨光照社。嶷嶷乳下。不類常兒。爽爽人中。都非凡器。春風金屋。巳多緩帶之歡。秋月香臺。爭看懸弧之喜。洵人生之樂事。亦天道之信然。某等欣逢産玉之辰。快與洗兒之會。玉果犀錢。分沾四座。龍文驥子。早識初生。敢藉瑤牋。式歌朱芾。昔陳實之爲邑長。自卜典門。虞詡之字升卿。總緣樹德。此日音歸賜鯉。巳知象笏盈門。他時雅續歌麟。無忝德星名社。

犀錢玉果之詞。巳徵新釆。似此真天上七襄。豈鄴錦蜀繒可比。

復棗放生社引

西城普度菴有放生池吾鄉士大夫贖鱗介廣好生之德者也捐貲數罟之下丐命漁人之手西江使者仍歸清泠之淵東海波臣幸反馮夷之室邇因兵燹僧侶播遷家引詹何巧鈎人布豫且密綱遂使數步祥河竟若無邊孽海某師久依佛乘誓整菴林月殿雕楹重瞻花首香樓刻玉再禮燈王流水之誓願不虛天台之風味猶在惟是世當末刼人發殺機孽以滋孽冤復尋冤逃天刼運似非一念能迴大地生機亦匪昆虫所盡冀其有覺中以喻言夫猛火非滴水所消而滴水有滅火之性重昏非容光所照而容光有破昏之功但聞修德勝妖豈有助天爲虐三千沙界祇從方寸開光百億須彌亦等微塵得度若乃龍宮授術隋國貽珠毛寶紀其脫淵屈師亦聞增算微諸應報福慧昭然別有編排茲多弗輯

高趙之論不落塵詮

歸鶴詩引

對薊門之鸞嘯聽延瀨之新歌屬有同情自成欣賞余友野鶴丁子天才卓越逸致超超臥下邳之高樓驚扶風之廣坐一官閩海引疾乞休倚枰背江言尋初服攬薊子之舊堤問林逋之仄徑感而賦詩名曰歸鶴嗟乎華亭清唳不羨乘軒緱嶺高飛何心舞市破雷門之警鼓解支遁之雕籠覽物興情蓋其志也爰與同人並爲倡和共得如干彙而成集遂使遼城柱上更聞丁令之音舊郭樓頭早避薊駝之彈

王恭之氅超出鷄羣聞道之琴香分羽族在陰之和恍聞其聲九皋之鳴但觀茲引

雜曲引

韓娥宛轉發清弄于雍門絳樹婆娑騁餘妍于北里雖音類變風義睽雅則然而鼙先鼓腹節奏有方優孟搖頭笑言合道俳音並進伎樂承閑輕綃五百花飛驪谷之春長袖三千月照安陵之夜前代聲華于斯極已是以大雅鴻生既精讀曲高才逸士彌善譜歌正如宋玉知音杜千人于郢里相如解律空四曲于教坊若乃爵公幕下漢帝殿前著假面而尤工曳輕裾而歎絕伉音俛仰則涕泗橫陳奮袖低昂則諷

諭变作何必王恭東府以委巷而貽譏楊阜武都因女倡而概斥者乎某性愛風騷居多暇日少年末伎觸緒紛來點染新詞綢繆蒲篋因念陳家玉樹最近輕新隋室藏鉤並名哀麗巴渝傳協律諸篇霓舞載梨園小部詩節則有短有長審音則有清有濁苟其爽彼毫釐淆夫部係紫綃惟裹笑郝寶之多乖白玉樓中審康崑之已雜訛以傳訛誤復加誤座上周郎已嗟屢顧筵前洗馬豈概稱佳是用協此宮商綜其正變標青既極神奇裁義悉歸麗則不使豕魚偶錯齒虎稍乖變舊曲于將雛亂淸聲于烏夜庶幾巴西女伎能傳綠水之音東國侏儒高繼白雲之唱艷曲淫詞不落昌齡之筆金徽玉軫方費鍾子之琴可絃可誦不濫不淫

王節婦旌門引

伏見杭州府仁和縣故民王某妻金氏、井臼親任、糟糠不厭、如賓在室、以道相扶、所天早殞、未踰二十、毋哀荼苦、未免諷諭適人、姑痛零丁、每依餘生累汝、而乃誓同井水、情若絮泥、手提弱女、長育適人、在昔巴西婺婦、憑金穴而築臺、班女世門、踵石渠而續史、乃得從容取義、宛轉成仁、若氏者、孑立無依、姻親靡託、既非織女巧足防寒、亦豈針神敏能營飽、而乃手不疲于紡績、足不踰乎戶庭、送往事居、內外無間、白首

堅貞、無以復過、恭遇淸時、首甄節孝、德無微而不揚、善靡細而弗錄、如斯苦節、素高行而無慚、與以榮褒、號女宗而非忝、

詞若葩流、音能按節、不浮不傀、典則可風

錦帶連珠 有序

情有悲歡、緣物斯寓、聲無哀樂、因感則遷、故叢蘭滿谷、三閭採而增欷、廣樂充堂、中山聞而隕涕、良由憑心未化、故爾觸事多違、若乃情遊區外、樂亦在中、逢生曲徑、非有阻于遨遊、蛙噪閒庭、亦無殊于鼓吹、斯又膺六擊而無傷、歷九愁而獨適者已、僕少負不羈、長而寡偶、當仲華既遇之歲、寂寂笑人、計安石方出之年、冉冉將至、本爲窮士、應是恨人、寒蟬嘶露、寫幽怨于孟陽、孤雁鳴霜、泝離愁于

宋玉、未免有情、固其所也、徒以性耽閒散、體便紆疎、愁腸忽轉、常對弈而若忘、生慮頻來、每撫琴而自解、以故坐茅倚柳、終日流連、枕石漱泉、自安寂寞、雖復寒江散雪、多與入剡之懷、暮隴吹雲、適合棲嵓之願、玄冥夜寒、披裘獨坐、偶閱昭明集、有錦帶諸啓、至溫炭祛冷之談、酌酒拒寒之解、便爾吹爐、頻浮巵酒、乘逸興而濡毫、踵往序而成韻、春堤細柳、若搖曳于行間、秋壑長松、亦陰森于字裏、率爾裁篇、各成三首、書之四壁、欲同宗炳臥遊、叶以

三彈敢引伯牙心賞嗟乎人生忽忽爲歡幾何祇覺平子思玄之賦不免多愁孟堅幽通之篇徒然結恨至若廣搜逸義自有月令書篇博採芳華不乏良時賦咏不慚堊鼻竊望郢斤

蓋聞北嶺梅開巳落南枝之玉大堤柳軟偏搖小渚之金迎三素之雲真臺冉冉承八風之露仙掌淫淫是以野蝶翻空不信裁紈香閣妖花滿眼那知碎錦芳林

蓋聞風催隄草纔吐黃貌日薄皐蘭半含紫蘤飛嘯

山之紅雪裝成千葉桃花漱瑤浦之寒漿搗入連枹柏子是以殿中吹霞六花點謝客之衣井上鳴鳩雙羽隱漢皇之彩

蓋聞五葉浮盤香散青條之氣百花同樹光浮紅蚖之脂坐上合采蓮妖舞簾前唱吐杏新詞是以雲母窗前燕舞離疎之錦蓬萊闕下鳳啣青玉之枝

右正月

蓋聞香林遲日戲蝶沾鬚石壁輕雷驚龍振羽芹泥掠水翻舞燕于高梁苔絮牽波唼游魚于曲溆是以閒庭嚦嚦拋嬌鳥之輕梭別館依依掛長楊之細縷

蓋聞陌上鬬花還持錦帶隴頭蹋草更藉藤輪楚雀吹和叶綠桐而成韻秦桃吐艷開紫貝而如新是以飛玉女之霞晴峰散影見金仙之彩寒澗成紋

蓋聞當軒弄曲華林百囀之鶯坐閣粧眉上苑三眠之柳與兒洗面取白雪而採花爲我攜柑聽黃鸝而呼酒是以沿溪採藥宛然漢女江邊繞岸看花疑是武陵渡口

右二月

蓋聞雨喚浮鳩響千山之榆莢雲飛白鶴舁雙井之梧桐花落女夷之鼓烟傳蓮若之宮是以楝葉風來十里結紫絲步障桃花水下五樓泛青雀艨衝

蓋聞蘭樓書永嬌女鞦韆柳市陰低少年蹴鞠千金岸側泛羽爵于迴波百尺樓前鋪芳茵于水隩是以五雲散采遙看玉女天邊一劍飛光近接金人河曲

蓋聞紫蘭葉滿黃鳥音稀遊漢水之大隄爭攜秀草走長楸之錦陌共逐鬬雞是以高會連錢集千花之妙伎豪遊拖紫跳五陵之少兒

右三月

蓋聞薦南居之細李捧出金盤賜西苑之含桃擎來
玉碗池頭密樹招素影而簾開閣裏輕烟散鬱金而
帷卷是以山人荷鍤發麥隴之清吟少女提籠出桑
間之皓腕

蓋聞颯爽新竹雨逐黄梅海上羽人不畏十爐避去
樓頭佚女曾穿九曲珠來是以曲沼鳴蛙都作孔生
雅吹迴塘雛[illegible]能編孫子輕袿

蓋聞青海木公授玄氷而清冷西山金母供絳雪而

芳芬南館吹笙巧引緱山蒼鶴北宮剪彩直凌巫岫
鮮雲是以公子金丸下仙禽而編羽扇佳人玉尺裁
氷錦而製長袷

右四月

蓋聞軒前樹密襟開黄雀之風閣上雲凉簾捲青桐
之雨墜洞庭之白露楚客吹商飛嶧嶺之秋霜魯工
叩羽是以炎日盤龍之鏡百鍊隋江薰風射柳之弓
千群列圃

蓋聞美人玉脊笑綰雙絲仙子朱符自開八陣登山

採艾望崑丹之能來踏淚鳴椃求靈均而莫問是以
縛棟葉而驚虬龍刻桃枝而逐梟獍蘭花十步浸香
澤而浴氷肌蟾采萬年勒丹文而開月暈

蓋聞夜合花香宜男草緑赤光上丹水之魚紫氣繞
靈池之玉是以吟蟬入樹映溥鬢于秦樓啼鴂出林
歇衆芳于楚谷

右五月

蓋聞剖瓜渴解金井泉浮嚼李齒寒珠盤氷瀉牀雕
白璧逍遥含露之臺帳卷紫綃容與臨風之榭是以

長松蔭戶如遊瑶水氷天翠竹屏軒似入閬丘雪夜

蓋聞獅尾一搖庭横霜氣龍衣再拂室斂炎暉舒太
液之香荷歌翻清夜灑昆明之薄雪音激寒嶽是以
嘘火雲而皓露下嘯赤日而凍雨飛水檻迎風坐紏
紋之凉簟山樓延月臥氷蘭之輕帷

蓋聞招凉有草長栽朱鳥之宮辟暑名犀高掛蘭林
之壁筵張澄水之綃砌繞搖風之石是以佐下帷之
藜火丹鳥飛飛鷩投抒之魚燈蛸虫喞喞

右六月

蓋聞凉風蕭瑟咽齊女之蟬浩露凄清警丁令之鶴
井飄一葉桐枝雲覆九光芝蕚是以天孫夜渡長河
架翠羽之橋王母東遊延閣下青襟之雀

蓋聞遠岫凉烟朝來翠帳疎林澹月夜上蘭樓紅蘭
垂九畹之花香偏滌暑蒼鷹養千日之翮氣欲凌秋
是以飛閣疎雲喜見洗車雨下清軒茂樹能令翻葉
風留

蓋聞美人連綴笑吟百子之池少女穿針高乞雙星
之浦山中聞控鶴之吹天外聽迎龍之語是以散楸

葉而成文結蛛絲而縈戸高蟬吸露朱异之集鬢漫
誇群蠧㫺書郝隆之曬腹可鼓

右七月

蓋聞林風乍振雲連溯雁之行海月加圓桂拂凉蟾
之影羽陵暴簡霞氣朝暉竹戸彈棋星光夜冷是以
聽覔裳于月殿榔杖成梯尋織石于河源浮查作艇

蓋聞草白蟹鳴霜青蛩咽洞庭木落風廻笛裏寒濤
天柱峰高月警亭前唳鶴是以携鳩杖而吸紅霞提
露囊而餐翠柏夜遊西苑何如牛渚聞吟艮會南樓

奚似幔亭行樂

蓋聞月陌霜空吹入紫雲之笛嵩丘月落敲殘素女
之砧枚生觀曲水之濤賦含秋氣蔡氏截柯亭之竹
調起商音是以碧月團團對素娥而訴怨金飈瑟瑟
迎少女而長吟

右八月

蓋聞九天蒼隼非敲葉之禽百尺青松豈避霜之草
玉溝流水拾紅葉而懷人甘谷噴泉潄黃花而延老
是以遊文石之館酌醽醁而顏酡上商飈之臺披鷫

鷞而肌燠

蓋聞振豊山之清響開鶴苑之奇葩蒼卉吐葉匝結
絳仙之佩素柯墜葉還浮青女之華是以木岸芙蓉
錦布吹花素節林叢緗緯音流出塞悲笳

蓋聞珠彈下凌雲之雁香金引伏水之蛟籬下黃華
傲濃霜而吐蕚山中丹雀入大海而吞潮是以泥飲
龍山不及陶家寂寞高吟鳳嶺止陪殷仲遊遨

右九月

蓋聞伏雉含光青海掩金銀之闕長虹隱彩丹霄冷

玳瑁之粱娃館佳人並綰蓮花之帶琴臺令客會傳
雙橋之香是以洗驪谷之温湯頓忘朔吹曳圓嶠之
氷綺自却流霜
蓋聞北宮調磬東井占星薦西母之霜桃閬苑千秋
落果奏靈妃之鳳曲瑤臺兩廡吹笙是以披青鳳之
裘必擁金爐麟火泛丹霞之叢自調玉鼎雉羹
蓋聞雪滿寒柯猶傳玉柰風催秀草自有金芝翠幌
春廻酒泛西羌之美玉房夜暖香焚丹國之奇是以
落日歸鞍大獵震靈鼉之鼓衝風列陣合圍繞白鶻

之旂
右十月
蓋聞采映青雲占出箕之瑞繡翻朱雀添扶景之絲
月冷廣寒之浦日騰狠駿之岬是以羽帳凝烟引桂
花而密起洞房剪燭雜蘭葉而細飛
蓋聞翳翳陽旭開岩權之榮獵獵陰飈吐水仙之藻
錦裘重袖還帶履氷之珠金鈿新粧須綴辟寒之寶
是以浮浮警箭催長狄之銅虬隱隱輕灰動金門之
竹篠

蓋聞風抽柔蕊雪振芳芸蘭映連珠之秀菖含瑞木
之芬是以長樂階前右插之香貂獨貴含章簷下初
沾之梅額猶新
右十一月
蓋聞彌天飛霧火井沉暉匝地流霜温泉結氣凍雲
玉碎裘披鷃毳生暄禿樹珠芳鬢入鴉飛自翠是以
寒禽棲木而密眼之羅張青草穿隄而細腰之鼓沸
蓋聞寒沙烈烈上隱鳴鳶朔霧濛濛下騰采豹玉鈎
桂餌引澄水之紅鱗珠彈拓弓落碧天之白鶴是以

霜花色白細零黃竹之陂雪葉香沈密點海棠之埒
蓋聞鵲繞高枝抵崑山之冷玉翬鳴長隴激汧水之
寒波追蒼隼于九霄之陌逐黃犬于千金之坡是以
絳火千枝雷動開陽之竹青烟百轉雲盤熙歲之荷
右十二月
清文馳麗逸韻標新大者荆和連璧小者安石碎
金

姜紫垣先生七十壽 有序

姜紫垣先生年七十，同人爲詩古文辭稱觴，屬三爲連珠體，以書錦屏，綴筆成之，從諸君子後，賡颺以侑觴焉。

蓋聞立德無加克孝，百行攸宗，守身莫大事親，三靈胥順。捧孟堂下，老萊養志爲歡，拜表中朝，令伯陳情引分。是以千鍾賜粟，彰錫祐于西雝，三足棲烏，表通神于東郡。

蓋聞因心爲友，棣萼相輝，式好無猶，荆株並茂。是以銅陽侯之讓宅名，重漢南長樂尉之授餐，行高朝右。

蓋聞峨嵋之水，溯厥同源，葛藟之根，取其能庇。彈琴哀哲弟之早摧，歌鴒痛孤婺之無寄。是以茹蔬推食，趙孝結念凋零，分宅同居，徐苗含酸撫字。

蓋聞兩省華班，無如水部，六曹清秩，莫若司平。故張奮以決川上疏，王艮以應讖就徵。是以鄭白渠成，比西門之令績，金隄水塞，頌東郡之英聲。

蓋聞淇水來從，王屋衛河發自蘇門。是以脩千金之堨于許昌，而功能利運，泛萬斛之舟于淮海，而績邁閘屯。

蓋聞文翁經藝，廣陳范甯舖儀，多峙泗水之庠，斷斷稷山之館，濟濟。是以脩講堂以弘訓，生徒如北海闐門，法米廩以招賢，弟子若華陰成市。

蓋聞大夫無遂事，出疆利國則爲之，仁者在力行，居鄉濟物爲急也。是以第五坊之賙，張披無須奏報，而疾行虞內史之賑，南康肯恡私財，而弗假。

蓋聞一區之宅，特美楊家，三畝之宮，競高范子。是以秋軒涼月，攀桂樹于小山，春榭柔風，泝桃花于曲水。

蓋聞靈蓍產于深林，而林無毒草，威鳳棲于廣野，而野集仁禽。是以陳實之居潁川，羞爲所短，管寧之處遼海，能服其心。

蓋聞騕褭之駒，方產而龍文炳，干將之鍔，初吐而星采橫。故青歲無雙，早推江夏，而童牙秀出，更美任城。是以陳羣必大吾門，洵諸孫之冠，陸瓊一不爲少，實乃祖所矜。

蓋聞流風迴雪，詩以俊逸爲工，屈玉垂金，字以鋒送見巧。是以王朗碑傳，魏世必合三人，蔡邕才尚，漢年

已兼雙妙

蓋聞家聲克振七業俱典庭訓維嚴四經並授故少翁共參漢鼎不愧通儒而鄧隲繼列晉臺聲稱特秀是以泝尚書之世德詎云慙長衡卿披給諫之清標允矣拜前拜後

蓋聞純鈞巨闕之劍不以韞櫝掩光懸黎結緑之珍不以含璞虧價是以劉去華之屢舉先登者自慚杜少陵之偶遺同升者共詫

蓋聞青烏有術卜兆埋神白日能銘改塋盡孝是以

原陟治阡買道爲遠祖而與思陶侃營葬高岡在雲孫而增悼

蓋聞曇花東度以離相爲宗蘆葉西來以忘言爲本是以遠公之于陶令共結盧峯支遁之與許詢並黍祗苑

蓋聞詩稱偕老則鮐背爲難史紀齊眉則鶴齡攸慶是以集輪奐于舊里張蘭京邑增榮垂金紫于養堂虞潭武昌稱盛

典重不佻是則是效

祝黃太夫人七秩 有序

辛丑六月黃太夫人七秩初度子若孫輩謀稱觴堂下太夫人泫然流涕卻之冢孫敬修曰是烏可以世俗之禮當太夫人歡敬俯父子夙昔所從游習知太夫人生平節槩丐一言爲壽詩歌傳紀分類以獻予不敏承命爲連珠體因採摭其實藉手以侑爵云

蓋聞坤尚安貞女稱幽靜斯能履清晏而流徽遭阽危而節炳是以兩髦我特表峻烈于鄘風九子母師

著儀刑于魯境

蓋聞木潤崑丘蘊垂虹之良寶川圓漢浦吐照月之奇珍是以特秀閨房必本武陵華胄克共婦職有光江夏名門

蓋聞潘岳履霜之賦痛切棲離陶嬰鳴夜之歌音傳寡鵠是以天窮無告栖隻燕于空梁人是未亡集孤鸞于庭木

蓋聞姑[illegible]遂志死者可生忍痛成仁女而稱士是以嗚[illegible][illegible]壁告泉路以養姑斷織寒軒哭夜臺而訓子

蓋聞溧山之流不可障以寸土凌雲之構不可扶以短材是以許鎮北之逢罹以新婦而祚永陶長沙之居約有賢母而名歸

蓋聞椒花柳絮班管柔情芍藥蒲萄花箋巧製是以激哀音于臥月還同啼竹傷神吐悲思而罷琴欲共崩城隕淚

蓋聞閑家並號嚴君陟屺必親慈訓是以燃松脂而授讀宛如宋母開帷憑督几以傳經不羨義成賜印

蓋聞愁思所激水有憤泉怨氣未平禽能塡海是以望乘雲于梅下可知石化武昌悲逝棹于桃源應有鵠歸遼水

蓋聞寒飈振而松柏榮陽律廻而水泉動以禮名宗自天有寵是以顧爲滂母蘇軾之才識不辜手授父書歐陽之世德斯重

蓋聞鍾郝二州交頌孟陶百世可風是以南岳夫人大藥能看九轉西崑王母長生自倒三松

駢麗之體以雕刻爲工似此情文相生安得人人借面

正聲約言

滑交若水同氣如蘭公沙穆杵日之間豈緣借譽服子愼廡庭之下自結心期山因璞玉自暉礠匪曲針能引吾黨生同里閈長聚膠庠長衢曲巷居左思而號宜春帶梓連枌隱管寧而成村落卜宅胥歸擇隣攸處寧若顏延之于張鏡隔籬未識其人還如孟覬之與王恭窺戶便嗟其逸爰合同心共成良集申雞壇之舊誓輯蘭簿于一編直諒是期觀摩有益若稽叔夜巖松特立不妨青白眼待人如禰正平鷙鳥高騫儘致大小兒呼我本以道親非由苟合豈有擇人之蓮社而心襟者難諸原非獨往之竹林而敗意者毋與申以約言謹如左券

交有五難士維百行推揚舊德不以三事爲公指數時人肯以二流居巳茅容躬稼陳留孝因友著管寧嘿處遼海人以德孚若其跌宕無羈瑕瑜不掩雖相逢道左敢引仲回之車即一日同堂寧割幼安之席

文章雖與時移風尚要歸一體有典有則以雅以南辟如鈞天節奏必叶律呂而自神紫極經營在中規

紀而克壯不則徒諧里耳多慚經國之文逐彼新聲
有愧名山之業
交道淩夷于今爲甚公叔發論剌譏雖由憤氣孝標
著書沉痛實有戒心但能却掃獨居尚免勤門傲客
必若李嶠四友何慮泛交卬如子昂十人可爲勝友
投足無乖知心斯貴正使本騫同謙原無交雜之嫌
不則傾俟齊名亦名清流之禍
出處一揆猖狂同趣巨源叔夜共集山陽阮藉孫登
同遊蘇嶺北門諸子高託良多魏美逃名蘭若蘭生

旅食城闕何華伯仲研經避地墻東宇台弟兄負米
供親郭北祖望怡情竹里嘯叶鸞棲世臣託跡花宮
談如獅吼志趣略同形骸何間扶維雅教端賴斯人
袪講堂之僞雜斥文社之虛浮止覺道氣蔚蒸可
想文風燿粲

座右箴訓從遊諸子

銛若吳鉤粹如卞玉攻斯爲器學乃成人諸生束髮
來就我遊少而好學如日初升勤有成功乃天所輔
業由漸長功以間渝山之有霤非石之鑽也而石爲
之穿京之有綆非木之鋸也而木爲之斷承蜩若掇
始于累丸視蝨如輪斯能貫矢東郭之馬善奔不如
十駕而不敗也慶忌之足能走不如百舍而時息也
遡來玩愒藐我章程升堂無折角之生入室少謝青
之子特申警戒急用更張時閉閤以還思冀廻車而

改步若復仍事盤桓甘同藴落豈若陰生徒以脫穡
蒙諂還如穆叟不待設醴拂衣

有典有則字字醒人

桂山堂文選卷之九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壻張奕
男王武功御棨

表　碑　檄　露布　祭文　行狀
誌銘　判詞

擬宋太宗御丹鳳樓觀酺名侍臣宴羣臣謝表

雍熙元年

太平有象六合同風至治無私萬方偕樂咏卿雲于巖陛君子吹笙聽擊壤于康衢小人鼓缶恩流雙闕德洽九垓竊惟亭桑林而樂舞作燕雒水而羽觴流漢文代邸登庸賜百家之牛酒光武南陽大饗詔三赦以復除雖大恩不市至德無名然民間一日之蜡見周道之張弛而在朝八伯之歌昭虞廷之喜起自王極不端國憂靡卹瑤池組舞但聞造父同車牛首流連惟有梁丘共席咏大風于沛水徒戀舊鄉陳百戲于南譙惟酬父老昆明樓上驚落紙之如飛洛城殿前笑奪袍之無色臨仙結綺歌玉樹者八人鳳舸龍舟唱江花者六院凡皆以樂樂身遑問樂民乃大亦復以媚媚主安知媚庶斯公伏惟陛下仁修舜戚義振軒弧繞星貫月彰靈誕以應期玉理珠庭剖神符而運極下江南平西蜀邁唐宗之定社稷繼仙李而開源芟北漢服東吳逾漢祖之宅山河應赤蛇而纂運救民饑溺遣使賑貸諸州求俗阜安比歲蠲除有詔盧龍塞上十載投烽雞鹿關前千屯罷堠爰踵大酺之盛典式隆異舊之弘恩奏鈞天于協律響遏流雲開御路以金吾仗同嶽峙加籩析俎如高飲于狄山百榼千壺若長流于海樹既醉既飽歎聖德之

如天式舞式歌樂皇民之就日皇帝于時乘玉虬之輦升丹鳳之樓俯而觀之喜可知也與民同樂何妨一國若狂使朕解憂正喜老人鼓腹定有魯山良吏歌于蔿而前來爲問京兆何人畫手版而自定特名侍臣與茲盛事瑠璃賜盞玳瑁承筵引三爵而油然既卜其夜食小臣而果腹遑計其他應唯曼倩之割肉引刀自稱無罪還笑鄭鮮之當筵啓事不名自來虎拜稽首頌天子以萬年帝曰康哉錫爾民以百福臣等幸逢聖世忝陟皇畿媿張昭之白首酒食居前

效謝石之丹心金壘自覆伏願居安思殆履盛憂危池頭應鼓會閭小民扶醉之謠馬上彈箏亦有天子無愁之曲警覆舟于臨水鑒朽索于馭車行見東風叶律飛車入自玉門西日再中銀甕且生丹壑矣

光彩流映以齊梁之音節寫宋代之風情

擬宋以王曾同平章事謝表 乾興元年

臨軒冊拜上台映綠綬之華開閣升庸中鉉煥白麻之釆八分書字愧卜金甌三足叶符慙調玉鼎欠心貫日承命飲氷臣曾竊惟燧皇四佐爰啓鴻濛軒帝六臣式占風牧虞廷卜以筮龜商室求之圖象勳黃玉而總千應崧丘而作幹端揆重地自非淺器敢承燮理上階亦豈尠材克任况復阿衡作相德重負扆公旦立朝勳高履石定王室則共和勠力宣朝輔少主則金霍同心邵世自保衡道失寅亮風衰鄭侯忽

入請室止爲隙地便民千秋遽陟黃扉徒以片言寤主曹參入相惟聞飲酒廳前陛玩拜公僅見瀉杯柱下以故望非國老陽城便欲壞麻道媿帝師孔傳空承賜杖鄭五祇工歇後蘇卿自喜模稜何以允釐庶績安能統帥百司伏惟 陛下德洽鸞旂威宣夔鼓自應符籙慶衣冠拜舞之辰大集共球頌江漢朝宗之會乃以秉鈞上著職重甄陶當軸崇班功歸燮理置龍彫而採及駑駘舍梁棟而下逮管蒯奉丹詔而震驚對天顏而踧踖竊念河朔生靈未歸圖版江南

赤子尚阻恩膏一旦居臣帷殿之側籌策何從忽爾柴臣劍履之班展施無地在昔呂虔解其珮刀郭璞箋諸淮水先臣遺烈功在晉朝臣也不才名汚聖世況　國家自開寶以來咸平以往名臣接武良相比肩若趙普之竊亮兩朝齊賢之光輔奕世蒙正垂紳于政府李沆坐鎮于家司陳恕贍軍足國倚若長城呂端器重識凝屹如岳立王旦度如淵谷名蓋鹿轓寇準勳在河山望隆鵰尾廻翔黃閣自堪佐理陰陽翊贊紫霄俱足鏤勳川嶽若臣智小而謀大必貽覆

餗之憂似臣才薄而荷隆彌蹈絕臏之悔方今岐凝天授睿哲人歸自非彌成聖德敢居論道之司必其望表隆朝共贊垂衣之化如臣夷簡之端凝臣宗道之亮直臣以何德而在其前若臣薛奎之靖正臣孫奭之公忠臣以何顏而居其上入紫薇之省赤芾貽羞列蒼玉之班伐檀速謗　臣曾才慙經笥學類書廚名傳南省繆以糠粃在前策對大庭復以碔砆稱首出身白屋人稱温飽是求躡步赤墀敢以棘槐自許在昔奉祠違詔聡因符瑞竊附食人即今承旨抗言不令山陵擅移奸手猥蒙新勅彌悚寸心方今西醜跳梁北陲伏虜尚懼祥符三篇復開門闕猶恐天禍五鬼更襲衣冠臣嘗待漏未敢即安此日中書遴能克盡門無重闕望入告者如流寇有三梁恐進賢者不稱伏願法祖宗之成憲思社稷之克肩以堯舜得人為心求伊周佐治爲急收廻成命更簡克堪庶朝無倖位臣免妨賢由聖代而連九皇道開三統自神宮而通四海治永萬年矣

情詞兼到如見其人

代史道林先生南都勸進表

崇禎十七年某月某日具官臣史可法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昊天樹攸不虛一日之幾聖祖傳家自衍萬年之祚運當開泰惟以承賢時際殷憂於斯啓聖七鬯適驚則洪支定其神鼎鐘簴或震則宗哲纂其瑤圖三讓誰歸再興攸慶恭惟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成祖文皇帝式廓皇基寶胄蟬聯盤宗蕃衍豈獨有態受命得姓者十有四人姬氏承天緜祚者七百餘載或生或及十世十年乃道不常夷時

無恒豫值泰昌之短祚遭天啓之頹綱大憝憑指鹿之奸兇豎肆借叢之惡手握天衡幾移國祚尚賴社稷神靈祖宗功德大行皇帝來自庶藩爰承寶曆手除元惡一如傳首漸臺盡掃萃奸人欲燃臍東市帝紘頓而復整國緒墜而再延不圖天未悔禍大難洊臻逆闖盜弄干戈生靈塗炭憑陵函夏蹂躪神京大行以今三月某日身徇社稷手委山河倉皇顧命莫非輪臺引罪之詞痛惻遺言猶是攜李無忘之旨萬姓含冤神祇鬱怒臣等職居藩障守節邊疆方擧桴而呼天誓同祖逖既登舟而灑涕慟甚溫嶠遽承凶問北望摧崩昔少康居有仍之國用恢舊物于夏家宣王在名公之宮卒反傾維于周室況我二祖之丕顯丕承列宗之允文允武自宜衍仙源于千葉繼皇統于萬齡者哉伏惟陛下仁質玉粹義畧金昭分茅亳邑喜東平樂善之言胙土商丘慕河間搜文之雅鳳采龍章隱翙交映星眉日角磊落旁暉合璧而宜君繩祖武而作辟加以星連東井火耀西郊雲披五色之葩月煥兩輪之釆眞人繼起自傳赤伏之符

天亂重興何止黃星之瑞是以封疆之使秉信節而風翔社稷之臣仗義旗而雲合戈船萬隊從橫揚子江中霜戟千圍照耀石頭城下天命攸歸人謀胥協昔無知搆禍小白所以興齊呂郤名災重耳于茲啓晉或小喜而遠其憂或多難而固其國今日者布大號以滅不共之讐扶大義以殲逋誅之賊一姓再興之日九州有主之時列神宗之胤實維陛下論地獨親推賢首出承嚳祀者非伊侯而孰歸繼漢宗者舍代王其誰屬願以宗祊爲懷不以克讓爲美願以黎

元爲念不以介飾爲期雖欲遠引勾吳之鄉高蹈瑯琊之國非其時矣豈可得哉方今黃旂紫蓋實應揚都虎踞龍蟠鳳歸白下太祖剏基于前陛下振業于後長雲北斗京飬崔嵬金粟青松天莊葱鬱依長江而作塹倚天闕而爲屏帶吳楚以壯神京控伊洛而制函夏自可指麾而恢帝業傳檄而復舊都者矣臣可法等生長草茅忝竊方任遘此傾危五情震裂謹按春秋子金敘國之義先臣于謙致君之忠內以紹祖宗之大統外以杜寇賊之陰謀敬考天地之心因

臣民之望眛死以上尊號時同建武非惟耿弇乘間之談事異晉元竊附劉琨封奏之哭伏願體天布德法地弘仁應念天陵松柏霜露凋零大行梓宮泥塗淹辱獨處垂涕據鞍哭親巡方鎮身歷行間乘雷奮戰必克昆陽冒雨進兵决機霍邑至若祖宗疆埸本是金甌南北臣民誰非赤子九野分星豈置一星于北戶八埏負柱寧傾一柱于東嵎集勤王之旅麾杖義之師風偃中原疾驅河朔一戎衣而奏廓清之烈不再戰而成垂拱之休矣義憤薄雲霄聲淚滿天地雖豎夫孺子蕢之無不目裂而髮指

頒孝經於學宮謝表 順治十六年

降紫微於闕里要道成經集烏足於環林至仁化俗歡心準海凱氣彌天竊惟史列四家後世各爲立學孝尊一術上世未有專經亦以地義天經具存典籍立身行道申在膠庠自淳風長散家罹不孝之誅凶德日乘人居無父之國許止遺親未明無赦商臣不子豈有常刑反噬同梟應悼汚宮之獄倒戈類獍還悲勝母之閭由是傷芸爪之摯性長痛萃冠明辟杖之先型永悲鼓瑟爰爲之子說在緇林維我及門載

諸青簡遂使高堂鼎食讀禮沾襟還令寒陌蘆衣推車掩淚迄于秦灰巳燼漢禁方開顏芝藏本初出河間孔惠上書同傳壁裏雖復江翁翼奉會號專家張禹后倉皆能名學孔鄭則詮解罔遺桓何則論撰無爽魏譯自稱國語隋傳妄謂古文然而二十二章尚存支節四百餘字猶有舛訛校讐古本僅成天祿之書學習名經猶是羽林之士豈若懸諸右學與金策同傳肆在東膠共石經並勒伏惟皇帝陛下道承三統德總萬延恭承長信五日來朝敬事慈寧三時

問暨明至德以順天下莫如十有八章因教養以立
至言曾傳一十一氏既已廣爲箋釋超介甫而軼慈
湖自應須在黌宮儷冬官而齊爾雅乃若有虞龍服
浚泉世子雞鳴問寢命孝侯于夸宮泣休屠于畫壁
濛石一號忽下庾公之水巴江長憶遂浮杜孝之魚
凡皆性合天經動符至性卽或滕下傳疑闔門多鄙
而婆娑泣舞追曹女于寒濤嗚咽鳴泉出先雄于壑
水自非源出空桑生憑廩竹絕裾去而無歸倚閭望
而不返未有不沈吟厥義與季路而同思反復斯篇

共丘吾而淹涕爰命禮臣頒諸學校侁侁國冑濟濟
鴻生一過青槐之市如聞風木之音再瞻丹藻之筵
欲下枯魚之淚何必鳩巢魚躍採奇行于梁篇執扇
引綿補純心于陶傳臣等德愧烏哺性慙羊乳扶風
帳裏敢準孔席而談經粟里窗前欲擬曾門而作傳
伏願履大聖之仁遵文王之法經途九折因叱馭而
更憫迴車臨陣三亡痛倚門而益悲棄甲則甘露醴
泉應玄靈于仁闕神魚秀草舒嘉祉于德門矣[illegible]
題涉迂腐語必鑱新使事設詞眞有運斤弄丸之樂

滇黔蕩平再行會試謝表 順治十七年
武功者定泰階開鴻漸之輝文化誕敷荒徼蕩蠡飛
之氣南雲旋彩瞻玉馬于彤廷東璧揚光迓碧雞于
天節竊惟道隆烝髦則九野同規德懋典賢則五戎
不距故攙搶肯隕縈黃氣于少微而荆棘晨開蔚青
華于平露軒皇廻絕轡之師雲官攸序少昊振九黎
之旅鳥職斯分雖弄戈丹浦致竄元凱之廷而延士
鄠宮益著建橐之烈坐馬上而罵暨儒詔求賢士起
行間而號天策館聚上才益振鷺充庭自洗天弧之

氣而羣龍分職派銜金虎之氛若乃戎旃雲擾玄豹
藏林木羽星流白駒在谷商鞅策國士以技擊見升
晁錯籌邊吏以輸羊入選魏氏襄軍中之制九品雜
行晉元丁喪亂之餘五年更試神龜則虎賁爭名譁
呼道路大業則武夫參選淆亂制科凡皆擾攘遭運
亂珉玉于春宮大都兵革乘危混龍蛇于天府雖復
榜花飛藻何殊續尾中朝貢樹分香不異爛羊關內
從未有歸桃林之乘大比周材偃細柳之旌高陳漢
策如今日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文洽鸞旗威宣夔

鼓聲馳洛日之鄉飛車向闕威震無雷之國束矢陳
階滇池小水抗六詔而衡唐金筑末陲用五溪而背
漢天戈霆下巨猾角觡伏波度嶺表銅柱于蠻方諸
葛逾川勒鐵銘于獠洞三奏捷書皇靈固已震疊再
開南服睿慮尤在安攘豈以金牛告瑞徒誇拓地邊
州正復天驥呈才更進殘民雅化或瘖痍待起怨廉
笵之暮來或盤錯見才入朝歌而立定或羌戎隸漢
委金粟于袖中或板楯盟秦誓黃龍于右上或玉關
樹德摧馬首而願留或北闕陳書請長纓而坐制安

邊通道端籍羣材懷遠招攜允賚多士爰勑禮官再
行會試漢制計口察人則益戶應充其數周禮分州
命職則闕土宜廣其才棘院開而懸科螭延進而射
鵠槐花散采忽搖春苑之金桂樹流芬絶勝曲江之
錦白金城阻隔彼都士之不題雁塔者亦已數年乃
篁竹銷烽此邦人之爭赴杏園者不知幾輩葉榆盛
覽載心賦于計車西爨尹珍應專經而整駕于以風
示遠人正足德柔邊郡遂使虎頭燕頷之士襲蠻服
而華心白狼槃木之都望漢宮而稽首臣等才遜題

鞭力慙穿札胼胝阻險竊擬中郎喻蜀之文靡莫盜
兵空矢節使破番之界未投介子之筆僅堪桂苑鏤
冰會棄終童之繻自矢龍城建節伏願不競不絿無
荒無怠浮船制越唐蒙鑿險于夜郎卷甲渡瀘劉尚
要功于邛筰屯田萬里可知追恨輪臺出塞五單豈
必希功瀚海何有幕北王庭不卧陰山之雪自見海
東夸烏爭歸樂浪之帆矣

妙語相生機神橫絶雷生雙劍自合延津韓子兩
環寧分鄭賈吾方此文應爲叫絶

擬賜平海將士緞馬弓箭有差優叙世職表

援枹閫外奮上游蕩寇之威錫命師中振下瀨封侯之氣賞不踰時前歌後舞捷無虛日偃武修文竊惟泰階既洽東被西漸小醜匪茹南征北怨戮蚩尤而耀武霧掃青丘格苗氏以班師瘴消丹浦應龍有伐竟蕩黎墟蒼兕專征遂禽收野雖爪牙報士自能敵愾疆埸而矢石戎行九在論功几案彤班克狄賞及征門子展入陳命先賜服狄臣以千室銘功嘉其汗馬畢萬以百乘旌伐賞彼搴旂驅梟騎于雨矢固云

戡亂除殘鬬熊虎于雷輷亦願承家開國若乃好雀乘軒何人擐甲有山覎酒終致覆師行問蹋鞠呼嫖姚而不恤廡下陳金卬魏其而莫應何異分羊弗與失御貽羞豈有食馬加恩環車矢報乃知贈黃金以表意氣鄂公河內立勳解紫帽以寄懷思忠武西征樹績皆主上能酬盡敵之功斯將士自奏能軍之烈伏惟 皇帝陛下馳帝騄王揆天合地玄靈授籙暢稜威于絕轡之鄉黃鳥班旂奮雄略于孟津之[illegible]乃發茲封豕聶爾游魚憑陵幽島阻絕歸潮雖不臣不享何難罝此窮髮之墟而無父無君安可遺其藁街之戮惟念三年撻伐未掃蜃樓十載逋誅尚潛蛟室揚帆日域將軍高橫海之名飛羽蓬洲鬬士鼓習流之氣屢軫皇衷爾勞睿恤賞維勸善載書共白馬齊須賜必準功彝器與彤弓並錫特申天詔賜勞有差茱萸朱雀耀水伯之樓臺紫鷰桃花照羽人之雲路青檀郅月掐鉦子于廻波赤羽流星下木仙于踏浪慈蜒周流隆天重地歡呼距踊沸水搖山昔烹鷺饗士尚報于廣門灑酒分軍猶懷于勾嵊從此七擒而

蕩儌穴標漢家銅柱之威三捷而蹂鯨涗邁泰氏石橋之蹟臣等智昧囊沙計慚聚米星眉月角几上空談山布星陳行間莫展裂烏帳以給軍有懷仁祖揮如意而驕士致效中郎伏願文德誕敷武功無競天子之狩在海外王者之服及荒隅勿如大業征遼發千鈞而彈蜒風豈若貞觀度海動一將而輕萬乘將見帶礪分封拳龍鱗而傳百祀河山表裏斷鰲足以奠四維矣

韻叶金鉦彩凌鶍旆譜入凱歌山立總千鼓人勇氣

爲 崇禎帝立碑陵所遣官致祭謝表
金椎委陽九之朔窆弔青山劍舄玉冊表登三之代
重開白日松銘果何辜而無祿事獨絕于三千餘年
惟有道爲大公典再行于一十六載竊惟黃龍西逝
猶望祀于橋山丹雀南飛尚追禋于梧野雖復統系
湮淪流風足慕山河綿邈佇想惟人若乃人亡國瘁
天厭祚傾指屣聞以昭鑒撫往蹟以垂箴黃神吟而
松社屋夷羊見而柏廟墟過冀野者歎河水之洋洋
瞻雍宮者感南山之矗矗又如劉蜀生降眞慙北地

孫吳面縛貽恨石城永嘉則太極行觴建典則平陽
執蓋金蓮人去空留芳樂之臺玉樹歌殘更出景陽
之井是又何知宗祏奉璽綬而無慙遑問河山負茅
旌而罔辱卽或武關客死哀動荊人垓下戰亡悲來
魯上零陵仰藥百司幸哭朝堂汝陰辭軒侍中濺流
解璽不過事關興替非爲令辟含冤徒以情異悲歡
寧爲賢王誓死然則主稱失國徒茲青簡之汚代有
亡王幾見丹碑之勒梧宮遊鹿臨秋日而長謠驪冢
焚羊過山南而誰拜豈有舉五帝之時祀加禮前朝

奉歷代之世祠特施勝國者哉伏惟 皇帝陛下侔
天絜量合地同仁黃鉞一麾起東隅而拓宇赤旂直
指宅中土而承天弔我殘氏唁其故主啓幽房而改
葬更襲璠璵建清廟以尊名式隆樽俎乞收無恨偏
義王術枕股含悲翻嘉許肅闕荊榛之隧路石馬嘶
風裁松檟于碑陰木鸞卿日典禮有加褒崇特異昔
泰皇以雄才膺統尚黜崇祠魏武以英畧據圖莫修
虛塚何獨故國園塋重刊翠碣荒郊寢殿更刻丹楹
夫亦謂故明崇禎帝者本以英才遘茲厄運當其龍

飛信邸手握太阿虎步神京親除璫本趙高指鹿坐
縛望夷之宮王聖北晨伏羿其陵之地一反熹宗弊
政直追列祖弘謨錄忠貞之裔十世宥之表志節之
塋二勳不廢早朝晏罷雖衡石而忘疲左史右圖時
投籤而警怠撤明光之署不數焚裘卻椒掖之軒何
庸郤馬山狢災而桑林禱陽侯順而狐子歌此卽身
致隆平尚足北蹤文景縱復親承末造豈難補過哀
平何圖天定勝人君勞臣泄算同頭會計自謂首
功役佃瓜期大將借而避罪錫班劍以臨軒棘門兒

戲授虎符而推轂河上逍遙冠惠文者但知媒孽短
長垂曼胡者徒欲紛更約束山鳴鬼哭兆淪鼎于泗
中慧見孛流痛委駝于闕下以故連年罪已非徒追
恨輪臺瀕死憂民豈止悔生帝室身殉社稷志白臣
民豈其面目羞人望陽山而掩袂詎云得失自我囚
臺苑而長呵斯祚不延正以啓　皇基于今日沒身
定論何能掩故主于向時過大梁之墓者尚飭五家
于信陵經柳下之壠者猶禁百步于樵採况玆詛辟
豈論興亡更遇清時有何嫌忌正使豐碑雙峙載揚

無愧之文玉盌重陳式妥於昭之魄　臣等久淹塲藿
欣附雲龍愧穎陽之沉冥偃仰堯天希虁道之焦勞
股肱舜日伏願封軒裔而下車進虞賓而列廟漢高
隆禮魏公真爲忠厚明祖追崇元帝彌見寬仁以德
不計興亡在天豈容恩怨遂使天山十壠翠柏連陰
玉骨九原金蠶長掩生悲牛首終符石槨之銘神返
雀臺自結平原之草
哀音清激悲思雲薄蒼梧白雲之鄉玉琯初傳橋
山風雨之陵黃龍不返眞足使行路摧心烏鵰啼血

上幸太學發帑金鼎新聖廟謝表　順治十七年
朱甍鳳起雲流穜杏之壇紫柱虹垂風拂列槐之隧
長望宮墻式憑鍾鼓竊惟庠紀有虞序傳夏氏殷以
瞽宗左右分學周之樂祖大小名膠文武辟雍之儀
至東漢永平爲盛商周更老之義迄魏家甘露無聞
然曆圖代禪社稷遷而左制不廢鼎玉聿新宗祏立
而中圖並營漢祖未暇庠序故劉向成世請興唐宗
雅意雍宮斯貞觀弘文特置若乃上堂發塚倒我衣
裳破壁築宮驚聞絲竹採玉磬于水濱虛稱雍璧立

玄儒以祭酒私號總明建和以國諱廢雍徒聞切諫
永元以舊事省學竟置不行遂使圜海流波有如沸
水泮林荊棘倏爾參天慢同倚席士多飲水三升荒
類面墻禮廢酒脯一束以故范甯採磬豫章尚起學
豪而訓士鍾離發甕魯郡猶修先廟以妥神何况建
三宮而觀政立五室而分郊可令蕭條璧水僅如魯
殿巋然廢壞環林一似蜀堂災後伏惟　皇帝陛下
大業巍巍鴻名翼翼握瑞符而牢籠天地膺珪璧而
彈壓山川攙搶夜隕江南旋橫海之師曜魄宵明冀

北息棧沐之乘圜丘四至青畝三推爰卜上丁式臨
右序四璉八簋芳散丹楹六羽九成音浮綺井仰瞻
榱桷嘒鳥翼之垂飛俯覗階除歎龍鱗之解甲特發
帑金急加修葺彤軒藻棁秘宇虓虓青甍華梁雕墻
矗矗周詩百堵皆作比和洽于蒿宮漢賦千門洞開
並高華于柏殿大享從郊無待賈生之議就陽有位
如披公玉之圖昔者太元增造廟房多參華族天興
別起東學益進儒生庶姓小侯猶令經師特置四門
學士尚為國子分營何況既美聲飛聿來燕賀魯頖

聿新史克所由宣其頌晉雍大啓王廣于以逞其辭
豈若層臺百尺接少廣于崑丘寧如重閣四隅奉李
聃于瀨水　臣等才同菅蒯祿竊斗筲高臺風雨晏氏
有靡敝之歌飛閣烟雲由余有勞神之論惟此三雍
制度常思獻器于河間四學規模竊附稱詩于南郡
伏願敦本息華勤修飭德採百王之典禮述三代之
遺謨歸璇臺之珠無慙武舊寢黃幄之駕益勵湯修
則心歌腹味沐帝澤于隆天貢羽獻環布皇風于徧地矣
逸事如數家珍雋調叶乎宮羽剸其一臠可以飫饑

命詞臣纂修　聖訓　大訓書成進表

天開寶籙垂龜策于石渠帝述鴻謨發龍圖于蓬觀
竦覩手澤如披銀漢天章敬悍文言長發金縢神采
竊惟太昊紀官以來數文垂象軒轅受籙而後傳教
名臺雖圖浮蘭葉出自人間而字挾星輝來從天上
自是道尊虞典非徒益地西王法備夏書不止授圖
河伯黃魚出濟勒墨玉而殿昌丹雀來酆鄗赤書而
周鑑蓋一朝大訓與琬琰同傳斯百代弘謨比苕華
加寶洎乎龍飛大澤劍起炎光虎步南鄉符開赤伏

而手詔一帙猶什襲于隋唐細書十行輒遵行于雍
冀提戈逐鹿不廢觀書躍馬聆貽惟聞講藝是知五
德應期神謨獨絕三元承統睿藻自然莫不吐綸合
典動翰成經並典蘭臺永垂延閣恭惟　太祖武皇
帝玄烏開祥丕基首廓　太宗文皇帝黃龍膺慶大
業斯承烏名火紀之制悉運神謀鶴鶩魚麗之機並
經睿算著為令甲日月不刊垂此訏謨星雲共爛雖
謝沈雅擅史才莫敢贊其一字房杜特修實錄何肯
飾以半辭伏遇　皇帝陛下握機垂統剏曆開階雷

鳴夔鼓震遐烈于阪泉月照蠭旂紀雄功于鮪水員
丘南祀欽若昊天長樂東朝歡承慈母念　皇祖之
存訓在舊典而不忘洋洋盈耳義若丹銘赫赫式臨
文成金鑑藏諸石匱何由見此羹墻輯以瑤編日可
陳諸几席爰開著作之林特降纂修之命　臣等班忝
鵷行才慙散木抽毫石室冀收狐史江南灑墨芸臺
愧次竹書汲郡式承宸諭敬披中禁之藏書自幸凡
材得讀　先皇之寶訓英辭邁古始知天縱眞人傑
論超今重見受圖帝子裁花牋之五色篇篇彩鳳啣

來綰玉匣之雙繩字字神龍捧出青松煙氣點玉板
以廻鸞鏤管毫芒漉銀編而顧鵲比東哲之三朝草
創獨坐西觀如華嶠之一代纂修特兼南省義在校
讐功存筆削裝成寶軸式訓千秋束以牙籤永傳萬
葉昔蘇軾歎美宸詞比諸慶雲甘露韓琦褒稱御札
奉爲寶劍遺弓何以加焉不是過也伏願儀我先型
纘玆祖武思締造之維艱念率由之匪易降發中之
誥惠浚哲生下尺一之書恩加翔泳庶幾藩天作主
來白雉于南陬亘地稱王獻神獒于西旅矣
鴻文與衍逸思彫華

　　上躬親大政諭內外臣工殫忠盡職大赦賀表
撫辰出震百工奏凝績之庥端冕向離萬國洽昇平
之慶布溫綸于天上共矢亮功沛凱澤于寰區式登
醲化竊惟生而神異炎辛以火鳥命官幼號岐嶷軒
昊以雲龍分職唐堯十六纂緒考績者四岳百揆周
頌十四臨民劾令者五侯九伯蓋總紀綱于元首以
倡心膂股肱而攬威福于一人斯用袞章鈇鉞漢昭
之親決詐書元臣永保孝和之手平強族宗祏無驚
雖尊若阿衡負扆而終歸弼亮即親如公旦秉石而

退守忠貞自主權旁逮臣道漸夌太阿倒授神可借
叢大器虛擁袂能彯寵踵趙高之故智指鹿宮中襲
江乙之喻言假狐山下廢僚洗職徒列坐貂上宰養
名畧同軒鶴處脂膏以自潤三窟謀工植黨與以營
私八關路塞玉鏡常翳金椎坐失雖復封三錢之府
徒爲鬻獄之階卽或設武庫之雞止是賄成之藉伏
惟　皇帝陛下睿哲性成神資天裕殛黑龍于冀野
四海波澄擒封豕于桑林九區塵埽三年恭默九州
殿就日之瞻八載當陽六服切覲光之望紫雲扶輦

光浮甲乙之帷紅日臨軒采耿卯寅之陛鐘鳴九陌
香繞螭頭珮擁千官扇開雉影決封章于前殿衛士
傳餐披奏牘于禁闈雞人伺漏大化維新與民更始
何必名言不減誇孝武之清才豈第大事悉裁識英
皇之善斷爰勑內外臣工各宜殫忠盡職或典司燮
理望重三台或名埒公孤任隆九列或握虎符于邊
郡職在干城或憑熊軾于方州功同保障必如去病
之無以家爲志存報國又若牟茂之不居官舍念恐
傷民夙夜在公朕心簡在豈有黃香不離省闥未沐

殊恩高柔日抱簿書不廢特擢乃渙天波特加肆赦
星開貫索聽烏唱于幽圄風動鳴條覩蠅飛于白市
皇封自協華胥惠化可臻栗陸臣等忝居臺閣空治
簿書幸逢圖治之朝敢負勵精之主事不報而宜行
願效馮豹之伏閤下職當勤而無怠敢同曹相之飲
醲前伏願細行必矜小物克謹早朝晏罷法大禹之
惜陰夙寐晨興效姬文之愛日將消兵偃革躋凋俗
于春臺而貢矢獻琛登皇輿于磐石矣

春容典貴縟以鮮華魏玄成嫵媚自生
張九齡風神尤別才士筆端四時皆備

山東旱荒蠲其逋賦甘霖立沛謝表

天心饗德豐澤沛于桑林帝治敷仁膚雲起于岱嶽
山川滌滌自鳴樹上之條雲漢炎炎忽動室中之籥
竊惟書稱恒燠時覩皇年史紀愆陽曾聞聖世故神
農傳命龍之書黃帝有占烏之法七年石爛曾聞西
岳蛇飛千里金流並說南荒狢走災難勝德旱匪衡
釀鼎名三足豈眞商乙呼雩舞列八童未是周宣請
雨鄭則桑山斬木無解煎沙魯則徙市東門彌增沸
海躍墨蜧于重淵似非人致翔赤松于廣野端在回

天鼓封抱火于西華諒輔推荐于東郡孝和繞臨洛
寺開龍穴以噓雲漢明一御南臺卜蟻封而灑雨考
諸洪範咎徵參以京房占驗豈有焚尫爍石之側繆
希玉女披衣暴婦焦梟之傍埃冀石郎戴笠不殺弘
羊未誅旱毋雖復時占東井難期躍烏呼風佇望西
郊空向桐魚丐澤者矣伏惟　皇帝陛下允文允武
乃聖乃神景命人歸雲繞丹陵之浦靈眉天授龍浮
翠嬀之川天申介福歲薦豐亨雙飛銅雀向圓闕以
長鳴五采容雞起瓊崖而自舞惟茲山左適曠時潦

初非清角吹商下而彈于赤地要是赤烏夾日占三
足于開雲獨傷疾走特踽逋賦昔秦輸及絳役號汎
舟楚發白鹿德同振廩宋人出粟不書貸于司城晉
氏息人亦輸藏于公族何況天波渥洽嘉澍橫流騶
桑三日立起篝漿洛粟千錢何養木略天聽彌卑神
應如響和風習習起少女于枝頭陰鳥交交叫豐隆
于地軸一似零陵山上挾石燕以俱飛還如廬谷峯
前隱靈車而並舞聽吹角于龍山維其候矣驚覆舫
于日下此其時哉何必荊臺向春傳云玉女西來更

傳灌令當塗共詫神娥東去惠渥如斯豐年載詠黍
生夾谷合頴生華禾出文河連莖布采臣等學愧作
霖德非河潤曾識雀護典郡消旱魃于兩河惟希東
皙勸民降甘霖于三日伏願圖匱于豐防淫于逸閔
雨喜雨鑒史紀之有書祥刑無刑布皇風于無外行
見雅教被于麟洲淳風佈于鳳穴矣

筆花飛藻繡口流香移向泰山亦應觸石而起

上以治平未奏省躬大赦謝表

勵志升平逆天心于陽位殫思開泰布帝凱于神丘
萬幾日理懷民隱以如傷六事何懸撫躬脩而加毖
揚紫烟于帷陛非薦德而祇以弭愆渙黃氣于綵綸
以布新而大其除舊緬惟風高卷領憑巾几而檢身
治挾垂裳下鉤車而罪已四海未平貽告惟曰予不
穀一夫失所而稽敢謂厥無愆地震不出四郊不務
瘦外旱乾幾逾七祀惟禱林中漢室發中之詔大文
景之王言唐家引過之文美貞觀之天勑自剛愎自

矜而阽危靡卿引杯笄于玉臺輒稱有命彈琵琶于
紫陌自號無愁卽或築怨已深斂仇日甚天漢兵疲
始降輪臺之語中平盜起乃除鉤黨之文惠非及物
德不由中神光芳氣徒誇功德而除租鶴止鸞停亦
侈禎祥而宥罪伏惟　皇帝陛下至德合元鴻名順
紀青丘紫府儼睿德以承風涿鹿阪泉布雄謨而罷
日埽游氛撥妖霸戎旃所指帷閒後舞前歌薄桂海
燭冰天羽檄攸傳靡不銷烽罷堠乃早朝晏罷頻怵
宸衷集木履冰彌勞睿慮以百司稱職比鳳皇者固

多辠吏濫名刺鵜梁者不少赦除頻下而刑措未臻糾劾彌繁而賄成未止遂使南溟游艇未解凶戈大澤錐徒峙鳴桴鼓爰勅上辛之日敬脩肆類之文黃流夕祼奉金版以升香蒼璧晨燔進幔城而加恪渙茲大號以答天休芝封詔墨含嘉氣于雲標鳳結泥函散棨光于風角豈若晉世升壇宥罪僅叶烏啼宋朝饗帝弛刑徒觀雞舞臣等政愧潤河惠慙屬石日省月省襄文化而無能移臣移民應咎徵而何補伏願樹德務滋綏猷維克舜旌堯鼓尤採于芻蕘周鞁

夏龍寧多其轍迹庶參天兩地九垓樂就日之聯咸五登三六合廣傾風之願矣

有典有則是開國氣象文之藻采繽紛可使潘陸拚翮

上復御經筵賀表 順治十七年

叶琴箏于鳳嵀八音從魯壁傳來耀珠璧于龍墀五色向嬀川銜出敷詞坐殿則秋葉埽風析義承顏則春冰融日竊惟書契未興典墳罕述猶復丹甲青文授史皇于雒水白圖赤字吞天老于河都自是文開書制道重師臣紀后授經蒲衣披簡錫龜嚀于西渚勒魚璧于東津開雀戶而北面受書入萬宮而西旋咨範伊雒學古有禪臨軒亦越近王不離講席甘露諸儒石渠雜論永平三老太學談經梁家說禮于壽

光唐室集賢于麗正坐論前殿莫重于天章日侍清筵有關乎延義然而服膺六藝在日就而月將庶乎研悅七經貴升堂而入奧若乃馬上授書徒奏一篇于陛賈戎間講藝僅分半部于魏公南宮北宮雖藏書有府甲夜乙夜亦披藂徒工間四月而避暑正叔直諫于邇英漏七刻而投函仲夔密陳于崇政一間游盤便同落葅茍牽邪說何異斷絲伏惟 皇帝陛下五德乘乾六符合祉探奇宛委羅日月于書巖訪老崆峒蘊風雲于道藪固已垂髫就塾逾周誦之六

齡珮韘親師邁孝和之四歲旦前佚後如坐西雍春
誦夏絃不淪東序若此明聰天授猶將[illegible]鑄勲華如
斯齊聖夙成自可糠秕典籍而乃濬宮秋席月飛銅
鵠之香紫殿春筵花覆銀麟之案正如伏理建始授
詩必盡三百五篇之旨還似夏侯元封進傳遂明二
十九策之文張酺日講一篇程頤晝常再名　宸心
式沃清流不殫于惠風睿藻日生明鏡豈疲于屢照
朝聊侍蜒折柳葉而有詞夜漏陪筵撤金蓮而嘉歎
日新靡倦欲罷不能雖使金華殿上張禹說經肅成

門中王朗講義豈足方此純脩何能儷茲贖典臣等
學同書麓博愧經廚所新尺五近天時坐入磚計日無
忝家丞秋賁乃效遂心荷同庶子春華難施蛾術伏
願遜志修來崇功邁往進方正之士則宦官宮妾無
隙可乘讀帝王之書則俳說稗官何緣得御當戒四
部無遮之會同泰廣延勿效三藏大品之文重雲都
講得名教之樂地守傳世之良謨則期門虎賁之士
盡號通經龜茲鄯善之王皆來就學矣
清詞妙緒眞如初日芙蓉

午日瀛臺泛龍舟賜宴羣臣謝表

花迎鳳輦風廻重璧之臺蒲泛龍池日暖沙棠之艦
仰天情之偕樂賦令節以承恩竊惟夏后瑤觴升高
臺而組舞周家羽爵汎曲水以潔洄列百戲于南譙
榮開春日泛樓船于汾水聲落秋雲若乃芳辰遊豫
令日登臨南浮橋下挾二望以從行東流水邊聽兩
生之坐論紫萸九月彎弓戲馬之臺黃菊三秋刻賦
商飈之館非有縱心何妨爲度惟是夏畋洛津十旬
弗反齊游海上彌月不歸止瑤水而期來登強臺而

忘死東臨碣石採藥求仙南過潯江射蛟作脯昆明
沼上挾風雨而石鯨飛太液池頭遶葭葵而黃鵠下
臨春綺閣坐狎客以裁詩水殿龍舟引宮娥而奏曲
雖復八鸞時邁空頌皇歡六羽從行徒歌宸賞伏惟
皇帝陛下德美虞諧功高夏籥握金鏡而受河圖執
玉衡而運乾曆寒冰厚尺鳴銅雀于西城黃氣浮天
躍蒲龍于南海嘉辰在御令節時乘丹魚出水芹藻
沉浮黃雀生風林柯披拂焦泉初唱早駐節于冰臺
榮木載吟已開簾于風觀茲惟午日允協民歡四人

蹋草傳雅戲于漢川五彩纏絲逐隹辰于鄴下爰陳法駕式幸瀛臺雲烟籠罩上出崑樓風水淪漣中通閬苑千迴曲渚飛絳火于高枝百轉迴塘散青金于瓊樹駕夌波之輕舫紫桂爲橈鼓觸月之飛舸木蘭作檝爰宣卿寺並召詞臣特張水戲俱賜芳筵黃頭擎櫂束錦帶而駁駁赤羽浮瀾鼓靈鼉而蜿蜿樂且有儀飲而加禮影娥曲沼不聞弄月仙人積翠圓池豈有歸風女子臣等潔愧浴蘭才同懸艾非孟嘗之少敏終大厥門慙胡廣之晚成自開其褰樓船輟御

敢同廣德攀車內殿自來有類鄭鮮啓事伏願聽採懸軺絡中巾几湘水懷沙痛思荃于屈子綿山抱木悲封股于介推則明良載詠被帝凱于八紘貢享胥來廣皇猷于四極矣

盛唐應制諸篇後人誰堪擬作讀此文者試平心論之

進通鑑全書表

繫日繫年萬世元龜之冊記言記動百王金鑑之書仙臺文簡青藜流白鳳之輝甲帳披圖赤雀吐丹書之彩金籐拜獻玉軸跪陳臣等竊惟疏仡禪通之世書契未興會盧赫胥以前典文猶闕尚復鱸魚折溜貽列聖治平之書龍馬浮河出歷代興亾之數是知章往察來天開方策以故辨疑傳信世重載書蒼頡開兩粟之奇典司左職沮誦發奎文之秀掌命右班堯典成于舜史虞貢紀于夏書史終史摯垂二代

之良篇史佚史籀成數朝之實錄李聃柱下起白鹿而修文左氏素臣應斑麐而載筆斯皆言無虛美世奉典型紀以直文篇難芟薙若乃南史稱齊百國有春秋之號赤高傳魯千秋有鉞發之談董狐直筆不聞專輯晉乘倚相多才未見獨成檮杌史遷謗書獲戾班固飾關貽譏大家贊附于人表范曄詭譎于傳仙西蜀撰書僅堪易粟北齊著史不免求金分職編排僅有晉隋二紀儷詞著撰仍歸歐宋並裁是則成資治以十九年篋縷百代輯綱目爲三十卷綜覈諸

家芟夷煩亂可幾春秋旨遠之經貫穿古今允稱學
問沃心之美伏惟　陛下德合兩儀智周萬物校獺
而熊彪協兆求書而漆竹廣羅以異同斯別莫尚編
年知得失攸明獨詳通鑑爰飭具官特加修纂入蘭
臺而典校坐蓬枑以研綜鼠鬚麟角風生翠翡之牀
縠樹桃花釆焰烏皮之几非徒領之荀勗僅炎幽塚
竹書撰以庾才止輯靈臺秘錄臣等才愧夢腸文慙
反胃敢並荀崧掌輿詎同華嶠搜文言經幸本尚書
事紀必綜稱史繹邑扶風皆良史也要刪煩雜而歸

雅馴蔚宗承祚非逸才乎在正偏頗而稱斂聽不以
穢史魏收同譏弄戟豈因榜衢崔浩悉譜受賕皆本
有美有刺之微文繼溫公文公之鉅冊裴以璃琉之
軸釆映堯眉標以牙錦之籤光搖舜目伏願無荒無
怠斯邁斯征入四學而尚德尊仁拜三老而執酳進
履則齊天作王雅化被于漢汾亘地歸王文轂馳于
觚竹矣
屏絕恒談獨標新穎包羅史傳揚扢源流石渠鈔
選舍此而誰

冊立皇貴妃尊上　皇太后徽號恩赦賀表

三宮備典式懿訓于東朝九御垂刑降慈恩于西掖
德歸媯汭金章加長信之徽名慶洽堯門玉冊耀增
城之淑德竊惟有熊觀象參選彤魚帝嚳瞻星明升
簡狄虞虛中闈史紀三妃周廣小星詩揚元后儷三
公而襄禮述四德以宣風于稽內治伊古爲然故漢
選盛于中秋而晉制沿于江左雀釵晨侍鳴玉珮于
房中象簟宵陳約金環于寢內班姬引義辭鳳輦而
不升馮媛忘身當熊檻而弗却本是高辛淑女何妨

班在四人非如漢武夫人徒爾歌其獨立以故馬妃
明德旨出長秋謝媍賢才選由太后自武元而後迄
宋魏以來西宮鱗集三千內級蟬聯十四挾傾國以
求仙得溫鄉而終老重重寶帳坐雙璧于雲中曲曲
珠樓下兩鬟于天上班遇趙而辭避尹逢刑而掩泣
甚乃釁起兩宮禍成弈世衛家一斥遂流毒于吹沙
雲氏小嫌卒號冤于升樹安望許后擇妃納佳人于
甲觀宣仁見婦歎內助于瑤華慰慈母之惓惓報降
恩而罔極伏惟　皇帝陛下岐嶷應籙神武膺圖虹

開瑤月光浮若水之濱電繞樞星采徹壽丘之野茲
者道符紫極三星未耀其輝德冠瑤宮九御應充其
數敬咨　聖母愼簡皇妃西漢五侯本號曲陽之裔
東京六族素推平望之家生有天休覆玉衣而自異
相當至貴披鉤弋而稱奇爰涓吉日冊拜丹墀畵輪
翟服視椒壺則稍夷龜紐雀鈿比青宮則加進春廻
栢舘繞琪樹之游緣日媛西宮散猗蘭之香霧如斯
嘉禮允洽慈心增美號于龍章蚤徽崑峰西極布尊
名于鳳誥遐馳瀛海東陬　皇太后列女誡于几筵

初來有教採內儀于宮壺月侍不移周歌姜任六宮
以敬順稱賢宋美高曹九御以嗣徽見德　臣等才慙
大雅行媿國華梁鴻娶婦曾聞舉案維恭潘岳事親
自謂扶輿足樂歎綠珠于雙角峰頭望白雲于太行
山下伏願敦崇五典弘整四維慕姬文之雅化法虞
舜之克諧七華寶扇何須獨賜昭陽百練金鐶那得
終留長樂行見蒲草無根開玉廚而助養素烏有足
望金闕以鳴歡矣

典雅有則諷勸並佳

上諭部寺各衙門公同酌議利弊事宜奏行謝
表
聿求隆化周諏于已治已安誕啓昇平博采于在官
在府同寅無充位之慙進賢有揚廷之美竊惟虞廷
敷奏維先周室言揚爲重佐武者十人而南宮入士
各效其才定漢者三傑而滕薛諸公共宣其力開元
樂業羣賢共舉弘綱元祐民康衆正力除弊政國家
庶績咸熙要在官修其業人臣因勢利導尤期上綺
其言若乃造辟無聞書思莫對治國若芸田而害苗

勿去爲政若調瑟而絃急勿調養名遁事萬夷甫之
清談沈職慢官飮曹參之醇酒以官舍爲郵傳知公
庭有捷徑雖復策類治安懼一鳴而同仗馬卽使書
成摩切亦三緘而比寒蟬甚或齊人多詐竟背約于
上前安望長者之言肯推美于下吏問股肱其安在
居喉舌之謂何何怪洛陽年少排絳灌而上書齊國
諸生屈孫弘而言事伏惟　皇上陛下天亶聰明神
資謀略膺三正而度列辟握入柄以馭羣臣念六府
之孔脩思八政之無紀職名中正而劉毅歎爲奸府

稅稱什一而陳留傷其墾田射策則飲墨一升竟爾分香貢樹出車則屢干旗鼓尚復總鉞戎行黃沙赤石頻搖貫索之光紫柱彤軒欲負中天之鍕雖副封白去而露章猶格 上聞郎典客習儀而屬國尚乘來遠廷平屈于詔獄誰復爭罰渭橋馬政奚于置郵詎足同功汧水掖廷之食指數千陳蕃應諫上林之隙地幾許鄭侯何言 王儀銅狄何術可以若天竹律金甌何音可以合祖 豈其犀符花綬爭華九棘之班第云天府仙臺空側三槐之末官制具在臣罪伊何特令考稽利弊更諭分職奏聞周典倫于六官而行于君攝元豐則大誤秦政反于三代而通于井田封建則不移但令金霍同心貽世耦俱無猜更若房杜共輔貞觀斷謀相濟況居不諱之朝益勵勿欺之節何必兼何伏閣特覆彼于黃門無須向夕伏蒲不阻封于青瑣臣等質媿知囊性慙佞草珥貂濫座還同齊郭吹竽削牘補天亦似遼東獻策伏願洞如觀火虛若納川懸鞀振鐸非徒表折檻之名式耦還閭豈止慕迎輸之禮則抵璧投金仁封于比屋士階栝柱操勵于釜魚矣 語語石書

滇黔蕩平冊告宗廟表

九區一統溯集命于開基六合同風用告成于纂烈參井雖徼外小星有不望辰樞而北拱鏤磬亦荒陬方物從茲薦清廟而南浮竊惟軒轅五十二戰符合釜山天乙二十七征玉歸亳社鬼方勦旅殷宗克以三年鮪木輿師周武尚勞再舊蓋蕞爾井蛙不難置之大度外而狡焉封豕安忍困此一方民王師大獻則奏凱宗祊天討成擒則數俘世室夏啟有扈之戰告用賞于齋車姬發盟津之師誓行誅于木主若乃番禺秦尉據南海而不朝百粵漢臣割東甌而自擅雖閏位餘分正似夜郎坐大而盜名竊字還如臥榻鼾呼故知弁包區宇夫豈人謀底定河山允維天授復雖太康之平吳上觴開皇之俘陳告廟未有若揚威武以振天聲混華夏而收洪捷如今日之盛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神功出震睿德開階翔文化于方州揚雄謨于區甸貫胸長股重譯來賓沒羽白環浮航效貢何況河西五郡識王命而歸圖吳越四傳版天心而獻狀而乃牂舸石抵尚阻聲靈六詔金城猶

懸險隘大似莊蹻畧地棸苴蘭而自王孟獲弄兵嘂
白厓而屢叛詔彼六師申之三命哀牢複嶂險甚重
關羅甸靈江阻同天塹飛鳶跕水勒銅柱以何年揮
羽渡瀘上旂臺而無日而乃天戈所指勢若摧枯戎
鼓一鳴形如破竹南冠坐縶角崩鐵柱之崖左袒生
降路絕烏江之渚妙畧七擒羽書三捷率土歌功泉
東爾惕念南中負固雖同因壘之降恐一將功成不
免塗原之戚毋若嫖姚出塞禪姑衍而後功勿同車
騎臨邊勒燕然而張伐仰賴　祖功要歸　宗德陳

之祝史九廟憑靈告于文人億年馨烈勞熊羆以奏
虓恤汗馬以歌鐃遂使銅鼓石旂永絕登陴之望碧
全金馬長浮向闕之光臣等穿札無能按圖坐失掉
陸大夫之舌詎招椎結歸誠棄終子山之繻竊愧長
纓縛叛伏願履盛思危防淫戒逸入廟而觀欹器謂
祠而感笥衣印令困陜勿追恐如蒙氏揭碑而北走
應念窮猿加郵令若武侯立廟而懷思則延頸向風
被流沙而浹浴日擊轅觀化游侁佗而樂華胥矣
鋪張景鑠如駱義烏露布文

建極殿落成賀表

控憑函夏仰天位之攸尊表裏山河式皇居之克壯
法北辰以御宇象迴五潢正南面以嚮方勢凌八極
竊惟上棟下宇易象維隆左室右堂禮經斯備儗二
儀而有制不尚形鏤法三山而是營要歸壯麗軒轅
傳敎名臺豈有五城駕海伊祁總章號室不聞貳館
凌雩夏以峻宇是箴殷坐聽宮爲治西岐則文梓生
庭南單則高蔦列柱稽其制作伊古有然未央初搆
制度出自酇侯陽館更開圖畫俱從公玉享長樂而

觴行有九御德陽而獨坐維三漢家建始視朝歷傳
不改魏氏太極大會數代無更步元游凱孝文以比
虞廷敬法郤非建武猶承秦殿天子九州莫主豈有
私居王者四海爲家不求考室自化人有作世次增
華漫引岱輿巧模方丈落星望月下班氏而引繩承
露迎風起離子而督墨述其嶕嶢則蘭林蕙草語其
竦峙則鳷鵲鴛鴦所爲參差秦闕徒令漢祖爲宮蔥
鬱吳都坐使元皇攸宅中天荷鍤許綰所以有言北
殿落成鍾離因而納諫伏惟　皇帝陛下誕敷文德

載纘武功祚開宛委之山成揚絕轡之野念帝京擁
山環海夙號神州知天室詭漢跨周允稱辰極爰勅
具官臣新前殿綵梓杜而審凌詎推陳氏採柏梁而
雲搆不數漢年自成匠石之斤無假越巫之術如天
所造不日而成郢郡霄宵巧雖方駕燕都子午工匪
同塗 皇帝整出房之秘駕陳環衛之陛兵華燈四
照廣樂具陳雙矚紫袖早開甲乙之帷九列金貂共
納卯寅之陛迴軒丹碧朝霞上而增輝絲累瑱玕清
飈萃而流響雖復建章之千門萬戶並此非倫庶幾

明堂之九室四阿方茲可述臣等一畝爲宮三徑是
闢介傳堯世築貝闕于塢宮不信軒皇築崑臺于西
徼敢引晏嬰靡敝之歌竊效由余勞神之說伏願敦
本息華務勅飭德歸寶玉于璇臺無慙武舊寢遊車
于黃輅實踐湯修行見榮光四塞休氣連帷麟遊文
囿之中鳳集阿閣之上矣

宮殿諸賦莫備漢魏此種風骨逸焉寡傳

皇太后聖體萬安特加恩齊發內帑給旗兵賑
貧民謝表 順治十六年

仁心貽假中天佑于慈宮孝德溥施覃帝恩于赤甸
廷照玉枝之采觴奏萬年綸開金穴之輝詎歸雙闕
竊惟王者不匱事親天子至仁育物沂姚墟之烏足
仁風聚邑成都感石紐之龜文淑氣東漸西被孝則
莫隆于漢世東朝禮若家人至性尤篤于宋宗敬養
仁聞天下神魚丹甑加蒲扇而搖風廿醴銀甕載金
車而增采若乃慈和少間美疢是虞千秋秘殿難劃

茬鸞長詩深宮未京白鳳姬文憂難正履漢皇勞不
解衣復加一飯玉食慶于萬方更進一觴美蘇榮于
四海若乃悲人疏于廁中自廿廢寢改金旂于光宅
終致斬關既非五日來朝步新豐之宴笑安得三時
至寢追長信而陪遊恩波所及僅同賜帛主家惠澤
所施難比數錢姹女伏惟 皇帝陛下岐嶷天縱神
武群歸五雲華蓋威揚涿鹿之墟七緯星圖德被洞
庭之野自嬰神器採三代之遺風雅意文謨備百王
之盛典恭事 皇太后怡聲膝下察色堦前常羊雷

澤恒思龍迹劬勞華渚壽丘每念虹榻勞瘁乃日月揚光徵虧璇室風霜循序偶沴瑤齋　皇帝晨至忘餐晏朝遺寢求上藥于閬丘購青囊于瑤浦既而奉丹丸而來月戸聽廣樂而返鈞天啓玉階之仙蓂萬葉菁葱贍金丹之靈萱千枝菴藹式豫　皇情彌生慈凱景雲天覆飛下九重甘露宵零已垂三殿爰諭計臣首頒內帑給禁旅于八旗賚貧民于三輔太乙三千飲酈恩于灤水河魁百二被纊德于燕山况復時維儉歲道有饑民採蒐莢而鳩形臥翳桑而鵠面

一染烹黿之指永懷食馬之恩遂使神州赤氣如鳴少昊之山帝輦紫光似沛櫟陽之雨豈獨拜颺羽帳取諸脂澤之田鼓吹旗亭僅分湯沐之邑　臣等學慙曾閔行愧荀何籬邊粟固知有隕自天木上求魚何意信能及物自升孝治之朝益勵勸忠之志伏願塞乎天壤施無朝夕傷心于役嘗浮杜孝之魚惻念當官必叱王尊之馭豈弟著烏集闕式孝弟于斗中白兎來遊被仁慈于日下矣

君家仙骨日飲瓊漿他人服之定成青泥矣

上以海寇勦平江南被殘地方蠲其租賦謝表

順治十七年

雕旗蕩穢洗天波于烈火之餘鳳詔宣恩廻陽律于堅冰之後赤眉坐掃何損金甌白骨重衣長調玉燭竊惟牧野懸旍賚先四海孟津返斾扇及騊人閭廬上國爭衡親巡困乏勾踐海隅圖伯躬勞豆觴軍旅必有凶年蠲除為急流亾不恤樂土安集為先若乃木冰雨隕蜂起亾徒石鼓山鳴鴟張餌子關西諸盜謬稱赤伏之符鉅鹿羣兇相扇黃天之籙遼東浪死

聽曲而走白山海上長生聞名而歸巨壑此雖狗偷鼠竊盜弄潢池其如鶴唳風聲奔疲州邑張魯三巴嚮應孫恩八郡坐淪羸民何罪罹此膾屠人牧誰司縱其蹂躪兵若火焚玉石民如霜殺艾蘭突上將于咸陽焉能安堵逢太師于東海更甚赤眉營中明月便如高會平臺寨裏清風不異稱觴河朔中原盡捕鼠鶩誰復上聞吳人就食蕭羸必無繪狀安望漢文承戰闘之餘頻以蠲租下詔孝武悔征伐之事專以富民封侯伏惟　皇帝陛下文脩舜戚義振軒弧崇

開流霞啓英姿于漢代長安近日邁夙慧于晉年赤人出洛章有道之靈符紫玉浮山表無疆之瑞命雲旗南指開百粤之山川雷鼓西征靖五溪之烟瘴而乃重溟亾命絶烏游魂田横五百擁一劍而不來衞滿千人阻三洲而自王狠烟突幕府之山蜃氣布石城之路攻屠城邑刼畧吏民遂使金陵天塹倉卒登埤鐵甕要衝張皇乘嶂皇威赫濯神武萎夷投杯席上膽裂西人麾劍城頭首懸北闕一戰横江盡發岑彭之炬直衝沔口竟摧黃祖之舟伏尸可築京觀積

甲直齊熊耳聖德如天神威不殺全齊七十餘城必有義如王蠋河北二十四郡豈無忠若眞卿亟詢被陷諸州更察受殘百姓寬其租税弔彼死傷于是驚魂初定蕩折纔歸來東莞之舊宅灌莽冐塗尋南頓之荒田蛙黽塞路吹簫舞鶴之塲悲風蓬起走馬鬭花之市落日砂飛一邀浩蕩之恩長保室家之樂蕪城峻堞何難更殖墻田京峴重關便巳復開銅穴舊日花開燕入藏春之塢踰年草緑鶯啼遊夢之樓被累葉之舊恩浹重熙之渥澤何憂蜩像乘潮復覘風

而邀路從此馬銜逐浪且望日而朝宗臣等學書不就擊劍未工愧謝安之逸氣坐郤泰軍慚耿弇之壯心尚留漢賊伏願豳風矢誠無逸陳篇弄兵皆吾赤子解網盡是皇人焚邯鄲之篋遂令反側自安按銅馬之舊正使腹心共許行見獠洞蠻陬誰不望皇風而獻貝梯山航海且復就帝日而歸圖矣

竊正論于風華書要策于頌禱南陽鄧禹隆中孔明有其胸次

幸太學躬行釋奠謝表

纂玄丘之靈緒道吐麟書降紫雁之榮光文垂烏帛霜輕流日飛羽薈于槐林風暖棲雲映絲纓于璧水竊惟青丘紫府閭道滕行黃薈赤松承風趨拜伊祁降心姑射志窅汾陰行姚姒體肅衣聲高虞坂生依函杖承範束修沒頌嶽音式刑俎豆先師先聖周制重于瞽宗合舞合聲春官尊于樂祖自香霧下庭洛巷能于闕里流虹垂地化黃玉于端門天縱水精之子自昔無倫代尊儀古之名繼今有祀帷壇杖履風

衍睿娀塈廟鼓鍾神憑泗樹猗歟至聖越若宗師乃公得之馬上猶加禮于投戈文叔起自白衣嘗展敬而講肄繼商孫以承統淵乎梅福之書合庶族以榮宗卓爾孔信之對太始則冑子陳牲奉書入座建武則貳君舍菜躡屐在門立學刻經二漢始備設懸列舞五代講明若乃升堂發識彼姿男子亦何爲破壁聞聲卽眘共王其安在水南數步耳孝武更立中堂東祚可由乎天監居然上坐引沙門而相難追知鍾鼓待鳴進奄暨以上升安問宮牆數仞伏惟　陛下

誕膺瑞命長白之里社自鳴徵受靈符混同之金刃先躍南郊八陛蒼璧時承東畝三推青旂肅事念崇師重道生民未有其人知論奧探微百王誰出其範爰協丁亥之期再行釋奠之禮八篇舒芬四璉合旨玉戚邁雲翹之舞金懸高晨露之歌侁侁國冑側函席以橫經楚楚儒生伏橋門而觀禮　皇帝鸞旂翠蓋進月御而捧驪霜仗雲麾叱星驅而按節詔無北面親奠兩楹亭以多儀躬行三獻在昔孝明行更老之禮稱絕典于東膠晉惠起講論之堂誇崇儀于右

學自是升辰西立僅闢具文憑几南臨都成故事式我官師親承道範譬衢樽之待酌如倀鼓之有相章編鐵鏞叶五典于琴箏絲筆絳衣燦七經于星緯何必瞻河目海口之儀始謂炙諸棟牖沂堯肩陶額之質見此羹牆臣等才同刻楮學似聚沙愧子華于建武重九席于談林愍文伯于永平創五郊之崇義伏願睿修日邁聖學月征披圖書于甲帳宮漏藜輝偃韜略于寅車邊烽彗埽則夫期門羽士授以經書荒徼禋玉葉其冠帶文化被北景之衛雅風扇交河之北矣

子安嵩山廟碑並稱絕構

甄別在京三品以上官員謝表

紫宸考績對颺表葵藿之心玉几稽功升降奮雲龍之氣知臣莫若主昧死布其腹心報主以知臣有生捐其頂踵竊惟三代黜陟之科簡而盡善近世廢置之典密而愈淆京房課吏本郡止可自行劉邵都官庶司僅堪共守故五品以上太和親論朝堂內職諸臣杜恕殊科郡縣自昔吹塵負弩之佐築崖釣渭之賢方在叢林之下已識其人況居槐棘之班必稽其績漢高之論周勃信彼樸誠光武之稱王常歎如金

石馬周特達貞觀豈因延譽而得蘇軾見奇神廟終保遷謫之餘惟上失懸衡斯下多揚扈素餐速謗者自多持祿養名者不少薛恭止堪小邑繆以社稷器自期公綽不可大夫爲非百里才足重終日清談輒曰庶務自理强人飲酒亦云守法無撓小考會政既莫摘其愆繆大計程功誰復別其連最濫竽充位續尾曠官學司馬之巧宦自至九卿追崔烈于鴻都直升三事以故命魏相而稱直臣焉知豕目之未露誰復坐南宮而論人傑共驚龍準之知人伏惟

皇帝

陛下至德淵源仁風淑穆披黃圖而建極合天運而履中五臣八士龍躍雲津四岳九官鸞翔漢陌以朝廷乃紀綱之原卿貳爲庶司之準或贊道槐庭或掌圖書省或副玆端右主喉舌而占斗樞或秩在參衡象江河而省日月果如漢入四奇魏基五儁自應岱鼎嚴廊若其九寺宜裁三臺可并安望作霖匪甸特諭在京三品甄別親行升諸鈞玉克副後車用汝彌金允符圖像豈其典司燮理刑獄徒委廷平名號公孤朋黨難除河朔若乃任隆九列位冠百司寧徒輯

陸玩之良箴不過瀉杯柱下笑雄都之遊謬何妨泥飲齋前簡在帝心陳力就列惟是位高疾僨官怠宦成孫弘之布被與劉寵同稱徐邈之上書與蔡謨共論或王戎門調戶選輒比題目于山濤杜周前律後令自許持平如張禹宸鑒如冰天明並日佳九齡之風度進以上階識鄭崇之履聲升之台宰豈有東觀校書同馬融之不調寧至省郎功美向安世而自陳

臣等謬側班聯忝居臺閣乏賈董之奇才媿蕭曹之守法徒以尺短寸長幸揚光于日月竊比細流卷石

思有補于高深伏願如天隆照仍日代明毋以舉羅無遺羽四出蒲輪當知郄帛有高蹤三徵鶴詔則群才景附九霄開德曜之輝庶政咸熙八柱頌天工之亮矣

典質有西漢氣

命太常制樂以光祀典謝表 順治十七年

寫雅音於冷竹鸞鳳齊鳴度法曲於空桑風雲胥應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玉振金聲斯禮官升雅頌之章貫珠止木竊惟一代治成必有歌風舞羽百神享止乃稱極地蟠天代不相沿義無重襲若水承雲之奏寧仍八闋于葛天商丘晨露之歌詎蹈三嬪于夏后流山谷之音鬼神蕃禮張洞庭之樂日月昭回古音發乎天籟昔制準以中聲飛龍咸黑雅擅裁篇伊摯姬公並工作頌享桑林而一變鬼物忽來引清角

而三彈鶴雲驟起自非長言永歎合志怡神何以揮羽鼓宮洞心駭目泊乎濮水輕絃夜浮北館瑤山促節晨吹西臺沈玉宵於零陵簫韶絕矣湮銅尺于雒野武勺亾哉沛祠仍雜楚聲渭廟猶施鄭樂建元始立樂府協律則都尉稱工永平更隸黃門鼓吹則材人並奏梁家十二曲成而神人雜用隋氏九部樂奏而怨亂繁興文皇聽玉樹而怨哀徽帝準黃鐘而拔指工歌闕次銅竹俱乖典樂失傳笙梧並爽伏惟陛下纂成羲昊垂拱黃軒蘿圖天授斷鼇足而四極

平金籙神開應很蚃而六合順念克禋克祀必饗德以受釐知有報有祈在達誠而致福敬將歲祀式重樂章皇哉昭代之典章允矣元音之雅則惟是伶工習器鹿鳴四什至太和已失其傳及夫學士拘文肆夏諸篇即穆叔未詳其類必文追周頌之文而衍以賓常之調律斯曲合商歌之曲而定以荀勗之諧聲正似貞觀文舞協磬韻于丹陽乂如泰始清歌合鐸音於鉅鹿爰咨宗伯特勅典修音維叶器文以昭容振木縈塵抗虞秦之妍弄游魚仰馬度牙瓠以諧神

刻羽引商協有莘之石律樅金擊玉準京氏之霜篠何必神光燭夜下太乙於竹宮金氣浮河化尺書于別殿臣等學昧十倫才慙一獻追杜夔之肄業僅有殘篇續崔豹之說名徒多剩義侏儒輒進宜加司寇之誅絲竹在前猶觸侍中之氣伏願防淫崇德移俗化民敬天祖以圖幾交且明而勅務雅音闡作絕秘戲于掖庭巫舞弗陳郤材童於帳殿則禮明樂備何誇長醉鈞天化日淳風自致謳謠擊壤矣

　樅金戛玉聲滿天壤太史公作樂書望而卻步

名天下循卓監司李昌祚等六人以卿寺擢用

謝表　順治十七年

人臣分職修方大君計功錫命紫宵一顧顯賞隆天著玉同升酬恩重地竊惟陪軒侍幄之臣時建旄而作牧持斧繡衣之使每乘傳而升朝軒皇六相分授辨方虞帝一官在廷稱岳旦奭坐論槐庭出主東西二陝武莊世承茅土入為左右上卿自是按部六條元封舉為守相而巡行八月建武特重外臺張既單車還郡會誇衣繡畫行羊祐持節督軍爭向樹碑遙

拜以故循良稱最多聞超擢特優段潁徵還都下曲蓋蔽天郭賀褒重上前搴帷見日自採訪分道苛求監司建臺角立敗官為墨等鬻獄于叔魚黷貨無休比食人于封虎潁川鉤距自矜廣漢之才關內束薪敢犯寗成之怒何以宣風萬里不隔三尺階前布政東家便察西鄰舍內伏惟　皇帝陛下躋羲皇以齊泰邁蒼帝而開雍擒封豕于桑林斐兕掃欃殪黑龍于冀野刷馬洗兵臣等一時承命分剌諸州敢曰尚溥淮陽聊為臥治平原在遠雅意本朝在昔觀風察

俗稱延壽于穎川振紀提綱追晏殊于襄邑宣猷關右治行曾許不疑潔操西凉移風還嘉孔畜澄清郡邑柳楦丹陽振起雅風舟虛吳郡　臣　昌祚等比年以來祗謂攝官承乏之大計而後尤恐速謗貽羞何意聖恩特加高蓋更承天寵並奉勅書俱令還朝列諸九寺綬花亜赤並流月罟之輝扇尾裁青共側仙臺之步　臣　昌祚等本無戀劇之才非有安頒之暑渡河滅火事偶然而上聞臥轍守關名無端而下借承恩怵惕就列恐惶伏願採及芻蕘鑒茲蔀屋不修不飭爲

下官惜此惡名賜玦賜環遇大夫必有加禮則明通海岱賢于十乘之珠烈被江河不美三條之帶矣

引事入情敷詞合度金奏滿堂笙匏無奪六朝神品

上以海寇未平命將分道搗其巢穴尅日蕩平露布奏捷賀表　順治十七年

皇靈震疊三驅成獻馘之功神武安攘一鼓奏投戈之烈命樓船而耀組甲馳天闕而奏捷書竊惟烈山若水之聖猶有侵弄凶兵窮桑涿鹿之君時見鴟張乘險故南蠻叛德必典丹浦之師防風後來不免會稽之戮若乃茲茲渤澥汨汨滄波衛滿千人聚亾徒于浿水佗台百室憑絕阻于熊津遁窮島而不歸掩田橫之面目走海門而自立誇孫氏之裳衣自非占

風候雨希聞重譯南來即使擊汰揚舲未必解戈北首以故母丘玄菟之戰懸車頳峴之山王頎沃沮之追刻石九都之嶺渡冰淩于溟浦事絕晉年下游艇于樂浪功希漢代若其大艫噴濤長艢駕浪挾水伯而霧飛鼓波臣而電走大業再浮渤水未能更築泰嶠貞觀直渡遼河詎足追銘漢柱伏惟　皇帝陛下岐嶷天授睿哲性成握哀履翼斗中為孝悌之王授籙膺圖海外奉華夷之主補天五色更聞煉石之功歸地七旬再見舞干之績乃以窮鱗漏網困獸潰防

本爲亾命走鯨鼇而誰歸盡屬流人入猿山而靡泊蕭蕭風起似聞易水悲歌硠硠濤飛故作遼東怨曲反易天常甚聞王室豈若綠林青犢乘間阻兵非如白馬黃巾因時草竊何得逭此天誅安能緩其撻伐爰勅雲臺名將俯我戈矛並由海道諸州窮其巢穴蒙衝萬舳三翼凌雲走舸千艫五樓桀日震水伯于天吳[illegible]海童于巨鼇發鳩飛羽銜東石而西旋窮髮游鱗避南風而北徙伏波金鼓先發番禺下瀨旌旗直凌彭蠡甬東習流之士挾赤馬以奔胥丹陽擊擢

之夫轉蒼鷹而驅電並搗窮巖百濟之旌旃盡解直搜營窟趙陀之帷幄俱焚水仙路斷逐浪死而誰呼劍客天亾痛巢空而自刎縱橫積甲直高方壺之山汨沒流骸難洩惡焦之水渠魁授首脅從請囚坐星門而受璧許以自來開玉帳而數俘待之不死旋師獻捷豈徒聞喜錫名飛檄奏功自必凱歌飲至臣等才遜鳳毛學非麟角懷傅介之壯心馳羽文于下馬愧袁虎之斂手草露板而倚鞍荒檄非試兵之地竊擬祭公北伐之書海陬豈閑郡之疆欲上仁傑攵求之策伏願化俗以文招攜以德橫至可王安忍驅無辜于巨浸益降不殺何妨赦有罪于洪波則東津九種自解辮于金馬之門西塞千城且歸版于鴻臚之府矣

讀漢檄唐露布千篇拾其一語便可壓卷

上躬祀圜丘方澤奉　太祖　太宗配享賀表

順治十七年

伏以禮雖報本覃仁孝于靈壇道在崇先合天親于陽位南郊列陛雲遶鬱朱火之光西室開帷漢陌拂紫烟之氣古今鉅典遐邇崇瞻竊惟大易薦帝之文兼乎配祖配考孝經顯親之義極于事地事天虞夏致郊共隆王日之典殷周卜禘同展承天之儀道從報始義重感生靈威赤熛名本于太微少昊黃炎祀從乎王氣祖爾並配前紀希聞帝后分郊向經罕述

故橋牛瞽瞍罔顯于虞年而主癸扶都不傳于商代若乃思文載咏配天嚴父更隆享帝特牲詳于禮篇明堂備于周制可爲將其蒼璧允協告虔陳此黃琮克諧饗德自夫蛇浮鄜衍輒誇玄冥之祥金質櫟陽並侈蓐收之瑞西京增祀五帝列于闕中南頓崇祠四親追于洛下長門道側晨看冠冕同遊太一壇前宵見流星自起雒陽初定更湧神堯隴蜀方平始追赤帝燔柴之儀雜矣迎廟之禮缺然至若支非有嫣妥脩委粟之壇派是赤劉空設武擔之位建康多禩委紫微于側班牛首宵燔攝黃流于虛次齊則有郊無配徒壯宮帷梁則用特非牲乃陳蔬果嘉壇昭假何與追崇吉日明禋無關配享止有晉除五座進宣祖以昊天陳更二丘奉德皇于上帝斯元顯慶溯仙源于在下豈云功德並昭至道祥符迎昭應于青城寧比祖宗並饗伏惟　皇帝陛下性成文武功軼勳華陳常時夏撫愛景以字人克配上玄穆薰風而扇物靡事不吝天地既覃至誠自古崇奉祖宗乃昭大孝恭惟　太祖英聲奕于三古　太宗大業炳于千

秋德協乾坤已昭陟降禮崇丘澤乃合幽冥　武皇奉祀已行于卜禘之年　文帝配乾應展于從郊之日久繫臣民之望允敷天地之心昔堯生翼野克繼高辛啓出塗山敬承神禹西伯之纂太王應蒼精而止雀代邸之承漢祚踵赤帝而乘龍魏室黃星流瑞式啓中郎唐家玉李開祥實成上將雖祖功之肇跡實宗德之丕承唯文考之宣光斯武皇之繼美自古有然于今爲烈于時日在婁星律維姑洗徵涓吉日特　敕祠官除廣場于丙地列坎室于午方星低幄

殿。孤竹黻于九門。雲擁幔城。芳薪烈于八柸。尞止郊壇。敬承明祀。著珪黄璧。一如降禪升封。灌玉鋒金。無改薦文祀武。合二至以分磐。奉兩室以次薦靈祇。答貺垂光。日月山川神廟居歆。增重蒸嘗禴祀。青雲浮蜃起黄鵠而避祥。絳火流壇下蒼龍而昭瑞。可爲五嶽不足勒其勳。九韶無以寫其德者矣。臣等識昧三光。學慙一獻。部陽議禮。竊慕杜林。太始論郊。惟嘉王訥。幸厠朝班。欣瞻祀典。擬和暢于雲騰海涌。作頌非謏。揚休烈于鳳曆龍圖。獻詩寧侈。伏願道符天紀。行

合孝經。觀德七世之廟。降心小國之臣。當戒壇連竹殿。輒云丹就上升。因啞宫入汾河。徒爲神光夜起。報茲本始。仁及鬼神。則玉雞金馬自開于天。瑞地符丹甑銀甕。立效于神輸人貢矣。

國家鉅典有此鴻篇揚扢覺從來郊祀樂歌悉屬韲響

纂成明史進表　順治十七年

近稽工籍。披前史之舊章。遠紹帝青。㩦一朝之實錄。列鳳扆而昭監。蘭臺以給札增輝。續麟筆而直文石匱。以汗青溢彩。袁議一十六世。無復傳疑。筆削三百餘年。允稱從信。竊惟伊耆命典。成于巡岳之年。有嬀貢書。紀于錫圭之代。殷因于夏。四百七十之祀。與終古俱傳。周監于殷。二十九王之迹。共向華莊著立定哀之時。微詞多有。讀秦楚之表。直筆無譏。馬遷良史。在天漢猶訶謗書。范曄奇才。處元嘉竟成傑論。若乃

鼎革初乘。歷晋代禪。楚才晋用。殷士周歸。叔皮王命。固屬名通。雲劇泰猶。讖失實。士衡入洛而居中省。時有辨亾之篇。承祚去蜀而領秘監。不免銜私之論。史局方開。是非蜂起。懼危機于衛榜。則閣筆難裁。畏招禍于權門。則殺青無日。此延壽南北二史。紀八代而副本攸藏。永叔新舊兩書。合五朝而雅裁獨美。伏惟

皇帝陛下。德協鳳墟。功高飾水。赤文玄玉。乘五勝以應期。丹水青丘。奮一怒以奠宇。蕩青犢而殲元兇。亾王漉恥。埽赤眉而無遺種。故國銜恩。王孫白馬

抱器來奔太史載書望風競至前朝得失固有成書此日討論必歸司籍乃若淮右布衣手提尺劍燕山帝子義纂丕基仁宣繼迹成康孝光遠追文景此固勳高玉牒馬班揚領監之才美溢竹書荀陸發特書之彩及乎啓帝雄心北狩毅皇縱欲南征外臺緘口愎同指鹿黨欺內豎弄權牆若鬬蛙罔辨是又慈孫孝子不能掩昏德于殊年況夫良史直臣何以滌腥聞于遙日至若遜國以逐燕長流魚服之歸來何日郕王以死汪纂祚箕山之遯去不聞追輿獻而立廟

豈于郊堯禘飲同揆郤乾清而罕朝寧于翼子貽孫有裨讀三朝之要典果誰激于獄成歸鉤黨于東林寧莫傷于國瘁辟諸美惡同稱在乎辨志無乃信疑交半必有斷詞甚至憂勤蒙難坐失金椎英武覆師空遺玉鳥陽山掩袂詎比慟于梧宮瑤室焚衣豈方悲于瑰野爰命詞臣特加修纂青鏤寸管飛藻采于麟臺朱腐千丸流芬香于竹殿塚間斷竹亦採葺于陳農壁裏殘篇俱校讐于天祿自成一代之書無愧千秋之鑑臣等博慙析簡識前聞鐘側集雅之壹竊愧庾長史述才爛爛進昭文之館敢方荀散騎文采彬彬伏願左圖右史馳帝縣王下車而封帝後舊德是依過邑而訪王孫前脩不泯則辟軒假華龍廷襲綵帶之風習藝傳經虎賁進環林之席矣

胸羅十七史兼才學識三長乃能有此傑作今日廣搜遺書不求此有鄉史為天祿石渠中領袖耶

冊立　皇太子加上　太皇太后　皇太后徽

號賀表　康熙十六年

繼體而建元艮玉策定承華之典尊親而褒聖善瑱面颺長信之恩龍樓毓府歸懿德于思媚思齊蘭殿宣徽頌貽謀于重輪重潤竊惟東明銀牓天地立長男之宮西徽瑤山顓項著儲君之號文王職記寢門子發名傳祝冊道隆呂尚必嚴登俎之規法抗伯禽無攺負荆之教是以三公讀冊漢家定授璽之儀百辟階軒晉室有獻羔之典然而聖子承家神孫纘武

幽房貫月追昌僕之感生石紐含珠溯有莘之誕育自夫禮昧承祧本搖主鬯呂后臨朝幾以易子爲戲獨孤誤我安知擇胤維賢楚人立少輒稱壓紐之祥晉國寵姬卒致玦離之禍　皇帝陛下德邁百王風開四表大仁扇于遐甸孝德假于皇天念繼離之元子在蚤樹以承天地之庥知洊震之試君必定位以副臣民之望敬咨慈聖特勅禮臣啓晝堂之萬戶迓以鸞旂開桂苑之千門衛之雞戟黃麾赤旐並列銅扉虹劍霞刀群擁象輅　皇太子天姿玉裕邁周頌之六齡睿質金貽逾孝和之四歲立禖祝冊人知承天序以繼明御戶吹銅早識毓少陽而出震敬念慈恩敢忘褒頌周家劍誦相承述嗣徽于任姒宋世神英克繼美懿德于高曹一人有慶萬國爲歡布凱氣于少微四海仰吾君之子沛休風于軒曜萬年戴聖母之仁　臣等有懷弓冶貫愧箕裘纂家學而未工繼宗祊而莫副念春暉之莫報日切陳情思祖德之未颺空懷作頌伏願大孝塞乎天地至仁被于海隅推偕樂以仰承俯育綿丕緒以拓統貽謀則英聲邁于

三古偉業炳于千秋矣

雅頌之音不襍纖靡

封長白山表

祥追長發式天眷之自來祚啓肇基䏶地靈之有本
表名山于始邑紫泥加九命之封褒神岳于舊邦丹
篆勒三公之冊年世無斁人神共慶竊惟帝系承天
本支百世皇家啓土瓜瓞萬年故在房出翼既占星
緯之流精而若水壽丘更紀山川之誕異龍門熊耳
之下至今猶說開天崑崙砥柱之間在昔已傳立國
姚墟成紀世本䏶然石紐丹陵始基可考邢紀五遷
而後必追自亳以諸商民豳岐再建以來惟本有邰

而稱周室此皆聖祖崛興自創于虎據龍蟠之地亦
越神孫纘緒表祥于斷蛇覆鳥之墟若乃金山之上
空傳石馬仙人沛野之間猶說黃星真主尚復標厥
珍符勒山川以顯號亦謂彰茲靈貺錫岳瀆以榮封
從未有頌帝省之文言瞻岐下咏烈祖之什陟彼景
山如今日之盛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至德巍巍鴻
猷赫赫從龍從虎應列宿于南陽受籙受符降飛星
于洛表推開疆之始在黑水以西追受命之年本緣
江以北其中有長白山焉乃本朝發祥之地也高山

天作知顯祖之脊荒維岳降神識列宗之長護嵳峩
顥氣如瞻岱嶽于東隅敝𡸣神光已抗崑崙于西域
沃雲蕩日仙靈之崖館攸存出雨蒸霞神岳之石閭
斯在崇祀之儀未及加封之典缺焉　特命使臣確
加咨訪聞鶴鳴而駐節豁滿黃花依香梓而停驂峰
連白雪漱清池于五峰之上宛然天柱華泉升石臺
于百丈之巔正似丹丘舊館宣綸大麓適洽天符申
命中峰遂膺神貺拱一熊于池水之傍如迓使節獲
七鹿于叢林之側似給行廚禋祀神貺喜動天顏特

諭鼎司式隆封號昔朱陵蒼嶽表王爵于開元太白
巫閭錫公圭于天寶古來命祀各有特文此日詔修
尤宜加禮雖復雲封雨坂誇七十二代之鴻名玉檢
金繩命三百餘戶以奉祀何足絜此隆儀安能並茲
曠典　臣等知慙達識禮昧專家升泉從祀敢云賦擅
雕虫陪來汾陰竊擬微歌寶鼎伏願道符天紀行在
孝經觀德七世之廟降心小國之臣行見山車澤馬
䏶瑞應于於萬斯年石箇蘭編獻珍符于千有餘世矣
金鍾大鏞明堂古樂非巧匠所足方況拙工所能構

詞臣纂輯輿地人物志成進表

皇圖共軌統方域以明尊帝德同風首人倫而立極
河山如舊重看繡錯璘編人物若新更美風流鏤管
竊惟虞書禹貢列山澤于九區周禮職方志分星于
四隩丞相入咸陽之府先取圖書史官纂石室之篇
首編輿地別爲州分爲道代有異名表其山記其藪
時加殊號蓋山川阨塞不徒括象河圖而都邑廣袤
不必侈談裨海然而天爲物祖地以人靈長河大岳
一朝之將相應期上邑名都累代之英才間世孔融

之論汝潁名士如林孫楚之說太原雅流輩出故馬
遷列傳有作未免美惡同編而班固人表一書遂爾
賢愚差等若乃纂會稽之典錄必及民風紀荊楚之
歲時寧惟土俗益都耆舊爭傳石鏡銅梁楚國先賢
競說習池蔣井何況總寰宇以爲志首赤縣而逖入
方合獻老以成書始黃軒而及百代伏惟　皇帝陛
下岐嶷首出神武人歸方州會極西王以益地授圖
寮采撫辰軒后以吹塵命佐羅典墳于几案集元凱
于形軒不出牖而知天下無須下帶道存一憑几而
定千秋自可掌中指示爰勅詞臣特爲修輯入瀛臺
而裁筆坐蓬殿而分牋赤畿望緊郡縣攸分聖義中
和人材有次岳瀆烟雲之氣縈繞八磚日星升降之
才群歸三閣商墟虞險原爲固國之雄圖蜀閣秦關
未是保邦之本計任人而理龜海岱者賢于十乘之
珠得士則昌障江淮者不羨三條之帶或山國或澤
國無非皇風漸被之區第一流第二流皆屬聖世褒
揚之彥豈必裴司空之巧圖篇裁六義奚用臨川王
之新語卷首四科幅員無外已如握算大章月旦在

中何必題評許劭　臣等才忝鵷鸞質慚樗藿敢謂食
雞干跖僅云窺豹一班藏延之紀述西征遂其博洽
習鑿齒　春秋品隲愧彼精研伏願學帝王之學心
天地之心攬廣輿而拓地泉山潮穴久已待澤殊方
考典錄而求才乘石鈞璜不必借才異代則罄天作
主自貢雉于越裳亘地歸王行獻獒于西旅矣

題易膚襲義必標新

上躬祀　太祖福陵　太宗明陵大赦賀表

聖仁承統溯肇造于祖德宗功至孝膺圖隆禋祀于文謨武烈陳衣冠于寢殿日月光華奏樂舞于園陵山川輝映竊惟武功耆定告成爰奏五行文化誕敷覲德必追七世郊軒帝嚳溯創業所自來祖禹宗湯明纘統之有本維天之作因治定而享文執競之篇本時清而祀武象生居而立陵廟辨兆域而起山陵黃龍西去羿弓爲于橋山丹雀南飛藏衣裳于梧野莫不勅守碑銘亦復時修封樹雖自古原無墓祭而

近代時有謁陵漢家關右十陵集臣僚而奏文舞唐世南山諸寢因時令而閱御衣自園塋非古而祀享失儀金鳧銀海閉驪塚之魚燈錦帳珠簾列雀臺之妙伎雖仰瞻榱桷時興曠祀之悲而數問起居亦類豐昵之瀆伏惟　皇帝陛下含元合祉體一乘乾承先世之貽謀頌大勳之克纘惟我　太祖首廓弘基亦越　太宗躬承丕業展墓之禮鉄然致獻之儀宜舉爰勅禮臣特修大典築甬道于天陵設幔城于寢右內殿從官聞鐘就次外藩侍子聽漏駿奔　皇上星言夙駕戾止崇壇太官上食修世子視膳之文典樂迭興行家人問安之禮爰宣祝冊式展孝思九獻既成八舞斯備更奠水于宮人埋笥衣于宦寺視魏世宿鑿玄之殿同此哀情比後漢上關西之陵尤爲加禮歸世德于在天慶重華之有命黃花鎮口麗日遙輝山海關前喬雲四合既申告虔之禮聿須肆赦之文惠風遐暢嘉澍橫流豈止祀世宗而告廟雲翔五色之鴻行東郊而除壇風舞十雙之鵠臣等性慙達識禮昧專家讀唐紹山陵乃幽靜之宮無庸豊祀

覽蔡邕祭墓本惻隱之志不厭煩文伏願皇猷允塞聖德廣淵禮既崇于法地道本合乎敬天行見一角之獸自游上林五畸之符並昭泰岱矣

議禮必追始制遣詞自合古音

擬兵餉浩繁暫開條例蕩平裁酌謝表

用無踰制三壤定職貢之文賦有常經九式正均輸之法行權宜于軍府止虞庚癸頻呼採榷筭于計臣正使爪牙敵愾竊惟踐土食毛効輸將于太平之世而佐軍助國急供億于多事之時然而鑄金作幣不加賦以厲民煮海官山時襍征以足用募民輸粟而乘下有宿飽之師拜爵入羊而行間皆見糧之旅王丹上奏壯建武之西征卜式輸財助元封之北伐雖前代之便宜豈謂斂從其薄亦一時之區畫不無作

法于涼乃搢紳遂爾成風而誅求自茲無藝權其酤酒遵定例于弘羊算及舟車守成規于孔僅甚至率貸有名借郛爲號周禮歲有三征竟可加而爲四楊炎年惟兩稅今且溢而爲三投膠挾纊未聞六旅呼恩魚爛土崩祗見九州斂怨伏惟　皇帝陛下大業巍巍鴻名翼翼握瑞符而半籠天地膺珪璧而彈壓山川攙搶夜隕南服振横海之師耀魄霄明北闕紀鏤鐘之烈乃參井小星尚阻聲靈于徼外河魁上將猶張撻伐于邊方轉漕關內握筭鄧侯輸粟荊州恃

籌開府軍儲孔急誰憂抒軸其空兵食期充遑卹斗筲云怨　聖德隆天允諸臣之條奏皇仁重地惟襍賦之頒行在官在府自多杜緩急公筭賈筭商更有弦高爲國平沙萬幕如就食于海陵列障千屯似取糧于洛口乃　皇上猶以時當益下原非盛世宜行即法雖剝民是亦軍興權制豈若西漢之海租三倍歷數世而不更寧如北齊之鄴稅萬緡雖頻年而如故一奏蕩平自行停止豈縱食人封虎腹此脂膏仍令愛物群麟養其萌櫱臣等學愧旱霖德非河潤恐

魯恭之良吏有忝書屏與黃霸之循聲何堪賜蓋伏願履盛思危防淫戒逸一人脊而四海肥三征緩而百姓足行見武鉞薄于氷天文韔被于桂海矣

此是歐蘇佳製宋世大家所尚

論八旗家口不得圈占民田議令古北口外屯

種謝表

耕雲耨雨無天不覆樂郊帶梓連桑有土盡成肥國維六師奠厥攸居斯萬姓寧爾幹止禹貢之錄甸衞分野本乎分星周官之畫郊圻任民先乎任土爲墳爲鹵上下厥田宜稻宜粱高卑殊種人皆安土載在司民之書戶有分疆區爲司馬之法藏兵則車甲出諸甸丘寓井則糗糧足于屯野首山何用頻呼圻父不愁誰鄉自厚下閭閻而足民無術漢家壤田

爲上苑魏氏占畝于近臣南陽不可問按籍奚爲何武議不行諸書安用徒茂陵遷洛邑既嗟碩鼠更愁飛鴻給勳臣授騎士方紀射麋已成走鹿渭渚雜耕孰守武侯軍法襄陽並種不聞叔子仁風奪世業以資兵驅貧民而遊食安得屯井俱安其所條十二于營平邊中各得其宜待十年于開府伏惟 皇帝陛下拓幅員于無外主匕鬯于在中攀麟定鼎多豐沛之親臣附翼入關率南陽之舊旅念汗馬之勞錫之第宅紀搴旗之伐賚以土田恩至渥也豈曰非宜惟是國家惠愛斯民輿之咻之而無倦而行閒休養戰士予求予取而弗休沃上抛爲瘠壤再遷沃土平民收爲私隸更役平民夫刑白馬以勞勳臣不聞占民恒產直青茅以封上將何可損國仁恩爰發德音特申明詔特令八旗家口毋許圈占民出所在流民思歸雀躍從茲久客得免鴻飛入南頓之舊城桑田如昨反新豐之故里雞犬知歸更議旗丁別屯口外依山帶水聚邨成都築堡建臺久爲劇邑昔金城長史墾建威而爲屯西部騎兵耕羌胡而塞路能開萬里

荒原威行域外長定九邊世業德沛寰中天下無不可耕之土止在水草堪依天下無不可役之人豈有苦寒足患雖漢世輪臺之戍豈足較其短長唐家句麗之屯可與度其經緯者哉臣等學慙窺豹術昧驅雞痛徵租之悍吏不若捕蛇知苛政之傷人有如猛虎欲上賈生之牘冀獻鄭俠之圖伏願厚下所以安上足國在于富民一人膺而四海肥知賢相之有庸百姓安而天心豫卜景命之攸長行見西城銅雀應嘉氣以爭鳴南嶺蓉雞叶豐年而踵至矣古篆千年賚氣無期

祭五岳四瀆表

貞人纂作山川呈圖籙之辯聖圭當陽嶽瀆效公侯之命振慎柔之畧望祀維文修璧馬之儀祠官有典竊惟高山大澤軒轅吉祭最多東狩西巡虞氏燔柴斯備周室坎壇之制隨方色以別牲牢漢家禱祠之文近王都而加乘駟自秦令關陜之郊各如方祀魏勅桑乾之水立有專祠修沈埋之禮孝武以木偶代駒備灑掃之儀隋文以栽松表廟雲封雨坂徒修升中沈馬投珪俱稱祀水僅遵珪邸之舊章祇襲瘞埋之故典伏惟 陛下五德乘乾六符膺泰祀帝而青雲扶日饗親而白鵠集庭古來命祀紀在春王月令之篇此月展修悉本禮經歲徧之制爰遣重臣分行秩祀承皇天以繼序則公封王爵協風雨而佐昇平總赤縣而宅中則分峙合流拱京都而成襟帶名山大澤不以須神州無外成德廣源各有號皇極攸尊以宣祝史式薦壇壝丹甋銀甕並開石閭之峯赤甲黄魚爭出翠嫣之浦下繡衣于太室拔玉几于神房石池舒于葉遊花丹岫唳雙飛蒼鵠趙符燕玉迷陰嶽之遺蹤漢柱秦橋紀滄溟之雄蹟洗黄初之祭璧知從桐柏西來中太和之祝文自識沇流北下所爲立四方之極與經宿而並垂推百谷之王比地祇而共重者也 臣等知昧十倫才慙一獻持漢節以分祠宣颺聖武踵唐封而請禱述頌天威伏願緩刑崇德移俗化民道岸稱先如登峯而造極廣淵繼古若觀海而難言行見山車澤馬自呈瑞應之珍符石簡蘿圖共獻太平之靈貺矣

古穆之氣商鼎周彝

籍田禮成賀表

華軒承日千耦開榮翠葢迎風三推布凱春泉脉脉叶著玉于廻阡細柳依依蔭朱紘于修隴竊惟常羊有作曾紀親耕石紐初興亦傳躬稼杏花繞陌之時春鳸呼林之候祀上帝于元辰祈列宗以秋稟玆惟尚矣何敢忽焉耕乙耕辰在漢必書其地尚離尚震至梁始易其方銅盾弄土孝昭尚在童年鉅定親耕武帝何妨夙駕自省士廢官奉桼鈌禮賜爵之典天監不復再行畫壠之耕開元以後罕述黃牛坂下空傳黛耜升歌朱鳥窗前執下青車行酒伏惟 皇帝陛下睿哲夙膺岐嶷天賦啓千門之瑞檢緜萬禩之昌圖爰勅禮臣躬行耤典占穀星之東耀太史告辰知土脉之陽廻音官吹律野廬掃路挾風伯以靖遙天掌令開塗共雨師而灑廣陌千官蟬珥環集旌門七校貔貅周環帳殿 皇帝金根載具玉軑臨圻一撥明尊九推有等蘭場鼓吹韻流枝上鶯啼柏殿壺樽香雜隴頭花落勞襏之典既行順帝之謠斯作雖復漢稱元鳳之載未足捧觴晉紀泰始之年豈堪扶轂臣等口誦豳雅智昏菽麥獲陪九五之班快覩十千之耦繆引普通有例勞司稼以行觴還期永平勸耕共書生而獻版伏願圖匱于豈防淫于逸仙仗春遊戒北征而逐鹿風車秋豫陋南狩以射蛟則惠浸桂海來香稻于番禺信及氷天貢嘉禾于北里矣

此題夙推雲間玆篇尤爲簡貴

湖州太守德政碑

百城杳牧漢南有愛樹之風千里分符薊北有立祠之化若湖州太守薗次吳公渤海洪支延陵淸第隆名與璠玉俱垂偉度共虔刀齊整會逢秘書之妙選遂升綸閣之淸班望叔則于鳳池之上美冠一時對長輿于鷄樹之間風生四座乃以例選水部出補外州荀監之入尙書非其好也阮咸之爲郡守豈曰宜乎況乎郡屬湖西比年凋敝告密橫行蒟書蜂起陷朱羅織蕩金穴而如焚許史株連覆朱門而若掃加以豪强骫法寇賊公行人若背芒戶皆重足公驅車及界易服微行頻遭醉尉之呵不問郵亭之辱便旋閭左周悉村墟入待詔之廓內忽引綏而竈驚過太守之門前見題鷄而膽落首捕巨猾立斃大憝誅西高于涿郡直可閉戶不驚驅趙李于函關誰不舉觴相慶敎令無苛吏民安堵起修學館講論詩書禮前賢于祠下特爲寫金表旌節于郡中更加封墓富民有術文第舉行鋤莠多方坐制自得晉有隨會而盜皆出郊漢用延壽而奸無伏舍以今方之不足多也

祥烏集庭飛蝗沒海步行雩請甘澍滿郊昔王霸在潁八年始聞殊績吳佑治膠九載乃報政成曾未期年如斯尤異真所爲屈長孺以淮陽何足當其臥理委季布以河外徒爾屈其股肱者哉化疾如神風行草偃名男字女實荷更生呼父稱君羣嗟來晚文人斐野樂爲善政之碑弟子王褒欣撰講德之頌今天子重眷南州首洛良牧名臣受策入殿而乘使車良守賜書行部而加高蓋嘗茲殊禮公何愧焉嗣楹夙庇樾陰之下將賡河潤之休仲宣賽士黍荷迎門周璆布衣欣承下榻沐浴芳徽流連雅什願與康衢雜奏競擁白鹿之車竊同樂土羣謠共拜黃龍之府吳公政績當世少雙賡颺德政之文不啻汗牛充棟而公特邀仲聆彩筆以爲弁冕文章之重別在華袞朱軒之外其卓見出人頭地如此

浙江巡撫朱公德政碑代

台垣列鼎麗紫極而攸崇岳麓分藩奠皇輿而益重入則職司補衮出則任總建牙仲山甫之匡周召康公之分陝若少保朱公庶幾其當之矣公累代清門山東甲第重侯累將湖建武于雲臺襲紫傳龜式承輿于華省支延鉅鹿氏著奐丘靖恭表里楊汝士父子傳家列宿名門韋叔諧弟兄濟美公質茂天人奄秉文武玉燕雄飛生開奇瑞石麟秀出少有殊姿昔漢高之起豐沛功臣自叶風雲若光武之奮南陽上將俱懸星象茲逢景運屢著奇勳張子房遇主留城鄧仲華從軍鄴下時贊秘謀並參大計功高不伐大樹之號猶存度廣能容開閣之風斯在比者東南瀕海吳越臨江盧循已戮餘黨散而未歸張角雖誅亾徒竄而猶起沿海含生播遷無日特命公以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巡撫兩浙節樓六纛鼓角無譁幕府雙旌伍符俱肅師帥庶僚糾繩列職整風解綬憚公叔之威嚴當道埋輪凜張綱之彈劾坐麾三晷遂制六奇大盜唐起凡等解甲歸命逋𢶍既靖閭喜斯名海徼有防多魚無漏廿年逋寇萬里游魂望落迎而獻狀開灌海而受降公初解兵權讓功不有總督兵部尚書趙公以公協贊嘉猷並資偉畧唐彬平吳之師功難自掩范蠡克齊之役美豈無稱歲當饑饉與發賙䘏異汲長孺之矯制無戾舊章同第五訪之憂民何須奏報勞來安輯存活億計頻年減賦比歲緩征揭榜通衢宣明德意不與平城之績戸有復除非邀南頓之恩人沾優渥至若比年欽案公旦暮親決獄無流滯梧丘寃鬼盡發覆盆疏屬沉寃重逢解紐會因私史大獄株連哀安條奏坐獄出繫者千人崔篆丐活拘囚生還者萬戸以公較之不足多也公賦性清貞雅安淡泊食無二味衣不重裘以今九月除公總督福建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餘官如故父老扶車兵民臥轍乳不舉子侯君去而誰生字以買男偉節遷而孰繼某等傾風梓里沐蔭棠郊方鼓歌于來暮旋追頌于去思言尋舊典式洽輿情丹碑翠碣畧同汲郡遺風刻石鏤金猶見南陽餘烈

此等筆力非燕許不能辦徐常侍猶似遜之

重建錢塘文廟碑記　代

錢唐邑治之首學宮人紀之歸香從霧散搖靈木于尼丘采若虹流吐麟文于闕里巍巍明德百代尊師是以煇煌西序璀璨東膠夕雲舒彩蕭子賦其雕簷朝日升暉王生歌乎參館以仲祭藻之鳩儀式展舞干之曠典歲逢協洽禍發咄嗟藥局突焚雍宮並燬環員海之波流一夕頓成沸水鞠頹林之茂草半年便已參天正若晉焚武庫求雙履而無從未知漢治經堂發七璧而何日乃者張司鐸念切美墻諸茂才

敦崇俎豆鳩工庀材更新如舊朱甍青甃克壯兩楹紫柱彤軒式遵三禮事惟衆建功以協成四圍洛水依然種杏之壇一帶山屏仍見列槐之市警鼓風翔歌鐘雲繞美哉輪奐不日考成豈徒李冊舊宅美更建于譙城應如文守講堂慶重開于蜀郡

典雅流麗可方子安廟碑

浙江左方伯張公德政碑

三台懸象皇哉天柱之峯五岳成形迥矣地維之極是以秉鈞當軸之宰位在紫垣蒞郊分陝之司秩同巨鎮公軒丘神緒弧宿靈源飛鵠下庭祥開玉印鳴鳩繞戶喜探金鉤幼博羣書精研百氏王充懸筆滿床謝石乞牋堆案可謂析疑鼠于靈臺爭傳爾雅辨蟠龍于仙館獨解神經者矣以辛酉舉鄉辛未成進士授清澗令撫綏凋弊振起瘡痍越三年遷三原令寇賊交訌凶荒洊至並走山川日修雩禱捧黔敖之

粥手給饑黎操公叔之桀立甦道殣秩滿給由乘傳指闕陞戶部主事尋遷戶部郎中季長不調誰與抗疏安世嘿遷自甘奉職公論詘然特加御試戊寅五月除翰林院簡討己卯二月以科薦改授兵科給事中于時獻賊阻兵蜀漢闖寇倡亂幽并甚問皇京毒流都邑加以輔臣選愞政府偷風林甫贊情險行指伏馬而箝人劉勝惜巳懷私比寒蟬而自嘿公露劾風彈欵忠壐至辛巳十月以丁外艱解職不圖星涅豕韋孽兆龍蛇矢入蕩陰遂加冕服刀鳴玄武上逼

乘輿公以甲申服闋特陞兵部尚書未及浹旬京城破陷引繩殉難入戶被擒郄彤遭刼詐得說降元讓橫笞何從納賄長穽囚車計脫虎口伍胥江岸吹簫漸離市門擊筑崎嶇河北奔走江淮去秦塞而鷄鳴幾遭偵吏過魯郊而闢拆屢辱羅人洎乎江南纂祚仗義興兵無忌約車赴趙早知委肉虎谿祖逖擊楫渡江自誓屡尸馬革遂乃襲殺閩部克復鄞郡告屡捷以滌竿乞濟師于蠟紙已而 大清一旅長驅分兵討賊上承曆數金神降于殿壇坐按輿圖寶鼎遷

于洛邑公時孤軍保障南阻延津樂君未忘昌國懼歸趙而被誅燕將獨保聊城恐投齊而莫信無何王師南下江左悉平公于丙戌某月投檄軍門幅巾歸里東陵舊地仍種甘瓜栗里故園還栽碧柳固山佟內院洪同辭交辟就徵陞見癸巳授公山東右布政使陞浙江左布政使于時閩粤未平軍書旁午汎舟相繼士莫呼庚流馬日輸兵皆宿飽民不疲勞居多清暇接雅士于旌門延騷人于竹館夷門之下時枉高車廷尉之階頻勞結襪嘗以杜詩數稱寡效來數郡而待能臣魏河固讓無村送章綬而避賢路時從乞假未許引年以今戊戌二月晉擢少司空班崇起部臺重司平非若王梁主衛應玄武之符豈徒太僕習儀美臨雍之拜某也目睹春棠之下時階蓮帳之中臥轍無從攀轅有淚士民公請特建生祠紀惠政于丹碑銘去思于圖像冀流山盤遠符石相之祠風拂湖堤再見欒公之社

清辭雅韻想見風流文之足以移人如此

諭江湖酋長檄

乙酉秋余避亂武原每聞寇警輒竄竹哇麥隴中諸賊所過焚掠一空村墟男女晝夜啼號因書檄榜于通衢諸賊尋亦解散而去

甲申三月逆闖襲破京師僭稱偽號竊王莽之餘分妄移漢鼎本恒玄之孤木坐陷晉床 大清仗義興師一麾底定于時故明宗室遁走西南障阸塞而守窮城憑亭障而集孤旅爾等不逞之徒乘時繹騷蜂涌廡起伏黑山以萑埋出白波而攻剽高者自號長

雄下亦謬稱報士自詡征西名士曾爲淮上亡徒謬稱敬仲奇才故是城陰俠少況鉅野澤中蒼梧陵上吹蕭屠狗之傑販繒樗蒱之雄莫不豹變王侯蛟騰將相壁乎識時爲傑順天者存維 清應運奄有四海不獨六朝南渡割自長淮八部西強全控上谷茲乃天命夫豈人謀爾等不于此時解甲銷陶投戈熊耳取封侯如反掌勒姓氏于旂常而乃竄伏江鄉猖狂湖渚長歌易水自比報燕之人一劍滄洲誓作悲田之客竊謂爾等有近死而非其命爲爾惜之兵以

寇名事非義起屢驚抱鼓但解探丸連青犢以爲羣號朱眉而共逐一可惜也人無長處命若寄生晝伏夜行一前一郤孫恩不羞遁走新季志在刼財桓東年少人人地曰同填河內亡徒日日采絲就縛二可惜也守非憑險戰匪爭奇豈有淮陰之智死列水軍寧同定遠之謀生投虎穴正恐火燒雉尾立枯遊釜窮魚灰散馬鞍盡殪奔林困獸三可惜也昔張角借口黃天蜀魯假稱鬼道尚以毋驚大孝過姜里而帖然不害義夫遇荀君而歎息今爾等殺人如草焚掠

無遺自作孽而安逃犯衆怒而莫逭縱求續命南行那得衡天北去四可惜也況爾等揭竿之徒烏合之衆舍舟上岸便如失水游鰌使馬浮江正似沒淵蒼兕君山獨坐未見飛來撞竿海島何歸終作水仙連袂五可惜也爾等非無十倍之才自蹈五死之忌含哺乳燕爲歎幾何覆轍螳螂無成明矣試于明月營中清風寨裏哀笳數拍長笛幾聲關山楊柳行路悲難隴水梅花鄉關腸斷去安樂之生途就滅亡之死地一何愚也能不悲哉若遂歸命本朝戮力王室卿

才如此正恐富貴逼人公等安之莫患國家負汝苟
其怙惡不悛執迷如故村懸樓鼓生擒兖土狐祥山
伏潛軍盡掃潯陽虮蝨玉石俱焚艾蘭弁命事機一
失焉可復追某江上散人山中逋客不窺玉臺金鏡
之書何與虎鬬龍爭之事哀我勞民日遭焚刼傷心
野哭何忍聽聞大爲布告冀爾收圖祖車騎之功名
有在今毋復出南塘李英國之動業非常豈久殺人
無賴無俟單騎來說肯爲一紙解兵身首有歸王侯
無種豈其中脰無門眞願白頭作賊

堂堂正正眞一紙賢于十萬偷馬草檄陳孔璋應
遜其斂妙

擬湖南大捷露布

幕府臣聞九州共軌大一統以承天六合同風無二
上以尊帝南蠻叛德爰興丹浦之師防風後來不免
會稽之戮皇靈震疊張獻誠于三驅神武安攘奏投
戈于一鼓伏惟皇帝陛下神功出震睿德開階按
轡而緯乾維垂衣而整坤軸三山獠洞八角蠻甿莫
不倒蟻戈而款狀北薄冰天南淹桂海誰非奉羽檄
而歸琛在昔世祖章皇帝受命開天論功行賞攀
龍鱗而入關者既皆爵以王侯綰駝紐而分藩者靡

不世其封號比年以來皇上念黎民甫脫瘡痍輓
輸爲苦戰士久勞櫛沐休養爲先每思漢世功臣不
免終膺屠戮何似宋家勳舊相與共保榮華爰建第
宅于京師敦晝接之禮宣詔書于邊徼申郊勞之文
聖度如天有何嫌忌而逆謀若蜮自逞兇戕久戍之
卒安土重遷不逞之徒觀天坐井敢同陳勝斬木之
呼更效王元封泥之計昔日丹書白馬國家念彼後
裔本欲相保終始一旦負海憑山子孫忘其先世自
底滅亡逆賊吳三桂世受國恩身膺王爵昔以亡國

之臣曾效倚墻之哭徒假報主之說欲申吞炭之寃世祖爲賦無衣親行討賊羽以一麾師不再擧獲哉逆賊尚冀逃死漸臺烈矣天誅卒之懸首西市唁其故主改葬則襲以璠璵我殘黎反政則安諸祔廟三桂感我大恩懷我皇德昧死布其腹心有生捐其項踵 世祖嘉之寵之我 皇親之重之締以婚姻之好子聯帝室之金枝優以族屬之尊名側天潢之玉牒始則開府漢中節樓高築繼乃建牙南詔王殿特營將分八校幾半羽林之軍官備六曹巳滿貂蟬

之座可爲寵眷隆天恩施重地者矣止謂倚爲盤石之貞藉爲藩屏之固乃以百世燕貽之計自成一朝赤族之謀祿山反相終不懷恩侯景兇徒遑知報德賊我守臣囚我天使煽誘我將領蕩搖我邊疆西通巴蜀負隅劍閣之區南據桂林奮臂藤江之峽遂使魚鳧道阻相如喩而彌驚金馬淪光王褒行而不返以岳陽爲巴蜀之要衝下雋乃荊襄之重鎭阻洞庭之波扼巴丘之險使船如馬楊么不懼飛來因漢爲池蕭銑但知坐大爰命六師特申九伐蒙衝接舳三翼凌雲海鶻連檣五樓槩日天戈所指勢若摧枯戎鼓一鳴形如破竹惟是王師討罪不以俘獲爲功元帥臨戎首以開誠是務亞夫堅臥壁內坐待其疲辛毗仗節軍前在乘其懈天誘其衷元兇隕命尉陀旣死任囂去而無歸孫恩已亡盧循走而誰倚小醜爭爲雄長么麽擧起相牙旣成魚爛之形遂有土崩之勢親王某英姿敏達雅性嚴恭東平地重驃騎梁孝功高吳楚大將軍某雄才妙算制勝行間飛揚見橫海之名傾盼有伏波之氣特遣將軍某等引習流之

士轉戰無前將軍某等率下瀨之兵長驅直進據君山之上流截其游艇臨烏石之深澗逼其堅城控弦萬騎赤羽流星伏弩千羣青檀邦月由臨湘之間道入鹿角之巖關困以重圍絕其餉道逆賊魚游沸鼎燕逼焚巢棄甲宵奔不必瞻烏楚幕潰圍夜走早巳拔幟趙營以正月十有八日遂入岳州籍其兵甲幾與熊耳山齊收彼舳艫不數荊門橋奪此州者距衝襄之門戶賊三年守之而兎宿逐焚是役也據黔蜀之咽喉我一戰取之而虎穴已入乘其奔潰掩彼裂

亡由京口而渡江有如席捲自蕪陵而越險一似建
瓴合豫章之勁旅功在七擒會長沙之勝兵戰寧三
捷南寇坐槃角崩鐵柱之崖左袒生降面縛烏江之
路巴僮笮女爭看漢史威儀僚唱徭歌共沐天朝雨
露凡皆仰仗　皇威敬承廟算烈火燎原賊之情形
若此衝風掃葉臣何力之有焉不勝慶快之至謹遣
某官臣某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條上

壯采雄文當今倚馬才不得不推第一

祭范相國文

哲人命世炳燿中台天不憖遺典型遽摧長河絕潤大岳云頹道邈千祀痛典九垓于鑠我公夙挺令哲川澤含弘珪璋特達高平世門綿綿爪瓞太尉龍圖光我前閥昔在末葉皇岡替陵公立南臺鐵冠錚錚爰晉執法職司廷平湧番丹筆郎此繁刑直哉維清曆階彤佁延登公槐王綱浸軼政由斯戉嘵嘵讒慝海內虛耗黃巾橫塞於戲國是莫或和衷維公紆軫伏枕沖沖移疾乞餐匪郎我躬角巾野服罷歸海東維公在野心繫朝堂山鳴水飛大茀流殃兵纏紫闕鼎社淪亡長號搤吭淚枯倚牆　天命真人曆數允受痛我先皇喪匪其咎公聞湧零再拜稽首君死社稷實維陽九傷哉梓宮委棄泥沙弓髯棄墜行路咨嗟欒布哭主包胥忘家翳彼小國信義足誇有詔禮臣敗羞維備吝汝忠貞死生無貳國有若臣尚克輔世命彼蒲輪載升三事公曰嗟哉何爲其然身是遺老前代棄焉年海散髮乞此餘年願守所志朝論稱賢嗚呼我公嶷嶷懋德克享高齡天佑匪溢何亦大

塋藏舟遠逝杳杳何之返真帝室欒欒肖子勿替先型弈弈蘭蓀厥武克繩躬營土隴攀木淚零白烏萃止玄鹿載奔蕭瑟松城商飈激響石馬沉沙金龜冐莽月冷寒谿霜繁白蘋書掩幽房絃摧舊幌我思九原如何可作三步車廻雙松劍落華表千年豐碑麗塋絮酒在陳中心如灼

澄泓蕭瑟如聞山陽夕響不自知淒凉之横集也

祭李總督祝夫人文

軒丘之緒寶啓太原旣挺時哲亦誕淑媛蘭芬玉膴秀發川原猗嗟夫人克懋乃德古訓是遵女師是式百兩于歸宜其家室六珈委蛇尚書甲門恭事尊章典刑具存肅爾箴管潔爾饔飧文武爲憲開府昜平百僚師師式頌幽貞聲垂國史彤管維榮歲維申酉言從荆楚山倚鳳凰江連鸚鵡明月荆臺秋風蘋渚羗非吾土言念京華風烟早濕乃遘沈痾煎香不驗瑤草無瘥德音忽沒芳軌遽湮臺高雲黯帷薄星昏

金盌馭御象服虛陳離雁秋哀江風暮響玄鶴徘徊白雲蒼莽遙望崑丘尚其盻饗

入庾開府集中未知誰爲伯仲

祭吳季姊文

嗚呼傳散木也而天年終蘭國香也而春秋短物則如此人何以堪余悲夫姊之淑愼令儀而羅六極之首也憶兒時弟姪五人竹馬錦襁吹篪叩缶芳風麗日採藥爭花兒童嬉戲爲可常保迨從父南游姊年十一我纔九齡泝江沿漢東亂西浮長波合天孤峯接漢予登帝子之閣姊弔湘妃之墳衝飈忽起驚浪排空艣析檣摧舟人惶駭相顧寬莞泣數行下已而橈廻曲岸纜繫橫塘皓月初升寒流湛淡嶓湘水之

鱗剖雲溪之竹解顏雪涕歡若再生泊乎南辭巴峽東下吳江曉霧迷川夕烟籠岫鬱綠林之野渡迷篁竹之幽洋與我同跋陟山川者非姊乎與我勤兩親之室提石挈者非姊耶父既左遷廣陵母與姊寓曲阿外宗父調眞州携予渡江入隸州事眺石帆之高峰尋五馬之古渡弔丈人于蘆碕悲佚女于栗溪母嘗念予爲罷饔食姊卜我金石兆云逢吉母强加飧無何姊從母來眞州父以簿書倥偬授予毛氏詩姊與史家姊几傍竊聽誦唐人絕句一過輒記母嘗試河月上寒岫雪飛密坐飛觴爭爲妍唱不減謝太傅兒女笑樂也甚歡午姊及笄有家言旋故里予出署送之商風木落孤雁南翔悵離亭之逝水牽衣袂而欷歔白雲在天蒼波無極蕭條歸馬回首黯然嗚呼嗚呼行路艱難念我同父何期去年哭姊今又復然我之懷矣傷如之何姊才短性剛攝身貞愼女無攸遂婦無外事天假之年宜其家室詩書所稱何以加焉天乎人乎予思夫使姊至此極者而不可得也死之日執母手曰不謂疾若彌留無日短長有命夫復

何言母子深情重棄割耳嗚呼痛哉往歲史姊云徂爲就普度禪堂懺禮佛乘姊不往哭之耶迴眺南山慨然太息曰蒼蒼遠岫淙淙懸溜人生幾何忽如過隙此非吾姊之言耶天乎人乎予思夫使姊至此極者而不可得也今其繽紛繁飾從西王母遊乎將招將白雲上于帝鄉乎今其飄忽迅游復爲人以終其志乎將陸離上下或凝神以耀其光乎今其名無是與烏有蕩而爲太空乎將憑聰明與精爽尚行游于冥漠乎哀哀吾姊是造物者又將以女奚爲僇弟德

蕣季勣之殤未追季路之哀徒切常遙望姊塋幽隧砂飛玄廬莽塞讀陟岡望兄之詩觸歸縣見姊之感不自知涕之何從也哀哀吾姊寧復能飲此酒耶嘗此羹耶我之哭姊寧復知行道不忍之教耶

旣竭才藻肄以哀思如飽瑯與妹書家人情話而爲蓺林衣被

先考衡岳府君暨先妣胡孺人行狀

嗚呼痛哉克揚先烈端厲後昆故史遷述父而世業攸顯張憑誅母而懿德聿彰若乃門懃騤子庭鮮蘭孫徒侯私諡于殊年冀嘉賛于先哲檃諸顯揚忝生實甚然而不孝孤等乂若有詞緘口生亦何顏大慟結心死而難瞑所由焦胏倚盧之下觸地哀鳴摧肝空隧之旁搶天載筆者也先君諱光濟字承之別號衡岳系出臨沂支延越郡語逸行則雅尚剡山溯流風則羣高蘭渚始祖東粵公永樂初年來從梅市卜

宅錢唐通賄闤塵高貲雄里三傳至吳山公好學束身歷官清散高祖節齋承其舊緒聲望益弘曾祖南屏經明行卓以例授官纂諸家學遺槀班班祖望南英資邁世高節軼倫卓立膠庠道方寡合穆生以設醴拂衣陰鳳以脫穤蒙誚一夕昏逝長揖舊館時萬曆十三年也先君甫十二歲奉祖母陳葬具親營堅辭助椰申屠哭忌哀動路人虞桑數粒毀瘠過禮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聲稱藉甚既而天厲頻行嗛康繼作再罹斬剡之喪數覯蕭丘之祟祖母陳流離植

節、送死養生、手口幸瘠、冰霜逾烈、太守石公、稽公前
後屢行旌節、里人式之、天啓巳未、祖母天年謝世、先
君哀毀踰常、斂葬備禮、送車百乘、如治喪于樓卿、執
紼千人、似赴哭于劇氏、越三年、先君以恩拔北入成
均、廷試就選、授邵陵郡參軍、上謁郡守、郡守杜君驚
曰、君南州名士、辱在散僚、但使公孝勤官、嘉賓在職、
縱屈千里之奏、無虛一府之望、由是深相傾結、郡城
大火、諸司登庫環兵、莫敢嚮邇、先君身廻撤屋遵樂
喜之舊章、手券懸金、同東家之善、令諸司並歎才敏、

文移牒訴、悉以見委、俯仰裁決、上輒報可、屆大夫雅
擅高才、固優憲令、劉散騎博通經籍、自著新程、城步
邑令以病去官、奉檄兼攝、邑故黔中、旁連溪洞、比歲
凶荒、苗酋寇擾、先君下車、撫綏躬親、勞苦指賑、省刑
重建學宮、申明大誥、親到石牟諸關、召諸酋長、擊牛
釃酒、宣播恩威、漢家屬國、卻金醵于先零、秦室和戎
誓黃龍于巴漢、諸酋大悅、結言而去、十里邊亭、居然
罷堠、千廻幽障、頓爾洗烽、居邑朞年、政惠普著、其明
年、當還舊職、老弱呼號、苗酋涕泣、侯伯被徵、攀車輪

而不去、吏生當返、抱馬足而不前、先君麾手謝曰、我
小吏也、承乏攝官、惟懼上負主知、下滋民謗、今又手
上車、步擔在後、無戾是幸、何德以堪、辛苦父老、長從
此辭、于是白馬峯頭、共立豫州之石、紫陽關外、競建
都護之祠、無何、新化邑令以罪黜、徧檄僚佐、莫敢任
其邑事、分守吳君曰、非王掾不可、復以印綬委焉、先
君單車到邑、剔蠹釐奸、殺人如律、不以破產從風、權
賦在公、無復處脂自潤、督郵禹君、廉其治行、柔間坐
息、嘆伏雉于中牟、門內題詞、惕啼雞于吳都、急用薦

揚、課居最等、崇禎三年、邊事告警、有詔內外官、照級
納貲助邊、先君盡輸積俸、埒于郡守、王丹上麥、爲急
軍需、杜緩入袋、意存助國、及期去邑、不過槖衣、其年
秋七月、盜殺岷藩世子、直指坐罪免官、先君竟不與
爲討滿入都、柴車獨宿、莫邀年勞、深談敗績、自如豈
是巴祇善宦、左遷眞州衛、慨然赴職、散騎自效、何云
問馬、不知委吏無傷、奚必焚憤而去、在職三年、遣嫁
女兄三人、餘貲爲兩叔盡償逋債、乙亥春、寇發荊揚、
烽烟四徹、先君頗瞻怛怛、竟自免歸、陸機思土、頻生

竹篠之懷，張翰言歸，忽發蓴羹之興，卜居北郭，茅屋數椽，前帶郊流，後枕原隰，率不孝孤等讀書其間，歌扶桑以寄志，擬雀翳而寫懷，泛覽遺編，旁搜逸傳，性同荀勗，頗愛校書，情類李充，善能刪籍，嘗以少年東西流走，頼茲餘歲，莫副夙懷，昔郤縠五十，守學彌惇，向平耄年，嗜書轉篤，旦夕繕寫，略無倦懷，先君自植園蔬，老母親執爨事，欣然教育，孳孳不倦，隣友有挾貲佐先君，諷其再出者，先君笑而不答，退而歎曰，昔尚平婚嫁既畢，猶以游嶽爲期，陶潛升斗可資，尚以

折腰見志，我思古人，聊以卒歲，己酉仲夏，潰兵南下，先君携布囊，負木主，束殘紙兩軸，載古書半車，辟跡横山，獨處古寺，但負日而含毫，惟燃糠而舐筆，屢値亂兵，莫敢侵犯，仲冬復我舊廬，其明年仍以授徒自給，所著有北窓隨筆三卷，湖南課藝一卷，雜著詩歌二卷，郤陵讞語四卷，評選文苑英華五十卷，古文正選別選各五十卷，丙戌仲春，忽發背疽，重增寒泄，先君貽書訓誨，反復丁寧，自以質性迂疎，終膺坎壈，生慙釣譽，没恥要名，毋念爾等行名未成，至志寢食，當思司馬以志行相規，武侯以澹靜爲訓，至若斂以時服，葬以不毛，吾宙匪王孫，貧踰顏氏，徒爲韓暨之簸，終法子高之命，亦以見生死不惑，罔愧先型，不孝等聞命震惶，五内崩裂，豈期藥石無靈，刀圭莫效，彌留三月，竟捐館舍，嗚呼痛哉，徒以慈親危景兮溢勉加，不圖奄忽九年，卒莫邀歡一日，先君既抱恨終天，而母氏又奄然下世矣。

先慈胡孺人者，外大父懿軒公女也，公少負軼材，倜儻畫兼，樓臺競爽，推趙氏于西川，綺紈矜妍，望徐君

于東路，繼室外大母袁，生先慈于積善里，爲賦質端莊，秉心沈靜，剪髮爲鸝，自成容範，設門有悅，便習令儀，張祖希之淑妹，特表閨房，郝道匡之弱息，爲型東海，外大父絕愛憐之，擇對乃嫁，有以先君進者，外大父笑而許之，卜協鳳鳴，是爲嘉耦，夔同鹿跡，既有休徵，敬奉孀姑，崇執婦道，先君負笈遠游，宦遊彌歲，撫不孝孤兄弟三人，女兄四人，鞠育艱辛，女箴尤謹，鶴鵰啼樹，教淋繭于春津，絡緯吟牀，共鳴梭于秋月，諸姊日佩鍼縷，時親筆墨，寒朝獄讌，則柳絮同吟，暖晝

舒遲則鶯花共笑夫姊適東海史生生患羸疾七年
不起臨河無渡空賦思歸陟屺遙瞻徒懷侍省及史
生大漸爾嚚夫姊從容引決凶問方承止言婿死訃
書未發尚眛姊亾先慈仰天呼曰噫女死矣倍道視
含形容不變振風拔木如明庶女之貞恭雨崩城似
感眔妻之義從先君沛歷荆揚旅處七載沈宣子之
室恒歎無裳周太常之妻雅聞齋宿乙亥冠起所在
充斥先慈從容進曰蓋聞達士知幾哲人慮遠今爲
廾斗坐縻歲時夫長計莫如樹人遠謀在于訓子諸

兒才質雖未逾人但令敬承世業無墜儒風言念餘
生斯爲至樂先君蹶起而笑曰是吾心也即日治裝
復我故邑幽居隘巷教育無倦先慈親任烹飪兼營
藥餌時其饑飽賚我劬勞不孝孤良朋卒至方愧無
供陳其肴蔌疑更出于狄山酌以清醑似長流于海
樹嗣槐屢試秋闈槪從放棄舉室悽愴先慈自若丘
吾空返哭中野而多哀介母能藏處緜山而無恨甲
午孟冬𡑞感風疾喘急先慈筋力尚強至是徵困王
子聖翼柴子虎臣學擅桐君鑒高負局固知鍼石難

投尚爾焦然進藥先慈謝曰凡人受命自天修短有
數嘗聞良醫折肱上藥却病要是養生之術終無返
死之丹况年已逾耆衰同晉髮流連殘息便是遲眞
委順天年斯非怛化諸君達士吾復何言晏坐默然
終不服藥越七日巳丑召不孝孤等語以立行謙和
居家勤約篤念匪他推心有稀九原不作無替先人
稱大悲慈號奄然長逝嗚呼痛哉天傾地折孰措微
躬靡怙靡瞻何賚殘喘惟念先民旣沒德音猶存何
况懿行卓然微風可挹若使空湮蔓草長沒窮泉結

恨茹悲雖生猶死伏冀當代名公吾鄉碩德以弘奬
爲懷遠符德操以品題爲望高步予將振如椽之筆
錫不刊之辭庶似安丘令塋泝高節于荒埏要如貞
簡同藏合玄風于幽朧不孝孤等隆恩鏤骨高誼貫
心生卹寄浦之環死結輔氏之草

排麗之章大約鋪揚盛事如此敘述哀情一篇之
中再三致意可謂情深文摯節奏自生譬之聽樂
哀樂自關乎人心文人攬筆何所不可豈有常體
耶

婺州曹娥墓誌銘

娥諱女士字素貞婺之五都人也分祥赤雀爰啓陶丘表瑞黃星賁繁譙郡父夔字彥一藝圃軼羣儒林秀出叔通茂器軒犇典于西京子建清才振雄文于鄴下娥生含貞氣幼秉慧心方從剪髮愛玩詞章始及垂髫洗吟翰墨自然玉貌還嫌細烏釵梁本號修眉纔黠小蛾彎翠年若干許字葉子更生德耀未歸早有溺陵之志少君初聘便高勃海之風已而婺州寇亂劫質吏生南冠長縶馬首遂東本是西朝小吏

徒貪石尉多金輒稱江夏黃公偏折正平傲氣未遣生還相傳已死娥閉閤傷神掩裳流涕華山永訣雖獨活而誰施碧玉無歸冀再逢而何日離鸞樓上遂成化石之山隻燕梁前誓作靡笄之壠更生甫得脫歸娥已先期而卒春秋若干卜于某月日葬于某地洸洸永夜披繐帳而不來寂寂青山舉香棺而空下荀奉倩之神傷未云蘊結王伯輿之情死同此纏綿贈重逢之金盌難期少府佳人合再世之花鈿不遇鴻都道士此日霜飛華表徒聞獨鶴哀鳴他年月上松門定有雙鴛共集銘曰

陶丘啓氏譙國舊傳世挺哲士代紀貞媛孝女承風大家比美弄墨散花吐詞成綺飛皇卜字委鴈待時突嬰寇掠夫子縶維連枝既析比翼已乖悲沉漆室痛隕青臺春華奄忽玉骨委床命膠不續魂樹無香月戶蟾寒仙臺鳳杳去子終還佳人早殀孤壠藏燈重泉埋玦思婦呼禽望夫名石

古音雅奏度越梁陳

判詞
川龍山虎用節以達諸侯銀莵銅魚刻符而徵郡國
令如流水檄若追風今某奉公不謹玩日惟偷非有
終軍之大志入關內而棄之徒懷糜傳之奸謀詶荆
州而不赴小臣戲殿上草檄不來大將駐行間金牌
難名制有定程罰應計日（信牌）
表著之位別以九儀名器之班嚴于十等小吏統乎
主爵郎官亦應列星今某鱗口貽譏鵝梁任誚誇趙
國之上賓三千珠履拜梁州之刺史一斗蒲桃豈墨

勑僅堪易酒任嘲續尾侍中將鴻都原可入錢不計
羶羊都尉濫官有禁冗職應誅（濫設官吏）
官班表位僚采和衷出金龜而獨用入銅馬而並觀
制若犬牙政成琴瑟今某獨擁簿領手握銀黃如投
贗顆雨中一人自佩似繫買臣肘後同舍莫窺此類
莩旄不容假器彼非越俎竟不問庖掌固專官宜杖
封亦曠職應笞（封掌印信）
南仲懷歸簡書可畏義和離次國典有誅今某有官
有守為曠為尸效季鷹之命駕輒引秋風追彭澤之

掛冠為栽春柳挈瓶可假毀櫝誰從彼彥緯典兵擅
去母杖猶加況吉黃離局違科王章敢赦（擅離職役）
一官豈無簿領半印亦有文書故抱書夜臥魏武見
而覆衣直省日行漢帝聞之褒詔今某逋事養名慢
官廢職效東甫之清談比士元之沈飲卷如山積漫
曰州縣徒勞案已塵封輒謂吏胥自辦寧黃紙尾傍
署名而羞千木豈中書案上決事必待元之怠固當
懲漏尤重罰（磨勘卷宗）
合符斯信刻篆無訛段司農計阻外兵印猶倒用韓

忠獻智除內侍勑始空頭今某典司承發職任文移
披數行之墨字龜紐不鈐飛一紙之空文蝌頭無色
豈緣漢祖趣銷不得須行六國抑亦晉公偶失無從
取用中書過分巨細罰准重輕（漏使印信）
王言如綍虎爪自下仙臺上令若風鳳猜啣來天闕
故建武十行之札邊郡皆驚而奉天一紙之書都人
揮淚今某罔識飲冰何知執玉矯發中之明詔猥云
汲黯出疆達尺一之天書輒謂陳湯遂事歲歲手持
旄節試問蘇武何人期期不奉詔書爾比周昌奚若

玩茲天勅繩以國章(制書有違)
去副封而防壅蔽魏相所以稱賢伏省闥而待報聞
焉豹于焉加勸今 某踴促韝逸巡仗馬皂囊如緘
公車豈盡反支白馬不前禁闥何人夕拜關東盜起
留使者于司馬門前洛口軍情遏封章于廣陵城下
武應紱論文以杖懲(事應奏不奏)
朝持天節分八使于都亭夕捧制書占二星于益部
重如捧璧稟若飲氷今 某才非堪使忠豈忘家徒高
攬轡之風漫引埋輪之烈非蘇屬國之使絕域何爲

持節經年豈張博望之溯河源一似乘槎萬里棄事
有乖按章難逭(出使不復命)
馬融西第作頌阿附權門杜欽申伯有書逢迎爵里
故宗承松柏之志肯如熱客納交王弘風馬之談不
與傾朝俱往今 某性同脂韋舌類笙簧媚若狐蹲巨
君頌爲公旦諂如雉伏安石且呼聖人庭生勁草必
指其人階有觸羊應褫其魄(上言大臣德政)
具敖不對 彖禮猶在野人晉肅無譏韓辨以喻
君子今 某執事弗恭入門不問王舒出撫外州尚以

尊名改郡羊祜恩留邊邑亦爲引諱更曹何得呼通
徹而莊然豈有名雉雞而曹若懲其不謹予以常刑
(奏事犯諱)
苴茅胙土酬汗馬之勞襲紫傳龜表圖麟之績何功
可以裂地非分是爲貪天今 某技擅雕蟲才同刻楮
非王良符讖之言遂膺主衛豈子房帷幄之內輒受
留城褒德之封密令本非常典開內之爵蕭傳原匪
舊章既誅冒濫幷罪扶同(文官不容封公侯)
一告不掩猶用孟明再試無功寧寬伯鯀今 某偏私

成黨依附爲奸非馮唐之薦魏尚止爲首功豈苟變
之進孔恩無傷食卵華貌入坐莫非泛駕之才花綬
升朝俱託贖騎之侶爵可濫叨誅難獨逭(舉用有過官吏)
周權九府漢領三官隱屏可鑄斯鵞眼日泛波中赤
亥既行將皴文亦銷鑪內今 某私營鐵冶妄鑿銅陵
青凫飛去翻與半兩爭高白鹿載來且使五銖失色
單公失利孔僅無謀私利可壅王章奚逭(錢法)
周官生齒之書載諸天府漢法隱口之罰責在司徒
今 某嵗籍本爲偷生漏名有如逃死白徒行役繆託

支離青畝輸供輒稱橋戶豈中天臺之脫卒必俟覆
按勾來寧晉陽尹之戶民一任新編損去荊州豈少
人武侯自貫南陽不可問張仮坐誅旣撓地官之條
宜加司寇之法 戶漏脫戶口
傳譏丘甲詩刺北山雖減及口錢何止河東萬戶郎
復其徭役寧惟豐沛兩郊今 某 治慙保障才擅催科
秦人頭會箕斂取盈魏世踐更椎冰不惜豈有人人
十式必令輸將助軍苟非戶戶全椒那得減年從役
旣應鳴鼓而攻自宜重杖以警 不賦均役

天駟南來占風起耜土牛東出沐雨荷鋤苟能闢土
富民原可封侯果善墾荒治粟便爲都尉今 某 入政
不知三時莫急鶯啼陌上止憐芳草王孫鳧與林中
不問柔桑帝女豈宋鄭之隙地莫斬蓬蒿寧虞芮之
閒田任其鹵莽警以惰遊督其開墾 荒蕪田地
輸錢職有司珍入粟權歸計相故元和有吉甫不肯
以紬爲羸而左藏任延齡徒然移彼就此今 某 蝗頭
書梵魚腹吞鈎出可上下其手入亦乾沒其餘豈有
財出土中供貞元之別勅未必貨收江左充輿國之

另支不值張蒼善算必曰鼠雀壯哉若逢杜預借籌
應歎木繩斷矣比監守之自盜在流杖所必懲 那移出納
司稽以察四方止爲容奸之所肆長在平肩貨懼開
囂歷之風今 某 利昏三倍詭執兩端安能問馬及羊
那識踊貴樓賤豈段干爲晉國大駔不計近名近實
抑劉仲非長安市儈羞言爲紬爲羸應予城旦以警
無良 市司評物價
了蝦藉寵敢竊駕乎金車越客承歡乃並遊乎青翰
今 某 蔑視王章擅移公物羞牝馬而假高軒恥乘槎

而借彩舫赤帷白蓋奉誰使而遽乘錦纜牙檣問何
官而輒御公私無別與受均刑 私借官車船
汲黯救災河內賑廩而後上聞子罕稱貸宋郊竭粟
以求報國今 某 性同饕餮兇若猰貐歲也非我採蕪
菁其柰何天乎何尤視蝗蝻已若此鄭圖不急繪誰
能躪貸及民劉表弗細陳安望賑饑遣使爾旣與民
無恩吾肯貸爾以法 踏勘災傷田糧
園林賦重常征樊圃刺譏來折鄧平失侯而後亦種
五色于東陵潘岳解組而歸始植千章于洛涘今 某

納賀無嫌傾筐可暨止謂桑虞瓜熟雖摘無猜不思夷甫李卅巳鑽猶惜讀黃臺之句恐使抱蔓空歸詠東隣之謠應憐去婦不返慾彼貪心加之薄罰

擅食田園瓜菓

紫光麗木備六府而維修豔氣鳴山配五行而攸序雖捐彼嶄嵓未嘗爲寶而貢諸王府亦有司珍今　某營營私竊逐逐利源探鳩化雀尚圖鄰地有聲銷蒐焚魚惟願排沙見寶遂使枝豆奇光亦入若耶之錫狠牋殊采竟淹赤堇之銅既笞其背仍勒其償

起解金銀足包

遂師坐塾門以督耕鄰長致大旂而招役故嗇夫畢秩猶遺愛于桐鄉而亭長末員亦流風于蒲邑今　某心存漁獵術取貨財未居封使君之職隨地食人竟同李義府之奸緣山作賊竊兒貼女鄭監門之圖不聞羅縠賣絲詩夺中之詩弗問一鄉蠹賊在所必除十室莠根急宜加剪

禁革主保里長

蓬萊雲繞九天開甲乙之帷鵁鶄雪消百辟納卯寅之陛故叔孫綿蕝學習先期而虞摯决疑申明古制今　某九儀莫辨三禮未諳愧霍光之入覲進止有常異日彈之趨朝覛曠無忤小臣戲殿上滌相之檄巳來大將背闕門御史之彈旱入豈寶周公河西初至始問朝儀寧鍾太傅宿齒頻勞不拘常禮既違定制應罰俸錢

失儀

懸將納諫從若轉圓止輦受言聽如投水故公車不忌反支而伏闕日聞請紙今　某局促低眉唯阿卷舌懼一鳴而同仗馬寧三緘而比寒蟬豈聖朝無闕事長虛青瑣之蒲倘君側有奸人誰請上方之劍嘉言

攸伏墨辟斯行

上書陳言

郭奔出野王之界送羊傳而免官威明有度遂之司迎王吳而解職今　某闒然媚世有靦逢人通門狀而前來望車塵而後伏豈其聞名倒屣驚王粲之在門或者引領去車美林宗之上坂宜加重斥以杜逢迎

禁止送迎

青樓跨陌曾誇麴氏西川翠袖迎風爭說徐君東路故漢文立罷露臺而晉武持焚雉服今　某妄凱崇高蕙心靡麗笑仲尉之徑止有蓬蒿鄙伯鸞之門僅闓

判布飛聲高儗漢臺巧織騁來鄴署不知公子鷸冠必名焚身之禍豈識大家雲屋自來鬼瞰之殃裂裳以徵毁室加懲服舍違式

日冠有珥豈同赤烏夾飛星象如瓜寧是神星晝見必有周髀能掌渾儀庶使羲和弗迷天象今某職在保章術疎推算日中王字曾莫辨于漢廷都下使來已失占于益部倘遇子陵共榻安知客犯㣲垣即令陳實過門莫解人隨星次爾曠重黎之職我行司刺之條失占天象

羅鳥爲羞飾鳩作杖伏湛奏行其禮傳玄頌紀其風今某迂疎古道鄙棄舊章洗爵不恭呪噎靡恪翻笑四皓之出商山强與人事更傲九老之來洛社非我同群爾既委諸草莽吾寧寬以刑條鄉飲酒禮

唐世雖隆諫職必隨宰相趨朝漢制即去副封亦白尚書入奏今某本無讜論惟務諞言如眞利口止堪側虎圈而獻諛果欲曉人即使伏樓船而過戇未免冒官能無糾過奏對失序

星荷圭商晉侯不能禳祀河非爲祟楚子焉用加禋

令某禮失事神術工媚鬼載諸祀典原非瓦鼓茅旌奉以歲時寧若竹郎楓鬼豈梁公除淫祀并絕血食于延陵寧安石驚神祠竟毁樵蘇于閼伯恪共既失罪譴奚辭致祭祀典神祇

投羣嫗于鄴水不惑西門取巫女于廣山難逃宋守故桑田莫非炫術而梗陽是爲驚邪今某左道惑民方書破律吞刀吐火雜以鼓鐘輿霧釣魚取之几席遂使米師聚衆號五斗于西川更因鬼道教人起三通于東郡急申天罰以儆無良禁止師巫邪術

建元方術之士欒大伏誅光武讖緯之書鄭興不學豈有玉杯自來闕下何曾神藥可致海中今某妄說圖書繆當蓍蔡軀華捧赤伏之符指說中興佐命張角布黃天之語妄稱華命眞人以惑人心必伸國法術士妄言禍福

龜鈕駝章官班有級玉儀銅渾正朔有司今某作奸市井借冒靈臺金章玉篆摹六書五字之形月軌日維造三統四分之冊自非雨中墜鵲刻成忠孝侯名豈眞山下逢猿授以陰陽仙曆能免竊符之罰難寬

破律之誅 偽造印信僭日等書
石市國士固稱乾象名家魯角邪人亦假讖書亂世
今某未能窺管輒敢談天枕中自秘便稱黃石之書
山上携來竊謂白猿之策彼武曌唐之禍雖前知
亦何益乎如李郃入益之談即能占亦無爲也欲杜
亂萌必嚴私習 收藏禁書及私習天文
司寤有官金吾是掌已晡夜鵲彼浥露者誰人未唱
晨雞爾披星者何故今某罔知抵禁似可冥行縱使
從師東海豈容負笈暮歸寧爲訪友山陰竟爾乘舠

雪夜灞陵亭下尚呵故李將軍洛陽城中安問黃門
叔父行必以時犯無輕貸 夜禁
泰關夜月漢塞秋風軍中有諜羽書與狼火爭飛陣
外必偵走馬與風沙共逐今某從戎狎敵失伍玩師
非李北平之帳下不須斥堠遠來豈种度遼之營中
何以堅臺罷警偷信陵不知趙獵必至推局而奔若
犬戎大入周京誰復望烽而至國有常刑軍無輕典
申報軍情
漢世徵兵以銅虎周家起旅以牙璋故南仲畏此簡

書而允國先陳方略今某藉曰出疆輒稱閫外非武
侯之廟算拜表輒行無仲達之神謀仗節難制戊巳
校尉會宗以矯詔坐誅莎車御王奉世以邀功削戶
罪不待三罰宜榜百 擅調官軍
八百孟津之會三郊甲戌之期敢同河上逍遙寧比
棘門兒戲今某忠愧忘家義慚報國借稱坐鎮偏從
別墅圍棋何事張皇且復都門帳飲莊賈以赴餞遲
來按誅有法李廣以後期失道對簿何辭按以軍刑
應予重典 從征違期

光武嘉鄧惲之守職在城門貞宗重寇準之功倚之
鎖鑰今某仕既抱關智慚守器洛陽北部尉不須花
棒懸門禁內執金吾何必銅環加鎖田文之去函谷
無侯雞鳴臧紇之出鹿門何庸虎節卒慚梅福吏愧
侯嬴繩其不恪按我刑書 門禁鎖鑰
執干戈以衛社稷汪重尚爾無殤誓河岳以及子孫
周苛不容廢祀故封殺哭壘君子許其東征而返越
養孤識者知其復霸今某專閫無恩御戎罔卹杞梁
戰死無復痛其寡妻繆樂陣亡終不收其弱子黃沙

臥月誰憐兕唱遼東白草吹燐莫念楚歌垓下少恩若此有法應加（優郵軍屬）

周禮以邦汋爲懲春秋以漏師爲戮范宣子之數駒支刑斯當矣齊寺人之爲國賊法可逭乎今　某賜稱晉覘陰爲秦謀乘闇而語子反稱不欺之臣畧陣而呼朱序爲報恩之士不知軍候一言李陵因而陷沒若使雁門無泄聶壹何至空還用我諜人田單所由復國誅其伏聽衛青緣此多功既同中詗之奸難免上刑之服（漏泄軍情）

蕭相國之守關中不虧漕輓李將軍之防塞下盡發市租軍有見糧因而猶闕師不宿飽病莫能興今　某罔識戎機何知軍政兵取蒲嬴爲食徒說泛舟士煮鎧弩療饑空談流馬豈霍嫖姚之少貴見饑卒而蹴鞠自如寧司馬氏之無私任涑夫而襦袍不給緩請有刑後期加罰（中索軍需）

北面誓師以齊入校南郊訓旅爰整七騶孫吳之法苟行頗牧之功可復今　某志在逍遙軍無整暇自許淮陰妙算驅市人而戰之更誇孫武奇謀試女子而可用將不誓郊士皆失伍城頭坐嘯欲解羌胡健兒帳下誦經自比涼州刺史握兵若此干紀如何（不操練軍士）

有守斯稱四塞無人不數二關故輸攻雖巧墨家九拒有方燕戰無前田氏兩城猶據今　某師無成命將不知兵耿恭之困蘇勒雖煮鎧而不降馬敦之備隴川日偵瓶而自守苟非雀亡鼠盡誰收江淮保障之功如皆棄甲倒戈孰壯何朔屏藩之氣莫倚干城應行棄市（主將不固守）

列王宮而爲環衛象星紀之有勾陳良家六郡羽林賜尾之冠八校西園徼道髦頭之仗今　某執戟相參荷戈失伍九門環甲任拋金鎖雨中萬乘前矛儘臥綠沈苔裏倘矢入宮門問戟郎其安在或匕提殿上呼陛楯已無人罰不待三撈宜加百（宿衛人兵杖）

行人合葬何由登子友之牀使者驗符豈遽入齊王之壁今　某弁髦信器繆亂朝章青綬有班未見牙牌結佩黑衣充數曾無魚袋隨身朱亥竊而奮椎讀藏至此秺侯失而恚死守器爲何入朝罔辨加罰允宜

懸帶關防牌面

梅花吹笛月流朧水如咽楊柳開笳春到楡關不度
故采薇之勤戍堪悲而及瓜之更代有日今 某 注名
在伍逃役去營豈爲使君淸號腸斷他鄕將母老嫗
吹篪心傷故里不待信陵之下令棄甲背行何庸勾
踐之遺歸投戈早去幕上多烏知其遁矣行間滅竈
非其罪乎

從軍守禦官軍逃

漢置登聞獄難剖者入告梁陳肺石寃未白者上聞
今 某 無罪呼天何寃入地豈告密之令復行故爾爭

來闕下抑上變之風更甚不妨起自徒中爾目無官
吾知有法

越訴

五行未入仁人以緩死爲心三刺既平君子以留獄
爲戒今 某 官如削木令若束薪覆盆未發求情而失
情衡斗知寃當斷而不斷自非溫舒酷烈冀展月而
論囚定然義縱淹留請盡捕而入獄囂棺之痛何不
聞乎掃墓之辰行將及矣

淹禁

私不害公曾垂八議之典恩難掩義亦嚴三互之誅
今 某 罔別嫌疑自稱公正非苟嚇之論本州殺人無
假殊蘇章之逢故友按部必行恐高下在心如張京
兆之屈法抑重輕惟我若杜延之之行私李下無嫌
棘林有坐

聽訟廻避

訟非得已義士尚欲解紛辭苟無情君子肯爲逐惡
今 某 井中下石肘後彎弓橫鱗甲于胸中播雌黃于
舌上一網可盡致令汝思含痛九原三字入辭長使
武侈飲寃百世汝以吉網自誇吾令羅鉗爾訊

敎唆詞訟

人臣義無私交不出聘弓候矢君子志存公正豈有
竿牘苞苴今 某 謬託要津妄干當路藉口抵書之饋

咎可以原情不顧行賄之子公因之入獄洛陽豪豈
可居間大將軍亦爲請託貪谿未厭城旦難原

囑託公事

叔向之罹刑書祈奚力爲脫械范滂之詣北寺霍諝
欲發覆盆今 某 徒工磔鼠莫辨殃魚陷元禮以囊頭
强望之而對簿人非盜璧死溺廁中士豈竊金生汚
含內雖遇鴞亭怨鬼何日能伸縱洗梧野寃魂無時
得雪入獄必歎怪哉按法誠難赦矣

辨明冤枉

庾氷爲卓騎子受絹而加刑鄭均以雇傭兄取財而
竊諫典獄非沱丁富囂財適以府辜今 某 僞篋不飭

銖兩是營梗賜獻賂當三歎而罔聞叔鮒鬻刑治五
過而靡悔彼亭長受傀卓茂雖恕于律中而沛相計
贓王吉不寬于法外既無畏于四知又何逃乎三尺
（官吏受財）
玉杯獻于闕下豈有神仙黃紙降于城門不聞天語
故宋主邾夫芝草而唐宗毀彼鵲巢今　某獻謏荒唐
逢君汗漫患無詞以入賀謾誇三月梨花苟可借以
前稱甑訛三冬瑞雹文成五利止堪齒劍前車徐福
少君邪有留丹內殿白麟朱雁空用紀年寶鼎祥符

徒聞作頌（作爲瑞應）
名傳五庫孰敢問其盈虛官屬三司無過責其職守
今　某名非暴客實僭主人秦宮漏下狐裘已失于尚
方晉庫拆鳴寶玉忽亡于內豎必有頼奸如魯國納
莒僕之竊逃豈少匿賊若廣川煩張敞之發起寧比
輕條應予大辟（盜內府財物）
鳴條樹上設鷄已見闕門動篙室中立表遂封泉庫
今　某不畏傷弓惟思漏網青山鵲噪輒思復我私讐
北斗星昏妄覬殺人免死不思張成風角難逭元禮

之誅即如莊叟占星不免陶家之戮非從末減之科
不在原宥之例（聞有恩赦而故犯）
崑崙九折築龍堰以東流蒲海兩源成金隄而北下
今　某未識天時罔知地勢既非延世館陶河平賜爵
莫望王尊東郡水央禦身坐使龍堂蛟屋鴛疊浪以
浮天致令玉檟金繩洸橫流而沒地特置重刑用懲
圯族（河防）
宣父之退公朝不聞問馬季桓之禦象魏猶念傷人
故瓘斝可以弭災而徙薪乃足禦患今　某火烏莫辨

社烏不聞無梓愼登廷之議少樂喜撤屋之謀過河
內而不問謾託長孺蒞蜀郡而禁馳高談廉范豈術
能噀酒不愁齊郡奇災抑德足反風自滅江陵烈火
懲其不恪國有常刑（失火）
積貯掌于天官倉庾修于月令故魯新禦廩非以勞
民而漢守故倉本爲贍國今　某職在末班任茲管庫
不知隋家洛口形勢並雄須識宋世封樁富強攸頼
漫云公孫壞其館室不知天子必謹蓋藏武庫如傾
竟使魚飛屋上神倉若廢嘗令鼠踞廄中息玩如斯

鞭笞應爾（修倉庫）
張良燒棧爽中本爲借衟孝寬樹槐道左以便行人今某竊取天衢陰虧衢路得尺得寸竟同張祿之謀讓畔讓塗故違西伯之化不聞奪沁水田園大將軍訴爲雞鼠當思請上林隙地蕭相國且就囹圄地令還官人予以杖（侵占街道）

紫綈青綺貢在尚方朱雀文龍掌于少府故張茂先平吳賜之絹帛而諸葛公入益錫以織文今某身充織室目炫錦城滿桃繞壁開鄴署者何人文鳥臨江

充蜀貢者有幾徒勞織女做金谷之春帷暗役天孫製幔亭之秋錦乾沒同誅杖刑難免（帶造緞疋）

殳戕一藝遂升颭拜之班桃梟五工亦列虞衡之紀故物戒窳苦而制合章程今某才慙匠伯知愧梓人垂弓和矢不由規矩奚成刻楮鏤鳶雖復神奇何益凌雲臺銖兩悉稱汝知之乎計里鼓尺寸無訛未之學耳工以日省過必笞加（造作不如法）

野廬除路司險成梁故過陳道茀單子興歎將亡而臨渭橋成崔亮名爲善治今某玩心道路怠志橋梁三條五達幾如九折迴腸半月七星竟似海中鞭石非張良之燒棧令人無復東行豈吳漢之鋸橋使敵莫由南遁天孫聚鵲始行漢祖斬蛇纔過阻我周行懲之以法（修理橋梁道路）

水漲三門勢若建瓴天上波翻九曲迅如箭激空中故漢洗白馬以築隄而魏獲銅龍以成堰今某倖同伯鯀智謝王朝不知玉簡難逢誰見赤文一字謬謂金堤無恙行當清徹千年視李冰之刻石犀其功安在北方進之謠黃鵠厥績茫然失時按罪計日行刑（失時不修隄防）

朱甍青甃是將作所經營玄武紫微豈工師所晏息今某迹類遊蛇行如潛鯽長樂成而燕雀賀蕭何敢自爲功新豐築而雞犬知胡寬那容常入非承宣室之席何以夜半欲前豈張直院之燈竟爾三更始出宮門敢玩梟市難逃（宮殿造作罷不出）

此應制付坊刻行者中有可覽者不忍遺棄姑存之　自記

序

賦者敷陳之義其原蓋出於詩前世作者孫卿屈平猶有古詩之意宋玉以下馬班揚左以及潘陸徐庾非不璀璨一時流辭金石然淫浮靡麗極矣唐人以賦取士由今觀之膚近都無餘蘊而名卿鉅公幸由此出蓋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有固然者今天下尚制舉義士之負才好文者詩詞而外間爲六朝小賦自娛至於漢魏體制作者絶少豈眞撰造遠遜古人蓋唐宋以後山川地理人物事類名稱不古卽連篇累牘終歸凡近然則包括宇宙綜覽萬物長卿所謂賦心誠不可得而傳卽經緯宮商纂組成文亦豈易言哉仲昭素負雋才所謂騁體衣被詞人者三十餘年而古賦單行復濤怒雲涌不可窮止客歲遊京師値

天子廣求文學仲昭名列薦剡所爲賡盛詩一百韻高華流麗一時文人旣已扳而行之乃復殫其精力爲瀛臺長白二賦夫禁苑之邃深豐沛之遙膈耳目所未經傳聞或憂失實而仲昭顧纚纚言之聞其成瀛臺以三日長白五日同人從旁觀之落紙揮毫任

呼獨絶昔左太冲賦三都墻溷皆著筆硯猶且積之十年仲昭顧斂麗若此豈今人之才固勝古人耶吾誠不能測其所至然而敷陳盛美蓋已極矣雖然仲昭之爲此非必鋪張揚厲與古人爭工拙也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武帝讀之飄飄有陵雲之氣至慽不與此人同時而杜甫進三大禮賦乃不得與淸平三調同受寵遇文章似有幸有不幸今仲昭坎壈數奇頗類子美而侍中之薦已幸比文園

聖天子徵書徧海內硏京練都仰副側席者將接踵而進鼓吹休明其以此爲嚆矢也哉余需次一官經年若未能就窮愁寂寞日與病俱仲昭顧屬余序且曰非子寧不載片字夫三都紙貴必假皇甫始傳仲昭顧斯自喜復何藉余言乎三復斯文蓋不覺霍然而興矣

睢州弟方象瑛拜題

桂山堂文選卷之十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壻張奕[illegible]
男王武功維榮

[illegible]藏書[illegible]

賦

思親賦 有序

嗟乎悲哉天地有窮孤恨何已尋響像于疇昔彌
緒菸然指逝日以酸辛追思欲絕孤生疾厄母氏
劬勞王孫暮返則倚戶頻嗟謝孺劇談則出屏流
涕憶六歲時出就外傅畀我銅奩忽遺道左宛轉
悲思彌月不解恨無羊叔尋環之哲遂同荆女忘
脩之哀自壯迄今每念增痛亦越九齡從父楚遊
眺望山川吟諷在口凉秋九月洞庭微波卷幔發
書扣舷高詠父嘗歎曰昔太丘令子以解語共糜
君孝慧孫以強識稱賓袞宗有汝子日望之既而
謫官維揚浮沉幕府簿牒餘閒口授孤讀大吏辟
至東帶送迎指論未終胥徒迫促因笑謂昔人以
折腰掛冠今余以教兒投檄緣斯獲戾夫復何辭
孤日侍寢拊首頻呼本非陳家教諂故觸屏風正

若顧氏高言難瞑燈下時年十五南歸就試自免
母懷遠遊伊始痛嚙指而心催憶引裾而腸斷其
明年父棄官歸卜居北郭讀書攻苦遂遘沉疴日
事醫巫傾囊如洗孤年十九始厠黌宮二十有二
就婚葛氏于荒江村塢閉徑結廬竊冀迎養終親
天年旋遭兵火遁跡橫山採葵根以自給携焦飯
而屢空自夏徂冬踉蹌歸里婦執爨以奉姑嫜親
含飴而弄孫子魚菽雜陳開口一笑晨歡夕宴盡
此而已丙戌春父發背疽長揖館舍奉母居憂羈
棲海澨時有外姻招余南徙託阮家之北巷倚阜
氏之西廊慈母介性不樂依人趣歸故宅藜藿自
甘竊望慈顏黯然隕涕奄忽九載母子長違從前
結想逐驚波而俱淪向後憑心盼婁雲而共斷瞻
仰胡天俯依無地人生到此獨活何爲以此追悔
悔何及矣以此思哀哀何極矣痛劇若忘長歌涵
淚賦曰

維上天之賦畀兮萃靈秀于人倫溯前哲之純孝兮
執行貫乎神明年老髦而孺慕兮咏南陔而訢訢何

孤生之不夭兮恙獨罹此鞠凶痛俛仰其疇依兮將
奚措夫厥躬伏茅茨以延想兮襲白日之冥晝夜參
半而假寐兮親繽紛其來降 叶 既長違而乍覯兮宛
入隧之融融牽裳衣而眷戀兮旋驚寤而涕漣嗟人
誰無父母兮伊載顧而載復孤獨痛而未言兮實殊
德于衆族自始孩以逮壯兮日卵翼而貽穀泝弘訓
猶在耳兮緬清徽而溢目孤顯考曰衡岳兮系姬靈
之苗裔顯妣出于有嬀兮卜鳳鳴而作儷維庚申以
見參兮誕育孤以云繼承父咳而有命兮文在手而

錫字維祖母之守貞兮年垂髦而彌勵摩余頂而咨
嗟兮庶幾克紹以延世痛孤弱而就傅兮懷母貽而
失墜愧無卹之袖簡兮歲彌久而罔替心悽惻以纏
綿兮何智昏于假器彼人存而物亡兮時感物而心
悸剟物在而人逝兮末思人而神頹讀遺書而指計
兮孤九齡而受之從宦遊于荆吳兮歷山川而猶夷
散絲帙于輕舟兮發浩唱于洪波朗日月其纔廼兮
傷既違而莫追越二紀而北征兮孤益悲夫舊遊憶
從升于胥山兮攬具區之無涯泛荆溪以樛流兮有

任公之釣臺憑京江以鼓枻兮訪鶴銘于山陘陟茸
泉而結賞兮尋五馬之高蹤歎胥亡而解劍兮弔佚
女于江湄至南冷而波涌兮頻撫孤曰無憂渡邗溝
以游衍兮誦燕城而如疑過秦淮而揚孤兮昔景純
曾爲端蓍維余宗之綿邈兮若茲水之瀰瀰攬風景
其如昨兮傷獨行之淒淒逢野老于瓜步兮執孤手
而於邑思舊君之去我兮感江樹之搖落聞訃日而
授書兮曾築舍于城側口傳誦而束帶兮忘官守之
詰譎澹榮利而若忘兮匪陶潛其誰匹痛顯妣之恩

勤兮孤羈丱而在懷比南歸而乍離兮悵倚閭之暮
來越己亥之初夏兮流冠突乎江淮駕扁舟以旋里
兮剪蒿蓬而徑開父披卷而講論兮母辛苦而執炊
倚扶桑以浩歌兮釣河流以樂飢曾晏息其幾何兮
遘兵凶之多難伏幽篁以脅息兮倚盤石而黜翰苦
半菽之莫充兮時兼晨而不爨當歲宴之雨雪兮兩
親旋吾舊廬賴生徒以資養兮孤旅處乎海隅維末
春之獨夜兮孤伏枕而欠且魂駘宕以見夢兮皎日
隕于梧丘既覺寤而聘眙兮心竊惡其爲妖越浹日

而來告兮父疾發乎背疽孤承問而膓裂兮求盧扁
而無之比反眞而易簀兮起顧命而灑如痛斯逝之
永訣兮孤何爲乎去家贍慈母之逾邁兮味枯魚而
增悼頻干祿而損落兮母翛然其如傲苴偕藏以沒
齒兮就袁閎于土隩詎奄忽其永背兮再降割而胡
暴方奉雉之弱齡兮誦蓼莪而心傷嘉周犖之解帶
兮感汝墳之卒章歎年歲若逝水兮比駒隙于流光
昔季路之傷貧兮旣傷生而傷死削雜木以爲棺兮
覆斜被而苴屨行西郊而展墓兮陟萬松之山坁風

蕭蕭于墓門兮雲黮黮于蒿里哀孤墳如聚沙兮終
見侵於螻蟻伊春日之雨濡兮沾芒蹻而抽慿泝凱
風而流涕兮追聖善以何從白露墜于井梧兮朔雁
唳而南征同雲黯于四野兮散皚雪之飄零情無迺
而自戚兮兄撫序而難勝會單薄而無儷兮列宿爛
而如瞑式至性于曾參兮讀喪禮而沾纓維申屠之
哭忌兮哀思徹乎杳冥使一慟而長隕兮亦何惜乎
餘生亂曰思人道兮報始相微禽兮反本曾斯人而
其蔑如逮厥養而弗稱親在兮悠悠親逝兮永憂恩
逮養兮靡及又何待乎椎牛東望海兮靈安宅惡燋
澒兮天吳窟崑崙迴兮抑相號靈母往兮焉同穴踰
崖山兮炎海長巴蛇毒兮猛虎烈鍾山北兮神雜居
烱陰遊兮孰爲匹靈歸來兮母久留垂容光兮反舊
室靈入室兮逍遙旋展轉兮悄勞抑脈兮嗟井泄飲
匪兮傷緯蕭度靈思兮長憭慄潔余修兮紉蘭蕙庶
入地兮報二人永斯誓兮彌年歲

懰惻之音根于至性每從一唱三歎之餘尋味之
不竟汕然淚下

白雪樓賦 有序

白雪樓者濟南李于鱗讀書舊址也先生天才絕出卓爾不羣情仲宣之南逝詩律無存慨庾信之北征文章少偶七子唱酬一時稱盛歲月云邁哲匠淪亡依山舊館書琴湮沉傍水荒臺荊榛橫塞余以暇日過而弔之訪太白之子孫凋亡畧盡求伯喈之書卷零落無存時大中丞及諸司相與慨然更創之去鮑山故址于趵突泉左廣其堂廡繚以重垣翠碣丹楹煥然竝峙昔貽裔入蜀表石室

于岷岡郭震登山葺書臺于龍寺名人不沒勝地常存蹤事增修猶此志也賦以紀之

淵玄造之沕穆兮懸靈象以垂文發高藻于翰墨兮粲星緯而流芬在丘嘉其博贍兮良史歎夫龍門馬淹遲而逾美兮臯斂疾而疑神維引繩而中墨兮要無間於珷玞昔嘉隆之末葉兮大雅忽其滅沒安詰訓之辭陋兮遵末師而盤躃閉古樂而欲卧兮類原伯之弗悅寧偶語而有禁兮若巫蠱之遭斥先生嘒其發憤兮有包括之鴻才返頹風于正始兮黜淫靡而振衰羌稟經而酌雅兮鮮紕繆乎體裁抗禰衡之迅疾兮駕曼倩之恢諧惟歷城之東偶兮鮑山鬱其嵯峨曾築館于其側兮樂流泉之孔嘉彼七子之來遊兮洵臭味之匆越懷妍唱于建安兮縱西園之賞適曠一代之絕軌兮掩風徽于疇昔昔上帝之降命兮命素女以鼓琴發清彈于五絃兮舒激楚之商音絜白雪以比潔兮催肝脾而難禁有逸客于郢里兮犂然當乎厥心寫幽思于杳冥兮促節應乎崩霖與陽春而寡和兮遂獨絕于古今名斯樓而無忝兮舍

先生其誰任朗月其璀迫兮傷美蹟之遽逝緬山川其如舊兮嗟流風其已墜名故老而咨詢兮求苗裔其安在訪藏書其何有兮與斯人而俱晦嘉中丞之好善兮率諸司而落成望故址于山麓兮近叔牙之舊城面羣峰而倚檻兮俯沙泉以結檻鬱層樓以延矚兮庋文選于聪明闢周行而示我兮斥邪徑而勿趨放誠音于濮水兮郎北里之近巫傳廣陵之名散兮授水仙于海陬誠引商而刻羽兮詎斯調其罕儔如斯人其可作兮吾將屬和而登樓

澄泓蕭瑟 素女清琴

中都賦 有序

歲在甲午余罹憂厄既爾北征途出西楚息駕中都乃明祖之故鄉也首夏清和垂雲蔽隴式瞻都邑弔望園陵南陽故都無復陪京偉制新豐舊里寧有雞犬熙然嗟乎山川綿邈篤生偉人耀炎光于丹水軼百代而龍飛及其陵谷遷移天命有屬廢興反掌追嘆喟然正非張衡善頌稱康麗于南都要如鮑照作歌過蕪城而增慨其辭曰

嗟煩毒以廓處聊奮袂而遠游泝揚子以北渡指濠

梁以淹留歷迤逶之長阪踰蒙茸之荒丘悵舊城之牢落哀民生之多怨 叶 喟爾而歎曰此非明祖之故里所稱中都者乎伊此都之弘麗實塗山之舊壤控吳楚之阨塞跨梁宋而爲疆體爽塏以閎敞勢邐倚而連岡其山巀嶭盤紆崒峴荆塗稽劍筴鉚鳳凰大別磬石芙蓉列障八公茂樹香草都梁彭祖採英于雲母龍姬綽約於牧羊厥水漭沆波盪漻泚右枕黃河左接淮水乘龍志怪芍陂紀美引淝泉以東浮導汴河而北徙臨淮咏其湯湯涉頡嗟其瀰瀰車馬輻

輳則淮南所爲都會焉山澤墳衍則江北所爲地紀焉是以真人蝹起膺受天命始戢羽于滁陽旋奮躍于吳郡拯生民于塗炭紹五德而啓姓于是乎弘經緯度廣輪恢石郭築高墉延袤百里拓開九門端辰居正寢闕衛鈎陳嚴陛戟法紫微以屑構標銅鳳而竦翼啓西楹而夕聽開東軒而朝日奢不踰度儉而有節迨夫定鼎秣陵陪峙上京眷茲肇基錫以都名窮桑爲顓頊始邑豐水乃周武故城爰建宗廟允維肇禋營仁陵于城右表祖墓于泗濱馳道嚴翼羽衛

畢陳薦鬯時享孝思蒸蒸于時重侯累將勳門盛閥共起布衣分茅列爵夾白水以連甍長枌榆而共社中山開平長興延安榮陽江夏鞏昌河間宣寧靖海景川濟寧承其家韓魏曹鄂梁豫衛宋濟國江陰西平吉安高涼淮安臨江東海世其業或列戟于晉陵或賜第于故沛冠蓋隱鄰車徒闐溢羅姬粲于下陳賜歌鐘于二八爾乃趫材壯士陷陣破軍俱虓瑣甲並結長纓徙家甸輔如遷茂陵九市列隧百貨維均春秋順序吉日令辰里歌巷舞置酒娛賓浩唱東武

折盤西荊洵有可樂寧無足云是知皇祖規模崇仁尚儉淮關頴驛非有劍閣崤函之塹也塗山濠水非有太行孟門之險也羌有道而聿昌雖無德而終隳眷此中都兵燹塗泥迥阡廣衢荒葛野葵銅狄莽塞華表榛披伊宣園所營建與梧宮而俱灰皇陵南陌堂廡絕犧憶昔劉叟卜地嘉賞忽焉毀焚穿隧發礫帶劍磨朧白日曠睇于時景薄虞淵悲風襲野黃沙漲天飛蓬不下挺野麋于荒原噪飢烏于枯樌倚孤城而躑躅憑危岡而沾灑遂作歌曰炎飈揚兮埃塵

飛過城闕兮淪丘墟喬木催兮佳氣微望陵園兮樵牧悲天命兮何常惟有道兮千秋萬歲以爲期

憑弔之篇其旨含蓄深得風人哀而不傷之意視鮑明遠徒以今昔爲感慨者自別文之古雅在東京班傳之右

長白山賦 有序

長白山者本朝發祥之地所謂鎮山者也封祀之典闕而未舉康熙十六年上命內大臣及侍衛諸臣由盛京至兀喇導以土著獵人相視所在將行典禮陸則分驂而行水則汎舟相繼六月朔有二日自兀喇行十日至訥陰越四日自訥陰至長白山下行古木叢菁之中經沙磧無人之徑伐樹披棘乃得坦路抵山麓宣布綸音雲霧忽開天日澄霽山谿介然如舊徑陟山頂頂上有池周

廣八十里分二派左流松阿里爲鴨綠江右流訥陰二河爲混同江五峰臨池松栝蒼蔚支岡峭壁四面狀若環拱黃熊斑鹿或駭而走或人立而啼層冰皚皚於陰崖之內積雪峨峨于石林之下窅冥惚恍不可殫述洵神怪之靈區舊都之巨鎮也八月二十有一日使旋復命上命內閣祠臣議封號未著祀典于以述祖德揚宗功明天貺之未昭神佑之盛大聖人之所爲出于尋常萬萬者也臣竊惟古之帝王首出御宇享國長

久傳世綿遠必紀其誕降之山川始封之邑里靈蹟瑞應至于今傳之盤庚誥商雖囂相耿邢承五遷而後必追維亳邑景山之舊以彰前功周詩述公劉居邠太王遷岐文王邑酆武王在鎬亦必以有邰家室咏厥初焉　皇上承天應運重雍襲熙追思積累厥有原本頌瓜瓞之綿綿信天作之有始以光　祖德至孝也以答　神貺至順也鴻名厤烈比隆商周猗歟盛矣昔班固賦兩京作明堂諸詩杜甫著三大禮賦獻之大廷皆足潤色國章

光昭典禮不揣固陋思繼前軌崇墜瑰異得諸傳聞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豈徒吟想天台聊援翰以抒辭也哉

有東嵓大夫問于南渠處士曰蓋聞帝王之興感生而乘勝也必有所自始膺天曆以受符叶地靈而合祉故曰聖人生而里社鳴眞主興而岱石起洪荒以還厥有本紀首出維皇繼世有氏相其山川表厥宅里走也不敏可得而聞諸舊史與南渠處士曰奚而不可哉邃古之初睢睢盱盱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而考也三皇澹泊元氣斯擘定三辰晝九區以匡天道其傳世也一姓萬載荒忽窅渺而柱州崑崙厥迹猶存熊耳龍門荊馬諸山外史掌書是討焉蜀山魚鳧石樓巢居倉帝陽虛爲治女媧中皇相保斯乂緜諸十紀而次爲年表者也若乃炎昊之邑軒義之都曲阜陳留姜水壽丘 叶 顓頊始居窮桑高辛舊處衛墟封域川阜流風未徂伊耆有嬀子姒周姬平陽蒲坂安亳豳岐丹陵龍興姚野虹亟行石紐而珠吞開龍門而受圭白狼銜鉤于牧土赤烏萃止于鄷碕瞻

芒碭之雲成佳春陵之龍飛谷陽載祀炎馬光浮 叶 至元發迹于盤陀之嶺洪武奮起于塗山之陂或靈誕于岡阜或設險于邠畿或祥徵于陵墓或瑞應于[illegible]崖自古受命帝王未有不報本反初崇祀山岳貽姓考瑞以彰眷祐所自來者也東嵓大夫曰然則我大清之集景命而撫九有也其始蓋開國于沫水之東寧江以北矣積功累仁憂勤務德乃睠東顧禎祥申錫河山百神以祐以翊我　太祖奉若承休若姬文質成之年丕顯茲烈奕世重光邦畿式廓亦越

文皇躬膺寶曆英聲邁三古宏謨垂萬葉 世祖章
皇帝承之遂乃秉黃鉞建纛旂張九伐整六師長驅
直指朽拉枯摧干戈倒而角崩簞漿迎而如歸雪勝
國之深耻剪逋誅而靡遺于斯時也 天佑冲人敦
敏岐嶷拓世貽統卷領垂衣并夫運世有本功德足
紀合 天地以開符萃明神以受釐其孰能與于斯
哉大一統以宅中正六合而無外反側削平軒輩罷
而鋒刃解沛異舊之膏澤胥正面而無背百度允釐
宮庭聦泰四時應律民大和會震日津轡月竁孤竹

賓北戶贊雕頭椎髻貫胸反踵之區稱外臣而入侍
宛馬貢麟紈牛露犬之貢咸重譯而踵至伊幅員之
廣輪乃超軼乎前代甘露瀼瀼卿雲藹藹醴泉湧井
之禎異華木金芝之蔚薈神珍嘉瑞靡可紀載凱氣
浹于八紘榮光溢乎四塞 皇上天亶聰明昭哉嗣
服假武修文琢雕爲朴蕆蠲減以休民生與廉孝而
講雍睦嘉功臣之永保憫韓彭之居戮建第宅以延
之望冠蓋而相續勅郊勞與賵賻昭寵錫之優渥斯
聖主之德意乃大仁之所出 叶 久戍之卒安土重遷

揭竿斬木豨突狼奔 叶 天子哀蠢茲之罔知大解
網以生全匪俘獲之是矜在誠布而信宣咸悔罪而
革面爭獻狀以相先待盆子以不死封雍齒以來遠
叶 貰厥舊汙嘉與維新 叶 歸復而所無猜無嫌盍體
天地之大德弘 祖宗之仁澤而與斯民保其阜安
叶 昔舜舞干而來格文因壘而請降武以不殺而神
治以文化而昌經筵日御綜貫古今 叶 延閣廣內撰
文彰彰直廬侍從妙簡維艮徵博雅以蒲輪引吉士
而胥匡朝章國典喬喬皇皇郊社壇壝辟雍明堂祀

帝配天斯假斯饗 叶 思水木之有原本而載詠乎長
發之七章維烈祖于茲啟土而神岳所憑依以降
福乎瀼瀼斯長白之山所爲亘萬古而莫與京 叶 者
乎僕生詠陰之阿陟茲山之上其嵸隆之體勢可得
而指諸掌也其含包之周廣可得而悉其情狀也今
天子命使臣相視所在加封號以秩祀而昭茲靈
貺矣今爲吾子述之發懷古之藻思抒寥廓之遐想
以潤色 皇朝之懿烈而爲百世所景仰南渠處士
日唯唯夫何山之崔崒而莫企也峙東土以宣靈含

灝以氣布澤旋觸石而雲馮翳天作之維高乃嶂騐乎
辰星我聞茲山世有神祚馬紀青嶺肅愼以著句麗
南隣室韋北處西屆鐵甸東憑海沮代起雄傑群推
冏覇叶漢則挹婁有聞魏則勿吉獨據名款鞨而自
雄稱合蘭而匪附分六部于黑水盈千兵而莫忤伊
惟完顏崛起其中革賓鐵以建號明立國之攸崇正
厥位于白虎之水拓其域于黃龍之墉方涉江而誓
枕策赭白以爭功收契丹之五京壓汴都以獨雄此
東懷之偉業不可謂非神之所憑叶然而奄有朔土

分割中原侯尉未一乎東西車書未合于屏藩天之
將啟眞人而命之也斯峻峙之爲體實合德于大坤
結元氣而欲舒含太虛而混淪綿歷千歲若紆若屯
非應運而拔萃曷克御乎乾元　大清之所以啟三
正而立極無二上以明尊昔契之受封維毫攸宅虞
夏播遷天乙奮迹乃旋景山復我宗祊大坰一升載
祀六百厥初生民肇于有邰太王荒岐剪棘披萊作
邑配京皇王蒸哉卜世遐長維稷胚胎覽商周之始
封占王氣于本枝雖厥居之不常惟舊邦之實滋

茲者望盛京之佳氣鬱斯岳而龍飛降大業于配天
亦孰得而並其丕基者哉且吾聞山之靈絕也百里
而云高雖域內之九山通地乳摩井絡不足以絜其
嶕嶢其峰頂有池焉汪洋浩瀁周八十里而岩激其
波濤崑崙之甘泉抑末華嶺之蓮池若么分二派而
瀉萬仞若天漢之滔滔南賫鴨綠之瀑北建混同之
標下滄溟而瀕洞縈支河而名多叶比灑瀑之嶢險
泛五板之輕舸其木幹庶負松翠柏偃蓋迪枹棲鶩
峙鶴樞榆成行蕪荑刺莢檉柳十圍綠條赤葉烏木

賦理紫檀薌澤森陰乎岊陟而莫剪莫斮草則蘼蕪
菅茅連茹彼茁者蓬艾蕭與俱山薡蕨蔓麗木盤紆
木丹黃氣蘼藿紛敷蔦與女蘿風卷露濡牡荊應衡
赤棘葭莩延被乎砂坡鬱眠芊而具菲爾其嘉種自
天黑黍油油鳳冠龍枝疊芭叢抽野䅆秀芒綿岡施
丘荳蔻馨烈黃芩繁秋華澄之茄霜落曉雁之葵露
收樺木之皮谷滿蒲萄之實甘柔後倪舍利鬅鬙反
啓紫狐九尾黃熊搏人咆虎出林而谷震猛豹嗡霧
而厓蹲松隥之綠青鼠幽麓之挺白麝猨父猨子

鼯木而下上徫徐麝走峰環而逶迤獾猗長鬣狸貓
吟呻騰白兎于東阪跳銀鼠于西嵓 叶 赤黿九逸之
馬有等青毛四耳之牛自馴封駝出于山陽野驢散
于沙垠羊垂髯而叱石犬鋸齒而狺狺爾乃危峰阻
絶鴻廻鵠轉烏尾畢逋雀嚾旋反 叶 鳳飲池而時來
鵬南徙而廻盼白鶴則萃表曾閈青鶡則海東獨迅
叶 拶風之翎掠草之羽題肩之鷙弭耳之奮 叶 入漢
陌以摶鴉窺蓬蒿而伏鷃二江雙流實維發源河流
曲折勢若崑崙虬龍鳴水蛟蛇泥盤 叶 三足之鼈爲

梁之黿鮪鬚可以爲笏鯨睛瞷其若焞蚌月盈而珠
賓蛤開口而光翻鱘鰉似獸而滿轍牛魚柔脂而掩
觴烏賊蝦尾青目班文或春來而秋化不可得而殫
論若夫鳴山之瓖寶輝谷之神璞黃金之液鑄鼎赤
玉之氣連城水遶麓而珍潤石積剛而砮精珊瑚時
產于陽壑琥珀結實于松阬銀甕丹餅之出玉馬象
車之呈將以效靈而彰順頌天助于昇平于是乎崇
隆鬱崔嵬嵯峨岬岉棲止偃蹇婆娑抗鬪風而享
帝慶鳳吹于嵩岡凝龍似卧于偃舘金簡或發其瑤

華接罡氣而捫星避日月而云高 叶 故其冬雪積沍
秋霜凝陰盈尺踰丈炎歊莫侵氷崖溜而蠶欲出雹
登轉而飃鼠吟遠而望之倏兮若群玉之峰先王之
策府近而睨之皚兮若天山西域之巘瑶采燗乎于
尋此其冠由首凌太白度小威越空桑爲六合之所
其欽者乎 天子封祀徧山川以遠在開元鈌而未
舉爰命重臣持節而抑 叶 之經砂磧歷複阻伐樹木
斬荊楚披雲霧以登頓攬林巒而若數宣絲綸以告
虔若載呼而載舞騎前而猛虎驅舟廻而水神助迓

使節而拱一熊充行厨而下七麞 叶 軔發蕤賓旆旋
仲呂敬拜疏以上陳 天顏嘉其多祐詔元臣協春
官封祀隆典冊願考之舊章名號攸存錫圭鬯以璽
應明昌冊諸璵瑶詳袞冕而崇祀表弘聖于金源曷
若冠以神號而不列于五等之班珪有郞而雙曜器
用蜃而坎壇何必加車駟如雍域植松柏而祀桑乾
維昔修升中之文隆秩祀之典廣厥厚而增高燦金
繩與玉簡紀云云與亭亭伊七十二代之是踐又或
表太虛之寶洞尋石穴之丹篆登嵩岳而聲聞乃亭

臺之旣建求繡衣之使者招鈕父而可見望白雲于
揮中值風雨于中坂雖祇祀之時勤慮弗歆而弗善
維我 皇之特祠乃展敬乎舊邪思 祖考之繼緒
昭膺受之多祥嘉明神之呵護閱千載而克相祀有
德而必報功無甚而弗彰知二代之永祀實世德之
允洽歎大雅而思勤維禮庤之攸攄凜天眷之難諶
惕寶命于旣集示周行而有軌鑒輓季之覆轍隆保
傳以峙鼎升元凱而玉立士遵古聖之矩獲民安世
守之常業國振保治之綱紀野服訓行之法則王者

之符在海外斡不庭而耳帖脊澤流于八紘信重熙
而累洽於鑠舊京斯殖斯培辟雍鼓鍾薰絃阜財北豊
沛之宴樂若南頓之崇祠復租繇以休我父老莫不
懷而慕思緜弘基于千禩衍景祚于萬斯頌神山之
峻極允天隆其在茲

廣揚盛烈原本經雅與班馬諸子頌颺華靡自是
不同鴻文巨手直駕西京而上之

瀛臺賦 有序

瀛臺者大內之西苑也 皇帝春遊秋豫則天仗
時臨焉其宮館亭榭之美陂池隄堰之廣草木禽
魚之繁植流曜含景洞目駭心世稱閬風瑶水似
無以過之矣 天子聽政之暇時召公卿侍從之
臣賜飲賦詩渥惠歡洽汎曲水之羽爵聯柏梁之
高唱亦豈有能及者哉以故 御試文學之士及
課館閣詞臣時命爲賦以紀其盛其文流傳輦下
臣讀而慕之而蒿藜賤士棲息白社目不睹宮闕

之圖書足不及禁籞之臺沼崇規宏制莫得其要
略然以 聖天子雅意詞章屢勅頒述亦欲卿雲
班傅受詔輙成彰國家彬彬文物之盛不揣駑鈍
竭其才思就所咨訪援筆成之視上林甘泉之作
足以副尚書給札之意其相去之徑庭也不亦宜
乎賦曰

於鑠 皇都實維冀州太行西峙河濟南浮阻重關
以設險帶滄海而環流總四極而無外建瓴水以居
高(叶)乃規日域以負神鼎三輔馮翊維藩維屏(叶)崇

城巖巖浚洫沸滰重墉周廓睥睨遠諷樓櫓鬱其霞
起宮雉峻而斗廻爾乃壯　皇居尊古制考極星模
營室叶層搆崇橑兟兟實實叶蒼龍蟉蜿而欲飛丹
鳳嶕嶢而矯翅紫薇端居三殿瑰瑋藻井虹梁金鋪
玉題跨周德于蒿宮儷商儀于鑣闕叶非秦漢之靡
麗以爲極觀寧班張之賦頌所能稱述者矣其中有
瀛臺焉是　天子遊觀之别苑也昔至德之世國靜
民康協氣旁衍軒后以上圓而觀麟游姬文以靈沼
而歌魚滿叶于時浹阜歡詠樂胥而非從意于晏衎

者也弘惟　大清受命　聖武臨寓三十有五載湛
恩汪濊垂拱坐理光浹六幽兆庶樂愷被流沙漸渤
海暨朔漠奠交阯龍城鴈塞左賢右校之屬願保邊
而內附樂浪日南單尼竹斯之類莫不廻首延企昆
蟲闓澤草木咸茂叶神化溯洽制度弘偉叶　皇人遊
豫覜我燕喜上法天圓之有匏瓜下規懸圃以競美
若漢氏上林長楊跨谷彌阜叶離宮七十所周匝五
百里以息燕而游盤亦靡得而云侈　皇帝纘洪緒
宅天衷樂綏靜躋熙雍凜無逸以作所維夙寤而晨

興叶無騁志于游覽而加飭乎內苑之舊宮爾其爲
制也穆矣肅矣拓彼西墉斜界右域叶乾明將將長
堰斯築引山泉而陂之宛九龍之盤曲達西安之清
渠芬旃檀以祕覛峙鯨魚于斗門鱗而作以出目循
闌干以宛轉晃瑩鏤而瑤琢式穹窿之秘殿象蓋天
之周幄叶抗華榱以蝃蝀欻電閃而駭矚瞻景山之
鬱葱闠譎迤而若屬蔚清暉于洲渚含蒼翠乎林木
南逾承光飛甍球閣叶蛟螭奮于欒櫨銅柱欄如金
銮幌雲母以朝暉若流曜于燈燭過兎園以北游陟

層臺之埡垷開櫺軒而弘敞雖百梁其孚麗厖鶩鶱
以黃流沃丹碧于連欐綴綺疏以琅玕析清飈而戀
憓亘馳道以長驅憑射圃而高睇走躡影之桃花逐
奔霄之綠離去聲似艾蘭以作埒閱五耦而連綴弦一
鳴而禽隕矢虛發而獸驟跨虹橋以斜度棲天漢之
洪派駐羽蓋于紅亭步菌閣以流憩盼瓊華之仙館
鬱岧亭而迢遞倚彼蒼池洗瀁浩漾漻淚泫汩湏溶
潏灦波涌則日月出沒湍轉則星辰顛倒旋面目若
望洋陟涯岸而淼渺巖嵌空以嘘雲洞林樹而廻遠

垂彩幔于三亭隱神房于九島廣寒虛而峙水浸八
淳之湍湍吞具區于勾吳包洞庭于荊楚叶慌兮紫
貝懸闕築其下惚兮斂人搆館橫其道宓妃綷約而
雲行海童踏浪而天矯芙蓉之艦沙棠之舟蛺若翔
鳳捷若洸鷗桂橈蘭楫鄒纜雲栰時凌波以飛雀亦
逐電而浮虬閱金鼓于榜人和擊櫂于黃頭傴昆明
之教戰萃壯士以習流其樹則有天陵之松大谷之
柏高槐䑕蔼而垂陰弱柳參差而映碧蔽炎景若含
凍折高風而蕭瑟梓桐楓檜萋萋蔚蔚修竹檀欒并

閩斜綈豫章靈壽長生若木君子女貞柟楠柞棫庚
果繁滋採華落實縹李霜桃紫苞翠質丹橘建春甘
梨御宿叶含桃若榴枇杷梅栗文杏來禽白柰紫核
玉文之棗纂纂沙棠之枝蔽陸蒲萄碧而蔓衍木瓜
圓而芬烈騈枝合理凌霜沃雪爾雅所未區山經所
莫別其草則有芝英蘭葸含秀吐芳蘼蕪被壑芸藿
龍葱叶採藍襜盈樹萱憂忘宜男春榮女花秋黃將
離藥欄爛若霞蒸叶結十步以爲佩燦鬱金之煌煌
若乃葵蒲布長隄芙蓉溢方塘青蘋浮蒲于沙岸緣

苦鬖髿于石梁白茅濡露紅蓼離霜藤絲樹以卷卷
葭依水而蒼蒼百卉俱腓闘靡披香結三秀若青莎
滋九畹如沅湘其羽蟲則有蒼鵠二八延頸長鳴鴻
鵠六翮翔泳沙汀孔雀貢于條枝鸚鵡至于扶南䳐
介雉于麓皮鶻鸌飛而嚶嚶鴂鶡聚而厭火雀濡尾
以脂鵁白鷳弭耳于籌上青鷴百中而爭能翻紅翠
于竹浦流黃鸝于柳滕鴛鴦比翼鷗鷺交鷸剪嘲夜
畯駭藻鸂鶒或泊洲淑或止林垌交交關關叶于琴
笙感丹鳳之仙翰吹嶰竹而來庭其水族則有魴鰈

鰷鯿鱮鯉鱅魦龜浮蓮葉鳴風維蛇東海之鱉瑁井
之蛙月含胎蚌杯覆鷃螺靈蛤開口于白水石刼春
生而吐華鱸四鰓而折溜鰈北目而足誇玉珧海月
水母目蝦文魮冠鬼川泥揚波石蚶沙虹入穴蟠洼
翁若鼉鼉鱷若蜃遨珍怪匪恒亦集于雉浩乎茫乎
洚洞無涯固將鴛蛟龍以爲梁偁靈鼇以伏坡若夫
漪亭之側釣臺之間曼陀烟裊婆欏月翻走鹿之
禽跳巴西之猿飼白額而有圈刺野豕而有樊熊攀
檻如欲出絲韓盧以重鎍九尾之狐麗麗一角之獸

般般舍利吐金以廏廏辟邪伏檻以斲齗詭奇詭以娛目瞰獸臣而司原是以漢有臨華魏有冰井宋有天淵晉有濛汜列火樹以燭熅創蓮于錦水下黃觴以蹌蹌若行連錢而瀰汦垂翡翠之輕綸引香金之芳俯汎文鷁而揚霓旌嘲流聲而張水嬉 叶 其爲池也廣則廣矣其爲臺也靡則靡矣雖飄然若憑虛而非 聖天子之所遊也且臣聞滄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墟中有神山或三或五蓬萊方丈員丘岱輿乃有瀛洲是其一歟以黃金爲宮闕白玉爲階除珊

瑚碧樹扶疏四隅鸞歌鳳舞其樂只且是赤松黃石之所遊也少廣偓佺之所居也風水之廻薄雲氣之吹噓引舟望之若可至至則反下居水瀟爲有不死之上藥太霄之瑕書秦皇所由陟瑯琊而髣望漢武所爲升岱首而招求 叶 者乎 天子曰朕以至治拱默萬物熙熙經靜樂業懷而慕恩國歷元會之紀人保甄冶之和 叶 上延嵩丘之籙下洽泰階之符雖揖喬松而顧問進方朔而徵詞孰有加于斯者哉朕之神洲亦若是則已矣何必求玉舄于阜鄉之下接丹

樓于崑丘之池也哉維時春暘吹律紅葩曜天倉鶊于飛惠風澄鮮炎威曦赫草滋木繁 叶 火流鑠石曲昭焦泉又或清商激厲黃花落英 叶 順時獻簇鷹隼高騫日行北陸玉杓廻旋桂茂松榮霏雪古年 天子乃整法駕揚和鸞翳華芝抗修旃帳殿廣列岡廬拱環徼道鱗次警蹕斯傳曲奏鈞天樂舞折盤乃時召乎公卿及臺館之才賢瀉玉瀝以華樽陳芳僎而加籩 叶 湛露以賦詩追大雅于管絃過三爵而言退則宴樂之無愆依鳳扆而南面肅雲陛之班聯胥颺

言而弄乎覲咫尺之 天顏咨庶政之得失戒燕安之滋偏覽章奏無留中警司晨以傳籤自甲夜以迄丙惟載籍之是耽不愛徑尺之璧而寸陰之惓惓登斯臺以憑眺聽擊壤于閭左恐一夫之失所若納隍之自我鑒仔耘于南亭念百穀之攸播仰白藏以告成嗟罄懸其何補 叶 昔黃帝居合宮以聽政舜臨衢室而矜顛寡 叶 惟游意于邪隆斯錫福而受嘏故順時而游敖匪流連于杯斝矢德音于卷阿斯載賡而載和雖復聆玉蝀之廻波俯金鰲之湍瀉攬積翠于

峯前憑推雲于檻下豈若弄月影而升翠鵠之臺唱歸鳳而泛太乙之浦爲無傷于大雅者哉皇哉至德茂以過矣遂爲頌曰於耶崇臺儷于西墉浩浩洪波肅肅清風魚鳥咸若　皇心攸容攸容伊何光被海外罔有不庭以大和會廿露瀼瀼卿雲藹藹神武勘定大度天臨無侮無怫懷我好音甲積熊耳鞠脫桃林鸞輿載止黃幄載幬顧瞻康衢呼籲匪遥我皇壽殺式燕以放

才大如海包括無外千岩萬壑應接不暇比西京刻畫字義既極風流較唐後浮靡濫觴自立筋骨一代鉅手吾誰與歸

鵠鷇賦　有序

余舟次蒙城有童子縶鵠鷇而嬉者余友憐而取之飼以黃粱鉺過高岡茂林之下聞羣鵠飛鳴輒延頸蹀足哀鳴相應余時居憂孤泊旅次不自知愴惻之何從也賦曰

翳大造之變化兮託清虛於微禽有靈鵠之淑瑞兮歎毅飛於山林羽修邈以翩翾兮體玄素而翠襟望佳氣之葱蘢兮競告予以好音憑廣野以迴翔兮擇茂林而安處性警敏而背歲兮恒順風以延佇嗟營

巢以鬻子兮維恩勤以哺汝銜蚳蟓以辛苦兮旋出林而入戶詎孺子之嬉遊兮涉朝露而沾衣求鷇音于木末兮乃擔竿而加之破凌雲之危巢兮下崍峙之高枝激哀音而若訴兮悲見緤于青絲吉士過于林垌兮心悱惻而未已投半鍰以相贖兮丐餘生于螻螘升輕舟以汎汎兮辭少孺而遠死拾殘穗以飼餓兮汲清泉以洗痏過荊山之岑蔚兮涉淮水之泠泠高柳蔽于河干兮松杉鬱乎陰箐悲伊族之芨芨兮傷羣類之嚶嚶日朝出而鼓翅兮月方午而哀鳴

匪感顏而南飛兮胡見彈于雕陵痛母子之永隔兮終子處而伶仃雖飲啄以偷息兮卒不免乎見烹嗟斯鳥之逈託兮與人世而殊絕曾銜火于淸谿兮亦採禾于圓埵呈自質于魏家兮煥丹毛下周闕集長河以塡羽兮亘天梁于七夕殊翡翠之招尤兮鮮豈肌爲鼎實彼童子其何知兮共殺機其如餙惟仁人之惨怛兮覩逐肉而閔之察玆鷄之冤抑兮時悚息而幽思辟如嬰兒永慕兮泣呱呱而罔依又若孤臣羇紲兮望故都而含欷聽悲吟于中夜兮觸寸心而迸淚爰縱之于林隧兮聊解網以釋戻知畢栖之罹辱兮庶寘飛其足貴

此西漢正始之音非魏晉以下所及字字典雅高古如少陵詩用古用諺俱有本來

北征賦

歲在旃蒙月次仲呂丙丁統日巳未亭午王子自南徂北踰險越阻極目山川周覽原土喟然而嘆曰天道變化氣運循環退哉邈矣靡可究殫道以貞一爲紀時以進退爲端匪臆斯測匪力斯搏占否泰之反類鑒消息于自然蓋余生長于斯也乃荆蠻之舊址山水淸英都莊宏偉人物風華聲名濟濟世德休明光圖舊史此東吳王孫所爲莞爾而弘論西蜀公子不能昂首而獨侈者也僕自以僻處海隅罕歷上都過詫土風貽譏末儒亦猶窺曜車之光而忘玉臺之淸暉昧黃鐘之奏而安土缶之烏烏客曰明距暘九頹綱絕樞蟊賊內訌荼毒八區城邑榛莽村落丘墟亦烏覩孫王競美其土風張左逞藻于硏摩者乎僕應之曰吁君胡見之晚也天運何常五德遞衍世隆則業昌時阨則道卷雖有觸山之力不能與時衡雖有挽日之强不能以勢轉聖人不凝滯而推移達士覘邦國以隱見獨不可指興亡如示掌陳逆迪以論撫也哉爾乃越桐扣踰石門度胥塘乏長涇吳爲姬

伯傳世延陵闔廬圖覇顯武弄兵賴前哲而保世詎以力而抗衡陟藉臺而憑弔悼夫差之拂性方人門以哀呼誓報讎而目瞑旋趾高而氣矜咈老成而弗聽棄於越爲石田卒自焚而隕命我徂荆溪冉宿曲阿言念舊姻燕笑婆娑追思季札其風孔嘉坐黃山以延矚美春申之策陂拳石立於離里表南嶽而云何遵陽羨以北渡壯戮蛟于横波處晩歲而折節稱名輔于晉家廻望京江長波夾渫薄鐵甕之孤城蕩金焦之峴嵲嗟哉兹水之淼渺也分二源于嶓峽析

九派以流沫廻洪濤于石帆鼓赤岸而崩湍昔人所爲對此茫茫撫膺太息者乎夫地險山川王公表烈因之者昌憑之者滅彼六朝之建祀胥分割于半壁委神州于陸沉忘逼處若安宅躋鍾阜以惆悵憑討逆之丘壟禨曹瞞于烏林保江介以自擁昧央策以匡劉負舉足之輕重傳建業其幾何與蜀亡而接踵倚臺城以躑躅悲廢寢于建康眷元皇之南渡逾雞鳴之山賜忘懷愍之大耻幸一馬之浮江聽河山其未改應隕涕于新亭叶憫五季之末造挾詐力以竊

國不再世而凌遲恣盤遊以淫樂維叔寶爲已甚從哲婦以覆蹄唱玉樹之新聲坐臨春而贈答兵飛渡于流頭投胻井而名辱叶山月照于秦淮兮解淸纓而躑濯步邀笛之舊徑闃無人而獨嘯叶憑燕子之危磯臨幕府之直瀆覘萬雉之都城制九區于掌握維明祖之創垂詎年世其可卜占分合于朔南信天道于郭璞訟揚子而北渡泛廣陵以摎流忿揚廣之驕恣疲民力以遨遊聽宮聲而不返卒吐縮于迷樓朝發軔于淮關夕余宿乎棠邑思斗酒于王丞嘉伍

君之惠澤拜遺廟于荒墟世彌遠而馨烈指濠梁以稅駕乃明祖之故丘叶提一劍以驅除兼吳漢而并包馮鄧起于里閈徐常定于素交同心戮力虎嘯龍躋定寶鼎于秣陵作陪京以峙峣迨及末葉天降孽妖胡中都之繁實同虛邑之蕭條橫榛莽于莊植跳魋魖于空壕銅駝草掩石礎沙膠仁陵撤其守衛隧路毁於樵採伏馳道而泫然如驪塚之焚燎策馬臨淮披襟流水佇石梁以觀魚歎逍遙于莊惠南迴望于芒碭想雲龍之蒼蔚偉劉季之雄姿戮素精以承

佑倚枌榆而歌風悄遊子于故沛劇項氏之恣睢肆陰賊以戕義矜詐力以橫行有一范而猶忌走垓下其何之捐逝騅而抑淚涉淮水以溯洄荆山嶟其崚嶒過渦陽而北下介清濁如引繩入亳都而亢旱矯龍首以厭勝孰犧已以籲天引六事而自懲紛吾旣去此譙邑兮經商丘以驅馳謁閼伯之舊廟弔元子于荒遺尋兎園之故址喟枚馬其焉追過睢陽而式墓壯烈節于二矦膺孤城以保障崇享祀于千秋言陟晢杞頓於雍丘秣余馬于外黃振余策于陳留訪中郎之里居歎曠世之逸才詎典刑其已泯求虎賁而爲誰升吹臺以延佇慕信陵之風高龐乃夷門監者亥與屠酤爲儔何奇策以震世乃枉車而相求追椎鄙而存趙卒收效于老謀昔闖肆其赤虐兮決河水以灌汴越三版而沒城兮民胥溺而無畔緣長隄以晨征度陳橋而星爛懷趙氏之仁柔法成周之長筭制六服于土中詒貽謀之弗善嘅後裔之荒耽卒偷息而淪胥馳傳淚而砂飛偉子房之傑筭玩祖龍于股掌奮鐵椎以泄怨遵城北以息馬瞻河水其瀰

瀰邁源洞于巳午決三州之長隄夫河所從來者高發崑崙踰葱嶺或伏或起或合或離外引內滙而激宕無涯也考穿鑿于往蹟寡遠筭以禦災（叶）尋九河之故道漢已忘其八枝維武帝之于瓠子沈白馬以禳祈窒淇園而爲楗次從官于水湄築宣房以塞口去頓丘而悲歌（叶）考河平于延世何功倍而稱奇贍太行于西隈屏幽冀以雄負竭天嶺而夌虛標歸首以長阻雖仁暴爲與亾亦河山之鞏固泛枋頭而東下溯沙麓以婆娑感乞食於五鹿翫飢渴而咨嗟坐馬陵之列樹聊蔭日以蹉跎歎伏弩于道側殪魏醜而功多（叶）炎飈埃愽赤日滋輝希河朔之高飲沃堅冰于盤匜途出陽武商幾是躔星仮陽穀夕度安闕行曲阜以展敬拜闕里之先廛草木舒祥則升降自谷雲霧灑潤則芬薌在壇至矣哉聖人之挺生也前有道而斯統後有緒而斯傳協天地而立極合華夏以尊親（叶）雖極頌歎于古今亦孰有能測其廣遠（叶）者哉過臨沂以悱惻喟祖廟其在茲溯先世之南徙曠百祀而懋懷慕至性于太常迄晉世而蕃滋十淮

水以不絶慶萬葉之無期嗟偃伏于丘壑抝明略以佐時追前軌而靦面傷歲月兮淹遲度青川以晨征抵歷下而結軌夌華注之岧嶤憇明湖而蔭柳酌趵突之清冷傳杜康之釀酒峩峩岱嶽高揷蒼穹觸石吐雲噫氣爲風迴馬陟坂垂崿崩乘軟輿以斜度盤石磴之崧嵱草叢滋于嵐霧木菴藹以陰濃泉懸石而滴溜峰冠日而廻鴻盼天門其如竇繞亙經以升中臥招仙之霞館憶桂父與芝童倚日觀于山椒攬滄海而可憑何匹練之渺渺望吳門而馬空俯石

間之幽秀睇梁父而欲降（叶）邈哉增高之舊蹟越七十二代而抗蹤過高唐以脫駕臨鳴犢之西河去魚丘之古驛入聊城而脂車弔仲連于臺下蹈東海而弗爲胡斯人之旣逝胥莫解乎紛挐至淸淵而存舊驚雀苻之熛疾旦伏莽以吹蘆夕揚沙以鳴鏑哀孤旅如飄蓬遭剽掠而誰邮繞泉關以夜度逾紫荆而北征驅臨洺而倍道問馬服于廣平指邯鄲以直走懼王郎之見侵望燕京之宏壯合萬國而朝宗（叶）吁嗟乎此文星卜宅迄十四世而餘慶者也北控九塞南制中原黃河如帶西嶺作屏列宗累洽奕世湛恩懷夫楊李諸相調陰陽而坐論朱張列將總方略以干城東南飛輓西北重關雄哉鱗萃粟若丘陵所謂環千里爲金湯彌萬祀而長安者耶烈皇殞祚一姓再更邦國殄瘁寶維無人信有道而膺命歸隆晉于杳冥維 世祖皇帝起三韓之東表應景運而嚮輿壹戎衣而殪醜布大號以澄淸仰 聖曆之在御歎菰廬之賤臣挾仲淹之書策誰汲引以同升耻硯恐以干謁喟僕病而未能于斯時也寒飈振林流霜布

野聽戍笛于關山悵胡笳于征馬黃埃起而紛飛雁南歸而不下臥孤館以蕭條忽涕零而盈把鍾儀撚其土風莊舃吟夫越雅思向客之高談爲傍皇而永夜悲舊鄉之久離爰廻車而叉轡乘北風以南浮嘯長江而灑筆

囊括流覽抽思最工曲奏垂闋感歎斯興比之叔皮西征寄意正遠

三月三日宴西苑賦 有序

周禮歲時有祓除之事鄭國上巳士女遊觀巳者祉也去邪以從祉也魏氏以來但用三日至于今因之晉摯虞稱平原徐肇三女故事而束晳非之引公旦城洛秦昭置酒河曲爲此舉相沿實爲盛事夫臨水以祓女巫司之鄭氏謂如今上巳水上是也而周秦之事適當其時後人傳爲佳會耳國家至仁在御湛恩渥洽海內喁喁嚮風小醜阻兵以王師蹙之如拉枯朽 皇上開誠招諭百粵

既平長沙岳陽歸命獨後天殲元兇羣醜爭壁如犬投骨相牙不已親王大將軍收復湖南諸郡兵臨貴陽師入巴峽七擒之威巳張三捷之書日至時維暮春招搖指辰 皇帝駕幸西苑以祓禊而逐麻修故事也夫覲上蜡飲文武張弛之道在焉我 皇遊豫以順時令而告捷書至有同聞喜因時紀烈上符城洛卜世之盛遠過制有西夏之事傳之百禩豈非令辰之美談相沿之盛集乎林光侍宴之章華林馬射之篇不足揚其休美矣爰爲

賦曰

時勾芒之季月協姑洗之嘉音循王制之舊典以祓濯而言尋無大小而于邁胥薄遊乎水滸車接軫于長陌馬連驪于芳林或泛舟以鼓枻凌春波以披襟桃吐艷而風軟柳垂絲而合陰倉庚弄其巧舌綿羽雜其笙琴于是乎倚青隄藉芳草舖錦茵揚輕縞步幛紫絲流蘇繚繞蘭醑瑤俎流芬發藻王觴登新餅卵鏤巧都人沿流以引卮女士洮水而致禱嘉和樂之在茲祈福嘏之肆好是以鄭人招續秉蘭水涯士

女相謔其樂只且 叶 亦越荊楚流杯曲阿麥麴菜汁以厭厭邪池陽婦女相將采蕣水花爲卜以洗厭痗維彼龍橋成都之會是曰蠶市以祈樂愷以故漢氏東流之水魏家薄洛之津築蘭館以春遊集後宮于茲辰出濯龍之門外車馬爛如雲屯王侯帳飲乎亭砌名賢臨滸而討論既絲竹之間作亦嘯詠之斌斌仲御曝藥而倚舷盧充贈椀于幽婚本初徵量于覆鄴裴頠談理而渾淪此蘭亭紀爲佳事而曲水繼其芳塵者也若乃金隄銅龍吐水相向天泉御溝石壇

吹淚東堂樹密疏圃草長帳殿春暄旌門雲上晉武
博奔于省郎中宗夾輦以二蹬浮千鍾而無算陳百
戲以佚蕩坐西池以分殿侍華光以妍唱泛玉囊於
絳川醇洪波以清醞帶細柳之碧圈漱輕瀾而酣暢
昔成王成洛而飲于斯日也因澗瀍之流水行羽爵
而賦詩雖解禊之舊事而布新以隨時泰略以是置
酒河湄荷天醉之寵錫貽神劍而有辭　大清受命
聖武弘覆運策帟帷沛恩在宥比景南荒交河北藪
咸入版而奉朔合車書以輻輳民安樂而和會士遵

路而食舊時維春暮勾萌氣騰遊祓除之舊典臨西
苑以飛旌御瀛臺而面水列簪黻之闓闓賸調神鼎
漿溢大瀛授潘張以華簡發庾鮑之菁英鳴時僉于
綠樹吐芳絲于白萍于斯時也岳州之逋誅奔北長
沙之巨憝胥潰桀犬弭耳而尾搖螳螂當轍而臂碎
入巴漢而埽滇黔若竹破而節解尺檄到而角崩咸
正面而向內　天子曰嘻蠢厥渠魁矯誣弗艾忘豢
養之厚恩敢狂猘而逞悖辟國狗之爽人罔不罹其
毒害粵嶺如焚劍南罹祟勞我師徒糜我粱糲者五

年于茲矣哀此殘黎日坐塗炭開誠招諭大號斯渙
夫亦和風以扇之惠日以煦之雲滋雨潤以解散之
而已鶉食椹而懷音咸悔罪而革面其爲滌除也不
亦善乎朕將引岷水濟滇池大鏑復若投醪長育養
如飲醇使吾民夾珍去而嘉祉來其在斯乎夫獻禾
而書作得鼎而歲紀鄉以呂嘉命獲邑以平粵志喜
因時而名傳以爲美况我　天朝膺受多祉順序遊
遨頌颺斯起以視王濟平吳華林飲旨揚聖武之震
霆殪長蛇于江氾辟夏蟲之語冰何足方其弘偉哉

頌颺景烈俱極典則彼長楊羽獵之賦華林馬射
之篇以鋪張而寓規諫使後人譏勸百諷一者相
去何啻徑庭此名賢揚厲之音雖喬喬皇皇而不
愧靈臺卷阿之頌者也

春蒐賦 有序

禮中春敎振旅傳曰皆于農隙以講事數軍實也岐陽之蒐于以示禮前史稱焉 國家承天受命神武安攘一代兵制度越前古止若岳峙動如決川反側蕩平威行風偃陋秦魏之伎擊本湯武之仁義偃革辭軻修文尙祀乃者西南蠢動王師四討舞干之化自格推敬之禮頻行夫揆文奮武者夏后之敎也一張一弛者文武之道也順時蒐狩又烏能已哉于時日在營室夾鐘協律勞農之典方畢講武之制斯擧 天子乃命元戎簡車徒辨旗物蘭防虎落各有表位蒐于南苑修敎明諭國之善經也由是師出以律行天誅而威不軏豈徒習流以沼吳鑿昆明以殲南越方厥武功而已哉

賦曰

於鑠隆朝繼天洪覆奮迹東隅奄有九有騷除六幕偃厥武怒而射乎騶虞貍首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安不忘危陂或在平屯營碁置以衛神京十宅建都天險上游左據太行孟門之險右環析津滄海之流倚居庸而北峙襟河濟而南浮邦畿千里如中日月崇墉萬雉樓櫓崒嵂峩巀禁門兟兟寢闕金馬踶蹻銅鳳雙揭承露落星其高抑末萬國攸同九門洞闢乃有南苑麗于正陽邐迤陂陀原隰莽蒼楡柳映蔚松杉列行結根竦幹延阪被岡陂澤淼漫汨淢洸瀁蕩雲沃日島嶼若藏委如歸墟維海是伉葭菼揭揭鱣鮪煦沫吮藻唼蔓鳧鵠游戲百獸挺逐環丘塡隧嶮嶮獄獄蚺蛟猛噬訓旅大田于是乎在 皇帝將有事于講武也曰君擧必書書而法也胡弗擧焉爰先時以警戒乃申令于圻父建大旗而招之遂北面以誓旅斯天子之于狩警聲靈以禦侮惟鞭七而貫三若蒐薦以治汝剪蒿艾以作埒表林麓其如堵簡吉日練嘉辰展務祭遵舊文飭鹵簿詔戎臣均服振振羽騎駪駪于是金根整駕豹尾飭車九斿雲罕翠蕤華芝千乘萬騎髦頭先驅飛廉卷舌而塵偃赤松灑凍而淸逵金吾奉引太僕捧輿騎吹塡山谷而止輦以大旅于是 天子升行殿憑玉几日角斗胷天顏如咫睿智聰明總百神而承大事司馬旣冑輔臣褎

禮執戎旃而奔轃殆不可以數指乃躍紫蜷鬱律柱
礎有晾鷹之高臺以迎風而延佇倚西山之巀陀帶
浩瀚之巨澤兵法所爲倍山阻水以教攻戰進退者
平大司馬立軍門仗戎麾車徒皆噪三鼓合圍動天
駭地倏發礮飛士怒馬逸捷若應機飈騰沃蕩如轉
石萬礟排江河而央隄牙旂蔽日鳥旟殷天蚤弧摩
壘姑蔑橫搴越劍五百蜀刀三千鑄以雷橐淬以錦
川麾高城而頭白出冶監而光寒若乃金鈴雄戟神
鋒勁弩雙投而猛虎驚一發而萬人俯龍虎交牙阜

通遺矩垓下則千鈞折弦小沛則一枝沒羽雕戈重
莫黑矟林立衝若鶻起迅如鵰襲日返魯陽喉舂長
狄繁若鉅黍之弓金僕忘歸之箭引遠的如車輪穿
石莧而末見挾十耦以翼飛洞七札而麗轂狡獸拊
木而虛號驚禽應響而墜翰軍行按曆必察五火燧
象吳奔連雞羌墜發蘊焚林散礮裂騍流電掩雕迅
霆失步爾乃疊鼓沸川鐃鉦蕩谷吹角崩沙拊鞞應
木鐵胄兜鍪兕函縲縢鮫華百隊犀渠萬族左蹄右
踖求敵矜獲懸魚門以旌武積熊耳以耀目戎車四

牡如輕如軒伏弩斷後長戟驅前二廣迭乘羽葆爛
焉進則偏廂轉戰退則武剛自環天閑龍騋十二畢
駕延頸怒髦萬里騰跨如雲如荼馳坂上下象列宿
以成行躡流景而汗赭士與騎而一心輪與蹄而整
暇承累世之積威仰列宗之雄覇蒐被廬而旅集狩
泲沮而大舍誰則干紀亂行而不講于進退坐作大
司馬三令周麾憑高而望之裳盾而前者伏也荷戟
而趨挾矛而走者方員互犄也彎弧左旋揮劍右合
者牝牡殊執也直來方應方來銳應銳來曲應曲來

圓應者五行還相剋也商人白虎羽人玄武徵人朱
雀角人青龍者四獸迭爲騎也翕者翼耶張者箕耶
背水者魚麗依山者鶴列耶連衡者率然支離者鋸
齒者將以迫而鞅之耶雁耶鸛耶羊腸耶虎翼耶鳥
翔耶龍騰耶彭蠡閃鑠若滅若沒不可臆測耶遠而
矚之若縈帶而九械莫攻迫而察之若　燃葦而萬
角奔跌自非究由余之外篇窮蚩尤之怪精拔八陣
于石壘之圖展一卷于容匜之策其孰能與于此哉
雖然古者以時蒐狩所以訓士卒而不麼掩禽搏獸

也洛表遊盤黃陂馳騾南有長楊五柞西有鼎湖御宿子雲以誇胡爲非曼倩以猶既爲繆今 皇帝餙車馬纘武功非南山之校獵豈皮弁而射鴻鮮不給于獸人維大武之攸崇于斯時也穆穆青郊遲遲春日夭桃生花王雖鼓翼風拂洛而莎披山泄雲而樹拆日未西靡鳴鐃止華士歸于伍旆反于壁進止無聲出入以律 皇帝顧而樂之曰大田之禮失古久矣吾問蒐紅以習戎事春秋是之朕與子大夫奏凱旋之歌行飲至之禮于是南轅反旆鼓吹按部黃鳥降于飛旌紫雲罩于牙檣越百世而希覯膺萬年之篤祜

蘊孝先之經笥寫征南之武庫典贍高雅覺長揚羽獵徒以世久推之亦未爲通論也

獅子賦 有序

臣聞王者愼德重譯來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禹貢職方所紀可考也鳥獸之屬元龜象齒熊狐織皮足以備財用彰物采者乃及焉周成王時化洽來遠紈牛露犬乘黃茲白或貢於卜盧渠搜之域或獻于氐羌大夏之國載諸書冊古今稱盛然而越裳來獻周公讓之西旅底貢太保訓之以明不寶異物王者服遠之德意然而占風候律執贄來享四裔向化之誠固有不能自已者也 國家繼天膺統日月所照罔不砥屬西南海外諸國自前世未通中朝累八九譯而効歲貢者史不絕書

皇帝御宇之十有七載西渡爾都伽利亞以獅子入貢相厥形狀爾雅所稱狻猊與任昉述異所紀毛色口耳產于南金山者是其類也昔漢通西域田輪臺兵疲萬里建初元年安息始以獅子獻似麟而無角明成化十八年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至嘉峪關奏乞禮接遣中官往迎之前史紀載彰率服之美況我 皇德威所被西陬之奇獸來職

貢而來歸浮洋數萬里歷三四年而始至亦足以
明荒徼君長慕天朝之大化仰聖武之威靈未有
若斯之盛者也漢得宛馬諸聲詞月氏獻駝標
厥史策臣才謭陋無能褒贊遭逢盛世美厥形容
以視虞秘監之陳頌張曲江之作讚雖懸麗則又
烏能已哉遂爲賦曰
維西海之奇域有聚窟之神洲爲仙靈所棲息逮浮
玉之層樓羅扶蘓之碧樹周曲岸而環流結瑻玕之
翠實紛鸞舞而鳳謳走辟邪之異獸與天鹿而偕遊

或長牙而鑿齒或鐵額而銅頭乃有獅子亦曰狻猊
並育斯土種繁月氏自皇風汾穆遐方貢獻以來北
極野馬明駞之盛南盡文犀馴象之奇玆獸之貢于
中國蓋亦希矣漢通西域建置屬國出金城而抵莎
車越葱嶺而踰姑墨獄安息其似麟名符拔而受勒
迨及總章訶毗來格亦越康居馴其桀黠遶天竺之
軼材嘗逾沙而度漠奉校尉以戊巳讐都護之戎索
築亭障于萬里威北暢而南鑠若乃勤其遠畧黷武
耀兵取道狠山猝遘猙獰大業遣使徵皮拂經雖豢

上苑委肉壑盈不臣不享伊古垂箴維我神武截彼
海外東樂浪而西醴泉南交河而北沙塞咸列狀于
鴻臚胥述職而來會相此獸之雄桀實拔萃之奇材
生朱申之方隅與白澤而同儕性仁柔以服猛樂轉
圜而忘疲乃西域之外臣望天闕而來歸泛菖蒲之
禪海泝瀾汗之洪波叶瞻斗杓而東指矚漢柱之光
輝渡弱水以毳韝涉飛沙而服駷書旁行而戴首叩
崇陛以陳辭委舌人而坐門外惕逆命于藁街匪土
性之宜畜惟輸誠之莫違爾其爲狀也詭矣特矣猛

且雄矣毛黃赤而潤澤蘊火德于土中披縟彩而髮
委耳上銳以傾風面似方而鐵勁尾怒張而蒙茸旣
鉤爪以鋸牙允金精之所憑叶故其筋骨強悍神氣
勃窣動不僨脉吼不中竭彈耳而鋒若歛蹝足而勢
如脫試一鳴而䟦唇長據地以猝發若震霆之迅疾
山石裂而砂樹拔象奔林而膽裂虎局縮而銷骨千
羣跌宕以佚閑百獸絕維而踵決方其伏蒲類之窮
渚跳竺嶺之幽巔哮林薄而目瞋戲沙洲而骨寒亦
若山熊野麋跋後疐前而已矣及乎浮大洋指女驪

道番禺入南燕贍神京覲中天遊五都之廣市拂雙
闕之雲烟　天子顧而嘉之惟獸臣之是宜除上蘭
以飼養勅典司之攸専亦何異貫胷椎髻之酋長鼻
飲沸脣之都老去僻陋以通上國依舜日而戴堯年
至若威稜哮闞之雄姿搖山拔地之壯氣雖出柙而
重防時騰踔以作勢羞熊貔之爲伍耻犀兕之驅使
比攫天之長帥爲百族之統制　皇上念邊鄙之未
靖思敵愾之武臣聽鐘聲而不寐恒拊髀以勞神感
斯物之强禦歎龍彫于渭濵式怒蛙而得士矧異獸

之來馴故其足珍也臨澤名亭其見御也祗林趺坐
其筋可絃也則音越衆響其尾可拂也則氣消炎夏
其臨陣也則戰象聳奔其繫井也則驚龍徙舍斯備
物于上林爲辟邪之雄伯寧財用之弗取云古制而
不射仰聖度之含覆八荒在其并包胥安勸以從化
遡前軌而風高且有白麟并角而奉朔來朝角端天
語而兵革浸銷騶牙般般以在囿銀麃濯濯以遊遨
又豈徒誇如虪之善走而名虪之罕遭也哉是知聖
皇垂拱化洽六宇維四靈以爲畜郤走馬如糞土無

騁志于域外大一統而爲百神主賡雅化之合弘豈
珍奇之必取知一物之歸仁雖荒陬其胃怙
寓規諷於揚厲之中大經紀于詞章之內豈徒以
博雅稱雄而已

春陽賦

大圜恢恢四序迭周元以貞伏陽以陰浮逮太簇而
斗廻攝提指乎孟陬春日遲遲和風習習雷殷雉雊
氷解魚陟洛汎新萍草抽長陌紅葩綠條暉川耀谷
燕羽差池鸝黃弄舌於斯時也氣怡衍以穆穆景駘
蕩而洋洋仰蒼穹之絪緼兮若醉鈞天而遊暱鄉俯
黃輿之脈發兮若遲雕繢而布文章千巖似暝兮垂
君綍而不揚百川若醸兮初發醅而流漿是以太上
之世民氣如之侊佗禪通澹泊無爲麟可繫而共遊

轂可攀而並栖爰解彼慍爰垂我衣尙賁以白化愿
以慈重雍累洽萬物熙熙以銅律吹之昔之一元猶
今之一鍾一呂也以玉曆紀之古之一會猶今之一
干一支也其日長其風微其欲淡其情怡其治朴而
文其制略而宜其民若上脈之舒根荄其君若慈毋
之哺嬰兒斯老子所爲遊化國而登春臺者乎迨其
後也歷數代變中葉寅而陰滋入無射而陽殫廻迅
商而氣廹起重泉而緒衍中氣伏夾鍾盛德奮姑洗
斯固乘時奮發追前軌以協初律而與爲休晏者歟

乃者聖神在御布凱維新解秋茶之密網遠剗割
之貪人鴟食椹而革響獸弭耳而猛馴歲損賑以厚
下拯飢溺而如焚時惟端月青陽令節日月光華卿
雲流奕四門闢而羅賢才三殿崇而朝百辟元老調
燮乎三辰上將宣威于四徼紫甸繽紛芳郊郁郁錦
簇千城花鋪萬邑桃夾岸而名源梨孤芳而號谷都
人士女遊遨絡繹走馬長掀浮杯水澳蹋草晴堤闘
花錦石鞦韆楊柳樓前蹴踘紫絲幃側錢會千花妙
伎索跳五陵材桀擕綉草于百尺高臺闘雄雞于萬

株芳埕紀太皞之司晨溯懷葛而可及歌曰青祇降
兮蒼龍飛鮮雲流兮日遲遲花滿樹兮流鶯啼布穀
鳴兮耕耘催民和樂兮升平時皇心豫兮萬福歸

如遊春山不飲而醉

至孝一誠賦 有序

臣聞至德惟脩人紀百善胥歸大孝是爲天經五
常斯備推盡誠之極則合天地以事親通一本之
大仁由父母而尊祖厨擷青籩助供養於神明庭
萃蒼烏叶禎休於物類以故有媯典羲軒並紀而
孝德獨表於帝朝姬文繼湯禹齊名而仁心特推
於王代自茲而降不乏令辟漢皇朝長樂之殿禮
若家人宋宗奉慈壽之宮仁聞天下皆足風行薄
俗詎堪媲美前刑洪惟我 皇上岐嶷天授聖武
人歸運神策於幄中周旋一掃沛湛恩於天末商
綱三開聲馳洛日之鄉泝蛟廷而來享威震無雷
之國出鳳穴而咸賓然而德敷四海本內庭之克
諧功塞兩間惟因心而錫類永言衛恤肅奉 兩
宮雋念燕貽恭承 大母思 先皇帝一十八載
之色養蒸蒸無改文王世子之禮念 聖祖母三
十餘年之劬勞靡極彌深大舜孺慕之忱晨有省
而昏有定豈惟五日來朝視無形而聽無聲何止
三時問豎恭惟 大皇太后母儀萬國慈範六宮

聖德協乎坤元徽音符乎地道總持內政雖素耽
閒靜不學黃老之淸談奏請外朝仰成訏謨肯
效高曹之決事 至尊侍坐一如垂訓永不嬪御
承恩人願趨陪長信周太姜之躬率媺任三朝是
法宋宣仁之身型向孟奕世難忘固宜常珍時御
躋洪算之大年良藥日調享無疆之上壽乃以春
秋云邁風露頻侵桐君有術未奏効於青囊昆母
徒傳遽回生於丹藥 皇上晨起忘飧几筵罔御
晏朝廢寢冠帶不遺親嘗藥而神傷手調羹而心
頳哀祈 祖廟冀玉璽羨思之靈步禱 天壇多
金縢請代之旨已而御羽 賓天輟鸞車於長壽
乘雲厭世委螭紐於千秋縞素被於萬方樂音遏
於四海 皇上若茸若枲哭泣何常如慕如疑擗
踊無節勺水不肯沾唇薄糜未嘗入口一行就位
自安庶人苫塊之情日請回宮必襲下國孤廬之
禮以日易月歎孝文漢之英主而行之三年不言
思高宗殷之哲王而未復廷臣之章奏可集成帷
爭批答而涕洟俱下兆庶之哭陳日來伏闕雖慰

遣而痛惻彌深爰占同穀之期　山陵有使載申卜兆之後　寢殿是營　發祕器於東園　一遵典禮無取魚燈鴈沼之華　策　神軒於陵左　悉踵舊文必謹盥水筍衣之節　於是乎　龍轜既啓鳳羽前驅簡鹵簿以從行　列鼓吹而按部　風廻檣翣干官揮涕而紼謳雲結　旆斿萬族攀號而銜唱　皇上親依纙綍日傍轀輬　斥宮門祖送之儀　計程上食戒昇輦更番之校　下馬扶行　歷川原之迢遞　足重繭而若忘　望陵樹之菁蔥　淚如縻而不絕　戾止

塋堂　聿開隧道　宗潾貴戚　宰執從官　聽漏水而列班　行荒徼　禪王外臣　侍子　聞鳴鐘而陪位次　皇帝仰瞻帷殿　俯瞰幽宮　痛神路之乍開　從玆長閉傷　慈顏之永隔　無復重依　一人之哭　踊動地通天　百執之搶呼　號山沸水　禮成而告備　柏城之千雉　重罔事竣而言旋　山壟之百神長護　六龍初轉　三殿纔升　承　天奉　祖　被衮服而御外朝　聽政臨民　降紫泥而布海內　榮光四塞　式彰有道之符　休氣連帷　自應無疆之慶　昔唐堯至德　以孝薦天　漢祖布衣以孝號廟　考帝王之養志　克如曾閔者　固稀　至天子之居喪　能若荀何者尤少　哭臺極哀　惟太和葬文明而居素幕　上陵痛切止貞觀謁獻廟　而閱御衣　是知孝由中出　百行所先　德以孝聞　大仁斯本　皇上以孝立一身　睦族親賢無更求而具舉　豈有不歎服於孔周　皇上以孝治天下　博施濟衆　不待問而推行　何必不加賢於堯舜　臣　山藪小生　菰蘆賤士　繆以博學就徵　列蘭臺之薦牘　遂得　大廷入賦　承　天詔而賜銜　雖

名在散人　自逐樵漁之侶　而秩同下士　嘗懷　君父之恩　讀　哀詔而涕零　知　聖人之復起　繹慈音而腸斷　歎　至孝之僅聞　昔西京揚馬　雅擅詞章　東漢傅班　頗優賦頌　雖鋪揚羽獵　猶以抒下情而通諷諭　爲言　即研練京都　必以宣上德而盡忠孝爲旨　況當　隆盛之時　恭遇　聖明之王雖才思不逮前人　而感激尤深　末志不揣固陋　敬爲賡颺　庶幾頁達之頌十篇　無慙於雅　則杜甫之獻三禮　有合於典章　遂爲賦曰

溯維皇之賦畀兮統百行而宗仁自始孩而有知兮
識愛慕之天眞讀蓼莪之篇章兮疇弗懷夫二人推
孝思之不匱兮放而準乎無垠惟聖王之至德兮追
自出而明禋考商周之郊禘兮泝世系而可循乘五
勝以膺命兮信感生之有神彼有娀之啓商兮祀高
禖以降辰越姜嫄之誕育兮履武敏而有娠曠千
歲而如覩兮歎風詩之昊陳矧祖禰之建事兮貫一
氣而及身念恩勤之不殊兮結哀慕而肫肫惟我
朝之肇基兮本開元而延北左長白之崟峩兮右混
同之泫汩仰 列祖之奮迹兮智勇膺乎天錫建
文皇之善繼兮應景運而翼翼兪 聖母以作配兮
倚龍江而肇域兮溯長發之有祥兮若吞燕而受茀誕
世祖以開天兮定神鼎于北極混車書而一統兮
卜年世于玉曆景於鑠之 聖母兮徽音播于萬國
數世祖之恭事兮盡色養之愉懌日三至而問省兮
遵周文之遺則北上升于鼎湖兮痛侍養之靡及瞻
東朝而永辭兮傷 顧命之怛惻惟我 皇之纂
祚兮至性篤于天常述先志以敬養兮戀晨昏而靡

怠加一飯而色喜兮損一飯而傍徨日布席于寢門
兮察形聲於微泌慨羅威之溫被兮美扇簟于黃香
寧庶士之孜孜兮曾人主而弗追緬 大母之聖善
兮性閒靜以正內嘉明德之慈訓兮指濯龍以垂戒
方外庭之奏請兮多軍國之重大殛封豨于負嵎兮
殲逋誅于海外承 懿行以薄勉兮斯利害之攸介
定詩談于朝堂兮遞宮闈之是賴惟我 皇之察色
兮識 慈意之所在迄功成而歸善兮每謙讓而弗
建性含弘以廣庇兮恒宥過而釋類雖臣僕之卑微
兮多念舊而弗廢維大德之有年兮享高齡之巍巍
頌天保之岡陵兮卜洪算而無涯胡歲月之流駛兮
遘風霜之洊摧問良醫之禁方兮起上池之一杯何
越人之不再兮逝長桑而莫來我 皇鬱其焦勞兮
親嘗藥而神頹欲正履而安能兮忘食飲而如醉夜
一息而十起兮遽冠帶之少解乃步禱于 天壇兮
乞增算于 穹蒼昔帝錫文以九齡兮以其三爲武
賚尙鑒玆而邀祐兮日蕭伏而請代曾高高其莫聞
兮返星軒于舍次我 皇號慟而呼天兮更擗踊而

捨地水漿不以入口兮盥酪何資其味侍　梓宮于
西殿兮設倚廬而就位何痛蹋之無節兮雖創瘍而
弗治廷臣伏而流請兮引前代之制義日月既有其
期兮起居亦有其記何　天情之憀怛兮羌有加而
弗晉集章奏于帷堂兮哀呼徹乎巖闕我　皇強起
而批答兮勉諸臣以喻意非曰必追乎古兮而弗沿
大匠制其如抑情而俯就兮反若不可仰而企彼孔
子嘗有言兮吾亦願從其至居偏殿而不移兮郤回
宮而申警計同軌之畢至兮命窀穸之是營勅　山
陵之使臣兮敬卜吉而遄行　寢殿如生居兮乃
神遊之式憑匪琉璃爲龜魚兮刻松柏而晶瑩雖鈒
鳳而鏤龍兮惟一遵乎常經瞻　邃宇于陵左兮接
世祖之神塋燦鏡奩之在几兮晃玉衣之在柎宮娥
偶而執巾兮似脂澤之日更擬漢世之原陵兮逾魏
氏之高平比　龍輀之既啓兮出　行幄而東發引
鸞輅以戒塗兮夾旐旂之紞紞前髦頭而後豹尾兮
鼓吹節其所茇飛廉除道而風淸兮赤松灑潤而埃
滅斥奉常之奏請兮云祖帳之所揭寧陳饋于郊外

兮而拜送于門闕冠素冠以交葩兮扶六綍而前驅
聽哀挽以揚鈴兮肝婁裂而難抒行沙路之紆廻兮
響蕭森之白楡嚴羿校之步伍兮討更番而若須
皇左引而右翼兮欲代匱于僕夫日既夕而吹簫兮
奉　行殿而端君進時食以親饋兮邈遡漸而如初
遵明月之蒼峯兮古無終之故墟鬱陵樹之葱蘢兮
蔭殯宮而扶蘇既卜時以啓隧兮辨兆域于中區乃
奉安于　靈宅兮斯永奠于方輿巡松城而省攬兮
闕嶽廻而竦峙馬振鬣若嘶風兮石鏤巉而欲起百
嚴守而呵護兮三泉錮而如砥禮既具而營成兮我
皇旋其玉趾升　紫宸以襲吉兮正南面以行禮上
對　天祖之式臨兮下慰臣民之跂竢考古皇之爲
子兮亦嘗有以孝傳孰若我　皇之生事竭誠兮尤
愼終之悴悴冠古今而莫儷兮合符瑞于坤乾烹神
魚以丹甑兮汪銀甕以醴泉赤雀聚而營丘兮白鳩
來于奉先欵禎休之充溢兮史美報以大年探玉策
于岱頂兮聽呼歲于嵩巔延億祀而卜鼎兮脉瓜瓞
之綿綿孝至格于　天心兮與舜文而並立而三惟二

詠之白發兮豈賦頌之所能宣
形容 聖德莊誦有體而斡旋烹鍊具工心古賦
家之心包括天地非班張之經營揚馬之神采未
易攡此宜爲 今上所歎賞也

雪釣賦

歲在疆圉律中仲呂天地凜烈嚴氣固沍火洲增慄焦溪滅煦比漢世而翠柏枯度堯年而白鶴語巳而同雲布微霰零初灑林岫旋沒邱垌于是越西大夫欣然起曰怪哉雪乎綏綏紛紛鑣鑣奕奕周滿黃臺之遊粱王兎園之客此其時矣于焉披鶴氅駕輕車咏黃竹以蕭騷唱幽蘭而婆娑恍洋自恣游思無涯出西郭度北山遵驛路循長千萬壑氷凌在其背大江流漫當其前山入雲而肅合木連天而體圓有丈

人焉汎彼扁舟載沈載浮出黃蘆之碕緣白荻之洲振長竿而欲返廻短棹而若留大夫見而呼之曰叟乎夫巢居知風穴居知雨者小物之所以自長也乘時而動嚮晦而息者君子之所以自養也若夫觸凜厲涉滄浪破析肌膚皸瘃指掌伊口腹之求充委吾生若草莽丈人仰天大笑歛其笠有頃而歎曰嗟乎子何居之高而志之陋言之辨而識之繆也夫至人達化不可以名拘上士冥心不可以形囿道以不測爲神生以忘機自茂披裘負薪者非季札之所能識

也士室編棠者非稚生之所能覩也且子亦知釣之爲釣其道安在乎蹲乎會稽投鉤東海引鱗盈車烹鮮若宰此任公之釣其惠也百仞寒谿巨魚掩撒綴以苡鍼取之半粒此詹何之釣其術也飛矢清泠白龍目眇訴帝罔訶魚服何狡此豫且之釣其巧也旣獲靈虬脫鉤不言仙脂五石服食攸傳此陵陽之釣其恩也倚舷矜獲風發波涌前魚輒棄涕流冤踈此龍陽之釣其寵也有鰥在河微餌不逐貪彼半豚卒升俎肉此衞人之釣其祿也引綸江滸蘆岸呼涉脫劍洗沙寒潭寂若此丈人之釣其俠也長倚巖石披裘冥默臺高水深行道心測此嚴陵之釣其潔也濠梁濮水道遙養生持竿不顧安問楚卿此莊周之釣其名也投絲而迎陽鱎匪美翳彼嘉魚不嗅其餌此陽晝之釣其士也兀坐滋泉三日無得徐徐勿驚刿書魚腹此太公之釣其國也若夫張大貝以爲幕拓方輿以爲與任大道以爲竿託清虛以爲釣解仁義之絲縎去聲名之罾罣忘予情于江湖棲吾神于微妙朝予游于崑丘夕予宿乎岱輿泛予槎于河津維

予舟于瀛壖名非汴溪老跡豈滄水漁志固不在釣釣亦不在魚香金何足誇翠綸徒紛如何用警嚴霜於凍海避寒冰于歸墟者哉且夫穹陰暮節凝氣析地廣莫騰威雨雪雜至吾子披臆肌服燠質坐曲房游密室飲吉酒而顏酡燃獸炭而寒逼伊薄寒之中人況重陰而膚裂彼柔脆之易侵亦美疢之云疾烏知世有至人維靜維默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鶩踏氷于仲都美雪肌于姑射子皮相之士也豈足保其神而凝其哲者哉乃迴棹而去扣舷而歌曰玄陰合兮廣漠寒江路長兮拂釣竿鼓輕檝兮泝洄瀾從吾游兮江海覓嗟檝我之維名兮胡久留乎長干

寄情于杳漠託興于目前詞必選鋒論必造極子建仲宣以下罕其儔擬

上元燈賦

粵惟上元是爲望夜玉粥祀門香膏泛介曹夫巳行紫姑莫詫廣術聯燈高臺燒麝錟錟雲盤煌煌星射繡幰四垂彩棚疊駕流熒千樹飛火百枝金擎四照碧鏤九微髤若炎洲動長鯨之鱗甲散如香霧舞雙鶴之羽衣鉦鼓沸而龍吹紫氣羽幢拂而鳳吐紅脂七采連莖宛升華于若木九光芳苡似舒耀于桐枝若乃四姓朱門五侯甲第不雨而金穴雷鳴非烟而香臺塵翳囧華燭以蹴毬合侯鯖而薦醴煥銅倚以

連盤燦金塗之奇製隱琉璃於屏內西漆流暉挺荷蓋於水中南油增麗兕復薗閤漏水玉館宵清韓娥拊瑟趙女搊箏引聲梁繞曼唱雲停丹蕖則雙花並艷碧藕則共蒂開縈繡幰垂而細爐落翠裘卷而寒火青客醉參而拾珥主滅燭而絕纓至若鳷鵲深宮芙蓉別殿玉戶金鋪重樓開館高懸七尺影動蟠螭彩映五枝神飛鵞鵲宵焚恒滿疑浮海外之霞舟香發常生恍結崑丘之雲幔青宮則駝頭銅錯甲觀則鬼飛銀燭泰玉耀于端門鄴枝設于正旦檐浮菱采

長安丁諼之奇水出蜿脂淮南萬畢之幻羽爵華榭瑤漿瓊臠廣樂喈呟庶麾璀璨五日大酺三朝會宴累千伎而羅縠繽紛陳百戲而魚龍曼衍金鈴弛門玉壺綴箭麟鬚乍拂雜霜蟣以亂零豹僊長凝激流星而四散又若丹繪碧鏤之宇青鴛白馬之宮松壇翠靄柰苑葱蘢燭以仙名光從瑤木燈因禪妙供出化城漢家太乙之祠昏明火徹西域舍利之會緇素雲從塔繞十二里銀鐙芬陀之花天落煙湊百千年香火共命之鳥雲飛于是乎寶馬連錢朱輪油壁九

陌吹塵千門落月擲玉果以迴車散芳蘭而灑澤走索緣竿激水聚石吐火吞刀跳丸弄戟騁蘭子之絕伎呈都盧之妙術旂亭之醪春暖吹臺之音夜豁金吾罷柝銅狄綴飾故日皇風景洽大道平平玉燭調歲黃雲占年民氣胥樂宸豫斯宣維鶉火之方中見蓂莢之齊鮮比蜡飲之及時歌擊壤于堯天

取齊梁賦家凌前邈後傻指傑出諸君是誰敵乎

百泉賦

峩峩太行千里横脊仙靈幽棲雲舒雨泄九山崱崺合沓崢嶸萬竅歕涌布濩澄泓抗天嶺之磈磈兮阻玄谷之㴲㵎蘊鬱勃之怒氣兮迸沙石而泠泠含礉礐以㶑潎兮信有本之滋生匪仇泉之側出兮詎懸溜之疾下彼汩汳以濺濇兮如埈坂之突馬兹湛靜而齋滃兮吐涓涓而不舍吹纖沫以綿累兮宛貫珠之盈把乍沉泆而若没兮旋連綴而飛灑眇七眼于曲溪兮掩八泉而獨瀉嘉漣漪以盥漱兮濯余痏而

洒然漂細荇其如絲兮浮石髮于清湍作漱紫而拖青兮紛波委而風翻蛺薄鱗于寒漪兮戲空明其如懸倏石蚓其穴窕兮旋沙虹其躍淵巉巉列嶂曲曲長谿周灌浸于三衛亦湛淡而流淇沿須漕以活活通輸輓於邦畿沿塘列樹遶岸瀦池若懸鏡以含藻如影蛾之弄暉表祠宇乎沙麓飛閣起於中坻疑壺丘之懸峙時雲盪而瀾廻跨石梁以噴瀑蔭松括于長陂翳惟蘇門連峰疊磵朝館雲輝夕亭霞絢有孫登之子處時坐嘯乎一卷撫清琴其獨絃兮叶流泉而爲散沒曾淵而濡首兮性紓徐而弗變狎樵牧以遊息兮時漫汙而作炭壁阮藉之悲鑒兮稽康覩而嘉歎發鸞鳳之高嘯兮知用光之須善維邵子之安貞兮搆茅廬以居燕披羲圖而樂玩兮握乾坤以旋轉爰有沈真上士棲遁幽人編蓬結宇傍嶽依津山無紀曆谷自長春聽時鳥于溪樹探山實之蓁蓁承棲遲以遺世羌獨立而遐倫僕本吳人流連茲土既飲既濯盤遊樂只坐秋月而倚蒼峯披京飈而弄細漪援翰墨以微吟垂徘徊而未已

清雋絕塵

玄覽賦 有序

秋嶽先生出尚書省左遷雲中從先生遊者各爲詩歌以送行予有感于曹植玄暢之旨爲玆賦以贈之

泐兩儀之厖鴻兮爰吹萬以滋生彼庶類之含章兮咸守一而稟程維達人之玄照兮匪凝滯而咸亨葆天光于胸臆兮率素履而時行憶卜宅于閬風兮邯氛埃于下里凌膠葛以築館兮面瑤琨之麗偉左丹泉之涓涓兮右青林之迤倚臨菊水以澡濯兮採雲

豁之玉蘂信修姱之靡隆兮指余心于白水維天運之推遷兮在審時以自託爰請命于宓皇兮名巫咸以端策既分揲而正告兮斯占協而克吉在連山之貞悔兮能隨時而勿失日動靜之光明兮信玆兆之靡忒始屈伏而隱曜兮終揚光而奮翮從時位以汙隆兮在知雄而守雌惟進退其克正兮奚羈羈之能絿承厥命而退辭兮朝發軔于雁門去仙臺之崇峻兮御追鋒之輕軒凌清霜于北嶽兮泝伏流于河源入李耳之靈祠兮王喬授余以要言發蘢泥之秘簡兮觀衆妙于天根非齊契于玆篇兮奚超邁而飛騫彼嬌嬌于泉石兮或役役于旗旛惟二子之枘鑿兮安知大道之無落

抽河上之秘言發義圖之要旨通隱諸公當錄一通置座右爲正則

孤山放鶴賦 有序

順治戊戌學憲谷公與方伯張公副憲盧公捐貲重葺湖上放鶴一亭解二鶴于林處士墓傍若復還其故物者命予爲賦綴筆而成之賦曰

維錢唐之西郭兮有明聖之靈湖慧日冠于南山兮泰亭峙其西隅蹁風篁之側徑兮瞰竺鷲之崎嶇山抱丹臺溪闥蘭若餳影輝林鈴音應磬春水綠蘋秋峯紫籜烟拂梛而樓陰風吹花而鏡落伊維孤山宛然中處秀嶺蜿蜒碧湍洄泝林公宴棲自愜幽趣有鶴在汀有梅在圃誰與爲徒惟予及汝鼓短棹于蘆碕垂輕綸而無慕挹流霞以餐朝抱白雲而宿暮招棐子于前溪坐李守于野渡抗頡頏以優游曠千載而傾窹維憲節之式涖兮偕二使而來思招野禍與同游兮訪幽人于水湄泛扁舟以戾止兮過壚墓而吁咨時維

鼎革山木摧折高塚榛湮幽亭蕪沒蒿狐兎之穴居儈碑誄之斷絕爰鳩工而庀材易傾圮以礎石崇禮教以勵俗兮存風槪爲典刑擴隧路以周垣兮俯亭檻於滄浪比祀墓于徐孺兮爲康成

而表鄉爰落成而偕止兮臨清流而舉觴左歐泉而右葛塢兮聊騁望而傍徨灑清瀝于夜臺兮嗟逝者其莖莖撫芳樹而留連兮宛斯人之在堂爲處士而相餉兮解二鶴于山陽憶疇昔之崖栖兮樂孤逈之仙儔有支公之雅好兮思逸侶而招尋嘉介性之翩兮雖乘軒其何心于是西陵散人浙江妹子結綺季而倘徉偕桀期而瀟灑登北隴而肅風沿西溪以横芷披丹洞之仙經析招提之奧旨躋山巔以憑矚慨流風之復起乘朝陽以晞髮吸寒泉以漱齒嘉使君之好賢枉蓬藋而非耻荷兩美之有合通域外以標旨聽淸唳于九皐望美人而徙倚辭日矯矯之姿在瑤池兮濯濯之羽飲漈溪兮長鳴中律能木栖兮玄睛千歲僊躚飛兮鶴以仙靈翔閬風兮仙以鶴化遊塵埃兮三山千祀忽廻歸兮懐我幽人水之湄兮盍歸乎來言永依兮

雅潔芊眠一唱三嘆使人悠然意外以明遠鶴賦比之覺猶有顏謝之别

劉門噫賦

歲在癸未逆闖鴟張棊開王室皇帝衣大布躧草屩
微紫帷坐堯席名三事卿大夫御乾清南室而詔之
曰朕以否德天降妖孽大懼忝位萬姓胥溺巨孽憑
陵震搖寢闕予大夫究天人之洪數習安攘之明略
事已若此而兆知郵後雖悔之不可食已上大夫靖
獻起而對曰臣聞亂匪自天天孽可逭泄泄罔戒厥
咎乃豕外擾內訌蟊賊厲胎臣罪伊何上貽主憂勢
如土崩隧若懸絲寬緩闒達將安用之臣聞神龍在

天屈伸有時將飛而伏知雄守雌知者見幾明者識
時顓頊窮桑遷邑少昊曲阜徙都盤庚辟河患而殷
昌古公避狄難而啓基在易有之遷國爲依伏惟陛
下南巡以纘祖緒而恢弘運其在斯乎皇帝憮然有
間曰予大天之言未盡善也吉凶悔吝于茲判焉斯
事體大其爲朕更筭之咨治庶尹廸忱進曰獻爾何
在事而計之兆避也夫善守以拒攻者墨翟所爲縈
帶而堅也棄長而就短者吳人所爲舍舟而殆也利
不百而變法者危功不什而易器者毁爾亦聞我文

皇帝殷憂蒙難所以建國承祀者乎洪惟我祖表帥
藩屏齊黃樻議高貴交傾戎衣靖難大曆纘承豈伊
不降覲于陝洛豈伊不纂緒乎秣陵北平定鼎因地
作城右環滄海之水浩瀚涵滴左帶太行之險屹崒
鬱律于前則襟以河濟通漕轉饋于後則重關雄峙
控戎御貊崇垣萬雉浚川爲隍九門鬱迢樓櫓焜煌
閭閻鱗次開市列場車擔廣術駢挂劇旁都人士女
雜沓矜誇豪俠猛鷙慷慨悲歌鴻生雅士較文游藝
析肌理如抵掌任口吻爲軒輊山則西界神嶺盤紆

岧嶤五華嶙峋玉泉嶚巢芙蓉別殿于焉逍遙水則
玉河盧溝激流峻湍通都繞郭清冷淪漣大湖瀛海
取象其間厥土沃衍原田每每宜植三種雜以麻枲
含滋吐榮維穀攸寶涿野樓桑繭絲化理督亢土膏
幽燕陸海豐潤寶坻謹正鹽筴伐荻煮水牢盆攸列
東延遵化開冶鑄鐵利農制器以佐軍實大夫文學
權衡得失爾其宮室法象兩儀奉若祖訓規度南襟
紫微中央正位宸居建中雙闕層搆迭起朱甍青甃
灼爚煒煒文華左列武英右峙廣廈虢虢文石金戺

崇建五門洞闢兩掖弘正宣治二華玄武雲出榻潤星流楝暉騫金鳳于重檐下銅龍而矯捷飛閣岌業文成武昭金鋪欘檻綺結疏寮環五潢以竦翼亦孰測其夔標內有翰林春坊入記典籍外有梧垣梓署糾愆繩繆常侍扶弼內官灑埽端啓經筵祖訓式昭衛尉千屯巡警徼道虎賁龍驤夜呼晝曒後宮之制上協鉤陳麗哉坤寧孌若椒風仁和景福永壽長春爰建慈慶太上攸寧朱夏含霜隆冬晏㬈環玕清響繡繢繽紛綴懸瓈而曜夜垂明月而佼晨六局四司嬪嬙斯攝以奏巾履以尚饋食充位在陳匪曰漁色乃有南城西苑離宮閒敞高臺岑樓靈沼洸瀁擬方壺以列宇神倫佚而惝恍萬幾之暇以講武而數軍實匪以盤游而爲勞擭圜丘方澤除壇展禮朝日夕月四圭有邸社稷報功殊位同址石主臨御助時迓社隆禮備樂報本反始建廟闕左觀德靡惰春禴秋嘗昭穆遞下傳世十五合食允妥奉瓚翼翼守器不假若乃飭鹵簿乘鑾輅揚龍旂樹鳳羽臨乎青圻三椎攸助升陽館肅明禋陟崇臺覘祥氛幸辟雍薦藻

芹貴齒尚德函丈丞疑莘莘國胄集于橋門西瞻天壽山陵永奠表皇迹於乎臺摽禳恩爲寢殿文昭章膺景純嘏穀肅莊顯貞以逮哲帝列隧幽穆崇位除墠春郊上謁盥而不薦覽御器而悽愴仰榱題而增潸居庸北控山海東防雁門西阻高梁南障栗若丘山委積太倉武庫禁甲熊羆貔驍安有與守危有與當今小寇猝乘遽議遷徙恐一屈而不伸懼鹿挺而獸駭臣聞周以東遷而弱漢以都洛而靡晉元宅建康而日蹙六朝割長江而輒覆必安陋以苟延是靖康之已事可鑒也皇帝曰善朕志決矣國君死社稷去將安所上大夫靖獻再拜稽首而退 皇帝十有七祀律中姑洗逆闖犯城六旅奔潰火徹禁門矢集大內中常侍執亮請曰事危矣白龍魚服夜漏以出因屈爲信時不可失皇帝曰朕獲戾上下去將安處哀哉斯民何辜于天而罹厥禍遂升煤山懸木自縊中常侍死之上大夫靖獻以疾在告拊膺慟哭曰是臣之罪也夫强起赴之其僕曰竊聞天皇登遐攀髯靡及將彼兒渠以死誰鄉不如逃之大恥嚋雪上大

夫靖獻曰嗟乎痡哉爾何知臣度國勢壞不可支坐
而待斃辱國喪師乘間移蹕退保南都賊諜伏聽漏
師多魚聲言要擊設伏河淮選蠕莫振阻我大謀而
弗加斷也臣始以上安土重遷今大命卒傾粥狗厥
難竊悲上之焦心勞志而未嘗須臾息燕也今庶尹
已死臣又何以生爲且爾亦知皇帝十有七載之爲
君乎當龍潛于信邸蘊天授之英姿雅性嚴恭夙夜
孜孜協東平之樂善有中山之沉思中外胥宗敬德
日躋漢廷傾心于代邸唐室屬望乎臨淄入纘大統

集命厥躬瑞告河清光耀紫宮痛熹宗之末造以逸
豫而滅德天忘舍于閹醜比阿母而滋孽賄賂公行
莫爲禁切居忠良如草菅鋤刷左無遺子厥罪貫盈
大啓英辟按三尺而一怒拔殲本而靡虢于是乎總
攬樞柄殫心萬幾一反秕政更張四維憂民生之荼
毒飭百度之廢弛維側心而約志更早朝而晏罷程
章奏以忘寢雖衡石其云疲紹二祖之洪序追孝穆
之大猷左言右動率禮無回布德和令令聞允諧升
降壇場坎埋焚燎祀大田于元日耕乙地而布膏載

臨辟雍陳牲舍菜絃雅化俗多士抑抑永言孝思享
祀豐潔雖引繩以披根亦何虧于盛美疾彼弊政率
由官邪養名邇事充位保家旌別淑慝考課無差廣
啓賢路民隱呑嗟日御雙闕時臨平門星晢晢而夙
起日巳旰而未餐袞司坐論卿貳納言黃門烏臺保
奏洽乎高居而遠矚審聽而微觀悼一夫之不獲憂
庶務之叢衍好古樂道垂思翰墨服膺祖訓纂修實
錄非徒雕琢曼華求井泉而浚鑿于時外則邊鄙日
聳劇蠢攻劫實滋玩以長寇匪一日之縱敵彼困獸

其猶鬪何參肉其足食特簡元戎授以節鉞埽竟內
而聽命遵推轂之遺制臨軒而班劍賜餞飲而賦薄
伐苟騰謗于飛書斬駃騠而靡奪民生凋敝財用乏
匱戶版減耗流亡瘴痒鹽鐵酤榷箕斂畢會度支仰
屋飢卒紛潰量沙摶土曷餉曷饋皇心焦勞息華屏
炫陂臺狗馬弗御弗選織染罷署滌濯朴簡歲丁辰
巳天告洊臻黃河四決魚鱉沈淪數遘愆陽旱魃如
焚螟蝗螽蝝蔽日垂雲道殣枕籍孤榆拾羸仰籲穹
蒼吸其悲泣龍驂弗駕羽葆具斥徒步郊壝素衣加

襲引戾自咎燔牲薦璧省兗滯于詔獄希耳瀼之胥
胥謂天高而聽卑切莫哀斯孔棘昔在神廟府庫充
牣北遣豎須竊藏弄柄大慾雖誅收合餘燼謹慎節
嗇錙銖必愍蓋深痛乎西匯之喪師河套之淪陷恒
右顧而怵心傷祖功之莫踐雖未嘗閱戎卒于輪臺
鑿昆池而教戰恒申旦以坐維時披圖而獨念于斯
時也皇帝春秋鼎盛早夜汲皇小大庶司若藝若狂
日月晻昧星辰錯行視天夢夢以底蔑亡昔共工潰
性榆罔昏濁夏殷以陂池滅亡周幽以檿弧覆國秦

亥督責自焚山陽沈緬貽戮零陵孱弱而貿詐隋廣
淫縱而殄絶雖興替之在天率主德之不淑何我皇
之忽諸踵覆敗子前蹟且夫國已破而東西竄者愛
其餘生也大器既喪而覥顏苟存者戀其末榮也面
縛銜璧輿門拊膺沙丘臺城幽辱吞聲古未有蹈義
如飴之天子不忍蒙恥以自蟣甘隕首以謝臣民者
也乃北面再拜流涕而歌曰蕩蕩天歟兮噫有龍墜
隕兮噫跛羊升砠兮噫猶狂飈飈躍而爭輝兮噫斯
義不可淪兮噫矧芳荃之在抱而義不可以遠兮噫
歌既闋自洗玉河而死
稱述以質肝膽憤裂

柏棠村牡丹圖賦

倚太行之支麓縈滹沱以瀰漫雲晻靄而蔽罔樹扶
蘇而緣岸其中有柏棠村焉太傅梁公之別館也溯
遂初之雅志兮構園亭其在茲爲繪圖以自題兮閱
百世而傳之迨中遘夫兵燹兮遽散失而莫追維司
馬之服官兮念厥祖而哀思倏重覯于槐市兮欣故
物之未隳似舊環之反室兮若亡簪之來歸披斯圖
以延望兮翳故園之依依泉如響而懸注兮雲蓊鬱
其若浮花凌寒而增豔兮葉經秋而不飛倚彼牡丹

連畦耀璧珠湘潭之麗草本洛陽之奇葩吐芳蕤于
末春殿百卉之淹落炯朝日而暉臺映月華而照幕
披紫綺于欄前垂黃裳于蜓角結水晶而團欒構層
樓而岝崿煥若赤城霞飛爛如錦江繡錯吐豔湘苞
抽條翠籜泫清露而含嚬舞輕風而綽約思昔賢之
築園兮多託物以怡情或種竹以題館兮或栽桂而
成林惟茲花之繁茂兮託澹靜于幽岑賦將離以蕭
瑟兮呼鼠姑于水陰彼風人之婉孌兮聊折贈以明
心苟攬物而愉盲兮遊寥廓以高吟

儷晉超唐

秋濤賦

若乃高商應律白歲司成凉風蕭瑟皓露淒清林斷齊女皐譬丁令小山冷兮桂花發沙路長兮鴻雁鳴天高氣爽火落暄收山容寥廓海水沸彪依陰候而漸長應月魄而高浮駭毛起于牛魚占入穴于海鰌廣陵則朝夕合沓瓊海則半日西流六合之間似神而非者濤其尤焉陽侯縱轡海童挾歎夾岸瀰漫迴塘激蕩迅汨沒以歕沙曳疋練而晃朗注白馬於危坡起銀城如列嶂洞庭木落兮風迴笛裏之波天枉峯寒兮月逐横門之淚伍胥挺其精英屈平助其精爽忽噴薄而稽天旋磕隆而潰壞鬱兮若賜爽怒起于鼎烹逆兮若共工賫性而肆殃天高卑而未平星短長而安倣魚跳山頭龍吟石額漁師鼓棹而目眯斂人倚舘而惆悵泓洞兮若疾霆破山砊㟧兮若羣峯爭長女媧不能遏其漂流左慈無以禁其逆上爾乃生長錢唐家居江氾善沒迴淵能浮懸水抗呂梁之丈夫邁鶻深之舟子輕若鳬飛捷如鶻起拳素車而欲升鞭白馬而加駛羌按節以互歌亦連臂而交

咥此枚乘所欲雄觀而顧凱抒其遐思者也僕固恨人悲秋彌烈木脫山空幽情搖落慙尹公之幻術羣靈胥而若敕願憑槎以翺翔浮天漢而無極

晉魏間杰作

七述賦

北郭子游河朔與箕居先生登鄴城北樓顧而樂之曰美哉山河之固此衛康叔武公累世攸宅者乎箕居先生曰登高而賦者大雅之所尚也懷古攄情者博物之所選也僕少長斯土多識故老傳聞述其條貫子其滛泳而論撰焉可乎北郭子曰唯唯走墨筆側牘敬聞命矣

箕居先生曰蓋余邑之分土也所從來遠矣爰建商祀武乙以河決用遷規方千里以逼四畿傳及四世

王室如燬戊午渡河天啓姬武奮厥旅于西鄙惟師尚父本謀攸宗厥績烏得而毀諸邗二叔之不咸命孟侯以屏王家亦越文公避狄廬漕而作歌晉并其地而魏斯割兩河泰城垝津以逼處戰爭紛挐自時厥後袁曹力競壁壘交摩白馬延津斬將辟易壽矣神武孰加焉大業釀亂一夫阻關而楊氏倒戈武穆恢河北奪纛而前至今行轉戰處而吞嗟蓋大河之導積石排龍門而來也太行阻其西夾河而治兵于茲為門戶而戰守相觭焉升高墟而望之是衛車石壘之所常屯也木譙聯校之所會舍也北達幽燕南浮鞏洛東馳聊攝西拔澧灞古稱三晉中國樞茲非其重地而取威定霸者乎北郭子曰河內巖邑茲云劾矣扼吭拊背有不于此爭衡哉

箕居先生曰以逼都之形勢言之左太行右孟門常山在其北黃河經其南吾邑沙土墳衍無高山複嶂以藩之然而三岡陂陁五陵鬱盤如虬如龍首尾蜿蜒草木蔥蘢于其上鳥獸翱翔于其顛又若湛湛衛水發源九嶺瀏瀏刀以奔流合丹河而入境引城北

以浚隍而逶來莫能遲也挾通渾以成梁紆激湍而爲防隗村賈隄利人名堰槐陰瞻沐木無褰裳黿浮二水虹飲石杠連艫接艫引漕通饋魚貫鴈列京庾攸賴以灌以溉達于溝澮桑麻清芬黍稷薿薿白藏西成霜隕木解築場納稼囷有秕稗擊鼓吹豳田祖是賽若乃仲春暘月風和氣清桃李蔚郁玄鳥哀鳴肅鄉飲社分肉維均以晏以衎娛及賓朋故其里閈相周州火和洽重義輕財尚氣任挾舊染維新永保世業詩不云乎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相彼樂郊舍茲

奚適北郭子曰邑井鱗次車馬輻輳而頹垣壞屋所
在多有其煥然改作可得而考其舊乎
篆居先生曰漢氏之命邑也以志武功焉耳開皇剏
地始築垣墉累土數坂若渠丘惡甚而可憑一剏余
侯再築米公甃石列雉扃鑰維工官舍辨方郵傳式
供庫藏出內倉庾羣充社稷壇壝享祀必豐比歲以
來兵火蕭條魚飛武庫火發連敖邑有良吏邢賢是
謀工始頒林教化斯貽建堂築倉令德來敎百度夬
舉二氏不廢國中郊外緇羽濟濟碧瓦崢嶸丹樓四

起給孤布金亦有厥地乃有石佛上流若浮航而至
止層霄隱曜玉局金題游蟾飛虬于白壁譚子游神
于祕祠其非莊嚴之淨土逍遙之福地而戾止爰爲
四郊亭館杖履倘佯嘉禾收野茂樹原庄嘯夜月于
湧門翫李臺之夕陽又若園多依水居隱築竹憑潭
搆館嘯風高築比淪漣于輞川抗沙棠于金谷可以
脩然託處而忘榮遠俗者也北郭子曰美哉邑乎古
稱十室伊衡及相今其村落離散田萊卒荒其故何
也

篆居先生曰林木翳苔者飛羽之所翠萃也江湖瀠
瀠者游鱗之所攸處也吾邑土薄而濱大河宜務收
而斥鹵厥有火祥雍塋莫詛討邢非旱備爲此何與
焉一穀不升人有菜色嗛康再燹木酪充食神廟告
祓烈宗尤劇振廩同食父老憂郵作法維涼加賦無
極頭會箕斂重以掊尅戶版虛耗十年弗息尚云墍
田不實而履畝是急通道八區徭役無時軍行及
爪絡繹驅馳小家擔負大家牛車鞭笞在背追日奔
命其巳疲悼河工之不成日築怨于沙隄柳梢歲有

加繇役致後期薪不屬分衛人罪咏䰟子而歎吝闘
椎冰而猶走刴魚爛而逃之豈其五遷蕩析厥維舊
哉而吾民離逖不復者不足哀乎北郭子曰中澤嗸
嗸洶可傷巳使民樂其土而重去其鄉則奈何
篆居先生曰養民在于善政善政在于良吏治國如
烹鮮戒其撓也琴瑟不調而更張之貴除害而與利
也三仁蕆商商民心繫蘧瑗公孫枝迄于今賴之漢
吏雖良非虎謝不足誌蓋闕如也乃若陸璨布惠而
立祠裴雲還犢而化俗郤犨以利涉去思李璋以廉

斂折獄劉理與庠序而設教張籛捍水災而滋育名崇欒社烏得而蹟哉皇仁格𢬵漸復而所此猶挺歟不撓音鶩龠閭弦而虛解以道安人維生與聚不此之務而安事乎北郭子曰昔季札之來游也曰衛多君子至今猶有傳焉可得而聞乎

篆居先生曰虞夏以還吾不得而知也周華殷命大化斯闡弘惟康誥申以梓材甯爲世閥公族多才游孔門者十土取裁若呂尚者余里人也行年七十賣飯棘津屠牛販漿厥迹猶存窮老歸紂紂不用而東

走海濱孟津瑰野冒雨違卜強進取以爭功三世返葬厥有舊墳自時厥後名賢繼作楊中尉之脩嬪吳秘校之博洽劉治書之令名慕侍御之執法行表閭門名光竹冊又如李炳器識過人邢晃清操特苦光翰鍚閣著聲潘鐸廷評垂史路寔使承帝孝而有經張司訓抑介藩而中矩梁中丞戲蝶正諫郭宗伯赴難奮武不足繼前修而表國俗者乎北郭子曰猗歟都哉抑地氣使然歟若其有隆而無污如之何則可

篆居先生曰天有時地有利言人人殊要之以人爲政矣失人則國亾得人則國兢兄一邑之廢興屈教斯應者乎泌水之假道也非力陳其利不免其魚之病焉小灘之改渭也非切指其害不免築室之聽焉庠序之頹敗也非建義增修不免鞫草之徑焉賦役之滋蔓也非抗章論切不免維獸之弃焉方今兵革休息蕃育滋盛有君子其能長算遠慮爲鄉井計而長保其清寧哉北郭子曰鄙人固陋僻在海隅側聞先生之弘論以治天下有餘矣走雖不敏爲綴筆而紀之

此一邑之規模也而治天下之道在焉以紀一時之遊不可廢也文在東京班張間

璿璣玉衡賦 有序

伊祁受命承卷領以開天有嬀膺圖繼垂裳而治世欽承乾象知玉曆之由傳敬授人時議葭箭之攸協雖邃古以來代有制作天皇之制幹枝衍年有序軒后之獲神鼎推策惟精自非分四時以命官齊七政以定厤亦未有能克協天行立萬世之準則允符帝紀垂百禩之弘謨者也是故制器以測微密象而窮渺采合川之靈氣以綴圓球斲藴石之鴻輝以通橫琯瞻天體也政有不共立民極也于何弗重璿璣斯運玉衡是占立本趨時超今軼古雖宜夜無以踰其規模周髀莫能尚其法則者也

國家誕膺景命繼統凝庥累洽重熙永錫洪算

皇上允文允武乃聖乃神下九烏于海渚隆蹠八埏出六鳳于地衡重暉四表無念不避天以行行而足法靡事不爲民而動動罔不臧治曆之典既行明時之法尤密上考前古之良規旁採西洋之精算比上世渾天之象應號無雙較漢氏清臺之課洵爲第一比者曆名時憲甲紀永年王

孫定鼎之言十年世而靡極邵子皇極之論歷元會而何窮非徒褒頌之美談必有膺受之至理蓋

皇上所爲法天者乃欽若之小心而體元者非因時之末迹故和風甘雨罕有咎徵即彗見孛流化爲含舉遠追彈絃之化高揖舞羽之朝考靈臺之新製絜玉管之舊儀庶幾德合廣淵而功符茂美者哉遂爲賦曰

二儀肇造丁于雎雎天皇首出于支紀時四序運行代謝攸宜惟睿聖之明聰乃制器而有儀雖黃軒之神策命臾區以占之翳隆古之荒畧尤必殫乎精思粤若古舜濬哲文明纂唐踐阼後天時行攬蓋天之舊器參制度于容成測顯穹之高高推晷度之冥冥今斯器而閎濆乃綴嵤乎奇珍是爲璿璣亦有玉衡璣以體圓衡以用橫規環內外天成地平尺度遠近圖列辰星包渾淪于無外極斡運之靡停莫不窺之以一管紀之以寸程其爲物也行乎天動其爲數也施諸民事苟樸陋而少文何足正其經紀有淮海之蠙珠生碕岸而川媚惟球琳與琅玕韞崑丘之崔崒

成賦貢於職方藏王府而斯貴飭良工以琢雕紛散錯而編貝升靈臺之階搆抗三雍之煌煌懸歆蓋而仰度若轉轂之低昂羅黃赤之殊道粲經緯而成行日月合而連壁五星聚而占祥北辰紫極三能文昌左角右角心爲明堂羣臣集閣軒宮嬪嬙羽林營衛天廟有方百曜列而環拱帝車制乎中央攬大圓于一握羅八極如括囊東逾句麗西越滇疆南測朱崖之野朔占鐵勒之鄉粲兮候臺之瓌器煥乎天室之鴻章指次舍若示掌稽抄忽而周詳取耀魄以命名

與魁標而齊光所以敬奉天氣而庶政于以克昌雖後此之四遊與六合亦何足與爲頡頏者也於戲盛矣蔑以加矣保章挈壺其官非不備也土圭玉尺其數非不多也太初洛下之所頻改貞觀三重之所規摹非不足誇也以古揆今既乖上　世之星虛星鳥以今追古不改近代之朔易南訛然而傳寶曆於河圖紀錫疇於洛瑞合地維以歸辰統天陔而正位亦孰有如　昭代之創曆建家制度宏偉者哉稽尺度於靈憲準銅渾而遊前採精算于西徼胥折衷于古

賢揆極星于遠島占晷度於游天金火之疾速土木之流速日月之出沒經躔之次躔靡弗抽繭絲于毫末析牛毫而炳然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景不淩其晷而中星時定乎其先計歲差而裁一行準道里而始朝鮮然此固疇人子弟之所學也上林淸臺之所課也以邊以角之交爲用也古全今隅之不相左也若夫聖人之事天也不以文而應時也無或頗察伏逆于雲臺答祈永于左个彼小蠢之逆命阻洞庭以自恣六師指乎鬼方熒惑退乎其次

入參井之所纏占焚巢而自潰翳推驗之精微有西臺之奏對惟克配乎五行與於穆而同契是以德媲有虞功高萬禩唐都洛下莫掩今茲玉升金椎上齊古制舞虞籥以宣功奏簫韶以昭德而天祚孰窮其終始

撫拾星家汎而不切稱引儀器畧而不文二者得一足以擅場若此始形儀器之精繼析天文之要博大該通雅馴燦麗總衆材以成體製搆傑篇洵一代之燕許大雅之領袖也朝典而不靡所爲一宮一商一經一緯事備矣

桂山堂詩選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壻張杰
男王武功維棨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風雅體

霙雲 山居自樂也

黮黮霙雲翳彼窈谷我嘯我歌聊以獨宿 陟彼秘丘采其芎藭于寢于處永懷我心 思容切 白日纂纂鳥次以還如何如何倚石盤桓

霙雲三章章四句

采葵 傷不得養父母也

采葵采葵逾彼陂阿將以誰食 音嗣 悲思如何 我搴我裳涉于中沚鰷鱨唯唯言充其俎 壯揣切 白日西垂光在榆頫皇皇中野而迪而邅 亦飲亦食曾不如息亦寢亦興曾不如瞑哀我人斯胡能永依

采葵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北陵 感遇也

維北有陵陒陒其坂將陟無徑蔓莠曼衍蔄露沾裳莫伐莫剪 有跛者躄升于高砠芨芨竹鳳蕭蕭以據零零商露桂樹無華 叶 洌彼流泉不施其筍我濯我纓鮮可以飽吁嗟厝兮維憂用老 朗口切

北陵三章章六句

兎葵 安貧也

菁菁兎葵施于野膝春雨濡濡亦吐其英 菁菁兎葵施于町畦春雨瀼瀼載揚其華 西鄰封羊東鄰鼓缶祝爾用祖歲今大有或嘌或歌降福飲酒 涓涓寒泉在山之阯于以汲之呼我婦子石蘭馨香不如秬秠 有黍一盂食 音嗣 我黃耇呱呱稚子求索其

飽歷歷明星爛我北牖

兎葵五章二章章四句三章章六句

繁霜 旅處而作也

繁霜綏綏薄我庭戺憂心憂心如酲中夜跂履 繁霜皚皚洹于草下憂心徬徨顧瞻四野 鄰有勞人倚戶而吟肅肅夜光沒于西林

繁霜三章章四句

北垌 陟親隴也

綿綿北垌皤蒿曼衍白露如涕我行展轉 綿綿北

坰畮蒿萋黃白露沾衣我行悲傷 凉風瀏瀏獨立
高原烏鵲在林莫可與言 如在于天亦在于土拱
水蕭蕭涕零如雨

北坰四章章四句

築室 北門捿遲也

我築我室北門之隅蒿萋既雍烏足既夷日月迅邁
罔或惛渝 凉風颼颼白露既零皇皇鞠華爛彼階
庭蟋蟀時至比翼宵鳴 載鼓我琴其聲愔愔載舒
我嘯發我天竅我行踽踽莫與我耦兮 日夕城陰

河水漣漪無罝無罶曷包其魚時乎時乎焉用悲爲

築室五章章六句

高桐 述先德也

猗彼高桐蔭我庭墀嗟余弗角來遊來盤離離彤几
烈烈細緼遭家不造乃播乃遷 乃遷乃播乃止南
市毋也爰處父也爰起驅車闤門爰結而軌傷哉食
貧不擇而仕 不擇而仕以糊余口饘斯粥斯書卷
在手劻我爭爭分陰維寶 補苟切 折腰何爲投檄而走
翻然出走言旋言歸面郭背岡河水瀰瀰左立詣
孫右立羣兒說詩敦禮扶桑是依 翳翳扶桑植我
場圃晨明作瞑落陰在戶夙興夜寐罔敢廢墜毋也
天只勞 亥聲 我洒牖 有鳥萃止抱哺其勤皎月入牖
迴翔喔喔我聞其音掩袂而哭 佇是人斯而忽鞠育
我鞠我育室我南鄉泡釜阻饑就我條粮矢貫左
肘獸號石梁披誦自若亦莫我傷 既不我傷復我
家室黿鼉跳階蔓萋次突綴輯殘編嘯歌胡感言告
後人無忘舊德

高桐八章章八句

風雅一體擬必陳陳然緣情而作實歌詠之權輿也讀仲聆諸篇一一根性而發可以識諸律之托始矣維高桐一篇體格稍入晉魏其上七章直追三百近時擬作亦罕其儔可以定交人之才思矣

桂山堂詩選

五言古

夏日有懷

朝雲不歸山暮雲墜作雨黃鵠翀天飛不知有落宇
世慕勿過營失足嗟網罟卜築西村隅幽花媚山塢
獨處情若忘喜與麋鹿伍

贈孫宇台

我上孫登臺佇想空林嘯斯人不可追千載悲絶調
憐君卓越姿早歲脫羈事內視保貞休亭亭託雲表

俯矙蠅蜩鳴焉能發天竅

贈陸茂林先生

老棲北郭門散髮甘沉淪茅堂如空谷蓬蓬生白雲
幽鳥一啼去落花如耳聞朝翠入簾幌藤蘿涼夕曛
琴彈自製曲山高水粼粼出遊欹帽歸山簡醉天眞

送張祖望之燕

東海有高雲亭亭扶日起矯如白鵠翔清光落江汜
倏忽乘迴飈飄颻去萬里奄藹京雒間流暉散如綺
願爲搏風鳥迅翮常相倚

新鄉崔府君祠有談仙人遺事漫爲長歌述之

仙人厭世去羽化戲遊行形神雙冥默安用知姓名
衞川有談子其字曰處端學道探紫笈毛骨何翩翩
結交劉與丘從師閩山川功成在度世出沒非徒然
崔君漢洪令令洪有惠政久祀比文翁梁摧石牆迸
野鳥噪枯藤蒼鼠跳蘚磴談子冒風雪戀此披丹經
俯拾枯桑枝爇火闃無聲郡有黃冠士倉皇排門入
面目蔽黃埃脫巾聊假息道渴丐勺水趣進復長揖
談子默不應閉目長抱膝卒起踉蹌怒拂袖去延關

奮髯目盡裂抜劍氣盤旋磨厲拍牴詭（牴詭衞之誓怪石獸也）
與身俱捐歸來入寺門談子已在焉旣詫行復愧俛
首息煩悁轉盼庭無人林霧空漫漫神仙多幻化凡
目那可測嗟哉邪嶠下更誰甘磬折黃冠一傳語三
河動顏色丘公原同倫海嶠舊儔匹廟貌更奕然至
今不磨滅

感遇十首

生平抱耿潔雅志淩高雯蕭疏時獨往而不嬰垢氛
航航迕俗議恥與雞鶩羣蒼蓀克華堂蘭茝掩芳芬

孫陽逝云久老驥没無聞相士不相居槁死亦何云
昔年十四五讀書鄴章何雄談氣如虹揮翰流泉瀉
汗漫京洛遊淹忽歲時暮朝華不及昏玉顏成老嫗
悲歌羞壯髮挾策論戎務笑謝毛錐兒會須草露布
劇孟一傳徒七國雄莫忤吁嗟無目人躑躅傷岐路

凉飈應商律促織鳴西堂東溪吐皓月薄帷流素光
伏枕長轉側攬衣起傍徨母老垂髦鬢西日無迴陽
亭梧隕寒吹獵獵滿坐牀悲來塡心胸涕下沾羅裳

夙昔有微尚結廬北郭隅踈柳陰迴塘蕭蕭夾兩渠
出門徒役役祇爲升斗驅食貧期建養陳力置微軀
榮華雖朝菌采采貴須臾斯願聊可畢窮達復何如

嘉樹搖勁風澄江喧潮汐噫氣忽噴薄風雷蕩魂魄
疾惡本剛腸晛枉碎尺璧疇昔自安貞于斯愧朝徹
三復蘇門言用光何太烈

閩丘有奇璞光彩重十城內含貞栗氣追琢發光瑩
襲以錦繡段韞以翡翠籯十載潛穎耀秦趙誰能爭
被褐亦胡罪晴投誰弗驚所以魏田父棄置但力耕
嗟哉泣玉者徒爾心怦怦

長風倏熛怒沈雲鬱西征白晝如夕瞑妖鵩向戶鳴
灼灼鬼火光宛號如有聲良夫長冉天骨㢘尙誰爭
余能折此獄誰復加京矜安國未灰死徒傷田甲橫
太息古君子怵怵愼獨行

南山有逸羽北山張高羅翩翩凌紫冥弋者奈予何
如何墜輕繳委命悲轗軻宛轉呼樊籠悵望陰林坡
寄語驚絃鳥愼弗借平柯

人生如駒隙煩毒日抽懷居憂固易集處樂復難裁
游目有餘艷投心生極哀彖彖徒以齒焚身秖自災
陶潛北牕下弘景西山隈何用亟失時乃賦歸去來

我聞姜子牙昔爲賣漿叟又聞管夷吾求贏輒多負
利鈍固有時落魄貴堅守采樵良已疲飲水亦何有
浮華雖可干可干不可久長歌夜已闌遑問烏啼否

別張司空

林回棄尺璧抱子忿相薄天合詎有爲情感匪結約
別緒愴驚風離思翻秋籜東海有枯魚西山有窮鶴
揮手陟河梁孤情何飄泊

贈諸駿南遊楚中

少時意不羈嘗苦蹋枌梓日與孫陸輩放宕論文史
高談豁心胸俗物空眼底覩汝束髮初英氣若虎兕
發言頗驚人徐聽有殊旨忽年結交久吾衰過壯齒
一經猶沾沾屢跌遭笑恥予負贖世才咄嗟投袂起
丈夫鴻鵠飛焉能伏井里西入劍川遊南結汴梁軌
掀髯坐席上抵掌劈畫美湖北張節使保釐任師帥
羅子置軍中隱如敵國喜幕府歲辟人朝側久無此
雖有管葛才捫蝨談論侈方今苦用兵流星激羽矢
旌旂指巴丘犀甲耀漢水予今詣軍門光彩生戟棨

莫謂布衣賤足當一面使上策在伐謀用間所必以
師久戒輕戰士怒如突兕豈在俘馘多一鼓甲兵洗
主人國柱石統軍山岳峙郗超在帷幕如手左右倚
男兒重許身肝膽酬知己余髮既種種歸臥北山址
姑茇戰鬬詘村民靡逃死恒與市井兒肌肉滿脾裏
願汝千金軀努力保終始

別施愚山大參

生平仰止心縹緲在天際萊陽宋觀察是公忘形契
說公意氣眞服公詩律細一朝遘無妄覲察墜密罽

魏其客僅存翟尉門欲閉茲茲六合間心知焉指計
顧我奉尺書西行觸瘴癘投刺纔及門撤洗前擁篲
授我寘璧飧脫我沾泥轖大享集賓僚伎樂列階砌
肅便禮有加情爲故人繫慇懃杳近狀每飯不能寘
爲我言湖西風土日凋獘寡營省案牘兢靜屏胥隸
搆亭飽江山開篋富新製報以雙魚書侑以織成罽
我觀當世人新知比蘭蕙並驅翔天逵一跌便如贅
如公篤惠義望古期不逮遊子勞夢魂山川何迢遞
秋樹咽女蟬空山泣望帝挂帆旋東歸翹首西山桂

次臨汝簡劉黃中郡守

日午度盤岡遙望西豐城馬渴奔泥泉泉乾馬不行
入市脫縕縐唇焦面目頳人生赴急難自視飢渴輕
劉公負俊才出守多賢聲投刺旋撤洗陋巷貰干旌
授館陟層岡一徑松蘿清晚風吹松檜磬鼓聲訇訇
向夕逢老叟欷語聊班荊爲言郡瘠土旦暮苦徭征
自從卯辰間潢池弄刀兵焚掠徧六州川原吹血腥
鄰里各奔散街巷跳鼯鼪自傷衰朽年不復見時平
何期保殘息重得返芧衡此力更誰有劉公實更生

比聞太守去孔邇悲父兄守關莫借兔語罷淚如傾
歎息分手歸皎月上東楹

夏夜聽莊蝶菴彈琴

南風吹芰荷莊叟彈玉琴我方踏月過欣然聆清音
高山忽在眼渺渺滄海心林烏棲復飛遊魚戲還沈
颯如涼飇來砌竹生幽陰非徒滌暑好實洗我煩襟

與吳蘭芬郡守飲愛山臺

我來訪故人兼愛山水好山水入眼新故人驚我老
久病筋力衰閉門慵起早客至拜床前荒庭不灑埽

憶昔客京華壯心薄秋旻傳食託諸侯好遊能守道
與公日高會開樽俯亭沼奉巵屬鄙人文成不起草
四座共吞嗟痛飲徹昏曉憐公居秘省官閒少糾繞
引我玉琴齋公之齋名倒篋共探討比年典大郡車前樹
羽葆胥吏伺起居簿領苦相擾稽康性疏懶所慮機
趣槁項復從公遊公顏益修好攜手共登臺山川态
迥眺衆峯列檻前清溪郭外遶崖高竹柏青沙長鷁
瀰小曲欄羅材倚絲竹入窈渺階鶴舞向人流雲停
木杪俯瞰闤闠間斯民嗟天天蓋公眞汝師獄市愼
勿擾嗟我臥林園髮白何太早狂奴仍故態疾愈氣
彌驕爲我築室謀俸入嘗苦少我知太守貧齋廚富
芹茆但假高臺眠有酒便傾倒歸去驕妻孥看山艮
已飽

雪後吳郡守招同宋觀察遊道場山

晨寒思熟睡引被覆我首過時儀欲起晴雪照戸牖
顧憶雪後山扶杖佇立久忽枉賢守招神氣越川阜
輕橈出南郭清流繞隴畝長塘跨石橋新築當湖口
苒泥漸已開猶尚見培塿湖寬顏面好山淨眉目剖

此邦經亂離頻年苦踐蹂長吏急催科軍行困糧糗
平潮星夜寒歷落在空筍今茲山亭傍挈榼時時有
隆冬氣凜冽松杉路深黝殘雪傳巖石如羊或似狗
村墟烟出林榆光日在酉苡鞋凌絕巘僂行時負手
昔時面壁徒不知今在否山腳太初墓荒碑倚隰杻
同時多寂寥斯人猶不朽日落山氣沈寒飇射兩肘
擊鼓廻牙檣樂事戒勿狃使君寡嗜好所愛山水友
稍待年穀豐沿堤種花柳相約頻來遊爲我多釀酒

祝姜定菴京卿

長夏墜炎雲青雀啣書至良友爲乞言文詞一何貢
上言公揆辰日月會鶉次我思江東才謝虞今秀出
時冠博士冠豸擁東甌吏海氛日猶突戒民愼勿悖
登城羽一麾羣醜若粉潰論功公最多百里聊自試
拊摩新瘡痍靡事不代償是時沙麓崩河伯怒方恣
公廵版鍤間誓以身禦祟白馬不再沈民免其魚喟
特詔授黃門于官爲近侍余雖布衣賤入都喜論事
每讀公奏章愧彼徒克位王聖直臣重秩滿晉鄉寺
予假一省親安能遂養志我生蓬蒿間窮老多失意

皇皇恥于人行復就公憩筋力雖已衰猶能竭才思
爲公歌新詩與公更洗觶

寓岐山懷宇台祖望馳黃祖定藎思高仲效青
升賫諸子

寒威騰廣漠關河白日閉遊子去秦隴挂帆吹凍雪
我友挐舟隨灑淚傷遠別舵師計水程揮手從茲絕
夕霽泊烏林地名林深飛鳥息啁哳各有羣棲止自成
列我行何踽踽回頭增嗚咽
朝暾渡楊子捨舟遵大陸振策從淮南西馳過郯鄗
川原霜雪繁石岡木葉脫野狐嗥風沙仄徑弧矢伏
仰望函谷關勢若升高屋土山壁面削俯瞰臨阬谷
山角日崩沙車旋屢拊僕一跌戒生平胡爲此戮辱
妻孥亦何有立身愧鞠育歎息燕居時良友相追逐
所期在不朽斯志何時續
首春及人日戾止岐陽署主人太丘徒天性近醇素
訟堂少鞭撻日食飽山蔌余性厭刻薄論事頗同趣
所傷兵火餘村落少保聚城巷闃無人纍纍若墟墓
十室九逃亾偷生逋國賦頻年水旱作凍餓痛誰語

亾者永不歸存者那得住催租吏如虎伏匿遭掩捕
口算未及輸兼爲親黨誤此身終塡壑妻孥豈暇顧
典鬻由他人何用觸吏怒仁人有同患當食每停箸
何以起瘡痍旦暮且喣煦哀鴻亦嗸嗸聞風漸來附
功令赫如日考課有密註爲吏良苦辛頗傷募客慮
省事戒勿擾布惠先剔蠹相勉在力行條教亦已具
嗟我年齒衰覯此加憂懼眼昏鬢添白舊疾漸已錮
人生不得意因人及政務絲毫能益人跛躃竊自恕
知我惟良朋非徒餔啜故

久客臥東軒寥寂還自傷起坐青槐下長歌淚沾裳
春郊朝日好柳花隨風颺岐民大賽社爲酒殺羔羊
云是公旦生玆辰于以降男女紛獻祝相扶提柳筐
娑欏綠垂陰其下爭列塲百貨俱駢集擊鼓吹笙簧
駕言出西郊攝齋升公堂嶕嶢殿角古丹青煥廻廊
吳生眞妙手千載留輝光汲泉漱清洌盤桓坐山岡
當時卷阿上高梧何蒼蒼周名佐化理鳳鳥自來翔
哀今民無祿誰能保耕桑慨然清興發歌泣頗若狂
村民共詫怪聚觀如堵墻一翁強解事索詩巧趨蹌

須臾雜沓來幾幅滿坐床一胥長鬚者自言能文章
其他雖樸野各自持壺漿長跪乞留題捧卮謝弗遑
走筆各有答一一皆什藏秦俗薄文藝風雅久淪亡
素琴聊自鼓曲罷空縈梁
長夏方苦熱忽然涼颷至皎月照回軒耿耿不成寐
轉側勞精魂夢與公等會談笑若平生樂事靡不遂
我夢無驥日我思亦已悴東望河水長嵩邙負氣勢
豺虎當路啼林莽深無際君來良苦辛我往何憔悴
自非羽翼高不免觸妖厲少陵夢白詩一唱淚如墜

入秋傷肺氣晝臥減飲食蒼頭自南來發書起我疾
妻孥信無恙遑遽問親戚忽驚柴子逝更聞沈生沒
吳令相繼亡須臾成永訣斯人皆雅流吾道何蹇厄
去矜能著書詞韻甚精切所輯尚復多零落誰收拾
虎臣居陋巷食貧無慍色孤兒纔九齡伶仃實堪惻
旦夕苟失所何以慰魂魄錦雯臥病久強起捧縣檄
乞假不自由終爲守官卒有孫髮覆眉安能任典謁
扶櫬歸里否邊城難久託平昔生死交所信在玆日
經紀匪他人豈徒增悲慼人命亦何常眞如駒過隙

年紀過壯盛鼓缶當日昃所賴同心人爲歡共晨夕
逝者不可追生者時勿失把玩張髯書其言眞驥逸
自怪性狷急疾惡如寇讐動輒忤俗人時爲知己憂
頗知入世網終當招禍尤野雉不受縛不如反林丘
所嗟貧已甚婚嫁苦未休久居厭局促嘗從京雒遊
朱門氣薰炙出入列絳騶時復投半刺折節枉交遊
奉卮屬賦詠亭園互唱酬酒肉旣狼藉錦玉如雲稠
偶因幾微色拂袖不可留貧困久如此于爾何所求
甚愧主人意此邪長逗遛其俗素剛狠其教尚優柔

相期分儕餞卜築西山幽洒酣率意歌玩物同浮鷗
著書貴自定亦在互校讐勸汝各交餐且勿深離愁
古來寂寞徒共事在千秋

壽鄭相國

凉秋方九月霜落鳴淸鐘東軒菊吐華高林落葉紅
屬公皇覽辰謳歌徧郊鄘騶公實生我喜極涕交進
次第進壽酒百壺復千鐘斯風久不作今茲何雝雝
此邑罹兵火水旱田蒙茸逋賦歲有課毫髮必磨礱
爲吏不煖席何暇計成功公來爲衆母撫此摧心胸

鞭笞置不用毋食飽山菘流亾日歸附桑麻漸陰濃
嗟予狐落久謀食走西東老爲諸侯客抗論多優容
所交愼推許今爲長者降何用識循吏此問是魯恭
仁人享大年豈在學喬松

遊仙詩

乘蹻三萬里東遊過蓬萊仙者四五人綠髮靑于鬛
吹笛拍聊璈招我升丹臺冠我切雲冠飲我流霞杯
引我謁上皇玉堦高崔嵬賜我一七藥鳳腦靑龍胎
服之輕羽毛千載脫塵埃

七夕醉飲

安公騎赤龍招我游太淸歸看海東屋屋籌虛復盈
我笑大火流六螭不暫停爲公市美酒吸飲如長鯨
巴姬與趙女歌唱雜竽笙飲中顚有仙公亦吾友生

爲李叟書扇頭

藹藹高岳雲育育泥丘苗仰盼薄蒼穹俯睇萎炎歊
絪縕化甘液勃發興崇朝賢侯能折節刷羽摶扶搖
王生固偃蹇廷尉名益高

寒江雪釣

大國振嚴律寒飈蕩層穹木落萬山禿野陰襲砂蓬
微霰灑高岫轉旋沒郊垌把酒倚江閣穿林舞絮風
冥濛六幕間中有披裘翁釣竿數尺長垂絲引蛟宮
疑是漁丈人長呼出盧中或云嚴陵子嘲笑凌王公
可望不可即斯樂復誰同

與葉星期飲

憶昔淛上遊契淛一何久中間梁宋遊且復登岱首
乞食滯京華騎驢風雪走一時名公卿結客多擁帚
自許好眞龍且復雜屠狗性拙遲候門那得齊槐柳

歸來舊草堂。林峰如舊友。君纔掛冠歸。來呢巢居叟。
投足遵風波。杳嗟肝膈剖。玉捥盛柬漿。金盤雜春韭。
讀我新詩篇。蒼松間柔柳。小道何足多。焉能豈不折。
寒塢梅作花。且復醉溪口。

勗季趙弟

日出扶桑巔。照我室東隅。少年入朝市。努力向前驅。
雖則逐錐刀。遇時貴猛鷙。自律比孫吳。智勇道兼二。
烏號幹雖强。既排且加檠。天馬步雖良。既羈必加綴。
愼勿輕錙銖。罔希營十倍。無當卮日漏。再實木必瘓。

昔有弦子高。解牛却强敵。亦有卜式氏。輸財助軍實。
雖復近利市。好義本性眞。若言藥吾弟。手足更何人。

獨坐

窻前幾竿竹。青翠拂春陰。墻東雙桐枝。沃若如深林。
誰爲伶倫子。巧裁發清音。吹笙且鼓瑟。泠泠寫我心。

讀史

磁石却曲針。琥珀辭腐芥。冥合有同契。雲龍蒸譪譪。
于虛賦何人。歎惜不同世。嚴徐朝上書。暮問公安在。
當其落魄時。徒使兒曹怪。採蘭西山陲。那得郄車載。

求仙歌

我歌來日難。焦肝復裂腸。今日且爲樂。不樂亦徒傷。
空聞古神仙。驂鶴跨鸞凰。練氣息壺丘。久視輕翔翔。
招我授我訣。神氣何洋洋。爾心如朽石。爾肝若枯楊。
蹈火固不熱。握氷亦不凉。委身如蟬蛻。歲月胡短長。
我笑再拜起。攀挽升茅堂。有肉既在俎。有酒既在觴。
吾與爾喜樂。是日得天常。北邙何纍纍。松檟各成行。
妻孥攀朧號。斯情早冥忘。

錢唐懷古

我生鳳城南。世系冠江表。少壯喜浪遊。歸臥北門老。
泬寥天氣高。江淨白如縞。拄杖陟層阿。南望蕭然杳。
長喙忍食人。五湖卒爲沼。延佇秦亭東。鞭石入海島。
武肅保江介。射潮氣何矯。建炎定都城。襟帶詎褊小。
當其覇業雄。王氣見占兆。英才各從風。誰能坐枯槁。
江水日滔滔。江雲薄秋昊。烏桕葉初紅。寒沙呼水鳥。
年華逐逝波。置身苦不早。古人誰與徒。獨立傷縹渺。

秋日飲酒和益都相國原韻

宋玉賦秋氣。其音何蕭灑。與至聊命篇。黃門以爲楷。

散髮歸東皐浮沈豈痴騃荷希拙者效標旨殊懸解
余亦如諺言觀場自笑矮有水可捻飢有山不用買
羈託東西走老至苦疾憊神龍失故淵鸞鳳去幽嶰
每念增鬱陶束縛那能擺呼酒滌我腸虹飲四座駭
人中似錚錚自愧匪艮鍇

孤山

雲亭俯流水綠樹何陰陰朝對初暘臺爽氣豁孤襟
彈琴憩岩石拾隱披雲林青藤冒古墓殘碣生幽馨
長隄巑岏柳遥條自古今

有感

韓娥一引聲四座沾裳衣人生孰無情況爲大義悲
朱亥屠沽兒感慨奮金椎荆軻髮冲冠渡河誓不歸
匹夫志可奪日月應長虧

秋夜

有酒滿一斛秋漏不愁長酩酊臥霜林仰看星月光
有劍無贈人一笑冷俠腸却怪渭川叟髮白干侯王

讀明史

天曆紀河圖五勝迭終始道衰金椎亾祚移玉斗徙

予房博浪沙奮鐵爲韓死齊有王蠋賢亾臣投袂起
肝腦塡溝壑不敢忘大恥
浩浩洪河水萬里瀉龍門寸膠難止濁塞口豈泥丸
周處懸孤軍顧盻無強援祖逖屯長河獨夜起長歎
謗書復滿篋駛髮誰與餐仰天折長劍氣結復何言

贈汪太史東川

巖巖層城山蒼松冠其巔結根盤磐石中含奇璞堅
浮筠見紫光積氣吐虹川明堂開八牕高柱拂雲烟
四阿連九房中室列几筵國工呈帝瑞琬琰奪新鮮

韞以瑠璃櫃襲以西賓氈書以垂露秀銘以鳥文妍
其詞壽且昌音中三雍篇陛下朝萬國庭前奏軒懸
昭代實斯器佳哉齊卜年

贈嵩陽令君

我里諸張氏日共枌榆遊山陽吏部公淸才毛玠儔
我嘗投刺謁迎門帚榻留郤謝不敢前忝與令子遊
一日千里才君家眞驊騮公言余族繁支聯花萼稠
吾家有阿咸比兒才更優卜宅近梅市讀書喜交遊
磊磊千仞姿乃以枳棘求明朝捧檄去脂車臨嵩丘

我言古循吏祝董真名流道勝意頗舒味濟神自休
二室佳氣多臥理來天襞我有故人子棲棲不自謀
荷君敦同氣下車泣馬侯執鞭從君行不復委道周
仁風被潁陽一洗薄俗偷

池上樓雅集

大雅亦云邈慨然繫我思淫哇日盈耳唱于無已時
吾意在滌蕩子立寡難支行遊梁宋間振轡青海隅
入關度岐隴北地探嶽崎縱衡各矜尚途轍多分岐
道喪由鄰孤表正影自移喟然歌伐木篤言歸湖湄

老友多散亾饑驅各天涯把臂語姜子扶持當屬誰
言登池上樓秋風吹薄帷山桂初吐花池柳綠陰垂
當軒陳旨酒殽核何紛披伯子主觴政行杯罰留遲
東琪喜放飲酒酣唱竹枝武令不茹葷我持性近之
飲啖各自適恢諧頗足嗤盡思好博塞予與交相持
丹麓醉不飲欹枕看新詩亶貽賢主人錯落列金巵
旂六起行酒膝前遶佳兒歡燕忘日昃樓陰掩半池
幼閤最後至罷飲神已疲拊掌更入坐洗杯復淋漓
艮朋期久要斯願肯參差江河逝滔滔追古慎所師
建安亦何人至今名不隳

地震紀異

撥悶強出門蹁躚靡所屆猝然地蕩搖勢若立崩壞
欹仄頗我趾目眩耳加瞶洶如游木飛吼怒氣砰硑
又若萬馬奔蹂躪當潰敗禍首薊門東通州三河界
黑木突迸裂流漫偃溝澮萬靈纔一呼滅頂設響昪
纍纍填秦坑骨立魂已解尸封築京觀僵死猶嚱噫
誰能吮筆墨流涕恐繪畫我脫排牆厄盥洗加肅拜
問天胡不仁殺物有何快前年大典師討賊破關隘

艮民賊所刦居戮賤士芥妻女留軍中束縛更掠賣
號咷掩鼓鞞護軍曾莫戒今歲又嗛康亢旱走獝怪
兖豫及荊吳焦枯罕莢稗稭楡賊食人潢池弄長鍛
黃水大衝決夾岸列營砦挑築日萬夫輦運驚千艢
一隄血汗壅莫塡精衞債官吏苦搜索秋毫析市儈
捉人石壕村斂錢多私派鬻兒又貼婦鞭撻弗少殺
長流禦魑魅忍死敢顰頏悲哉下土人百病未一瘥
何罪亦何辜天怒猶未息大刼如倚杵食土人倒挂
今上大仁慈發帑惠滂灑拔拄厖解餘掩胔蠅蚋嘬

何爾造物者火烈更鼓鞞自酉迄亥月頻震不言德
殺人亦多途何必梃與械百呼一不答千叩靡出話
祝爾眞夢夢民瘼等瘖疥回頭叫九關裒衣與執玠
努力郵傷殘補救重警誡僕也老諸生頗學京焦卦
五陽充王庭一陰行自犬地維旣永奠天淸流沆瀣

秋日送張彥若南歸兼詢祖望蓋思丹麓諸子

涼風飄井梧蟋蟀當戶鳴君歸我獨留執手淚縱橫
嗟君賦歸來浩然寡所營棲遲北門下茅屋三五楹
抱書眠竹榻沽酒挈瓦罌醉來歌烏烏少婦搊秦箏

儒官需次及所喜在鄉城皐比橫坐席拱揖長諸生
商瞿丈夫子晚歲熊夢成憐予久飄泊搖搖如懸旌
旣疾長卿慢復罵左思傖一官如畫餅寸祿無代耕
孟秋食瓜月地動震神京城崩壞瓦屋交互尸骨撐
幾殞巖墻下迴念心魄驚徒爲口食計至與灰劫爭
寄語同懷友閉居保令名

題范文園畫像

是有大根人肫肫含至性生處五倫內大小見獨行
拚如山出泉隨地甘香迸人生毋安居顛沛志靡定
骨肉棄如土何必蠹梟獍文園東海士與物泊無競
奉母且力耕閉戶却幣聘一朝觸網羅鬪門入陷穽
母老就拘攣哭奔淚如綆叱婦徒跣行易車爲母乘
比母坐李庭扼吭目幾瞑誓以頭觸槐濺血沒石徑
對簿無抵讕侃侃多執諍僕有五男兒生死惟所命
吾弟一乳孩半生歷蹭蹬從公乞此兒一綫於斯凭
鄧攸亦何人聲與淚俱并上官大感歎一郡起肅敬
君子哉若人秉志何堅定生平恥干人兒復疾爲佞
天爲命眞人遯迹東山嶝微笑招來前素書聊汝贈

挾此以資生姑布孰能勝我聞孝悌王乘雲下斗柄
君能通神明天性自靜正美哉顧長康傳神在淸硬

盧師山時同存人公望東源諸子坐飲

朝雲向西洸山烟流濕翠着屐石路高折齒越林隥
言陟盧師山山半有廢寺崖口得小亭眺聽頗放恣
老僧執敝帚布席爲掃地汲泉煎柳芽含嗽味殊異
山右落怪石頭角縮贔屭左壑栝柏深禽鳥互鳴吹
一面吞冥空蒼茫湖海意石子枯桑乾河流舊南暨
盧師一棹來山下即木次結茅種石柏晏坐兩龍侍

山雨碁奕靜頗泄神仙跡飲酣既濡首輿發袒右臂
豪吟揮石壁山魅良恐悸熟視嵐霧中蜿蜒鱗鬣戲
倏忽屏翳開潭水聲濆瀉云是二青歸二青卽吸雲二龍也
入幽闃日礬鳥夾嶙踰岡復蹝屐迴望山亭空高樹
夕陽驪

碧雲寺聽泉

玉泉山下水百泉匯此瀉碧雲西去泉取道于何假
始知伏地行尋源信足訝峭壁寸膚裂湧出如弩射
青松透壑寒翠縷縈水汉吐籟奔濤喧觀窔不盈把

透遞浸蜂臺洞洑齋廚迓取供伊蒲飯丗香通佛化
泉口邃莫窺中有龍堂架行雨挾翼飛噏雲息冥夜
山頭滋藥苗山腳灌禾稼吾生憩此足那得長休暇

洪光寺圓殿同塗子奏公杜子碩夫胡子德一

舊刹在山巔題榜在山腳松杉夾路稠森翠布厓壑
拳藤躡雲頂飛鳥面前落臥磴客衣淨到寺輿轉躍
傳是成化初特創此傑閣蓋圓天象浮碧瓦垂六幕
像設竺乾古筍簴虬蟉攫問誰構此奇中涓有制作
本是樂浪人給孤應愧怍丹碧歷春秋班駁已非昔

一閣老白頭負瘦守門鑰

化陽洞同皮氏輿任少白諸子

登陟攬衆峯入眼輒叫絕山面奇若此山腹怪誰洩
入洞徑傴側如口得哽噎幽翳蔽日光燒夥互明滅
前拍一僧肩後袂一僮挈同遊八九人扶持戒蹉跌
石落爭低頭徑轉腳躄躠一失左右手蹭蹬展齒折
直上峯雪盤倒懸若垂蜺水霧戲魚龍鱗甲空潭掣
古佛嵌壁面結伽坐岈嵲谷底喧瘖泉鐘鼓震滲泆
拄杖汪坡下郤足勢難截迴望如層屋乃知行地穴

昔戒坎埳危大書勒丹碣更下深無底道里杳難決
或通青城居或達羅浮闕噓吸癡龍眠撲火仙鼠嚙
隨行一小童投石加慢褻怪風發土囊熛怒見妖孽
雷廢砂石飛狂走頭觸血耳目信難窮況欲幽閟抉

白松

馬踏平坡沙紆迴翠微麓纍纍墓前寺緋碧欹林木
一祠題表忠云是老奄築祠後墳塋高香火托西竺
滿祠種白松離立如聚族階前列四樹其一死癘瘯
門內鬱蒼蒼門外幹矗矗溜雨幹粉濃流霜凍皮肉

封條雪綴綴不散春陽棊山堂屯濕雲頂露松花禿
月白根株空但許移景速傳是嵩丘來沙土頗蕃育
歲久素髓淪入地凝脂馥百尺孤鵲鳴千年青龜伏
俯視松下墳荒榛月山陝碑斷石駝仆便房鬼夜哭
穿窟灌銅山轉眼狐兎逐長嘆立松門徙倚風謖謖

贈甥許受益

高鳥垂迅翮乃遭鵁鶄譏長鯨困巨壑不如螻蟻肥
遭命固奇薄飛躍會有時曹沫恥三北孟明終濟師
寄語勵志人無爲徒歔欷

茶星歌爲來賓令沈子賦

萬物賦形色元氣有根極九霄爛成文至微及庶物
麟生與鯨死上應靡差忒荆榛散玉衡白榆何歷歷
惟茲荈草芳延岡被石壁摘以先春萌裁以片月質
沃以石泉香煑以活火急啟如雪花浮碧如仙掌劈
殊味冠六清滌煩解枯濇云何稽天文此星獨遺佚
我欲問蒼天天意匪難測夫亦惘塵寰嗜慾忘滔汨
飲酒必濡首厚味日饕殄自非淸冷漿莫消腐爛疾
丹丘黄山子度人無虛日廣陵天姥孟中頂雷鳴窟
時現復時隱時語亦時默來自樞垣中代天布神力
豈若箕與畢旦夕返天宅以此分野間煌煌無是職
沈子才絕倫神鋒何举律志趣澹以幽頗使鬬茗癖
少讀陸羽經樵青供驅勑客過飽霜華逵因水厄慼
旦夕出臨民飲水共寧謐鑴石銘此籌卜兆得貞吉
何處覓茶星此間是其一

贈林鹿菴

憶昔淛上遊日與君飲酒日月邁不停契濶一何久
中間梁宋遊又復登岱首乞食滯京華騎驢風雪走

名卿頗招士結客多豪右繆謂好眞龍且復洞屠狗
晨往叩門遲不得齊槐柳意氣輒凌人嘻嗒遭毒手
言歸舊草堂西山當戶牖嚴冬席障川雪花大如斗
對君道氣眞劇談肝腦剖玉椀盛凍漿金盤堆春韭
琅琅讀我詩蒼松間柔柳小道何足多焉能樹不朽
寒隴梅作花且復醉溪口

輓陸母吳太孺人

素帷哭北堂殷殷如壞墻賢母委大化音徽肅浩蕩
憶昔學博公步履式膠庠余從長者後顧盼生輝光

中歲交令子投分序雁行拜父復拜母孔庾道難忘
每從坐榻前析義吐芬芳母爲具盤飧珍味時必嘗
坐漏頻繼燭如澠傾酒漿從容訓諸子交友在直方
向窺汝從遊匪直能文章器識多遠到相期天路翔
伊余愧偃伏嘗鳩觸榆枋更閱世事乖精彩日銷亡
與母二三子志行各摧藏微官尙需次建養倩傍徨
母也曉以義訓辭何慨慷昔母八十時親朋舉華觴
升階老逸民風詩殊洋洋前列鹿皮巾後曳芰荷裳
母頗大喜悅順時樂天常何期逾六載崦嵫歎頹陽
母乎遊太始髣髴歸扶桑

五言始漢魏舍此何所取則自于鱗唐無五言古詩一語遂以摹畫漢魏爲工而牧齋詆訶二李滋爲口實皆非善學古人并不善論古人者也今人推十九首卽字字刻肖已不堪再三矣況一字一語失入六朝以下豈能掩人耳目而高自位置哉少陵五古如前後出塞新婚垂老諸篇無一章規摹十九首無一章不是十九首此豈刻畫形貌者所能得之耶仲昭五古全是少陵神骨不獨不規摹唐人并未嘗規摹漢魏并未嘗規摹少陵而其與漢魏少陵近不與唐人近與否讀者自能知之

桂山堂詩選卷之十二

七言古

明河篇

火流激清商蟋蟀鳴西堂炎暉初却獨夜坐仰見中天銀漢光借問天津幾萬里石梁高築何從起織女虛憑毛羽浮似愁鼓揖風波裏曾闘河水發崑崙又說明河通海門年年誰共浮查至海畔何人更溯源我問明河空耿耿中庭零露侵衣冷靑桐月上溪烏鳴檻前葉落依寒井我居漢南望漢北盈盈隔水愁應絕含情欲渡河無梁坐待流光空歎息樓頭月落曙星稀天半紅雲海嶠飛大陸迴旋昏復見何時拾取石支機

木槿花歌

亭前木槿花花開何奕奕臨池奪却芙蓉姿芳氣還傾桃李陌光輝照眼誰不羨把酒看花花拂席可憐暮開朝已披可憐朝開暮復萎落花滿地亭樹空掃却階前堆四壁君不見山南大壑老梅樹埋沒雲根幹紆折寒飈皮裂雪盈尺獨吐芬芳俯巉石

瑤海聞栞曲寄鷗盟浦子

扶桑春暖海水平獨泛輕槎向日行一去秦橋三萬里直逐歸潮到大瀛瀛中有蜃層城起樓臺浮玉烟雲裏倚與銀牓碧鏤高宛轉瑤塘駕綠水琅玕鳴處香林吹千樹桃花繞石碕紅翠啁嘈舞纖羽班麟蒼鹿爭游戲嶕嶢飛閣憑西澳別有朱欄十二曲何人白袷紫荷中方瞳秋水肌如玉熒熒珠箔掛雙鉤青桐橫几丹霞流泠泠妙響春波汎手攏金徽往復留古調新翻一再彈寒香生曲散猗蘭高張又鼓襄陵

操急柱奔雷瀉錦湍曼聲婉轉縈林薄鮮雲吹向雕簷落白鳳蒼鵝應節飛雌蛟幽感啼陰壑奸將貫月暫時停片帆落處幾峯青不知身在洪瀾上蕩魄怡神入杳冥鏗然曲罷如搖颺憑欄倚棹情相向迢迢一水轉愁人廻橈獨返空滄漭更上秦亭望欲迷鈞天覺舞費尋思水仙重寫成連子定有鍾期聽曲悲

延清堂觀舊藩宮人畫蘭圖

漢祚已移玉斗折妖星如瓜當晝出干戈血瀼汴河腥王府圖書盡灰劫何來巧紿十二章方絮如脂復緝密猗蘭幅幅瑲流香丹砂篆記宮人筆流落人間經幾秋沉陰濕霧蟲魚食猗蘭猗蘭脫腕奇露滋風汎爭芽萵屈平哀曲泣沅湘宣尼幽思傳清瑟宮人妙手今安在朱門一去無消息花鈿玉貌已埃塵意匠經營猶髣髴先朝舊物零落盡殘箋碎錦應珍惜叮嚀切莫輕示人一任幽芳春寂寂

贈別梅耦長

別君蕭江踰十年憶看閤皂招神仙歸時貽我詩何好西湖紅藕新凉天今年逢君燕市諳春柳瀟陰乍

飛絮暇日尋君値閉門青鞋踏向西山去我臥長安再度春呼朋欲往仍逡巡比騎生馬墜傷臂攀躋不得從許詢君遊五日山中來招我清話詩卷開戲題野寺淋漓墨揮灑石壁沾莓苔有時清響行間起蕭瑟紅泉流峽裏有時層嶂碧叢叢穿幽出險鬼斧工茲山怪幻開天有繪以心神傳妙手臥看眞如壁上遊讀罷高呼欲狂走吁嗟乎人生有才不遇時低頭向人汚鬚眉山精木魅不我妬竹杖芒蹻任所之

贈別施愚山先生

干旌初息北樓下又趣蕭車入鳳城　天子名試親甲乙賜麓殺左調香羹先生特除領著作人中不敢誇先鳴小儒嘖嘖向我説而今已作翰林伯紫宸殿裏引鈴條天厩飛龍借騎赫笑語長安年少兒先生東海人倫師當年出使湖西節一棋付外人誰知欒公之社羊公石不愧調元端右席可憐宦海久沈浮紬書猶作蓬山客似余獻賦歎數奇肯番賜出亦奚爲一朝尼止因投刺便作何家殘客歎吾身進退輕鴻毛先生若已遭枉撓玉也題石長抱泣且復卷懷

歸蓬蒿炎風東出長安道囊中兎翰空鮮好廡下誰堪賃著書美爾石渠方起草昔人恨不著史論略文館主褚亮尊應念老生渡江去空携鉥史埋丘園

贈吳茂先

在昔陰陽互吹煦不知何人觸天柱媧皇練石補傾缺兩曜迴環橐籥鼓人生呼吸氣數中漲厲如逢百六窮秦和宋鵲稱國手直與眞宰爭鴻濛先生卓越名家子讀書萬卷窺微旨有術曾傳負局人薄俗功名折腰恥年來築舍傍河陽一壺市上同韓康本欲逃名名我逐刀圭所到開膏肓今秋我抱霜露疾尫鬼鴟張計百出滿生喘月似吳牛殷家驚悸蟲蟻穴先生投藥嘗沉思不與人爭旦夕奇日吐内壤勢漸復何用巫咸詛祝爲知君本是長桑偶聊取神方懸在肘人生六極得逢君何如昔日補天手

賦贈李閣學容齋先生

今日論詩誰作者分驄樹幟不相下規摹膚廓詆前人時輩囂塵薄安雅先生磊落擅驚才別裁僞體榛蕪開淮南宇挾風霜氣屈宋江山靈秀來早向蓬萊

柱下坐花軒最惜分陰過緇盡人間未讀書胥含黃妳偏忘臥黃門省下贊戎機剪入東臺薄暮歸日和御詩呈玉案侵紅菱紙傍雲飛先生一代經天手佇看黑頭踐大斗代天神化流丹青更美餘輝傳不朽

仙娥曲

六月芰荷滿銀塘微風香氣吹夜凉邗關主人羅玉饌琉璃杯瀉紅霞漿飲酣長跪前致辭有客麗眉寬博衣能爲幻術驚東海黃公赤刀不足奇初爲藏鉤累丸戲木偶人歌棹雙臂層氷皚皚落玉盤大谷甘

梨滿衣袂須臾噓氣涼風生的的金膏照錦屏輕紗
籠光薄如霧皎如秋月東溪明美人冉冉乘雲至初
試新粧墜馬髻茱萸雙帶夌空飛佇立含羞目凝睇
從容拂紙揮素毫龍蛇驚走挾奔濤淸歌一曲哀玉
響自題小青來遊遨斂容却立復垂手低頭不語生
千嬌翩翩欻若驚鴻逝亭前梧葉空蕭蕭我言此客
眞有術少君文成是儔匹世間鬼物何不有吁嗟小
青木磨滅來時跨鶴隨月飛歸渡廣陵江水黑四座
聽歌曲未闋曨曨曉月東方出

贈新鄉劉六一

去年君來遊武林秋山秋水氣蕭森我從城北來看
君聞君歸棹過江陰悵然却走西陵路西陵到處留
君步雨峰秋樹響琤琤都入君家嘯詠聲今年我渡
黃河水一劍蕭條過君里幾竿修竹映高軒知予在
門君倒屣知已深談意氣殷西軒紅日已啣山引杯
脫帽何慷慨涼風吹鬢頭班班我年四十笠覆首抑
懨長途苦奔走生來迂拙恥呢人稽康疾痛無不有
君住城南結草廬日高五丈睡未舒床頭斗酒醉復

臥夢中蝴蝶樂蘧蘧功名富貴瓦注巧贏得胸中煩
惱少君上春官屢未收我歎風沙催我老與君且飲
莫歔欷迴頭暮隴白雲飛高歌攜手嘯臺上月明蘆
白漾舟歸

寶劍篇贈三韓劉君

昆吾之劍若水精光浮西海蛟龍驚切玉如泥劃然
過價高何止三十城歐冶風胡冶鑄巧雷公鼓橐天
公成淬如淸冰融朝日爛如湖水芙蓉生按之是爲
天子劍一麾頭白三軍傾君家才名冠東土三韓豪

傑竿儔伍從戎仗策劍南行倚鞍草檄參幕府爲剖
銅竹守哀牢水險山深猺獲苦撫柔谿洞杜母來負
箐諸蠻罷竹弩上官按部索金錢琥珀雕盤猩血氈
桐花細布三千疋馬馱犛犢門前君飲瀾江勺水
耳上車又手氣蕭然以茲左遷聊攝去空留石碣摩
巖巔自驅犢車入東郡但攜鏤管裁新篇昂藏磊落
不稱意逢人無術徒迍邅蕭育率中考功法卓異那
及黃潁川我欸神龍時藏首天門雖遠名題久十州
鑄鐵凡眼多干將縱折衝牛斗

李張歌

古人傷死孝死孝良亦難于兮死親古來少婦兮死姑良足歎錢里有婦孝事姑姑生與生徂俱徂死姑可生婦可死婦生姑死不如無封脩療姑泪如綴呼天請代速予斃渡河挽姑先沒身誓與何伯爭河津那知姑年終不久不死凶災死哀朽勺水到口不復嘗與姑黃泉同白首古來少婦能幾人東海虞江亦何有

贈馮子冑聞時補國子監學正

我聞軒丘之鳳棲高桐琅玕翠實鳴香風十子五雛皆九采羽毛肯與凡鳥同名莞相門高太岳陳詩說禮何渢渢四科齒讓遺官爵尤著弟子皆人雄吾子溫潤實仲氏與余欵洽情好隆時時泛飲似塤篪一埽態色門第空一朝受詔領博士褒衣大帶行步工生徒雲集前拜手四方覩禮殊睢睢顧視吾黨仍作達翮笑澤雉羈樊籠郎今世範浸凌替廉隅道喪荊榛叢正訓弘闡先孝友教化欲速在恥躬官冷地優邯燕飲尚書蒼雅自兼通我遊米廩四十載數奇名試傷遭逢子今端委正年少洛陽賈誼薦吳公再試高等列承問出補守相入侍中吾衰垂翼且歸去望爾迅翮摩蒼穹

贈高鏡庭戶部榷關武林

翠旗東出乾風肅太微星使指吳麓憐君列戟鄉城貴茹葵飲水無兼味頻年商販困如何西南轉餉用干戈王師早晚巴黔下車船何用算緡多行臺滿歲心如水片石舟廻報　天子漢家武伯爾家風布彼三公那足比

冬日走筆和其年韻示大可朏明二子

昨日看雪浴僧家汲泉石井煮蘭芽陳子賦詩相贈答行間字裏飛春花相國屬和洵健筆强韻渾脫點不加毛生侍坐典勃發禿毫揮灑紛髟髟圓如鸝黃舌底滑疾若飛肉饑鷹撼歎息近時號作者苦爲蚩尤昏霧遮正似康家崑崙叢擠手西市彈琵琶段師絕調不肯援龜茲本領自云睽吾友胡子頗得解箇中垢膩力搔爬與我執手大路去寄語少年愼狹斜

烟波草堂歌

歲戊戌予過廣陵與洪子亭玉賦飲寒河北予歸武林又七年矣同遊十五人皆各散失聞亭玉卜築邵陽湖名烟波草堂託羅君索詩爲賦一章行將鼓山陰之棹而訪之

廣陵城東湖水濶烟月茫茫千頃碧蘆洲荻岸相縈迴鸂鶒鵁鶄戲沙石城中臺榭歌鐘起燒燈炙酒圍珠履奉巵長跪李參軍灑筆豪吟張太史座上逢君殊軼倫葛巾瀟洒吐清芬奪將張翰黃花句此夕風流偏屬君海氛哭入侵爪步烽烟照徹邗閧暮白骨交撐鐵甕城青燐暗閃隨堤路隨隄賊去鼓聲止我觸寒飈返故里君去湖邊放野鴨臥聽風瀾浮洞壑釣魚折筍足盤飧山翁溪叟成籬落郭山羅君從我遊語我兩腋風颼颼自愧年來溷市井屠沽相逐空僝僽攜家欲就伯通廡猶恐烟波何處求

夏日飲就亭葵花忽開喜而賦之

臨江山水何所似清湍碧障疑瀟湘迴峰合沓仙人宅玉樓銀榜起中央曉山翠流暮山紫遊人但詫閬皇強山名閬皇遙對就亭湖西使君喜開放小亭迥出層坡上收拾羣峰入翠帷戟門粉蝶環相向吐納烟嵐吟嘯多山鳴谷應何滄漭括蒼刺史庾嶺來摩娑墨蹟臨高臺憑欄細讀新詩句竹筍江魚佐酒杯醉聽林中喚布穀昨日錦葵花盡開花開客醉非無意昔日廣陵傳逸事荆魏分符芍藥花至今相詫爲花瑞須臾日落江霧黃月光如燭雲滿堂細管輕絲聲未歇高峰涼樹影蒼蒼自昔繁華美金谷亦有荆潭唱和曲姓名月旦自千秋美酒濡頭恨不足江亭吟罷夜山曉人生無過看花老

贈雲間瞿子

與君俱作臨江客臨江客館何蕭瑟臨江有水復有山十日九雨常閉關展書未讀欠申䀹呼酒獨酌不成醉披衣着屐過君堂欲與君家話憔悴上堂問君復何在解衣盤礴戲墨海興酣直欲傲張顛掀髯坦腹語便便一飲不辭酒五斗醉上大牀伸脚眠聽我咄嗟向我笑須臾爲客便煩惱人生百年皆逆旅去來何足攖懷抱君不見晉家石尉富萬錢至今獨有劉伶傳又不見雲臺轉盼已埃塵子陵石磯照江春

丈夫處世貴適意，安能汗顔强向人。我歎君年過五十，朱顔頗似嬰兒色。人生但解爲客意，山月溪花無南北。飲君酒，臥君側，與君更作烟雨遊，一任閣山亚幔黑。

渡黄河歌

早起渡黄河，闇昔有狂夫，不信風波惡，蒙首向前趨。呼公無渡竟死渡，至今聽此長欷歔。我來渡河河水潤，黄沙滚滚水汩汩。徒聞九轉出崑崙，眼底奔流無曲折。旋看東岸黑雲生，颷風卒鼓疾雷驚，白日杳冥飛雹急，舟摧檣折流縱横。或言岸西河伯來，或言東海馮夸至。魚龍奮鬣氣猛鷙，披鱗攖角旋覆墜。聞有伏慝神譴之，將毋懷寶蛟螭伺。僕夫拊手重怵息，如此風波一何極。如此風波可奈何，臨流不渡奈予何。須臾風息雲霧開，波粼粼兮皎日廻。我欲渡河河已渡，慎勿亂流失足使人哀。

荔裳觀察得子歌以志喜

渥洼之駒非凡質，龍文虎脊骨崒嵂，生來不與凡馬同，雲氣紛綸自扶軼。萊陽宋使君，才大名洋溢，旌車

戾止甘雨來，名男字女留恩澤。春風忽鼓鸞鳥鳴，彩斿下天光滿室。我歎高門世澤長，泰華泰岱日月蒼。七十二泉流不竭，寧馨之子生輝光。嶷嶷頭角瑚璉，此須詩讀詩聲振起。他時抱謝承明宮，爭看丹墀書大字。

見月行

憶昨辭家馬行疾，正逢月圓旋又缺。關山迢遞日西行，重看缺月又圓明。可憐馬上時看月，獨有人生苦離別。拂鞍夜逐五更雞，彎彎曉月挂林西。蒼茫落日荒村遠，馬蹄踏月盤泥坂。月與征人不暫離，征人見月轉淒淒。一望鄉關不可見，月出東岡照鄉縣。家人空坐小樓望，含怨含愁愬月光。有情對月月不語，誰傳兩地愁思苦。丈夫年紀近四十，奔走泥塗戴箬笠。人生歡樂能幾何，憂從中來不可絕。坐前有酒須盡傾，朝露花開暮露泣。秋亭醉舞向月歌，涼風蕭瑟催高柯。丁丁漏水星已落，明朝見月奈愁何。

讀劉石公南城舊事歌以紀之

黄天吹沙散如雪，山號海飛龍蛇血。杳冥斿鼓哭雲

中一旦神州坐淪失廻飈熛怒蕩盱江四野烟塵戎
馬𪚺鼓聲不揚士氣死屼臬南城卄約降劉公一呼
鬚如戟城頭戰敗戰街陌誓與茲城同死生揮刀大
呌目眦裂吁嗟劉公奇男子十載懸車臥拔水本圖
報國起沙丘單戈莫挽炎精起蛟湖樹吹腥血風眼
看江城百六窮空拳就縛如縛虎斷頭爭烈睢陽公
南冠上坐將軍壘手拂鬚眉照青史樊山兀兀樊水
清不死建昌武昌死

春草歌

邊城二月氣凜冽入春猶阻春風力墻頭草根忽發
青細縷銜泥嫩如織日高雲淨沾濕多草邊蠕動蟲
欲出鷄羣歷亂飛上墻齊向草根爭覓食小虫啄盡
兼啄草墻頭無復留芽苗正若客署雪未消注目山
南連太白軒前寒氣頻逼人墻草無光更邑邑驅鷄
不使墻上行閉戶高眠三五日早來更從墻下過又
見青光迸微隙始知乾坤氣力雄莫恨根株終抑塞

祝吳門徐坦齋先生

具區林屋九洞天銀宮玉樓吐青烟群真一遊蔡經

宅千年獨有斯人傳神仙所來爲道德秦皇漢武徒
紛然側聞先生世隱德散財活人無恡色辟如耳鳴
已獨聞挑李成蹊自默默風雅今推領袖人傾矜攺
席氣誼眞堂中美酒花前客說經論史何紛綸今年
初度幾六十雙瞳如炬髮如漆紅芝白橘引羽觴南
極老人正當室先生好善何孳孳維日不足樂有餘
里門但乘下澤車布裳不美好家居雲陽巨公昔若
此漢時萬石今何如亭亭玉樹三株輝蓬萊仙史歸
舞衣方平麻姑本愛道此地仍看鸞鶴飛

贈嚴方貽庶常

青春苑柳囀新鶯瀉蕩鮮風滿禁城九重策射烟雲
裏石渠閣下推先鳴甲門奕世傳家學文章萬選淩
張鶱才名綰髮已驚人舊姻老眼誇麟角吾衰筋力
棲塲藿日臥茅齋理丹藥升梘看爾贊昇平好向清
溪調野鶴

題竹林寺前酒家示吳慶伯徐大文二子

青帘市南颸東風玉缸酒撲桃花紅聞道傳來杜康
手千日酩酊中山同竹林諸子多達者啣杯把盞不

胥捨白日長向壚頭眠呼朋一飲十晝夜王生王生
落寞人半生失路何邅迍醉後折腰遭馬踏那肯放
却羅浮春明朝作賦紫宸殿人嗤李白是前身

三客吟 與志伊朏明飲酒也

王子洛水吹鸞笙臨溪胡公彈素琴却遇吳剛月桂
陰三人把手遊瑤岑紅芝奕奕鳴仙禽長醉鴻天碧
玉林

贈安冏杜君巽

我本越西人漫遊燕趙路長安大道蔽黃埃馬蹄蹴

去如鶩君才磊落井冥默抱書高臥多腴色有時
擊筑相和歌頗惜荆高有胸臆朝采龍山雲夕漱龍
山水黃金臺畔草青青燕昭已往不復起美君執經
忠節門井丹紛紜何足論美君雅與處士友十徵不
起孤鶴騫蹛我馬箠空在手何日從君共灌園

午日飲墨田軒

今年丁巳天中節墨田水閣集佳客蒲酒重碧茭櫻
青玉盤江艙銀絲白河中水馬遙飛來鳴笳疊鼓如
崩雷盤旋擊擢廻波裏錦浪兒翻新曲哀青山翠蔚

飛雨止溪樹烟濃雙鳧起檻前落日搖波紅西林纖
月掛梧桐吳生一曲洞簫裂水寒夜靜泣蛟宮

冬日同大可志伊胃聞翊暨陪益都公善果寺
看雪和韻

皇州十月黃雲麗朔風委羽龍吹巽散作玉花林岫
飛蛾驚蝶戲饒奇致城西寺對天山雪隅樓溜滴朱
甍結朔衫暫脫足盤桓苾蒭延入維摩室伊蒲飯罷
擊晚鐘寒鴉呼噪高簷松入解池香浴當夕先春花
色芬馣濃我嗟世網徒汩汩頗識通津有慈筏西臨

弱水怯羽沈只爲妍皮裹痴骨

祝陸州姜瑞老七夕初度

凉飇初拂辰火流家家瓜菓乞女牛一乞多壽再乞
富三乞生子蓀蘭稠君家有巧不肯乞生來自愛紫
煙客腹笥便便才過人自詠家風詩自惜有子能文
筆花吐鳳毛能繼超宗武秋風歸去紫桂香七襄剪
作萊衣舞

蒲陽張學博㞧難歌 有序

崇禎末年流寇猖獗職司守土者所在奔潰州郡

師儒之官多引曾子居武城棄從寬議獨忠烈張公伯明官蒲陽司訓嬰城捍賊城陷肅衣冠抱先師木主賊挾之唾賊面罵賊不絕口而死臺司格不上聞旌典弗及論者謂公爲文學掾無守土責可以無死嗚呼昔燕人入齊聞晝邑人王蠋義至高下令軍中環邑三十里毋得入其界蠋仰天于邑繫頸于樹奮絕而死夫蠋以一布衣不受封而去之于義足矣而之死不怯亦以齊下齊七十餘城齊之士大夫無一死難者蠋思爲人臣子殺其

身有益于國則爲之蠋一死而齊之士大夫謂匹夫尚義猶能臨難致命况食其祿而避其難何面目以視息世間遂相率而從王于莒此足以知公臨難奮激死不忘君之夙志矣公子世祐傷父志未白斷一指草血書伏闕訟之而褒贈始下今得祀鄉賢紀諸國史亦足慰公于地下矣余遊京師與世祐交述其事低徊太息者久之而繫之以歌

歌曰

賊星芒角刺南流蒲陽城邊堆髑髏褒衣濶帶老博士空拳奮袖當城頭東看州牧失城守西間大將棄甲走太史終古抱器奔公獨何爲死恐後人生何人不戴天一民尺土皆君有賊蹂君土屠君民傷君之心疾君首公等皆去吾亦亡委質爲臣知愧否公無雎陽兵閉門死戰嬰空城公有常山舌罵賊噀面噴熱血肯將一死負吾君臨危苟免徒紛紛草頭血漬化爲碧天門跌蕩何由聞有兒能隨卞壺死忠魂未白傷兒志斷指哀號十上書九天詔下加褒異蒲陽風高槐市清歲時子弟薦香羹一門忠孝傳江夏髯

眉廟貌還如生

贈朗亭錢侍御

西洲琅玕香林高鳳皇飲啄長遊敖有時岐潁見容采羣鳥從之聲嘈嘈天子詔書大褒美此邦治行冠諸曹漢京省寺列冉闕中有霜臺何崒崒翠柏成行百尺陰一日來棲雲氣拂少昊有道鳥紀官風翮雨舞振羽翰秋空亦有鷹隼出金眸玉爪凌霄寒孰知靈威拔羣類戴德負仁翼挾義小音如金大如鼓紫庭貢止爲聖瑞一鳴賀世開晨光天子萬年垂拱治

送程公馴郡丞覲還杭州

歲在己未聖化熙祥星煌煌照斗維程公大冠建雙旟贊治吾郡惠澤施三載計吏來入覲天顏如咫日詔咨臣也守職有悃欵寸心聆格帝鑒之在官言官具疏奏寶封先到銀臺司臺司循例格不上治安有策徒爾爲可憐我公佐郡時不辟權貴公無私自數青錢賣湖水安陵淸者眞汝師君不見黃覇一朝名京尹封侯關內拜丹墀

猛虎行

小隱山前勢鬱盤迴繚杳嶂鳴飛湍草木蒙茸昏日月淫潦毒霧晝漫漫忽驚猛虎出穹谷嘯風嘯雨相騰逐中有白額號山君鈎爪鋸齒山魈伏左爲中黃傅翼飛右若黑精尾蘊蔵先驅倀鬼勢猙張目光慘淡野陰哭可憐張口輕食人可憐氣驕百獸尊嗟爾何爲性若此將毋化自封君戾誰能拉爾項下鬚兕復摧斑徒手齧磨牙吮血日爲群赤刀厭勝徒紛紜寄語於菟頑似石終逢猿臂李將軍

題劉公愼生照

亭亭梧桐兩幹直托根高岸㠊雲蜺葉底颼颼涼氣生一凰一鳳雙棲息小冠疊翠綠荷裙坐來秋水碧無垠公幹才名伯伶趣蘭滋玉潤殊超群東林月上人如玉丘壑圖君意未足一拂蒼烟弄紫簫彩雲落去瀛臺曲

天漢歌介梁冶湄明府

涼風瑟瑟銀漢淸紫烟碧霧閣道橫織女錦奪明光巧爛如燈燭照層城恒山先生才莫耦高情喜與樵漁友幾命頻催藤塢中錢唐西部曳花綬正値東甌

海氛猋流民四竄烽烟熾惟公綏靜井里安堤花溪柳人扶醉虞謝才名動紫宸稱觴父老指河津請看一片江城錦何似天孫機上新

正月望夜益都公招同人餞余東堂賦別

嗣槐少也志趣癖毋薄時文厭思索後塲發策喜劈畫萬言累紙手腕脫麗譙漏盡日三竿轆門疾呼下鎖鑰長官嫚罵邏卒呵文不中程東高閣上年戊午玄鳥來　天子詔書求茂材公卿薦奏逮白屋小臣亦得與舉推郡縣續食身勸駕投版辭辟仍頻催金

門待詔若林立給錢餘粟尚書臺是時我公居鼎鼐
邁茲牘典加慷慨素喜虞丘薦叔敖時訪高名掃舍
待時復昌言朝宁間上才高等禮數殷依科能者亦
擢補國家師古何班班槐也迂疏本所性人能厄之
即天定慨構之骨憎者多一字落韻輒遭屏是時天
子臨丹墀親裁甲乙各有差拔十得五尚顧問牆中
索摸能無遺我公承問前拜手咎在臣等敢藉口更
檢遺篇玉几前賤子微名復舉首　主上手拔此卷
作十人之中去其九一不充數姑置之天也何容嗟

不偶自傷坎壈四十年童牙弄墨今華巔老向相門
稱弟子便坐食飲如彭宣一人如巳良不薄何必錦
衣歸着鞭昨日故鄉家書到入夏旱乾秋水潦地財
耗敗囷篚空豁桑道殣如懸倒入口不得厭糟糠愧
爲人父伊誰告飛飛窮鳥且依人倉皇南走毘陵道
比年我公襄治理彈冠猶喜多君子頭爲引年數乞
休斯民寄謝爲留止邇日災祥正復多一陽雖微實
根柢司馬謀國謡諄諄救時何必明農美孟陬太簇
開上春槐堂燈火照離人把杯勸飲客既醉賜關繢

曲三疊新銀河西洛曉分手垂柳蘆溝晴去塵

狂歌行爲周雪客燕舟賦

今之京都古北燕參差宮闕拂雲烟建章萬戶那足
擬百僚駢署聯星躔朧朧曉日城東起朱輪轉轂如
流水高門大第相向開馬聲人影垂楊裏大梁周子
才孫落一官匏繫此棲託十居陋巷書十車晉帖雷
琹日摸索四方客至無留門閉戶酣飲忘朝昏步兵
之廚門下省日給數斗何足論我來茅齋促膝坐入
戶捲幔舴艋大垂簷那得有飛廬開窗光似雀室破

須臾佳客絡繹來脫郄高屐拂塵埃或起或坐或偃
臥酬盃弄盞空金罍我爲主人作賓戲君之名舟毋
乃是蒿頭柁尾寂無聲行人安穩有餘地人生處世
一蘧廬買隣卜宅何拘墟有船建樓可在水亦時牽
艇可陸居似此浮家輕一葉噓氣爲飈意爲檝須臾
泝流窮八荒長風直鼓天津楫憑君莫笑宛渠螺銜
飈疊浪柰予何朝遊琴峽夕玉河金門據地任狂歌

楓江漁艇圖爲徐電發太史

秋風颯颯秋江碧烏桕葉紅蘆花白雲白天青氣沆

瀏宿鷺飛鷗戲沙石一灣深處一漁舟一人手把香
金鈎雙胖點漾閃巖下黃鬚紫稜眉修修三江派入
震湖藪千溪萬壑水東走漁弟漁兄逐隊來君胡獨
住楓江口石岸楓香細瀨寒菱絲蒲縷鏡中看短衣
箬笠倚舷坐芒針半粒垂長竿注茶有鐺酒有罇有
書似從魚腹寫卷慢茫茫水霧輕問之不答何爲者
君不見巖子陵南陽文叔耐久朋九門雙鳳高楓稜
雲母屏帳鋪氍毹共臥伸腳莫敢憎掉頭東去釣滄
海高臺巖石風稜稜又不見太公望屠牛肉敗不堪

餉天涼棘津覆新釀引綸滋泉日閒放白髮盈頭筋
力壯一日非熊上後車鎬京卜世從開創古來秋水
五湖深若箇垂竿罷釣綸有時寒潭長寂寂有時偃
轍割鮮鱘天地蘧廬湖海濶去住兩忘各冥默畢父
陽鱎嗅餌來莊周曳尾濠梁側二子何如虫語氷生
涯那得通方域仰看斥鷃笑秋鴻一唱滄浪三歎息

月蝕吟

九月幾望月蝕既百司擊鼓太常寺陰雲靉靆含愁
氣流星激越徙舍次草茅賤臣亦何與叩頭再拜長

渤泗妖蟆妖蟆何昌熾羽衣仙子何奔避自申洸戍
魑魅戲爾何伎倆此恣肆天清地白會有時重輪光
吐爾魄棄

青藤古塢圖歌

蒼崖城南何屼突太古松杉蔽日月中有青藤千尺
長二月懸花出露香柔條蟠屈不記歲朝紫中綠蠨
時黃先生築室方偃臥人嗟不出眞無那那知咄咄
來逼人高車搖我懷憂大一朝捧檄漸江隈江城烽
火歲頻催殘民力盡如枯草嘘拂春風日幾迴回頭

北顧山河邈却憶茅齋舊蘿蔦繪圖聊復作臥遊眼
底青藤空嫋嫋自古男兒輕別離以身許國肯言私
有日功成拂衣去何用山靈羽檄馳

贈臨溪胡子朋

古人愼交友一見如舊識紛紛五交何足云青眼不
屬胸臆塞我笑今人誇誦讀東塗西抹駭無目舌本
鎗強入談林金銀伏獵名書麓君家讀書忘春秋研
經穿史復旁搜辟如尋河探崑柱萬里曲折窮源流
嘗今 天子求博學詔書頻下搜林谷紛若牛毛入

薦章眼看麟角遺名宿南臺御史意不平抽簪補牘
題君名　天子動色詔吏議吏持條例格不行古稱
立賢本無方拔奇舉逸邦家光有何條例執不可爾
曹蔽賢實不祥吁嗟胡子歸去來餘不溪邊三徑開
築室著書老歲月千秋爾我誰在哉我亦憂讒被放
人空齋蹋壁猶精神十年傳註讓子愼休言車上偶
相親

陸藎思索梅花繞屋歌賦以贈之

大寒律轉斗廻北東風吹動青郊色林塘梅樹暗吐

香霜中月下多消息我家北郭梅花少楊柳津邊春
思繞花底空遊三兩蜂枝頭也囀間關鳥遙聞溪口
斜逕嶺茅堂初築圍桑硬清影槎杈拂几寒高枝細
鳥吹雲冷泰亭南北多隱淪曉霧尋花濕角巾前有
桐灣後荻浦漁樵往復曾迷津我撐小筏入曲水不
惜冥搜直到此披帷相見拊掌笑都是入林舊知己
欲問主人何姓名爲道雲間大陸子

祝何太守昆孚

融風羽律日北陸菖蒲根青松荄肅履長之慶及升
辰一卮爲奏春暘曲太守淮南門第清開暘止輦賜
大烹湛盧之劍剸犀鴻龍文之足千里鳴少年題柱
漢仙郎十要銀艾師侯王一麾東出守越郡苧蘿花
柳啼鸝黃水部吟詩幕府好重看東閣梅花香比年
需次奉除書行當名直承明盧張趙功名那足數殿
中入賜三公車

西山諸奄墓

永樂定鼎天都雄紀綱中外欽皇風數傳凌替宮府
隔奄宦竊弄盤禁中王振喪師劉瑾起豹房毒焰燒

天紅司禮秉筆襲家法皇帝拱手如咽聾流及魏監
更狂噬厰衛剝炙善類空當時人主號英毅手除憝
惡何鮮終貂璫勅使仍絡繹入座羽葆樹羆熊自稱
獸長狐假虎身憑社樹神借叢漢家五侯首單左北
司貴倨凌上公宰相低眉前拜手况敢草檄名鄧通
嬖衣玉食賜邸第高臺曲房鳴絲桐生厭穠華猶未
足死憂魂魄將安窮雀臺妓帳豈空沒胡爲不錮南
山錮峩峩松門寢室廣神羊騶馬刻鏤工祁連廬山
雄莫比肯教白日傷幽宮扶持既仗天家力呵護還

憑釋氏功布金作埒斷山骨雁形鍚影層級崇那知
世事同星切泉門冷霧吹枯蓬人生失勢朽骨賤安
能逼穴射强弓前朝破壞多由此去去勿道馬首東

來青軒

山行晡上永安寺石級百丈次第高古松無風氣肅
肅蒼崖翠壑寒光韜寺門左披開軒敞憑欄放眼窮
蒼漭海水魚龍日月浮黃金宮闕煙霄壯山含紅紫
帶斜陽花柳陰濃庋睹香昏鴉歸噪玉蟾白千峰萬
樹影蒼蒼披衣坐露發清嘯四壁留題多墨妙仰見

高榱宸翰飛星離雲布輝相照梵鐘夜斷玉繩低
月沒風生山路迷殘碑荒壟青林下石角陰燐鬼夜
啼仰天長歎悲今昔半幅雲藍手自劈醉吟睡起日
三竿漱泉更坐蟾蜍石寺後有蟾蜍石

景陵

天壽山前十二陵先朝諸帝神靈憑龍湖劍舄寢廟
閟長林遞降塋園增土木北轅景泰繼厥後復辟曹
石乘葬以王禮何太薄北絕祖墓卑陋仍當時禍孽
由巳作骨肉疎逖憑愛憎出爾反爾施報亟尺帝斗

粟誰相能悵望荒烟日暮起老鴉呼噪枯枝藤

戒壇古松歌

戒壇古松多離奇寺前兩株尤絕殊不知此松何年
種果然來自天陵無高枝梢雲便跌地老根突出蛟
螭呼百瓜橫飛攫門外山魍縮項魍魎徂曲枝斷續
折臂舞懸柯倒吸潭雲孤梢頭百盤作車蓋一蓋坐
蔭千人俱吞霜沃雪若虹飲輪囷光怪乾坤扶同行
苦饑招共飯揮手且去日向晡茅棚小結松樹側爲
我沽酒僧提壺陶然既醉袒裼臥坐待月上炎歊蘇

朝來露濕牽裳立忍別蒼髯兩大夫

雲水洞

上方山陽摘星巔捫壁臂引獮猴緣上方山陰古洞
口水穿石竇虺蛇走仰看峰頂青冥冥萬狀千態開
幽靈朝雲吞吐蕩巖壁午風襲冷陰壑腥雙龍蜿蜒
化爲石交蟠海眼鱗鬣赤濕蘚寒苔洞底生顆顆圓
珠射光澤雪山突兀支嶺白蓮花戌削青光劇雲母
仙芝滿石樓丹梯方寸不容屐古來仙眞栖洞天青
城紫玉臺館懸鑿空搜冥神怪出不然洞室何由傳

遊行九曲谷道絕中有一竅如井穴佛脚直下更翻身汗坡蹋地從空跌仙人佛祖此群居長眉羅漢坐宴如石駝背寶作清供猛虎弭耳虬龍攄幢幡百尺掛崖棟七寶香蓋空翠舒白玉削片瑠璃淨金支欄栢樹車渠浮磬入音叶笙琯玉几風翻貝葉書水石星切長不枯幔亭虛左右精廬洞中無曆元會餘人間日月空居諸誰爲骨相神仙徒火光照眼脚次且此間自是龍門穴黑蛇含珠曜太初

西山諸妃嬪墓

漢家六宮多貴人婕妤充華位號新承恩日侍鸞鶩殿生小嬌啼金屋春延年女弟歌難得趙氏雙飛歎絕塵一朝長逝傷何極塋園勅造西山側青桐樹下石麒麟碧瓦霜流朱鳳翼哀冊文章出禁林九重淚向丹碑拭通靈臺上日沾衣青鳥遙從望裏飛蓬萊海水知安在香隧魚燈何日歸當時擬共雲陵築守衛松城犀甲簇祇今荆棘滿荒丘日暁鵂鶹叫枯木自古繁華能幾時班姬辭輦留青竹馬行値雨唱淋鈴空山嗚咽泉聲促

翠微寺讀馮郡丞躬暨詩歌以贈之

我行西山拄笻竹正得胡君乞休沐高秋同入翠微深五日假滿歸何處吾師相國發我奇爲言潭柘戒壇西上方林洞尤勝絕子遊毋乃太町畦馮子聞之莞爾笑吾將從子發幽妙並驅別自盧溝入竹密溪涼子規叫乍看壇寺古松驚虬鬚鬼背山門橫解衣與我摩娑坐日落醉倒枯藤棚西行前寺問老栢千年巳隨白鹿化潭底雙龍夜蟄寒月林一嘯青霜下上方嶄絕飛鳥低青鞋綻裂踏石梯僕谷鈴音傳塔

頂松花柏葉落千谿忽下山陰入古洞峰作亭臺石爲棟佛祖青猊竺嶺來仙人綽約騎雙鳳鐘鼓幡幢四柱懸紅藥芝草香風送茅君內傳小有天陰宮不爲世人傳隔溪橫木那可渡蟠蛇當戶吐焦烟須臾出洞震眩久洗眼揮毫不停手此行吾子佳句多爲子長歌擊土缶

放歌行呈阮亭大司成兼示劾華給諫六十六韻

古來才人干輩出上下說詩道則一李唐承統風雅

興洗蕩淫靡論格律音諧戛擊神骨高渾脫劉灘氣
超軼開元大曆廣場內千人一探驪龍窟當時驚誦
若天文至今光彩流初日貞元以來變體開別有機
抒成織文元白抒寫在流暢郊島瘦削絕埃氛長吉
妖艷工鈒鏤昌黎詰屈窮丘墳其餘諸家各矯矯一
往孤詣吐奇芬生前單行各自許沒後評騭尺寸分
斯道大成集杜甫千載到今罕與伍原其積氣負高
厚苞羅百氏恣吞吐疾彼末學窺一斑嗤點流傳肆
輕侮託為六絕警後生推獎前人善師古山河百寶

入鑪錘怪幻精靈雕刻苦五季遞降日凌遲前賢風
格不堪追宋之傑出人尊杜亦趨亦步稱吾師江西
宗派首魯直蘇黃諸子咸攝齊自云規摹意象外超
凡入聖道在茲相彼形神離合開辟諸臭味何差池
語其奮迅得畢薾絜以研練多駢枝豈真無可無不
可筋弛脈緩神更癡他若天聖雍熙時歐梅蘇氏富
篇什中多雅質亦殊倫各自成章自編輯豈若蘇黃
宗是人引弓貫矢誰中的自茲南渡絕無詩標以江
湖昏霧塞止緣江西宗派圖煎灰沃腸難洗滌比及

元世及明初蕪穢猶沿孰掃除弘正之代北地出濟
南繼起相吹噓竟陵二子乘其敝直啞聲華士莊餘
兩家彈射各嶽嶽虞山連拄折其角笑詆王李墜魔
障俯視鍾譚直蝸殼就彼訶李學杜誤雋氣誰能並
卓犖亦是一代有數人相輕何至如謠詠自揣風調
難比肩墜宋窠臼誇老斲間嘗私論三百篇似與諸
經別有傳如抗如墜叶宮羽草木鳥獸何鮮妍褒功
頌德尚麗則憂時憫事音纏綿方言里謠色斑駁金
聲石韻根自然所以楚騷紛陸離士雲數如水涓涓

世人好異惡因人人棄我取求鮮新所惡爬搔索垢
瘢所好腐宿如芳珍賢文偏勝譏野史出奴入主空
搖脣昔人不朽無他術信而好古慎傳習神明造極
原獨喻人力叵至匪執一孔門有教取別才子桑子
反皆入揖荀有偏至皆足存溫李皮陸亦隻立豈因
阿好尊一家阿前嘗後蔑等級須知鵠的本灼然百
中爭奇貴能及國朝詩賦蔚彬彬陵唐跨宋堪評論
至尊天縱駕百代穩順律切歸雅醇公卿大臣際昌
會形容褒贊何炳麟先生才檀班揚美桃藉經書樹

風桃初讀新詩氣若蘭芊眠綿約風神旋十年更見
筋骨堅百尺蒼松拔地起北來絢爛得歸宿排宕空
虛析肌理時從行墨平澹中真氣勃窣見根柢剗今
道爲成均長一言判別斗杓指黃湄漁人今作者其
詩淨潔如澄水未嘗左宋及祖唐强分部黨相角犄
但拾菁英便咀嚼却似鸞蜂釀甘旨相其迅疾若追
風那能棧櫪羈騄駬僕也樸陋守師說竟日苦吟夜
不輟窮老才盡筆花落低頭答問似吃喀老生重爲
衍常談聞言大笑嵬纓絕尚賴英絕領袖人直指大

道掃旁嫩

題劉叟畫册

古來六法綸事式陵陽公樣誇奇特後人規摹一何
苦簡中心訣殊未得是惟畫貌不畫神縱巧渾如誤
落墨君家丹青心匠存道元妙手堪弟昆添毫點睛
在阿堵稜伽肯綮寧足論王師四出蕩風煙建武功
臣行凱旋虎頭將軍更誰是看君圖畫雲臺巔

暮春同柴鶯斯酣飲禿筆書萬柳堂東墻

去年射策遭棄置今年御試居下第白髮滿頭意未
休書空咄咄呼怪事君不見買臣五十猶負薪屢載
黃綬走庸人公孫牧豕東海上六十對策封平津太
公鼓刀屠肉臭一麾蒼兕周命新數子豈逢主好老
我乎何用呼蒼旻東郊主人世少偶提符百里不肯
就門前五柳歸去來屋後青陵雲木秀爲我置酒萬
柳堂千杯百盞情何長人生空說肝膽友一語投分
肯相忘

讀幼華給諫黃湄集歌以贈之

秦詩刪後傳十篇其氣壯厲風土牽武人事出文人

口雄勁還如挽强手賈馬諸班弟與兄文詞典麗抗
西京開元蘇頲詩律好香山長吉肯猶人宋元以後
乖舒雅其調彌高和彌寡郝寶終身唱行天那識眞
傳麗音者郃陽今日見偉人古曲能追朝日新質如
尺玉蘊白石文若花抽翠柏春吁嗟歔吉則古先披
襟射矢集兩肩大才豈無負俗累後有作者傷其賢
太華岧亭俯莘野黃河百折崑崙下幾人歷塊驟龍
文君今緩步追班馬

題喬石林太史侍直圖

春河水泱塞口破諸州被災淮南大官廬幾作水伯
宮鼉鳴蛟舞城頭臥古來曲防無善策宣房築罷民
力痡那得禦水有王尊請以身塡隄次坐方今　聖
上同堯天頻年泲水壅百川歲發金錢虛太府河平
賜爵諸未宜車駕南巡親閱視海門開濬功宜先古
今河道有殊勢大廷集議民命繫議開議築雖不同
乃心均爲謀國計先生家住淛水瀕每傷春漲剝膚
災時官石渠纂明史更入金華講殿陪辰籤報進午
漏出侍無奏事干　上裁一朝講撤銀麟案　天顏

忽顧詞臣歎比來璧馬日投河淇竹空塡勞廟算先
生伏地對稱旨敘聞天語頻嘉讚退而剏牘奏殿前
科條朗若眉目粲吁嗟男兒許國止一身官閒久列
侍從臣安能簪筆側陛坐日請諫紙補楓宸幸從講
幄承顧問敢披肝膽酬咨詢君不見金門雙鳳烟霄
裏三殿觚棱南向峙向夕青蒲有幾人朝來勁草誰
堪比五雲殿角一書生手捧封章輦路行詎有書傳
眷水使朝施夕効報成平止爲羞比寒蟬咽不惜廿
同仗馬鳴請看侍直圖中者亭亭風骨何崢嶸

贈諸子際男

我栖北門四十載嚶鳴伐木求異人得一勝友喜忘
寐僅存無幾白髮新晩交吾子年最少風流吐納見
天眞一門叔父皆吾友行酒下食比荀陳前年獻賦
太和殿歸來自號山谷臣吾子就我茅齋坐衙談
劇嘗兼旬天官兵制若指掌山川輿域畫地陳生平
相士如相馬有日差比九方歅他日乘風破浪去莫
學垂竿老水濱

送周子數文之燕京

荊山之璆徑尺長埋沒古冢虹氣藏田父野耕徒手
拾置諸廡下發天光晝如明星夜如月驚怖棄擲委
道傍開昔侯王曾購此十城未足加市鄉獻者賜金
邑萬戶襲以錦繡薦明堂廷設九賓奏天樂八牕洞
闢几席張吁嗟斯寶捌不偶長與瓦礫湮窮荒周子
才高富書史垂翼南溟復北徙斥鷃啁噍竹檝間仰
天大笑徒爲爾君不見莊助朱買臣家貧困守時負
薪市兒友婿群嫚褻一朝策上動紫宸衣錦晝行歸
閭里府懸花綬馳朱輪往時戚屬盡喪氣蒲伏馬首

各自陳君今少壯向天闕天子搜奇虛前席有才
如此寧久淪艮玉不剖人爭惜莫道招車未到門捉
臭應嗤謝安石

介馬郡伯見五公壽

憶昨就徵金馬門當陽聖主位乾坤漠北海南爭
獻享文揆武奮奉一尊五方雜沓輦轂下探丸斫人
桴鼓喧氣挾五侯虛漆翼勢聯七貴同盤根法司獄
具不敢奏左右四顧俱舌捫公時承讞守三尺不畏
強禦獨抗論大憝伏法首懸市貴戚斂手氣若吞

天子聞之大嘉歎手題姓氏耀彤軒武林省會本劇
郡北年徵調車輪繁我公奉詔首綜理披郤導窾析
根原手搏豪強無少縱重獄推鞫胥平反釜中流塵
絲掛柱敝裘羸馬并日飧有時觸忤上官意寧投手
版歸丘園今年嘉平生申日萬民爭獻公堂罇知公
旦暮起擢去捧觴喜極泣潺湲余語父老休戚戚本
朝法古治行敦漢世潁川與渤海丞相封侯比价藩
吾衰扶杖樂觀化與汝鼓歌應擊轅

千頃齋藏書爲黃子俞邵賦

東京班氏人門強家有賜書紺軸裝富于秘閣分四
部破壁發冢搜遺亡叔皮有子固有弟續成漢史繼
子長黃子家號藏書窟婆娑枕籍忘歲月高眠捫腹
笑便便抽新擷秀無休歇古之學者豈無人截蒲編
柳何艱辛不然從人借抄寫入市強記資心神何如
坐擁過萬卷左几右架羅奇珍比來修史館舍開直
文老筆需逸才姓名朝上夕被名舊章新載歸鴻裁
世人但苦聚書少胡許驕吝爭未了曹家積石高太
倉張華徙宅連車繞不聞守業更何人如君無愧諸

班好

寄懷蔣子馭鹿

今時詩道多岐旁人駕偏轅誇技長君嗟狂驟去不
反立表大路人向方翩翩北來佳公子輕車獨當採
風史瑠璃漆軸緗縹囊日縛馬腰汗百里南歸夏口
渡沔江蛟龍繞船霧滿牎中有雄文慎勿佈光芒四
射行心降憶君痛飲揚園日頗惜風騷漸淪伏自君
之楚踰七年湘草增香浣花密郢中和者有幾人朝
日春陽幾曲新遲君重鼓西湖掉綠柳啼鶯趂好春

青錢硯歌爲毛子行九賦

南谿產石北產銅琢硯鑄錢摹國工忽驚五銖斂硯面冷冷石池金氣見將毋造化布洪鑪雷公鼓橐施烹鍊毛子贈白友人手囊以青氈得未有爐雲拂霧寒泉流濡毫伸紙龍蛇走余家有硯色不枯一錢撐木日洗磨貧來學責長門賦笑煞雕虫愧壯夫我似君苗欲焚棄君猶抱此嗟邈縻有時墨海春浪翻青蚨飛向天門獻

贈楊復菴御史

嗟君卓犖天下士讀書學道能有恥一朝拜授御史臺宛若秋鷹搏伏雉拂簡一彈朝野震霜飛電激南脉峻再彈三彈側目多青驄橫路柰若何燕雀啾啾在謀食悚息無聲蓬蒿匿幸逢　主聖容臣直讒喙雖多予輕謫朝辭瑣闥拜君恩蹇驢暮出春明門角巾芒蹻氣蕭灑遨遊湖海吹蓬根吁嗟乎男兒慷慨重志節昂藏肯爲勢門屈許身汲黯一何拙若肯咨頭過于滕朱雀桁前漫揺鐙車前八騶呵殿出

城烏行贈吳雲舉先生

西城日落飛烏集石岸雙楓秋露濕老烏禿頸向城呼小烏含食歸巢急金風吹葉如雨鳴蕭疎白月流雲輕群烏啞啞聲轉切中夜坐聽傷人情嗟君少年富書史爲痛親亡棄如屣含悲策馬入秦關棧道連雲往復還芊曲花深醉紅袖青門高柳聽綿蠻淹留幾載知交偏爲君卜築黃金臺少陵亦是羈旅人草堂開向伉池面嗟君揮手復長辭不憚風烟匹馬馳止爲雙親未歸土飄零未卜牛眠塢當年遠走非浪遊短髮還家雪滿頭松門白日青山月一曲哀歌墓

木留世人浮薄情如鶩誰歎秋原泣春露請看城頭入九烏夜夜歸來吊枯樹

與歌妓脫樂籍者

三月春風北苑來花開旅館獨啣杯東墻美人知愛客含態含嬌歌落梅自言少小墜風塵怨雨愁雲幾度春何人舞鶴過吳市何處吹簫西向秦此夕飄然脫羈網寂寞章臺垂翠幌無心柳陌逐香車那更青溪渡兩槳可憐語罷淚沾衣但看南山烏鵲飛

癸亥春暮寓都門寄懷潛菴牛太守

長江浩浩東楚流雙魚剖向越溪游舉頭如對西門
柳低頭不見鸚鵡洲去年我從潞澤走音書多沒洪
喬手聞君贊治郢王城一瓢水飲樊溪口三年名冠
荊南美虎竹追除守越嶲越嶲山閣箐洞深朱鳶飛
墜巴盤水六詔諸蠻控楚雄烏蒙僰爨被仁風苴蘭
城邊碑石古伏犀灘上鐵橋通傳檄重聞漢司馬建
牙幕部追韋公憶昔與君棲北郭夾河望宇連山壑
春鳩梅花秋鳩桂六橋更結流蘇幕錢唐八月弄濤
兒看罷歸來分詠詩夾城大陸才堪數馬塍張髯險

語奇公詩草就題評在許我能軍當共隊為追初盛
駕高岑一掃淫哇如犬吠與我同遊入富春山城五
載頌公仁聞公有客爭邀去掃徑迎門揖上賓繆以
吾才徧贊客酒行未半俱前席笑指黃花滿座前况
對秋江楓葉赤酌我大斗請我吟山高水碧坐秋陰
走筆留題不停手條牋竹扇堆松林會逢　天子招
傳學群公薦辟致趣數獻賦金門不遇時一官那得
除編日願公努力撫滇南有詔趨朝駕騂騄目湝美
酒飲燕市一洗離愁恣笑談

贈桐鄉鄭孝子

桐鄉孝子有鄭生親歿哭忌如乳嬰茫茫風雨松楸
冷飛鳥日繞增哀鳴孝子名父古狷者日入中書騎
瘦馬一卷長吟雞樹間繩趨尺步不自假金刀氣射
牛斗傍城下幾曆遭掩鋩有才無命行側側何况祈
剡終天傷古今誰獨非人子風樹一吟淚如水而今
慘澹見斯人應歎皐魚長不死

春陽曲與張容巷梅花亭飲

上春風迴何冰開西嶺梅花樹樹催鸚人坐歎流光

換日對江城歌落梅梅花落處鋪茵席沾泥入水真
堪惜五載同君河渚遊隴頭折贈誰傳驛憐君初試
江城宰召入西池見風采自笑班班頭髮新于今飄
泊如浮游醉來起伐花下鼓花前拂袖為君舞與君
同是惜春人年年長問梅花塢

贈顧天桓

憶昔生逢開國初風雲奔走乘龍攄爾翁強起捧郡
檄歸來高卧甑山廬星流電逐時光換與兄落魄接
鄉縣吾兄俠氣千層霄弟戀浮名抱書卷偃息空村

歲月長老馬骨立垂頭傷何如百尺高樓上看花飲酒神洋洋吾鬢已白兄鬢蒼與兄坐奕忘滄桑

贈殷颺大弟

人門峻整瑯琊强烏衣巷繞淮水長西京威重真漢相東晉雄畧推龍驤吾弟文武兼資美說詩敦禮諭古史肝腸冰雪氣干霄名耀扶桑世莫比比來建牙鎮義陵五溪林峒聲靈憑犀皮甲洗洞庭水民安隴畝歲穀升木瓜山下芙蓉帳春風細柳轅門颺祭遵好士儒者風投壺嘯詠歸清望三湘五嶺長城崎連

騎特進加金紫鐵券行看萬戶封鈒鏤家傳列矦紀

禁城曉鐘

凉颸吹竹秋齋鳴白月低流北斗城禁裏霜鐘隱漏起五更秋點更分明客子驚寒眠不穩起彈長鋏雜雞聲

送張容菴入補中翰

石甑山前老布衣攤書捫腹長吉饑芒鞋踏雪穿無底日對秋蜂送落暉時枉高車造蓬戶囊錢分餉突烟吐竟夕繩床飲冰談一朝分手麗江雨君年六十

掌絲綸走馬章臺柳色新遥知他日中書考不愧烏頭從政人

别鄭玉杓先生

嗣槐樗散才不偶遊歷諸矦巳白首頃從鄭公來岐陽無事高歌但飲酒憶君菰城擁寒氊溪雲臥看意悠然十年繫河東綬椰瓢日飲絳川泉廉吏可爲空皎皎拂衣長嘯囊無錢今看愛弟踰梁山官舍連床晝日閒一觴一咏恣幽討峰林村壑同躋攀數棋賭飲夜燒燭引巵泥飲頳朱顔憐子久客别君歸送

我川梁汩濕衣明年君返西陵渡相約茅堂十日住秦望山溪烟樹深許子爲作巢居賦

贈公旭弟

會稽山上越王棲一日天廻拓霸圖吁嗟范子饒心計功成拂袖浮江湖吾弟少小負奇策任使俠奇坐傾折千金三置何足誇孟公豪氣聲藉藉不羨懸星夜苑遊肯誇帳飲春花陌古來豪傑多如此眼看穠華心似水時復扁舟湖上來行人人争羡鴟夷子

贈三衢吳子

姑蔑山南林壑妍龍丘丈人背高眠憐君瘦骨氣蕭灑結廬山麓氣脩然逃名領趣一杯犂垂簾西市無知者故人為吏岐山陽日索斗酒恣清狂朝遊峰南暮溪北黃冠芒蹻飛鳥翔自許遊行洞天去千年放眼看滄桑

題羅封翁入鄉賢祠冊子

吁嗟我翁來鴻天春秋八十稱古先遺金芥視披裘子置身直上華峰顛知蝶夢徒栩栩碧海塵飛彈指間高風流共長江水屹頑立豎人爭傳他日遼東

一鶴返石城廟祀已千年

寄祁顧且菴

蒼蒼山色西陵路出入里門日連步江東三俊君名高才斂誰過黃雀賦鳳生獨坐南床峻糾彈攀檻聲名震自是先皇容直臣十年歸假停車鞫年年五月炎風扇長飲荷塘醉側弁今年旅食滯京華遙看長庚照鄉縣丹書旦夕下雲霄坐待張綱且入朝為君更製紅芝曲好付歌兒倚玉簫

祝吳茂光

天陵山頭偃蓋松槎枒蜿蜒如虬龍霜皮石骨吼風雨垂絲千尺懸高峰茂先古逸士敦仁自坦履攤書萬卷傲五矦窮研貫穿幾春秋性皆雷岐內外傳慨然能與世同憂九折十全不足數燒金煉石如丹丘聲名江左誰與伍晨門繞立槐陰稠余忝知交三十年兩心相照如清泉今年初度已七十柳舒花放春風鮮新詞妙曲懸座右大音金鏞細土缶一卮手捧歌長松香山九老鬚眉友

春日登燕子磯

大江浩浩縈秣陵丹崖碧嶂何崢嶸春風沽酒秦淮曲穠花十里浮絲竹鳥榜紅欄月落歸香車錦韉相馳逐六朝半壁幾興亡剩水殘山空斷腸夜雨梧桐傷舊死曉風楊柳憶含章新亭風日依然好謝公墩上啼鶯老千古興亡涕淚多留題滿壁誰能掃

祝遼左佟水部

中天爛爛南極光蒼烟紫霧光華堂坎坎伐鼓吹笙簧紆金曳珮薦壽觴君家甲第冠遼陽重矦累將世緒長天家肺腑託椒房山河帶礪勒旂常一門百笏

堆牙床四姓小侯通典章酾禄襲蔭詔墨香君方齠齔姓氏揚蕭疎濟泊厭膏粱被服儒雅心凱康折節友善貴倨忘交遊湖海任俠賜班隨上勿升巖廊垂貂簪筆日月傍城南韋杜誰比量高門領袖聲煌煌余也偃蹇鬢毛蒼鷺斯那得摩天翔扶我升階飲春漿爲君長歌樂未央

贈虞臣世兄

憐君長抱濟川才高卧山堂蔭綠槐鳳飛千仞人不見光輝直射軒轅臺君不見黃香多識漢故事身無完袴供甘旨他時黌閣繼勳名相門有相眞有子

蘇門歌爲蠡吾彭子餓死山下

太行邐倚連共城共城玉柱峰亭亭斜連蘇門山木秀青溪白石波粼粼冷風日吹嘯臺上空山百道懸泉響孫登一去絕無人白雲明月自來往寥寥已隔千餘年斯人風味誰復傳忽聞有人披髮卧芒鞋直上嘯臺巓問之自云蠡吾子衣冠世胄金張里兵燹流亡十載餘妻孥凍餓飄零死生來有骨不受憐吸風飲露如寒蟬引領西山復東海烏烏哭世淚潸然炎飈蕩地黃埃飛水樹山花歷亂披瑤島青鸞飛不下海天白雁去無歸仰天長嘯山谷震愁雲怨雨逃山徑子桑歌罷更誰聞幕天席地翛然瞑吁嗟蘇門巖石高吁嗟蘇門泉水潔斯人皎皎死蘇門斯名肯與蘇門歇

秋月寓河北西軒爲少陵同谷七歌

有客有客數何奇年紀四十不逢時青蒿掩門抱書讀風吹鬢毛如亂絲妻孥相顧坐歎息遑遑謀食東西馳面目枯黑膚寸裂黃砂白蓬捲地吹入門自愧爲人父出門兒女牽裳衣嗚呼一歌兮歌思長空軒落月氣蒼凉

古人求祿爲逮養寸祿未沾親已喪淹留殘息恨綿綿荒郊尺土未歸葬白楊壟畔風蕭蕭黃泉螻蟻堆塵坱若敖餒爾長哀思彷彿啼呼石梁上秋高河北月如霜撫枕不寐增酸愴嗚呼二歌兮氣欲絕朔風怒號亭樹折

大兄年老耕富春小弟學賈時迍邅門戶凋零誰振拔三人依倚情殷殷庭前一抹暫不析疾風抱樹時

呻吟一朝鶺鴒各飛散𨵦山迴隔同酸辛念我揄扮久垂翼勉我奮翮呼青雲嗚呼三歌兮歌復遲簷前竹立露沾衣

女兄四人本同產三人夭折腸堪斷惟留一姊海東隅所天早殞更屯蹇膝下兩兒手授書室中二女自裝遣不怨單寒辛苦多俛首黃泉痛宛轉桓山有鳥東西分十年長望淚滿眼嗚呼四歌兮心惻惻我歸養姊知何日

與子結髮爲夫妻事我端靜無違時家貧半菽傷餅餌乳哺一一甘蒸藜顧笑階前蓬頭兒丈夫何用悲牛衣出門再拜前致詞努力自愛母差池廿年執爨甘薄糜竹枏猶掛新纚縰嗚呼五歌兮歌已傷空階踏月如流霜

有子有子風骨淸大者十六小九齡家徒四壁復何有日來庭下授遺經涼颸吹我白板扃臥聽論說殊硜硜何爲棄汝遠奔走牽挽頓足難爲情勸汝爾志讀我書我舌尚在代汝耕嗚呼六歌兮歌轉舒堂前芳草襲衣裾

我生我生信有命三寸管城呼不應苦饑長臥南山陲何事長驅心力病京華冠蓋如雲屯高門大第爭奔競生來氣骨不受憐挾瑟雖工徒蹬蹭名如畫餅不可啗欲歸不歸白髮迸嗚呼七歌兮歌復哀秋蟲響逼爲我來

祝沈大匡表兄

君之慈母我老姑貞風表里光門廬我時總角繞母膝分我梨棗籠衣裾廿載迄今如昨日吾兄毛髮已班如吾兄至性過江革冬夏溫凊拂枕席長齋爲母祈永年射策明光耀紫陌母兮含笑能幾時杯棬猶存傷口澤服除初試蘭陵宰獨坐匡床見風釆遭時屯蹇掛冠歸去思碑石關河在一臥西城二十年依山築室氣翛然山南叢葦有谿徑掉頭不顧漱寒泉流光轉瞬杖鄉老今年顏色頗鮮好青瞳炯炯行步强味道含經非草草喬松鶴算君自有莫向加籌問蓬島

贈淮陽閻子

與君乍見如舊友三載京華日携手兩入西山林寺

遊穿幽鑿險扶筇走屈指君歸已十年思君任棹泰淮卩杏子花開孫楚樓深談細酌蘭陵酒此行北去度壺關饑渴依人行路艱人生六十脫丁版日冐蓬沙黷旅顔流連更上鉢池寺松間坐飲沾衣翠王喬丹竈杳無聞子胥祠堂丹碣賁徒爲子女漫行遊歸來計日及清秋生平足跡多山水他日相逢嵩少求

遊東湖和翁永叔

春雲冉冉雁北飛客居索寞嘗思歸憶昨東湖共豪飲翻杯覆瀝沾裳衣興酣濡筆不起草書碑題驛咸

陽道十日不面相思深惠我詩篇復新好年來倦睡久拋書恥向侯門更曳裾朝行渭水歎呂尚那得持竿不釣魚

代馮郡丞書卓氏傳經堂冊

六經辟如大路然作者傳者行不忿秦人焚之漢世出如日西沒再中天假便當時竟灰滅壁無可破塚不穿我知終不襲長夜如瞽無相坑塹頓昔初造字鬼夜哭今鑿混沌龜龍鑴人心古今止一本不過借此方冊宣一畫重開六書備作亦墳典述詮箋所以然者此忠耳經以心在同薪傳何況六籍炳星日家絃戶誦縹衮鮮歎惜徒爲青紫計如魚在手忘其筌耳標目濡何所得茫如行路迷雲烟棲水卓氏多名士世守家學則古先前有忠節後孝行或徽或著爪瓞綿八裔蓮句篤嗜古馳騁藝苑爭漁佃藥淵繼起何扳萃纂輯博洽眞象賢今君才名傾流輩弱冠射策幾弧寧負氣磊落疾柢媚有腰肯折恥摯拳策室河湄種松竹案堆秘牒架瑶璮上祀祖禰薦時食下訓子弟志行堅杖藜華舄儼然在四壁笙瑟音淵淵

君家五世澤不斬他人見異術亡遷辱君世好駕輕檝山陰花月同流連送君歸去約他日升堂更讀家風篇

卧龍山種松歌美胡郡守

千峰繞城瀉溪水卧龍盤礴城中起朝嵐靄靄夕翠浮松栢葱籠蔽山趾太守高懸清白堂宋家南渡舊官墻官舍崇弘吏解餙環山虎落嚴隄防俯瞰莊馗通夾巷扮連梓接交相向層城朝帶海霞飛笙歌夜徹雲門嶂自從鼎革遭兵燹井里流亡缺正供官廚

凝冷炊桂竹健兒樵採禿山峰高棟半傾垣圮方
花石礎湮泥泮望海亭空烏鵲飛蓬萊那復留仙史
自公剖符政一新推誠廉恕撫斯人未明索衣日旰
食傳籤驚夢何苦辛期月沼成百墜舉八區寢食胥
安堵蒼山碧水漾晴暉栁陌花村香撲衣屋後山屏
猶似昔軒前清蔭古松稀餘閒日採貞蕤種千枝萬
葉盤崗壠山頭鬱鬱鄉離離石門塵尾槎枒拱昔聞
陶侃種官栁武昌森列西門右亦有安成喜栽桐民
樂清涼蔭廬畝今公種松如種棠愛樹思人傳不朽

贈洪洞韓封翁

河東老人年七十兩耳垂肩雙眼碧問翁何訣授丹
訣搖頭微笑無他術生平不解餌松朮與人常抱嬰
兒色長君腰繫桃花綬容與清班近北斗平明衣撲
建章花朝迴馬拂玉河栁寄書念我莫怦怦分俸餘
錢荷聖明白頭日醉襄陵酒何必扶笻訪大瀛

贈蘭陵蔣子弘緒

蘭陵蔣子賢行士與余投分通性眞一語千言不背
負今時季布能幾人可憐姓氏譜盈尺要盟揷血鷄壇申

春暮同張壽穀徐師魯敬思君謨馮玉爽躬暨

遊萬柳堂飲酒

柳花吹絮如雪飛閉門昏暱春已歸强起呼朋向東
郭初試輕風薄縠衣並轡同行有七子停鞭還向柳
園止木榭山亭仍眼前風光隔歲今如此憶昔初栽
萬柳時晴烟暖日颺游絲沙丘邐迤連高阜葉底流
鶯枝拂時少傅初從紫閣來秉閒坐木笑傳杯浮瓜
沉菊因時序最是風流傳上巳春光一曲首揮毫屬
和人爭白雪高須臾几席蘭香發酒清未許人消渴

詩隨鉢韵紙如飛大斗誰甘金谷罰去年少傅歸里
門攀條祖餞催心魂留題四壁詩猶在一望池臺連
廢村翩翩二子如連璧此夕同來破寥寂吳下張君
氣軼群徐家三鳳才無敵不識誰何林木外掃席來
前共高會似惜春光如擲梭攀枝倚石弄清瀨我把
大盞注玉瓶引與轟飲醉不醒笑君莫更問姓氏老
華猶堪作典型

催粧詩贈嚴廌華進士

簪笏傳家盛瑤源天木來靖共名舊里私敝鄉屏開

原缺第八十五葉

桂山堂詩選

五言律

遊雲門山晚出越城

半嶺殘陽掛，輕橈出郭門。雲歸山氣斂，雨過石泉渾。
月仄分川路，嵐低隱水村。欲投僧寺宿，磬響隔丘樊。

贈雲門三目上人

千峰爭勝氣，一徑到雲門。湍白群凫亂，山青獨鳥翻。
入林時避雨，問水巳探源。試叩無生理，春花滿眼繁。

贈容城孫鍾元徵君

百年斯道在，茅屋古人風。水鳥眠依檻，山麋食共菘。
聽泉開徑竹，待月倚軒桐。爲愛蘇門子，携家老此中。
問君九詔起，奚事尚幽棲。笑指前溪水，堪滋近宅畦。
菌從山雨摘，酒與竹風期。頗覺朝簪貴，何心別舊蹊。

蘇門山

蕭瑟秋峰頂，憑高木葉空。谷雲吹去雨，林鳥喚來風。
石子山樵路，桃根處士宮。斯人如可即，嵇阮路非窮。

重過杞縣

十年乘欵段，再過外黃城。風雨新亭淚，烟花舊館情。
解裝仍一劒，陪乘愧長纓。逆旅人無恙，嗟予白髮生。

趙州懷丹麓次來韻

別汝江東去，羈愁殊不堪。雲門當獨去，禹穴與誰探。
頗憶東頭飲，偏憐阿敬談。何時共樽酒，明月照餘酣。

就亭 湖西施使君所建

高堞旋門裏，憑江搆小亭。幾年行化雨，一道臥詩星。
水竹棲心冷，烟林放眼青。春波浮檻外，鷗鷺共沙汀。
亭小虛南面，開窻萬叠山。峰峰堪吏隱，處處有仙關。
春水鯢鯢聚，秋林橘柚斑。白雲自舒卷，長倚石床閒。

初夏蔡廣文旋伯招飲臨江城樓時同九江王澹然臨川羅卓如錫山顧來玉諸子

高城初雨霽，芳宴倚樓開。白霧歸山壑，青烟散野梅。
雜花迎堞上，水鳥浴溪迴。不淺登臨興，還遲庾亮來。指湖西使君也

曾約看山去，江雲日杳冥。今朝重堞上，笑指幾峰青。
客久常如醉，官閒頗厭醒。鄉杯送落照，半紫在山屏。

臥病

山雨涼侵竹，秋陰瘧困人。黃花籬下老，白髮枕邊新。

自信醫無術，懸知鬼笑貧。亭臯紅葉滿，強起整陶巾。

秋點長眠少，欣看海日紅。吟詩因病間，得句在痾中。

遣僕除瓜架，呼兒灌藥叢。憑軒雙眼豁，筋力覺消融。

老樹偏遮日，妖禽背戶鳴。賈生知賦鵩，趙客自題塋。

拙婦頻迎覡，痴兒屢割牲。彭殤同瞬息，吾自達無生。

春日同宋觀察遊放鶴洲

纔脫山行屐，旋登問水舟。帆隨雲影去，棹入竹陰留。

涷雨禁梅隴，春雷迸筍溝。習家池館勝，山簡共遨遊。

相國平泉在，低徊古木深。水邊留釣石，竹裏憶彈琴。

溪閣藏林冷，山樓卧月深。坐聞清唳鶴，歎息欲投簪。

柔櫓憑風轉，牙檣蹴浪開。銀鱗胥口出，丹橘洞庭來。

初月蘆洲上，春燈水市隈。從流已忘返，津鼓莫頻催。

雲門寺

舊是吾家宅，千年古道場。雲流花塔冷，樹遶石壇蒼。

曲水紆山徑，層坡峙梵堂。陰晴萬壑變，常住問空王。

廣孝寺

幽麓開雙寺，殘碑紀宋年。分門看鬪法，飛錫笑安禪。用遠公飛錫廬山故事

亂水喧谿竹，平林散暝烟。市南丸自弄，那得解言銓。時與廣孝爭山界

自五丈原宿十方院

山深日易落，策杖欵禪扉。蝶戲霜花懶，鴻啣秋粟肥。

僧床聊入定，客屐已忘歸。隣叟磻磎去，相邀看釣磯。

飲姚升秀臨河小閣

十里春歸路，高樓縱目初。殘花西郭雨，新藻北門渠。

朋舊青樽少，干戈白髮餘。一身同汎梗，何處逐樵漁。

戎馬江城急，河干草閣開。雲横一嶺隔，水漲幾鷗還。

啼鴂傷春老，簪花笑鬢斑。多君能勸酒，爲我破愁顏。

題高漢思西番貝葉

一葉來何處，祇園飄素紗。憑風驚粉蝶，着樹隱寒鴉。

誰剪梨亭彩，如飛雪苑花。多應天竺老，故遣入君家。

吳山草堂

艸堂臨絕巘，卜築此幽棲。竹逕噓雲暗，藤軒落月低。

鵲巢欹古木，僧磬隔前谿。問字携尊酒，頻過路不迷。

愛爾晝長眠，巖花繞屋妍。松陰啼好鳥，石罅引新泉。

東閣迎朝氣，西林坐夜禪。從他反招隱，抱膝自悠然。

碧浪湖同鄧孝威宗鶴問餞宋觀察還朝舟中

分賦

水驛仙舟發山亭客屐來可憐登眺興却是別離杯
撾鼓催詩急乘颿列戟迴何時重宴會灑淚折寒梅

贈吳蘭次太守

誰借鶯池客來賦宣德堂曹參新酒政杜牧舊詩場
詞氣香山藝郡有藝香山太守詞成名之琴聲碧澗涼長孺高臥
久有詔起淮陽

春日吳山超然臺同蘭次太守飲

五馬正嘶春風花醉主賓鶯鶵栖葉小燕子拂筵頻

柳色侵歌扇蘭香冒酒巾山川堪眺晚待月聚華裀

戲贈梅耦長次恐山先輩韻

才人宛水至上谷杏花開老我欲歸去嗟君翻獨來
林鸞無更伏山鶴復誰陪且共尋眞去秋風上嘯臺

戲贈毛子允大時同舍待試

青歲花爲管春風眉隱芝十年調鶴性六月徙鯤池
殿下收皐賦宮中李白詞問誰能甲乙須待上官兒

贈郭子

郭瑀年英妙亭亭若木光覆碁知性敏賦弩見才長
把卷銅梁側傳經錦瑟傍吾衰應爾畏拂拭重干將

夏日同潛菴再至沈園飲

習池頻宴賞又復醉山公蟬噪柳陰北魚吹蓮葉東
閒逃伏日暑長嘯竹林風吸徧荷筒酒追涼興未窮

贈錢梅先處士

高士不偶俗俗人徒見嗤自忘天性癖只愛古人癡
抱犬仍呵凍燒爐未塞饑在陳時笑厄宣父是吾師

戊子春病起由南山步過六橋

策杖南塘路蕭條見野烟吹笳春柳落飲馬石泉乾

水榭披莎草粧樓剩粉鈿傷心寒食裏不改舊啼鵑
第一橋西去言尋武穆祠十年勞漢使萬里詔班師
翠柏空南指黃龍自北陲英魂千古恨鬼火見旌旂

喜雨

山前飛雨過伏暑竹廊清杏子單衫薄桃根團扇輕
石郎朝笠待神女暮環行吾亦栽新竹沾濡翠自生

看梅遇雨

爲踐看梅約輕舟冒雨過人迷烟樹路入水雲窩
疎影迴塘接浮香曲港多晚峰憐轉棹合沓送高歌

春日感懷

歲月江湖老浮沈一腐儒江花隨齒落海鳥入群孤
不寐吟殘火初寒補破襦逢時年少子裘馬五陵驅
何事栖栖者燕山復此留半生營一飽多病急重裘
執轡憐公子留門戀故侯那堪同食客彈鋏日悠悠
行年踰五十雪刺滿頭新漫說迎枚叟心知薄買臣
蛾眉金屋妬傲骨勢門嗔歎息憐才意何如狗監眞
今 上徵求意多因賦頌來却從商谷老繆側建安
才白粲充同舍黃金置客臺時給待詔諸儒以七品俸雕虫徒小

技報稱愧蒿萊
長恥蓬高沒翻憐姓氏傳論文知薄命任癖媿時賢
折腸騎生馬探腸笑飲蟬誰能借毛羽吹上碧羅天

重過揚州有感

共飲人東去余歸復此留傷心揚子渡誰挾酒徒遊
踏淚焦山寺看雲文選樓戲題仍在眼拂拭淚雙流

贈孫挺生處士

嗟君能大隱北市漫沈淪亭小多栽竹溪清不引綸
三王芝已飫十賚命非貧莫患名難避無妨鄭子眞

舟行夜坐同張用霖丁叔范

日夕村嵐上霏霏墜雨輕輿來催夜棹坐久問山程
萬壑一鵑響千林片月清扣舷歌未歇西嶺巳參橫

宿顯聖寺

山深寺徑曲夜半到前谿雲過中峰斷泉懸萬木低
忘言看夕月問法聽晨雞朝霧松林外泰亭望轉迷

三月三日公燕次韻

處處矜三日林塘復此過一天寒霧散萬柳濕烟多
酒泛魚吞水花飛燕掠波郝隆潦倒客得句一狂歌

良會嘗難再頻來倚石欄入林聞鳳嘯坐水拂貂冠
紅樹嵐中隱青峰雨後看晉人能作達列序禊亭官

遊冶園題壁益都相國別業也

禮欒千畝竹似傍渭川居翠色遮層壑清陰夾兩渠
揪枰鳴墜葉絲釣聚遊魚坐臥忘年歲山窗檢道書
百仞澄潭下長通海眼幽青蛟盤水府白霧吐山樓
晚食新菘脆長眠宿釀柔自耽濠濮意只許惠莊遊
傍水編籬落沿岡種麥麻雲邊村吠犬谷裏樹藏鴉
野老衣冠古山農麴糵餘春來溪漲發徧地武陵花

十載滄洲趣蹉跎白髮生買山空待價干祿媿深耕
竹里多開館歆湖近古城從公乞一曲唱和適幽情

人日開百詩招飲碧山堂時令子復中自山右省親歸里賦以贈之

薊京栖白社招飲上層臺林水春人聚鄉關令子來
東風殘雪盡人日早梅開旦晚辭親去行山首重回

南山古寺

寺入千峰引開雲到處隨出山春水駛啼樹小鶯遲
杖履高僧塔林園處士碑扶筇山月下竹柏影參差

西至扶風驛過班孟堅墓題壁

右輔才人里東京首孟堅山河垂國史林碣表塋阡
嘶雪驅疲馬銜風裊舊璁濡毫題片石空自愧燕然

送胡子文述歸楊州

秋風叢桂裏送爾片帆輕去射蘭成策人傳任報名
胥濤喧石岸官柳暗江城莫負三年志冲天待一鳴
歲晏江東幕翩翩鼓枻來桐軒青嶂月藜火絳紗帷
北面予忘倦西河汝獨回晚風潮正落愁對越王臺
求學承親志思親性自深神泉開隙地孝筍出空林

停織悲三徙垂紳警四嶽丘吾中野哭歸養有同心
拄杖吾衰甚栖遲鬢髮蒼半生知守黑萬里看飛黃
舊事傳臺閣新硎出劍鋩老夫多別淚一唱一沾裳

與胡存人比部碧雲寺待月夜坐

尋山欣有伴况共謝侯來帶雨看春瀑穿雲埽石苔
水陰星影落風勁鐸音迴殘夜遲林月高吟美爾才
殘虹收夕照夜坐月朧朧叠嶂開新雨幽溪響暗風
林霏添宿白村火射波紅何日重休沐深山更鑿空

沈園獨飲

水淺芙蓉出花深蛺蝶迷氷桃堪雪酒青竹待題詩
飽食藤床臥酣吟竹杖攜垂楊落日裏送客有黃鸝

山庄

清彈流竹屋濁酒泛柳卮寂寂遺人世昏昏疑獨癡
種花如好色蹋草爲吟詩垂老仍躬稼何慙禹稷師

歸桂山堂

九州多轍迹曾讀仲尼書有國羞家食爲人忘已軀
失林傷倦鳥歸壑老窮魚翻笑東園叟相扶上漢車

夜泊河津

萬里長河夜歸帆秋氣深荒墩迷白月宿霧障青林
輕擲空亡璧長貧不惜金曉雞催棹去拂劍獨高吟

晚嚴太夫人

一代徽音歇千秋彤管留女箴椒殿式母德玉臺師
山谷迴丹旐衣冠集翠碑徘徊松徑月白鶴影參差
直臣風海內慈訓動神皇賜几空瞻闕遺羹痛上堂
銀鸞沙隧步石馬夜臺涼灑淚憑高塚雲軿望帝鄉

晚汪夫人 魏美人 夫人魏美

仙郎皈淨業（謂魏美託跡僧菴也）素手結銖衣玉貌終超刼氷

魂遶永歸虛房落葉滿孤隴斷雲飛孫楚傷心賦從
教莊叟識

過商丘飲宋牧仲子昭昆仲宅時同賈靜子徐
恭士侯仲衡諸子

建安公子在大雅更誰如一夕山陽飲千秋鄴苑詩
高筵梧月引別路柳烟欹數子應劉侶風流更屬誰

秋夜同嚴顥亭胡循蜚吳錦雯汪魏美張祖望
泥飲時偎亭和尚在坐

聞昔西園夜才人清夜遊古今同此月良會幾高秋

作賦因遲飲談禪以默投可知千載後名共建安留

秋夜劉相國宅同許太僕張處士觀張侍郎家
藏趙子昂漢書

相國秋園夜開軒落絳河風燈竹影亂露坐桂香多
令伯情初遂（太僕以省親告歸）遺民與暫過（秦亭山人）鄲杯讀漢
史豁達意如何

維揚陪張大隱寒河賦飲時同李仍耳馬旻騋
張祖望孫豹人杜于皇鄧孝威諸駿男洪亭玉
諸子

垂柳亭陰夕風輕暑氣闌龍孫盤竹逕鶴子啄河干
洛水清談勝荊潭唱和歡醉吟忘漏盡曉月墜江寒

池上樓會集擬王右丞秋夜直省

蘭省趨承夕高秋碧樹涼青綾初賜暖玉漏共聽長
露濯仙闈草風含女侍香蚤朝誰奏事鳴珮愧同行

過滹沱河

一望滹沱水空懷建武年蒼沙迷古岸白鳥破山烟
十月河氷合三陵野燒圓（宋三陵也）重尋南鄗地灌莽倍
淒然

與程婁東飲水閣

高樹入新秋招凉飲竹樓連山一片雨隔水幾鳴鳩

拂劍能相贈懷珠莫暗投淮南大雅在桂發且淹留

過夾溝飯閔子國賛宅

歇馬夾溝道憐君閔氏宗蘆花飛斷岸烏鳥噪晴峯

茅屋供新黍荒祠催午鐘拂藪題短柱驛路思憧憧

渡泗水

白浪横舟渡孤帆細雨侵隋宫香草没楚壁陣雲深

掛劍風云邈分金道久沉茫茫行路子憑弔淚沾襟

舟中九日同關查度飲

歸路茱萸節揚帆秋氣清晴潮沙草没早雁蓼灘鳴

落見鄉心切憑高爽氣生天涯樽酒在細酌泝流行

夏日祖氏園亭分賦

河朔傳泥飲今逢伏暑同蟬吟穿柳影魚戲亂荷風

羈絆人嗟老窮愁賦自工引卮濡首飲不惜酒缸空

日暮游雲集輕雷度遠谿飲多傍水樂吟劇人林迷

疎雨半塘濕廻風小鳥低醉眠邀月飲歸馬苑臺蹏

觀射和查度

秋原圍鐵騎較射角弓鳴俊鶻翻風疾寒雲入樹平

時窮空獻策老去莫談兵擊楫中流志徒銷百斛酲

別大隱

三年長假館一夕黯愁生燒燭頻更跋彈絃變羽聲

飛鴻辭紫塞去馬戀朱城廻望燕臺迥雲横古北平

仗軾過高里岧嶤舊甲門青峯圍北郭白水繞西村

處士桃源渡幽人篆竹園何年重過此坐石瀉清樽

寂寥窮巷士長卧帝皇州東閣風誰繼西園客久留

垂楊吟細雨明月醉高秋慙愧夷門老時來居上頭

辭家應恨别歸去别愁新旅夫多懷土他鄉久自親

抱書甘伏處披裼慰長貧灑淚河橋柳依依還向人

宗也上人索句題册

湛湛長江水何人更折蘆雲隨錫杖落龍向石盂呼

二諦空中解三生石上符不須重問訊但道本來無

為鄘城郭宗伯李夫人書册

吾哀栢舟志曠代復誰同執節有李母端型自郭公

蕭門石磊磊淇水栢葱葱歎息共姜在依然首衛風

送胡文迯再歸廣陵

同舍憐嶷秀清玄更起予楊修原夙慧陰夙愧迂疏
野雀茅簷啄蒼鷹天路摠更闌皆獨立花月滿亭虛

與程婁東湖樓夜飲

痛飲客車停雲生村樹寘解巾眠復起卜夜醉還醒
秋月桐陰漏晨風荷露馨簷前吹雨過更洗兩峯青

贈河南汪郡守

一麾清禁出關右布陽春杜衍車迎久韋皐碣日新
民歸耕樂土帝許卧詞臣旦夕褒書下還朝朔紫宸

白塔寺贈鐵帆上人

誰爲行脚者僅見活埋人山半紅樓古林中白塔新
談空拈栢子坐石說前身萬法原無侶龐公近卜隣

自山右至都門和益都公原韵

避色拂衣去長驅北道塵霜眠催夜柝星飯煮勞薪
人賤顏生老吾甘原憲貧重來宿舊館日醉上林春

放鶴洲夜飲

疎雨蘭橈濕携樽此暫過岸斜迎水曲竹密落陰多
溪暝喧漁艇雲寒噪鳥窩流連卜夜飲倚棹聽吳歌

春日謝益都公惠山繭

敝衣當臘月又復念春袍獨繭仙園貴雙絲鄭地高
寒輕裝薄絮冰解製單袍刀尺如吾意書情禿素毫

登碧淵堂子城樓與馮長民學博燕集

相逢皆上客清暇一登樓笛響溪雲落歌酬峯日留
杜陵初縱目王粲欲銷愁不有東城主何堪愜勝遊
馮子金閶彥聊栖一片氈延賓思置驛留客有加餐
門柳深園碧池荷細貼錢未須愁酩酊待月且高眠

遊安樂窩故址拜康節先生祠題壁

先生何事樂無入不陶然將作監中粟天津橋上鵑

山花開後落溪月缺時圓多少賢豪客誰窺壺裏天

贈程處士玄如

茅屋談經處蕭條老歲年買山何待價閉肆自餘錢
得道言非術忘機旨更玄休嗟濠濮遠倚戶聽流泉

題孫處士宙合草堂

春流縈北郭高樹蔭茅廬竹密開三徑桐陰夾兩渠
風輕花落緩日暖鳥音舒兀坐垂簾靜忘情任太虛

秋晚同友人泛錢塘江

旻秋江岸濶東望氣蒼茫落葉依寒吹空山冷夕陽

輕帆指石郭急鼓轉廻塘何處蓬萊島烟雲萬里長

同冶涓大令遊河渚山庄

誰道滄洲趣能妨爲政心亭臺多暇日桑柘藹春陰
臥穩花圍屋歌酬月滿林儘教黃閣老泉石在淸襟

虎丘同蘇郡守夜讌

芳晏開初地春林拂彩旄鶯啼浮翠老鷺掠濕紅高
醉石長憑水吟風細落濤席移臺日晚刻燭興逾豪
便君眞大雅山寺聚詩星夕殿垂虹紫遥峯入幔青
分箋留彩筆洗石補殘銘纖月迎歸棹長歌徹杳冥

九日坐楊氏小閣酬飲

小閣野烟橫桐枝曉露盈疎鐘浮遠寺夜柝閉嚴城
月浸羅衫冷風翻箬笠輕明朝紅葉下携酒復同傾

贈羅枉史 代

久拂南床待爭傳枉史來飲冰知峭冷請紙式風裁
碧樹金臺月黃鸝上苑杯多君饒逸具載酒日追陪

九日過周氏草堂

九秋霜未落竹柏倍淸幽惹袖飛山桂沾唇劈石榴
憐予拓隱意聽汝話禪優日日江亭上長竿狎水鷗

過內丘驛見王宗伯畫石

何年來駐節潑墨起烟巒驛路蓬沙暗空堂花月閒
流雲如出壁觸熱暫舒顏坐臥應忘倦斜陽又度關

與愚山先生坐就亭談宛水別業

知君傍宛水小築敬亭隅舊鶴糧應少新桐種幾株
北樓曾詠謝東榻頗懷蘇莫羨官厨飽淸齋貌更癯

客安春讌和胡子志仁

幾破東軒臘簾前已放梅枝添晨靄密蕚似暮雲裁
白社新詞好紅兒度曲來南枝開未落又見北枝開

哭內子忌日

垂老逢偕隱孤栖蓬戶閒已知人世厭獨有帝鄉開
落月虛羅帳流塵暗寶環空聞方士術何日返鄉關

陸吉人山庄

疎雨青溪棹尋眞此暫過石橋近水曲竹戶落陰多
溪瞑喧漁艇雲寒噪鳴窩秋軒眠未熟坐月聽漁歌

過扶風題班氏墓碑陰

右輔才人里東京班孟堅山川輝國史林碣表塋阡
嚙雪傷疲馬銜風戀敝氈濡毫題片石空自愧燕然

寄懷東川

吾生悲落魄歲晚掩荊扉苟枉夷門駕猶憐范叔衣
青雲歸鳳閣白首傍漁磯把臂沾裳淚愁看黃鵠飛

贈宋子思陟

世交誰復重歎息雀羅門劉峻悲行路羊曇哭舊恩
說經垂幔雨把酒小亭暄灑淚思先澤滇鵬望爾鷹

雨中泛湖

放棹山雲合西風蹴浪高雙溪泉似乳四座飲兪豪
涉世囘鷗鳥全生任濁醪莫愁波浪急策杖涉蘭皐

庚戌守歲

再度函關歲鬚眉敢客途心傷仍賣字計拙愧彎弧
假寐憎時宰迂疎笑腐儒何時就妻子圍燭醉屠蘇

治園

沙岸夾晴川輕橈上急湍曉寒侵豹袖夕照促鵾絃
白飯山菘脆香羹沙鯉鮮江南花月夜都入小春天
舊宅依丹嶂新亭俯碧溪紀年從晉魏論世冠東齊
里號中台貴門高通德題樊川花石好原在杜陵西

春日遊東嶽

春風村杜日雙樊岳祠來徒見秦亭嶺曾無漢禪臺
蝶依香輦去花逐錦觽迴可惜垂楊裏時聞笳吹哀

從東郊遊冶原

曾讀佳園賦亭臺冶水陰飛湍鳴細竹古木響幽禽
疏傅歸田蚤留侯避路心從遊攜杖下一奏短長吟
秋峯霜未落千樹鬱蒼蒼曲徑雲遮帽囘軒月蔭凉
輞川題海杏金谷賦沙棠處處青林裏樓臺白日藏
玉卮虛映碧注酒發殷紅水榭萍溪曲山橋竹路通
蜑餘喧野鵲醉臥數秋鴻頗憶山陽侶茲遊誰復同

喜毛允大召試北來

意氣因交重文章以道親憐君青眼在偏向白頭人
破壁驚龍起開圖市駿新相逢看短劍蒯緱莫愁貧

飲錢在史宅

每憶荊南夢青楓江上多正愁春雁去却喜玉驄過
剪燭更闌話披腸醉後歌五更敎欵叚馬熟睡聽鳴珂

飲銀灣

秋來頻醉月復飲聚銀灣酒入蒲桃碧衣侵薜荔斑
哀笳吹落葉孤雁逐雲還春晏嘗遊此垂楊又蚤刪

五律以高老圓健爲主而風韻含吐不減七言斯
爲神品仲昭五律立格遣詞各隨時物古勁高潔
中自有彈丸渾脫之妙入殼率而出新穎得唐人
之神氣深矣尊唐祖宋諸家讀其詩自能心析之

桂山堂詩選

五言排律

登泰山封禪臺書無字碑陰二十八韻

太始曾穹闢方輿列岳蟠蒼靈作鎭帝青系天尊
維岱東推長羣山北向尊虞柴開首時周狩峙雄藩
廣禪昭千世增封合萬轅夙齡躭企陟偉覲幸攀援
𡸣坂先廻馬盤厓側度軒連峰雲外斷噴瀑樹頭喧
叠磴成虛宇廻飈射夜垣思招鉏父隱佇想稷丘反
石几堆紅葉金牀掃綠繁丈人居縹渺玉女聽潺湲
下磴追飛鳥扳巖學掛猿中祠通月峽一竇屬天門
飛雨朝林潤焚蒿夜館溫烟青隆古殿霞碧式靈媛
入洞三宮窈憑椒九野存泰松欹白石漢柏集蒼鵷
刹篆摩殘碣荒墟拾碎璠重輪開溟海天柱指河源
瑤草吹香井神丹照藥園吳門雲似練周觀洛如樊
夕靄山亭暗朝暘萬里暄嵐浮空博野水曲抱平原
引手星河接栖心人世煩芝童來委羽王母過崑崙
遷固儔高紀卿雲著雅論嗟峨誰並儗登陟渺難言

和毛會侯詠蒲桃十韻

雲氣涼秋閣藤陰滿竹亭甘香含墜露稀落繫繁星
朱實西羌種佳名上苑馨筠漿苞並美卭竹幹同青
滑口輕巴荔沾唇過楚萍白含瑤盌色紅瀲赤盤熒
十載醲逾熟兼旬醉不醒鄰都機上錦碣石館前屏
頗憶張騫績還思荀勗銘凉州升斗餉不羨酒如涇

呈大司農棠村梁先生三十六韻

恒漳雄左輔閥閱近天閶世系分桐盛家聲踐斗昌
尚書堂構峻會府棣華芳入省應遷坐移廚喜共觴
維公生岳麓間世應星芒帝賚開圖象天貽賜鈞璜

委珠巖陛側聽履斗樞傍元氣憑斟酌皇猷待紀綱
淳風漸朔漠雅化被南荒　帝喜春爲宇民歌日更
長舞干歸絕徼脫劍祀明堂共保河山誓深悲黍蒞臨
殃南宮圖宿將東第賜諸王　聖主仁恩大司徒奉
命將三軍迎虎節大帥肅戎裝伏謁王人貴宣威天
語揚滄零裴節使滕屈郭汾陽緩帶巡軍壘披襟坐
竹床題詩臺嶺寺紀事海山堂復命旋旌旆升廷致
對颺光顏知順逆元濟自猖狂奔突如封豕喧呼若
沸螗棧燒嬰劍閣竿撞阻湖湘莊蹻金蛇後秦陀左

纛張西征馳羽檄南伐下艅艎宿飽師行備攻堅士
氣强度支煩鄧訓計相任張蒼不絕關中餉如充洛
口倉懸軍驚烏度迎刃奮龍驤奏凱機謀秘論功帷
幄彰鄴侯增國邑元凱勒旂常賤子棲遲室生涯寄
藥囊薄遊淹客館垂老溷名場改席陪元禮畱門辱
鄭莊大文懸日月健筆挾風霜抑止如升岱空然歎
望洋

賦呈成侍御愚崑先生二十六韻

介丘人望峻青海大風傳奕世門稱甲名家族讓先

江花題寺塔爵雉美桑田奏最高車入殊褒驄馬專
南床陰柏翠北榻冷松烟迴憶前朝日誰如公父賢
班心霜自凜鐵面峭難緣伏闕呼誅佞披肝誓折奸
綱常悲埽地名義欲回天執諍遭嚴譴投荒任棄捐
子承名父烈　主聖直臣騫請紙規時切封章納牖
虔直文知鮑昱避坐識延年立馬緘施口神羊觸在
顛占星陳戰略（公明天文刻期入蜀定之）拓地鼓戎旃類蟜明駝
入南雲金馬旋文規成儿案雄算奠坤乾贊道同繩
直參機實轉圓不才蒙借譽濫吹及朝宣徒給尚書

札空承光祿筵千言誇斂捷五字失鑽研已被襄陽
放還傷顏駟頻一鳴期有待三北信彌堅木偶飄何
底蓬根蕩不還報環黃雀樹薦寶白蛇淵抽思毫毛
脫書恩涕淚懸

上御午門宣岳州大捷十六韻

開國山河誓承家冊府盟分籓聯肺腑班爵冠公卿
脫劍修郊祀垂衣洗甲兵詔書三殿去星使六軍迎
賜宅開東第頒彝列玉罍主臣同燕賞士卒樂耘耕
豈料從龍哲翻同逆獍爭裂裳多黨聚斬木各縱橫

大將樓船下巖關壁壘清地中鳴戰鼓天上落飛旌
神誘元兇殛民攜重險傾盆降看積甲嘉獲更名城
木羽宣洪伐飛書紀勝兵序功陳將略聞喜識天情
破竹長驅入摧枯一戰成聊爲鼓吹曲坐慶泰階平

贈耿氏捨宅爲寺十韻

蒼狗看雲幻岑樓亦屢成平泉空誓李華表已悲丁
獨悟青鴛影長傳白馬名芬陁開掩室灰劫出昆明
子敬雲門麓給孤舍衛城苾蒭花樹集幡蓋水亭縈
夜梵千林火晨鐘萬壑清宦成初服遂老去幔幢輕
已得觀空解無妨住世情由來許掾語只共道林領

登焦山和王鳳洲先生韻

尋山風日好坐石醉吟豪樹老盤江鶴波翻出海鰲
蒼藤層壑繞浮玉一峯高古刹開雲嶂長松入晚濤
澄潭堪洗耳峭壁待濡毫夙昔滄洲興今來披野蒿
問道幽栖客丹成仙島飛江波嚙石瘦山雨採芝肥
瘞鶴銘猶在華陽鶴自歸谷幽虛引嘯雲近濕沾衣
古洞留冰雪孤亭冷翠微迴帆巖寺隱鐘磬落斜暉

上制府李鄴園先生二十二韻

太岳坤維重中台灤紀光儒林歸領袖冊府藉笙簧
元禮高風格公曾擅典章烏臺雄北闕白筆振南床
骨鯁無驕黷丰稜誰代昌宣風臨瘴海授律鎮江鄉
幕府雄謀老尚書廟算長七閩扼吭背三浙峙金湯
羽矢營前落書帷戲下張上疏陳秘略仗節制戎行
嘆燕空相哺池魚祇自殃潰圍如脫兔面縛似驅羊
左袒爭歸戮申頭各就戮匹毛輸亦縱一面網誰亡
鐵券河山誓雲臺圖畫揚論功歸紀冊施伐表封章
德盛心逾下勳高念若忘老臣何力有聖武自無疆

方馮興惟依樹丁琳且讓郎沾沙升鼎鼐取穗叶禎
祥下走慙淹蹇承風自激昂衮裳欣覯止滄海望汪
洋

上總憲徐立齋先生十六韻

宗臣師百職亞相接三旌北闕橫霜氣南端曜火精
避車呵殿肅抗簡奏彈淸費道中邊靜同風偏黨平
轉員思汲直削藁歎陳貞昔侍鈴條省爭傳武庫名
殿中搜典冊柱下領簪纓剪截追遷腐編排掩左盲
黃扉參密勿紫幄贊機衡掃穢憑書檄垂紳勝甲兵

四維張國紀百度倚朝楨表薦揚鵬鶚蒐羅採杞衡
張憑遙坐得王粲到門迎鱗鬣津門奮芙蓉洛水榮
上階暌卜字一德鼎調羹早識升台衮惟憂負野氓

上宮詹潛菴湯先生三十韻

名業中原盛人門七表尊吐符來秀嶽應象翊黃軒
先覺莘風古迓衡洛治敦交孚承敬訪一德坐敷論
聖主頻虛席儒臣善納鐏大才隆鼎鼐雅量美璵
璠學海流泉淦談林飛屑霧抽絲窮渺旨穿井涯蠡
源善誘升堂衆弘人執御繁廉陛輕馬帳高塹邁膺

門憶昔居芸秘於時冠愷元隆朝承纂綷史匠屬耆
惇天藻卿雲爛人文采績繁直詞傾後輩健筆截燕
言大業堪經國雄謨特命藩平江臨節鉞淮海迓旌
旛華俗端風紀懷人尚信恩去奢先示儉愼獄自無
寃虹蜺消藪澤烽烟靖壘屯淸貞隆主眷孤介絕人
援奏請天情洽褒宣睿諭溫靑宮開講幄玉勅名文
愫書禮因時設賓師以道掄名臣尊鄧禹舊齒拜劉
昆自昔稱闕洛如公探本源少微從北面小輦度東
垣褒德升賜閣崇階賜虎賁無才甘拓落終老託丘

樊附尾空追驥扳鱗已徙鯤垂頭悲隴坂昂首望崑
崙

奉酬翰林學士說巖陳先生二十八韻

聖治同甄治明公實幹楨天才滄海大雅量魯璠瑩
燕許文章貴匡劉學術宏詩風揚景鑠獻納效忠貞
大饗魁頭列班朝鵷尾陳丰稜蕃吏懾狀貌外王驚
講殿關陳切咨臺考覈精鄭書傳鶴禁劉易奉鸞旌
小輦迎賢傳承華重客卿南郊從荐璧北嶽主刑牲
勒石光蒲海宣風壯上京下材當禮遣濫吹掛心怦

著論慙盲史研都笑老傖降階逢掖貴枉駕蓽門榮
出餞飛旌遠分途班馬鳴垂頭驢病驥引手泣泥鯨
薛燭虛談相方皐失定評青門披敗絮白社坐寒檠
喜聽傳車召來朝肝膈傾密謀貂揷案秘算奕推枰
豨突行弭耳狠奔已縛纓計先惟布信善後在弭爭
師老蒲羸紲民勞魚尾赬逸箴遊獵罷漸戒露臺營
治術分王霸皇心本正誠大儒原稷契元輔屬周程

氷燈

首祚皇京夜春城烽火望百華同掩映四照却輝煌

獨有層氷影偏含明月光鏤堅開玉曜斲鐙發銀章
燃蜜香逾滿燒蘭氣更長飛蛾驚凍彩舞鶴警寒芒
傾市鳴朱勒迴車墜寶璫儘教銀燭燄爭似玉壺涼

秋郊射獵

大火流西陸涼飈振北原牙旌臨樂野金埒拓山閽
歘玉馳飛駿懸犀御小軒韓盧騰坂捷迅鶻接雲翻
白羽星流鏑烏弓月掛韉破山鳴疊鼓拂日動高旛
猛氣寒郊溢雄心碧漢騫橫戈殪虪虎展臂落吟猨
過鳥雲垂翼奔禽林絓罾蒲苴工未絕養叔巧難論

逐肉輕珠彈烹鮮染翰從容歸引爵慨慷賦高言

贈戒三部太史

清裁歸素望慧業冠文人視草時承旨宣言美出綸
直廬司舊典奉敕領儒紳江右開榛路鄱陽峙絳津
採山羣玉萃相馬騏材掄報政題丹柱徵書趣軟輪
蘭臺仍名買東觀更推荀一代乘車輯三長汗竹新
升階陛袞職助鼎播洪鈞光耀施枌社流膏徧地垠

奉酬高太史澹人贈別十二韻

卓犖清神遠經奇大雅推薄遊空雪苑應詔入蘭臺

上喜同時賦人歸曠世才小言輕綺縠典論恥虛
恢引道因詩諷抒忠以筆推花飄尊館主菱紙和
宸裁內史宣公侍黃衣李泌陪金羹須錦鯉玉鼎藉
鹽梅少小同枌梓承風式斗台浮名虛汲引失路愧
邅迴拜爵虛綸省還山剪艸萊佇瞻門下省贊化列
公槐

賡盛篇一百韻　幷序

昔司馬相如枚皐班固傅毅之徒以文辭賦頌顯名於世長卿在建元元封間孝武有生不同時之

歎少孺上書自言乘之子上大喜名賦殿中拜爲
郞孟堅九歲善屬文讀書禁中與武仲並給札蘭
臺多所述作共他文學侍從之臣尤多著名兩漢
文章稱極盛今　天子臨御海內車書一統禮樂
制度修舉無闕元老重臣廟謨弘裕邊徼反側漸
次削平開經筵崇典籍延閣秘省之臣論撰彬彬
尤以天下不乏奇才碩彥文采瑰麗之人沈抑散
秩困伏蓬蒿　詔內外大小臣工皆得各舉所
知徵詣　闕下親試錄用於以闡發經史潤色辭

章備顧問侍從之選猗歟休哉昔漢武宣明章之
世文學鬱蒸然考其辭旨大槩言國家之靈盛述
京闕之壯麗誇羽獵之雄武紀鳥獸草木之禎瑞
旂後極靡勸百諷一猶自以爲鞴鞁鴻業比於賡
虞頌魯況　大清受命　聖人繼治咨賢訪逸度
越前古雖復雍容揄揚宣上德而盡忠孝以追雅
頌之遺賢於昔人所爲靡而不典典而不實亦巳
多矣嗣槐樗櫟散材淹淪塲藿御史諸大夫搜揚
不遺濫名公牘聲浮於實非分所承敬賦排律共

得百韻蕪音陋采有愧前軌亦以揚　皇朝之盛
典抒臣子之至情敢云論而錄之以當奏御之篇
什也哉

薰絃陶至德化曆洽洪鈞撥亂開天盛垂裳繼治醇
蘭圖魚折潏星籙馬浮津　帝紀三正建　皇風六
幕振伸乾功有象儷地德無垠石紐靈圖叶珠庭寶
命眞告期丹鳳儛應瑞白狼蹲玉柄恢綱遠金符拓
統神宅中成就月截外自歸辰紫極聯經緯黃輿合
廣輪神州標岳麓雄輔帶河濵象斗城崔崒凌霄闕

隱轔步元丹甩列游凱玉除循重譯冰天末占風桂
海顛魋頭都老願反匝外臣馴兼兩烏荒貢方舶象
卉陳威稜月窟震滮惠月城均聖籍雞林賜天書鹿
蠡中桂香鳩華響波靜鯨潛鱗示信降三日修文格
七旬廟謨惟鎮撫　皇度在陶甄上宰推宗衮元臣
領縉紳勒璜師釣渭佐鼎倚耕莘左掖端書務中臺
稟出綸開帷分甲乙納陛別辰寅協帝揚師濟賡唐
屏訟闢雀書咨國老龜範訪王賓建始傳詩正天章
講易絕筵分銅鑄鶴几燦玉鏤麟竹殿琉甑啟蓬山

紺軸掄巳魁千跖美猶覺百城貧秘採陳農購奇穿
汲塚壄校讐升祿閣顧問伏華茵東觀掐劉賈西池
待庾荷七車誰屬對五字遽含嚬依澤多蒲柳窺園
有緗紛賦成官不調嫐罷命仍屯饑面書倉忍長頭
宦海湮　聖朝無棄士　膺慮切遺民山藪恢羅網
江湖引釣緡王言申命重大號自天蒔特舉先元老
旁求逮小臣四科優甲第十帖陋書身鄧隲搜揚徧
山濤題目新虹蜺章燦爛日月表嶙峋谷口蒲輪促
雲閑鶴詔頻南山弛蕙帶北隴脫荷巾勸駕裝錢辦

乘傳續食匀彈冠羣藹藹攬轡騎駪駪雄藻京都儷
高文羽獵倫八騘延國寶九几受神珍鼠鬚毫生彩
魚萍紙泛銀掖門初待詔北舍自成鄰慶璠蒸雙闕
龍虯奮九旂御爐香裊裊宮樹葉蓁蓁羽扇亮眉遊
仙墀舜目親上書家學見給札賦才伸擊鉢全齊苑
題鞭笑洛濱甘泉誇斂妙平樂美璠璘久矣思公等
而今見此人柏梁筵秩秩曲水座彬彬折薛田尋玉
投壺帛賜淳揄揚工傳穀著作擅崔駰高鵲停清洛
文鴛集碧鈎穎銛知割截材老識輪困侍御常先馬

從車託後塵長揚誇出獵封岱侈時巡班固稱能作
張衡陋更因雕蟲徒反胃數鹿類搖唇博奕猶賢巳
優俳肯效顰文章原大業雅頌本明禋羽籥宣功烈
莖英寫至仁環林儀穆穆陽館禮侁侁應詔論鹽鐵
陪郊議昊旻虞謨陳喜起周誥述忱恂蕭相書匡漢
長沙論過秦㙒經窮太皞編史溯高辛一道天衢闢
同文王路遵十年逾郟鄏紀月返岐邠黼黻功眞偉
褒稱道匪徇少微黃殿閣平露翠城闉玉馬驤會岸
卿雲潤紫椽榮光消大茀凱氣化陰燐東徵攙搶隕

西匯金虎泯射書賢十萬傳檄喻蛾岷荷札傾三楚
莊謀定七閩獻俘辭貫耳奏凱罷鳴鐸甘露更元降
芝房上祀臻幷柯榮帝轂並穗蔭郊畇延喜歌清泰
眆華萃　紫宸少年魁簡冊壯歲歷邅迍陟坂悲垂
耳題材泣賤珉孫弘仍收豕翁子但樵薪江管花空
落羅亭鳥自春淹遲猶刻楮浪泊總浮蘋繆黜南牀
牘頻勞東閣詢顧慙千里足恐負九方歆抽思羞雕
組陳風續雅馴畢陶賡拜日史克頌颺晨唇算呼嵩
岳遐長紀大椿

奉贈東城王子

玉冊維城重金章盤石宗東平褒頌美北海篆籀工綠竹開閑苑蒲桃繞上宮遊梁枚馬盛入鄴應劉逢樂善原天性耽書邁古風題樓華萼美加邑國租充禮若家人序情因一體隆叔虞堪繼序百葉美封桐

太和殿應制省耕二十韻

儀天侔至德儷地絜鴻仁擊缶民謠古調絃皇化淳六幽咸共軌九野自無塵堯服康衢訪虞旌列岳巡採風知茂育考俗見陶甄省歲非無事乘時止念民

玉衡方轉斗金輅已行春祈穀初廻甸咨農又及辰杏花晴灩灩菖葉碧溪新青鳥呼朋急班鳩喚婦頻東郊趾累累南陌耜鱗鱗匱之農情苦咨詢　詹慮諄六轡扶日御八校挾星輪按轡風行野停車雨潤昫豳詩因稼述逸誡爲農陳賦減官多暇租捐戶不貧椹香鴉葦響桐陰鳳來臻瑤水徒乘駿雍郊笑獲麟鑾廻花繞路旆轉柳迷津夏諺歌遊豫年年望紫宸

題葉氏家藏集

雲瑞開圖遠榴花紀閱長武谿源秀折白岳氣蒼茫驚座陳遵俠騎鯨李白狂東修耽藝圃跌宕厭名場月榭吟花麗風亭醉竹凉嘉賓春酒聚孫子綺筵芳刻玉携鳩杖餐膏援柏囊秋高亭幔集不減武夷岡

代上益都相國

重雍風入律開泰日長暄　聖主嘉登翼元臣諮坐論樹人多杞梓薦士達璵璠布被司徒臥魚羹宰相餐引年章屢上倚毗諭彌溫自昔開天日深沾　世廟恩文興操翰侍講殿沃心掄主爵標金鏡都官撤

棘樊山濤題目美劉劭願言煩惟主偏憐狷知臣素絕援自天褒寵重貽後弼基蕃今　上加殊禮先朝舊齒敦及扶顛錫杖優老賜花墩計日行中省徐趨上九閽安攘歸策畫反側貢乾坤旌伐加班劍銘功紀玉甁下材承父任才弱託孤根奕世交徒忝通門誼敢讓登洋知溟海仰止溯崑崙一曲吹瑤琯千春進玉尊

特開史館纂修明史

天馬圖浮洛神魚曆泛淵錫圭稱舜典巡岳紀堯年

應運承皇統膺符紀世編累朝書既轄勝國史應傳
巳灑亡王恥仍追列辟賢膺圖興楚泗篆祚起幽燕
累洽稱洪獻重雍賴景宣永陵歸駿發孝廟頌孚攀
數主仁風古先朝偉業騫揚光青竹美抒采紫毫妍
康裕輕遊豫神熹徙久延慈孫難掩飄良史敢彈愆
別有皇孫冢空傳郕邸墟歸來魚服在復辟豆箕燃
要典朝應毀清評野自詮憂勤蒙國難恭儉喪師偏
嶠嶺攀難挽瀉陰血孰濺卜年三百祀一姓不重延
竹殿開金匱蘭宮啟玉牋千丸朱麝馥萬頁白蒲鮮
領監資荀勖成書藉茂先元符承冠序甘露奉裁篇

贈何崑孚太守

雅望三高繼家聲四友崇弘才珍拱璧偉業邁飛熊
經術匡時務文章邁古風朱旛專大郡銅竹奏膚功
牧馬旋庭內留錢去剡中年來誅暨虎所在化沙虫
贖婦開屯壘還兒出檻籠鳩金酬隱德鵲印報高穹
綬帶御飛鶻旌旗吐采虹功名垂不朽中錫晉儀同

贈陸武原憲副

繡斧分東甸朱旛出建屏宜歆雄渤海飭[illegible]

原缺

桂山堂詩選卷十二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壻張[illegible]
男王武功[illegible]

七言律

南山看桂

香浮十里山南桂接葉交柯石路陰是處落花風裏
掃有時拾子月中尋仙人少室長生餌詞客淮南招
隱吟欲賣半崦來小築朝朝坐臥紫烟林

登泰山

筍輿盤折蒼林上迴馬層崖午夜登下界雨懸千嶂
月中峯雲掩一龕燈開看漢碣捫殘字笑指秦松問
老僧封禪臺高雞乍唱紅濤低湧日輪升

富春江閣

春江東逝水泓泓江上危樓對夕陽千片帆歸木畢
落上流城壓海門強月生柳影昏鴉聚沙沒潮痕宿
鷺忙多少子陵臺下客何人閒倚釣竿長

賦得櫻桃風徐野君分韻

青旛初拂春簷低一夜林風滿舊谿翠葉乍抽蟬似

隱紅花未吐鳥應逃嬰兒長護平臺夕少女輕翻照
苑西平臺照苑種櫻桃處自是黃鶯含未得朝朝飛上樹枝啼

鶴嶺

白鶴峯高古木頹仙人崖館幾時開空聞一殀丹丘
去不見重歸華表來嵐裏晴浮山市影雲中冷鎖洞
門苔千尋峭壁捫蘿上獨坐松林嘯石臺

晛山亭小飲分賦

山亭藉飲枕寒流半嶺殘紅夕靄收柏子雲堂聞粥
鼓梅花村落出漁舟扶藤掐隱雙峯外踏雪逢僧別

院留十里湖塘歸唱晚醉眠烏榜任洗浮

五丈原謁武侯廟

武侯遺廟高原上落日蒼凉對渭濱古木風霜巢鸛
老秋村男女薦禾新蕘家誰作三分土劉氏纔遺一
个臣千載屯營星隕處至今駐馬淚沾巾

西溪看梅遇粱司馬賦呈時以邑令遷司馬

爲政餘閒也探梅扁舟卻値野塘隈正憐種樹林逋
後且喜題詩何遜來幾處野亭香霧冷誰家玉笛晚
風催江城花賽河陽好偏愛寒溪一弄杯

過祖望從野堂書壁

苦憶髯張多病後頻移折簡問來期中秋有月不共
賞重九看花獨詠詩野徑蒿長已若此空山雲冷欲
何之明朝迎汝揺雙槳早過茅堂共賭碁

永興寺雙梅風雪摧折口占弔之

雙梅占斷青谿色雪妒風摧一幹存高士山深誰共
臥老僧春到總關門水邊頻入洪亭夢月下空留庾
嶺魂安得栽花憑祭酒重攜麗友過西村梅爲馮櫟之先生手植麗友梅名

春暮同毛稚黃登吳山飲

楊花吹盡乳鶯飛並坐山頭送落暉江湧午潮搖石
郭松流夕露冷羅衣年來縱酒傷春暮老去論文悟
昔非怪煞乾坤容我輩安排青眼向人稀

臨江旅次酬周宿來太守

步擔辭官彼一時守關父老亦奚爲早知廉吏遷應
左且喜名山遊未遲庾嶺詩篇猶帶雪蕭江杯酒但
烹葵相逢莫問東甌事惟有南陵墮淚碑
幾年拓落亦何傷自古墻桃代李僵官況閱來貧自

好詩揚老去氣逾蒼漢廷抱鼓思張敞東郡傳車名野王憐汝吟舟輕似葦可堪雲壑滿奚囊

秋鴈

江上霜楓萬樹丹幾行歸鴈白雲寒峯前月沒呼黃葦夜半潮廻過淺灘繫帛那堪傳北使隨車誰復戀南官獨憑秋水添秋思無那亭前落葉繁

虎丘夜坐

前溪日落遊人少獨上生公舊講壇夜壑雲歸花徑濕青林月過石牀寒簫吹水市春燈亂劍去江城古

墓殘放棹曉鐘星半落雙楓橋畔霧霞漫

岐山與鄭明府坐月

三年廉吏共寒氈戶口無增意惆然歲課自甘居下第時窮只可問青天憐余嘯咏供山月老汝鬚眉照石泉平世應多寬大詔但逢減稅卽豐年

謁岐山周公廟在鳳鳴山下

古殿娑欏四角垂千秋像祀鳳山陲衣冠故里神遊地俎豆西京世禪碑烟火尚稀民未復農桑可課吏為師三年客幕慙無補愁誦豳風七月詩

宿稽庄僧舍

郭外飛花惜曉春日斜蘭若暫停輪荒村杖履來詩叟山市盤飧備蓮賓弄盞磬敲岡月落談禪旛動柳風頻明朝欲上東峯去布襪青鞋自理論

春日遊岐邑東郊

寒食東郊日影微幾家陶穴爨烟稀崖前紅樹容春老屋頂青苗待雨肥寡婦孤愁官稅急流民猶戀故園歸何時社飲人扶醉笑指村村桃李扉

富春紅葉

秋水秋山催客思丹林颯颯晚風吹小春未到梅開隴霜重九幾過菊滿籬石徑無人堪對酒溪流有葉憶題詩停車醉臥斜陽裏十里林塘錦幛垂

寓富春署萬竹樓美潛菴明府

山城高枕大江流萬竹青青仙吏樓向日懸花鶵鵲集迎風吐粒鳳凰留枝枝翠入杯杯冷葉葉香飄玉盞浮為問政成知解否只緣日對此君幽

送丁葯園出關兼懷塞外諸子

嗟君東去竟何如灑淚關門獨上車雪窖自甘車胤

臥藜床誰共管寧居 盛朝莫作江潭賦逐客終回
海表書何日山樓尊酒話為君重剪北園蔬

越王祠

臥龍岡上越王臺乘興登臨山色開錦里裳衣青草
沒荒祠鐘鼓白雲廻潮聲日向春江轉樹影長隨宮
月來笑煞破吳餘策在弓藏烏盡使人哀

苦竹城范少伯祠

聞說當年苦竹城黃金像祀獨先生五湖誰共扁舟
去一劍空悲走狗烹幾樹青松春水暖數行白鳥暮

山橫飄零剩有烟波興憔悴鬢眉事未成

浣花溪

苧蘿山下水涓涓越女西村劇可憐柳絮吹殘南浦
夢鷓鴣啼盡夕陽天已傷響屧含顰去猶憶扁舟一
笑還滿樹桃花溪口發空留春思自年年

初夏與滑菴馭鹿涓仁會侯諸子斐園賦飲

初夏光風猶似春楊家小苑碧梧新十年白社歸遺
老千里山陽聚故人亭館枝低梅纍纍池塘日射水
粼粼松梢飛雨松下飲爛醉何曾墊角巾

日影西垂上竹竿高軒坐水袷衣寒酒如軍政杯行
促詩比刑書律戒寬松覆石門風謖謖鳥啼池樹月
闌干乍晴乍雨休言去秉燭長遊須極歡

日日江關烽火催開闔今始剪蒿萊熟眠尚薄中山
酒漫詠多慙上客才古洞噓雲藏白日殘春連雨入
黃梅更申河朔軍中約三伏還來共舉杯

也知白髮渾無賴毷氉追陪興有餘中酒顛狂人似
昔賭碁倔強老如初半生好客嘗為客萬里傭書只
買書盃籍浮名逢賀監解貂不飲欲何如

丁蘭墓

東村十里野蒿平孝子祠荒猶有塋瞻像似含風木
淚啼松不斷鳥烏聲雲臺漢主曾圖貌孤壟吳儂尚
剪荊千古化民惟至德我來拜起一沾纓

十六夜坐月是日望

西山日落海雲收皓魄團團上水樓金影未虧修桂
斧重輪半掩捲簾鉤那堪白髮杯中數應惹青娥鏡
裏愁按拍一歌亭葉落凉風暗入碧梧秋

寄懷嚴侍郎顓亭時督倉儲駐節通州

潞亭出鎭列雙旌知是司庾寧上卿翠嶂南迴屏御廩黃流北輓壯神京官貧鶴喜餘香粒客滿花闌倒酒罌獨我東城叢桂路頻過愁聽塞鴻聲

春日同宋觀察過陸處士山莊

使君夙昔多幽趣春日看山並馬來雪盡花飛松徑暖雲深犬吠蓽門開峯前月上雙鳴鶴竹裏泉流一洗杯他日藥欄還有約知君早爲釀佳醅

聞張大隱東行賦以送之

冥冥吹雨暗江城忽報孤臣塞外征昨日書來傷死

別一時客散見交情春風磧路花無主曉月沙場馬獨行千疊愁雲東向哭好懸去雁作邊聲

十九日禪林院觀潮書壁

雲散臺空天宇清海潮逐月海門生十洲直溯銀城上中浦平分雪嶺橫隔岸峯峯搖夕影廻塘樹樹落秋聲老夫饒有枚乘興寺壁揮毫淚未平

桂山堂三日飲時與守台祖望亂昭與百諸子

橫塘水急繫輕舠留客陳遵興倍豪竹裏題詩催驟雨松間吹笛起寒濤新醅那惜空槽注俗客休通閉戶牢莫歎竹林人已逝兼旬轟飲屬吾曹

花朝前一日曹王政正子招同晏集分得齊字

小逕烟輕亞柳逃枝頭又聽怡春啼十旬美醞兵廚出百幅雲藍社日題坐月杯中沉漏水占星門外聚輪蹄建安公子才無敵王阮應劉誰與齊

重過滹沱河

臘月寒冰馬足遲更嗟建武渡河神雲臺星過蕪亭夜白水龍歸漢祚新客劍飄零頻朔雪儒冠誤落老邊塵謾將北道干時意徒羨南宮遇主人

春日和田孝廉鄴淵呈益都相國原韻

溪邊緝柳媿三餘也給裝錢應辟除纔向省郎投戶牒却來東閣讀奇書狂吟坐引風花好縱酒從教禮法疎日日出遊歸醉揖岐公大度更何如

喜吳漢槎塞外還和益都相國韻

坐穿木榻惜三餘廿載邊風襲短裾句麗購詩通別烏將軍有客揖穹廬（高麗遣人購求其詩盛京將軍延置客座）去如屈子悲長放歸似虞翻氣不除念爾才華眞絕代高情莫與世緣疎

又和徐健菴先生韻贈之
柴車手輓入重關回首黃雲瀚海間古積種榆添別
淚河梁折柳勤離顏忘機老共沙鷗住任運終同塞
馬還爲語廿年松漠事氷河夜雨淚潺湲

戊午除夕東軒漫成
回憶年年客裏過鬢毛頻改歎蹉跎迎春館伴鄉音
雜守歲家僮觖望多童子因人多熱爨王孫乞食就
寒河也知生事妻孥累又對辛盤喚奈何
去年此夕渡天津飲罷椒花謝主人塞鴈呼群傷獨

夜簷梅索笑入新春半生措大渾忘老有命前知敢
逐貧却訝逢人爲埽舍翻嗟無地可容身
無策養身輦下來人咄輪囷一樗材辭徵敢說嵇康
懶應辟多慙賈傅才漫興爲文惜少作失時欲嫁笑
誰媒壁壺久爲雄心碎且盡屠蘇酒一杯
門下何須三上書可憐丞相下茅廬麴材有館居前
第代舍無家給後車朝罷坐論聞國政詩亾每歎薄
黃初侏儒飲食知何補一獻雲開頌歲除雲開頌除夕所作
緣槐林下棲鴉散列炬朝元呼禁門上相漏從賜閣

待小臣欲發獸樽言私車不與充庭會待詔何堪借
箸論但願銷兵須及早好歸採藥老江村

丁巳九月二十二日夢與宇台蓋思聚飲祖望

山庄口占贈祖望
竹梗桑麈斜日暉幽人深息自依依嵐開二仲披蒿
入月上雙烏識樹歸對爾木雞眞似槁笑他單豹亦
空肥張良李泌關人事只是山中大布衣

上益都相公
岧嶤泰岳仰人宗捧日扶雲贊化醲一相居中兼陝

洛兩朝佐命舊夔龍家傳北海韋經貴學陋平津漢
閣封脉脉我思黃髮老樹人百世古賢風
階崇光祿心如水旋馬廳前苔蘚蒼布被不緣弘閣
設露葵偏入魯廚香栽桑私計家人足種柳公餘別
墅涼朝下解衣纔飯罷一編猶自惜餘光
毋進官階輒引年非號靑社好林泉災祥咎在應移
疾兵甲氛消欲避賢憂國久依堂老在活人誰聽相
公還從今几杖加恩禮五日朝堂扶被前
無才謬點辟書中更側翅才客館東未學掃門過賤

士敢將避舍負明公羊欣敗席名從起謝石傾筐論
未窮曾讀崧高嘉吉甫不憖巴曲續清風

送徐太史電發假歸

木天居似草玄亭問字人過車一停作傳肯因貧易
粟典衣嘗爲酒空瓶茂陵病倚秋槐冷林屋峯迎歸
棹青休沐還朝須及早多才編纘待花廳

送太史杲亭徐先生假歸里門

祖帳青門坐落暉春風驛路柳花飛人乘鹿轂蓬山
下家近楓江學士歸甪里山亭來奕叟新洋江閣卷

書幃并闢久厭承明任偶念蓴鱸暫解衣

北門舍館竹爲屏一片西山入戶青自是濤真同賀
監不將寂寞比楊亭時須盧橘人承寵共飲蒲萄獨
愛醒解道金門留曼倩其如長憶石湖汀
儘他十載署冰銜日影長眠過八磚四部校讎先左
思七車答問駕張寬烟雲過眼通虛白山水怡情足
養丹有日宣麻來鎖院只憑腹笥報堂飧
不須七發問相如扶竹登臨便起予一徑松雲通穎
濮五湖蝦菜狎樵漁盛朝鴻筆推延閣舊史成書待

石渠不是東山難久臥只愁中禁出徵書

贈高設菴時應授中書舍人

常侍高吟好事推清辭麗句後賢師人推一佛將名
世官是三清已冠期坐待西池看制草會從別殿撰
宮詞午夜嘯黙盧王甚何日青樽細論詩

過澂閣訪吉人兄弟不遇

獨搖輕槳山溪灣晚寺疏鐘門早關野鳥暝歸呼舊
樹春泉暗度響空山雲流水竹侵衣冷風起蘆花入
鬢斑獨坐北林人不見坐須明月棹歌還

登濠梁古樓懷葉緯如次來韻

獨上高樓搖客思荒城廢闕草離離請纓繫越書仍
在挾瑟下齊客向誰瓜步渡頭烽火急石梁亭下陣
雲逃知君亦有西征興無那登臨滿目悲

雨中喜我持過草堂

垂柳寒塘細吐絲草堂山下度雲遲入春寂寂村醪
破聽雨昏昏午夢隨桑柘徑紆喧亂木梅花谿隔阻
佳期衡泥獨有高人屐放飲狂吟且莫辭

孟冬入西溪由横山出轉塘口

月輪初沒天光微不橋坐憩行人稀山塢霧濃野樵出溪灣星冷漁艇歸籬邊酒熟楓葉落隴上稻黃栗犢肥欲學老農願未得生憎行路塵污衣

村塢夕歸

舟過花塢興偏濃更喜春衫扶短筇返景細搖溪岸柳殘霞長挂社門松岡頭吹笛來童牧牆角燒燈候老農正是枌榆村社散家家雞犬識歸蹤

禹陵

青嶂東迴溪水流荒陵古殿冷松楸稽山玉帛梅梁

會斧水圖書石洞留簷鵲曉啼林霧散壁龍夜挾海潮浮須知永奠山川後世世河平璧馬收

乙卯除夕震電積雪中

草堂婦子罷椒觴收歲愁添鬢髮蒼凍雪未曾開竹徑驚雷何事起山陽泰人端策談古驗村老扶藜話短長慙愧一身仍雀食盤熬引首望巖廊

贈賈比部舍園爲菴

賈島詩人天性眞躭禪捨宅不愁貧早知亭館如山市偏認菴林出劫塵谷口木魚敲落月溪邊亭鶴憶雛人他年解組仍歸臥知是雲門舊化身

茂承堂夜飲同牛滑子嚴蓀友龍二爲諸君

瑟瑟秋軒風拂蘋紅菱紫蟹共鮮新詩場齒宿皆雄帥宦海閒遊是俊人桂吐晚山香不冷月流長夜碧無垠比來頭白多昏曬只恨山陽少酒鄰

途出新鄉愴然追感

曾倚河干古戍樓自憑落魄獨依劉那知北寺傷連坐無復西園賦夜遊寒雨空樽拋故苑哀笳孤月憶邊秋日斜頻記西州路策馬躊躇雙淚流

茲茲世事歎餘波欲渡搴裳可奈何我愧蔡邕空忍涕誰將李燮出高羅魂來烏柏江邊冷夢去黃榆塞外多莫歎交情今始見門前雀網更誰過

當年河朔事堪悲獨坐窮山那可爲遺恨前朝惟一死遂令大獄有微詞羌鉏續史徒虛語槀葬還鄉會有期東望黃沙馬鬣在傷心終不傍要離

南歸曾約共耕田分手河橋夕黯然三徑我餘栽竹地五湖公負釣魚船間關哭墓徐生酒杳渺招魂宋玉篇欲廣絕交書更作樂安有子復誰憐

讀梁明府詩餘書藤塢冊上

臨流卜築背山深松葉藤花白晝陰聰下雞談千古事岡頭龍臥十年心嶽雲起作江鄉雨海月閒調竹閣琴多少白蘇隄上曲爲公譜入塢中吟

送汪悔菴太史冊封琉球和益都相國原韵

紫泥封冊下層霄天使牙旂渡海遙禹紀蠻方南入島漢開蕃部北通潮金章馳鈕傳仙史玉節龍卿奉本朝山洞占星迎鷁首敢言海外有天驕

中山四履自提封入律東風皇化釀鼓吹節樓頒鳳詔旌麾雲艦逐蛟宮長衣沃沮王頒入推髻珠崖馬援通何似島王爭向學心歸敕使本儒宗

名藩守禮荷殊恩世守炎洲冊府存木北波濤連鷁渚山南洞壑架蠶門七衣天賜螭爇貴正朔春須草木溫風土不須圖畫見文章海外有奇論

北門學士到南荒土洞皸人盡向方爭共雞林傳彩筆更驚鑁鏨照天章御書特賜護羌郤獻偏張袖都尉麾金笑東裝他日螭頭還奏對雙鳴木玉色蒼蒼

送林中翰玉巖副使琉球冊封和益都相國韻

中朝賜命海邦歸詔副詞臣出省扉都老潮頭迎絳節舍人天上拱朱衣東瞻落漈浮蓬嶼直泛虛槎近織機海水日低千萬里扶南遙見二星飛

翠旌南指賦皇華海若前驅水一涯人出龍池眞漢使冊銜鳳背重天家嘈嘈疊鼓憑千島矗矗樓船建五牙蕃吏東迎瞻瑞氣爲言玉殿起朝霞

秋夜出白龍山泛江

寒崖古木響秋聲山月初高潮水平小隱青松盤七隥中沙白鳥叫三更小隱中沙皆富春地名採芝劉阮溪邊去洗耳巢由谷口迎一棹中流同放飲玉簫吹落碧雲輕

九日澤州張園同左星飲時左星爲州守

秋壑盤迴巾竹支習家池館柳陰垂菊黃茱紫都侵鬢白石清泉且引巵大守花前能送酒參軍風裏任嘲詩時州僚佐俱在坐竹林醉友吾將老小阮扶歸倒接䍦

午日湖西施使君同王太守李郡丞張司李屈明府招飲金鳳亭觀競渡

千峯紫翠野亭遙午日冠裳集此朝江近沅湘仍舊

俗人依李郭坐青霄山空鳥鵲喧晴樹水落魚龍逐
晚潮擊櫂黃頭爭奪采不知楚些爲誰招
客心蓼蓛亭皐下恰喜芳樽向午開夢到廣陵花正
落愁生湘水賦空裁沙邊乳燕將雛去屋角浮鳩喚
婦來山瞑雲嵐渾似雨不嫌沾濕墊巾回

秋日晚眺

生平登眺傷心處最是秋高木脫時江霧夕黃漁唱
起林風初勁雁歸遲賈生挾策今如此翁子行年徒
爾爲醉讀楚詞三歎息落英滿袖欲貽誰

巳亥寓京師思歸

春老邊城仍臥病寒飇吹雪灑征衣上書門下垂時
論納履山中識禍機緣帶久圍腰轉瘦皮冠暫脫髮
應稀三更戍鼓鄉心切魂夢茫茫關路非

丁野鶴夢游天台次來韻答之

聞君夢到天台頂試問經過我坐廳玉女冰霜何洞
冷仙人桐柏幾枝青漱泉定有胡麻出倚樹應看海
鶴停何似相將蠟屐往使君睡眼一回醒

酬龐守翁東山

十載離愁湖水陰相逢龐阪一開襟傭書愧我仍飄
泊拋宦憐君尚陸沈春雨灞橋送客夢秋風雁塞折
鄉心誰能不念劉伶癖驛使頻貽百甕春
長憶環江瘴癘多況關溪洞阻干戈書生擒賊兼都
護長吏平蠻過伏波箐嶺烟消銘漢柱藤溪花發聽
徭歌七年去邑爭攀淚片石南天自不磨
今朝坐對正高秋把酒還如里社遊吏遠金門同放
逐書來嶺表止窮愁且拚沈飲如龐統自有雄文駕
柳州似我閉門空著賦十年重見大巫羞

送江右劉伯賢兼懷陳伯璣

曾向澄山臥曉霞相逢更喜說丹砂十年共嘯江城
月一夕開樽陌上花白社無家憐客鬢青鳥有術近
仙家憑君爲訪陳陶宅閉戶編書應滿車指陳伯璣

初夏同志伊朏明冒闢疆諸子豈臺看芍藥

東郊小雨草萋萋嘯侶尋芳一杖藜會說騷人吟漢
浦不逢姝子贈春隄林藏啼鳥陰初滿香趁遊蜂路
不迷頻向道傍人借問只愁原圃未開齊
圃官日向野畦栽不似朱門檻裏開剪蔓肯教叢棘

掩注泉時趂濕雲培西池夕對翻階美御苑初抽倚
笛催獨有蕭條江上客將離一折和歌哀
朝朝暮暮豐臺下綠竹亭帷醉夕曛眼底逢迎千笑
合手中傳玩一枝分牡丹已放留春色鵯鳥雖啼殿
衆芳日晚香車流水去彩雲吹散落紛紛
笑殺江湖一散人十年朝市漫沈淪空拋竹徑嘗留
月錯認花源欲問津且摘鮑黃爲伴飲漫誇李白撰
詞新一壓更貰兼旬醉日與村翁結酒隣

秋日公餞益都相國萬柳堂次韻

元公都下偶栽楊小築秋陰十度霜每歲來看如舊
友今朝忽別是他鄉風翻急管枝枝舞日落離亭樹
樹涼不是東歸輕棄汝年來七上乞休章

九日平原道中呈益都相國

驛路爭看疏傳歸秋風瑟瑟馬騑騑吹花節到登臨
好送酒人來厨傳輝入境時傷官道荊經村頻數隴
禾稀莫言已遂明農願九月貧民未授衣
漫遊長別舊山泉喜逐安車予告還相業終歸青海
釣主恩三復白駒篇去年戲馬山亭酒此日平原柳

含烟頻憶東閣同醉客更誰脫帽鳳城巔

雨中飲臨朐馮州佐宅是相國族人

幾朶山花綴小春騎南莊過柳絛新洗觥本爲敦兄
弟避雨何妨稱聖人一隊鳴騶填巷陌兩行曲部動
粱塵莫愁酩酊歸途滑丞相何嘗嗔吐茵

次德州旅店見毛會侯題壁有感而作

無心更着祖生鞭老大于時媿昔賢風薄秋鵰饑不
下霜沾衰柳舞空妍俳場聊覓憎狂阮酒肆沈埋熳
謫仙須識非熊占偶爾漁竿只合老東川

再過雄縣長隄

十年官道柳成圍駐馬河橋弄夕輝此地農桑三戶
閭吾生鬢髮滿頭稀薺吟茅店參初落臥看秋峯雁
獨飛我有開田歸未得不堪曉角濕征衣

送周祠部星公奉使冊印安南

中朝宰僚四溟通歲貢諸蠻象篚同無復朱鳶開下
瀨由來白雉向皇風春卿禮尚羅城重舊史文傳漲
海雄世世趙陀尊正朔南征何事伏波功
路出雄州下彩旗使臣入部見星墟不貪泰尉千金

槖自紀蠻方一卷書特賜龍章三殿去世封駝鈕九
眞居明年歸報扶南外慕義爭歸屬象胥

壬戌春自山右至都門寓相國東軒步原韻

長憶山樓弄曉霞夢迴飄泊在京華不堪雪路留鴻
爪又見春塘折柳芽月上獨歸仍醉客花前嘗聚舊
詩家重來睡向東窻穩何似南班待放衙

贈山左馮孔武進士

長歌擊筑薊門哀送汝秋風班馬來大樹南宮原將
種非熊東海老雄才勁弓夜射頻穿石強韻高吟獨

擧杯莫歎流光催壯髮今　皇麟閣待君開

遊佳山堂漫詠

不及懸車便引年草堂已築擬平泉牆邊放竹皆遮
面山郡栽松已過巔黃閣久留民望繫靑門惜別
王恩偏歸來林鶴休嫌晚七上封章未許還
亭前夕樹綠陰凉九月蜻烟未着霜風過猶翻雙蛺
蝶花開別似一林塘詩篇老喜題樊里（公居先世文敏公宅以杜牧樊川集光之）綠竹閑攜過午莊正是東籬黃菊好不勞送
酒過柴桑

小山結搆互爭奇直接雲川第一支洞口噓雲巖桂
隱軒前落石海峯移功成辟穀留侯誤身退求仙李
泌迷丘鑿眼前吾意足何須三島問安期
一花一石寄幽情兩部材重曲奏淸水暖芰荷魚潑
潑月高桐柏鳥嚶嚶太平元老林泉貴小有神仙步
履輕日上三竿眠正穩不驚長樂夜鐘鳴
城南徙宅似張華只有藏書三十車老眼喜翻難字
過閒心細較說文差石倉秋靈籤抽玉柳篋春吟筆
吐花莫道瑯環扃秘室朝朝蒸作海東霞

曾聞林下少閒人性癖烟霞自有隣脫却朝衫皆老
圃（時高司馬唐太史同遊）招來布衲亦閒民鬢眉洛社堪圖畫
詩酒東林漫等倫月令農書堪次第一回行樂已千
春

青州道左飲范公泉題驛

曾聞膏雨遍青州更濬泉源石眼流（泉爲青守范公仲淹所開）
吳隱引瓢非水軟安陵飲馬有錢留簷前噪雀新禾
熟井上飄桐去燕秋爲煮盧仝茶七椀歸途兩腋御
風遊

秘魔崖亭子同宋牧仲胡存人兩比部葯中上人坐雨和存人韻題石壁

直上丹梯萬木稠寒潭陰洞古龍湫千層石落如飛雁一片嵐飛頻喚鳩許掾早攀藤壁上遠公笑過虎溪留孤亭林外聞清嘯屑斷霓雲半嶺頭

翠微山聖感寺

蔓裏金仙流貝葉寺名白馬本鴻臚（寺為今上新建）峯中塵落天花語海外燈開地獄書（禪師以海上瑜珈有聲）葱翠石幢松壑冷玲瓏珠網洞雲虛六朝銀牓誰堪比垂露懸

針睿藻舒

退翁亭子

人因退老更名亭面面松風此暫停雲氣長橫中嶺白樹陰乍合萬峯青柳鴉夕向鶻鷯嚇澗草春疑杜若馨愧煞李愿歸谷久江天草閣思冥冥

初夏同馮躬暨諸子由盧溝橋入西山

盧溝岸曲柳陰齊一徑幽聞黃鳥啼村雨驟翻梅子落谷風高壓柘枝低酒帘茅店山忘癖粥鼓層峯路欲迷夕到祗園看飲馬松梢月在戒壇西

戒壇寺

磴道盤空升雁堂怪松盤鬱寺門涼洞雲裊上經壇細林雀唧來呪鉢香初日東開蒼壑曉諸天北繞紫微光三千蒲塞皈清戒（御書清戒二字）宸翰書垂玉曆長

潭柘寺

山足嵐低夕杳冥林巒坐隱九峯青含桃紅點祇園樹修竹蒼浮曲水亭谷口龍歸通海汐（泉眼通海）殿頭鴉竦拂天星（鴉吻雄麗）遙瞻雲氣多芝采界道時聞玉輦停

曲水亭坐飲和馮躬暨郡丞韻

叠嶂層巒抱寺門雲中錫影梵王尊千年古柘開山出百尺寒潭倒峽鳴采藥僧隨盤谷老種花村傍結孤園小亭樹倚藤蘿醉滿地風搖醉綠繁

發潭柘至天台寺行谷中三十里

叠嶂紆迴雲氣霓馬行石路曉寒侵巖高虎嘯腥風急樹老藤遮午日陰出谷初聞鶯舌巧穿林更見鹿柴深逢人莫問天台路象塔能傳鐵鐸音

萬佛堂與上人坐話

沿溪十里接香林翠縷青絲沙石沉峭壁癡雲寒蟄
起花宮駕水老龍吟遠公溪隔人誰過尚子山遊契
獨深高枕魚梁看洗馬一瓢吟飲滌煩襟

房山道中

千巖一帶拱皇州佛火神燈相望稠山鳥曉林呼鳳
闕木魚夜徹龍樓留題寺塔多常侍零落祠塋護
北丘漢氏十陵峯北望夕陽風起冷松楸

入上方山

千盤一線懸緪上石路通天那有門巨掌劈來開月

殿五丁斵去到雲根身憑絕壑輕飛鳥足踏低松學
挂猿到此謝矦登未得上山屐齒未堪論

摘星嶺

山頭一枝藹君帷巧引客子上石梯身近蔚藍憫色
界心憑林壑仮天西千崖水合玉河注一鶴雲翻遼
海進日落峯陰檜柏冷崖高月側星河低

兜率殿晚眺

峯前蘭若七十二複閣重樓盤谷中雀啄櫻桃呼檻
外鼠啣柏子跳溪東香烟細起林風靜纖月初高山

霧空雲影抱巖塵界隔到來趺坐覺心融

山亭獨坐憶南中舊友

生平婚宦未言了禽尚高情日漸深林下有棋丹橘
隱山中無曆白猿吟西峯客屐流連意東海吾盧漫
浪心但使舊時朋好在游丘釣水任追尋

同彥威宙合過祖望山莊

草堂開向秦亭下自是山人興味真半榻梅花春共
臥一犂溪鳥日來親看枰石上能消晝過酒牆頭未
覺貧十里竹畦人跡少只應二仲往來頻

送譚子南歸

炎風五月片帆輕梅雨蕭蕭一劍行到處候門迎節
信却歸開徑學元卿舟移石岸初潮起楓近江樓舊
月明分手鄖亭莫惆悵尊罏正及越王城

過忍草堂楊巖劭公先生石刻

遲日花開忍草堂名人墨妙暗流香蕭蕭雲榜自傾都
下索靖碑難委道傍佛塔石寒醒酒好禪房竹翠聽
琴涼起來搨得蘭亭蹟莫笑山陰道士狂

祝徐太史健菴先生五十初度

小至芸香傍內臺日長絲履獻春杯殿前應笑黃衣
賦枉下蒖乘白䴥來影過花軒看制草漏長藜火落
香爍早知葭管調元氣正是烏頭踐上苔
昔聞建節並台司恨不從修國史儕父子世官傳往
代弟兄館主兄今將七車名士稱天女二閣藏書賜
叔皮一十四朝編錄在舊章筆削更歸誰
名在當時第一流到門榮甚絳津遊小家喜侍牛衣
坐才子驚從馬院收百歲宴非張禰會千金觴為孔
融留可憐月旦平輿貴不羨鄉亭表列侯

初夏春明門燕集時同趙洞門吳春平朱秋崖
吳閬芙諸君分賦四月清和雨乍晴

薄雲高館泛清卮山半雙虹日影垂江左名流誇落
木中朝仕宦狎西池絲楊風裊晴絲斷黃鳥枝翻濕
翅欹更向石橋濡首飲黃昏月落馬歸嘶

江樓

高樓坐嘯俯晴波日日鳧鷖檻外過水落沙長丹樹
冷江寒天遠白雲多瓜丘草掩孫郎宅釣石烟生嚴
子坡散髮漫吟狂愈甚糟丘浮柏樂如何

原缺第二十九葉

洒解醒自有尚方茶隄前綠樹陰初轉溪口紅雲晚
更賒半醉山公含笑去村村返照蔭桑麻

同祖望景明效青步青諸子宿鳳凰山寺

燕蹴飛花春色濃南城蘭若挂晴峯流泉曲繞千花
塔宿鳥常歸雙樹鐘海口潮吞新市堞（時別築一城屯兵）嶺
頭日蔭舊塋松（吾家祖塋在萬松嶺下）坐看明月滄江起更上
脊巖拄短筇

湖西慧力寺與雲章禪師坐談

昔年折葦渡江東飛錫何時住此中薙草重開唐代
碣揮松猶帶晉人風雲流竹徑征袍翠花襯山亭步
屧紅我愧津梁疲已甚偶來晏坐一觀空

送錢唐邑丞季孚公乞養歸里

初聞梅尉解朝衣送爾河橋一雁飛不為蓴羹發秋
興只因菽水戀春暉慈烏鳴向天門切棠樹陰移舊
郭稀歎息攀扶呼衆母不教獨御板輿歸

歲朝七日同張容菴中翰牛潛子司馬陸蘊思
學博張孝廉天宇游南山諸寺

扶籐遞迤度南山臘鼓催春春不還過嶺探梅逢輿

到披裘踏雪趂身閒忽看快馬黃衫過自笑歡場白
髮慳聞道三生㑹有石夕陽猶喜叩禪關

祝嚴司農顯亭六十初度

東安家世自長源一代湖山裔木尊朝會已分紀亮
坐公卿不愧太丘孫風吹花綬仙班近露拂香貂御
賜溫應是十洲添算日紫雲高擁建牙門
才名似爾西陵少南極今連東壁星燕許兩朝歸手
筆嘉隆七子冠滄溟文章虎脊千秋貴詩賦雞林尺
幅馨我欲祝君何所似岧岧大滌幾峯青

童年里社歲寒盟一隔雲泥過半生憂國頻勞雙鯉
問鋤園虛附一龍名梅花孤嶼吟殘雪楊柳橫塘聽
乳鶯北望薊門時企腳勸君加飯贊昇平

姜亶貽園看桂時同端育顒若我持與百諸子

東溪月上暗香深閣夜鄰杯山滿沈白露沾衣空白
苧黃花落盞似黃金醉眠佛榻浮檀海夢入仙閣過
象林（桂父象林人）珍重吳剛休斫伐任他亭畔長千尋

答毛會侯

時披綿竹獨高吟一薦雄文直到今生馬漫騎遭折
臂（時予墜馬傷臂）奚囊欲解笑摧琴旂亭酒貴金龜換銀牓
頭欺雪刺深自信鷦鷯蒿下久一枝可許上高林

春日郊行

右安門外柳芊眠貴客園林接墓田蝶戲石欄花濺
漠鶯啼松徑月娟娟早知花落從開後始信愁多在
醉前莫惜十千沽美酒請看比屋茂陵阡

長安三月雪

闌風伏雨怯春寒千疊林峯雪淼漫梨院重看花漠
漠柳塘更逐絮團團漫誇謝客朝衫好休羨王郎鶴

氅寛應念有人閉戶睡更誰開徑問平安

寄題沈子南凝紫茜村莊

結廬水市翠烟流偏種茅蒐別起洲倚檻未輸紅藥
艷開門不讓碧蕭幽春來草憶王孫路夢去雲迷處
士樓（地近何準宅）寄語園官加護惜長亭茵蓆待歸舟
叢叢連蔓水風吹竹戶繩床相映宜千畝似堪傳貨
殖一山頗覺勝燕支莫嘲小草林中去不羨薇花天
上垂曲港斜川無限興年年春到繫人思

輓陳其年太史

見時共學六朝文白首同遊痛失群自是梁崩傷衛
玠還將天問哭劉蕡春閨鏡掩鸞初逝秋閣琴亡雁
又分只有床頭遺藁在披帷一讀淚紛紛
幾載青門攜手隨林塘花月共嬉危那知上巳春瀾
句（其年壬戌三月上巳修禊詩爲諸子稱首）竟入山陽短笛吹長史燈前
拈塵惜季鷹床上撫兹悲有才無命今如此倚馬書
鞭更屬誰
空聞仙史住蓬萊但見吟詩笑口開長晝有書眠白
社寒宵無被直靈臺千秋才調留青簡幾日門庭長

綠苔寂寞梁溪歸壟後何人掛劍一徘徊
伯牙彈罷黯傷神正爲公私惜此人東觀班家書未
奏西園枚叔齒先渝黃公壚在河山邈白玉樓高爵
里新楚些一招雙淚落汝南殷郅愧同論

上方山觀音菴讀休上人山中吟索贈

千迴絕徑百迴淵戒席談休遜祖師雲裏怪松穿壁
掛山頭亂石滾溪危才入也會西來意釋子能吟東
谷詩老大支筇筋力少未能雉髮亦情癡

九日登小山飲酒即席書呈張使君

霜黃楡柳小山幽九日登高續勝遊歸雁遠隨鄉思
去吹花近落客筵愁插萸冠蓋龍沙盛射馬詩篇鳳
嶺留笑煞江州老從事拈毫猶自話風流

哭施愚山先生八章　小序

臨喪編曲端木以禮而言入座彈琴季鷹哀至則
哭情因悲引文自哀生青蒿入鈴唱之辭白露下
綍謳之淚況乎公孫虞殯宋玉招魂又有刺肌咀
痛刻骨茹酸者哉先生道氣冲和德符淵粹介如
山立徑路弗由凜若氷清甑塵不減入參郎署出

典文衡纂修東觀班范齊名賦詠西京卿雲並麗
可謂行爲世表鍾潁川至德可師名藉朝賢吳士
季老成在望者也僕瓠落散才班荆託莽坐羊陟
于車前入與長之坐上論文則倒篋傾筐昜德則
法言忠告久而益敬遠更相覩二十年于兹矣昊
天不弔朝露溘然晨昏省疾尚愧君章炙絮在陳
徒傷孺子先易簀之一旬灑永辭之雙淚云讀陳
子（其年太史也）輓詞執余手而乞句徒愧袁生三絕唱
行路而涕流多慙傅氏七哀引夜臺而腸斷薦巴

人之鄙曲抒知巳之哀情都爲七律共得六章棟梁巳折悲深哭衞之人薤露一歌慟北悲川之客

一代憑誰寄典型大招何處杳冥冥人間未續東都史天上先歸西陛星委蛻雲浮同羽化披帷燈冷餞藜青從今虎賁何由得借面相看涕淚零

文章徑路充荆莽天假斯人吾道尊大國風還仍渤海高名客喜到龍門律追王杜涯唾斥體尚歐曾簡潔存自是九原人不朽古來身後有評論

當年捧札到湖西急難相呼屬魏齊謂荔裳宋觀察也皇甫

迎門逢掖貴徐生下榻使君題過墳巳慟空懸劍坐貧重來又炙雞先輩風流今畧盡頻將老淚灑寒谿

生平不喜說交遊眞契多從臼杵求老去定文仍我輩病來稱藥盡名流時阮亭阮懷山長諸君朝夕問病邠卿義匪生交盡元伯情爲死友留更詠山丘零落句可堪策馬過西州

敬亭十築遠溪長十載會眠舊草堂木閣琹樽花徑冷石門烟雨藥畦荒名賢表里清評在古道遷碑過壟傷誰復苦吟懷謝眺北樓凉月樹蒼蒼

飛飛丹旐去神京一路愁雲入宛城馬塚魂埋紅日落燕樓人痛白楊鳴先生有妾貞慧矢志千秋著作知誰在一代才名君巳成不謂生前眞永訣乞余詩句淚縱橫

輓周將軍

漢家細柳動名舊開國天關上將星爲救殺降祠越郡一從歸老臥西泠凌烟圖畫鬚眉動薤露鈴謳客淚零縱使祈連高塚在不堪掩淚讀丹銘

贈李武會徵君

李陟淸才詩句新十年江畔坐垂綸偶然落紙傳都

下何用摧琹動市人豹尾車中誰侍從鰲鈎海上任沈淪每逢便欲傾家釀衞我相呼意自眞

登太伾山和陽明族祖原韻

秋風策杖上層巒竹影松風午日寒山鵲雲深巢短樹沙鷗水急亂晴湍一拳孤嶼控河重九派橫流到海寬千載岣嶁書在否至今石壁倚松看

月夜訪丁野鶴寺中不遇因過韓員外留飲

露冷燕山木葉秋月明懷舊上方遊青松門外啼烏暘白塔燈前臥比丘君去解貂誰共飲我來題鳥獨

淹留羇羈頼有顔光祿劇論揮杯銀漢流

哭季超弟時寓京師

半生似爾眞淹蹇伴我窮愁更病侵幾度相看驚瘦骨終朝不爨但微吟烟寒陋巷空餘柳月落西軒蚤罷琴從此池塘淸夢斷歸來掩淚坐春陰

中元日大乘寺哭弟

十載思親血淚盡那堪哭爾更嗚嗚霜流山壟楓香冷月上江樓雁影孤花葉滿盂從入水幡燈永夜照三塗鄉關有夢邊風急日日吹來過北湖

報國寺同張蝶龕戸部飲

携手朱欄日影重霜林隔院動疏鐘濤聲細落雙松頂秋氣遥來獨鹿峰有酒坐邀塔上月多情愁聽草間蛩可憐潘岳居騎省兩鬢如絲興轉濃

戎裝美人燈

上元火樹百華開忽見星橋玉女來窄袖未宜行峽雨新裝偏喜入河魁夫人城外胡笳起女子軍中疊鼓催十里山城明堠火館娃宮裏出雄才

靑烟萬縷繞春城一似甘泉烽火驚含笑爭看孫武隊分行似出洗家營黃金鎖甲蘭膏冷白雪吳刀鳳腦瑩鼙鼓喧闐開壁壘月高帳外未收兵

一笑傾城美洛妃燈前何事仗牙旂不從王母空彈瑟肯入秦宮號卷衣玄女圖中誰是匹烏孫馬上幾時歸今宵碧海嫦娥駕應選名娃作佽飛

錦瑟瑤笙夜已闌六街人醉倚春盤宛然月路飛紅綫更似氷河走木蘭銅倚光熒高髻暖玉枝零落舞腰寒可憐免肯餘香在莫怨荆臺送枕難

少君燈燭薄帷張瑤珮珊珊未渺茫可是玉環初渡

海將毋靑冢獨還鄉假師綽約工誰似鶯戲翩躚技更長惟有徐吾當戸織時從東壁借餘光

贈李黎戎

燕城鎖鑰倚君侯月滿湖山烽火收大樹歌風鵰鶚爵小鞍踏雪鸊鷉裘千金俠氣名揚在百戰瘢痕畫閣留幾日碧油幢下坐從戎可許借前籌

贈劉將軍

世家列戟控邊城北斗光芒射漢營出塞共驚新壁壘還朝人識舊旃旌月明細柳歌鐘起風入長松鐵

馬鳴愧我陰符空在篋删縑一劍老書生

恭賦　大行皇后哀輓十二章 有序

康熙十六年丁巳八月　上册　中宮頒　詔中
外恭聞聖善比嫩　仁孝先皇后母儀天下今年
戊午二月忽爾　上賓海內臣民哀同喪妣雖卑
不誄尊而禮由義起楊雄臣也而誄漢后張悉子
也而哀慈母臣子有貴賤至性無厚薄所謂述揚
景仁隨時而作者乎　臣身伏蒿藜之下悲纏易服
之辰敬賦短章以申哀輓濯龍非幸敢擬子耆之

篇玉輦終辭詎同百藥之什

璿宮星掩九霄暉萬國攀號痛靡依浩劫坤輿鰲柱
折上眞金闕鶴軿歸風迴幽殿虛環珮月落空帷冷
玉衣　聖主親裁哀詔下白雲淒斷海天飛

東京貴族冊名賢正位宮闈大化宣奉璽有文郟玉
燕升椒已夢捫青天纔占沙麓知開聖何意雲陵遽
上仙禁裏宵寒催白鼓入荒遏密共淒然

一哀　仁孝寔天後愼儉坤寧　睿慮懇嫩比軒宮
嫘祖繼淑有虞舒女英升內朝授璽稱無改伏几遺
疏愧未能極目瀟湘愁鼓瑟青青班竹滿雙陵

五日晨朝漢制同恭聞懿孝冠　皇宮初來自順姜
任教正內還高馬鄧風飛羽椒遊虛夜月濯龍罷幸
晴春松傷心何處椒塗淚沾灑多從長樂東

方主璿齋承　至尊忽驚靡倡出宮門脫絳晨起思
姜后易服宵辭痛長孫爲省遺巾申詔墨空求故劍
掛陵園白亭黃氣神光在哀冊文章貢九原

寶冊金螭耀玉堂扶風雅性自謙光過裁服御賚軍
實屢抑豪華爲國防僅有脂田沾里右會無壽土倚

椒房春來盡罷鷄毬薦寒食山庭冷絲楊

慈仁　母后頌椒聊保護　青宮聖善昭纔過堯門
垂帶綬頻傷魏殿鑄金消哀纏撫鏡空花鑠淚掩開
奩見翠翹從此猗蘭淸夢杳通靈閣上雨瀟瀟

樛木仁風徧被庭金環進御自分明邢前誰復低頭
泣班去無傷掩扇情此夕黃雲隨羽葆幾時青鳥返
層城六宮臨哭陳卑誄左九詞工哀玉清

夙齡天寶愛窺書涉獵三冬自有餘講論詎旒黃老
術編排直溯娰莘初一辭甲帳銀膏冷再啓星軒玉

案虛寂寞夜分誰顧問惟留舊卷映璠璵
霜露深宮怯廣寒徒聞月姊有靈丸採芝瑤木人難
到聽樂鈞天夢已殘頹日翳庭傷晚駕香風出隧信
容棺附禹山上埋真處烟霧蒼茫不忍看
挑衣嬪御侍爾留已悟浮生若水漚紫桂亭前屏硯
女黃沙獄底丐冤囚書圖無事甘泉巧羽服何勞蓬
島求只有捧觴長信日雲車彷彿兩宮遊
龍輴繼紼九天來大隧松楸次第開鳧雁春深銀海
下熊羆風勁柏城迴千年典禮崇金冊萬古神靈護

玉杯最是昭陵長在眼君王休上望僊臺

重別宋荔裳觀察

曾從幕府笑吹竽歎息風騷屬左徒對薄幾年留北
寺浮槎今喜到西湖吟詩多補將蘇軾拾友翻嗟白
傳孤那恐西風叢桂下一樽重別唱驪駒
何來飛語疾雷驚馬角烏頭事不平門外不須傷翟
尉獄中猶幸有王成浮雲長掩孤臣淚皎日終同
聖主明此去賜環還故物可知火玉性原貞

三月三日萬柳堂修禊公讌詩

上除小雨柳亭幽祓水重過此地求昨歲詩添今歲
詠新人禊逐舊人遊沙中移榻林陰覆渠內浮杯岸
曲留翻笑永和幾一記千春想像比瀛洲
頗躭野趣坐流觴淺水浮橋遶禊堂花妥朝嵐低石
檻柳舒夕霽蔭迴塘金魚佩解非沽酒玉管詩翻合
繞梁也有閒民來北海却忘採藥向三湘（用夏統上巳曝藥事）

送龍江王榷使

憐君東下一輕車官閣憑江坐嘯餘天子淸郎南庫
重少微星使石城居時看買舶秦淮水閒註龍泥李

耳書滿歲出關仍步擔王丞斗酒更誰如

寓都門寄懷廣南翁東山太守

去年戍卒噪秦城辛苦間關禍亂平聖主今應知
許蕭故人久已識眞卿曾褒典郡須驪馬更表忘家
賜羽旌他日郵杯談舊事應憐重會是餘生
憐君母老在高堂倚望南雲淚幾行誰讓柳州移播
郡敢辭益部畏羊腸官齋餽粟鄉城隔筒竹投魚江
水長及早建牙旋故里江花隄月待春觴
令子黃州奏最聞來朝襃詔虎符分陳家羔雁人圖

壽鮑氏絲綸御製文賜璽自加關內爵傳家但有汝南纏三年報政同徵拜爲設屏風坐紫雲

病起寄懷益都公公子告歸青州余尚留寓東軒

少陵病肺惟高枕滿畬風侵久閉門几上楸枰長日冷亭前羅幌暮雲昏棠花細落春光盡杜宇頻催客思繁彊起槐堂閒佇立東風吹綠舊苔痕

每憶湖園梧葉秋水光山影夢悠悠行廚佳設候餚味小部新翻絳樹謳勿藥天庭黃色滿不刪詩句紫

瀾浮別來却妬僧如滿九老堂中樂事幽

根歷枝卷榜一株那堪廣莫樹來孤取才原在驪黃外垂老仍憐薑桂殊夜讀寸書消斗酒山遊百舍具車徒可憐阮籍臨岐哭四海何人容褐夫

介悚存巡撫金公壽

高牙初指上航來大水民號昏墊哀城外壓扉三版沒江中投馬九峰摧啼饑抱樹圖方繪乞食流槎廩已開入境活人功第一李冰未數障川才

武林城似傍炎洲咄咄嘻嘻比屋憂災發梧宮青豹

起烟飛武庫赤烏流製車水勝樊英噀撤屋功同欒喜收不效成都偏禁火人歌五袴更悠悠

吳歙爭唱趙公隄未築河梁川路迷杜母修渠因名作邊君勤石踵任題長通偃月城陰下高吸垂虹渤口西開府兩賢遺澤久山塘祠社柳風齊前撫趙公開河道民甚利之公更修築橋梁

山南溪北種原田水旱高卑歎有年徒跳雩壇龍應鼓免寃禁社蝝洗淵長鞭陰石書仍在大闢陽門衡自傳有禱通天惟饗德反風收蜆豈徒然

梅花山郭吐芳新枹鼓無鳴鈴閣春尹重東都原命畢天開中岳正生申老農酌斗賡南極庶士扶輪須大椿最喜卜颬沙路近陽和長布漸江濱

長至日沈客子招遊東湖時同許巢由王補雲借山上人分賦分丁字

一辭白社憶西京恰喜東湖續舊盟水樹陽迴烏榜暖溪雲晴散海峰明添毫道子圖谿壑白眼支郎說化城何日結廬依岸曲荷鋤長伴老園丁

五日觀競渡

招呼何處汨羅江爭道吳兒𢧐楚强似爾弄濤偏自
喜當時踏浪頗心傷千年共灑洗沙淚一夕同傾射
柳觴日落青山纔罷鼓依然漁唱滿滄浪

青州南城新庄小飲

含南新築小園亭携酒初過車暫停孫綽長松寃好
掛米顛怪石酒堪醒水流洲島王孫宅山繞樓臺帝
子屏舊是衡府廢苑往昔風光猶在眼夕陽歌吹思冥冥

贈鳳翔武雙峰明府

東風路入杜陽村處處重看花柳繁君自姓名題甍

柱我承咳唾到龍門放衙海鶴隨琴几柱笏山雲入
竹軒客老諸侯問政久魯恭終不負調元

題周林於陽塘種水圖

青衫堰口碧溪涼藕葉荷花面草堂獨伴鷗眠同海
叟時窺魚樂近濠梁客來折芰邀山月日計編蒲滿
石床我欲抱琴尋處士伯牙臺畔水蒼茫

南朝猶見績之風十里萍莎水市東小艇頗知漁釣
穩歎輪難免鶴書通名從谷口喧都下策自河汾入
禁中多恐鳧鷺留不住林塘烟鎖蓼花紅

寓越州官署中寄懷益都公公子躬暨時爲郡
司馬

年年松菊一番新自喜東山舊主人竿引曲梁心不
繫琴開半壁韻偏眞門題、御篆開丘壑路入雲關
隱木津翻笑五湖歸范子扁舟何處結仙鄰

聖主東巡秩祀行文昌舊相望塵迎起居行殿通黃
幄顧問監廚賜禁觴昔共鼎司誰贊禮今瞻玉牒獨
承榮韋賢乞假歸東第千古君臣保令名

十年假館世通門早識荀龍諸弟昆公子稱君無忌

最才人治郡大馮尊當軒判案江花管泛棹題詩石
簣村七十老翁陪坐嘯南陽岑晊未堪論

問訊城東萬柳堂報書貽贈漢諸生右丞舊住藍田
宅梁孝新營亳邑莊自笑郵亭空灑掃應憐花石計
存亡遙憐重過看東壁尚有留題墨幾行

世事浮雲歲月催白衣蒼狗莫相猜興亡過眼朋許
史公時閱廿一史日有課憂樂都忘漫引杯身外榮華看木槿
堂前宴樂蔭高槐最憐仲子趨庭好且解朝衫歸去
來

會聞謝傳惜離襟年近桑榆情不禁一樽每思乘雪
夜千山有夢隔楓林故人耐久任安在弟子鄭恩周
續深老大那堪多苦憶中宵坐起一微吟

送解孝廉逸韓南歸

茅店東風颭酒旂一杯山驛帳臨岐來從雪滿開樽
夜去憶燈殘對奕時燕子泥新江閣暖桃花路入故
園遲明年待汝春林下折贈長楊第一枝

送陸學博巽菴南歸

楊柳春風綠漲天桃花水送孝廉船人憐元度都亭

去共看林宗洛水還學舍能圖傳弟子絳帷雁瑟授
詩篇北溟暫借南鯤息會見培風雲漢邊

秋日懷李太史會淸

鄖亭歸去臥青丘桂老山堂八月秋錦鯉書來沉瀨
水梨花夢去隔蘆溝冰銜長挂蓬山頂逸興時從黍
谷遊何處相思最愁絕月明塞雁過西洲
嘗羨詞場鼓幟登土牛騎坐我無能劉龍贈蹬徒嘲
鬼李白猖狂也點蠅青歲山吟如木客白頭社飲狎
詩僧浣花溪畔新篇什誰復如君問少陵

南巡擊壤歌序

臣聞虞巡四岳輯玉帛以勤民周省八方陳風
詩而正俗逮乎輓近大典闕如仰或七萃從
行六龍時邁風車雲蓋之儀文翁翠虬之製崑
臺瑤水豈協十征碣石之累未堪為度遊職省
功斯風邈矣洪惟　皇上德邁三英功高五泰
至仁敷于薄海大孝格于蒼穹偃武修文六幽
共軌民安物阜九野無塵乃夙寤晨興憂一夫
之不獲高居遠望視百姓而如傷遵肆覲之舊

章展時巡之曠典　親臨淮右閱視河工正若
堯咨洚水天助其成禹悉疏河神效其力千年
竹箭如懸銀漢長流三月桃花永負金隄春漲
爰浮揚子式蒞錢唐　天臨江海之區千艫電
逐　駕駐湖山之麓萬騎雲屯而乃乘一葦之
扁舟御四望之輕輦鼓吹悉屏鹵簿弗陳夾轂
無呼廻鑾罕蹕黎眉之父老扶鳩杖而伏道傍
黃口之兒童挾鳩車而迎路左共瞻　天表知
堯眉禹耳果然一代　真人人近　聖顏如父

滕母懷是我萬年　天子大仁匝地至德彌天
通賦更錫賜勞有繼蔭賜人于樾下弛罪隸于
國中厲學校而廣生徒嘉官守而進廩秩合符
成擾承紫氣于闕門牽犢知勞卹黃頭于毘路
祇因虞書之紀典禮職方之戒修平自古迄今
未有盛於此者也昔光武東巡不矜功德建初
南狩特省威儀然而陳天官之列衞羽騎成行
抗太乙之象車霓旌按節嘗讀崔班當時之頌
邁不殊揚馬昔日之鋪張從未有若我　皇磬

天在宥過化無際亙地甦陶存神靡迹　宸心
退聽直通蔀屋之幽微　玉趾期行如履殿庭
之戶闥雖皇風汾移駕羽而極天衢帝治麗鴻
箓龍而出地輔亦何足並其休烈而頌其景鑠
者哉臣從萬民之後而作詩以獻曰
紫薇光映女牛分萬姓迎　鑾雷動殷帳殿天行移
北斗乘輿龍氣聚南雲丹鳳嶺作燕山拱金犢湖成
易水紋不謝長安同日近扶輪呼祝　聖明君
太平　天子復觀風萬里金門咫尺通虞帝春巢稽

庶職夏王西稼省農功白雲徒唱汾河樂黃竹空傳
崑阜雄猶記東巡書甲子五年一狩四方同
東風好向六橋催玉輦隄行柳正絲共喜　宸遊乘
淑氣須知　帝德布春時溪梅遲待雲旂發山鳥先
迎羽蓋吹大地陽迴同化國江郊歌鼓日熙熙
翠華入境若風行逃職先褒贊治平柱有懸魚知俗
化庭無喧鵲喜官清賜金豈必三龍見加秩非緣兩
鹿迎　聖主保民如抱子肯將人牧負蒼生
大禹神塋南鎮阿至今疏鑿歎臨河金隄未勒三門

柱玉字會疏九曲波梁代塗山牲醴薦魏家安邑廟
祠過　至尊親祀平成奏何有宣房瓠子歌
王正　帝狩出天都麗日雲扶到海隅詎有前驅開
御路郕如微服歷康衢輕舸水宿哀舟子小輦郊行
減僕夫最是村原愚婦子攀留　法駕日啼呼
甬東送馮瓶章省叔紫餐學博歸
憐君才藻信翩翩從叔擔囊書一肩時詠雪庭諸謝
樂因思竹塢阿咸還江邊白雁秋帆引屋後黃橙月
幛懸稍待梅花溪口發我歸盪槳共流連

花朝汪園晏飲限韻即席賦

二月名朝柳始芽山陽高會與偏賒壚頭仍貰胡姬酒塞外新傳蔡女笳（時客有手錄清風店女子詩傳示者）春到雪殘松閣暖詩成月過石欄斜醉來却妬南歸燕正爾江亭滿樹花

端陽前二日嵇太守招同泛湖

十里湖平張水戲傾城士女踏芳洲朱絲細細雙纏臂碧葉綿綿並綰頭太守行厨依野竹山僧烹茗出林丘須臾罷鼓揚帆去可似山公日出遊

秋日同諸子登勝果寺

南陵舊寺接祠壇萬古江流到海寬細雨高含沙樹碧夕陽初霽石城寒人登秋嶺詩偏爽客醉僧籬菊未殘回首故宮歌舞地短墻蕭颯竹千竿

周公廟社集

鶯鶯燕燕柳垂絲又是城西塞社時家家薦千村新釀酒民懷百世舊裳衣朱絃韻入流泉細碧瓦陰濃古樹移處處旂亭歌吹好斜陽歆馬醉歸遲

過馬伏波墓

伏波勳業留青史長揖西城丘壟荒一代元臣馬革老千秋炎海野祠香孤鞍度隴霜鳴劍寒驛題詩雪滿裝歎息流光催鬢髮莫辭投筆事戎行

長安金勝寺度歲

千門彩勝舞珊珊向夕停車祇苑寒獨倚禪牀籌佛火却逢春雪照辛盤倦遊仍客臨邛座老去空攜渭水竿愁向西京尋故事曲江亭畔好花殘

贈汧陽巴明府

重看鸞鳥腧糜集才子聲名高漢庭村市烟深圍樹碧官齋秋色傍山青到門却掃偏迎客報判焚香但說經家世習知臺閣事徵書早晚出彤廷

送友人歸里

春風官道柳條黃折柳貽君意倍傷愁唱驪歌因久客況逢帳飲是他鄉花源有路遲劉驥竹徑仍開待辟疆東望函關歸未得憑添渭水淚千行

寄懷朱荔棠

苦憶西湖紅藕時山樓畫舫日追隨久虛臥轍蒼生望特許還朝聖主知村市人思欒相樹春堤爭唱

大蕪詞何年重建揚州節隹會重題幕府詩

宿東山影陽洞

迤邐尋山佳境多攀藤捫石到崇阿巖寒老杏初開樹澗狹春萍漸出波丹洞月高僧入定青松露濕鳥歸窩我來脫帽思留此奈爾塵緡鞭策何

送金新盤還衢州

同爲倦客久栖栖忽對離筵悵解攜時事關心常罷酒林園乘興共留題尊羨好泛平湖棹石髓仍探寶掌梯一唱陽關數行淚孤鴻目斷壩陵西

和李相國岳州大捷韻

聞道巴陵木羽飛孤城匯手下重圍狠孫虎子拋重甲後舞前歌解戰衣傳檄鉞溪六詔下談兵洱海百蠻歸殘民久望來蘇雨宣布皇仁上將威

贈大乘寺鉞帆上人

羈人病起悲秋早日暮扶筇到竹林幽鳥自啼松院靜閒雲常過石牀陰看花相賞溪流外坐月志言樹影深廿載塵鞅空淚跡蒲團清虛見禪心

贈胡循蜚飛先生

憐君久着遂初衣疊石栽松息世機四海宦情留硯石十年著述掩荊扉小山客滿黃花笑西閣杯浮紫蟹肥六十蒼髯顏更好生涯常傍釣魚磯

寄懷孫鍾元徵君

溪山茅屋盡幽隣野徑無人花滿亭長掛一瓢春澗冷高眠半榻白雲停九天屢詔驚馴鶴五老頻過動德星多幸屺橋曾進履夢魂時傍夏峯青徵君夏峯草堂

秋日飲報寺同祖望

淅淅涼風秋樹鳴相依古寺晚鐘聲雲連海氣層城暗日落松陰祇苑清兄弟浮萍樽酒合江鄉歸雁鼓鞞驚那堪短髮中宵望吹斷城笳北斗橫

寓武原懷同學諸子

東城風雨解孤舟吹斷蓬根悵遠遊綠浦烟寒歸夢杳丹楓落日故園秋攜家半畝惟栽竹避地三年暫狎鷗何處相思最愁絕月高鳴雁度西洲

送陳康侯歸里

天涯似爾相知少無那春風又送行三徑南歸仍蔣詡五噫西出自梁生雲深江岸孤帆穩月傍津樓紅

樹明此別良宵應有夢西陵橋畔好逢迎

謝樓春晏同龔芝麓先生韓固菴吳薗茨汪石函謝爾玄王揞四米紫萊諸子即席賦

高樓春樹蔭朝暉乳燕雛鶯相傍飛莫厭花殘留客屐却逢水落坐魚磯洗磨石鼓苔痕淨藉飲平臺草色肥生事茫茫烽火急空傷修戟賦無衣

題內丘驛

沙白泉清到內丘西風官合暫淹留荒城落日催砧杵古道殘陽傍驛樓寡婦孤村吹野火健兒快馬倚邊秋河橋國士空流水千里黃雲滿薊州

飲魯原先生芝園

習家亭館枕高岡歲老藤蘿罝石墻隴上白雲侵案濕池邊綠水拂栗凉東山圍妓風流座西苑留賓翰墨場把酒留題遊未倦野蟬歸路噪斜陽

芝亭晚憇

高峯背日小亭凉長倚澄江幽草香隔岸鳥啼深樹碧平沙馬散暮雲黃山前新雨泉流急刹後風輕引竹凉竟日清談留客醉相逢原是舊歐陽

輓馮再來先生

徼外時聞莊舄吟關山北望痛彌深河湟藉士還朝日柴市書紳報國心久臥林泉非誓墓長留閶苑豈投簪阿誰細把南中曲一上君牀一鼓琹

送杜芳洲太封翁入祀鄉賢祠

一代人門書卷香爭歸長水德星堂東陵立學曾如市北海傳經應置鄉字子升卿知有後貽孫石硯志無忘由來述祖詩風好國老儀型在上庠

送杜聞牧封翁入鄉賢祠

太丘有子聚眞人孝友維風逈大醇七業書推花蕚貴三餘學吐鳳雛新子雲吐白鳳城南甲第臨天斗江左人文美帝綸不愧孔堂從祀允千秋俎豆在明倫

諫草樓追賦姜如農先生舊事贈令子奉世　二首

大諫高名曠代傳漢廷折檻憶當年青蒲夕灑披肝血皂帽歸耕負郭田吳市漫藏梅尉跡石湖共築戴顒塵滄浪亭北長松裏百尺樓棲鳳羽鮮

當時抗疏觸天威痛哭朝堂事日非轉眼銅駝荒草沒傷心舊燕故園非春溪放棹看花淚秋雨展[illegible]

蕨歸毎過胥門恨未死空懸雙目對斜暉
被放歸來二大夫（先生弟如圃）弟兄卜築傍江湖東頭竹
篠思偏切春日池塘夢不孤遺命葬從吳扎好哀吟
長向左徒呼清泉白石靈祠在海澥峯高雲氣扶
多愧從公令子遊曾來清暇一登樓家風惟有青氊
在霜氣猶橫白簡秋江上蒹葭人渺渺雲中鴻鵠思
悠悠先生遺韻箕裘在鮑訓韋經百世留

寓京邸寄懷姜奉世學在兄弟

百花洲畔倚流雲折柳山亭醉夕曛孝若坐歎雙璧

合管寧別憶昔龍舒灘楓放棹詩篇麗虹蜺垂竿氣
逸羣羨煞元龍樓上臥相思蘿月影紛紛

信陵公子入吳趨劍客詩狂肝膽輸坐上酒樽空北
海人中詞賦重東都長風久歛滄溟翼孤樹雙栖冉
穴雛何日歸來渡楊子看山重醉及蓴鱸

輓馮紫峯國博

幾年京輦逐花驄水寺山樓連唱雄白舫孝廉驚春
坐清池長史重元公羊綬蚕逝時賢惜衛玠云亡脩
奠隆送子夜臺悲鶴吊夕陽吹角冷青楓

戲題渭仁生照

怪爾趨蹌紫禁中云何箕踞倚長松懶將青眼逢人
世任說烏頭作相公絶頂嘯雲孤鶴伴盤根劚藥伏
龜雄笑他辛苦封笥後拄杖纔尋此上翁

介吳景蓮壽

湖海名高一俊人逍遙朝市絶風塵計硏策冠江東
相卜式才空天漢臣典籍充堂紅軸貴弟兄連步白
眉眞把杯自引知非笑月挂吾家歲歲新

題孫文若靈巖觀瀑齋

竹烟松籟半巖中合署開仙霧嶺東長盧傳經原世
業少君騰鹿羨高風人知高臥淮陽老正是忘機海
畔翁獨坐枯鬚多苦詠白雲窩裏託詩筒

秋日遊平山堂

太守堂從慶曆開大觀曾在蜀崗隈招邀江月東頭
上安插羣峯北面來小雨桐陰涼白袷長秋花發引
深杯六朝歌吹惟斯地不共蕪城一賦哀

謝子英允述師何年兄母夫人苦節垂淚徵詩
感而賦之

又見王褒淚黯然門人爲掩蓼莪篇最憐洗棬披帷
夕不是含哺繞膝年夢去有魂通碧落悲來無路覓
黃泉哀哀鞠我情何極千幅雲藍不盡言
年年萱草蔭春堂毎痛慈眉添雪霜黃鵠孤飛春涕
淚寒鴉換子半流亡旌門不逮卿山日加綬空留斷
織牀縱使九原開笑口難抒結恨地天長

哭稚升弟

吾家南北本同枝一代淸門海內推列宿人尊甦戟
里白毫獨秀五常眉機雲文藻南州望阜魯循良海

內師可痛人琴俱泯沒頻呼子敬淚如縻
最憐初試子奇才上國爭傳慈父來民喜褒書加秩
久令與强項掛冠回峴峯碑灑行人淚村社春陳歲
祀杯此夕神遊滄海上羅池應似柳侯開
甦子閒放臥林丘老去相期汗漫遊過眼浮雲蒼狗
幻賞心淸話阿驥酬堂前書卷貽金貴階下科名拾
芥收最是諸兒風木恨相看淚共棣華流

恭送督學許夫子入六一泉名賢祠

六一泉祠歲祀新先生前代手斯文四知伯起題門

桂勤門旹有對聯一顧孫陽空冀羣冰孽心存澗木冷文章
光薄斗牛分升堂弟子今誰在老淚空階灑夕曛

輓陳雲起進士

升鄉無忝幾題塔忽名羅天逅九門世上文章憎命
達斗中孝弟注名尊燈前轉塵猶餘淚牀上彈琴誰
復存莫笑靑蠅眞弔客爲君歌哭一招魂

贈潘先生

西郊茅屋結山阿一局閒棋看朽柯勾漏丹砂爐內
熟河汾高弟席前多梅花帳臥啼鶯好栢葉香深老

友歌三竺兩峯時拄杖日斜鼓缶任婆娑

溪行看尭花

也似尭源不記年谿邊無語自爭妍芳春開口迎風
笑薄霧籠頭伴柳眠莫問白花曾化石須知靑實比
燒鉛山塘曲折人烟裏處處漁郎好繫船

西溪探梅

一枝幾放拂東墻數點寒香亘草堂敢惜風前爭吐
蘂那禁雪後怯舒裝半塘枝落分南北小苑花多雜
紫黃莫羨羅浮春入夢醉吟月下發淸狂

無緣茅屋結幽隣遠逕尋花問野人隴上開時猶怨暮水邊落處已先春紅羅亭子傳杯暖白玉簫中翻曲新多愧孤山貧處士黃昏伴月尙同衾

避兵村居

草廬門掩竟何如飢面長眠歎索居水火蒼生徒痛哭干戈白髮老芸鋤春風花落堆開卷秋水烟寒罷釣魚歲月如流隨澗水魯陽難返日翻車

季夏乘雨追凉偕崑山徐敬思毘陵任少白益都鍾修我諸子登馮司馬署臥龍山越望亭

放飮

山風獵葉雨漫漫長夏亭空絺綌寒遠水直穿蒼樹落高峯中斷白雲殘狂吟縱筆敲銅鉢放飮濡頭解韡冠最喜江州醉司馬竹枝題唱倚欄杆

郊壇道左瞻 聖駕步禱甘霖立沛口占示方胡二部郎

何事徒占箕畢懸甘瀼應禱 帝心虔其咨不在焦金後有感原從薦璧前零雨旣零垂穗好麥秋將至植根堅從來君德如天大此日吾君卽是天

花朝讌飮

層臺攜引共憑欄翠㬫西峯夕照殘雲近帝城通御氣樹遮客座散春寒陳琳飛檄誇弦矢謝朓新詩美彈丸毎醉此朝愁欲絶花前三度殢長安

春日同諸子飮東軒和相國原韻

咏雪吟梅集令辰曲高和寡比陽春開軒竹榻分箋舊飛翰鐃歌入律新（時巴陵提書至相國及之）行酒先申寬禮法論才偏重老朋民（時杜傳二子名試以老辭）攝衣數仞宮墻下何似門高比絳津

乖幔槐堂坐暖風高燒獸炭談爭雄平臺作賦人來北（有春應名冬始至）緇帳談經道自東（時已聘西席將充赴之）論劇粲花同燼落酒深寒漏覺氷融眼前堯李陽和徧弟子無勞說孔公（漢孔光事）

上林春望和 御製詩

上林翠色藹新晴況是芳春淑氣迎艶李穠堯穿苑柳鳴鳩乳燕趂宮鶯天臨湛露花枝渥 宸御和風玉輦輕臣愧茂陵多病後不堪給札賦先成

過陽城王烈女殉夫墓歌以哀之

析城山下栢森森烈女墳推行路心也解枉婺生表
里自甘荀采死歸陰飛來隻燕棲巢閣化去雙烏啼
墓林多少男兒愧巾幗漫題青竹一沾襟

再過豐臺看芍藥

上蘭天苑足遨遊況復名花聚一丘紅紫携來原維
下荊岐簪後憶揚州枝枝髮髮風前好樹樹逍遥月
裏浮那忍園丁輕剪伐也如二月賣街頭

百本千枝鬬艷陽豐臺題品冠林塘傍車紫奪新齒
色坐石紅欺綉幕張蜀錦有城差比寄潘花一縣尙

輸香人人爭插黃冠子白髮斜簪興更狂

好花次第風前了却讓春林殿後花敢與牡丹爭國
色肯隨木槿落朝霞狂歌策馬如雲散爛醉留朋坐
月斜三十二花憑指數罰依金谷笑譏差

徐太史藏書

領袖蓬山館裏人貴遊江左避清塵七車名士稱天
女二閣藏書賜近臣借寫只愁蒲牒盡手翻還晒石
倉貧高齋坐臥輕南面老至渾忘歲月新

同潛菴由富春入天津旅次書璧二首

揭來山縣又尋春止爲風光絆此身江月似憐官况
冷野梅偏點客袍新局殘斂手休嗟拙酒盡拈花自
笑貧莫向西風談傳事城頭畫角頗愁人

一歎衡寒出國門羊裘反負落紛紛不堪偃臥河南
雪且共開看海北雲下馬日傾陶令酒挑燈細論柳
州文叩門忽報人投宿問是吳儂也樂羣

贈徐太史入經筵侍講二首

鈴聲徐引直廬通鎖院才名天眷中青玉案前論
故事紫花墩右問民風香羨賜出天廚貴上駟時分

御廐雄可似令狐承昔寵夜闌花影燭光紅

共說沾沙從秘省那知相度秀才優容人黃憲推南
潁善世林宗重介休久矣洗心高補袞不須書氏更
占既早知他日開三閣延攬無庸鈴鼓求

坐江樓書齋 此首重和前題上江樓字

高樓坐傲俯晴波日日鳧鷖檻外過水落沙長丹樹
冷江寒天遠白雲多瓜丘草偃孫郎宅釣石烟深嚴
子坡白髮嘯吟狂愈甚糟丘長築樂如何

送翁武原佐郡黃州

出餞如雲道路光新詩百軸壓行裝春風到日開梅塢小築初成繼雪堂高臥峽亭真贊治長吟赤壁豈清狂別君獨把柳杯贈陸羽山泉次第嘗

賦得木蘭花

入春西苑氷未消蘋末吹來樹影交青翠不凋湘岸藥芳香欲逗漢宮苞陸郎漫賦鄰卮久楚客長吟泪露高珍重封姨加護惜擬栽雙槳泛江郊

題青州范公泉

思公膏雨遍青州更喜泉開石眼流央隱引瓢疑水軟安陵飲馬有錢留簷前雀啅新禾熟井上桐飄去燕秋為煮盧仝茶七椀歸途兩腋御風遊

過宣城哭施愚山先生二首

生平持己履氷淵老去還如赤子年劉矩再辭懷叔德武侯入務誨兒賢木奴洲上千頭少蒿薦牀前一束懸反胄拈鬚勞著作空齋剩有殺青篇

慙予賦罷放歸山三載長安襆被還我自溫綸傷蹬蹭君憐趨壹涕長潸臨岐酒後長歌苦隔歲書來東縞班重憶屺橋曾訪處空留黃石在人間

送姜子山啓南歸

東郭晴烟柳絮飛長堤執手共依依桃花水逐春帆下棣葉風隨社燕歸兩水堂前供戲彩三餘閣裏弄朝暉計車又復明年上杏苑題鞭看綠衣

唐以七律應制猶今之八比人能工鍊爭鳴一時惟按律整齊而不板重運意貞轉而不輕浮安雅朴茂而不沿襲新警便捷而不尖酸斯為合作耳桂山命意遣詞一歸雅則至其高超雄渾之槩溢於行墨間其過人者未易及也善乎葯園許其詩云仲昭七律清虛變幻如天馬行空隱隱有雲旂翠旌迴旋繚繞之狀良由才大力贍故無拘束吐故納新不事濟南之摹擬絕袪竟陵之纖蔥居然大家堂構豈屑寄人籬壁間者耶鼎峙初盛必傳何疑

桂山堂詩選

五言絶

過淇水

盡日淇水澳、不見淇園竹、古木倚空城、泉聲出幽谷

拜殷太師墓

十里空山墓、秋風冷白楊、忠魂終不没、淇水日湯湯

玉河

湛湛御溝水、垂楊帶郭清、幾多車馬客、若箇洗塵纓

行經戰場是外家故宅

昔時鉦鼓歇、惟有暮潮來、愁對空庭樹、秋風寂寞開

江行

大江血戰地、吳越斷風烟、白骨黃沙裏、潮頭直上天

古別離

莫怪輕離別、出門還憶家、何處最關情、路傍楊柳花

百舌

百舌一小鳥、交交樹上鳴、可憐四月盡、猶自帶春聲

初夏

村村桑葉肥、樹上黃鸝飛、提筐陌上女、含笑卷羅衣

友人築別館娶妾貽之

十五盈盈好、輕裝畫閣前、往來桃葉渡、迎汝更堪憐

出塞曲

列陣寒沙裏、邊風透骨酸、帳前高會酒、夜雪破樓蘭

虞姬墓

烏騅不肯行、羽帳暮雲橫、一劍隨風落、吹寒十面營

香草黯然生、風搖孤壟情、晚山樵唱起、猶似楚歌聲

避兵橫山

朝發轉塘口、暮投桐塢灣、邊笳吹曉月、殺氣滿江關

有憶

月落猶疑見、花開不共春、青山來鏡裏、愁煞畫眉人

武原望海

獨面海塘坐、閒看海鳥飛、相思入海客、何日蓬萊歸

蔡中郎故里

歇馬中郎里、空林落葉深、自從元歎後、無復有知音

題趙州石橋

聞道乘驪去、空留跡在橋（相傳張果騎驢跡）、仙源何處覓、有路澗中條

過荆卿舊居

少年不學劍意氣蓋荆卿白首誰知已秋風行路情

塞下曲

少年隨驃騎白首戰陰山不學班超老生求反玉關

宮詞

秘殿春陰夕朱欄幽卉開可憐獨夜坐明月爲誰來

避暑西村

避暑西山爲彈琴古澗中醉眠松底石脫帽灑長風

遊南寺

蘭若春深日飛花惹石幢僧閒無箇事看竹臥南牕

東軒客思

獨眠聽雨歇夕照綠楊新又見東溪月低頭愁殺人

偶興

春日動芳津春風度曲新滿堂多樂事都屬少年人

柳稍青欲吐俄臥落花多坐起聞歌吹低頭喚奈何

集家丹麓霞巢堂看牡丹同周楚百張元夫陸

藎思張廣平楊師維許德遠柳靖公諸子

載酒西軒夕名花倚石臺似邀彩筆賦爭向曉風開

薄雲歸遠岫池上晩烟輕仙子瑤裳影開軒向月迎

春日春人聚蘭亭紀勝遊大床堪醉臥花氣滿高樓

豫讓橋

佇馬河橋下傷哉國士心請衣空擊劍遺恨到于今

送僧

一葉渡江來雲山青眼開爲憶龍丘月仍歸掃石苔

飲洞德泉同玉杓先生戲題石壁

石罅吐涓涓梧桐葉正鮮主人聞煑茗掃壁寫新篇

僧巷看芍藥

山僧有佳種邀我趁晴晦日落春林醉簪花騎馬歸

五絶節促而神韻有餘意在言外非惜墨而不落

也非枯即淡悟此者絶少廣陵散留此一綫

桂山堂詩選

七言絕

村居

春山吹霧入西樓千樹桃花壓碧流閒逐鄰翁醉村
社一溪帝鳥送歸舟

夏日

小逕遮陰桑葉繁飼蠶纔罷臥南軒客至休嗔懶應
接火山落繭始開門 杭俗蠶時閉門

秋日依水園東壁題王宗伯畫竹

乍見亭亘畫竹驚筍根石罅蘚苔生夜來蕭瑟秋風
起臥聽空堦落葉聲

辭家入武原

離情慘澹對斜暉黃鳥催春日夜歸更唱驪駒頭欲
白楊花偏傍鬢邊飛

宿百泉山莊

前村月上照山城一片秋光萬壑清枕上飛泉侵客
夢還如舊館隔溪聲

題清風店壁

朔風塞馬捲西冷雙結雲鬟去幕庭琵琶彈罷關山
淚贏得明妃塚草青

夢中有憶

揚子烟波江路長黃河自古歎無梁惟有相思魂夢
苦夜來風雨獨還鄉

一度關山一度愁秋風河北路悠悠夢中明月三千
里忽上江南百尺頭

送林衡者之妻東

送君惜別更登樓君去華亭我舊遊但得鱸魚多買
酒且須盡醉莫深愁

秋日訪孟菴上人聞已北去

香岩竹戶映斜暉獨坐松陰翠滴衣寂寂繩床黃葉
滿秋風去燕幾時歸

晉母祠

涓涓流水野田來晉母靈祠山麓開青嶂如屏雲似
幔鸞笙夜夜起瑤臺

晉母祠蒲蠟草

太行山下多奇草十里祠邊蒲蠟紅應遣瑤池清夜

妾青松䡴路絳紗籠

有索清風店女子和詩者次韻答之

毡車醉擁拂琵琶細撥烏孫馬上吟一去章臺人不
見沙場垂柳自陰陰
脂飛蘆管動邊沙一夜吹寒曉月斜文姬淚灑南歸
日塞外還留幾拍笳

自題村居

郭外蓬門盡日開春風澹澹水潺潺何須別有桃花
渡一任漁人自往還

村行

春老楓香葉正深黃鸝箇箇弄嬌音山牕睡起清陰
滿朋趁飛花過北林

代姬人答問病

小閣幾樹好花殘奄忽三春腰帶寬傳語休尋靈海
藥那間消恨有仙丹
慵梳雙髻臥重樓片片鮮雲隨意浮郎隔山前能幾
里可憐風絮滿西洲

題馬嵬驛貴妃塚碑陰

一點烽烟照繡山君王棄妾妾難攀生前錯比鴛鴦
鳥若箇孤飛錦水灣

春日過鳳翔東湖

小鳥枝頭弄好春春風長路客愁新停鞭愛看東湖
柳恰似西湖逢故人
西子湖邊客暫過坡公亭上弄春波遊人爲惜亭前
柳問訊蘇隄近若何

春日岐陽周公廟社集

又見婆娑綠滿枝喧喧簫鼓鬧靈祠村翁髩髮年年
換不改春風獻酒卮

春日遊鳳鳴山諸友各以扇索詩都爲七絕走
筆答之

去歲來遊歌笑喧今年重過共壺飧藹人不覺流光
換猶認婆娑舊日繁
多君意氣更綢繆愛我清狂時共遊遙指千山連太
白還期看雪到峯頭
楊柳春深新作花山頭攜酒不辭賒相逢痛飲千鐘
少醉倚金鞍紅日斜

放浪江湖三十春，蝎來此地漫藏身。廣搨何用知名姓，舊是高陽一酒人。

有里胥能文以扇索詩

似爾行年已三十，茅齋高臥日遲遲。莫怪釣魚魚不得，春風渭水且垂絲。

瀕行有以扇求詩者於馬上答之

建安八斗吾才短，賣賦相如不賣金。四座諸君莫相笑，老夫走馬自高吟。

寄內

別子西行凍雨飛，滿堂兒女淚牽衣。不知萬里秦川路，只指歸期須早歸。

一夜悲風暗楚天，氷河朝渡馬毛鬖。遙知獨對山樓雪，尚憶征袍少着綿。

蓬蒿燕雀日悠悠，一劍西征復浪遊。寄語長卿仍倦臥，茂陵春色總關愁。

相思容易鬢毛斑，兩見秋花尚未還。何日歸來結茅屋，耦耕長傍富春山。

初夏城南僧舍看芍藥花

綠柳垂條午日清，關關小鳥換春聲。愁心正似滿湖水，手折將離憶屈平。

年少曾吟芍藥詩，美人貽我繫春思。今來村寺花開好，寂寞憑欄折贈誰。

送人

春風匹馬去秦關，路入江南花柳姸。處處旂亭堪買醉，黃金莫惜且停鞭。

送汪子朔釆歸里

客路離觴對落暉，東瞻馬首更依依。憑君寄語家人道，苜蓿花開我欲歸。

贈康侯

吾兄蓮幕近東湖，無事官閒興未孤。我到湖頭時共飲，俸錢常寄酒家胡。

題隴州木塔并呈東山州守

冬日風和蘭若遊，升高南望思悠悠。梅花隴水憑誰寄，鴻雁北來三度秋。

隴水城南百折來，主人為政坐春臺。千村烟柳融冬雪，紅鷺雙飛日幾迴。

送友人復入蜀

去年裘馬錦城回多是春風杜宇催今日更尋山水去定須日日醉琴臺

平生欲見浣花溪蜀道艱難舊馬蹄君去錦江春又到藥欄花發草堂西

九月朔日同諸子登靈鷲峯飲

山頭銀杏葉初黃結伴山遊多酒狂解道登高須九日不妨爛醉到重陽

三生石坐談時同我持宣貽

石上逢僧話舊因不須更問再來身與君此處能朋坐便識生前是可人

飛來峯戲題魏美寓齋

嶔崟萬壑闘卷石一自飛來更不飛爲愛山人長作伴不排舍那又西歸

冷泉亭有摩詰泉聲石色之句壓倒亭前題對友人戲命弓屬和口占答之

亭前有句王維好此夕拈毫續尾難桂老香浮山月滿松高影落石泉寒

宿靈鷲山房聞曉鐘是少年讀書處感而賦之

熟眠纔覺一聲鐘喚起天雞海日紅愧殺劉琨雙鬢白那堪繡劍更磨礱

有客寓禪堂演女樂嘲方丈和尚

法堂無礙客如歸又見紅裙入翠微一夜笙歌天女舞蓮花夢裏落僧衣

登蓮花峯尋戒上人同端有我持二子

直逐香山老居士芒鞋踏破幾峯雲不愁層嶺支筇上只怪山頭日易曛

過前溪訪潛上人阻雨口占寄之

山霧沾巾石徑迷中峯阻雨晚鴉啼白頭自覺凡心淨那更無緣入虎谿

同天桓諸子遊棲霞僧舍題贈樵風上人

桂老菴圓香氣湮半峯雲濕紫荷巾十年泯迹重遊此愧殺曹溪面壁人

梵竹菴題壁自嘲

興來破壁漫題詩蕪墨淋漓自笑癡敢謂才名同柳渾也留詩柄在他時

同鹿菴栴霞諸子登鳳凰山

扶藤直上鳳山頭竹露松風僧閣秋一帶宮墻殘月裏長江無恙自東流

登蕉泿軒斗閣

孳山東下海門收一片濤聲萬木秋我是傷心江上客那堪更倚最高樓

準提閣同楊以修顧益三楊與百婿延協兒崇翰飲

石壁巑岏薜荔深竹房酣飲日初沉從遊狂飲諸年少笑我秋來慣苦吟

山遊醉歸口號

半醒半醉賦歸來一過山亭一弄杯可惜月明松竹路夜遊不共建安才

九日泛湖同諸子孤山飲

籬邊把菊愁無酒泥飲龍山已浪傳洗盞醉澆處士墓山亭坐飲興悠然

登慧日峯與諸子賦飲

松林滿壑秋聲裊九日渡湖峯頂來岸幘醉吟人莫笑座中多是孟嘉才

從慧日峯遊鍫菴葛子無數送酒

扶杖晚從嶒嶺下更穿石壑叩禪關主人送酒頻傳語遊徧南山更北山

贈歌者朱允瞻

綠陰小鳥啄櫻桃醉裏風吹玉笛高爲愛王維能解曲倚欄更唱鬱輪袍

贈潛菴二變童

垂楊弱柳好腰肢一侑清觴一賭棋東君爲記前魚泣怕向春江下釣絲

迎風綽約可憐兒雙鳳雙飛雄作雌萬喚千呼頭一轉餘桃香氣賽臙脂

贈灌園朱隱者

於陵仲子灌園時未解栽花足自怡似爾秋風落實後那愁半李不充飢

小山疊石引溪流結搆茅堂曲徑幽幾樹桃花堪醉客爲君一繫武陵舟

贈方茂遠村居

幾家籬落自爲鄰修竹長楊亦可人中有伏鸞人不識城陰秋水獨垂綸

乙未歲除淸江浦憶弟

經年淮北苦思家旅次年除倍歎嗟料汝辛盤今夕淚也如孤客在天涯

答虎臣

灌莽蕭條滿舊城一身流淚去家輕憐君有意韓康隱偏是兒曹識姓名

送葛儀若北上公事

送君西嶺寒梅下北上輕舟過木津聊折一枝爲贈別春來應是詠花人

送友人之富春

君向嚴灘我欲愁北門誰共月明遊春江也有桃花漲莫向風波輕下鈎

爲前後兩富春令俱以交代客久戲占

徐幹去官無愠色牛弘加秩亦何歡笑煞後來居上者眞如新沐好彈冠

東鄰

女兒十五住東鄰愛撥琵琶羞見人昨夜月明彈一曲隔牆留得滿園春 滿園春唐樂府曲名

賀張進士新婚授長安令

才子風流動紫宸上林一賦錦袍新章臺重見張京兆走馬垂楊看璧人

伊州曲

不惜紅顏凋朔塵雲蟬总郤鬢邊新只緣慣看江南柳春到榆關愁煞人

炎夏飛砂卷白蓬移車避暑玉泉東無端睡起偷彈淚何處高樓楊柳風

雙縮烏絲花滿頭凉風吹斷雁門秋千盧月掩黃沙磧彈破鵾絃獨夜愁

十月邊風透骨酸重重毳帳不勝寒叵羅滿酌蒲桃酒一曲琵琶雪滿山

戲題驛壁

去歲入關關吏迎相看錯認棄繻生今朝東出無勞問驛壁題詩有姓名

同張秦亭諸子過東城看牡丹戲題

千朶萬朶叠層臺似勝沉香亭北開爲唱清平曲未了笑他蜂蝶鬧花來

春日同秦亭諸子過柴㽘看牡丹和秦亭韻

春風偶爾杖藜看隊隊遊人誇錦鞍客去客來花不語娉婷自惜晚風寒

九曲朱欄花正開看花去過石塘隈池邊野鶴知人意清唳數聲欲喚回

朝乘車馬款朱扉向夕笙歌花底歸可耐東風狠藉甚夜來吹共海雲飛

過枚符書齋看牡丹

小院低陰花滿枝春風嫋嫋雨絲絲含情御似巫山女莫遣行雲入夢遲

岐山村看芍藥

沿山溪路去看花茅舍垂楊春色賒最喜豐年村父老踏歌花插滿頭斜

村有處士種牡丹留飲書壁

濁酒頻斟瓦盞妍幅巾談笑氣翛然有花不礙看花客也是桃源一洞天

同張秦亭遊橫山道中

雨餘花落踏青山小鳥啼春白日閒處處殘紅留客眼夕陽醉枕碧溪眠

春深慕道草萋萋日晚風輕鳥亂啼艷李穠桃吹不盡閒看片片出前溪

山亭石路野花香竹影參差溪水長日斜樵唱歸來好風味都堪入草堂

同宇台祖望蓋思丹麓諸子湖心寺題句

長隄花落又殘春一泛輕橈採白蘋香山杖履曾遊處閱盡風光剩幾人

湖心寺外水泠泠千疊雲山向晚青醉後莫愁紅日落更邀明月到南屏

蘇公白傅千秋後尚有林逋風味存野老笑看羣處士只將梅鶴自評論

訪蔣馭鹿昭慶寺不遇

蔣詡南來徑草荒招提深得一詩狂我來不見獨歸去那免門前題鳳凰

題臥佛

問汝津梁意已疲朝朝枕臂臥如癡似言儘使黃粱熟我臥何緣得夢迯

江上紅葉

廻塘秋水漾晴沙鳥桕丹楓萬樹花小艇醉歸紅日裏江天滿草赤城霞

舟過雲棲下方禪院

清風嶺下一帆停雲棲谷口烟冥冥沿江樹樹丹黃色樹裏山峯分外靑

北高峯看紅葉

微霜村寺葉未凋狂飲十日忘昏朝出門忽看楓林赤箇箇如儂醉未消

嘲孫宇台新納姬不飲

坐中一老白香山巖得金錢買小蠻似記叮嚀休酌酩阿誰扶上花驄還

中秋十六日與沈飛文再飲蓋思來青軒

昨日花前玉鏡飛今朝桂影又添暉夾城夜色如銀海縱嶺山人醉不歸

招亶聆看菊不至嘲之

菊花杯泛泰秋齋只有劉伶招不來終朝荷鍤何處去撇却糟丘不肯埋

轉塘口看紅葉

一江紅樹似蒸霞醉臥山亭日又斜蝴蝶不知春未到飛來錯認武陵花

虞姬墓搖風草

英雄壯氣生前短女子貞名死後長笑煞軍中歸呂雉長陵松柏為誰芳

楚歌散盡妾空存一死猶辜賜劍恩傷心化作搖風草千載青青在墓門

帳前罷舞淚千行紅粉黃沙枉斷腸莫道無情同腐草更聞青塚有王嬙

謁項王廟

杜默心傷落魄時能令木偶淚如絲千年又有王生過把淚同君灑向誰

百戰雄圖唾手成不堪人力與天爭惟留一片傷心話淮水東流恨未平

江東雖小亦堪王匹馬猶誇戰鬭強巖得荒祠睢水

上霜林老衲一炷香

曉行

霜天戍拆夢初迴月落鞭人倚馬催多少塞鴻南去
盡那堪獨渡北河來

過武城戲爲口號

無事彈琴入雅歌那知操縵勝干戈請看爲楚嬰城
日孰與淮南九郡多

次河間

自嗟北去欲如何只有囊書羸馬駝借問河間誰購

此萬言肯値一錢多

題景州塔

千里平沙接石城浮圖高挿珊蓬瀛何當跨鶴招天
老並上朝元講太清

途中看雪

初霰霏霏朔吹寒撒鹽舞絮漸漫漫沙坡萬樹輕粘
白都作梅花溪路看

鄴城劉生索贈

氷滿漳河霜滿林卿杯看劍夜談深明朝策馬邯鄲
去笑爲劉生一醉吟

再與劉生飲

千載曾傳鄴下才臨河飲馬憶銅臺嗟君恐是劉楨
後更盡蘭陵酒一杯

不耐

不耐南軒負日閒馬啼踏雪向燕關單衣掩骭寒如
此爲熱因人反汗顏

旅舍漫題

再過燕南一敝襦那堪換盡白髭鬚羞他逆旅曾相

識牽騎頻將姓氏呼
最是因人作遠遊樊籠飲啄強淹留可憐老鶴霜毛
盡引吭淸霄唳未休

一歎

班生就食供人傭一擲毛錐去玉門笑我憐儂毫盡
落那知身老鬢如毿

春隄

一棹烟迷古渡頭女郎呼伴大隄遊山前笑指靑松
路誰結同心此處留

過鄒叔夏山庄看梅

年年溪口先春放，今日春深花始開。掃地醉眠休笑冷，美人爭發素茵來。

坐魏家埭飲是梅花深處

舟廻曲港日初斜，花外村人村外花。一片白雲千樹雪，浮銀沆玉是仙家。

西宮春怨

西宮綠樹晝長陰，樹裏鶯啼春色深。昨日笑携懷夢草，月明帳冷夜沉沉。

西宮秋怨

別苑秋高梧葉稀，笙歌何處彩雲飛。却憐明月如團扇，偏趁西風入翠幃。

半山

女兒家住半山頭，日對門前溪水流。忽見桃花溪口落，無心更上半山樓。

哭衢州徐秀才

每從客舍聽君歌，清夜愁人奧奈何。何意廣陵一曲罷，空留林月影婆娑。

王明君

問道深宮欲見難，粧成空自倚欄杆。長門幾個人如玉，千幅闌從何處看。

曹主政正子有綠水春帆之句賦以贈之

一往情深我輩人，彩毫拈處見清新。况逢送客春江上，日斷孤帆最愴神。

日日春江送客船，唱君三疊淚潸然。可知張翰黃花句，贏取風流五百年。

輓陸左城

十年以長歎吾衰，愛爾飛揚跋扈才。痛煞闔棺遺恨在，青衫裊骨没蒿萊。

君住滇南我入秦，相思關塞夢非眞。而今死別知何處，月黑松林痛煞人。

汝兒知我勝吾知（指陸大麗京也），吾子師君即我師。哭汝不隨宿草盡，松門一望淚如絲。

千年卜宅傍青山，送汝殘陽潰酒還。只有杜鵑啼不了，松梢月白血班班。

酌突泉逢青牛隱者

横騎牛背踏青山倒掛瓠樽醉便還莫問山家何處是白雲嶂口水潺潺

送方渭仁歸里

津亭携手共徘徊會約扁舟三月來應記老夫春釀熟黃鸝樹上日頻催

送梁生

梁生仗劍氣如雲此去登壇驚一軍別我當筵詩句好笑他絳灌本無文

題東湖亭子美楊郡守新栽楊柳

聞說東湖古木催重看溪柳弄春杯千年亭洛留風月知是龔公今再來

送諸虎男之武昌省兄駿男

相思長阻木穇關汝去看兄破旅顏爲道故人憔悴甚樊溪菱隔水潺潺

越中沈女孝淑好讀書二十三而歿遺命以書殉葬感而賦之

吹簫樓上冷羅幃化作孤鵝海外飛生前築得安羞冢好傍松門明月歸

繞綰雙鬟見慧心朝朝弄墨坐春陰也知博士非兒輩無那閑情是解吟

小娥孤朧野棠開生羨鴛鴦死作灰兒家未了覓靑犢群玉山頭歸去來

東隣姊妹鬪粧梳笑我牙籤載轄車蠹魚食字能飛去那有神仙不讀書

翠水瑤山花木香董家鼓瑟許吹簧崑臺一一傳名姓都是人間佳女郎

送徐武令北行

一杯送汝日闌干雨後垂楊帶濕看無那春風帆影裏蕭蕭江水自生寒

宮體陳家時樣新六朝以後未堪倫君年正少攜花管北去人爭看石麟

嘉陵江上駐王師二月風寒柳未絲解甲憑君飛檄去莫愁蘆管戍樓吹

春日同龔公湖上行

秦亭道士愛春遊並坐山頭看不休有日飛來雙白鶴與君同跨到瀛洲

過湖口書樓

春湖久雨湖岸平飛鳧浴鷺喜相迎爾曹且莫顛狂甚月黑還愁風浪生

三過沈園看桂題贈主人

新秋花傍小山開自有淮南客晨來莫更山中招隱士誰能花下日鄧杯

送姜子汝皐北行

王師百戰掃烟塵走馬間關倍苦辛君過亞夫須借問酒徒劇孟更何人

與我持奕

梧桐搖落晚山吹盡日茅堂共奕碁忘却今朝重九日洗杯更詠菊花詩

徐子座中不飲為衆所嘲乞詩解之

飲中八子並稱仙不礙長齋蘇晉賢任爾千鍾閒鬬酒茗槍輸我沃清泉

曹艮也園餞牛潛菴之富春諸虎男之武昌

霜亭木葉落紛紛一樣風帆兩地分吳水南流楚水北分風白雁自離群

贈十青錢子重過湖上

小樓度曲落雲新能舞山靈泣水神才子秋歸春又到是誰頻喚有情人

錦樹堂中詩百篇不須讀罷喚詩仙人詠黃花詠青草獨憑張謝占千年

題張生江上吹簫圖

可人情意繫人思折却梅枝覓柳枝撤盡真珠難再得年年江閣乞新詩

江邊燕子喜雙雙好蘂長生殿裏香笑吹玉管長遮尺並跨桐陰雙鳳凰

題越郡守山遊詩卷

為愛山遊暫解綸出山偏喜入山人笑煞沿溪浣紗女錯嘲康樂是閒民

秋山秋木石門幽紅蓼花吹丹樹稠歸來擬作天台賦鴉嶺龍溪載筆遊

少微星在山頭上山腳猶題石隱臺此中不少丹丘子只許閒情傲吏來

與客過看牡丹坐久主人出與茶話口占贈之

杜甫草堂春日净藥欄花發强邀人莫怪我曹太狂放不通姓氏臥花茵

客有相思鳥索詩口占贈之

飛飛翠竹相思鳥交頸籠中還共憐似解鴛鴦戲綠水那知鴻鵠背摩天

雨中看梅贈周叔仲

寒雨携朋看落梅先帆借去一揮杯明朝更趁晴光好坐臥花前醉不迴

雨霽看梅宿滑氏園

春陰未霽引扁舟烟水蒼涼香更浮一似梅花開口笑爲君十日雨中留

待詔闕下月給七品錢俸喜而賦之

曾聞曼倩上公車乞米長安歎索居御府忽頒金粟詔戟郎那復笑侏儒

過湖口玉升書樓

春湖雨霽湖岸平飛鳧浴鷺喜相迎爾曹且莫頻狂甚月黑還愁風浪生

賜平道中

處處重聞瓠子歌宣房未築奈愁何誰人肯薦王尊壁獨立金隄障巨波

秋閨

曲欄干外海棠秋輕拂齊紈潑墨浮描到鴛鴦雙浴水開山夢斷思悠悠

村居

郭外蓬門盡日開春風澹澹水瀰瀰人間何處無仙子笑煞漁人迷水灣

送黃俞部丙艱歸里

無雙今更有黃生養母蓬門早避名何意辟書頻趣起所司誰復與陳情

長跪前承阿母言教兒豈合老丘樊此行好副求賢詔有父遺書報至尊

寸祿沾榮人子心孤帆向闕淚淫淫那知母返西池夕夢逐潮迴江水深

虎丘竹枝詞

短薄祠前風暗催絲絲弱柳拂山隄女兒樓上憐春草結伴橫塘踏一迴

惜春春去亂鶯飛貝塔松杉帶夕暉芍藥花開祇苑
雨木蘭雙槳送春歸

菡萏花開水面香錦帆小艇出山塘劍池水深清見
底單衫松下好追凉

海湧風高正仲秋吳儂弄月聚峯頭搊箏按拍穿雲
路夜夜香樓掛玉鈎

十里溪橋楓葉丹生公石上露漫漫薇臺日落棲烏
滿醉倚琵琶獨自彈

扶節又是探梅時雪裏春光漏幾枝何須更上萬峯
去把杯倚石好題詩

雨中飲丹麓宅贈歌者

潘郎座上曾聽曲王大堂前今更聞多少濕雲飛不
去長留亭樹雨紛紛

綿綿細雨過花村促數行杯日易昏更唱少年金縷
曲玉簫吹斷自消魂

春讌觀劇諸伶索詩口占贈之

上元春月泛春卮澹蕩東風拂座宜已見梅花開似
雪更教玉管又頻吹

月裏梅花繞畫樓三更玉漏漫沈浮彩雲片片低簷
度也似凌虛坐十洲

吳中爭唱柳青青檀板銀箏繞畫屏我亦座中能顧
曲新翻水調付旂亭

曲曲新聲侑酒杯含花眠柳暗相催箇箇憑欄工擫
笛阿誰獨擅李謩才

過楊椒山先生故里

纔立朝班便許身除狠射隼肯狥人休誇鐵漢天生
就歷盡孤貧百練真

湖南大捷與益都公志喜口占

聖主十行恩詔大將軍一鼓凱旋回渠魁面縛歸天
闕吠犬飢鷹有異才

次鉅鹿旅次見梅花

朔吹晨行霜滿衣河氷水沍塞鴻稀一枝旅舍花纔
放却似江南春色歸

海烈婦祠

一片貞心霜雪飛鬚眉端的愧男兒千年遺廟寒河
上松栢亭亭照落暉

次河間

茫茫兆去意如何兩捆書囊瘦馬馱可歎購書人已逝千篇不值一錢多

曉行

霜天戍柝夢初迴月落茅簷驛路催目送塞翁南去盡孤鞍獨渡兆河來

過村菴看牡丹僧索詩題壁

昨日看花村寺來頻催暮鼓未曾開今朝似解人憐意一夜齊開佑酒杯

隹種難逢金帶圍賞花坐詠弄春暉引杯笑與村儂約醉莫分簪頭上歸

題東圃瑞蓮甘露詩冊

亭亭紅玉削爲衣九品香從碧沼飛（蓮名九品）試借瓣花輕似筏直浮瑤海去忘歸

仙家百種說奇葩更有芙蕖出水涯莫道蓬萊人境遠五雲幻作一枝花

漢宮高柱空仙掌爭似甘漿結樹巔仙人遊戲輸君飲亂撒珠囊不值錢

題小眉蘓太守山遊詩冊

誰把山遊詩句傳踏歌人識大蘓篇但借西湖比鮮好水光如鏡柳如烟（太守詩名鏡烟集）

香山一去春堤冷又見髯公元佑來一代湖山原有主葑田滷井自重開

小閤垂簾時醉吟眼前民物自關心休嘲嘯傲妨公事書扇猶能補稅金（公餘爲吏緩征爲首）

送門人南歸

十月盧溝暗海雲嘶寒去馬惜離羣灑別獨歸誰侍側那堪門外雪紛紛

送人南歸

楊柳盧溝風月清春風散入馬蹄輕山樓水市堪沽酒一路看花到蕪城

寒河亭館日題詩廿載詞場鬢似絲斗酒百篇徒送日可憐辜負少年時

戲贈觀山上人

江上清樽秋閣開忽逢老衲折蘆來多情且共髯蘓飲莫去嵩山坐死灰

和余澹心竹枝韻

春歸疏雨舊樓中小槳輕帆趁好風夾岸楊花吹不盡枝頭何處覓殘紅

更上高樓動客情一溪烟雨隔吳城山亭人散開簾坐醉裏高吟和曉鶯

青梅結子豔陽天雨歇山頭掛石泉檻外烟嵐迷遠浦笙歌何處木蘭船

鸕鷀裘解付當壚醉眼蒼茫向碧湖莫歎高陽人已逝朝朝泥飲是吾徒

沿溪小樓

小樓簾捲晚風涼垂柳行行覆石牆多少兒郎閒繫馬溪邊貪看野鴛鴦

長安鎮

日出扶桑霧已開馬歸跳躍向東來朔方健兒赤羽箭倏忽大塘生黑埃

邯鄲旅宿

人人說夢知為夢夢到邯鄲翻認真只為世人不解夢盧生枕後少傳人

觀夔花夢戲劇和高念東先生韻

夢裏姻緣夢後疑邯鄲枕上幾多時何如夢覺皆如覺應笑神仙說夢痴

顧曲何人古調荒忽聞妍弄繞蘭堂可似雙鬟西市上卷簾並坐唱楓香

人生箇箇苦求仙蝶舞蟻鬭總可憐破得黑甜開口笑歌場便是蔚羅天

同天桓諸子遊棲霞僧舍九年重過慨然題壁

桂子香殘秋氣深閉關禪榻夕岑陰九年重過人何

在昔箇能灰面壁心

梵竹庵僧約陪遊越中山水

秋到禪房夕照清涼風萬壑竹梧鳴老僧指引江東去便欲行遊學尚平

送諸駿男赴武昌幕府時畔藩兵亂籌畫兵餉

莫愁兵火鬢毛蒼草檄從戎袁虎長但使功成宴麟閣大官賜膳汝先嘗

江邨楊柳正依依暇日登樓應憶歸楚水入吳能九折雙魚頻遣慰相思

雪夜與吳志上飲

湖亭寒火雪紛紛燒筝𨚫杯細論文窗壚隣嫗能憐客酒盡開瓶賒與君

送黃子俞郎以内艱歸里

蘆溝送客白衣冠哭斷青山嘶馬寒萬里愁雲吹不去一天飛雪路漫漫

拊筵一哭一酸辛行道傷嗟淚滿巾隔隣定有韓康毋莫令南臺失此人

送汪子之揚州

楊柳蘆溝曉月清春風散入馬啼輕小橋茅店堪留醉一路看花到舊城

寒河亭館舊題詩廿載詞場鬢似絲走馬簪花三月好勸君須及少年時

同潛菴過露香亭

露香亭子晚風涼高柳垂垂覆石墻春日柳陰閒繫馬池邊貪看野鴛鴦

雪後坐飛來峰

問道茲峰竺一嶺來連朝坐對莫相猜請看隔歲峰前

原缺第一百三葉

朝來江閣醉春陰夕過禪堂月滿林最愛茲茘清梵好木魚敲破一春心

送皮民輿南歸江陵

莫道長安堪久留君家醉士有皮休與君放飲千鍾少病葉狂花不自由

寒風匹馬去蘆溝久客思家別淚流春來我亦江南去把酒重登孫楚樓

行西安風雪中

六花吹動灞橋思驢背推敲自詠詩笑我肌膚寒似雪來從姑射有誰知

雨中飲丹麓宅贈歌者

潘郎座上聽歌曲王大堂前今更聞多少濕雲飛不去長留亭上雨紛紛

秋日大可納姬戲贈

章臺薄暮玉鞭回醉擁香兒綉幕開儘教砧杵秋風下不入鴛鴦夢裏催

千金欲買兩鬟姝覔到珠江迎綠珠笑指是鄉吾欲老何妨張敞染髭鬚

簾前乍見拜羞避一曲琹心誓永隨妾昔小家輸絡
秀安東閣裏怨粧眉
大人消息自南來不用偏轅長柄催但抱兒郎向前
去定敎別築小樓臺
聽郎低唱六朝詞莫唱蘼蕪水部詩郎自有心如妾
意青青雪裏兩松枝
柳絲閒戲結同心辛苦偏憐團扇吟日日自迎桃葉
渡那敎風浪得相侵
手畫雙鴉綠鬢鬟多情似勝白香山只愁博得櫻桃

笑又愛纖腰買小蠻
滿堂佳客寫烏絲記取關雎好護持妾自勸郎長揖
去只從問姥乞題詩

送門人葉充公南歸秋試讀書湖上

花柳西陵最呢人孤吟湖寺惜離群青雲白鵠南天
裏望爾高飛薄紫旻

竹枝詞

春風二月杏花開鄉泥燕兒水面來湖頭女郎踏青
草蘇隄踏去白隄回

小桃春盡纔放花段橋走馬柳陰斜怪底黃鸎啼不
住金尨箇箇落兒家
荷花纔吐葉田田小姑來往搖輕船日落烟光浮水
面花紅花白總堪憐
五日吳兒張水戲湖心化作汨羅池錢唐也有鴟夷
恨說着與亡可得知
曉鴉啼聚湧金門慧日峰頭日似昏何處香車歸太
早夜來淨寺會蘭盆
桂花初開西塢香人人三竺看花忙洒樓誰慣撩人

眼最是當壚蕭九娘
小春石路定香橋數點山花透樹腰千墳祈夢夢何
有月落雙峰兩度潮
春湖花月官放燈歌舞穿雲雲欲崩一夜蘭舟三百
槳團團擢碎滿湖冰

約沈顒若看芙蓉

木葉蕭蕭霜已濃河干十里水亭空半月巳傾黃菊
酒還留半月看芙蓉

別內

青春暮色雨沉沉酒後愁顏別後心我去天涯非淚
子定須休唱白頭吟

夏日湖上

四月八日柳陰齊兩岸嬌鶯哈哈啼搖櫓打鼓三竺
去岳王墳上草萋萋
西陵賽社正芳辰簫鼓迎神又送神紅紛兩行歌白
苧荷風柳影勝三春

七絕唐人入妙者固多惟太白推絕唱淡寫則無
味着色則有痕去此二病者罕矣仲昭七絕不施
脂粉而天質嫣然不事推敲而行雲流水秦亭評
其堪與太白比跡言哉其言之矣

[seal]